

天安門一九八九



吾爾開希
嚴森其
劉雲襄
劉雲襄

天安門一九八九

聯經



B 57043

天安門一九八九

吾爾開希
嚴森其
劉雲襄
劉雲襄

ISBN 957-08-0036-4



9 789570 800364

封面題字 / 吾爾開希
封面設計 / 俞雲襄

天安门一九八九

新瑞

天安门一九八九年

徐开瑞





目次

序	6
前言	8
學運的背景	10
學運的影響	17
屠殺三十六小時	19
為人民的死亡服務(余英時)	

文件

悼胡	55
四二七遊行	65
爭取新聞自由	73
大字報	87
絕食二十一晝夜	95
大陸各地風潮	141
民主之神	141
全球華人回響	153
解放軍	167
天安門廣場	179
大事記	185
人物 學校	207
關於四二六社論	207
專訪 論述	239
絕食 遊行	253
新聞自由	279
宣言 公開信	303
詩歌 傳單	319
事件追述	357
中共官方講話	411
國際反應	427
國殤日週月宣言	469
北京市簡圖	525
六四慘案經過(一)	526
六四慘案經過(二)	528
大陸民主運動	529
中共軍區	530

編後記

地圖

「六·四」大屠殺並不是八九中國民運的總結，而恰恰是促成了中國民主運動新的覺醒和新的開端。

二十個世紀，只有這一幅畫面：
一人抵擋坦克，世界向你致敬！



序 為人民的死亡服務

余英時

中國大陸這一次的學生運動，從四月中旬開始，到六月三日的大屠殺為止，先後如火如荼地進行了七個星期。天安門廣場，一個多月以來，成為全世界注目的焦點。這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壯烈、最動人心絃的一幕史劇。

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天安門前也發生過一次學生愛國運動，但是人數不過數千。在火燒趙家樓之後，北洋軍閥政府的軍、警逮捕了幾十個學生，不久便釋放了。遊行示威的結果是軍閥政府向學生抗議屈服，向社會輿論低頭。這一次天安門的學生運動，人數常在幾萬至十幾萬人以上。等到北京的市民、各界人士，甚至中共黨、政、軍的內部同情者也加入支援之後，遊行示威的人群多次都在百萬以上。學生和群眾自動自發的集體抗議居然發展到這樣偉大的規模，可見大陸人民的怨憤是多麼深刻，又多麼普遍。這次學生運動所表現的和平、理性、秩序也是驚人的。除了遊行喊口號之外，他們一般是以靜坐、跪求和絕食來表示抗議的。在五月二十日戒嚴之前，學生和群眾沒有一絲一毫犯法違紀的跡象，連火燒趙家樓、毆打賣國賊那樣的粗暴行動也沒有發生。但是其結果卻招來了最現代化的武器的大屠殺：步槍、機關槍向人群盲目掃射，重坦克車在人身緩緩碾過。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就這樣一個個地倒了下去。傷亡人數現在根本無法估計，最保守的報導，死者也以千計，傷者自然更多。

在我執筆的時候，美國目擊者正一個個從北京飛回，並在機場接受記者的訪問。其中一位激動地說，他曾經越過戰，也親歷過拉丁美洲國家的多次革命，但從沒有見過這樣殘忍的屠殺，八十歲的老太太和幾歲的兒童都倒在血泊之中。我們必須記住，這是一個號稱「人民」的政府，屠殺者則號稱是「人民解放軍」。和「五四」的軍閥相形之下，這是多麼尖銳的諷刺！經過四十年的殘酷統治，我們現在終於懂得了中共「為人民服務」的真諦，原來他們是一心一意地「為人民的死亡服務」。從最早土改和鎮壓反革命所處死的、「大躍進」所餓死的、「文革」所整死的，到今天天安門廣場上所屠殺的，這些便是四十年來中共為中國人民所提供的「服務」。

以前中共是關起門來「為人民服務」，外面的世界是看不見的。西方的中國通因為堅持學術的嚴格性，一向祇接受中共的官方報導為分析的基礎，而視一切來自大陸民間的傳說為「無法證實的謠傳」或「反革命分子的誣辭」。這一次關於天安門的屠殺，據中共發言人的報導，民眾受傷的有兩千人，而軍隊受傷的反而有五千人之多；死亡人數一共三百，包括軍隊、歹徒和群眾，而學生僅死了二十三人。這樣離奇的謊言竟能出於「政府」發言人人口，則這個政權的性質已不問可知的。

這一次屠殺是在整個世界的新聞傳播系統之前公然施行的，中共政權再也不能以一手而掩盡天下人的耳目了。西方記者和目擊者的第一手報導也使中國不能再以中共的官方消息為主要依據了。但是在中國大陸上新聞的封鎖仍然十分嚴密而且成功的。在北京以外的地區，尤其是窮鄉僻壤，根本連北京在這一箇多月中發生了什麼事情也不一定知道，更不必說六月三日以來的瘋狂屠殺了。聯合報根據現場採訪編成一部內容翔實、圖文兼收的天安門紀實，不但為這一次驚天動地的歷史大事件作見證，而且還開拓了大陸上中國人的「知」的權利。我希望在這部書印成以後，聯合報更能進一步通過各種渠道，把它廣泛地傳佈到大陸各個角落，使一切被蒙蔽的同胞都能瞭解天安門大屠殺的真相。這是海峽彼岸的新聞工作者對於彼岸同胞所能作出的最大奉獻；天安門民主烈士的英魂也將由此而永垂不朽。

一九八九年六月七日余英時敬序於美國普林斯頓



前言 學運的背景

在世人眼裡，中國大陸近幾年在各方面漸有改善，表面上似乎日趨穩定。但事實上，文革所烙下的創痛，在十年改革之中並未平復；而政治結構的僵固，與局部的經濟改革，使摩擦矛盾更形凸顯。胡耀邦之死，能引起這樣一場震撼世界的民主運動，不是偶然的。

北京學運之所以能夠蕩蕩開展，根據「中國民聯」主席胡平在美的說法，是「社會各種矛盾已經累積到無法忍受的超飽和的狀態」下的「一場有著過分成熟基礎的革命」。在大陸的年輕知識分子則形容：「這是中國政治、經濟及人民心理危機總爆發的前奏。」海內外海外的看法，焦點是一致的：中國大陸的狀態，是準備好了要發作的，胡耀邦去世的火花，適巧點燃了引線。

八六年底至八七年初的學潮，已經有過一次試爆的經驗；雖然後來很快被撲滅，但證明了能量已經足夠。那次學潮，導致知識分子心目中的民主、開明、廉潔領袖胡耀邦遭到罷黜，更增加了人心不安的因素。

近幾年，大陸流行：「最笨的是博士，最窮的是教書」的說法。中國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地位，自文革被貶到最低點，一直沒能真正恢復過來。近兩年通貨膨脹嚴重，固定所得者的收入實質是在減少；知識分子社會地位低不只是一種現實感受，已到了價值顛倒的地步。

今年初以來，知識界已為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計畫良久，準備再掀起一場民主討論。中共當局也注意到這股情緒，一邊壓抑紀念活動，一邊也透過媒體刻意為胡耀邦作了一些安排。不料，胡竟在此時驟然發病辭世，提前解放了知識界紀念五四的情緒，也同時集中抒發了民眾對政治、經濟的不滿。

從政治上，十年改革，新體制對舊體制消耗得非常厲害，經濟改革已有退勢跡象，政治改革卻仍然不見頭緒。而中共的領導方式又極專斷，權力向上集中在極少數個人手中，合法的民意渠道日漸窄縮。更嚴重的是，在經改困境日益明顯之際，上層領導卻越傳出濫權、腐化的消息，家族勢力膨脹，下層幹部則貪汙利己。雖然經濟表面上較過去繁榮，但人民也普遍感受到更大的社會不公。也因此，學生以「反官倒」、「反貪汙」的口號，號召了一般市民對此次學運的認同。

從經濟上看，近年中共投資失控，價格制度不良，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民生日用物資，從火柴、煤球到麵包，價格日日上揚，黑市剝削又跟著猖獗，民眾深為所苦，一般市民原本對學生運動並不熱中，對民主運動也還猶豫；一

方面，是學生的熱情和平吸引了民眾，另一方面，是生活上的壓力，使群眾樂意支持抗議政府的遊行。

這一次發起學運的學生領袖，都是才二十出頭的青年。他們是在文革恐怖以後長大的孩子，受到父母呵護，也因為不曾經歷政治的清算與鬥爭，行動起來果敢而直接，沒有心理包袱。他們在上一輩中、青年知識分子的支援之下，仍有相當獨立的判斷。這次學運能不斷擴充，吸引群眾，他們組織的能力、動員的智慧、追求真理的熱情，是最重要的關鍵。

除此之外，若干外來的衝擊也是造成北京學運一發不可收拾的因素。像這幾年，愈來愈多的大陸留學生把西方的民主觀念帶回大陸；西方及港台遊客讓大陸人民意識到另一種繁榮的水準何在。而全球新聞媒體大量而詳細地報導北京學運，也使得這個運動跨過它尋常的意義與範圍。

前一次的大陸學潮，導致胡耀邦被迫去職，趙紫陽登台。兩年半後，胡耀邦抑鬱而終，悼胡行動引發了一場規模更大、波瀾更壯闊的民主運動。最後，運動仍被鎮壓，趙紫陽下台。

這不是歷史的輪迴，這是歷史的未完成。只要十一億人還生活在極權統治之下，這次學生未完成的民主任務，會有下一波人來傳承。

(王麗美)



前言 學運的影響

兩年前時代週刊一篇回顧大陸文革的封面故事——「中國瘋了」，拿來形容一九八九年夏天世人所目睹的景象，竟還能適用。

兩個多月的運動中，曾經出現過一線機會，中國大陸有希望獲得改變。不料，最後是「老大哥」拿著槍桿子瘋狂鎮壓了這股風潮。不過，這一次，中國百姓並沒有跟著他的領導班子發瘋。

六月四日凌晨，當人民解放軍開著坦克轟隆隆地駛入它「首都」的天安門廣場，對手無寸鐵的學生發動攻擊時，它同時也是對準這個「共和國」的心臟猛烈射擊。幾年來世人眼裡神秘的巨龍，希望的巨龍，在血光礮影中變成一頭兇猛的野獸。

這個向人民宣戰的政權，很快就發現世界也都向他宣戰。屠殺過後，中共除了要以欺騙、恐怖並施的手段，維持它民意及道義基礎薄弱的統治，同時還必須面對世界各國對它的譴責和制裁：包括停止軍售、凍結融資、延緩貸款、取消訪問等。內、外因素均將使此一階段中國大陸的發展陷於不利的處境，血腥統治者開始付出代價。這些制裁不知能有多大力量，但總是顯示了世人對中共政權的評價。

經過此次民主運動的洗禮與殘酷血腥的鎮壓，對中國可能的影響為：

(一) 政治方面

① 執行開放政策的趙紫陽一派被鬥垮，保守勢力重新抬頭；新領導班子的形成，妥協意味明顯，即使不倒回走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老路線，也勢必使這兩年益形退勢的開放路線面臨更多阻礙。

② 鄧小平與李鵬、楊尚昆聯手鬥倒趙紫陽，「論功行賞」重新安排政局的結果，似已出現擺不平的問題。而在倒趙過程中，李先念、陳雲、鄧穎超等老人再度活躍，老人勢力抬頭，會增加領導的新矛盾。

③ 政府與民間結下血仇血債，不僅使中共政權統治的合法性破產，人民、幹部與領導階層的對立勢必擴大，秘密反抗力量將散佈更廣。

④ 中共鎮壓民運的反民主手段，足以證明中共對港、台所提的「一國兩制」保證是靠不住的。香港居民已經普遍產生反抗情緒，陸續提出九七以後交聯合國託管，甚至香港獨立的主張。此外，港人也將積極檢討其作為對大陸轉口進出的角色，以期對九七命運掌握更多的主動性。

(二) 外交方面

① 中共屠殺學生及民運人士，已招致四十年來最嚴重的國際譴責，民主國家與中共的關係可能轉趨冷淡，或至少會有一個時期的保留。各國輿論已開始重新評估中共，它的國際地位已降至一個新低點。

② 與中共經貿關係較密的日、韓等國，基於政治及經濟現實利益的考慮，不會採取杯葛行動；但是，短期內，他們也必須顧慮國際輿論的道德壓力，不致趁機示好加強關係。

(三) 經濟方面

① 許多外商此次在北京、上海等地親睹中共鎮壓的殘暴，他們對此地投資的安定性將重作評估；也許不會立即有資金撤走，但資金流入的速度勢必比近幾年減緩。經濟改革對外資相當依賴，尤其在沿海開放城市，不論外資撤退或減緩，或海外融資遭凍結，均將影響其經濟建設與成長。

② 中國大陸的觀光旅遊將有一段時期的蕭條，觀光外匯收入將大量減少。

③ 中共到一九九一年有三百億美元的外債，要用強勢貨幣償還，同時，其國內也有上千億人民幣的儲蓄券到期要還；兩年後的還債高峰，是中共經濟的一個危機點。如果這兩年的反民主、反改革引起嚴重衰退，危機爆發的機率就更形增高。

④ 鎮壓所引發的不滿，會導致工人怠工消極反抗，過去數年所勾起的積極性又被瓦解。這將使兩年來無法克服的通貨膨脹，爆發為另一場經濟危機。

中共對付國內反抗運動，一貫伎倆是冠上「海外黑手」、「國民黨特務策動」或「西方國家煽動」的罪名。經過這次學運之後的大肆搜捕整肅，中共不僅將許多民運人士逼入地下，更使得不少菁英分子被逼走海外，這批被迫滯留國外的人，將名正言順成為海外民主運動的主要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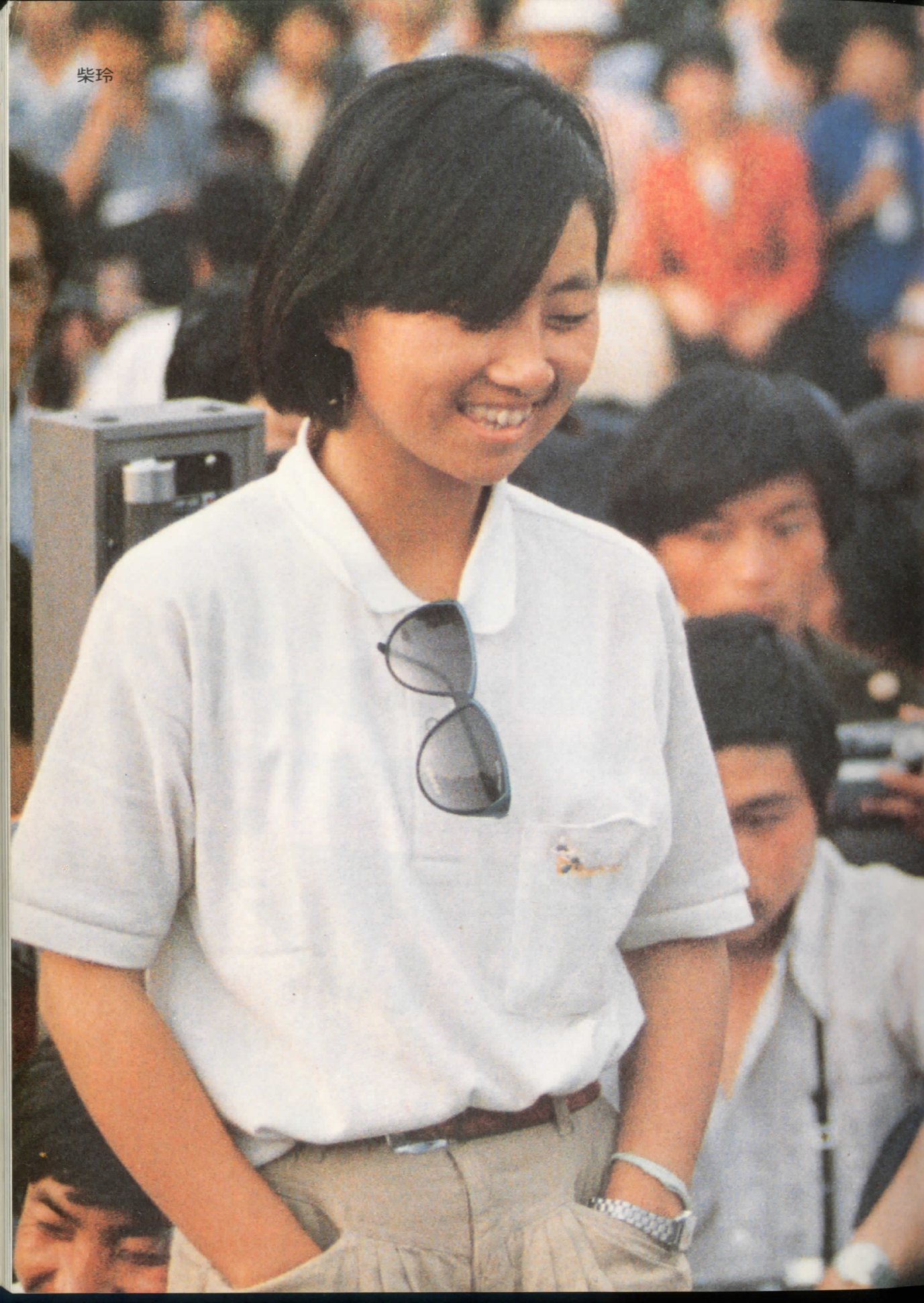
或者可以說，在這一段肅殺的清算過程中，大陸的民主運動基地將暫時移到海外，募款、組織、宣傳及教育的長期化工作，將由大陸海外人士及港台華人接手，向大陸推動。國際的譴責和制裁或許可羞辱中共政權，卻無法協助中國走向民主之道，這個工作，只有靠海內外的中國人一起完成。

(王麗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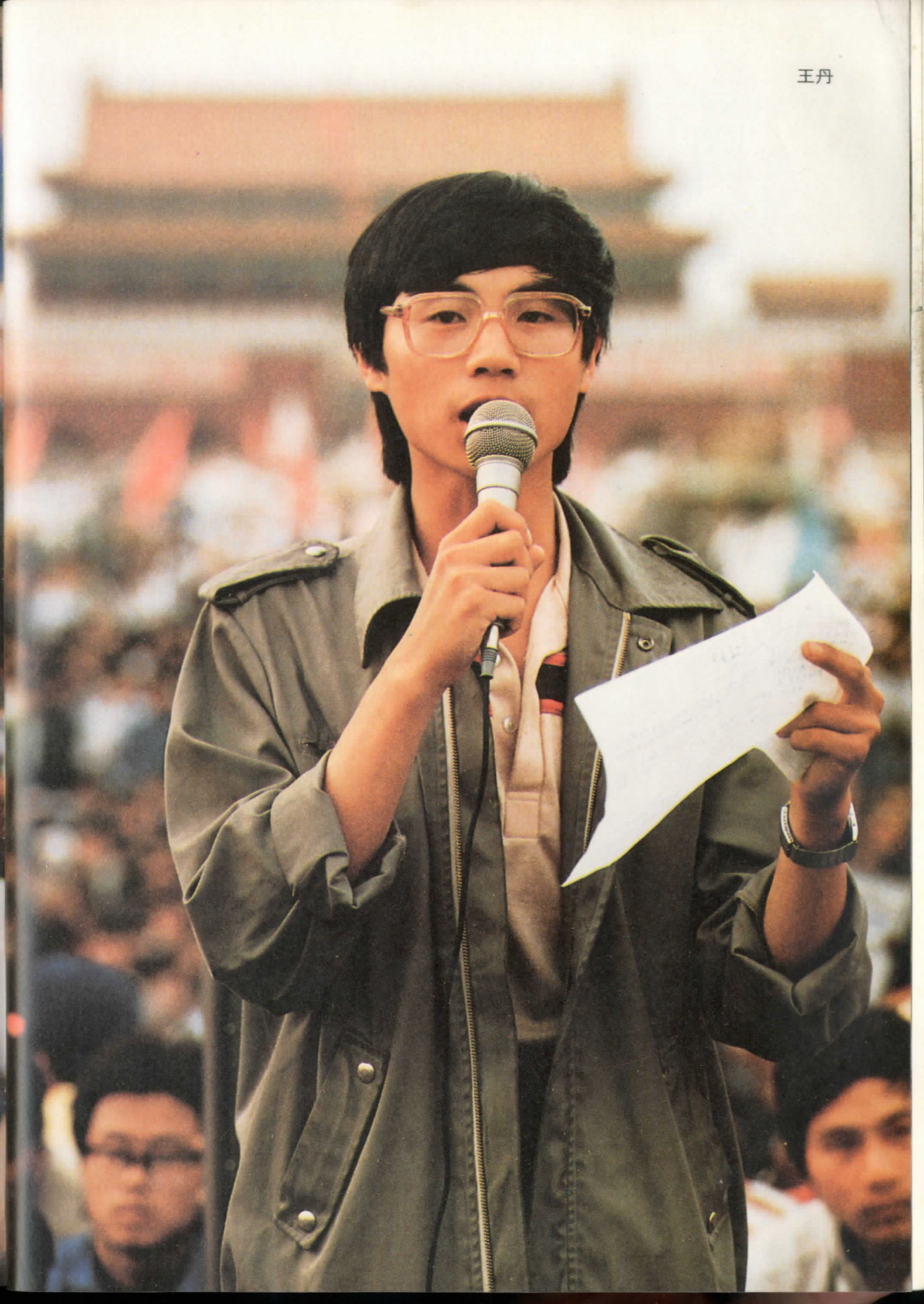
歷史不會忘記：
五四那一天，我們來過！



柴玲



王丹



學
運

吾爾開希



屠殺 三十六小時



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

——毛澤東

他們可以用坦克鎮壓希望，但是殺不死理念。

——雷根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墨寫的謊話，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魯迅

《無花的薔薇之二》

砰！砰砰！點放連放的槍聲響徹北平夜空；六月三日晚至四日清晨，中共領導人決定用槍和學生對話。

自四月十五日悼胡以來，以和平方式進行了近五十天的民主運動，至此慘遭屠戮。擁有坦克和現代化裝備的二十萬共軍，超過兩萬人投入這場與人民為敵的血腥暴行，進行了長達十二小時的屠殺；再繼之以全面的搜捕。中國歷史發展進程，霎時陷入黑暗。

共軍的鎮壓行動分為兩路：一路由西郊的公主墳發兵，沿長安街自西向東推進，掃蕩多日來阻截解放軍的北京群眾；另一路由南方挺進，包圍天安門廣場上絕食的學生。兩路會合之後，再以火力及心戰喊話，驅走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最後，開進大坦克進駐淪陷了二十多天的天安門廣場。

在武裝鎮壓中，共軍使用了重裝備坦克以及輕型自動化工步槍，在橡皮彈、實彈、催淚彈之外，並夾雜了殺傷力極強、類似達姆彈的開花彈。激烈的掃蕩，引起群眾的強烈憤怒，以石塊、磚頭木棍及玻璃瓶還擊；更有部分市民及學生奮不



聯合報記者 汪士淳

6月3日
不是恫嚇：天安門東側革命軍事博物館掛出的鮮紅警告布條，果真付諸行動。

5月21日
誓死的決心：學生並肩躺在裝甲車前，阻擋中共軍隊開進北京城。
美聯社（後頁）

顧身地以血肉之軀撲擊坦克軍人。但是，在重裝備武器對徒手懸殊對抗中，人民群眾與學生死傷慘重，民主學運浴血而息。

鎮壓行動，在三日晚間九點從西郊集結發動，沿長安西街向天安門廣場方向推進，先在木樨地遭到市民的強力抵抗。

共軍進入木樨地的先頭部隊不過幾百人，還有穿過小胡同到處問路的散兵隊伍。在街道上，在巷口裡，民眾和學生們像前幾天一樣擁上前去阻擋，但勸阻已經無效了，共軍開槍射擊——不知是由於慌亂，或是受命剷除一切抵抗，有人應聲倒地，躺在血泊之中。「解放軍殺人了！」的消息迅即傳開，擋在街頭的民眾，有的驚懼而逃，但奮起向前衝的民眾更多，一波波湧上。共軍遭遇民眾堅強的抗拒。

此時，已趨低潮的民主學運已警覺到軍事鎮壓即將到來，學運之聲廣播著各處傳來的緊急情況。

正要宣布成立的廣場民主大學校長張伯笠在廣播中說：「我們在這裡堅持一天，大學就辦一天；我們離開天安門之



路透社

袁木說：「只有暴民打解放軍。」一名男子在人民大會堂附近被衆多軍人包圍，打得渾身是血。

後，民主大學將在大學裡繼續辦，我們宣傳人權的事業不會停止。」而街上反制學生廣播的喇叭反覆警告北京市民：「待在家裡，不要去天安門廣場，不要上街。」

木樨地爆發的流血衝突，已經形成誓不兩立的對峙，流血繼續引發流血，約有二、三十人在此處喪生。此時，也有部分共軍自動將軍械槍枝與裝甲車交給群眾，棄甲離去。這種情況曾發生多起。

據目擊者估計，至少有廿七輛裝甲車因此焚毀，大量槍枝落入市民之手，市民擄獲的裝甲車部分成了市民的機動力，從木樨地到三里河大街均可見到。

群眾的強力抗拒，在共軍再度動用槍枝與催淚瓦斯對付後崩潰，共軍沿途追殺，民眾和學生沿街暴屍，更多的民眾沿路奔逃。到燕京飯店前人潮穩住了陣腳，共軍再度使用催淚瓦斯，市民們以土、石、磚瓦、木棍與共軍搏鬥，但雙方實力相距過大群眾再度潰散。

就這樣，在解放軍的節節進逼下，群眾沿路自木樨地、燕京飯店、民族飯店、民族宮、



生活雜誌

打他，不，送他去醫院
一個被石塊打中頭部的
共軍，在學生的攙扶
和市民的糾扯中掙扎。

6月3日
歡送出城：企圖進入天
安門廣場的軍隊遭市民
阻擋，無功而退，沿途
北京市民鼓掌相送。

娃娃兵的困惑：一隊受
命進城清除天安門廣場
的年輕共軍，在遭到市
民阻擋時，露出受驚的
神色。



路透社



法新社

西單、六部口，一路向東潰退。

稍早，雙方還呈現拉鋸戰的情勢，延緩共軍推進的速度，並一度自民族宮將共軍逼退至民族飯店。但在民族飯店對峙半小時之後，共軍進擊的態度轉趨強硬，開始以實彈向群眾射擊，加上增援的裝甲車輛趕到，強烈的遠光燈及閃雷般的坦克引擎，壓制了群眾的鬥志，缺乏憑藉和裝備的市民開始四散奔逃。但不甘就此潰散的民眾還一路喊著：「慢走！」「保衛西單！」及「保存實力！」的口號，互相勉勵。

在槍彈追逐下且戰且走的群眾，引燃先前擄獲的六輛軍用裝甲車、小型指揮車與遊覽車橫置路中阻擋共軍前進；原來刻意被駛至路中央的兩截公車與無軌電車亦被翻倒後縱火。

群眾退到西單大街口集結，並焚燒車輛形成據點阻絕共軍前進，共軍改從兩側的人行道上逐步突破，催淚瓦斯與改裝子彈齊發，群眾再度不支。裝甲車推撞開車輛堆起的路障。

才過西單街口，共軍又遭到民眾的嚴重抵抗。共軍數度以催淚瓦斯與子彈驅散群眾；子彈擊中人行道旁的鐵欄杆時

跳出一連串的火光。共軍面對狂怒的群眾對空鳴槍轉向地面掃射，間雜一排排的平射，共軍情緒失控了。目擊者指出，在一剎那間，就看到有十餘人被地面上反彈起的子彈打中。共軍乘勢追擊潰退到西單南北大街上的群眾，密集的槍聲持續著，共軍這一波的鞏固整頓前後約在二十分鐘以上。

此時，原本被群眾圍困在西單宣武門方向胡同內的部隊亦蜂擁而出，加入行列；共軍陣勢由步兵在前的陣勢調整為一字排開，裝甲車隊居右，步兵居中，卡車居左。並由裝甲車前行撞開新華門附近西長安街十字路口上的路障，槍管平射開火與催淚瓦斯齊發，加上沿街持棍掃蕩的步兵，群眾陷於極度混亂，驚惶奔逃。

四散潰逃的群眾中，有人喊出「去砸中南海」的口號，立即有約近百人響應。此時新華門有三層武裝士兵把守列出的扇形陣勢，最外層是手握棍棒的士兵，第二道徒手，第三道為荷槍實彈的共軍。潰下的群眾被逼在警戒圈外圍開始罵陣，並以石塊、磚、土及木棍等擲擊。共軍立即還擊，以整



6月3日
證物：學生把擄獲的武器放在巴士上展示。

路透社



聯合報記者 汪士淳

這不是漆：群眾抵擋向廣場推進的軍隊，流血衝突頻頻發生，店舖的牆上寫著「人血」。

齊隊形衝出並施以棍棒，空中響著對空示警的槍聲。

共軍由西向東繼續穿越六部口前路障，步兵並推開路障列好陣勢，然後突進向前衝鋒，將群眾隔絕在新華門外。至此，部隊暫緩推進，開始從事鞏固與整頓的工作，霎時間西單與六部口兩地槍聲大作，還摻雜自動武器的聲音。

群眾雖遭遇慘烈的傷亡，仍作最後的抵抗，他們繼續焚燒車輛與棉被等可以引火的雜物。由西向東的鎮壓部隊此時距天安門廣場只剩百公尺之遙。

凌晨一時五十分，部隊在近乎沒有阻攔的情況下，向前推進至人民大會堂北側的長安大街上。與稍早已進入天安門廣場包圍的共軍會合。此時合圍天安門廣場的態勢在西路鎮壓部隊的瘋狂屠殺下，已全部完成。

包圍天安門廣場的過程是這樣的：

凌晨零時過後，一支共軍部隊沿著前門西街往廣場方向衝，群眾以石塊、玻璃瓶對部隊扔擲，這支部隊後來抵達毛澤東紀念堂南方待命。

天安門廣場的正南方之前



法新社



法新社

6月4日
燒吧，獨裁者的武器：
民眾在長安大街上焚燒
裝甲車。

門大街，另一支部隊一路放槍殺入廣場，群眾也向他們回以石塊。這個部隊一面喊殺，一面衝過石雨；此地，當時至少有三年輕人被槍打傷；幾名士兵也被拖出隊伍打得昏迷不醒。放槍部隊衝過前門大街之後，於一時卅分抵達天安門廣場的西側，與早先進入人民大會堂的部隊會合。在這個時刻，廣場北邊的天安門、東邊的歷史博物館、西邊的人民大會堂及西南邊的毛澤東紀念堂後方正陽門西側，均有戒嚴部隊集結——包圍絕食學生的共軍就位完畢。

人民大會堂前的部隊開始對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空開槍，砰砰的槍聲持續不斷。中共當局設置在廣場的揚聲器，也不斷反覆播出戒嚴部隊的「聲明」以及「緊急聲明」。「聲明」的內容是指責學運為動亂，要求學生們立即撤出天安門廣場，「學生撤出廣場之後，廣場將由部隊嚴格管理」；另一「緊急聲明」，是戒嚴部隊即將動手的宣告——要求市民不要上街頭、不要到天安門廣場、要留在家裡以免「受到任何不必要的損失」！



法新社

6月4日
追擊：在與北京市民激烈衝突後，共軍跳過天安門廣場的路障。

廣場上的學生已經集結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一時四十分，在槍聲中學生廣播站發出呼籲：「同學們，為了避免發生大規模的流血，請你們放下武器，不要動用武器！我們是和平請願！」先前，廣播站曾經播音要學生準備抗暴，許多學生及工人拆下不少準備打架的棍棒或鐵鍊。大批的裝甲運兵車及坦克此時開到廣場附近。

學生顯然已經對流血有所恐懼。廣播站又開始播音，這回是對「廣場上的解放軍官兵們」：「我們，我們和平請願！是為了祖國的民主和自由，為了祖國的富強，請你們站在人民的意願——」接著另一個聲音又播出：「廣場上的官兵們，你們是人民的子弟兵，我們和平請願，是為了中華民族——」這兩次播音都有些結巴；結果，「解放軍」回以槍聲。在廣場外圍，不斷有人中彈，救護車不停的帶著淒厲的警笛聲呼嘯而過。這是西面一路共軍在長安街上屠殺的聲音。

西路共軍到後，數十輛裝甲運兵車增援，部署在廣場北面的長安街上和天安門湧出的



美聯社

6月4日
焦土奮戰：市民及學生在路中焚燒各種物品，阻止共軍前進。

6月4日
恐怖的夜景：中共坦克與裝甲車從北京城郊一座立交橋上，向四方警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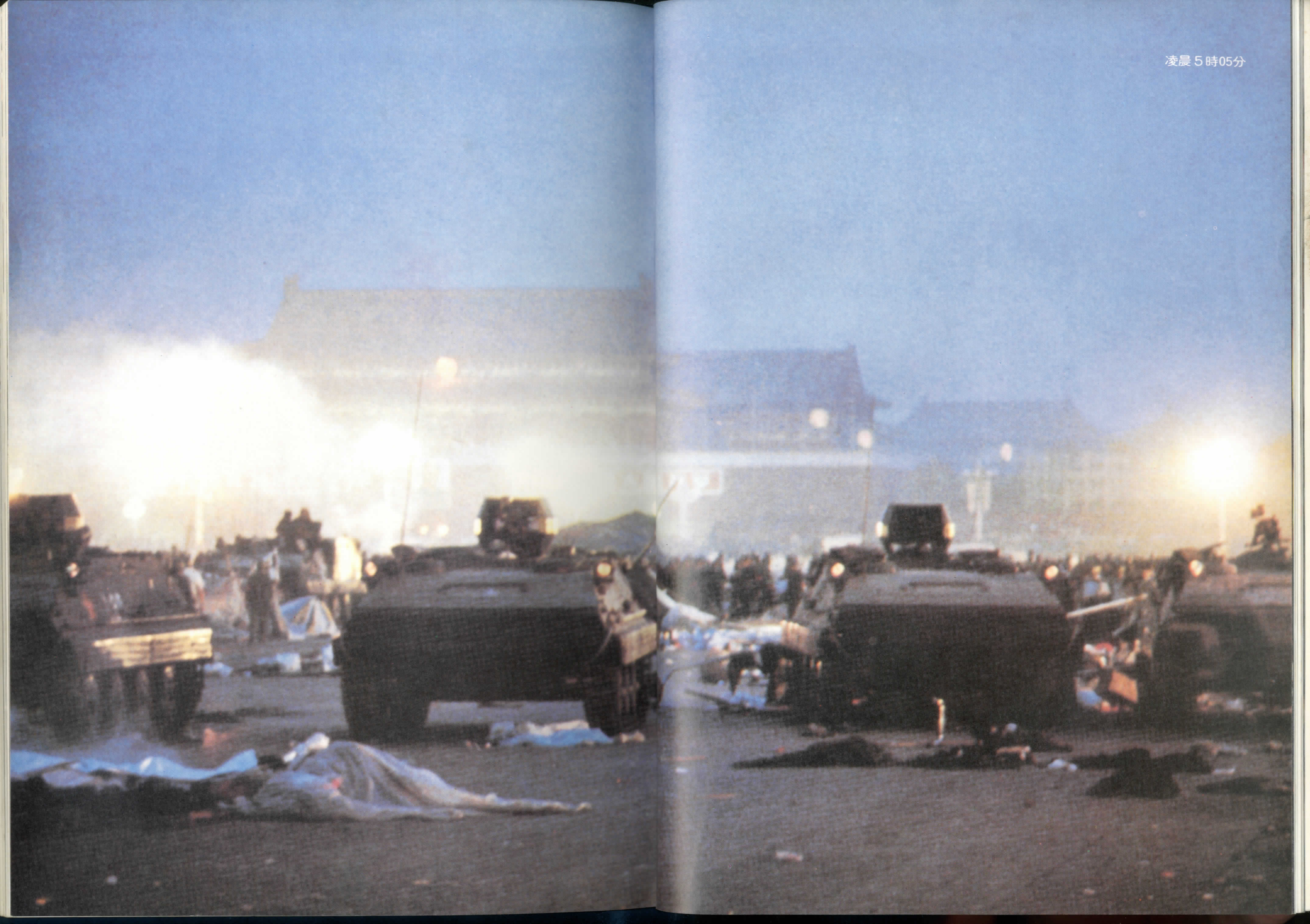
時代雜誌

凌晨 4 時 30 分





凌晨 5 時 05 分



共軍會合，並在天安門毛澤東畫像前排成一列，向群眾學生聚集的東側挺進。群眾向後撤退，但高喊「軍隊滾回去！」情緒十分激動。此時，一輛以高速輾壓群眾的裝甲車，遭市民撲上縱火焚燒，在天安門城樓上熊熊燒起。

凌晨二時，天安門正前方部隊突然再度開槍平射，一名學生就在毛澤東畫像前當場被命中前額倒下。部隊繼續開槍。

突然，有一輛兩截式的公車上面載有數名學生從人群中蜿蜒往軍隊駛去，霎時，百姓的叫好聲與部隊的槍聲交織成一片。公車在部隊前橫向停下，司機與學生被勒令下車，學生在下車後遭到部隊毆打，群眾鼓譟不已，但無人敢於上前搭救。沿天安門城樓外緣甬道上，已是血流滿地，全長不止六百公尺。

隨後又有一輛公車衝出，但就在前衝兩百公尺後突然打橫停下，但未能阻止部隊前進。

值此，部隊再度向前挺進，槍枝再度平射，在咻咻的子彈聲中，群眾一面高喊「罷市！」、「罷工！」一面採蹲姿逃散。這時是凌晨二時廿五分。



日本星期五週刊



時代雜誌

6月4日
告訴全世界：中共政權正在屠殺他的人民。

6月5日
無言的證據：血肉模糊的死者橫陳滿地。

6月5日
議論紛紛：群眾在天安門廣場東側圍觀死難者的屍體。美聯社（左頁）



部隊已全面控制了天安門廣場北側的長安大街。

民眾敢而復聚地在安全距離外，向著共軍高喊「法西斯」、「劊子手」、「殺人犯」，工人們則高喊「罷工」、「罷工」，但已無反擊能力了。人民紀念碑上的學生則喊著「放下武器！」「放下武器！」。

為防制人潮回撲共軍，只要一超過安全距離，共軍即戒備性的向外開槍，但市民在這裡反覆地推移著，堅持不撤。

二時卅五分，部隊將「民主之神」像拉倒。此時，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的靜坐學生開始齊唱國際歌。一名學生領袖對著少數尚留在紀念碑上的記者發佈「最新新聞」，其中提到：「一時十四分（台北時間零時十四分）台灣四萬餘人在中正紀念堂聲援，要求同唱龍的傳人！我們這邊一時卅分人民大會堂和歷史博物館的部隊已經集結完畢，並且向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空開槍，聽說目前已經有三十人死亡……。」

廣場副總指揮封從德廣播說：「這是最後的鬥爭！我們必須以我們的勇氣和策略堅持到最後！此時，如果我們搞一



美聯社



美聯社

6月4日
患難之情：市民用板車擔救屠殺中受傷的人。

棍棒不敵：市民與戒嚴軍隊對抗，肉身不敵鐵甲，市街濺血。
生活雜誌 (右頁)



些武力抵抗，勢必被法西斯政府找到鎮壓的口實，那麼，他們就可以欺騙世界，而我們就要付出慘痛的代價！如果我們堅持和平請願，也許也要犧牲一部分人，但是全世界都會徹底看出政府的真實面目！」參加絕食的知識分子周舵接著呼籲在最後的一刻，堅持非暴力的抵抗，放下手裡的棍棒、瓶子等不能算是武器的「武器」，而以靜坐方式抗議。

侯德健也跟著廣播說：「我們的棍棒，不能和衝鋒槍比！同學們，尤其是市民們，立即一起向紀念碑集中靜坐，請大家愛護大家！大家要克制！」

侯德健同時痛責中共政權是「無人性、無理性、瘋狗式的反動政府」。劉曉波接著說，現在坐在紀念碑四周的，是中華民族最有才華、最有希望的一代，不能再犧牲下去了。他們商量無論如何要保存下這批學生精英，不能白白犧牲在共軍槍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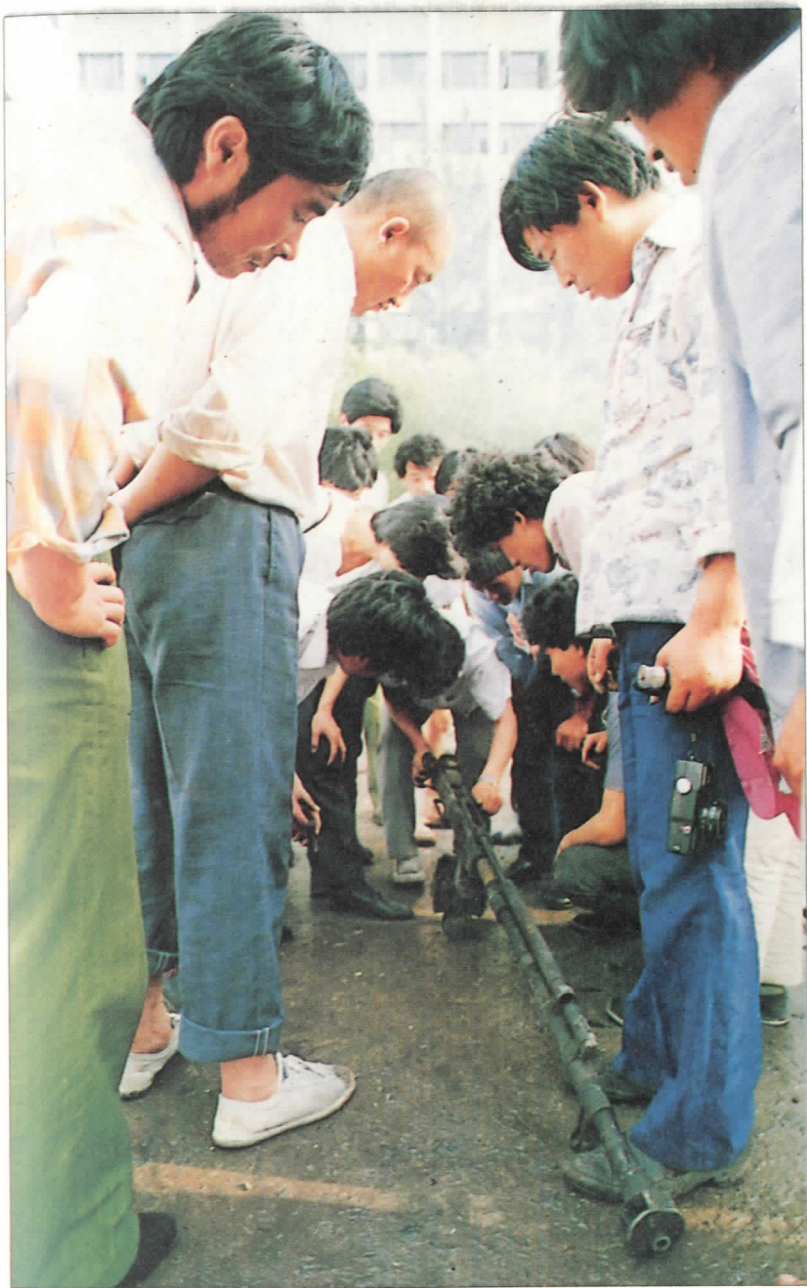
此時紀念碑上發現了一挺機槍。侯德健立即隨著學生前往處理。兩名工人將一挺從破壞了的裝甲運兵車上拆下來的重機槍架在紀念碑的最上層，槍口朝著西側，堅持要與戒嚴部隊戰鬥到底。為顧全大局，侯德健將兩人勸離機槍，再將槍取走；兩名已抱著必死決心的工人互相擁抱，放聲大哭。

在這個慘烈的屠殺過程中，有一些新聞工作者仍不肯放棄紀錄事實的任務。凌晨三點半，有五、六位北京記者、三名外籍記者及一位聯合報記者聚集在人民紀念碑上，商議如何將事實真相對外報導。新華社記者說，這是一次歷史事件，他決定看完全程，留下一「歷史性的材料」。於是，大家不約而同決議：「活著的人把消息帶出去。」

三時五十分，一輛裝甲運兵車飛快的開到紀念碑西側停下，一群人圍了過去，但是這輛裝甲車又加速北去。紀念碑上，學生廣播站繼續要求學生及市民放下武器。而「官方」揚聲器，也繼續重複播放「聲明」。廣場北面一度機槍聲大作，戒嚴部隊現在廣播說：「戒嚴部隊決定，立即對天安門廣場實施清場，凡在廣場上的所有人，聽到廣播後，請立即離開廣場！」此時，天安門前的部隊已經排列成一字橫隊，



法新社



法新社

6月4日
驚魂未定：北京市民出示在家中找到的彈殼。

6月4日
戰果：北京市民檢視擄獲的自動機槍。



法新社



讀者提供

6月4日
血腥：一具被坦克輾成肉醬的屍體。

6月5日
清晨的驚愕：市民在天安門廣場發現帆布覆蓋的屍體。

其後則是一列裝甲運兵車，均面向廣場。

動手的時刻到了。北京時間四點鐘，廣場上的燈火突然熄滅，黑暗籠罩了整個廣場。廣場中央發出一陣驚叫。在熄燈之後，學生開始唱國際歌壯膽。激越的歌聲中，一股熊熊大火開始在紀念碑西側燃起，照亮了半邊的紀念碑。

學生廣播站繼續播放國際歌的演奏曲。悠揚的樂聲中，戒嚴部隊繼續喊話表示馬上清場。這批為數至少千餘人的部隊的任務是防止學生被驅散時向歷史博物館逃竄；而真正的打擊面是在北方及西方的部隊。

四時卅分，部隊下達了最後通牒。北方部隊在黑暗中依稀可見已經開始動作。卅二分，侯德健開始在廣播站講話。他呼籲學生撤出天安門廣場，不要再做不必要的犧牲，血已經流得夠多了。他說：「我相信現在在廣場上的，都是中華民族的菁英，都不怕死！」在一陣掌聲之後，他語鋒一轉說：「但是我們要死得有價值！」接著他表示他們剛剛已經和共軍領導接觸，戒嚴部隊已經同意在廣場所有的「公民」平安



法新社



美聯社

6月5日
屠殺過後：共軍坦克繼續盤據天安門廣場。

6月5日
北京飯店前：共軍以坦克衝撞一輛市民作為障礙物的焚燒巴士。



美聯社

6月11日
最後的憑藉：槍桿子底下出來的政權，只能用槍桿子維持？

的撤離廣場。他說他沒有替大家作最後決定，這要由廣場上所有人一起作決定。他接著說：「同學們，現在我們少流一滴血，將來我們民主化進程就多了一分希望！」此時大批裝甲運兵車沿著廣場東側駛入，隆隆的車聲掩蓋了侯德健的聲音，他最後勸學生迅速安靜地從廣場南面撤離廣場。

歷史博物館的士兵們響起如雷的掌聲。

劉曉波接著廣播說：「我們希望以最小的代價來換取最大的民主——」學生們之間起了騷動；劉曉波繼續廣播要求大家冷靜下來，不要繼續犧牲，而要保全自己。這個時候，歷史博物館的部隊一起喊著：「快點撤！快點撤！」

四時卅八分，戒嚴部隊將廣場上的燈火重新打開，部隊以廣播表示歡迎撤離廣場的呼籲，並且再度表示要開始清場，要求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此時，部分學生一起罵：「法西斯！法西斯！」

學生們是在早晨五點鐘撤離廣場的。撤離之前，學生的意見並不一致；最後在情況緊急之下，封從德宣佈他喊「一、



路透社

6月8日
同學，你還在嗎？北京市民及學生在一堆覆蓋著白布的屍體中找尋六名屠殺後不知下落的親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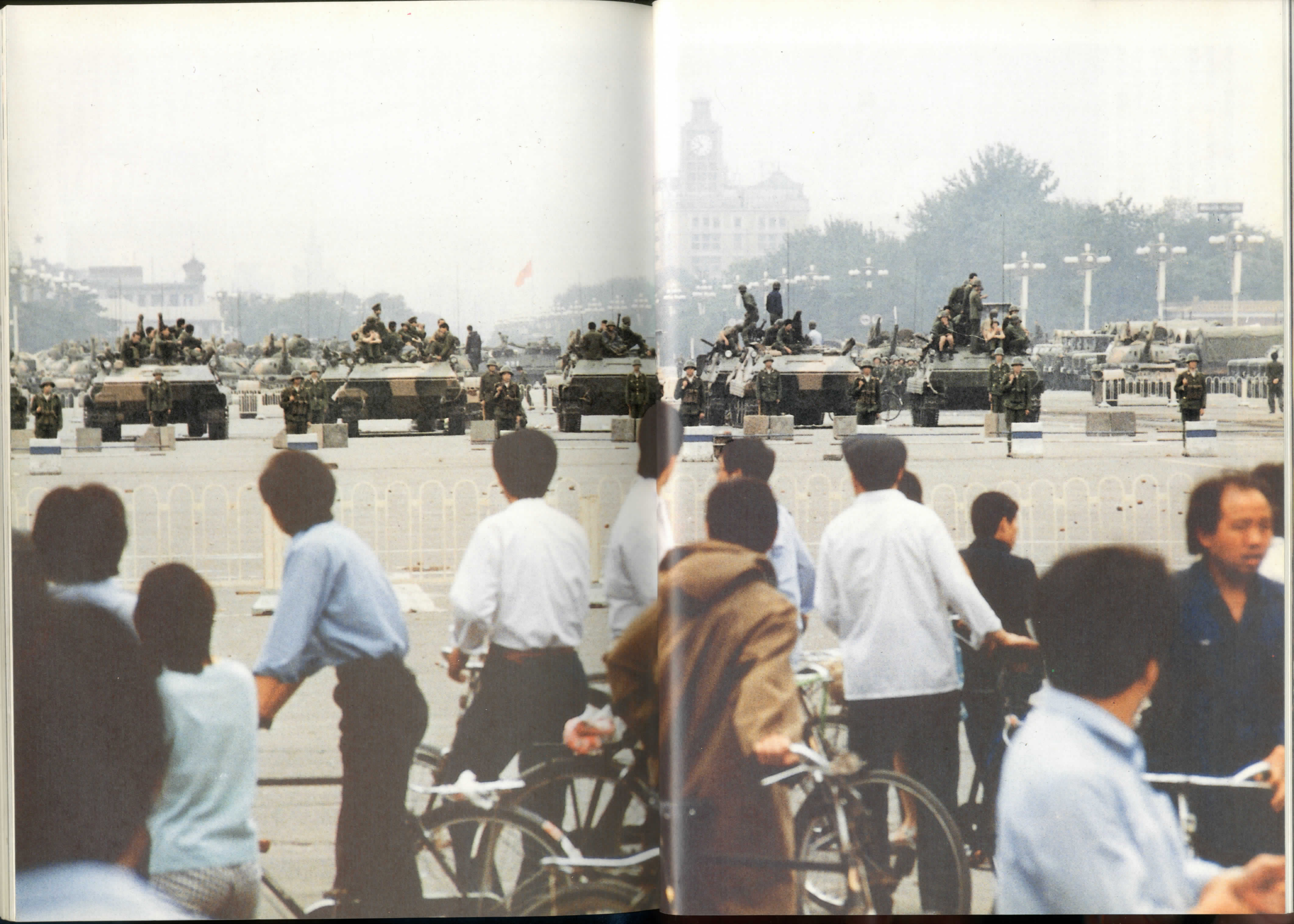
法新社



6月7日
癱瘓：被槍彈嚇壞了的婦女。

6月8日
喪禮：十七歲的兒子慘遭殺害，這位母親以及他的家人泣不成聲。

美聯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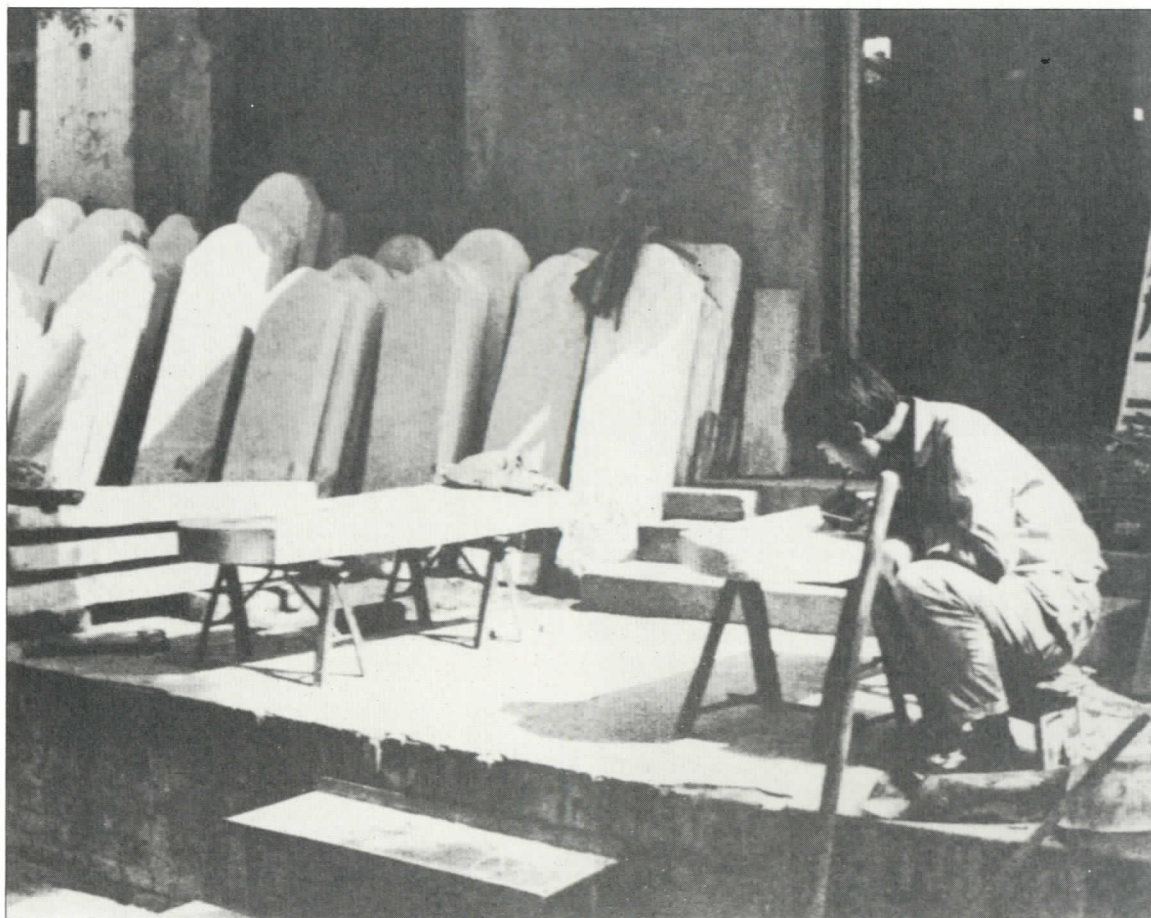
二、三」，要撤離的人就跟著他走，不願撤離的人就繼續留下。結果絕大多數的學生及市民撤離了天安門廣場，順著共軍讓出的兩道人牆，一個挨一個，那是在刺刀的槍托下的凌辱。學生剛離開紀念碑，解放軍就蜂擁而上，「占領」了紀念碑。

學生離去時，流著眼淚，悲壯的唱著國際歌，從廣場東南角離去，再折向西返校。經過西單時，他們高呼「打倒共產黨」，激進的學生已和中共絕裂了。

那些堅守不退的學生及市民，最後結局如何呢？有目擊者說，他們看到有許多學生被殺害，而且解放軍未檢查廣場上的帳篷是否撤空，即以裝甲運兵車將帳篷壓垮，而使得一些學生被活活壓死。

清晨五時卅分，廣場上升起濃煙；槍聲時斷時續的一直未曾停過，時而夾雜著密集的機槍聲，咯咯咯，咯咯咯……

(王震邦、汪士淳、孫揚明)



6月8日
革命不需要留名：碑匠還在等生意上門；不過，北京屠殺的死難者，遠大過碑數，有許多人已找不到姓名。

6月7日
占領：坦克趕走了手無寸鐵的學生，「收復」天安門廣場，滿廣場的坦克和解放軍比較讓中共當局安心。美聯社(前頁)

6月9日
另一次清場：中共軍隊將燒毀的卡車殘骸移走。
法新社(左頁)

6月12日
白色恐怖開始：兩名青年戴著手套，在北京火車站附近被解放軍押走。
法新社(後頁)



白色恐怖：
同學，要分手了；吉他，陪我去吧！



發 布 單 位	時 間	死 傷 人 數	備 註
中國紅十字會人員	六月四日	死二千七百人，傷三萬人。	光是死在醫院的人數不包括當場死在天安門的人數。但是中國紅十字會後來否認曾對外公布此數字。
北京某醫院發言人	六月四日	死二千六百人以上，其中一千人為大學生。	僅指各醫院處理死亡人數。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	六月七日	死幾十名解放軍，發生了一些傷亡，但多數是解放軍和武警戰士。	出自「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
中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 戒嚴指揮部發言人張工	六月六日	軍隊傷五千多人。 群眾傷二千多人。 軍隊和群眾死約三百人。 學生死二十三人。	張工強調：「在對天安門廣場的清理中，沒有發生任何傷亡，沒有打死一個人。」 袁木表示係初步估計。
清華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委會	六月七日	死四千多人，傷三萬餘人。	中共至六月強調的烈士只有九名。
香港大公報	六月七日	死二千人以上，傷三萬人以上。	僅調查各大醫院，被焚屍體無法估計。至六日下午六時，北京各醫院處理屍體數。
美國總統首席助理	六月九日	死逾四千人。	
中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	六月十六日	軍隊傷五千多人。 群眾傷二千多人。 軍隊和群眾死約三百人。	對學生死亡人數避而不談。辯稱海外有關天安門廣場的屠殺畫面，是經過剪接手法捏造的。強調廣場無一人死亡。
學生領袖吾爾開希	六月廿八日	死數以千計，傷數以萬計。	自認形容毫不過分。
北京市長陳希同	六月三十日	二百多名民眾喪生（包括三十六名大學生），受傷民眾三千多人，軍警數十人死亡，六千多人受傷。	此數目經袁木承認。
學生領袖吾爾開希	七月十日	死一千人以上。	

王震邦整理



7月1日
後事辦理完畢：中央電視台的晚間新聞播報「三十六名死亡學生……」

註：六月六日和十六日中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一再斬釘截鐵地表示學生只死二十三人，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張工更強調「沒有打死一個人」，但是到了七月十一日，袁木終於公開承認，他過去所說六四天安門事件死傷人數是不正確的。從袁木的前後說法，說明中共當局所公告的死傷數字，從頭到尾都是矛盾。

悼胡



我不是一個鐵石心腸的人，
我是一個有感情的血肉之軀。

胡耀邦

偉人已死去，假人還活著。

——北京大學大字報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傍晚，燥熱多時的北京城毫無預兆地下起了今年的第一場春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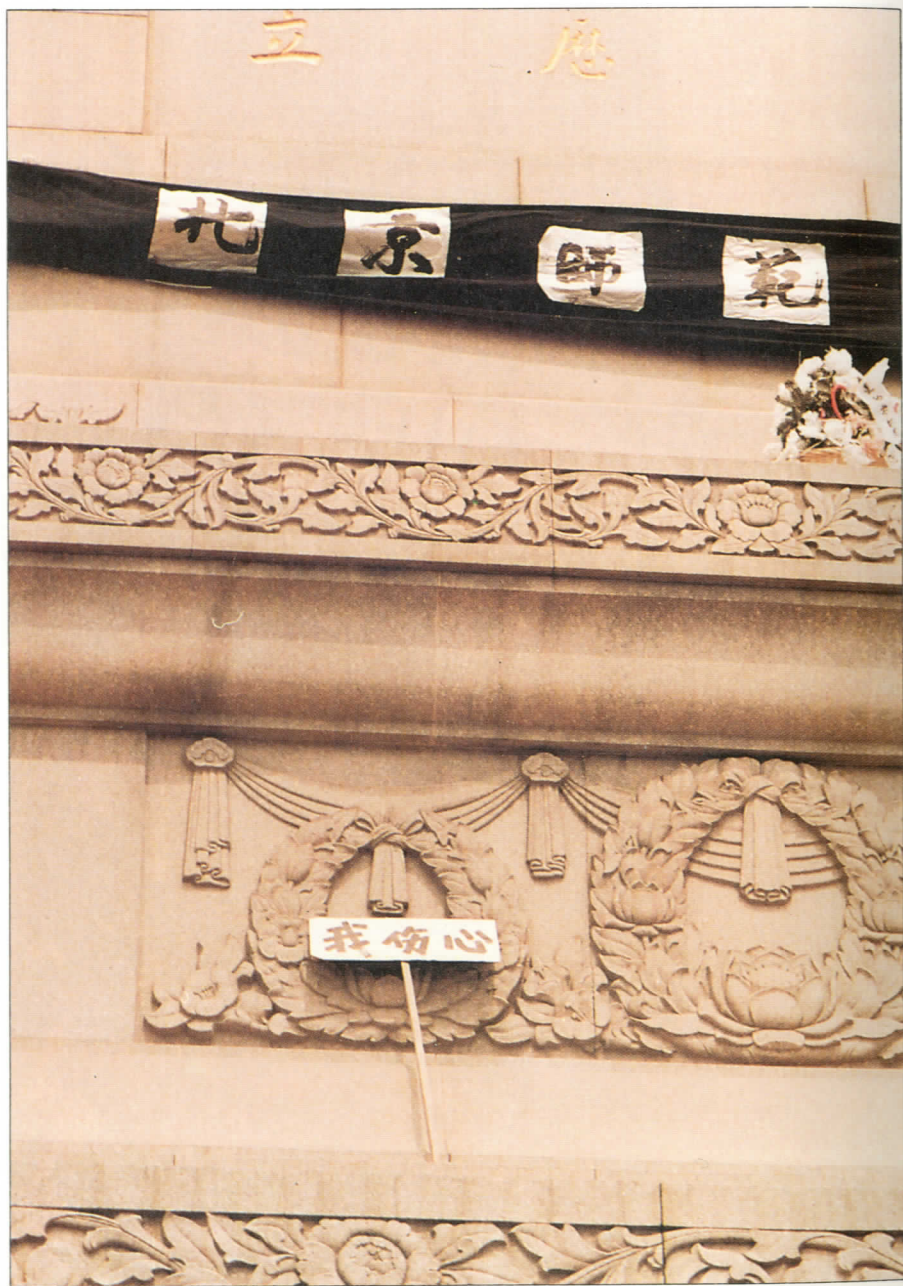
七點鐘，北京市民從電視上聽到了胡耀邦當日上午去世的消息。同一時刻，北大已經張貼出悼念胡耀邦的大字報。

春雨中，北京城就此進入一場刻骨銘心的民主洗禮。

「死錯人了！」「自古英雄命不長，從來宵小駐高堂，地下若共周公語，信是欣喜是淒涼。」校園裡的大字報一開始就是在沈鬱追思的情緒中，夾雜了怨怒與不平。悼念的情緒立即從海澱區的北大、人大、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等校傳進了天安門廣場，再由天安門廣場向學校、機關暈染開來。

十六日下午，胡耀邦逝世的次日，天安門廣場中人民英雄紀念碑前首度出現悼念花園，現場圍觀的群眾不超過兩百人。僅僅一個月的光景，卻發展為百萬人的民主運動。

廣場上的紀念文字不若校園的大字報尖銳，但感情的激盪卻是直接地輻射擴散。這一代的青年學生沒有文革的恐怖經歷，而對近兩年的學潮與西方式的民主有較多的耳濡目染，



自發的悼念：胡耀邦與知識界有非比尋常的感情。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出現了悼念的花圈和文字。

聯合報記者 孫揚明

他們採取的方式相當直接，大字報一開始就為胡不平，暗諷當權領導人，並要求民主；與當年天安門事件過程的含蓄、迂迴迥然不同。

悼胡活動方開始兩日，中共對校園便採取了隔離封鎖的對策，嚴格管制進出，迫使學生將活動空間轉向天安門廣場。十七日夜，北大學生情緒高昂，突然掀起一陣砸瓶子（暗諷「砸小平」）的風潮，然後，在一陣「遊行去！」的喊聲中，上千學生出發前往天安門；遂有發展成十八日的人民大會堂靜坐請願事件。事態進一步發展，次日凌晨，又發生了讓中共領導人寢食不安的首度衝擊新華門事件，學生直搗中共領導階層居住的中海海要求對話。

北大一位學生曾在一次座談會中向北京新聞界敘述「衝擊」新華門的經過。他表示，學生聚集在新華門前與警方對峙喊話，並沒有「衝擊」的意圖。由於湧來圍觀的群眾太多，人潮往前推進以觀究竟，造成前排學生被擠向警察。這個動作，卻被中共官方解釋為學生的踰軌行為。

次日，高潮再起。數千名

學生再度深夜聚集在中南海要求對話，呼喊：「李鵬，出來。」當日，中共出動了上千名公安人員驅散群眾，發生衝突，是學運爆發以來首次強硬鎮壓行動，有數名學生受傷。衝突並延續至清晨，有若干早起送貨的個體戶也無端被警察毆傷；另外，有記者、女工、甚至同情學生前往觀看的中宣部幹部都被波及。但當晚的中央電視台及次日的新華社，僅片面報導了「四名警衛遭到磚塊及玻璃瓶攻擊而受傷」的消息。

中共媒體先是封鎖悼胡消息，繼是歪曲學運性質，是運動激化的主因之一。

整個學運進展的輪廓，大致可以區分為幾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大會，是以悼胡和為他平反為訴求重點，活動主角是高校學生和研究生，活動方式以校園大字報及天安門廣場請願為主，遊行範圍沒有超過天安門廣場至新華門一帶。

這個階段一開始，學生運動規模不大，中共當局對於這種悼胡的氣氛卻頗有戒心。年初的簽名運動，兩年前的學運，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記憶猶在，



法新社

箭頭指向獨裁者：其實不掛人頭像也知道是誰。

4月20日
小瓶、小瓶、率、吊、砸！
南京學生「摔小瓶」、北京學生「吊小瓶」。



法新社

4月22日
懺悼蒙冤的中國魂：胡耀邦之死掀起了二次天安門事件。

而知識界藉五四七十週年紀念活動擴大民主要求的動作已經準備多時。中共此時的態度，一方面指示媒體不可發表悼念文章，以淡化悼胡情緒；另一方面也指示校方不要過度壓抑學生自發性悼念活動，希望儘快辦完追悼大會，化解聲勢。

但是，在兩度衝擊新華門事件後，中共態度有了轉變，原先已傳達下來準備開放十萬人參加追悼大會的命令，次日上午旋即取消；同時，調動保定三十八軍兩三個師的軍力進京維持秩序。

追悼大會之日凌晨，戒嚴部隊與在天安門廣場守候悼胡的學生達成協議，沒有強力執行天安門戒嚴令驅散學生，學生以和平方式初次展現了實力。但是，中共當局在追悼大會之後，卻悄悄將胡耀邦的遺體從西南門移至八寶山火化，使得學生向胡遺體告別的請求全盤落空。憤怒的學生於是決心轉入第二個階段的繼續抗爭。



法新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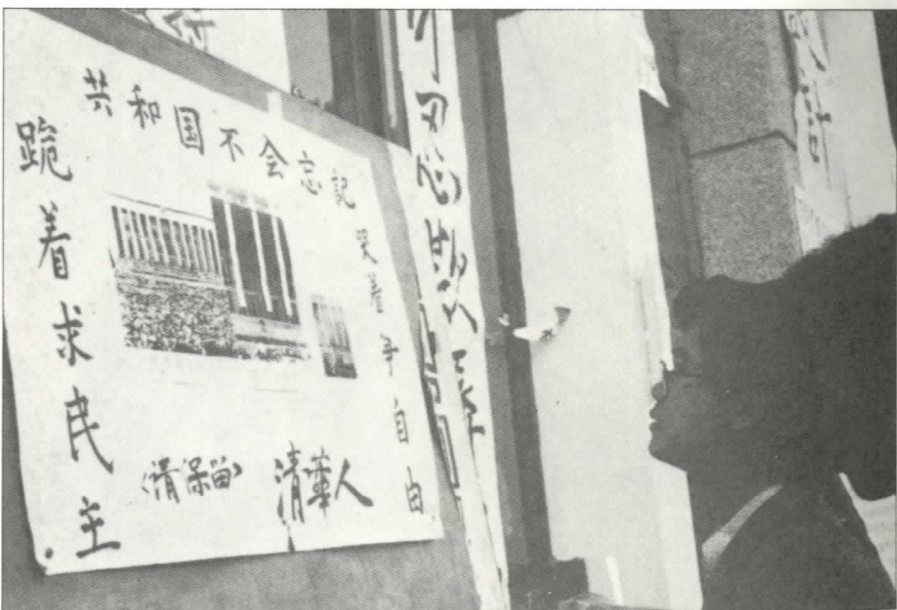
4月19日
「李鵬，出來！」悼胡學生第一次衝擊新華門

4月22日
告別民主？鄧小平和趙紫陽向胡耀邦的遺體告別。

下跪問題起了強烈的爭議。反對的學生認為，人大代表是人民的公僕，學生沒有必要向「公僕」下跪；主張下跪的同學則表示，就跪了吧，中國人民什麼時候曾經站起來過？最後，三個學生之中，吾爾開希長跪請願，北大學生郭海峰及另一名學生跪著。然而，請願的學生下跪了三十幾分鐘，大會堂裡沒有任何反應，學生痛哭失聲，一位學生甚至敲破玻璃瓶欲刺腹自戕。當局的反覆與冷漠，讓學生感到痛徹心骨的羞辱與絕望。

悼胡大會後，學運轉進第二個階段。北京高校學生組成「學生團結聯合會」，將實際的串聯組織化，二十四日「學團聯」宣布總罷課，上海、天津、南京等地也都紛紛跟進。這個階段的主要活動，是上街募款，接收學校的廣播站，自行出版油印小報，向群眾說明學運真相，並逐步改組校方控制的學生會及研究生會。循著第一階段所發展出來的統一口號「繼承耀邦遺志，推展民主進程」，準備將爭民主的運動組織化、長期化。

當時，學生並不預期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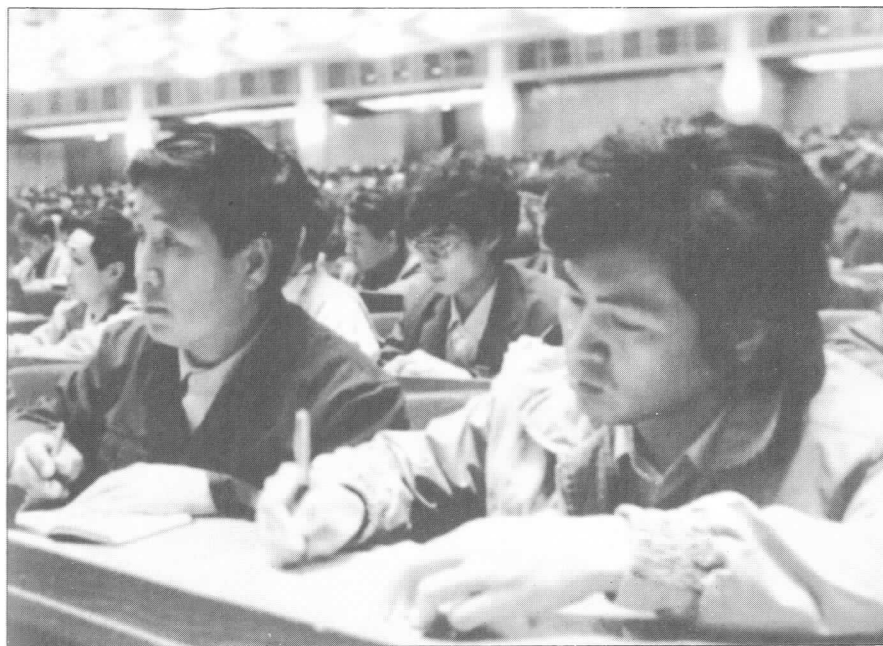
時代雜誌

4月22日
人民什麼時候站起來過最後一次向這可恥的政權屈膝：悼胡大會後，三名學生代表在大會堂前請願。

4月22日
下跪無效，引起反彈：學生代表下跪請願未受當局理會，在校園裡引起強烈反應。

會立即有成果。或者，可以說，他們也不知道什麼樣的結果是他們想要或可以接受的，是某位領導人的下台嗎？是一次與領導階層的對話？還是領導者的一場表態就令人滿足了呢？因此，在這個階段，為了抗爭手段及目標的問題，很快就發生學生領袖分裂的事。北大改組學生會的選舉大會一再流產，北京高校聯合會的各校代表也一再發生罷免與改選的風波。直到後期天安門絕食及戒嚴的階段，「北高聯」、「外高聯」及「絕食團」的指揮權糾紛仍然不斷，顯示了學生運動組織上的艱難。

儘管如此，在這個階段，學生仍能很快掌握運動策略，避免落人口實。悼胡是一個正當的理由，以後呢？本來，依計畫五四運動七十週年紀念是個好的行動日，五月中戈巴契夫的訪問也是一個機會。但在此之際，中共已無法容忍學生在追悼大會之後仍繼續「藉題發揮」，開始發表強硬言論，就在四月二十六日，所有報刊均在頭條同時刊出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北京、上海兩地又同時



法新社



聯合報記者 林秀明

4月26日
譴責「動亂」：四二六社論發表當天，北京召開萬人黨員幹部大會。

4月29日
第一次對話：清華大學學生向國務院發言人袁木發問；袁木主持這項對話，被形容像是一次官方記者會。

由中共市委召開萬人大會譴責悼胡事件，暗示學運可能被利用變成動亂。在這種種刺激下，學生於是提前發動了四二七大遊行。

面對壓境封鎖的大軍，十萬學生以良好的秩序逐一突破封鎖，也瓦解中共「動亂」的指控，贏得了百萬北京市民的夾道歡呼。這次行動，成功地號召了許多工人群眾及知識界、新聞界人士加入了民主運動的行列。五四的遊行，就有三百多個的新聞媒體工作人員響應學生的抗議活動。

五四遊行之後的北京學運，暫時陷入一段低潮，學生運動似乎獲得了相當廣泛的人民支持，學生的自制、理性也得到了肯定的評價。但嚴格說來，表面上成功的學運卻沒有實質的成果。中共官方安排了幾次對話，都排除了學運的學生，並拒絕承認學生自治會的合法性，學生所期待的對話仍遙遙無期。身心俱疲的學生對爭民主的熱度已經有冷卻傾向，有些學生已離京返鄉，北京多所高校恢復上課；在內外交夾的困境下，北大仍通過繼續罷課的決議，不讓運動的花朵在尚



美聯社



聯合報記者 王震邦

4月29日
他們不能代表我們：官方對話會的說教氣氛，引起學生強烈抗議。

4月23日
罷課到底：要求對話的請求未能如願，使學運轉入第二階段的抗爭。

未結果之前萎謝。

學運並沒因暫時的困境而瓦解。在五四遊行至十三日絕食請願開始前的一段低潮，意外地由學運以來未能公正報導的新聞工作人員接續了這個階段的空檔。自覺有愧於學運的記者在九日向「全國記者協會」遞交一要求與政府對話的千人連署請願函，強烈抗議官方處置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不公，反對新聞檢查。不少新聞記者並自行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對學運以來的各項事件進行採訪、記錄、查證、核實，要為歷史留下信實的證據。新聞界的聲援，對冷卻中的學運起了很大的鼓舞。

一個月來，學生從傳鈔悼胡詩文、大字報到高舉民主旗幟，呼喊「反專制」、「反官倒」口號，將許多年來中國十一億人追求民主的希望，勇敢地實踐為行動。這一代不曾背負歷史包袱的青年，試圖以他們的方式改變中國的命運，希望成為自己的主人。不管這條路有多漫長，他們會隨著他們親身寫下的歷史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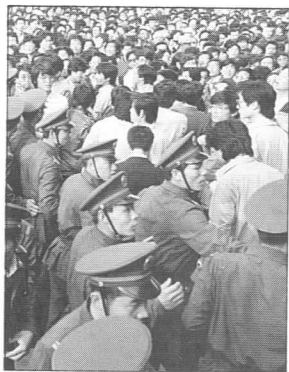
（王麗美）



4月22日
面對解放軍：學生等候
向胡耀邦的遺體告別。
學生首度面對解放軍……

法新社

四二七遊行



民主運動沒有太多的生存時間

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

沈默呵！沈默呵！

不在沈默中爆發，就在沈默中滅亡。

——包德甫

《苦海餘生》

——魯迅

《紀念劉和珍君》

四二七遊行，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群眾示威。北京高校十餘萬名學生走上街頭，數十萬民眾夾道歡呼，警察高度克制，軍人與學生握手。

遊行隊伍衝破了一道又一道的封鎖線，步行了四、五十公里，歷時十六個小時。

舉世為這樣和平、理智的景象矚目，北京市民為學生勇敢、誠摯的表現狂喜。

如果沒有後來的六四血腥屠殺，中共當局在此次遊行示威中表現的克制與容忍，原可以在民主進程表上標上一個新的記號。如果不是後來的六四慘案，世人幾乎忽略了四二七遊行的前奏，正是六四屠殺一個重要的伏筆。

據稱，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商學運對策，會中多數委員認為不宜採取強硬手段鎮壓學運，並主張與學生對話。但會後向鄧小平會報時，意見被推翻。鄧主張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處理學生運動，他強調三點：一是不怕流血，二是不怕喪失民心，三是不怕外國人說三道四。鄧小平甚至表示，十幾萬學生算什麼，「我們有三百萬軍隊」。



法新社

4月27日
抗議官方說法：旗幟鮮明的橫幅標語在大遊行中抗議中共官方將學運定性為動亂。



這次談話，正式將學運定性為「動亂」，談話內容遂成為四二六人民日報殺氣騰騰的社論之藍本，先在四月二十五日中央電視台及中央廣播電台向全民廣播，二十六日所有報紙均在二版同時刊出這篇社論。同一天，北京與上海中共市委同時發起萬人黨員幹部大會，學習四二六社論，北京市公安局並宣布禁止學生上街募款，重申遊行為非法行為。「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隨即召開會議，決定次日發動遊行，抗議四二六社論。

遊行前一天夜裡，已有數百名學生寫好遺書，同學們在

宿舍中舉杯互道珍重。中共已經擺出嚴厲的鎮壓姿態，學生們也已下定決心抗議到底，不惜流血犧牲。不少中共黨員幹部及知識分子獲知消息後，非常擔心會出事，分別透過各種管道向上反應，希望軍警節制，不要釀成流血事件。這一方面，學校中許多教師也都出面勸導學生冷靜。

四月二十七日清晨，學生隊伍分頭向天安門出發。出發前，還有人到各校學生集合地點散布「遊行取消」的消息，學生們認為這是謠言，仍依計畫行動。他們高舉著「血諫政府」、「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以我血諫軒轅」的標語前進，使此一充滿悲劇氣氛的遊行益形緊張。

遊行隊伍依校園分布，大略分成西北、北方及東方三路推進，城西北海淀區以北大、清華、人大為首的一股，人數最多，路途最遠，受到的軍警封鎖也最嚴密，每個路口的警察堵了六到十排以上的人牆。學生遊行隊伍四週均由手拉手的糾察隊員圍住，區別遊行隊伍及圍觀群眾，外人不能進入隊伍。



法新社

肯定 427：北大教工也憤怒起來了，他們公開支持學運，並在北大廿一樓掛出巨幅標語，肯定 427 大遊行的歷史意義。

4月27日
擋不住的狂濤：長安大街上，遊行隊伍如狂潮湧向天安門廣場，壯闊的聲勢，將學運導引成民運。

隊伍在第一個封鎖線前停下，學生持著話筒向警察宣傳憲法所賦予公民的集會、遊行自由，警方則以北京市公安局禁止遊行的通告回應。僵持之中，學生不斷高呼：「北大大，人民養大；為民請願，犧牲不怕。」圍觀的群眾也不斷對警察叫喊：「離開！離開！」夾在學生和警察之間的群眾協助推擠，警方封鎖線一道一道地被衝破。

由於封鎖線太多，隊伍推進緩慢，直到下午一時多，才到達二環路，會合了城北以師大、北京航大、中醫學院為主的一支隊伍。北師大一名指揮的女生動情地向群眾喊著：「同胞們，姐妹們！請你們睜開眼睛看一看，我們是少數人搗亂嗎？我們是受人煽動嗎？」一旁的觀眾熱烈地呼應她：「不是！不是！」她又說：「我們站到這支隊伍中，是自覺自願，決不是受人煽動。我們是和平請願，合法遊行，我們要求公開對話，平等對話。反對暴力，反對污蔑，要正義，要民主。」

旁觀的市民被這個女孩感動了，他們大聲呼喊：「謝謝

你們。」學生隊伍也爆發出感動的聲音：「人民萬歲！理解萬歲！」

遊行隊伍未抵達目的地天安門，學生們已贏得了北京市民的熱烈支持。有些個體戶搬來一箱箱冰棍和麵包，遞給又餓又渴的學生；有的群眾自動把巧克力糖塞進手執標語牌的學生嘴裡。一位賣水果的老太太喊道：「革命時期，水果便宜！」半賣半送地把一籃子天津鴨梨都分給了學生。下班趕來的工人，摸出懷裡的番茄、黃瓜，遞給學生。學生回敬他們：「人民萬歲！黃瓜萬歲！」

下午四點半，學生隊伍正在設法突破進入戒嚴中的天安門廣場，十六輛滿載士兵的軍車開到，引起一陣緊張。圍觀的人群立即湧向軍車，勸說士兵不要對學生動武。人群中一名大學生說：「咱們是同齡人，你們要是上了大學，也會站在我們隊伍裡邊。你們在前線，要求人民理解你們，現在，人民要求你們理解。」旁邊有人接著說：「二十八軍作戰英勇，你們要發揮光榮傳統，保衛祖國，可別把槍口對著學生。」說著，學生和群眾紛紛上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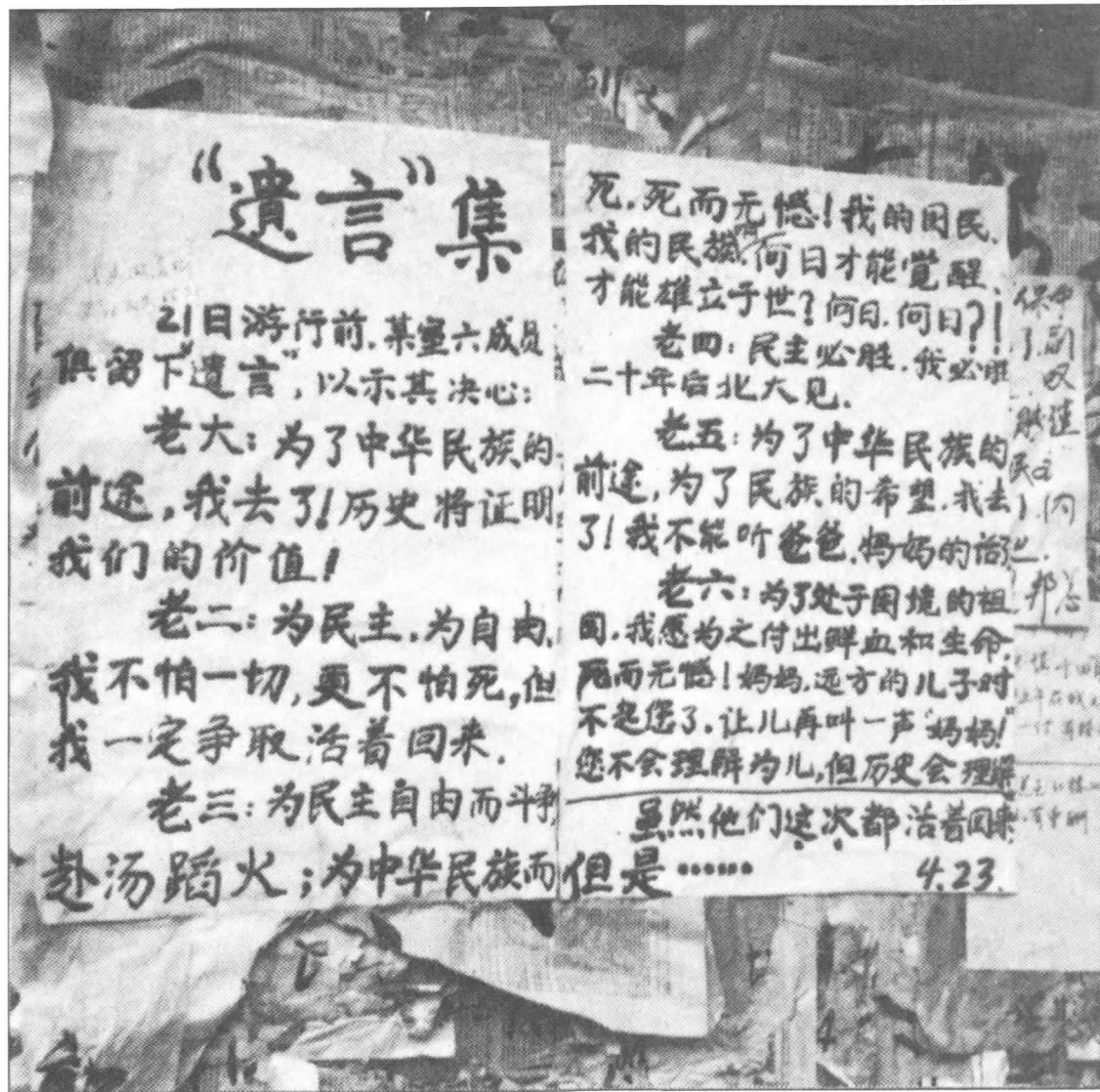
美聯社



美聯社

涼啊！口喊乾了，腳走乏了；嚐嚐市民清涼的冰棒，咱們路通知馬力。

4月27日
高歌！手牽手，肩並肩，和著高歌向前行；立交橋上引來不少群眾圍觀。



義無反顧：人格的完成要在歷史發展中產生作用，個人生死在學運中從來不在國家民族大我的考慮之列，學生們的遺書表明了義無反顧的決心。

和軍人握手。二十分鐘後，軍車駛離廣場。遊行隊伍也得以進入廣場，完成他們當天遊行的最後一項天安門請願活動。

學生隊伍解散時，已是下午六點多鐘，從早至晚已經疲累了十個多小時的學生，再分頭徒步返校。一直到深夜十二點過後，北大學生方回到學校。校門口掛著「大快人心日：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平平安安回家來」的布條，學校裡燒好了熱水，餐廳裡準備好饅頭，歡迎這批興奮卻又疲憊的學子平安歸來。

中共軍警在此次遊行中所表現的克制，究竟是由於派系內部仍有歧見？或者是關切人士奔走呼籲奏效？不得而知。但是，此次遊行中雙方所表現的和平與理智，讓人忽視了中共在四二七之前所傳出來磨刀霍霍的聲音，也讓學生錯估了對手，以為和平可以換取和平。不過，重要的是，這次遊行，使因悼胡而發的學運躍向全民民主運動的層次開展，使整個地球知覺到了中國要求民主的震動。

（王麗美）



馬佛瑞

一小撮？誰是末代皇帝？鄧小平是也。「一小撮」其實是一大片學生和廣大的北京市民。

4月27日
誰封鎖誰？為突破公安武警人牆，學生們分三路推進，軍警封鎖再嚴密，也不得不淹沒在人潮中。

美聯社



爭取新聞自由



如果領袖說某某事並未發生，那就未曾發生。如果他說二加二等於五，那就二加二等於五。這種景象比炸彈更令我感到恐怖。

中共政權尚未控制所有傳真機

喬治·歐威爾

〈西班牙戰爭之回顧〉

梁恆

（曼哈頓的雜誌編輯）

中國大陸絕大多數的新聞媒體嚴格說來，都不足以稱為媒體；他們只是執政者的宣傳工具，沒有告知功能，沒有中介任務，更沒有監督作用。但是，經過這次學運的衝擊，已經喚醒了許多新聞工作者的角色自覺，過去甘於作第一階級傳聲筒的新聞界，要開始建構他們第四階級的地位。

促進新聞自覺，將是這次學運的一項具體成就。

新聞媒體在這次學運中的角色轉變是相當微妙的：最早，接受上級指示，不報導掉胡活動；接著，作為政權喉舌，發表譴責學生言論。然後，面對學生的反駁和抗議，有些記者欲言又止；隨後，膽大的報紙開始報導真相，有人思欲跟進；緊接著，中共製造導報事件殺雞儆猴，又使他們退卻三分。就在這樣進、退、進、退之間猶疑了許久，終於在海外媒體大量報導的刺激下，勇敢站出來主張說真話的權利。

學運開始的幾天，大陸新聞媒體完全封鎖了學生及民間掉胡的消息。可怕的不在於它的沈默，而在於它的歪曲。學生二度衝擊新華門之後，報



聯合報記者 王震邦

飢渴：由於報紙上看不到真相，油印資料成了廣場上的搶手貨。

紙及電視才首度報導學生的活動，只提學生活動打傷警察，對於學生請願活動的真相、目的以及受傷的情形，一概不提。

胡耀邦追悼大會後，各報卻積極利用長沙及西安群眾暴動的事件，擴大譴責動亂，雖然並未指學生參與暴動，卻一再暗示悼胡與暴動的關係。

在這段時間，除了到過天安門及海澱區一帶的人外，一般北京市民還不曉得學生已經在進行抗議活動。外省除了上海、天津、廣州等大城市，其他地方的人民更是蒙在鼓裡。

事實上，在學生活動的各個現場，都有關心學運的記者在場。但他們都很無奈地表示，這些新聞回去頂多能寫參考消息，「上不了報的」。

一位人民日報海外版記者承認，他們的稿件只能依依指示撰寫。他說，追悼大會當天，幾個記者為了慎重起見，分別站在不同的角度去估計廣場上的群眾人數。可是回到報社之後，總編輯給了他們一個數字——一萬人，「因為萬里要這個數。」而實際人數超過十萬。

世界經濟導報在檢討學運初期的怪現象時，曾有過這麼

一段沈痛的話：

——各報特點各異，為什麼對學潮的報導都由一家報紙取而代之（編註：指人民日報），只登一種聲音？難道各報這麼多記者都喪失了判斷力？都不可相信？

——生活在北京的大陸記者，對學潮的真實情況不能參與報導，公眾不能從大陸報上得知，卻要從港台報紙或「美國之音」中獲知，不可悲嗎？

——對四月十五日以來的新聞事實，各報記者不能及時反映出來卻要搜集現實資料為今後寫東西做資料準備，手中的「新聞筆」變成「史筆」，那還叫記者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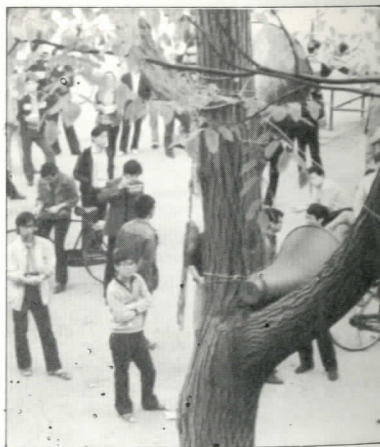
——一九五八年浮誇文章、文革中幫派文章，一些記者回首往事，常常痛心疾首。可是這段學潮，我們很多報紙又眼睜睜地被迫漏過報導機會，難道還要等待再追悔什麼嗎？

在新聞媒體沒有傳播功能的情況下，一般人只好親赴現場了解情況。下班時間以後，天安門廣場總是人潮追著人潮，人們除了來此聲援學生，也是來了解事實真相的。

在學生方面，則多數藉助



聯合報記者 馮立堂



美聯社

發生了什麼：媒體不說真話，只好到現場看個究竟。

4月23日

依賴回饋：北京發生的事，要靠外界的報導才能知悉；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在校園內聆聽美國之音的廣播。



法新社

5月4日

新聞要敢說真話：示威的學生向解放軍展示標語，聲援記者爭取新聞自由。

美國之音了解事實，少量的港、澳、台報刊也被爭相傳閱；此外，就只有靠大字報、錄音及口耳相傳來散布消息了。

追悼大會後，學生採取積極策略對付媒體的歪曲報導。他們除了自印小報、傳單在街頭張貼外，也接管學校廣播站。此外，「北高聯」並成立一個新聞發布中心，主動邀請中外新聞記者，向他們說明背景，簡報活動過程，並接受當場發問。使得海外有利學生的報導源源不斷。

四月廿三日科技日報突破新聞封鎖限制，除了全版刊登學生和悼胡活動的照片外，對學運的訴求內容也做了相當真實的描述。科技日報因內部對此爭議不決，延遲出報時間，外界一度誤傳該報已遭查扣。學生見報後則予高度評價，到處張貼。中國婦女報、工人日報、農工日報跟進，同樣獲得稱譽，在大陸新聞界，這種行為已形同「造反」。

接著是預定廿四日發行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因在悼胡報導中指出撤銷胡的總書記職務是錯誤的，被視為違背黨紀，遭上海市黨委書記江澤民查扣，

世經導報以開天窗的抗議方式重印出版。稍後，江澤民進一步地撤除了總編輯欽本立的職務，並派了工作組進駐導報整頓。

更嚴重的是人民日報四月廿六日社論——「必須旗幟鮮明的反對動亂」——將學運定性為動亂，使學運對抗態勢升高。學生組織北京高校學生臨時會，公開要求對公布軍警打人案的真相，新聞機構均應如實報導學運活動。四二七遊行，學生們即集中口號為爭取新聞自由。上海方面則打出「新聞要講真話」的口號呼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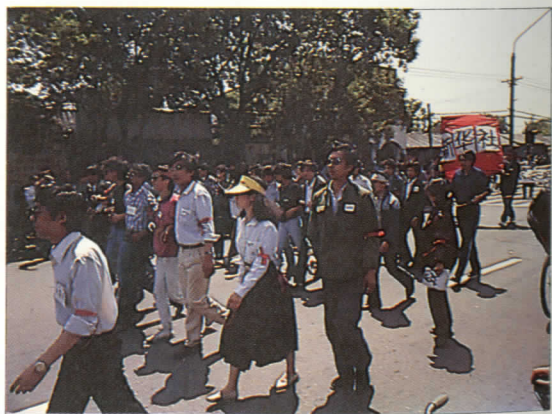
新聞編採人員處在這一情勢中，普遍均有覺醒，並思有所回應。稍早，來自各媒體的年輕記者與編輯嘗試民間辦報失敗後，反而更積極的進行另辦新報的串連，廣泛的徵求支持與資源。在報社內部現場編採人員與管理階層的抗衡在激烈的氣氛下有著火爆的爭執，人民日報記者即公然在報社內部評報欄內要求報導事實真相。人民日報記者更為了四二〇新華門事件的報導，而和新華社出現芥蒂，要求更正新華社發稿而在人民日報見報的稿件。



聯合報記者 王震邦



聯合報記者 王震邦



馬佛瑞



對抗封鎖：北大學生在宿舍裡油印傳單，突破中共的新聞封鎖。

神經中樞：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廣播站。

聲援記者：北大學生前往新聞工作者協會請願。

戒嚴後：新華社工作人員仍然走上街頭。

五月四日當天爆發。數百名記者先到新華社抗議要求開放新聞自由，並以「集體採訪」名義，扛著標語，呼著口號加入學生示威遊行隊伍中。這些標語有「不要逼我們造謠，新聞要說真話」、「首都新聞界要求洗刷恥辱」、「聲援世界經濟導報」等。在上海，五四遊行隊伍中，學生們也持著「說出事實真相」、「沒有出版自由，其他自由免談」等標語。

報社及電視媒體在內外強大抗議聲中，有關五四遊行報導開始有了較大的篇幅。新聞改革的呼籲，到了走上街頭之後，即進入了新的階段。學生們要求對話，記者群也希望在改革的軌道上能和主管新聞及意識形態的中共官員對話。

前人民日報社長，現任人大常委的胡績偉，此時提出「沒有新聞自由就沒有真正的安定」的專文，發表在五月八日見報的世經導報上。胡績偉說：

沒有新聞自由，人民眼看決策失誤，眼看腐敗現象蔓延而無能為力，說輕了沒有用，說重了不登報。時間長了，許

各報記者的集體意識在



聯合報記者 王震邦



聯合報記者 王震邦

記者的良心：中國青年報記者李大同向北大學生演講，並接受記者訪問。

新聞是人民的心聲，不是一個人的喉嚨：天安門廣場出現記者靜坐抗議。

聯合報記者 馮立業(右頁)



多人就會抱著一種懶得說、懶得想，甚至懶得生氣而聽之任之的消極態度。這種現象表面上給人以安定團結的假象，實際上以人們的麻木、冷漠和壓抑為代價，醞釀著很大的危險。一個具有現代政治頭腦的領導者，難道能夠滿足於這種虛假的安定團結嗎？

由一千多名記者聯名簽署的請願書，就在五月九日由中國青年報一位資深記者李大同代表向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遞出，抗議對導報的處置不公，對學運的報導不公，要求和黨中央主管同志對話。

從十一日到十三日，胡啟立、中央書記處書記芮杏文、統戰部長閻明復、中宣部部長王忍之，接連到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和記者編輯們座談。雖然中共官方沒有在政策上做出明確而重大的讓步，記者們所感受到的氣氛則較前大為解放。而大學生不停地到各大傳播媒體抗議示威，提高記者報導事實的聲勢。

從五月十三日大學生開始絕食的報導，到五月十七日出現百萬人大遊行，人道主義的

良知與同情在五月十八日的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北京青年報、光明日報上都有大篇幅的報導。像人民日報，就是整整一個版以本報記者集體採寫名義作了全程的描述。中央電視台也有較前更多的報導，其中還有各界聲援絕食學生的新聞。

但是暢所欲言的日子並不太長。五月十九日軍管與戒嚴的首要目標，就是軍隊進駐各廣播媒體及報紙。抗爭新聞自由的呼籲與鬥爭立即蒙上槍桿子威脅的陰影，記者們也被通知不得上街。新聞報導的調門也被迫降低。

初嘗新聞解放滋味的記者，並不甘立即向權力妥協，他們找尋各種曲折的表達途徑。中央電視台的新聞主播開始低著頭播報新聞；人民日報則極盡旁喻的能事，並特別開了一個專欄「北京戒嚴第X天」，例如第一天指出首都社會秩序一如往日，……數十萬大學生仍在和平靜坐。暗示學運不是動亂。在廿二日引用匈牙利總理的話，標示大標題說，匈牙利面臨動盪潛在危險，不准用軍隊解決內政問題。而這對大陸



聯合報記者 王震邦



新聞界之良心：北京上千聲援新聞自由的記者，在「中國記協」門前示威。

「人民」記者：人民日報記者聲援學生，爭取新聞自由。



法新社



電視畫面

6月8日
沒新聞就是新聞：慘案後，群眾圍觀戒嚴司令部的通告，面臨一場新的整肅。

我的兒子不能死：中央電視台播出一名絕食學生母親(左)的哭訴。



讀者來說，已經不必再提示了。
 一直到六月四日，人民日報還是用「北京這一夜」進行消極的抗議，全文是：
 【本報六月四日凌晨五時訊】解放軍報六月四日社論說：「自六月三日凌晨開始，首都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三日二十二時左右，軍事博物館一帶響起槍聲，戒嚴部隊進城。
 從午夜到凌晨，友誼醫院、阜外醫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鐵路醫院、復興醫院、協和醫院和廣安門醫院等不斷給本報來電話告知收治人員的傷亡情況。到截稿時止，戒嚴部隊已突進天安門廣場。
 再往下去，北京出報已經不正常了。
 中央電視台則於當天改穿黑色衣服播報新聞，表示了對軍隊屠殺的哀悼。
 過去香港親共報紙文匯報、大公報均被視為中共的傳聲筒，但在這場學運中卻表現出一份獨立報紙的風格，對民主運動寄予莫大同情的支持。在五月二十一日文匯報的社論版中，只有四個字「痛心疾首」，說明了對中共處理學運的評價。



美聯社



毛大是

6月7日
 對照：中共封鎖了「六四慘案」的真相，市面上完全沒有如實的報導，民眾私下傳閱死難者的照片。而中共「平息動亂」貼出來的布告，又是一種畫面。

民主運動在血腥鎮壓中變成夢魘，爭取新聞改革的新聞工作人員還要承受另一場整肅。但在這次學運中發現的新聞良心和新聞自覺，對大陸的新聞改革將有持續推促的作用。

(王震邦)



時代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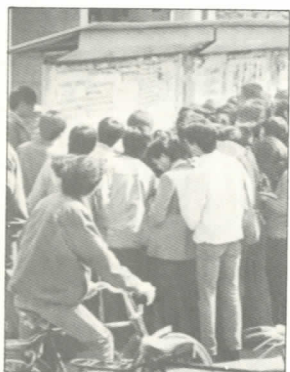
亞洲週刊

民主的聲音：把短波收音機扛在肩上，把世界的民主之聲傳播開來。

哀京華：香港文匯報聲討北京罪行之後，已遭到整肅。

十一億相同的臉：不必看、不必聽、不必說，更不准吭「氣」。
聯合報記者 王震邦(前頁)

大字報



有一句話說出就是禍，
有一句話能點得著火。
別看五千年沒有說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緘默？
說不定是突然著了魔，
突然春天裡一個霹靂，
爆一聲：
「咱們的中國」

聞一多
《一句話》

大字報曾經是中共用來進行政治鬥爭的重要工具，現在，它卻是人民用來傳遞革命訊息的烽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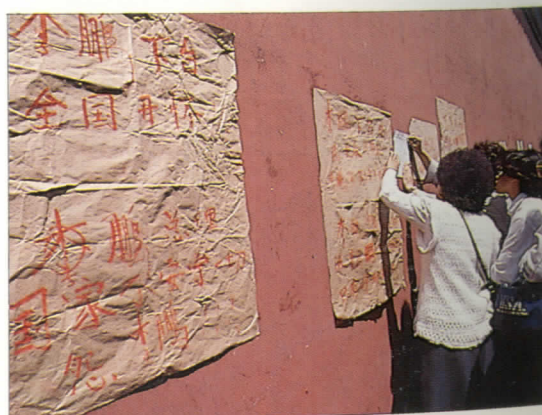
八九年四月學運的烽火起於北大的三角地；第二天，各校都紛紛回應。首次搞學運的中國人民大學，一下子出現了三個大字報區，其中一個還命名民主牆。學生們都以筆記或錄音方式記錄下來，好的詩文在各校之間爭相傳鈔。

一開始的大字報，有充滿悼念之情的詩詞：「自古英雄胡不壽，從此吾輩孰耀邦。」有暗帶諷刺的標語：「十億人民跟党走，黨跟小平走，小平跟著感覺走。」也有潑辣尖銳的文字：「死錯人了！」初期大字報都未落款，不少人摸黑貼了就跑，顯然頗有顧忌。校方偶爾會撕掉那些太過刺眼的大字報，基本態度仍相當容忍。約莫一週之後，署名的大字報便陸續出現。

在學運醞釀成熟、凝結出嚴肅主題意識之前的階段，大字報的表達方式相當多樣化，氣氛也相當活潑。一些平日安於現實而以托、麻、旋、戀、棋、橋各派自居的學生，竟然



聯合報記者 孫揚明



馬佛瑞

自由論壇：清華大學校園裡的大字報。

故宮牆外：五一九後倒鄧反李的大字報標語

賣弄他們遊戲時慣用的術語來撰寫大字報，字裡行間帶著濃厚嬉笑怒罵的調子，在一般知識分子眼裡看來，顯得輕浮，與追悼胡耀邦、甚或追求民主的調子相去太遠。

但是，在這樣帶有嬉皮情調的表達中，還是可以看出學生自有判斷。人大一首「麻（麻將）派弟子」寫的對聯：「開西風槓，槓出白板，眾嘆：槓未開槓。挺花中碰，碰了四條，莊說：胡是詐胡。」就被各校爭相傳誦。從這樣輕鬆浪漫的調子一步一步走向莊嚴、壯烈，是這次學運最值得記錄之處。

學生們的大字報，絕大多數是以毛筆寫在舊報紙上，只有少數公告用了白紙，這與台灣學生慣用彩色顏料在五顏六色的海報紙上書畫的印象，截然不同。

有些學生宿舍樓垂掛下來的白布條，是家裡父母寄東西來的包裹布，上面的發件地址還清晰可讀。另外，有一些材質奇特不易辨認的織物，據說是學生揭出的蚊帳。也有人揭出床單，做了遊行標語用的白布條。



馬佛瑞



聯合報記者 程思迪



馬佛瑞

忠告：鄧小平，別做晚年的毛澤東！

珍惜生靈：學運中期掛在人民大會堂東側人行道上的大字報。



聯合報記者 王震邦

要求簡單，形勢嚴峻：
政法大學絕食隊伍正從校園出發。

5月4日
諷刺看板：皮鞋加皮帶，遠優於知識分子的膠布鞋。

在物質上，學生們顯然比想像中更為匱乏；但在思想上，他們卻絕不貧瘠。匯聚在北京的菁英學子，透過大字報，表現了他們的飛揚文采，交換了他們的精闢見解，也表達了他們的崇高關懷。

大字報的傳播範圍自然比不上媒體廣泛，但在讀者與作者之間，卻沒有大眾傳播的疏離感。文字底下所蘊藏的感情，可以有直接的共鳴；回饋更強，也有對話的餘地。像北大的一幅輓聯：「老毛落，老X落，歷史自有公正說。周公逝，胡公走，一樣悲苦一樣愁。」在「X」字的地方，就有知音加了一個「D」字，含蓄地暗示作者不願點明的人是「鄧」；旁邊又有人加批「妙」字，表示讚賞。圍觀的人群也在現場讚嘆「寫得好」。

大字報的群眾是選擇性的對象，不認識的觀眾圍在一起，往往能夠激發共同的頻率，這是大字報能動員群眾的奧秘。

與大字報對話的情形，到了學運進入罷課遊行階段，就顯得更為熱烈。大字報作為討論運動路線的工具，具有相當大的開放性。任何人有意見，

都可以書寫大字報，提出對運動策略的看法；也隨時都有人對他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見的大字報。諸如：運動應採取和平手段，不再作衝擊新華門之類的無謂犧牲；批評領導人不要一籠筐不分青紅皂白；將訴求焦點集中，對準群眾；都是這個階段檢討出來的路線與策略。

在這個過程中，不少研究生、青年教師，以及已經畢業的校友，除了聯名表示聲援，也有人透過大字報貢獻見解，指點方向。這對整個運動思考層次的提升，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凡是看過北京大學生擁擠在大字報前逐字抄寫及逐句錄音景象的人，一定能夠深刻體會到，在這個缺乏通訊工具的國家，政府多麼嚴密地控制著新聞媒體，管制言論自由。凡是用心閱讀過這些大字報的人，也很快就會發現，即使在這樣嚴厲的思想控制下，中國大陸的青年學生仍然具有掩蓋不住的最犀利見解，最燦爛的文采，以及最自由的心靈。

(王麗美)



聯合報記者 景小佩



聯合報記者 景小佩



聯合報記者 程思迪



馬佛瑞

5月26日

倒李鵬：李鵬在中共鬥爭中佔了上風，但民衆的反李態度仍然堅持。學生在廣場上搭起棚架，取名「倒寫棚」。

既得利益者的心聲：北京飯店前支援學運的標語。

中南海旁：南北長街上，民衆用心抄錄大字報的內容。(後頁)

民主的殘痕：六四後的北大布告欄。(後頁)

李鵬笨蛋：北大學宿舍第廿五樓的標語，代表了學生對當權派的評價。

被逼如此：人民大學校門口，學生的旗幟表明了遊行是被中共逼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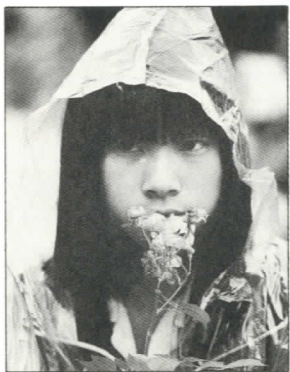


馬佛瑞



法新社

絕食 二十一晝夜



我們到這兒來不是要求
你們的寬恕，
我只是說，你們的身體已經變弱了
……

——趙紫陽

面對著愚民政策，人民呼喚開明
面對著種種官僚，人民呼喚法律
面對著種種失誤，我們呼喚科學
面對著獨斷專行，人民呼喚民主
人民在呼喚！

——南京大學大字報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

救救孩子！

搶救中年知識分子！

救救危機中的中國教育！

——李淑嫻

绝食誓言

我宣誓：

为了促进祖国
的民主化进程，为了
祖国的繁荣，我自
愿绝食，坚决服从
绝食团纪律，不达
目的，誓不罢休！

宣誓人 1989.5.15



天安門廣場的血跡已經洗淨。刻意的修補與擦洗，並沒有完全清除這裡曾經發生事故的痕跡，更掩蓋不住這裡曾經發生的一頁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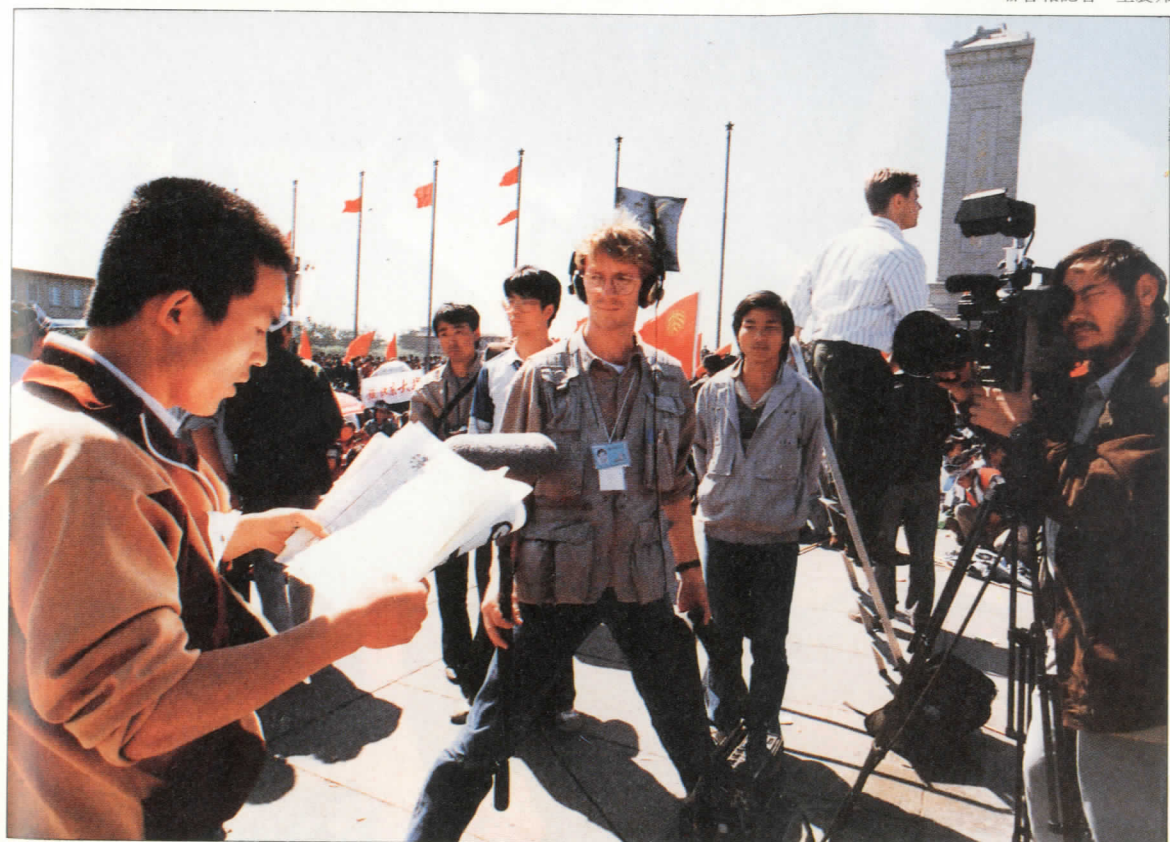
這個中共引以自豪的世界最大之城市廣場，因為民主運動的揚升與墮落，已經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曾經，它因為帶動整個大陸的民主運動而贏得舉世的喝采；現在，則成為歷史悲劇的墓碑。

天安門廣場上共有八十萬塊一尺見方的水泥方磚，如果每一塊方磚上站一個人，天安門廣場上就有八十萬人。八十萬人聚集在一起，必當壯觀。這次學運，天安門廣場也曾經壯觀過。有整整二十一天，廣場脫離了中共當局的控制，呼籲民主自由的學生及聲援群眾聚滿了廣場；然而就在中共宣佈戒嚴之後，學運也開始走下坡，直到六月四日在血腥中悲壯的結束。

一九八九五月十三日，北京的和平學運急轉直下，開始進入一個激烈抗爭的階段，同學們選擇了自傷的方式，向一個月來對他們的行動冷眼以對的政權，提出悲壯的控訴。



聯合報記者 王震邦



聯合報記者 馮立暉



聯合報記者 馮立暉

只能喝、不能吃：學生開始不進食，只能喝水，誓言不達到民主、自由的目的，絕不罷休。

最後的午餐：老師們為絕食同學壯行色。
(右頁)

讓全世界知道：絕食學生宣讀絕食宣言，接受外國記者訪問。
(右頁)

要求中共的高層領導直接對話，且要實況轉播。

學生對於這次絕食行動個個具有使命感。許多學生說，他們正在寫歷史。

絕食的第二天，風潮繼續擴大。由於俄共總書記戈巴契夫即將於十五日赴北京訪問，中共當局亟欲和平勸導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但是學生堅持不撤，廣場上的學生及群眾愈多。有數十名學生不支暈倒，其餘絕食學生繼續進行各種訴求。有些標語感性的寫著：「媽媽我很餓，但是我吃不下！」學生們不時唱著台灣女歌星蘇芮的流行歌「沈默的母親」、抗日歌曲「松花江畔」，也唱「少年壯士不言愁」及「國際歌」。

到了晚上，包括中共社會科學院前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其在內的十二名中共學者及知識分子來到廣場。他們費力的穿過人羣，然後向學生演講，希望能為中共當局及學生之間扮演折衝角色。但是當嚴家其、包遵信、蘇曉康等人向統戰部長閻明復及教委主任李鐵映反映學生要求及提出建議時，閻明復沮喪地說：「謝謝大家，

當晚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政法大學、北京師範學院、北京電影學院、人民大學、北京醫科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科技大學、北京理工大學、交通大學、氣象學院及音樂學院等校一千餘名學生，頭上綁著白布條的絕食，坐在卅八公尺高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北側；絕食者外圍，支援的學生圍成人牆保護絕食學生。北師大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帶頭宣誓，誓言為大陸民主運動絕食到底，不達目的，絕不終止。這句「不達目的，絕不終止」的誓言，在廣場中不斷迴盪著，許多學生激動地哭了。

此時，北京各校的紅色校旗鮮明的綴滿了廣場，學生並將校旗及一些標語升到紀念碑前的十支大旗杆上，不論什麼旗幟飄揚在空中，都引起熱烈的掌聲。

到了深夜，中共統戰部悄悄派車將發起絕食的北京市高等學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學生代表接到統戰部談判，學生們提出條件：一、要求平反人民日報四月廿六日的社論，給予學生運動「正確的評價」；二、



聯合報記者 馮立暈

媽媽我很餓，但是我不吃：以死的氣概，為生而戰。那是母親節，學生們唱著「沈默的母親」。

絕食已32小時：他們正在寫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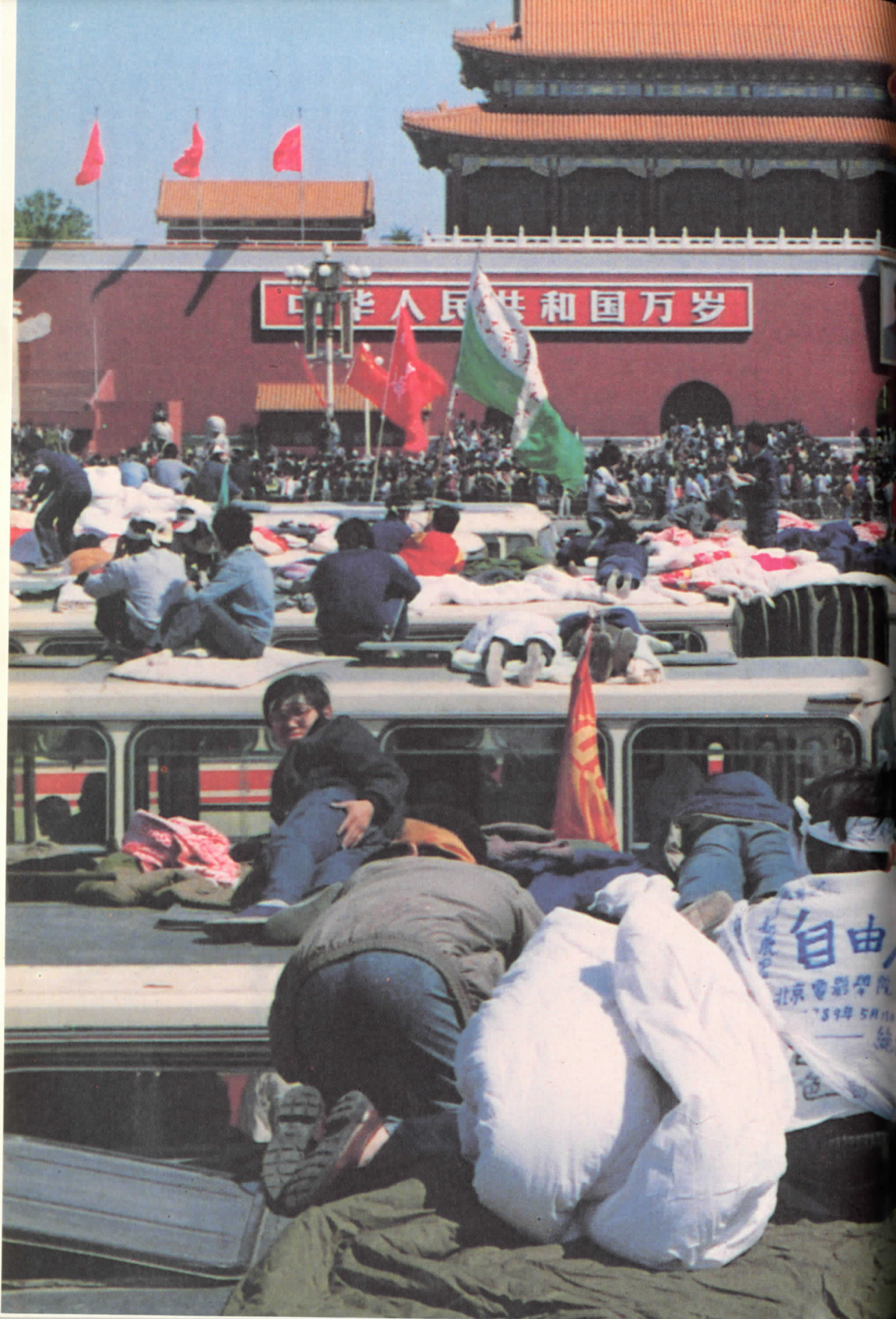
聯合報記者 馮立暈



人民的旗桿·絕食的旗幟：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旗桿掛滿學生的旗子。

聯合報記者 馮立暈

絕食寄語：
告訴媽媽我很餓，但是我不吃；
告訴世界我不吃，願作自由人。



現在我們已經無能為力了。」

十五日，絕食學生為了俄共總書記戈巴契夫來訪，顧及政府顏面，決議將絕食的位置移至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西側。中共當局曾經以戈巴契夫來訪為由，公開表示要「管制」天安門廣場；結果並未採取驅散行動。倒是學生為防止中共的動作，動員了更多學生聚集在廣場。由於學生的絕食示威，中共與蘇聯高峰會的禮儀章法大亂。戈巴契夫不得不從側門進入人民大會堂接受中共的歡迎；到位於中南海的「國務院」拜會中共高層領導，也必須「走後門」；至於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及參觀天安門內的故宮博物院等行程安排，都被迫取消。

在戈巴契夫訪問期間，學生又昇高他們的抗爭手段。由於絕食已經超過七十二小時，卻未得到中央合理答復，有學生聲稱將進一步採取「斷水」方式絕食；廣場秩序也因為群眾人數暴增而逐漸失控。十六日上午，中共領導人鄧小平與戈巴契夫展開兩小時的對談時，聞訊而至的群眾愈聚愈多。到了中午，守在大會堂西門的武

警被逼得往台階上移。一直堅決主張和平示威的學生不斷幫忙維持秩序，但是仍然不時有人喊衝。估計約有十五萬名群眾聚集在大會堂西門，直到次日凌晨才逐漸散掉。

絕食行動很快引起各界的支持及聲援。隨著體力不支學生的增加，北京各醫院先是派出救護車到廣場待命，後來一些志願醫護人員乾脆在廣場上搭起帳篷，常駐在廣場上。絕食初期，由於聲援學生極多，人力充沛；學生不但能夠以肩肩相連方式將群眾與絕食學生隔開，還能夠全天廿四小時隔出一條綿延一公里以上的車道，專供救護車運送學生到醫院急救。那時，天安門前的長安街交通已是半癱瘓狀態，連自行車通行都很困難，唯有救護車能夠以六十公里以上的時速，從天安門廣場中央飛馳而出，直奔醫院。絕食期間，共有兩千餘人次因為休克而被救護車送到醫院。

學生對這條車道有個專用稱呼——生命線。整天，都可以聽到哨聲嗶嗶，人群趁著空檔急速通過。在這個時刻，絕食學生是北京市民的生活重心。



聯合報記者 馮立暉



聯合報記者 程思迪

生命線：絕食第五天，廣場交通已癱瘓，唯有救護車能以六十公里的時速通過。

疲憊的救護人員：越來越多絕食學生送醫，護現人員也累倒了。



歡迎改革者：示威學生持戈巴契夫畫像，為其來訪致意。由於廣場聚滿了學生，使得中共與蘇聯高峰會的禮儀章法大亂。

聯合報記者 馮立暉



聯合報記者 程思迪



路透社

情緒的昇華：戒嚴第二天，兩名北大學生在廣場上翩然起舞，也有人吹笛自娛。是勝利將至？還是苦中作樂？

廣場是我們的禮堂，歷史為我們見證：學運領袖李祿和其女友趙明在廣場宣布結為夫妻，七月二十一日，他們雙雙在巴黎的記者會露面。



美聯社



聯合報記者 程思迪

絕食121小時：救護車張貼着布幕，車身的另一面貼的是「孩子們，爲了你們的健康，趕快結束……。」

狼藉：幾天之後天安門廣場已是滿地衣物、被褥。



聯合報記者 程思迪



聯合報記者 程思迪

我愛麵包更愛真理：層層的群眾圍著絕食示威的學生，各校的旗幟標語鮮明。

不支：部分學生開始以麵包充飢，往後，麵包成了廣場上主要補給。

他們基於同情及愛護，對於學生幾乎是有求必應。

學生絕食沒多久，各校教師也開始動員；有的遊行，有的跟著絕食。「向學生學習！」的口號，在廣場中此起彼落，幾乎都是教師喊的。

廣場學生人數增加之後，出現許多問題，例如食物供應。

在學生絕食期間，固然絕食者不需要食物，但是其他聲援學生就必須張羅食物了。除了各校的伙房將食物送到廣場之外，更有大批食物是熱心的市民贈送的。食物的內容相當簡單，如麵包或饅頭，學生們就著榨菜就可以解決一餐。而絕食者雖然不吃，但是他們喝些流質的東西以維持體力。起初，學生規定只喝清水，幾天之後，舉凡果汁、糖水、點滴甚至冰棍均在可食之列。雖說如此，絕食者的體力仍然無法支持，不斷有人被送到醫院急救，有兩名學生甚至因此成為植物人。

到了學運後期，市民支持的熱度降低，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也逐漸減少，學生開始購買食物支應，直到撤出廣場為止。排泄問題，也值得一提。

學生們最初是利用附近的公廁，隨著廣場人數的增加，北京市政府在中共高層對學運的態度未明朗之際，也曾對這個問題有所協助。公家機關在廣場西側的歷史博物館前，以帆布搭蓋了兩間足夠一兩百人同時如廁的臨時廁所分供男女使用。

由於廁所十分簡陋，加上使用者太多，男廁所中溢出的尿液，幾天之內就使得一株十公尺高的柳樹枯萎。

十六日下午六點，親赴紫陽的中共統戰部長閻明復來到廣場，對絕食學生講話。他的出現，為廣場學運掀起一次高潮。已經兩度進醫院的吾爾開希，一看到閻明復出現在絕食團廣播站，又昏倒了。閻明復懇切的勸學生停止絕食，並且表示將照學生的意見安排對話，他也肯定學生運動為愛國運動。閻明復離去之後，吊著點滴，插著鼻管的吾爾開希掙扎著起來要學生考慮閻的話，他「保證閻明復是絕對真誠的共產黨員」。講完話之後，吾爾開希又昏倒而被送到醫院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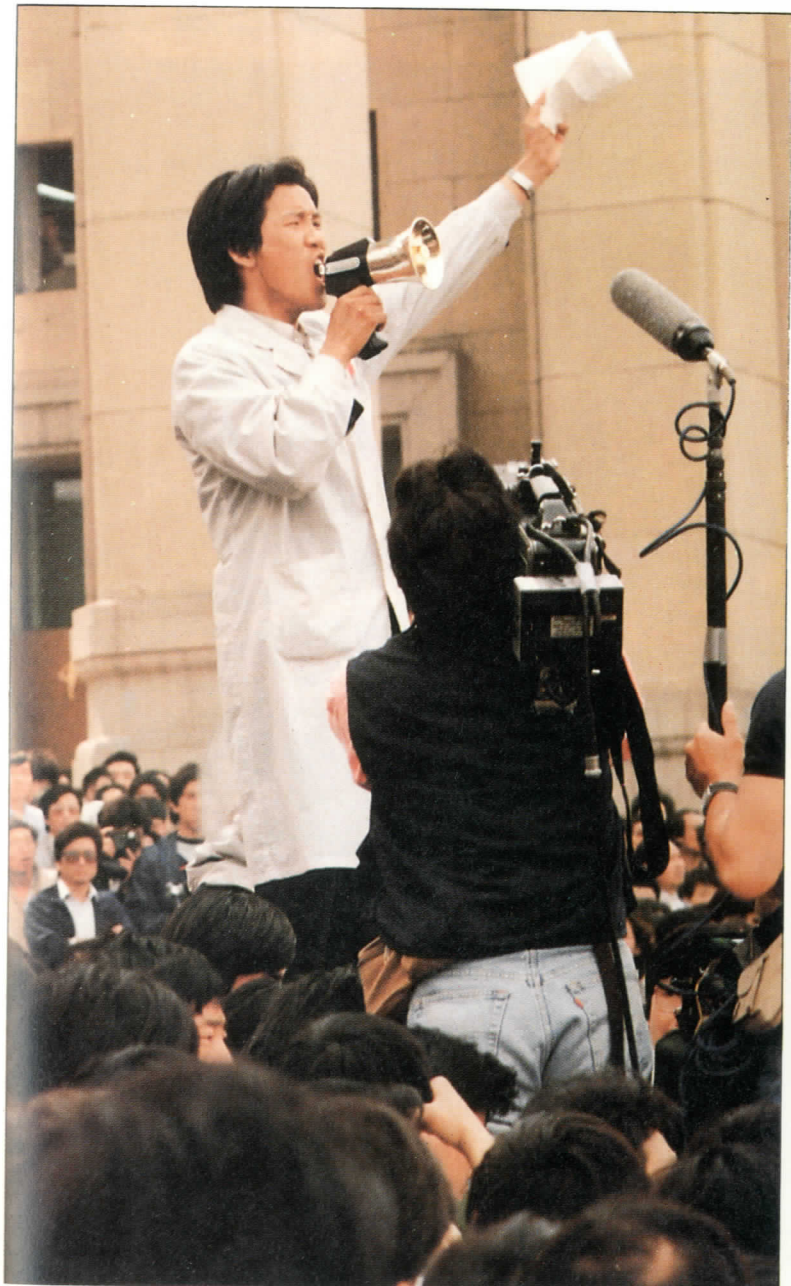
這是結束天安門廣場絕食示威的第一次時機。事後有人評述，這時如果學生停止絕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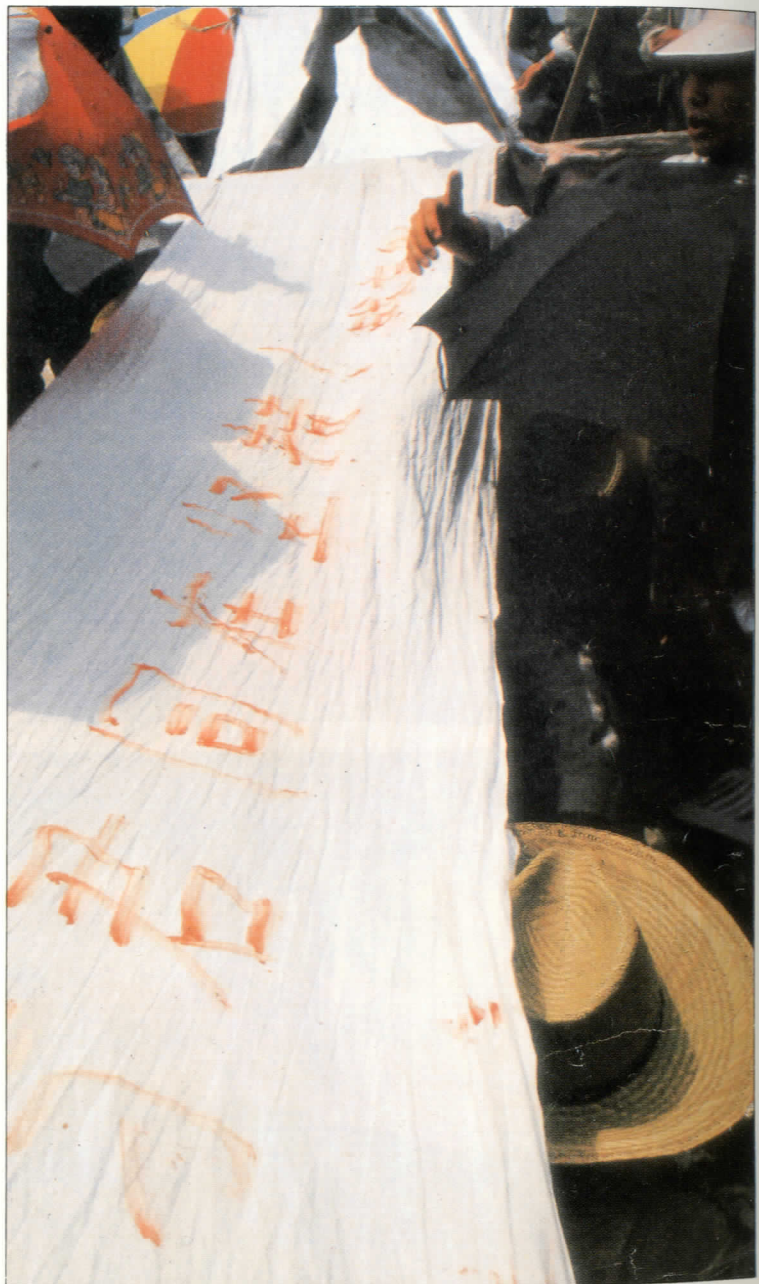
聯合報記者 王震邦

我不忍學生……：一位醫護人員敘述學生病情，悲戚之情無法自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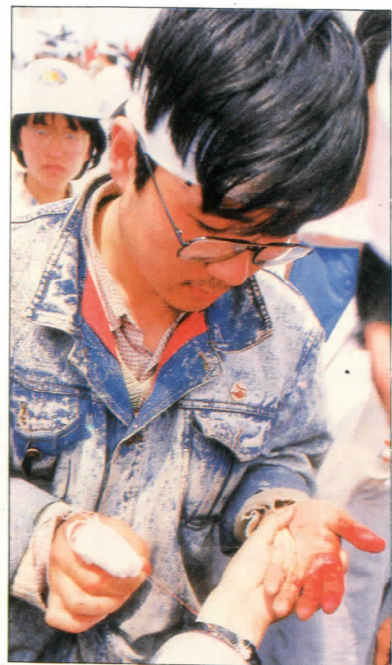
又有學生緊急送醫了：急救人員每宣布一個新的狀況，市民心情就為之一沉。



聯合報記者 王震邦



MATCH



MATCH

與君同在堅持：不斷有市民到廣場探視絕食學生，以寫血書為他們鼓舞。

血諫：學生刺破兩手寫血書。一隻手寫了，包紮好，再刺破另一隻。



聯合報記者 程思迪



聯合報記者 程思迪

香港物資：從香港捐來的帳篷，使絕食的廣場面目一新。

窮光蛋的話：我把米飯留給了最飢餓的人！

絕食即景：像一艘危顛顛的帆船，在共和國的波濤裡浮沈。

國賊不除，我們不走：全國各地的學生，湧到天安門廣場，聲援絕食示威行動。



聯合報記者 程思迪



聯合報記者 馮立崑

並撤出廣場，不但中共高層的改革派能大獲勝利，而且學生力量也能得以保存，成為監督中共當局走向民主的極大民間勢力。但是，當時學生們未能考慮及此。吾爾開希送醫沒多久，天津南開大學就透過廣播站指責他的言論。接著，晚間全體絕食學生投票，以壓倒性的票數決定繼續絕食，不撤離天安門廣場。這個時候，絕食學生已增為三千餘人。

學生盤據天安門廣場期間，遊行是天天有的活動。起初，是學生自己的遊行。十六日起，遊行人數增加為幾十萬人；十七日，號稱有一百萬人的大遊行在天安門一帶展開。參加者各行各業都有。不單知識界、工人，許多機關，包括國務院的一些基層職工都來了。此外，遊行隊伍中還可以看到警察甚至軍事機構員工所組成的隊伍。最特殊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審判員和副審判員所組成的遊行隊伍，他們高喊：「學生無罪！」

許多老百姓猜測當局可能會藉此做出極大的民主變革，所以也打破過去的種種忌諱，要遊行就遊行，要抗議就抗議，



法新社



馬佛瑞

申聯：上海高校學生加入北高聯抗議行列。

我是教授：老師加入聲援的行列，有高舉旗幟的，也有個別行動的。



馬佛瑞



馬佛瑞



馬佛瑞



聯合報記者 汪士淳



法新社



馬佛瑞



法新社

我們都來了：教授、律師、記者、工人紛紛張起旗幟，聲援同學，後來，人民警察、公務員也都加入了行列。

要掛標語就掛得高高的——內容也是百無禁忌。

大陸的新聞界更是難得，他們在學生絕食期間享受了短幾天的新聞自由。除了在媒體上露骨的支持學運外，在幾天大遊行中，中央電視台、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幾個中共主要傳聲筒，成為大陸新聞界聲援學運的主導。有些記者或編輯到學生中間向學生作懺悔式的表白，為他們過去對學運的扭曲報導表示後悔；有些人則在報社內部鬧革命——要求和媒體負責人對話，並提出尖銳的要求。最明顯的就是人民日報，一些編採人員要求該社社長立即否認「四二六」社論的言論，並且道歉。

而中央電視台的一些導播和工作人員也顯示難能可貴的勇氣。他們除了不斷參加遊行外，即使在中共宣佈戒嚴後，中央電視台人員還公開帶著觀眾的捐款到天安門廣場交給學生。至於一名著名女主播於學運期間在電視上公開表示鄧小平應該下台，更不在話下。

由於各界不斷以人道立場呼籲中共領導迅速出面和學生對話，屬於保守派的中共國務院總理李鵬迫不得已，十八日終於在人民大會堂和幾名學生領袖如吾爾開希、王丹等人見了面。見面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中央電視台均在現場轉播，而所有北京的報社也都在現場採訪。當時李鵬說，政府從來沒有說學生運動是動亂，他也肯定學生的動機是愛國的；他呼籲學生代表勸導其他學生停止絕食。但是吾爾開希面對李鵬時說話並不客氣，甚至當面打斷了他的話。李鵬顯然被激怒了。

與李鵬對話，是學運保存實力的最後一次機會。但是學生並不知道政局已有變化，加上不服李鵬的高姿態，終至使得對話破裂。當天，支持學運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已經失勢。隔天，也就是十九日晚上，李鵬公開痛責學運為動亂，並且宣佈北京市局戒嚴。學運的命運至此急轉而下，所有「跟著感覺走」的，統統倒楣。

十九日凌晨，趙紫陽及李鵬分別到廣場來探視絕食學生。先前，北京市曾經下雨，北京市紅十字會一下子幫學生調來了八十餘輛公車做為學生避雨處所；趙、李兩人分別到了北



聯合報記者 程思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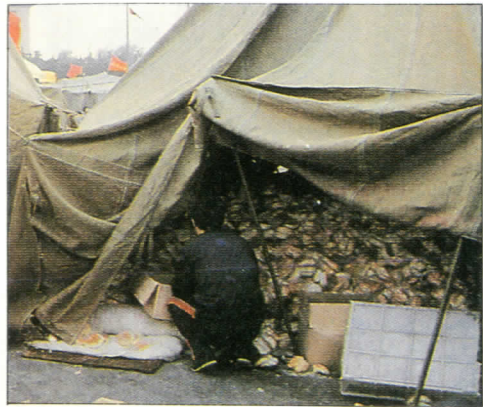
補給到了！學生準備長期抗爭，食物整車送到廣場。

用餐時間到了！學生憑單領取食物，各校各團體皆有「糧票」。

聯合報記者 程思迪



聯合報記者 馮立暉



飢、渴：開始的時候，只能喝水，越來越多的學生不支送醫，才漸漸開始了冰棒、汽水、糖和麵包……。

儲糧：帳篷中堆放著許多麵包，學生充飢的食物極為簡單。



法新社



法新社

危機：絕食超過10天，現場衛生條件相當差，衛生人員在廣場消毒

絕食一週之後：天安門廣場已是一片零亂。

師大絕食學生所使用的兩輛公車和學生見面。趙紫陽的語氣懇切，幾乎掉淚；李鵬則敷衍了事。當天，是趙最後一次露面，學生深受感動，而在晚上宣佈停止絕食改為靜坐，但為時已晚。隔了沒多久，李鵬和楊尚昆指斥學運是動亂，使得北京市已淪為無政府狀態，並且宣佈戒嚴的講話，即於廿日凌晨零時起在天安門廣場播出，使得學生們措手不及。經過緊急討論之後，宣佈繼續絕食；但是沒有多久，再宣佈改為接力絕食。

在當局宣佈戒嚴之後沒多久，就有戒嚴部隊已經抵達北京市郊的消息傳回廣場；但是接著就有一軍車的工人以勝利姿態回到廣場，大聲喊著：「軍車截住了！軍車截住了！」群眾一問原由，才知道有數以百計的軍車在馳往北京市的途中，被聞訊趕到的群眾攔截圍困，立即爆發出歡呼。光是在北京市西側，距天安門廣場約五公里的公主墳一帶，就有一百餘輛軍車被攔。為了預防戒嚴部隊闖入廣場施行驅散行動，大批市民又湧入廣場；但整個晚上，除了不斷傳來攔下部隊

的「捷報」之外，並無其他消息。

這天晚上，天安門廣場就在又緊張又興奮的氣氛之下，一直到天明。

天亮之後，廣場上的情勢依舊緊張。軍方派出塗裝迷彩的陸運武裝直升機隊在廣場上空盤旋，且不時低飛示威。廣場上的學生與群眾憤怒地喊叫，並高舉拳頭。從這天起，軍隊的動向成為廣場中最關心的話題；至於學生原先訴求的絕食及對話，反倒少人提起了。

從北京西郊開來的大批的部隊，包括一支重裝甲部隊在內，全部被群眾擋在公主墳及豐台地區一帶，而且一擋就被擋了兩、三天無法動彈。有部份部隊被擋現場發生流血事件，但是學生們表示那是武裝警察動的手，而不是解放軍。學生企圖拉攏部隊。

在這段時間，大群工人自動輪番到西郊「看守」部隊，而廣場上的學生也多了一項「工作」——組織「演講隊」，對解放軍實施「再教育」。「再教育」的內容很簡單，廿日當天只是唸一張「告解放軍官兵書」，幾乎是強迫士兵們聽



路透社

5月22日
嚴重警告：直升機在天安門廣場上空散發傳單，要求學生儘速離開廣場。

不為所動：學生笑望著，抓起飄下的傳單。



路透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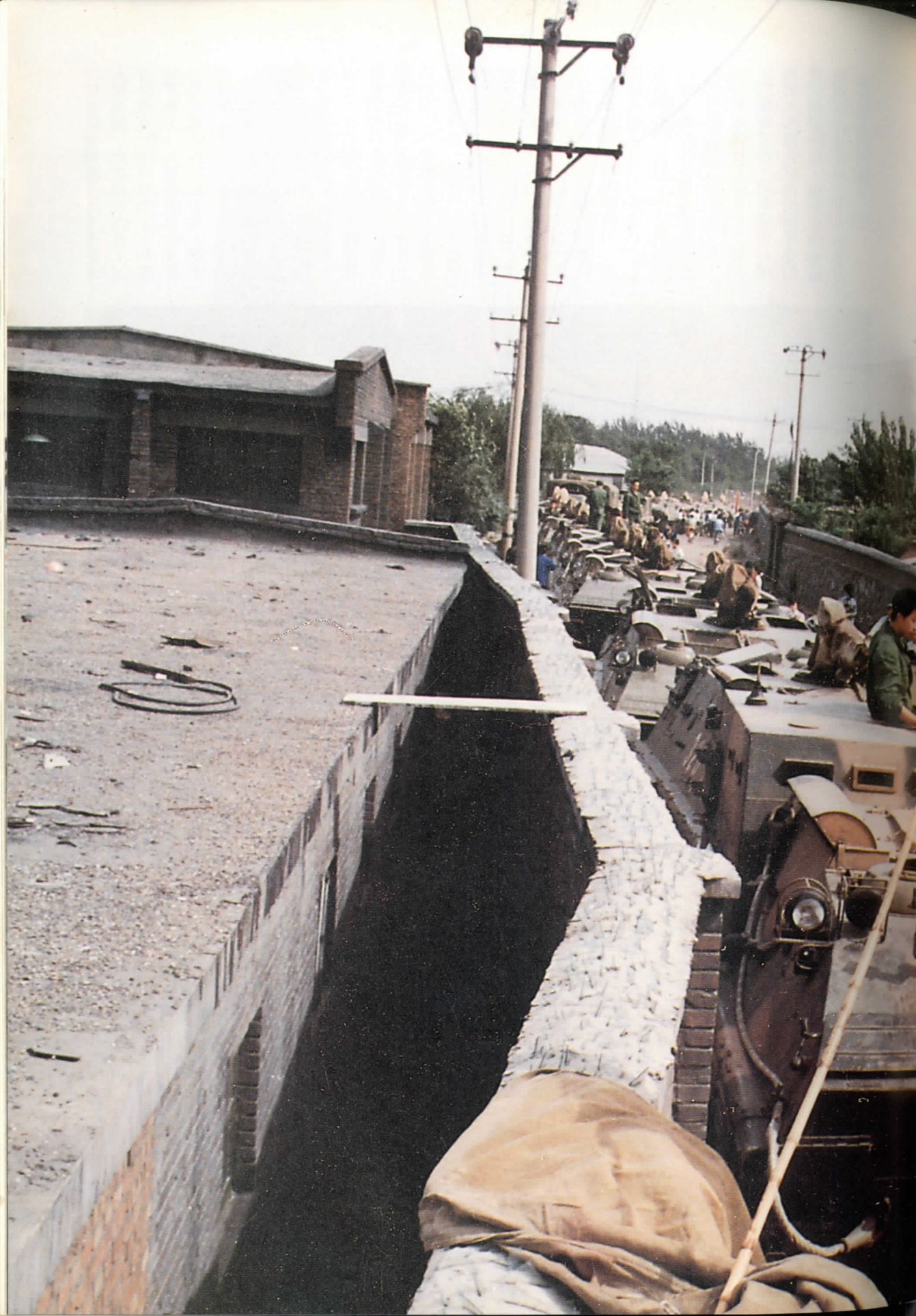


法新社

5月21日
軍車截住了！戒嚴之後，軍車挺進，群眾聞訊趕往攔截，每有「斬獲」，便爆起歡呼。

5月22日
慰問子弟兵：巷道裏也排滿了裝甲車，人民掛上標語，向軍隊「示好」，裝甲車上，也塗上了「自由民主」。

聯合報記者 汪士淳（後頁）



「解放軍要愛護人民，不要與人民為敵」的教條式內容；以後就改成以女同學為主，和解放軍聊天，將學運的目的及學生的愛國情操告訴士兵，以爭取認同。

雖然戒嚴令嚇退了不少機關團體的支持，但是阻止部隊的「勝利」又鼓舞了不少人，以為戒嚴令也不過是個紙老虎。因此，廿三日一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中國科學院出面號召的首都知識分子聯合會大遊行，又在天安門廣場展開，規模幾乎和戒嚴前一樣浩大，估計也有百萬人。遊行中，因為戒嚴令而起的「打倒李鵬」及「鄧小平下台」，成為主要口號。

戒嚴令發出三天之後，西郊被圍部隊暫時後撤。但實際上外弛內張，有不少部隊已經悄悄入城，並且從地下通道秘密進駐人民大會堂或天安門內。同時，由於學生擔心部隊於夜間利用群眾減少時機突然入城，已經連續好幾天動員市民到天安門廣場守夜，結果搞得兵疲馬困。不單北京市民對學運的熱情顯著降低，連學生領袖吾尔開希也在疲憊之下，犯了一個指揮上的大錯。



法新社

戒嚴後的北京之夜：長安大街擠滿了關心學生安危的人群。

告政客們：廣場上不斷傳出「狼來了」的風聲，絕食者也提出「警告」
聯合報記者 馮立暉（左頁）





聯合報記者 汪士淳



聯合報記者 王震邦



5月16日

袁：吾爾開希在身心俱疲的情形下，透過廣場麥克風要求學生撤離。

政府在那裡：聽不到回應，絕食陷入無限期抗爭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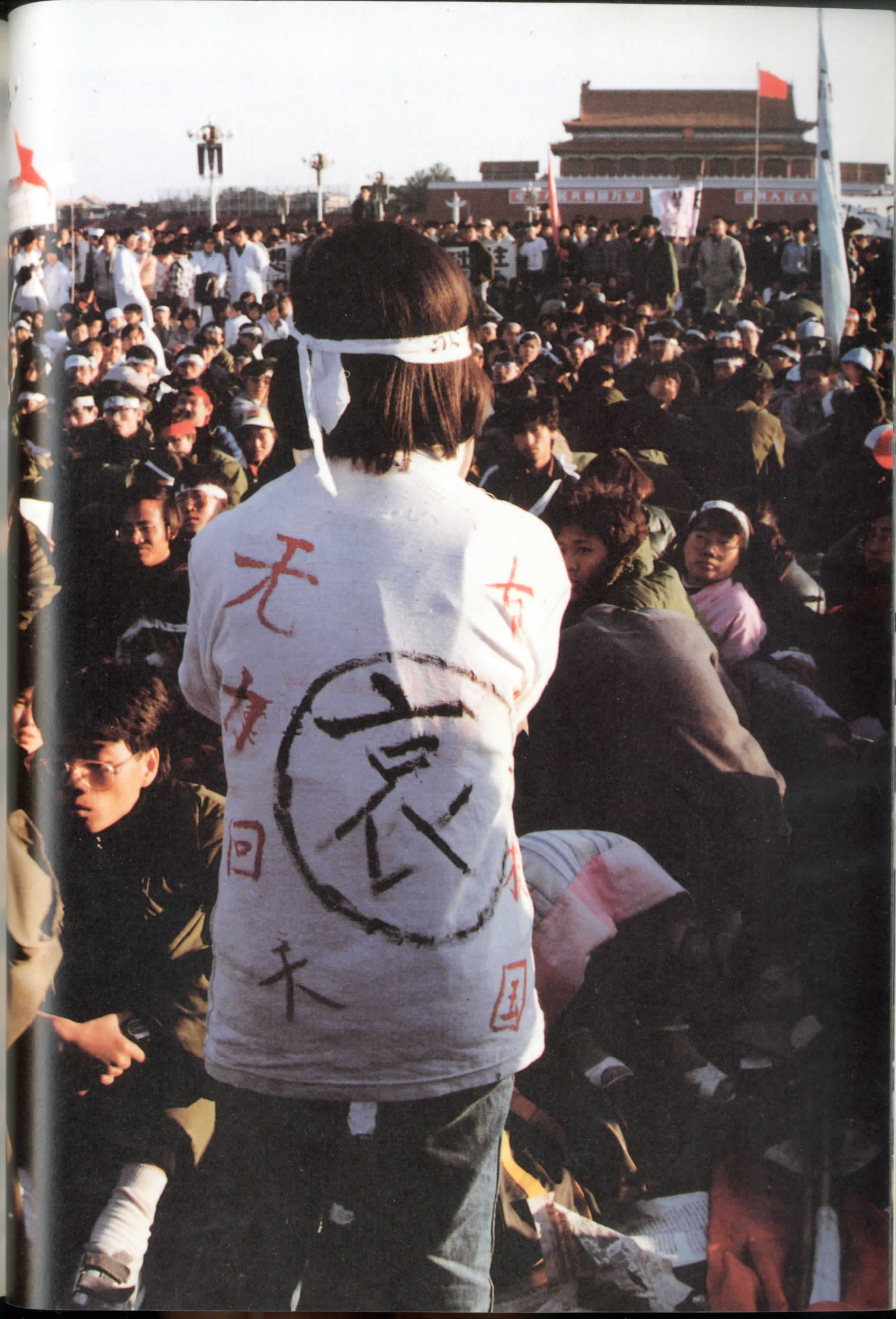
袁：民眾團團圍著，保護著顯著虛弱的絕食同學

聯合報記者 程思迪(右頁)

廿一日凌晨，吾爾開希在精神瀕臨崩潰之下，以為戒嚴部隊即將血洗廣場，中共當局甚至已經將醫院預備好，而在未和「北高聯」其他學生領袖商議之下，即透過廣播，要求所有學生立即撤出天安門廣場。這項廣播十分鐘之後就被「北高聯」否認，吾爾開希則被其他「北高聯」常委罷免之後，被送回學校休養。

此時，學運指揮系統上的紊亂已經逐漸顯現。

學生赴天安門廣場絕食之初，整個學運是由簡稱「北高聯」的北京市高校學生聯合會領導；這個時候，由於廣場內的學生均為北京市內的大學學生，素質可謂整齊，而且也較聽「北高聯」的統一號令。即使如此，「北高聯」的常委之間要產生最符合學生利益的決定，就已經不容易了。到了學生絕食發展了幾天之後，外地學生開始「進京」聲援，使得廣場學生人數暴增。從正面來看，廣場人數增加，固然強化了對學運目標的訴求；負面的影響，就是分散了「北高聯」領導的權威性，而使得學運領導更加困難。外地學校到廣場



新聞週刊

我非常悲哀：瘦弱的柴玲昏厥被醫護人員擡走。

無力回天：緊要關頭，柴玲拿著擴音器鼓舞同學。

聯合報記者 王震邦(右頁)



5月19日
 「對話」：鄧小平的小女兒鄧榕，在五月十九日中午過後出現在天安門廣場，她找到了幾位學生領袖要求他們帶學生撤退，並透露軍事鎮壓即將不免。此事有人信，有人不信，學生們是誰也不退。
 綽號鄧毛毛的鄧榕，穿著入時的大紅衣服，就在離開廣場時被群眾發現並團團圍住，在部同學生的勸說下，群眾始放她脫困，望著她走向人民大會堂北門。稍後，在群眾叫嚷下，鄧榕再次出來，不過身後已有兩列解放軍坐在台階上保護(見圖)。
 鄧小平是後來六四血案的劊子手，稍早先有鄧樸方介入，再有鄧榕出面勸退，鄧家兩代各有不同想法，還是同台演戲各有不同唱本？

同一個小平：幾年前「小平你好」的口號，今天變成「小平你好狠」。

誰眼裡有人民？領導班子？還是解放軍？是誰讓我們在這裡無望地等候？

串聯之後，外地學生就自行成立了「外高聯」。有權力慾的學生開始抓權。「外高聯」不單不服「北高聯」的指揮，即使其組織內部也門得分崩離析。自稱「外高聯」總指揮或臨時總指揮的學生，曾在一天之內出現四個。

廣場上的領導逐漸分裂並且失效之際，又加上吾爾開希引起的爭議，廿三日一個經過八十餘校投票，以稍過半數通過而名為廣場臨時統一指揮部的組織，宣佈取代「北高聯」來指揮學生運動。這個新組織選出的總指揮，就是北京師範大學的女研究生柴玲。以後，雖然她經過許多驚濤駭浪，但是仍然領導廣場學運直到六月四日戒嚴部隊「清場」為止。

廣場臨時統一指揮部的指揮權也受到挑戰，使得「統指部」不得不時時透過廣播強調唯有該組織才能代表廣場學生及擁有對外發言權。扯「統指部」後腿的，主要是組織紊亂的「外高聯」。此外，天安門廣場上尚有學生絕食團總指揮部、各校籌委會以及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籌委會等組織，在影響了指揮的效率。



美聯社

5月2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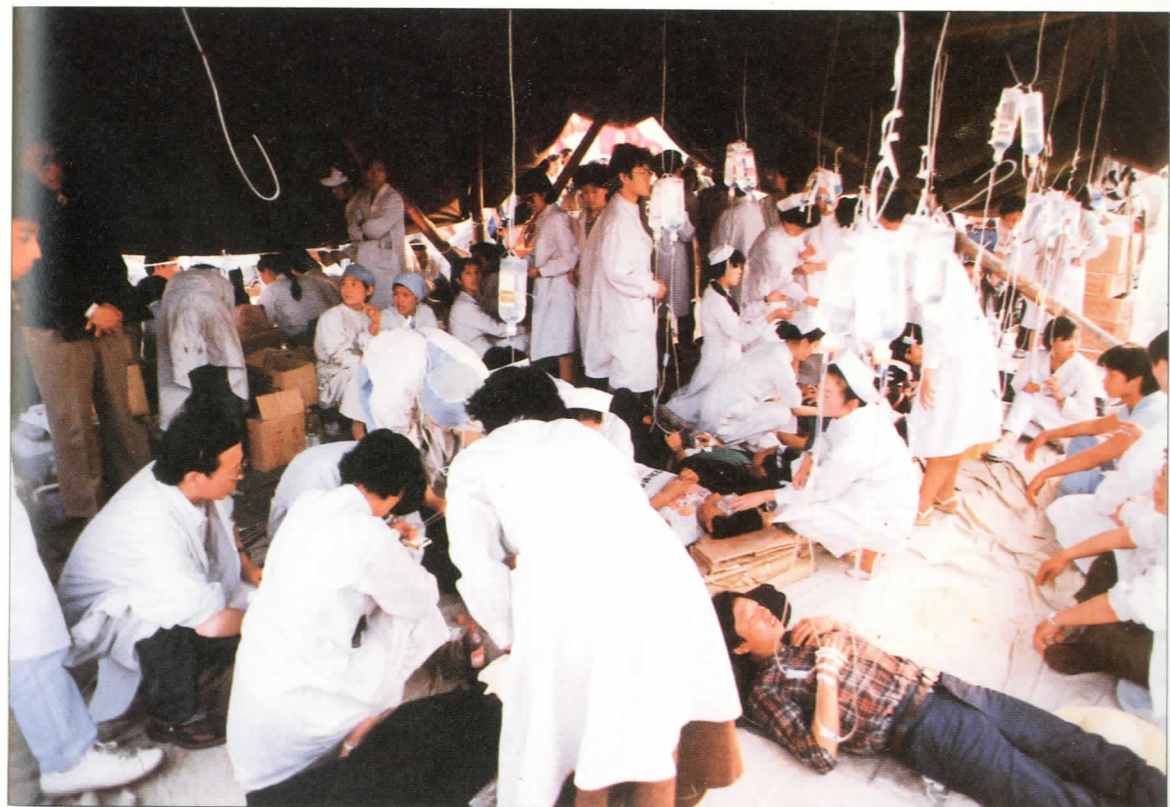
低潮：外地來北京參加民運的學生，陸續搭車返鄉，到黃昏時已有數千人離去。（上圖）

最後的希望：送進救護站的學生衰弱地做出勝利的手勢。（右頁）

救護站：一瓶瓶的點滴補不了他們對政府的絕望。（右頁）



法新社



聯合報記者 馮立業

廿四日，廣場臨時統一指揮部更名為廣場統一指揮部，仍由柴玲擔任總指揮。柴玲並於上午領導舉行誓師大會，誓死保衛天安門廣場與首都，對抗任何軍管及「清場」行動。傍晚，一個新組織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又出現了，這個由各界人士組成的組織，扮演著「統指部」智囊團的角色，在中共戒嚴部隊於六月四日大開殺戒之前，首都各界聯席會議曾經提出聲勢很大的光榮撤出天安門廣場建議，可惜未被接受，終不能免於流血的命運。

絕食行動獲得大陸各地的支持之後，大筆捐款也源源湧到廣場，廣場內的播音設備及印刷設備因此都獲得改善。但捐款也成為品德上的考驗。一位「北高聯」的常委說，他處理過人民大學兩名管理財務的男女學生挪用捐款購買金耳環及金戒指的舞弊事件。柴玲被推舉為總指揮之後，曾經為她不能控制廣場的捐款而抱怨，後來她的丈夫封從德擔任副總指揮，總管廣場財政。北京農工大學的一名學生領袖因而不服，在學運最後幾天演出「綁架」柴玲夫婦事件；「綁架」



「定罪」之日：趙紫陽赴醫院探望絕食學生並為她簽名。

不是對話：李鵬探視學生，面無表情。

新聞週刊

的目的，主要就是為了查帳。至於傳出廣場統一指揮部的秘書長趙世民，曾在郵電局領出鉅額捐款時，私自扣下了一萬一千元人民幣，結果被他的祕書舉發。到後來，帶來大筆捐款的香港聲援學生，成為廣場財務的「銀行」而代管了捐款。戒嚴四、五天之後，雖然中共高層內鬥正熾，廣場上的氣氛卻緩和下來。中共戒嚴部隊進城受阻後，似乎改弦易轍，除了加強宣導戒嚴部隊進城只是為了維持北京市的秩序而不是為了對付學生之外，並且不斷引述醫師的話表示，天安門廣場因為過於騷亂，可能會有瘟疫發生。此外，為了減少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人數，中共當局一方面宣佈免費讓廣場學生搭車返校，另一方面則嚴格限制外地學生搭車赴京。種種措施顯然已經收效，廣場上的學生愈來愈少。到最後，糾察隊都派不出來，任何人都可以任意進出廣場；學生能夠管制的，只剩下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而已。



聯合報記者 程思迪

考驗：同學們為正義募捐，卻傳出了財務不清的問題。

疲憊不堪，市民們的熱情也明顯降低，所以北京高校的學生普遍傾向撤出廣場，重整組織，再打持久戰。然而外省赴京學生又是另一種看法。一位來自內蒙古的學生領袖說，目前大陸各地的學運方興未艾，許多學生到北京來，就是為了要「學習」；如果天安門廣場的「大旗」一倒，則其他各地的學運也會跟著夭折，因此他認為廣場學運應該堅持下去。

廿七日，首都各界聯席會議邀請世界各地的傳播媒體到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公開宣佈，他們建議靜坐示威的學生，於本月卅日也就是戒嚴的第十天，舉行全市勝利大遊行之後光榮撤出天安門廣場。這場記者會是由廣場總指揮柴玲、學生領袖王丹、吾爾開希以及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的成員共同主持和發言。幾個人中記者會中意興風發，並且宣讀一篇措詞謹慎，又顧及學運學生面子的聲明，使得所有在場記者都以為學生「肯定」在卅日會撤出天安門廣場，對於學運與戒嚴令之間的僵局來說，未始不是一件好事。

沒想到，只在一夜之後，



聯合報記者 程思迪

美好的結束…：學生領袖宣布肯定在五月三十日撤離廣場。

小平回家：四川宜賓師專教師的鑿援隊伍，來接小平回去養老。

馬佛瑞(右頁)





路透社

第二天上午學生廣播站就宣布「建議已被否決」。這是學運避免流血的最後一次機會，卻再度失之交臂。許多學生，特別是外省學校學生，此時已不接受任何撤出廣場的建議。

廿八日，學生宣稱六月廿日人大常會召開以前絕不離開天安門廣場。當天，為了響應全球華人大遊行，天安門廣場附近還有一場規模不大的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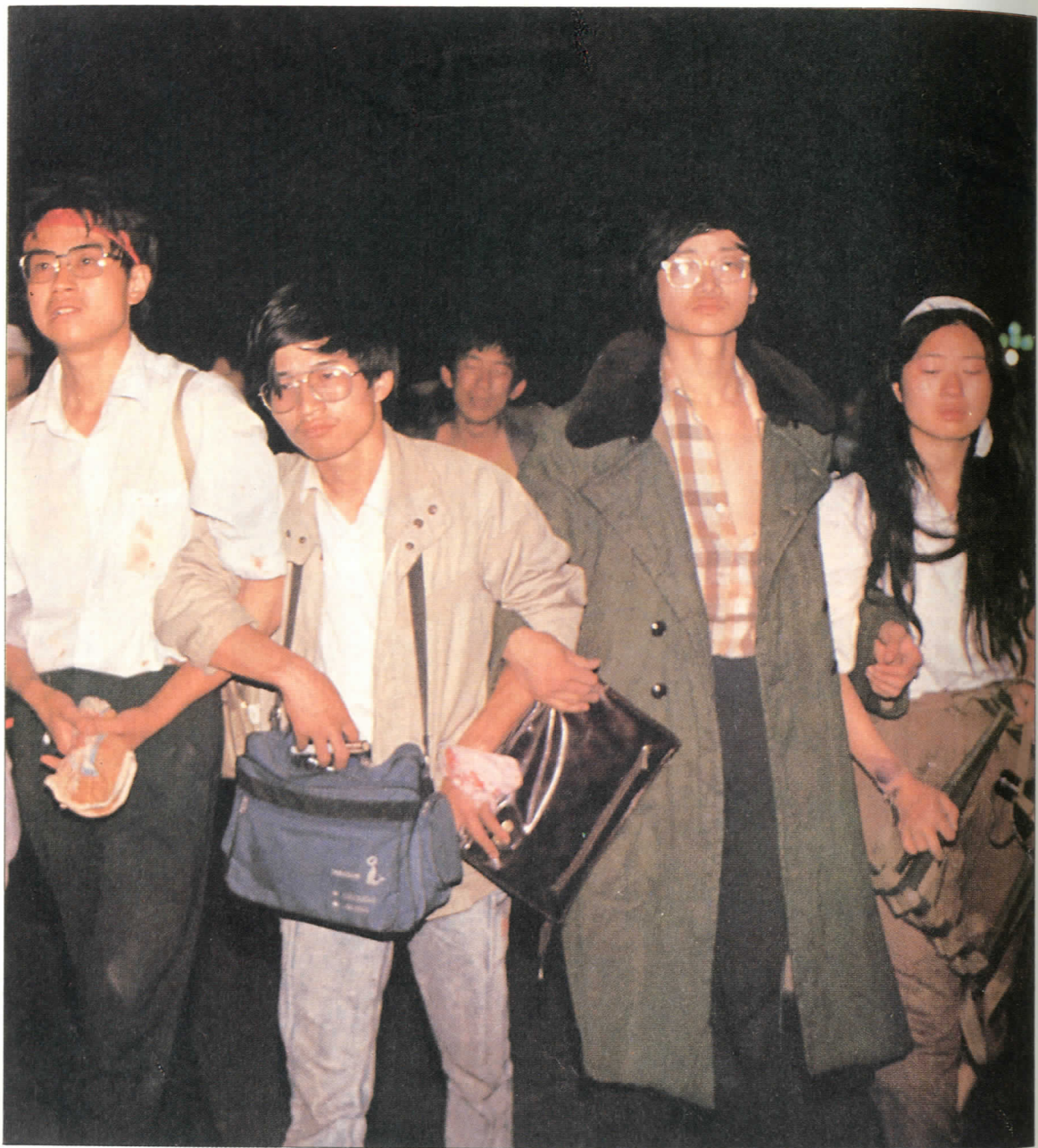
參加者全是學生，只有幾萬人。柴玲心灰意冷，宣布她要辭職；王丹則憤而離開廣場。

這是廣場學運最低潮的時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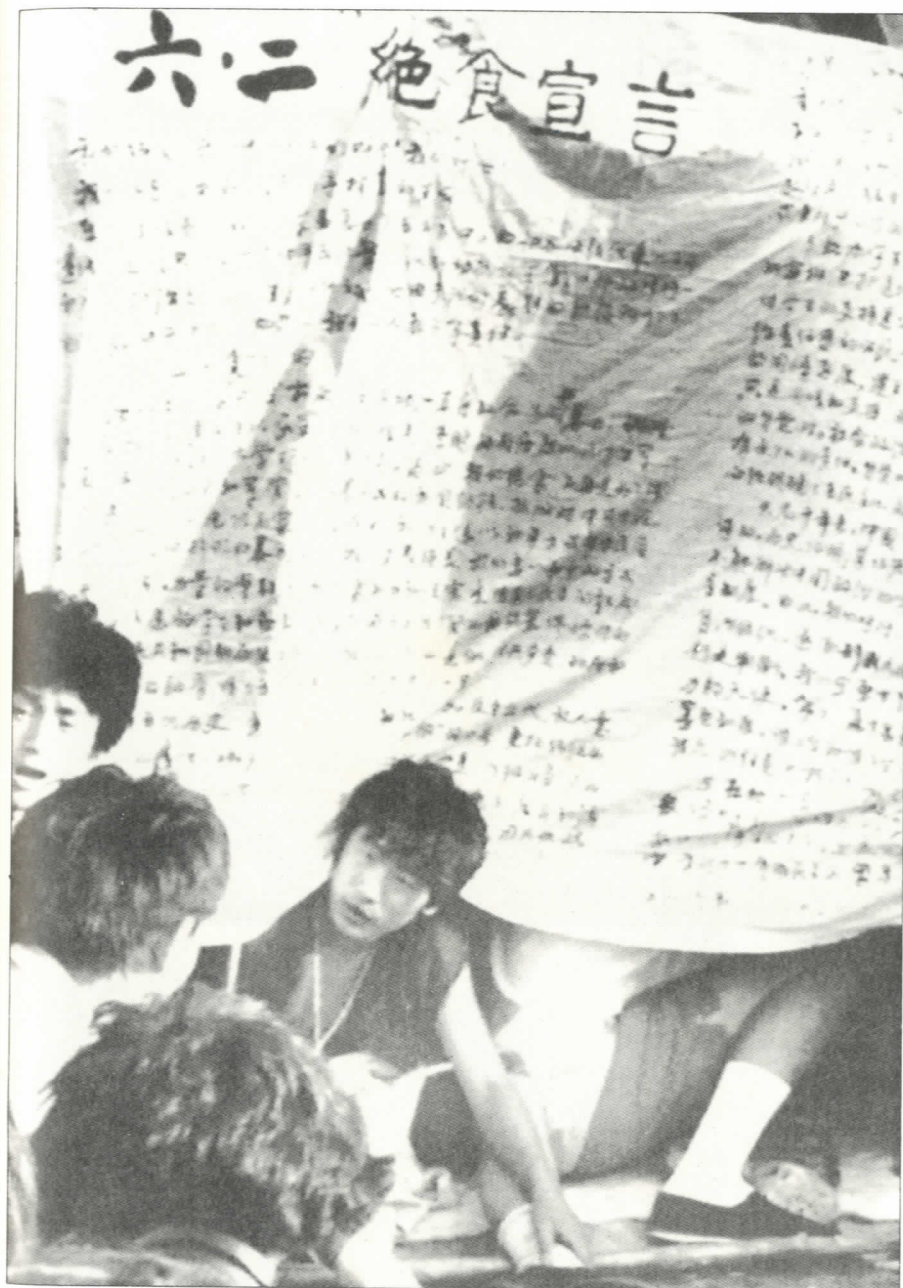
次日，「民主之神」石膏像樹立在天安門廣場，再度將人潮聚集在廣場上，也重新帶出學運的生氣。同時也愈發激怒中共當局。六月二日，台灣赴大陸的歌手侯德健偕同大陸知名知識分子劉曉波、周舵及高新四人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發動絕食，支援學生；學運看似恢復生機之時，其實戒嚴部隊已於當夜徒手進城，並朝天安門廣場前進。這些部隊被四面八方湧出的民眾擋回；市民之間洋溢著一種「勝利」的感覺。三日深夜，帶槍的部隊猛虎出柙，一路以衝鋒槍及坦克、裝甲車向手無寸鐵的人民及學生發動攻擊。四日凌晨，學生在槍彈的驅迫下，揮淚離開了他們占領廿一天的民主聖地天安門廣場。在民主聖地四周，鮮血灑滿了大地。

國際歌，學生從絕食起足唱滿二十一天。在最後一刻，學生們悲憤地唱著它離場。

(汪士淳)



大塚敦子



路透社

「驪歌」：學生唱著國際歌，流著淚，在槍聲中撤離了天安門廣場。（左頁）

6月2日
我們不是尋找死亡：侯德健、劉曉波、周舵、高新四人加入聲援學生絕食。

6月2日
我們尋找真的生命：劉曉波等四人絕食團發表六二絕食宣言。



聯合報記者 程思迪



美聯社

5月23日
狂風驟雨：「同學們，千萬不要慌！老天爺在考驗著我們，老天爺在考驗著我們，我們一定要挺住，讓他們瞧瞧！」當天下午天安門廣場風雲變色，學生們初嚐大自然最嚴峻的考驗。

血洗、水洗：學生最後的據點「人民英雄紀念碑」，經過六四血腥鎮壓，正在做清洗的工作。

大陸各地風潮



東風吹，戰鼓播，現在誰也不怕誰。

從前有一個國家，
 他的統治者徹底壓制住人民，
 但是他們還認為
 人民是他們最危險的敵人。

坊間流行

魯迅

北京學生運動爆發後，民主浪潮迅速席捲大陸各地，北起長春、哈爾濱，南至廣州、海南，西迄蘭州、西安，東抵上海、杭州，各地大學生和民眾都有具體的行動響應。包括：

——前往北京實際投入學運洪流。上海、南京、西安、蘭州、天津等地大學生不約而同抵達北京，加入北京學生運動行列，一些外地來的大學生自發組成了「外地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與「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互壯聲勢。

——在當地發動大規模示威遊行。成都、廣州、武漢學生、民眾走上街頭，發動遊行示威活動。

——以絕食、罷課等方式聲援北京學運。上海、杭州等地學生以絕食方式表達他們內心強烈不滿，廣州、天津、廈門等地大學生發起「空校」運動，大多數學生拒絕回到學校上課。

此外，各地民眾和學生還發起募捐活動，將募款以最快方式送到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組織手上。

以下是大陸各地支持民主運動的主要事件：



成都波濤：二十萬人的遊行隊伍通過毛澤東像前的廣場。

馬佛瑞

四月十五日—五月四日

上海

●各大學發起悼念胡耀邦的遊行活動，至五月四日達到高潮；五月四日大學生在市政府門口靜坐，提出四點要求，包括恢復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的職務。

廣州

●約三千名廣州大學生走上街頭遊行，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聲援北京學生民主運動。

長沙

●學生遊行悼念胡耀邦及紀念「五四」，四月廿二日的遊行活動有暴徒趁機打劫。

西安

●暴徒混進學生追悼胡耀邦隊伍，圍攻陝西省政府大院，打砸搶燒。

杭州

●學生數次在市區街道遊行，沿途呼喊口號。

成都

●學生上街遊行示威，曾發生衝擊市政府事件。

重慶

●學生遊行街頭。

大連

●學生遊行紀念「五四」運動。

福州

●學生走上街頭舉行紀念「五四」運動遊行。

五月五日—六月三日

上海

●復旦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七名學生組成請願團，赴北京請願。

●學生、教師、記者、工人、市民約十萬人大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及世界經濟導報。

●欽本立、白樺、王若望等人參加百萬人大示威，高呼李鵬下台口號。曾有二百多名學生絕食。

●大學生集會，促「人大」常委會立即開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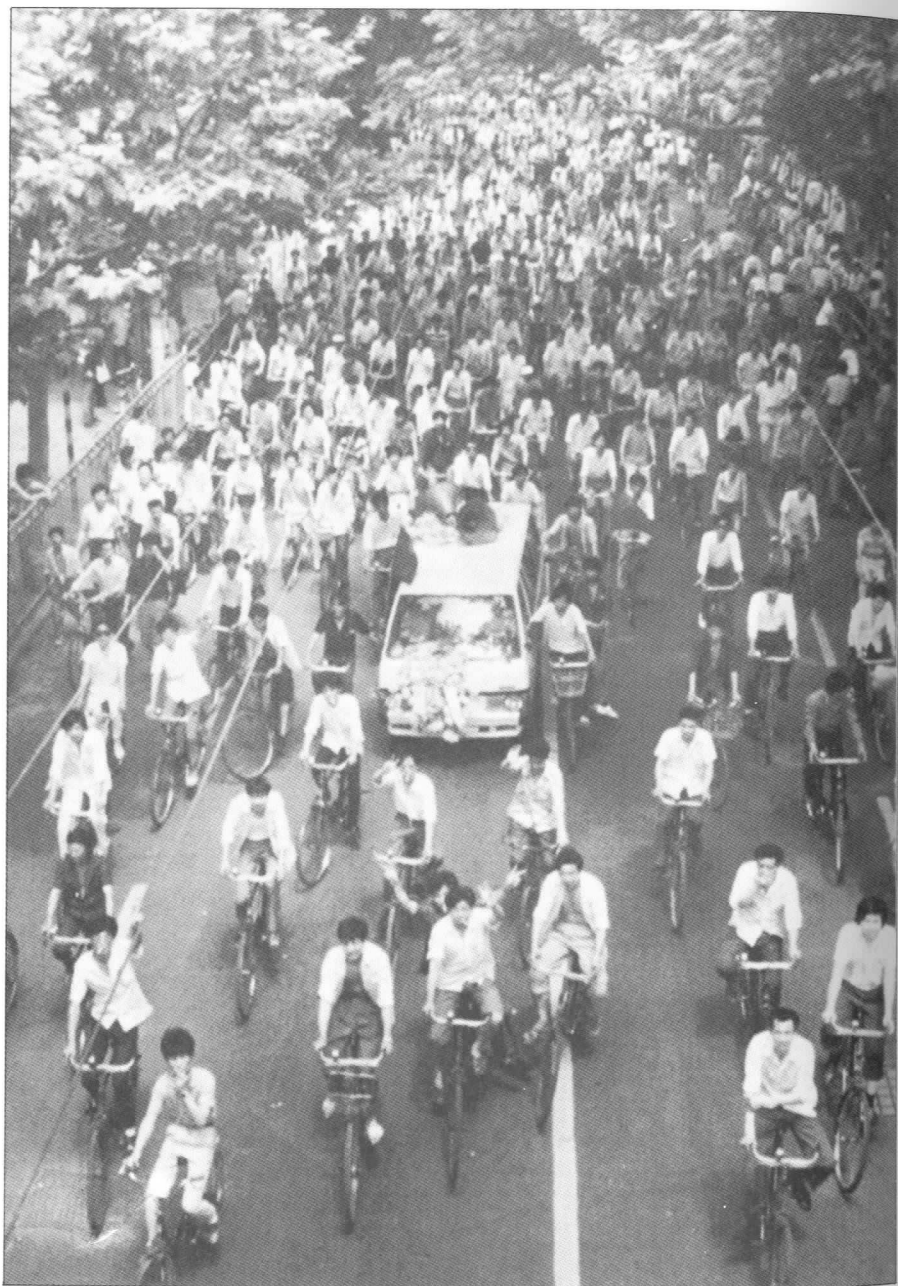
●市政府發表談話威脅學生，稱極少數人將承擔責任。

●學生結束示威行動，展開「空校」活動。

廣州

●學生、工人、市民上街遊行，聲援北京學生，並有學生絕食。

深圳



路透社

6月8日
違禁：不顧當局的警告，向在北京受害的英靈致祭。



路透社



路透社

6月8日
紙花之祭：廣州藝術學院學生，手持大朵的紙花，高喊抗議。

6月10日
虎視眈眈：學生和市民在上海公安局面要求釋放前一天被捕的九名工人，公安人員在旁監視。

●深圳大學全體共產黨員通電中共中央，要求鄧小平退出政治舞台，該校並發起全市市民請願運動。同時有五萬名學生、市民上街遊行，要求李鵬下台。

●深圳大學成立深圳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有百餘名學生宣布絕食。

廣東

●珠海、肇慶、汕頭、梅州、中山等城市的學生紛紛上街遊行或舉行募捐活動。

天津

●數萬名師生員工上街遊行示威，另有近萬名學生乘火車赴北京請願，工人亦計劃進行罷工。南開大學、天津大學等校先後罷課。

武漢

●數萬學生罷課遊行，學生們在長江大橋上靜坐，武漢三鎮交通陷於癱瘓，傳市政府將實施戒嚴。

福州

●福州數千學生冒雨遊行，並將一份聲援北京絕食學生的電文交給省政府官員。

廈門

●廈門大學學生會通過一封致李鵬的公開信。

海南

●海南大學學生上街遊行，要求海南省政府進行對話。

●八所高校的一萬多名師生員工和六家新聞單位的新聞工作者上街遊行，並設立募捐箱，聲援北京絕食請願學生。

太原

●七千名學生上街遊行，衝擊山西省商品交易會、經貿洽談會及藝術節，並要求與省長對話。

杭州

●學生發起絕食活動，街上到處有遊行隊伍。

成都

●有五百五十名學生絕食，社會各界並組成廿萬人大遊行。

重慶

●五萬名學生分批進入市中區舉行聲援北京學生運動大遊行，城市交通處於癱瘓狀況。

瀋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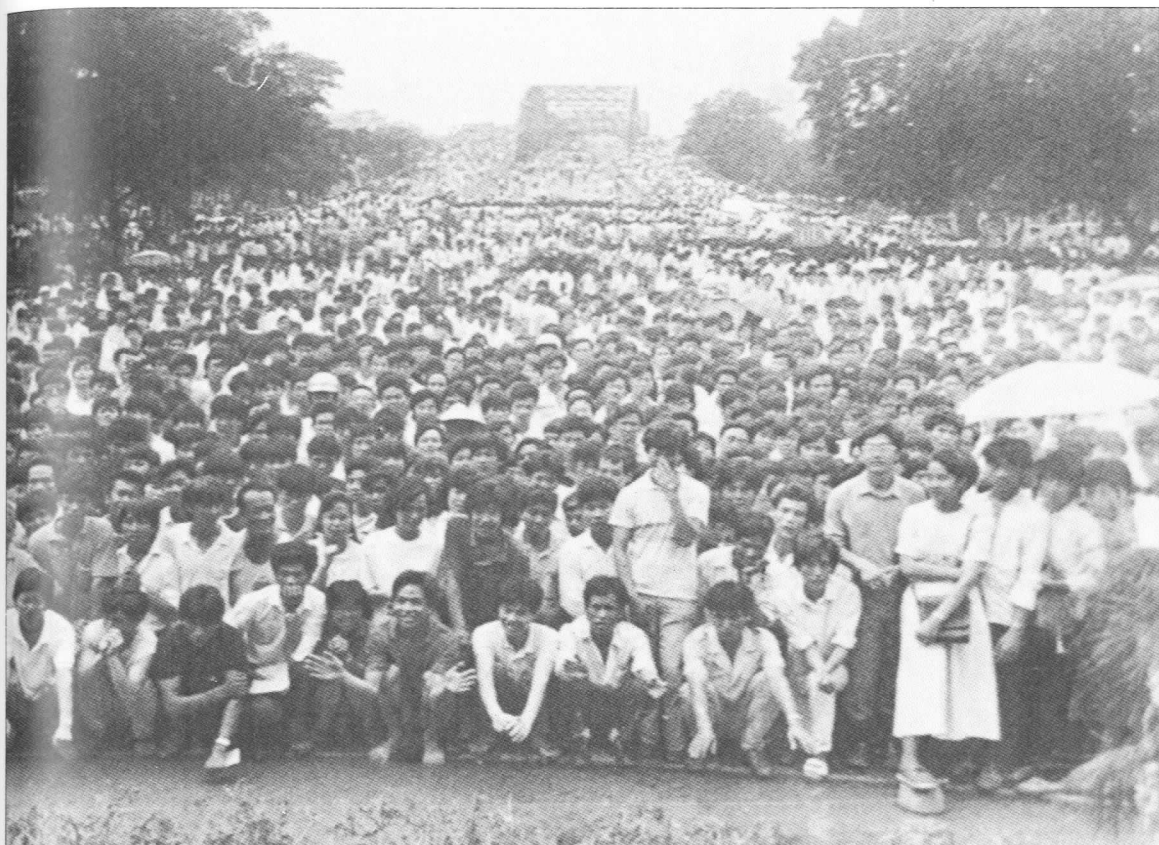
●各界人士組成百萬人遊行隊伍上街遊行。

哈爾濱

●學潮高漲，省政府門前示威人潮人山人海。

桂林

●學生、教師、新聞工作者上街遊行。



路透社



路透社

6月7日
封鎖：廣州市民在一條通往鬧區的主要橋樑幹道上，阻絕交通，以抗議天安門廣場前的殘殺。

6月8日
紙花之祭：廣州藝術學院學生，手持大朵的紙花，高喊抗議。



路透社

6月9日
上海之怒：數萬名示威者通過中共上海市委會門前，抗議北京的屠殺。

南寧

●學生、教師、新聞工作者上街遊行。

泉州

●學生、教師、新聞工作者上街遊行。

石家莊

●有聲援學生的行動。

青島

●有聲援學生行動。

六盤水(貴州)

●有聲援學生行動。

六月四日—六月廿三日

上海

●學生走上街頭抗議北京戒嚴部隊屠殺暴行，並在馬路攔截公車和設置路障，使上海市交通受到嚴重影響。

●學生及民眾湧上街頭鋪設路障，市區交通連續數日中斷，全市經濟陷崩潰邊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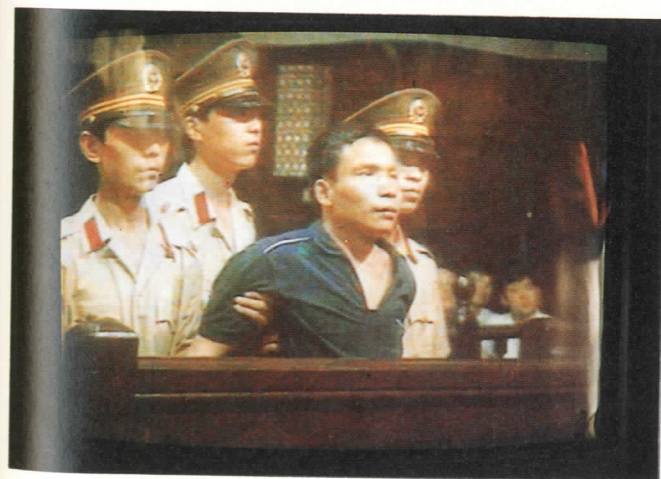
●六日晚民眾在上海站附近鐵道設置障礙，聚集數萬人；一列車煞掣不及撞倒路障，造成六死六傷的慘劇。

●七日火車輾死六名示威者，憤怒群眾放火燒毀八節車廂。

●五萬多名學生、工人、市民不顧當局嚴厲警告，舉行盛大



時代雜誌



法新社

6月8日
怒火：上海群眾圍觀前一晚被燒毀的車箱，這列火車壓死了六名示威者。

6月16日
死刑：中共逮捕了三名憤而焚燒火車的民眾，均判處死刑。這是六四慘案後的第一個判決。

遊行、集會，悼念北京死難者。

廣州

●學生奮起湧上街頭，抗議中共當局使用暴力；原已解散的各校自治學聯亦全部恢復活動，並號召學生無限期罷課，以示抗議。

●傳言將軍管，各種店出現爭購糧油的長龍，學生在珠江河口的幾座大橋上靜坐。

●大學繼續「空校」運動，大部分學校停課。

成都

●四日傍晚公安部隊衝入抗議北京屠殺示威群中，使用暴力驅散民眾，估計有三、四百人喪生，上千人受傷。

●數日連續發生大騷亂，市政府開始對在五月中參加支持北京學運的知識界人士進行「秋後算賬」。

南京

●傳出軍隊即將開進城內，千多名學生堵截通往上海的火車，並在長江大橋口上用五十輛巴士把整個城市的交通堵死。

●十萬名民眾遊行，譴責北京的血腥鎮壓。

蘭州



法新社

6月4日
巷戰：成都示威者和共軍以石塊互相攻擊。



- 一千名學生、市民攔截駛離該市的火車，市民打著標語上街，並設置路障。
- 哈爾濱**
- 民眾截停及毀壞車輛，呼籲學生及市民與中共當局相抗。
- 貴陽**
- 群眾上街示威。
- 合肥**
- 學生上街分發傳單。
- 長沙**
- 數萬民眾冒雨示威，發動悼念遊行。
- 瀋陽**
- 學生向工人宣傳北京軍隊血洗天安門暴行。
- 天津**
- 群眾上街示威，抗議中共當局暴行。
- 西安**
- 群眾上街示威。
- 青島**
- 民眾示威抗議，並架設路障。
- 濟南**
- 民眾示威，並架設路障。
- 長春**
- 民眾示威，並架設路障。
- 武漢**
- 民眾用紅色大字寫著「血」字標語，貼在牆上，約一千



法新社



美聯社

6月4日
流血：成都百姓與共軍發生流血衝突，當天至少有三百人死亡，群眾以布掩口鼻，顯示共軍曾發射催淚彈。

4月23日
暴動：西安群眾攻擊陝西省政府，燒毀省政府兩輛汽車。

毛像背後：成都交通似已恢復秩序，但是，焚毀的公車在後頭。

(左頁)



法新社

人六月四日下午將京廣鐵路線封鎖了至少三個小時。

● 大部分地區交通受阻，罷工仍繼續，不少工廠癱瘓。

廈門

● 學生上街遊行，學生紛紛離校，大學展開「空校」運動。

(王玉燕整理)

6月4日

逃逸：共軍施放催淚彈後，示威者逃離成都中央廣場，背後是毛澤東像。

6月16日

清場：一名工人在成都人民市場前清理六四衝突後的現場。



美聯社

民主之神



如果一個被壓垮的敵手一聲不吭，但仍拒絕側手於暴君的倖幸和奴才之列，那麼，此人的繼續存在就成為一個煩惱的來源。

——茨威格

暴君們侮辱你，強盜們蔑視你，劊子手們憎恨你，不過，你仍然是你，——活生生的你，背著帶回的十字架，高傲地站在自由之神的火炬上。

——大陸詩人凌冰

《人的權利》

「民主之神」女神像在天安門廣場只聳立了四天半，在中共戒嚴部隊將她推倒之際，中共這幾年辛苦建立起來的開放表象，也隨之粉碎無遺。

五月廿九日，廣場上的絕食團廣播站宣佈，高達十公尺的「民主之神」女神像準備樹立於天安門廣場，當時正值學運的低潮，市民對學運的支持已經意興闌珊，廣場上的學生數目也大量減少。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建議的光榮撤退被迅速否決，廣場總指揮柴玲剛宣佈辭職，學運瀕於瓦解邊緣。

當天下午六點鐘，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開始在廣場上搭鷹架；廣場上的學生事先將預訂的設置地點圍出一塊長方形的範圍，供美術學院學生搭建他們的創作。風聞而至的中外記者，早就架好攝影機等著拍攝整個女神像的製作過程。

鷹架在深夜搭建完成。事先已在中央美術學院完成粗模的「民主之神」像，也分三部分運到廣場。這三部分神像擱在地面上，看來聲勢驚人。

學生們連夜趕工著。許多市民也十分幫忙。學生缺什麼，只要用擴音機一喊，很快就



法新社



法新社

5月30日
北京：
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
以樹脂和石膏雕塑民主
神像。搭鷹架、遞工具、
吃的、用的，廣場上
群眾的情緒再度熾熱起
來。

人準備妥當。學生釘石膏像基座需要鋸子，立即有四、五把鋸子送到他們手中；學生說累了，希望吃粥，沒多久五大桶粥就推了過來，足夠幾十個人吃。學生說需要氧氣用來灌氣球，一鋼瓶氧氣也馬上送到。

石膏像在晨曦中安置完畢，開始進行最後的澆鑄及修飾。到了中午，終於大功告成。揭幕式時，全場學生及群眾歡聲雷動。北京市八大藝術學校的校旗圍繞著「民主之神」迎風招展，石膏像旁聚滿了人群。

「民主之神」像以女性造型，雙手擎著火炬揚向右上方，面孔朝前，正視著天安門上的巨型毛澤東像。她目光遠眺，嘴唇緊抿，神情堅定，頭髮向左側飄揚，表現出揚著火炬向前的動感。「民主之神」的服裝則是希臘式的長袍，垂至足踝。

據後來逃離中國大陸的美術學院教授王蘇剛說，學院的同事和學生，用了三天三夜的時間，來塑造這座神像。

學生於「民主之神」落成之後，發表「落成宣言」。宣言說：「石膏塑成的民主神像，雖然不能永久保存，我們堅信，

黑暗就會過去，曙光必定來臨。在真正的民主、自由到來之日，我們一定要在這個廣場上矗立起一座雄偉、高大、永久的民主神像！」

「民主之神」一出現，立即顯現她的魅力。市民紛紛到廣場觀看這個巨型的女神像。群眾愈聚愈多，入夜之後，廣場已擠滿了人潮，估計在卅萬人以上。許多人拿起相機來拍照，從一百公尺以外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可以看到女神像四周閃閃燈明滅閃耀此起彼落，宛如眾星拱月一般。

女神像的樹立觸怒了中共當局。隔天中共控制的各種傳播媒體就開始炮轟「民主之神」。中共媒體不稱「民主之神」，而稱「什麼女神像」；這些媒體並且指責「什麼女神像」樹立在廣場中央，已褻瀆了廣場的神聖，是違反人民意願和國家法律的。經由中共媒體的反面傳播，到廣場來看「民主之神」像的市民更多了。同時，這個象徵民主自由的「女神像」，經中外傳播媒體的報導，一下子馳名世界。

五月卅一日下午，北京市突然颳起夾帶大雨的七、八級



5月31日
民主之神
突然颳起強風，夾著大雨，廣場上的人擔心石膏經不起考驗，但是，她奇蹟似地屹立不倒。

聯合報記者 汪士淳



法新社



聯合報記者 林建榮

6月10日

台北：
台灣藝術專科學校塑造神像，不需鷹架，學生以吊車升降，深夜自由神像在中正紀念堂聳立起來。

6月18日

香港：
北京屠城屆滿兩週，香港民眾在自由女神像前舉行紀念活動。大陸民運期間，香港曾發起二百萬人的大規模遊行聲援。

強風，天安門廣場上許多人擔心石膏製的「民主之神」經不起強風的考驗，因而紛紛在風雨中守望著她。但是經過廿幾分鐘的狂風雨，「民主之神」奇蹟似地屹立不倒。

「民主之神」樹立在天安門廣場，成了中共反民主最大的嘲弄，中共自然無法容忍她在廣場上久留。六月四日凌晨二時卅五分，她就成為中共戒嚴部隊進入天安門廣場後首先動手的目標——戒嚴部隊的士兵合力將她拉倒，並且以電視攝影機拍攝拉倒的過程，當天即在中央電視台播放出來。

這段戒嚴部隊視為對付學運勝利象徵的鏡頭播出後，效果適得其反。世界各國視為中共摧殘民主的表象，而普遍哀悼「民主之神」的被毀。包括台灣、香港在內的世界各地區民間團體，立即重塑各種規模的「民主之神」像，以示紀念。就這樣，「民主之神」以一尊化身為多尊，在世界各地重現，象徵中國民主運動在海外的延續和擴展。

（汪士淳）



聯合報記者 程思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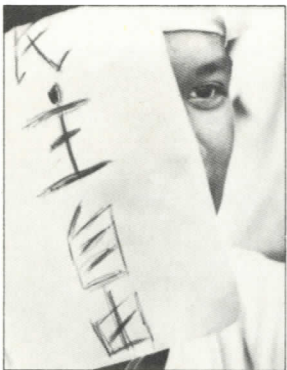


電視畫面

破碎的民主：

由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學生用石膏和樹脂製成的「民主之神」，巍然屹立於天安門廣場，與毛像遙遙相對，吸引了十萬民眾圍觀。但是，共軍在血腥鎮壓之前，已將她拉倒。

全球華人回響



歷史的定律是：
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現在舊的已經完全去了，
每個人都在引頸以待，
希望能看到新的誕生。

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
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
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魏京生

（一九八七年北京民主牆）

——魯迅

《紀念劉和珍君》

五月廿九日，全球華人在自由民主的號召下，第一次大規模的聯合起來，他們同步大遊行的聲音與腳步，震撼了全世界。

台北、香港、澳門、雪梨、溫哥華、布魯塞爾及美國等地，在這一天都出現了支持中國大陸學生民主運動的示威遊行，其中以香港的規模最大。

據估計，大約二百萬香港居民，也就是每三個香港人之中就有一人參加了這項遊行，表達他們對大陸民運的關懷，也表達了他們對九七命運的憂慮，這是香港遊行人數的最高紀錄。

澳門也有四萬人遊行，多位在示威活動中出面致詞的人都表示，他們擔心中共取得對澳門的控制權後，即會棄基本法於不顧。

台北市各界人士約七千人在中正紀念堂集合，許多人頭上綁著「血脈相連」的布條，向國父紀念館方向遊行，沿途高喊支援大陸學運的口號。

澳洲雪梨有三千名中國留學生和華裔人士在雪梨市中心遊行；比利時布魯塞爾有兩百多位留學生至中共大使館抗議；



時代雜誌



亞洲週刊

6月4日
香港的黑色大靜坐：群眾戴着黑紗，對死難者表示哀悼。

6月4日
百萬人的抗議：包括新華社香港分社在內的中資機構員工，也參加了反對血腥鎮壓的遊行。

美國華盛頓、洛杉磯、紐約等地也有許多學生遊行、簽名支持大陸民運。

全球華人同步大遊行為大陸學生的民主運動提供了堅實的精神後盾。自此，捐款、遊行、絕食等支持民運的各項行動餘音不絕。

在台灣，綿長四百公里的「手牽手、心連心」活動，於五月三十一日十二時正開始，北自基隆、南迄高雄連線進行。在大雨中，約一百萬人手拉手，築成一道貫穿台灣南北的「長城」，表達對大陸學生爭民主自由運動的支持。

六月三日晚間九時，「血脈相連、兩岸對歌」活動在中正紀念堂和北京天安門廣場同時舉行。這項由唐山樂集策劃的活動，原定以四小時大合唱及其餘時間的靜坐，與天安門廣場約四十位歌手對歌齊唱。然而就在這天深夜，共軍向天安門廣場進襲，「兩岸對歌」的對話，就在槍聲中戛然而止了。

中共血洗天安門，引起了全球華人的憤怒和抗議，香港上百萬市民於四日再次舉行環市遊行，抗議鄧小平集團屠殺

北京群眾。參加「黑色大靜坐」和遊行的群眾情緒幾近沸騰，他們多著黑色或白色衣服，不少人佩戴黑紗表示對死難者的哀悼，並高喊「反對大屠殺」、「血債血還」、「打倒李鵬」、「打倒鄧小平」的口號；新華社香港分社部分員工也在「黑色大靜坐」時發表沈痛的呼籲，對中共槍殺學生與群眾，表示極度憤慨與激動。

約十萬名澳門民眾四日上午街遊行，並呼籲全澳市民於下午二時到七時，進行罷工、罷市、罷課，以配合抗議活動，澳門三個親共團體，包括工業總會、中華總商會和街坊總會，亦聯合向中共拍發電報，要求停止屠殺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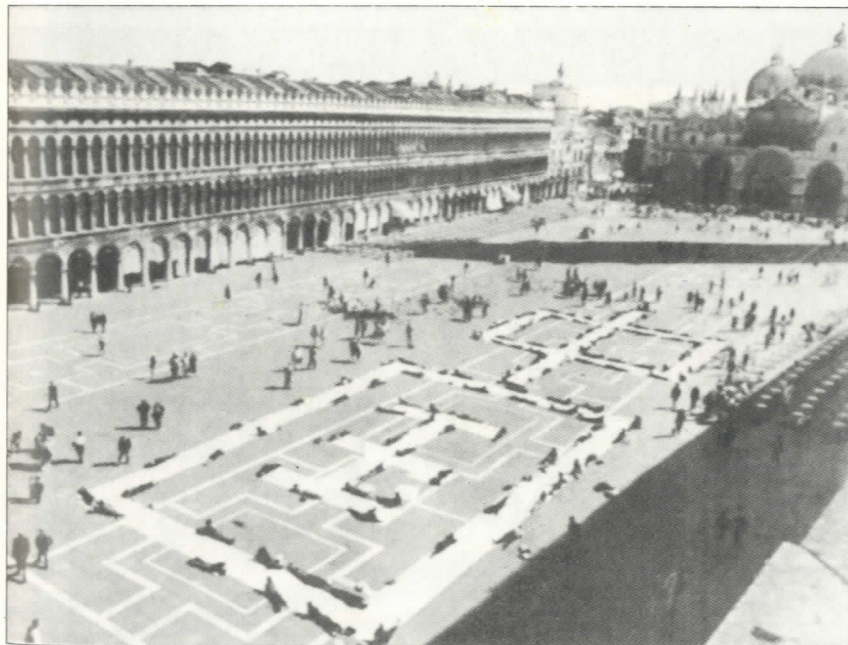
在東京，約兩千五百名華裔學生示威抗議中共軍隊屠殺民眾、學生，要求鄧小平辭職；美國華盛頓、紐約各約四百名華人在中共大使館、領事館前抗議，在人群中，有人悲泣，有人怒責，部分路過的汽車鳴喇叭以示對示威民眾的支持；在美國亞利桑納州、舊金山、洛杉磯、休士頓、紐奧良、加拿大的溫哥華、法國的巴黎和瑞典的斯德哥爾摩等地都有留



路透社



美聯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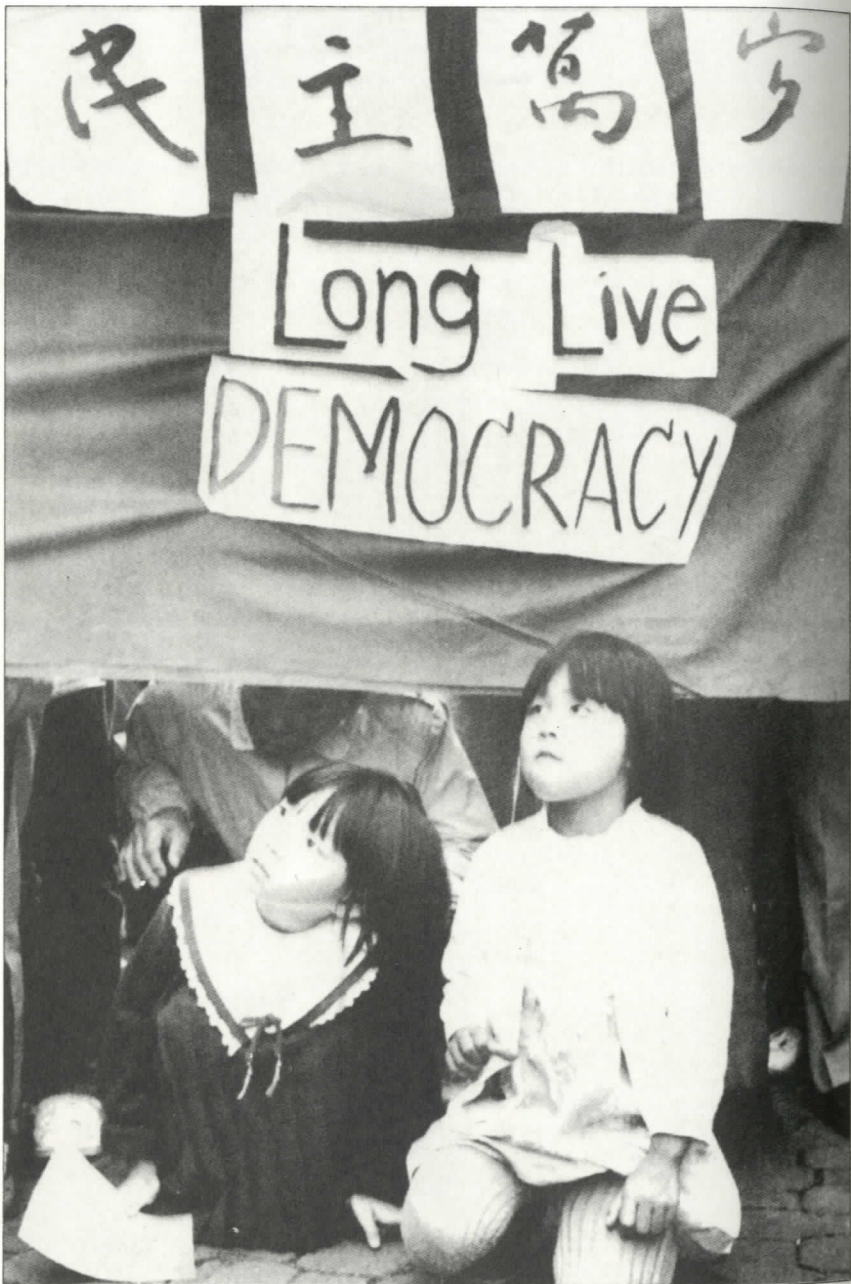


法新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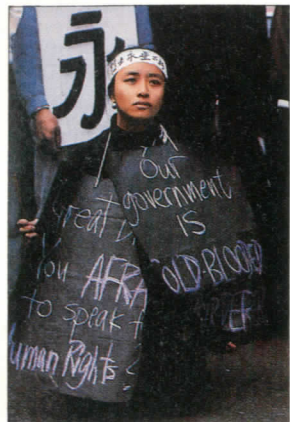
6月7日
莫斯科的吶喊：留俄學生頭帶上俄文寫著：「政府應有人性。」

5月21日
東京的控訴：三千名大陸留日學生遊行抗議戒嚴、指李鵬是「新納粹」。

6月10日
威尼斯的中國：留學生在聖馬克廣場以白布排出「中國」二字，紀念天安門死難學生。



路透社



時代雜誌

6月7日
倫敦的憤怒：大陸學生跪地控訴：「我們的政府是冷血的殺手。」

5月28日
雪梨的希望：澳洲華人女童參與聲援，望不盡中國迢迢的民主之路。



聯合報記者 吳景騰



聯合報記者 吳景騰

留美大陸學生、學人的中國共產黨員，於五日發表集體退黨聲明；六日及七日，全球華人同步抗議中共血腥鎮壓，處處怒吼「打倒李鵬」。香港、新加坡、南韓、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英國、法國、比利時、西班牙、瑞典、西德、波蘭、秘魯、加拿大及美國各地的留學生及華裔人士，都表達

聯合報系發起的「新聞真相空飄大陸」活動，自五日起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展開；台灣企業界也熱烈捐款籌募大陸愛國同胞的醫療救助金，並發出百萬封慰問信，突破大陸新聞封鎖。

學生和華裔人士示威抗議中共暴行。
六月五日，台北國父紀念館前數萬青年學子在烈日下舉行「國殤」紀念活動。「你用水寫歷史，我用淚水寫讀詞」，「我們的血流完了，還有我們的血傳過去」。這項遙祭英魂的聲援活動，分北、中、南三區同時進行，台中、高雄各約兩萬多名學生與民眾參加。活動期間，簽名、捐血、捐款、寫信等服務處，都有許多學生紛紛響應。



時代雜誌



時代雜誌



時代雜誌

6月4日
巴黎的哀悼：留學生頭戴「屠殺」的黑布，為死者默哀。

6月4日
馬尼拉的哭泣：在中共領事館前抗議。

6月7日
舊金山的長龍：抗議的人群，排著長長的隊伍，向中國城進發。



聯合報記者 吳景騰

了他們的抗議之聲與哀悼之情，齊向中共聲討罪行。

在台北，千餘名學生及市民於八日頂著烈日遊行，參加者多為高、國中生。

六月十日，「全國大專院校聲援大陸學生抗暴，聲討中共罪行大會」在中正紀念堂舉行，各大專院校以詩歌朗誦及合唱，聲援大陸抗暴運動，國立藝專師生趕製的民主女神像也正式呈現。

如同這次大專學生集會的主題一般，全球華人在自由民主的號召下，「血脈相連一條心，含淚奮起救中國」，海內外華人的聲音與行動，匯成了中國人團結自救的澎湃力量。

(黃惠慈)

6月5日
台北的淚：台北學生為北京民運死難者而哭。

6月3日
台北的心聲：兩岸對歌「龍的傳人」，歌聲未斷，槍聲已響起。



台北的悲感：手牽手心連心，百萬人哀悼民運死難者。(前頁)

6月5日
台北的訊息：聯合報系舉辦「把真相空飄大陸」活動。那一段日子，國父紀念館總是聚集著聲援的群眾。(前頁)

聯合報記者 林錫銘

解放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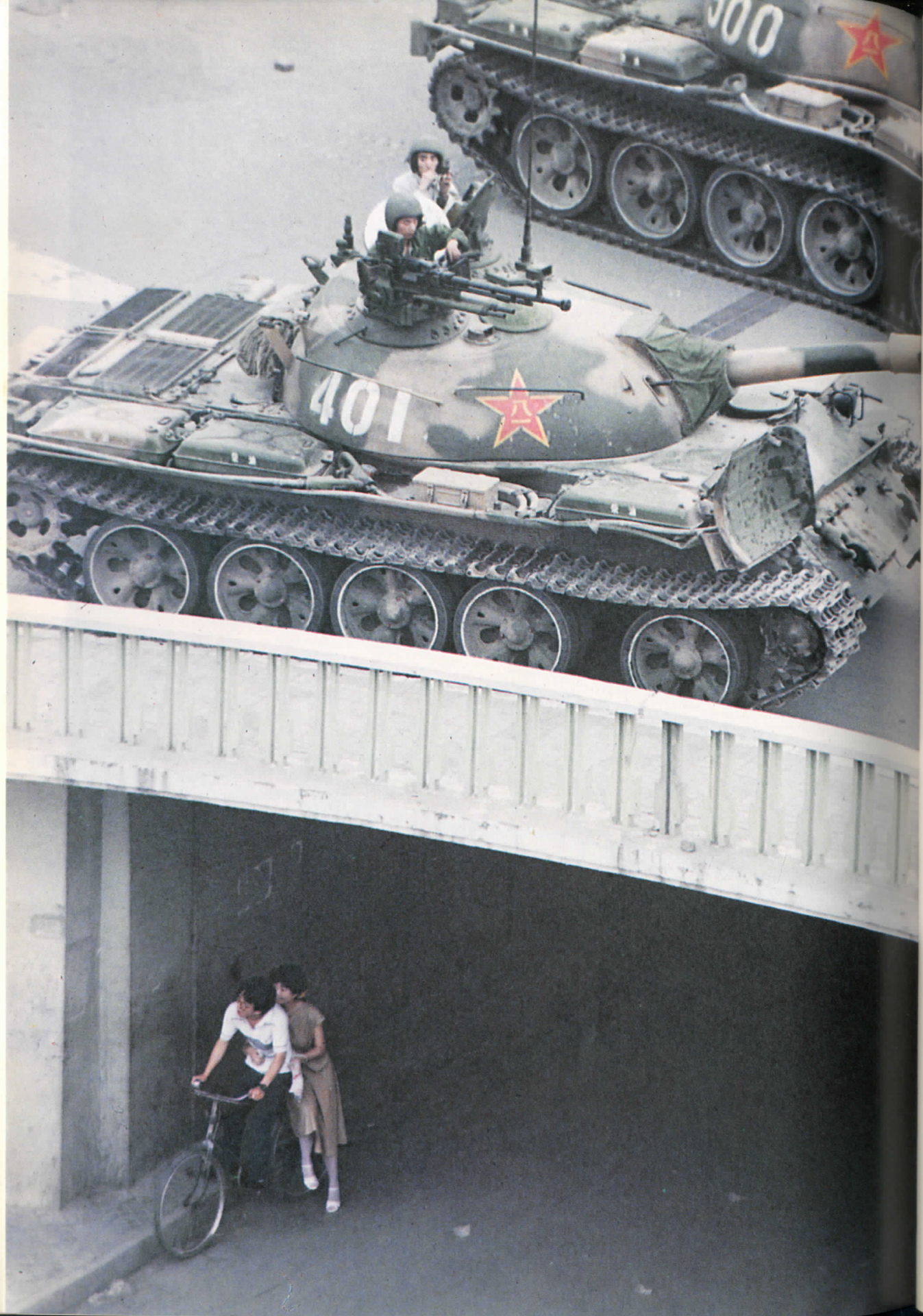


如果解放軍愛人民，
他們怎麼會殘民以逞？
對中國來說，
這一刻真可怕。

黨指揮槍，
槍不得指揮黨。

——逃亡的北京大學教授

毛澤東





美聯社

六月三日深夜，數千名共軍由郊區向北京市區挺進途中，動用坦克、裝甲車以及自動武器攻擊阻擋部隊前進的民眾及學生。事後，中共新聞媒體刻意掩飾共軍以坦克槍砲殺害人民的事實真相，辯稱戒嚴部隊是在忍無可忍情況下，依法嚴厲打擊反革命暴亂分子，企圖讓大陸民眾相信共軍是在鎮壓一場嚴重的反革命暴亂，所殺害的是一群反革命暴徒。

中共動用軍隊對付北京學運，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四月廿一日至五月十九日）——軍人徒手以人牆阻止學生、民眾遊行示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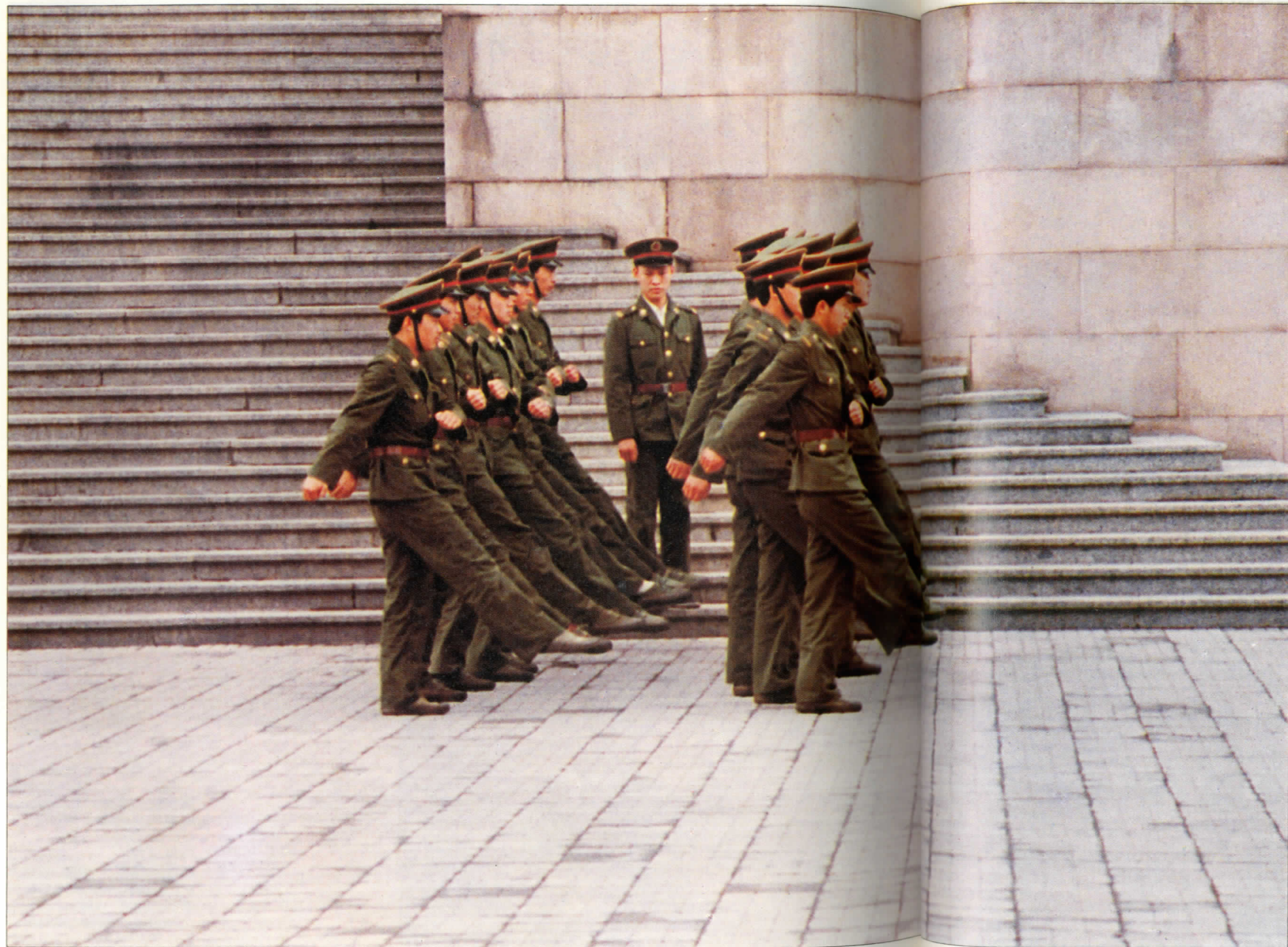
第二階段（五月二十日至六月二日）——北京宣布戒嚴後，野戰部隊源源開進北京城郊，據稱當時駐紮京郊的共軍兵員至少達二十萬，約佔共軍總兵力的十五分之一；軍民關係基本上仍能和平相處，僅發生小規模衝突。

第三階段（六月三日至六月四日）——共軍開拔向天安門廣場前進，軍人向手無寸鐵的百姓、學生開槍，造成流血事件。

四月廿一日，中共即調動駐守河北保定的卅八軍、二萬多人趕赴北京戒備，防止北京學生遊行騷亂。但當時奉命支援北京戒備的卅八軍剛好是負責北京各大學學生軍訓的部隊，許多官兵因而成為北京大學學生的好朋友，在休假時還到學校看望昔日班長。因此卅八軍在執行勤務時，對待學生的態度頗能容忍、克制。四月廿七日、五月四日以及五月十七日北京街頭三次百萬人遊行，都能在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法新社

凝視：人民的軍隊，還是人民的敵人？

6月14日
展示軍力：北京逐漸恢復秩序，天安門廣場已於前一天開放通車，但共軍仍在此出操。

對比：人民騎單車，人民的軍隊開坦克，六四慘案後的北京街道。

美聯社（前頁）

和平情況下順利結束。直至五月二十日中國務院總理李鵬宣布北京部分地區戒嚴後，北京軍隊與人民之間的關係才產生變化。

在北京宣布戒嚴當天，北京市發言人表示，軍隊進駐北京擔負任務主要有四：維護北京秩序，保障黨政領導機關正常工作，保障重要部門和單位安全，保障公共財產不受侵犯和公民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隨後，北京戒嚴部隊指揮部兩次發出通告，宣稱執行戒嚴任務是為了維護北京治安，恢復正常秩序，要求執行戒嚴部隊要認真履行自己職責。

許多部隊官兵在出發之前的兩星期，就與外界完全隔絕，他們不看報紙、不看電視，集中學習政治教材。因此奉派趕往北京增援部隊裡的中、基層官兵，對四週圍堵的民眾談及他們這次任務目的時，眾說紛紜。有的說，他們是在進行一次保護北京的演習；有的說，北京暴雨成災，部隊趕去搶救；也有說，北京發生反革命動亂；有的是被告知去北京換新裝、拍電影等等。直到民眾告知事實真相，他們才知道天安門廣

場發生石破天驚的大事，而此行的主要任務是要對付學生。

當一些共軍官兵逐漸了解事實真相後，他們對此行任務產生懷疑。據傳卅八軍就抗命不肯調派入京，軍長、政委也因而撤職。共軍元老如聶榮臻（原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元帥）、徐向前（原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元帥）、張愛萍（原國防部長、上將）、葉飛（原海軍司令員、上將）、楊得志（原共軍總參謀長、上將）致函鄧小平和李鵬，反對調動軍隊以武力鎮壓學生，他們要求軍人絕不能向人民開槍，絕對不能製造流血事件。

但是除了卅八軍因與北京大學學生有些淵源而約略了解北京學運外，其他絕大多數從外地調來的軍隊，對北京所發生的一切都不清楚，他們服從上級命令作了劊子手。

五月二十日凌晨，北京市民獲知共軍即將開進城區的訊息後，自發地走到街頭堵截市區各個交通要衝——分別在北京南邊的三環路、北邊的學院路、東邊的呼家樓以及西邊的公主墳等地。每一條通往市區的公路上，都有上萬民眾把守，



法新社



聯合報記者 程思迪



路透社



路透社

5月20日
戒嚴第一天：大批民眾團團圍住想要進城的軍車。

5月21日
戒嚴第二天：盛傳李鵬向學生下達限時撤離廣場的最後通牒，但共軍仍被善意的群眾阻擋在城外。

無動於衷：學生試圖和新華門外的軍人溝通。

6月3日
最後的早餐：清晨，北京市民遞送食物給試圖進城的共軍；不到20個小時之後，共軍即展開了血腥的鎮壓。

圍堵軍車車隊，制止軍隊前進。在北京西南方六里橋一帶還發生流血衝突，至少有四十人受傷。另在豐台路發生三百名軍人以石頭和皮帶攻擊學生和市民事件，造成數十人受傷。此後接連數天，軍民之間大小摩擦不斷，但衝突並未進一步升高。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重申：人們認為「戒嚴就是鎮壓群眾」是一種誤解。但他仍態度強硬地說：「戒嚴部隊一定能完成戒嚴任務」。

五月廿二日，中共負責公安檢察司法系統的政治局常委喬石說，圍城的大軍是作為威懾力量，並將找個適當時機進行清場——清理天安門廣場上靜坐的學生。他表示，解決天安門廣場上學生問題，「拖長了不好」。由此觀之，中共一開始就決定要強行驅散學生。基於這項最高指導原則，中共不斷散播耳語消息，聲稱某時某刻是學生撤離天安門廣場的最後期限。五月底、六月初，幾乎每天都盛傳共軍將開進北京市區的消息。這種「狼來了」的警語聽多了，人們警覺心也就漸漸鬆懈下來。

到了六月二日深夜，情況

急轉直下，中共突然發動近五千名士兵向天安門廣場逼進，準備一舉驅除廣場上的學生；但是這些臉上稚氣未消的娃娃兵在民眾激烈抗拒下全面潰敗，他們神色倉皇地匆匆逃離現場。一般相信，彼時中共動用娃娃兵並非冀望他們一舉成功地驅散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而是讓他們扮演軟弱可欺的角色；同時透過新聞媒體大事報導士兵慘遭殺戮、軍民車輛被焚、武器彈藥被搶的消息，宣布北京市已陷入「反革命暴亂」緊張情勢，並把學生和民眾形容為殺人放火的「反革命暴亂分子」，為翌日屠殺事件製造藉口。

另有一種說法認為，共軍有意留下坦克讓民眾焚燒，拋棄武器彈藥讓「暴民」劫掠，即是刻意安排的一個陷阱，從而達到「先暴後鎮」假象。

當時，北京戒嚴部隊更氣騰騰地發布緊急通告宣稱：任何人不得以任何藉口非法攔截軍車，圍攻軍隊；如果有人一意孤行，以身試法，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和武警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一切後果由組織者、肇事者負責。緊



法新社



美聯社

6月4日
共軍的詭計？清晨，二十餘輛裝甲車被棄置於西長安街上，任由民眾焚毀。

補給：鎮壓行動之後，共軍打算在北京長期駐守；慘案前，一度傳言共軍補給發生困難。



法新社



美聯社

6月4日
看看你們人民解放軍怎樣對待人民：兩個落單的共軍被一群市民抓住，要他們為一名市民的慘死負責。

娃娃兵：他們三日清晨的潰敗，成了當晚鎮壓「反革命動亂」的藉口。

急通告並表示軍隊「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戒嚴部隊還警告市民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市民要留在家裡，以保證生命安全，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損失。戒嚴部隊強調：政府不是軟弱可欺，對暴徒絕不能手軟。

果然，六月三日深夜至四日凌晨，共軍從北京西郊強行向天安門廣場方向推進，在木樨地一帶與市民、學生發生激烈衝突，釀成流血慘劇，死傷無數。四日凌晨四時許，共軍對天安門廣場進行清場，把學生完全逐出廣場，順利佔領整個廣場。長達五十天的北京學運終於以淚水和流血方式悲壯地結束了。

天安門慘案發生後，北京民間盛傳殺害人民的劊子手只有廿七軍，對廿七軍自然深惡痛絕，因而當卅八軍進城換防時出現了民眾歡迎的場面。但據傳戒嚴部隊是混合編組，卅八軍也有單位參與了六月四日當天的屠殺任務，而中共為了淡化軍民尖銳對立，遂將屠殺百姓的罪名全讓廿七軍承擔，轉移民眾對其他共軍部隊的仇視。

六四大屠殺結束後，解放軍報旋即發表社論，聲稱共軍是在鎮壓一場嚴重的「反革命暴亂」，並稱這是一個「偉大勝利」、「正義行動」，完全迴避共軍殺害學生、民眾的暴行。緊接著，鄧小平於六月九日接見北京戒嚴部隊軍級以上幹部時，讚揚共軍是「最可愛的人」，在這場鬥爭中的表現是「合格的」，指稱對敵人（即學運人士）「連百分之一的原諒都不應該有」。

綜觀共軍在這次「六四慘案」北京大屠殺中，不但以坦克槍砲鎮壓學生，同時直接介入中共高層權力鬥爭風暴，淪為政爭工具，應驗了中共所謂「槍桿子出政權」的說法。象徵中共黨內最高領導人的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竟然指揮不動軍隊，再次證實中共長期來一貫堅持的「黨指揮槍」原則，宣告破產。

在這場中共高層權力鬥爭中，外界一度盛傳軍隊出現嚴重失和徵兆，共軍內部產生支持趙紫陽的勢力，與楊尚昆、李鵬當權派相抗衡，大有演變為內戰的可能。後因鄧小平公開露面，有關軍方內鬥的種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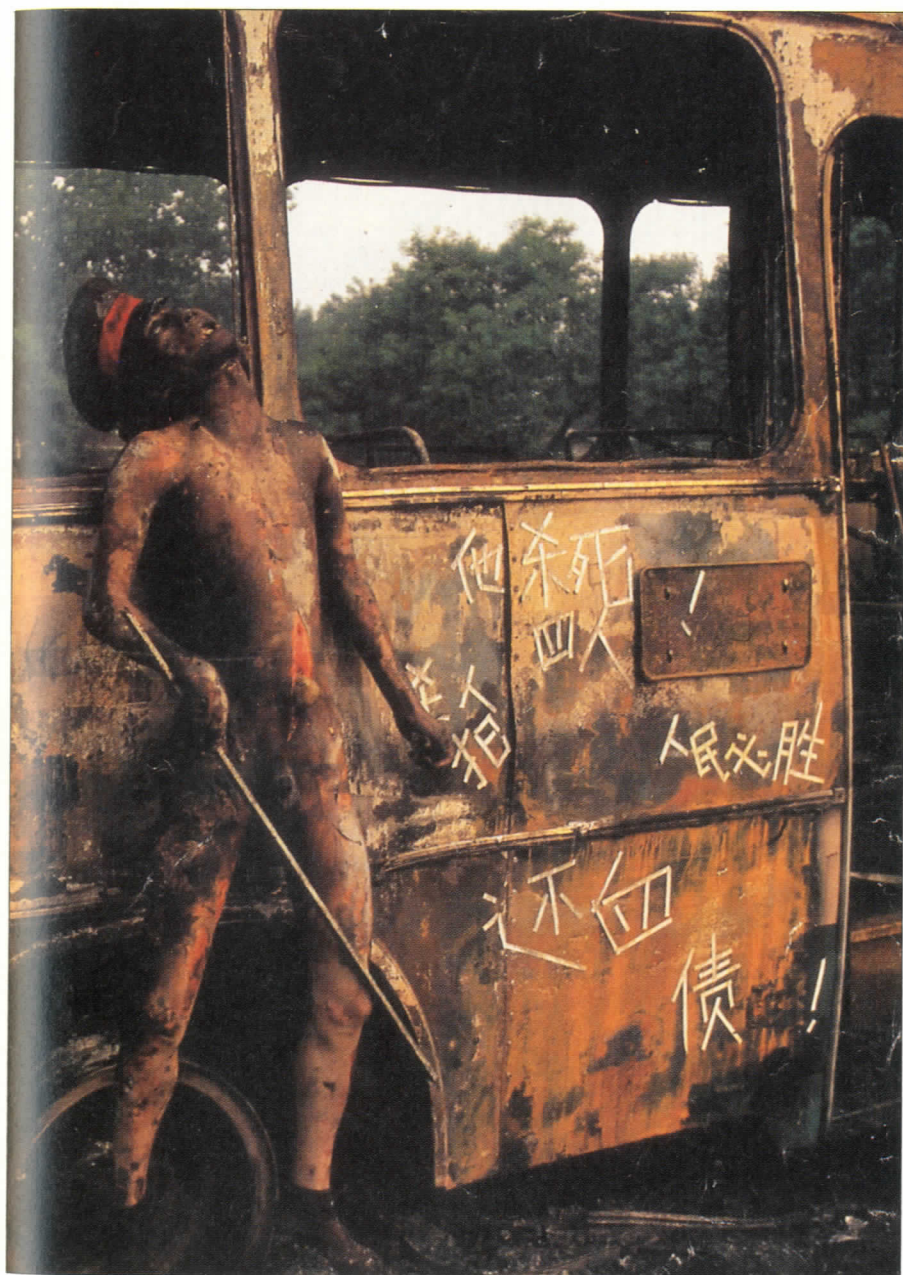


美聯社



法新社

「烈士」：鄧小平說，共軍是「最可愛的」，他們在這場鬥爭中的表現是「合格的」。



新雷鋒：一名共軍被民眾吊著燒死；有人在旁邊寫著：「他殺死四人！」中共後來透過媒體表揚他為「人民英雄」。

MAT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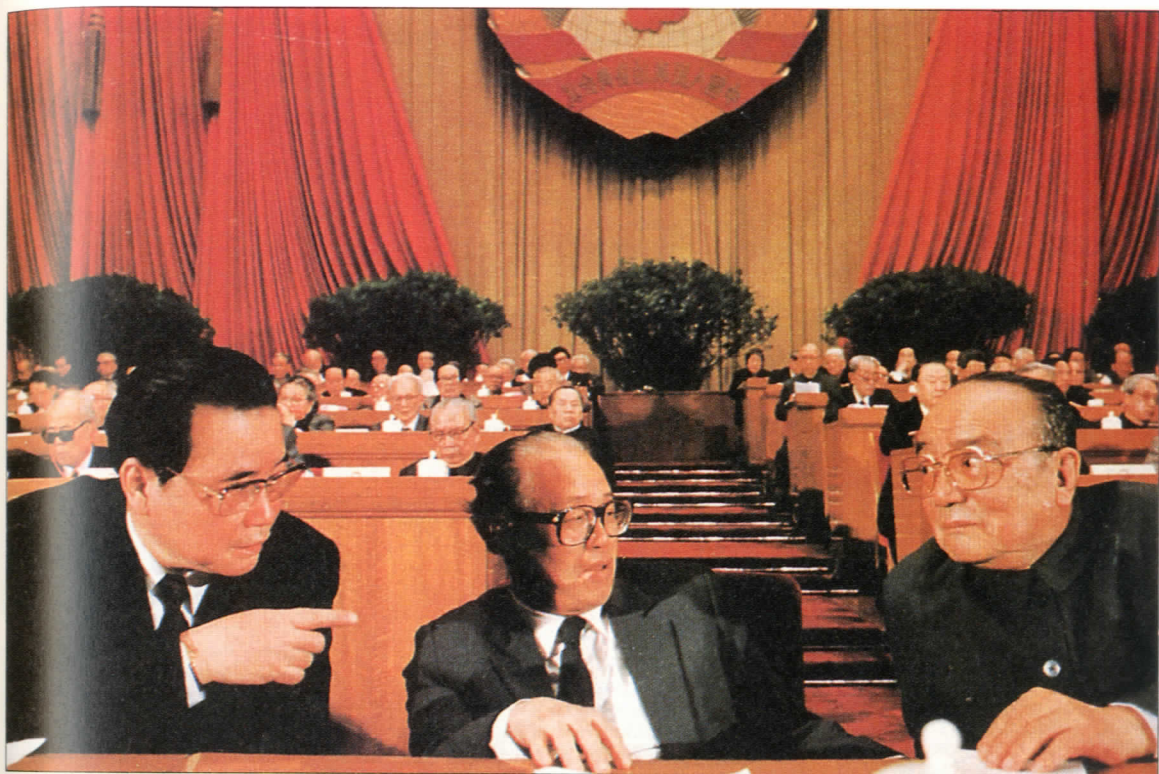
傳言全告澄清。不過，軍方內部傳出不穩的訊息，恐非全然空穴來風，這可從兩方面來分析：

一、中共調動部隊進駐北京城郊以來，軍隊之間確曾發生過一些小摩擦，而卅八軍不願進城鎮壓學運，亦證實中央軍事委員會並不能完全掌握共軍將領動向。如果中共只是為了對付學運，實在不需要大費周章調動大批部隊，包括坦克裝甲、導彈部隊開進北京，其中顯有蹊蹺。

二、共軍內部對於處理學運、處置趙紫陽方式產生對立，雙方為互較高下，把所能運用的籌碼全都擺到檯面上來。這就是全大陸十五分之一（有說十分之一）的兵力都湧到北京的原因。但是部隊精銳盡出，雙方投鼠忌器，不敢輕舉妄動。由於對峙人馬僵持不下，楊尚昆、李鵬不能壓得住陣腳，最後鄧小平被迫出面，才擺平一切。

由於未來中共新一代領導人權威薄弱，軍人政治地位勢必急劇膨脹，任何新領導人都不免嘗到軍人坐大的苦果。

（韓劍華）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法新社

槍桿子出政權：由於共軍的介入，趙紫陽（中）雖然是中共的總書記，仍然敵不過楊尚昆（右）和李鵬（左）的夾擊。

槍指揮黨：雖然中央總書記象徵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由六四慘案證實，中共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再度宣告破產。

天安門廣場



在廣場中央就是毛的最後棲身之處。這個陵墓違反風水，面朝北方，對某些中國人而言，是惡兆。

包德甫

《苦海餘生》

天安門廣場是北京市的中心，人民英雄紀念碑則是天安門廣場的中心。四月民主學運始於此，也終於此。在中共政權統治下，歷次民主運動皆在此發端，這裡是民主運動的寄託與象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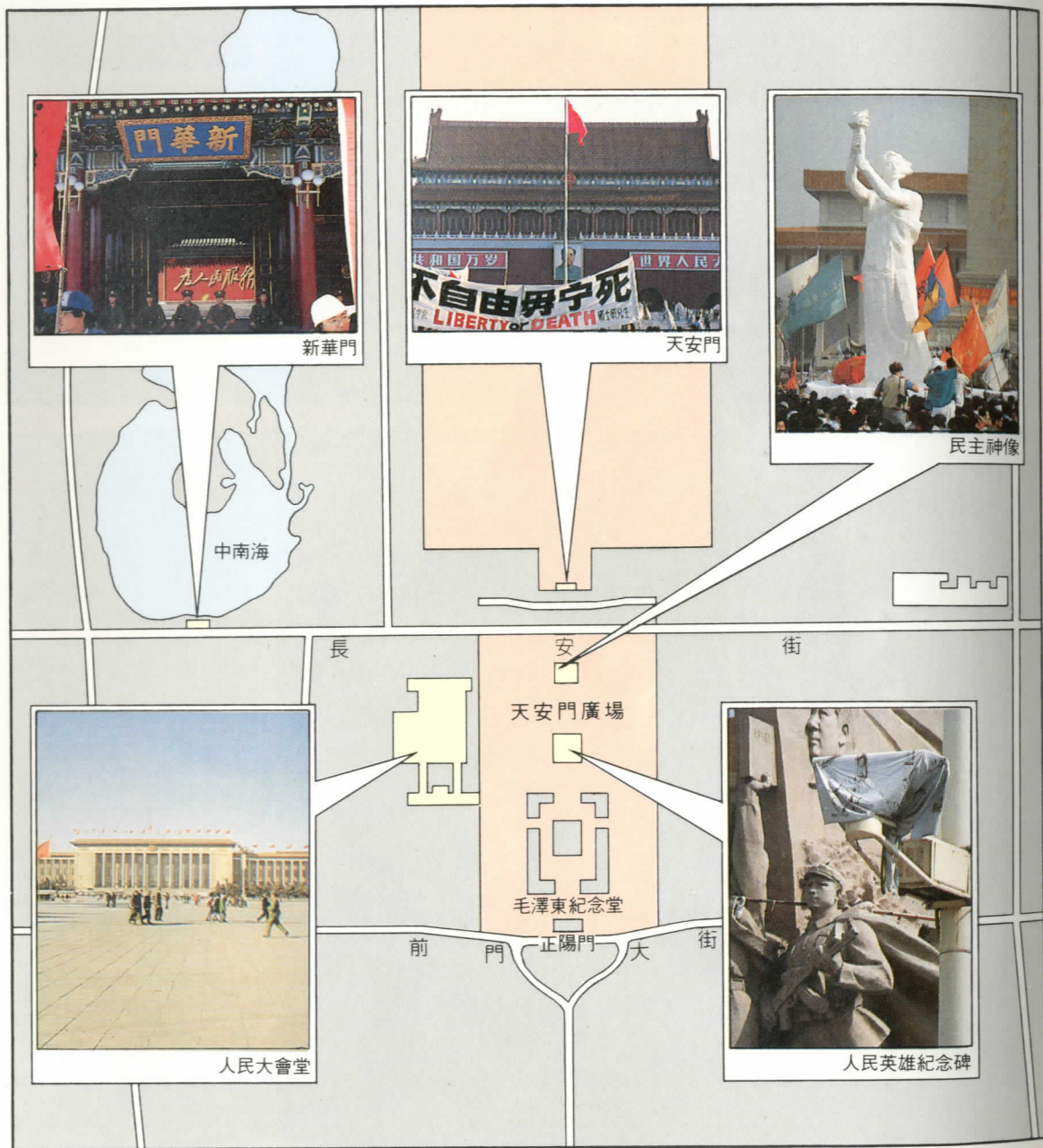
天安門廣場原是清代故宮前門天安門城樓，向南延伸到正陽門之間的一片空曠廣場。是皇帝登基、冊封皇后以及國家重要慶典頒詔的場所，平常有軍隊駐紮。

天安門廣場經過中共的關建，由天安門到毛澤東紀念館長約八百八十公尺，總面積約有四十公頃，是世界有數的大型廣場，可以容納百萬以上的群眾。

人民英雄紀念碑，是中共政權成立後第一座紀念性公共建築，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中共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決議建立，一九五二年八月一日正式動工，一九五八年完成。

它從地面到碑頂高達三十七點九四米，有十層樓高。紀念碑是用一萬七千塊花崗石和漢白玉石砌成的。

紀念碑的總面積約三千平方米，從平面開始是雙重月台，





法新社



法新社

底層月台是海棠形，四周有欄杆，四面有台階，往上去是大小兩層須彌座，承托碑身。大須彌座四周鑲嵌著十幅



聯合報記者 王震邦



馬佛瑞



時代雜誌

火山口：一九七六年三、四月間，群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悼念中共前總理周恩來之死，掀起一次天安門事件。

抗暴的人民英雄：樹立這個紀念碑的政權，竟成了今日人民英雄抗暴的對象。

紀念碑南側：群眾和學生藉追悼周恩來和胡耀邦，在紀念碑前呼籲民主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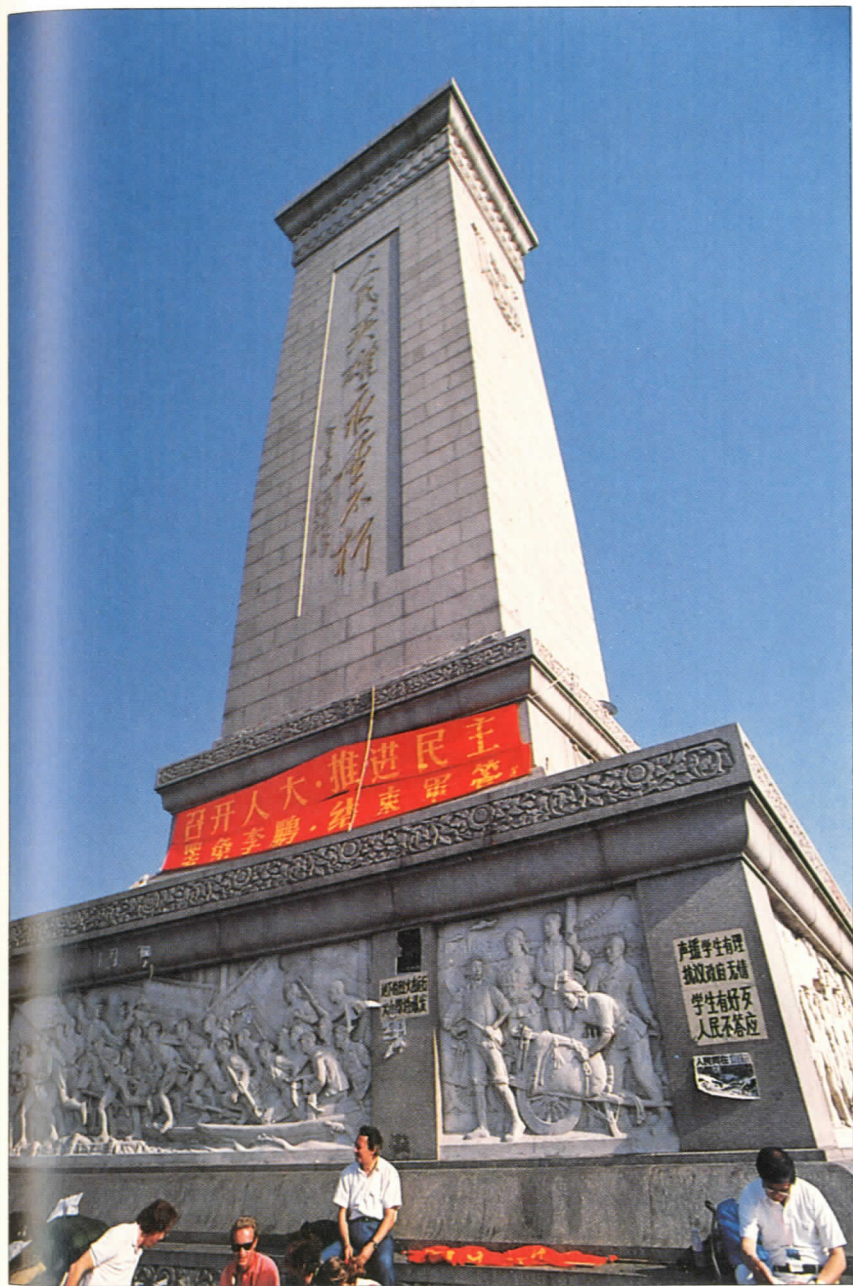
漢白玉刻製的巨型浮雕，集中地表現了一百年來，驚天動地的中國近代歷史。這些浮雕每塊高二米，每幅浮雕裡有二十名左右英雄人物，這是目前世界上的巨型浮雕之一。

碑文正面是由毛澤東所題「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正文一百五十八個字則由毛澤東撰、周恩來書，悼念中國近代以來，中共視為民族英雄的人物。

民國以來，天安門廣場與學生運動息息相關。從民國卅四年到卅八年，北平大學生長期以天安門廣場為示威抗議的聚會地點。

一九七六年三、四月間，群眾在人民紀念碑上獻花，悼念中共前總理周恩來的死，掀起天安門事件，一九八六年底，北京學生更在隆冬雪夜聚集天安門，要求民主。這次，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學生也同樣在此獻花悼念，從而引發一場更大規模的民主運動。

十幾年來，天安門廣場成了中國大陸群眾運動的火山口，中共處心積慮地粉飾這塊首都的門面，不休的人民最後總是在此揭穿它的偽裝。
(王震那)



聯合報記者 馮立置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高達 37.94 米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鑲嵌的浮雕，表現了一百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然而，抗議的聲音每每從大字報傳至廣場、北京、中國……。

示威後的黎明：絕食和示威的學生在巴士內度過一夜之後，廣場的景象。
(後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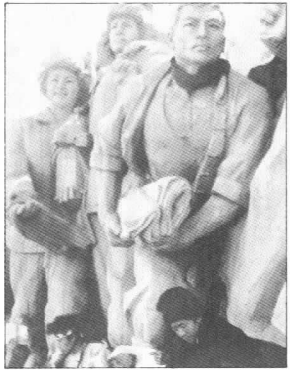
血洗後的廣場：每隔十尺站一名士兵。(前頁)

文件



大事記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因反對簽字對德和約而舉行示威，演變為「五四運動」。



在人類精神發展的道路上，那些刻著亞伯拉罕、摩西、先知以及耶穌名字的一長列的里程碑，都是樹立在世俗文明之道路發生裂罅，或阻滯不通的地點上。

湯恩比

《歷史研究》

大陸民主風潮大事記

四月十五日

- 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病逝，中共中央委員會發布宣告肯定胡耀邦的貢獻。
- 北京大學貼出大字報，各校醞釀發動悼念活動。

四月十六日

- 各界人士大批前往胡耀邦家中悼念，大陸多數媒體被要求淡化處理胡耀邦去世的消息。
- 北京各大學貼滿大字報，要求中共為胡耀邦恢復名譽，並希望將他的遺體安置在毛澤東紀念堂。
- 下午人民紀念碑前出現悼胡花園。

四月十七日

- 天安門廣場出現藉悼念胡耀邦而進行示威抗議的學生人潮，人數超過萬人。

- 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出通告，要求各機關、學校要「有組織」地進行悼念活動，嚴防「壞人」破壞。

四月十八日

- 北京大學等校大約六千學生凌晨遊行前往天安門廣場，並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他們高喊口號並攜帶標語，藉悼胡批判中共政權。

四月十九日

- 凌晨發生首次衝擊新華門事件。在中南海抗議請願的學生高呼「李鵬出來！」後與武警發生推擠衝突。
- 「悼胡」引發的抗議活動，有愈演愈烈之勢。中共當局警告，將不會容忍任何以悼念胡耀邦為藉口而陰謀製造動亂的企圖。

四月二十日

- 凌晨再度發生衝擊新華門事件，武警與學生衝突，有百餘名學生受傷，新華社報導有四名警員被打傷。
- 將近一千名左右的大學生冒著傾盆大雨，下午再度集結在天安門廣場前，繼續悼念胡耀邦及抗議中共當局。

- 北京大學學生成立「串連」組織，協調各校爭取民主改革的運動，該組織並立即在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發動三天罷課。

四月廿一日

- 人民日報刊出評論警告說：「破壞政治安定團結者會受到法律制裁，誤認政府容忍為示弱者會自食其果。」
- 以包遵信、嚴家其為代表的四十七名知識分子聯名寫公開信致中共中央，要求聽取學生意見。

四月廿二日



美聯社

- 中共為胡耀邦舉行追悼大會，天安門廣場從前一夜就聚集了十幾萬群眾和學生，他們不顧天安門戒嚴令，靜坐要求參加胡的追悼大會，與胡耀邦遺體告別，中共未答應，胡的遺體從人民大會堂西側送走，引起學生憤怒，後有三名學生代表跪在人民大會堂前請願，亦未獲接見。大學生在追悼胡耀邦的儀式後，誓言返回校園後仍要繼續他們的民主運動，並計畫發動大陸全面總罷課。

- 西安和長沙發生群眾暴動。

- 中共當局調派卅八軍二萬多人進京。

四月廿三日

- 中共官方報紙封鎖有關學運新聞，學生開始在北京大街小巷募款，準備發行報紙，以便確實報導學生一周來的示威行動。

- 北京大學出現批鄧大字報。

- 北京各高校會合天津南開大學、江蘇南京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廣州大學等校學生後，宣布成立「全國學生團結聯合會」，以別於官方的「全國學聯」。

四月廿四日

- 北京大專院校學生集會要求與中共領導人商談民主改革問題，因一名張姓學生被指為奸細，引起一陣騷亂，集會不歡而散。

- 北京各院校學生發動總罷課。

- 據稱，鄧小平已明確對大陸學生運動表態，認為此次學運是一次學生政治動亂，有後台、有黑手，他表示最終可能還是要抓一批人；他並要求中共當局要快刀斬亂麻處理此次學運，並且不要怕流血，不怕國際輿論反應。

四月廿五日

- 北京罷課的學生，開始把原本局限在校園、天安門廣場及「中南海」前的抗議活動，帶上了街頭。

四月廿六日

- 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指學生的民主運動為「搞亂全國」的預謀，將追究參與者的刑事責任。所有報紙均在頭版同時刊出。

- 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召開萬人黨員幹部大會，學習四二六社論，會中宣布停止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的職務。

- 中共北京市委召開萬名幹部大會，聲稱將堅決制止學生搞動亂，北京市公安局重申禁止學生遊行募款。

- 五千餘名北京學生在政法大學聆聽學生領袖誓言繼續抗議，並譴責政府威脅學生的措施。

四月廿七日

- 十餘萬名學生突破警方重要封鎖線，徒步四、五十公里遊行至天安門廣場，有上百萬民眾表示支持。

- 中共官方宣稱，願與示威學生對話，但必須透過官方承認的學生組織進行。

四月廿八日



法新社



新聞週刊

5月16日
洩密？趙紫陽告訴戈巴
契夫：中共重要問題仍
由鄧小平決定：此話後
來受到嚴厲批判

●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成立，吾爾開希被選為主席。

四月廿九日

●中國國務院發言人袁木邀集四十五位北京高校學生，舉行「對話」。由於與會學生代表名單是由主辦單位指定，臨時通知舉行，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不承認此次對話。

四月三十日

●三十多位學術界、知識界及新聞界人士舉行座談會，認為此次學運是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及人民心理危機總爆發的前奏；「四二七」的遊行，等於是宣告了中共家長式專制權威的破產。

●北京市長陳希同、市委書記李錫銘、市委秘書長袁木等人邀集廿九位北京高校學生，進行第二次對話。

五月一日

●「北高聯」發表聲明，譴責中共當局與篩選過的學生會談，企圖以此安撫學生，而不願進行學生要求的民主改革。

五月二日

●將近一萬名上海大學生在上海街頭遊行，並在上海中共市委會門前靜坐示威；要求新聞自由，取消對遊行的限制，讓欽本立復職。

五月三日

●上海市今天續有大學生遊行，提出「還我尊嚴」口號，抗議中共上海市委整頓「上海世界經濟導報」。部分學生還提出「罷課不罷學」。

●中共在北京舉行四千人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大會，趙紫陽在會中提出「在建設和改革的新時代進一步發揚五四精神」長篇講話。

五月四日

●北京高校十萬名學生在數十萬民眾的夾道歡迎及前導下，順利地會師天安門廣場，發表五四宣言，要求更進一步的民主；然後，又在民眾的歡呼聲中遊行回校。十幾個新聞機構的數百名記者也參與遊行。

●「北高聯」宣布停止罷課，但保持校園言論廣場及民主廣播。

●趙紫陽在會晤亞銀理事及代表團團長時表示，學生們對於貪汙腐化以及中共的缺失所表現的廣泛不滿，並不是沒有道理，但學生仍擁護共產黨，擁護改革。

五月五日

●「北高聯」內部意見分歧而瀕臨解散。

●新華社肯定趙紫陽日前對有關學運的講話，在北京各大學中已造成一定的安撫作用。

●李鵬接見出席亞銀年會代表時說，最近中國大陸不太平靜，出現學生罷課及上街遊行情況，政府不贊成學生的某些做法。

五月六日

●北京大學學生投票決定繼續罷課，並支持「北高聯」抗爭到底。

五月七日

●「北高聯」宣稱，已致函中共當局，要求就大陸民主化進行對談；並提出警告說，若未獲答覆，學生可能採取進一步行動。

●世界經濟導報主辦單位之一的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指上海市委停止欽本立職務是「不合法的」；文字經導報刊出，導致該期再度遭禁。三個律師事務所自願組成律師團，將控告上海市委侵犯導報名譽權。

五月八日

●趙紫陽會見外賓時說，學生表現理智，注意秩序和紀律，避免事態的激化；並認為學生提出的要求，許多正是黨和政府要努力解決的問題。

五月九日

●一千多名記者與編輯簽署並向主管當局呈遞請願書，反對新聞檢查；北京科技日報表示，這是中共傳播史上的空前行動。

●北京大學學生自治籌委會號召罷課同學，支持由自治籌委會發起的街頭遊行，以壓迫中共明確答覆有關學生和記者擬與官方對話的要求，同時聲援其他已遭壓制的大學。

五月十三日

●三千名學生在學生領袖帶領下，高聲朗誦絕食誓詞。絕食請願團於下午五時廿分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抗議。

●趙紫陽呼籲學生停止抗議活動以利中蘇共高峰會議順利進行。

五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鐵映、李錫銘以及北京市市長陳希同等，到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停止絕食、返回學校。

●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門領導人李鐵映、閻明復、尉健行等與北京卅多所高校推舉出的代表對話。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也派了代表參加。對話雙方意見分歧，學生代表退出會場，宣布對話無結果，繼續絕食。

五月十五日

●戈巴契夫到達北京，三十多萬群眾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迫使中共歡迎戈巴契夫儀式改在機場舉行。

●絕食學生成立絕食指揮部。北京知識界組成遊行隊伍，聲援學生。

●據傳，鄧小平主張採取強硬手段處理學運，趙紫陽黨內領導地位不穩。

●傳出卅八軍拒絕執行中共中央軍委再次調派入京的命令，據稱從軍長到士兵都拒絕進城。

五月十六日

●鄧、戈高峰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近五十萬群眾聚集天安門廣場示威，大陸各地也傳來示威活動消息。

●趙紫陽會見戈巴契夫時透露，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決定：重要問題仍需鄧小平掌舵；暗示中共所有嚴重失誤，鄧應負全責。

●趙紫陽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五點意見：否定四月廿六日人民日報社論，由他本人承擔發表社論責任；由「人大」設立審查高幹子弟（包括他兩個兒子在內）、審查「官倒」的機構；公布全國副部長級以上高幹的收入和福利待遇，



法新社

5月19日
我們來晚了：趙紫陽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取消特供。至此，趙、鄧二人嫌隙日顯。

●趙紫陽赴人民大會堂陽台上以望遠鏡觀看學運動態，並對未來情勢發展表示憂慮。

●天安門廣場學生絕食風潮愈演愈熾，廿萬以上學生及群眾聚集在天安門，聲援絕食學生。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到場安撫學生，但收效不大。

●北京十所大學校長或副校長聯袂前往中南海面見中共領導，並聯名呼籲中共當局盡速和學生對話，以免局勢不可收拾。

五月十七日

- 北京市社會各階層代表走上街頭，聲援學生，遊行人數在百萬人以上。
- 北京民主示威風潮擴散到大陸各大城市，尤以上海為甚；數千名上海學生走上街頭，聲援北京學生。
- 趙紫陽發表書面講話，肯定學生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對腐敗、推進改革的愛國熱情，並稱絕不「秋後算帳」，引起鄧小平不快。
- 因絕食暈倒的學生人數繼續增加，各醫院人滿為患。
- 嚴家其、包遵信等知識分子發表五一七宣言，公開主張打倒「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
- 各民主黨派聯名致函趙紫陽，認為學生行動是愛國行動，建議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主要領導人盡快會見學生，進行對話。

●巴金、冰心、夏衍、錢鍾書等四十一位文藝界著名人士發出緊急呼籲，要求中共主要負責人立即和學生直接對話，澄清事實，實事求是地、公正地、充分地評價學生愛國運動。

●發表緊急呼籲書和公開信的還有：共青團中央、全國青聯、全國學聯、中國文聯、全國婦聯等。

●超過一千名軍人加入北京學生遊行隊伍，高舉「軍心民心、萬眾一心」標語。

●戈巴契夫以「我很珍惜他們的立場」一語，在記者會上表達對天安門學生絕食抗議的看法。

●香港各界人士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五一七集會」，聲援北京大學生絕食抗議行動。

●澳門東亞大學學生上街遊行，並在新華社門外靜坐，支持北京學生絕食行動。

五月十八日

●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國務院總理李鵬及政治局常委喬石、胡啟立等人，先後到北京協和醫院探望因絕食昏迷而送醫的學生。

●學潮繼續惡化，各界人士遊行人數達二百萬以上；大陸近三十個城市地區響應北京的聲援示威活動。

●截至下午六時止，北京市急救中心已救治在絕食中昏倒的學生三千五百多人次，有些學生是第二次甚至第三次被送到醫院急救。

●中央電視台主播魏樺公開主張鄧小平退休。

●天安門前出現大批要鄧小平下台的標語。

五月十九日

●趙紫陽到天安門探視學生，含淚勸學生停止絕食。他保證不會停止對話，問題終究可以解決。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李鵬在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上，指責有人要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大量謠言攻擊、謾罵鄧小平；他揚言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揭露「極少數人」的政治陰謀。

●中共國家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在同一會議上說，「為了維護首都社會治安，恢復正常秩序」，中共已從外地調來軍隊。

●遊行聲援的人數比往日略少，標語、口號中針對鄧小平、李鵬的增多。在天安門廣場上靜坐示威的大學生和聲援群眾聽了李鵬的講話後，表示不同意講話的內容；有些已經撤離廣場的學生重返廣場。

●戈巴契夫建議中共當局與學生展開對話，以和平方式結束學生領導的抗議活動。

●美國政府發表聲明，指責中共採取軍事行動鎮壓和平的民主示威，美對此表示遺憾。

●紐約華埠居民一致聲援北京的抗議浪潮。

五月二十日

●北京宣布戒嚴，已有十萬軍隊包圍北京。中共當局悍然宣布全面封鎖新聞報導。

●六里橋發生流血衝突，武警毆打群眾，至少有四十人受傷。

●謠傳，卅八軍長已辭職，副軍長舉槍自戕；二十軍長宣稱絕不向人民開槍；廿七軍放棄進京並準備撤走。

●入夜，數十萬市民湧上街頭，守候在路口，幾乎整整一個通宵，執行戒嚴任務的各部隊未能進入戒嚴地區。

●美國希望中共當局和示威者雙方都能克制。

●荷蘭宣布取消女王五月訪問北京之行。

●港澳居民展開罕有的各階層全民性抗議活動。

●一千名中國學生在倫敦舉行示威遊行，支持北京學生民主運動。

●加拿大溫哥華六、七百名大陸留學生舉行示威。

五月廿一日

●北京民眾力阻軍隊前進；傅李鵬下達最後通牒，限民眾及學生於廿二日清晨五點前離開天安門廣場，否則將採取拂曉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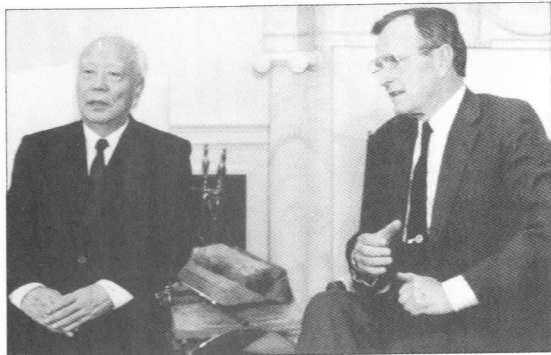
●據傳共軍元帥徐向前與前「政協主席」鄧穎超對中共鎮壓行動表示不滿。

●「北高聯」主席吾爾開希被罷免。

●北京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開會，除王漢斌外，均肯定學運。

●中共軍界七位元老聯名致函中央軍委和北京戒嚴部隊說，部隊絕不能鎮壓人民，絕對不能發生流血事件，部隊現在不宜進城。

●共軍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表「告北京市民書」，宣稱執行戒嚴任務是為維護北京治安，不是為了對付學生而是為了恢復正常秩序。



路透社

5月23日
學生最後的希望：萬里
會見布希後，第二天即
提早返回大陸。

●來自瀋陽、濟南、成都等軍區十萬軍人，已把北京城團團包圍；奉命來京的大部分為野戰軍，擁有衝鋒槍、裝甲車及坦克。

●據傳，卅八軍長和政委已遭撤職。

●中華民國新聞局長邵玉銘發表聲明，支持大陸自由民主運動，嚴厲譴責中共罔顧世界輿論，剝奪大陸人民集會、遊行、言論和新聞自由。

●香港各界超過一百萬人參加遊行，聲援北京學生，並要求李鵬下台。

●來自紐約、波士頓、南卡羅萊納、賓州等地約四千名大陸留學生聚集華盛頓，參加示威活動。

●舊金山千餘名大陸留學生及支持者在中共領事館外集會示威。

●來自大陸及台灣的留比利時學生及當地華僑百餘人，往中共駐歐洲共同體大使館前請願。

●澳洲一百五十名大陸學生至中共領事館前示威。

●泰國對大陸學潮表示關切，希望中共當局採取和平方式解決危機。

●全美東西三十所著名大學的大陸留學生發表緊急聲明，不承認鄧小平、李鵬政府。

●荷蘭的大陸留學生到中共駐荷大使館遞交請願書，要求李鵬下台，反對中共用暴力鎮壓學生。

●布希評論大陸民主示威運動，重申美國支持言論、集會、新聞自由及民主。

五月廿一日

●中共人大常委胡績偉厲以寧等四十餘人展開聯署提案，要求召開常委會。

●楊尚昆在高層幹部的講話中透露，由鄧小平定案的《人民日報》「四廿六社論」，趙紫陽表示不贊同；後來，鄧小平召集八十多歲老人陳雲、彭真、李先念、王震、楊尚昆等開會，鄧小平表示要堅持「四廿六社論」定的調子（學生遊行是動亂），並要實行戒嚴。趙紫陽無法接受他們的意見，要求辭職。中共「人代會」把楊尚昆這篇講話下達各地，是為公開宣布趙紫陽的罪名預做準備。

●傳中共成立主管宣傳小組，由李鵬直接領導。

●在美國訪問的中共人大常委委員長萬里公開表示同情示威群眾、學生。

●中共黨、政、軍、地方機構、學生組織統統鬧分裂；天安門廣場學生決議堅守廣場。

●北京新聞界、知識界抗議軍管及戒嚴，發動一萬餘人遊行。

●中華民國政府及民間以簽名、遊行等運動支援大陸民主運動，共同聲討中共政權。

●日本關東、關西地區大陸留學生舉行抗議示威。

●香港、澳門、波士頓、休士頓、巴黎均有大陸留學生及華人熱烈支持大陸民主運動的活動。

五月廿三日

●北京距天安門二十里處，豐台區與六里橋兩地，凌晨發生軍民衝突事件，約四十餘人受傷。

●據傳中共中央政治局今晨開會，李鵬在會上批判趙紫陽。

●天安門廣場毛澤東像被人用油漆汙染。

●天安門廣場宣布成立廣場臨時統一指揮中心，決定繼續抗爭，並選出七名常委，由女學生柴玲擔任總指揮。

●中共外長錢其琛表示，趙紫陽仍為中共總書記。

●廣州發生六十萬人大遊行。

●在天安門廣場靜坐學生，改採接力方式繼續抗議。

●北京又見百萬人大遊行。

●台灣各地支援民運活動愈見熾烈，大陸工作會報決定共產黨員可以來台訪問。

●南韓地區八十七個華人團體發表宣言，聲援大陸同胞爭取民主運動。

●泰國學生聯盟向中共大使館遞交書信，表達支持大陸學生領導的民主運動。

●菲律賓總統艾奎諾夫人表示歡迎大陸民運。

五月廿四日

●學生組織對是否要李鵬下台產生分歧。

●萬里縮短訪美行程，提前回大陸。

●中共六大軍區司令員（北京軍區除外）及海、空軍表態支持李鵬。

●楊尚昆在軍委緊急擴大會議中講話，揭露中共內鬥詳情和趙紫陽政爭失敗內幕。

●戒嚴部隊奉命後退，撤回營地待命。據悉，北京城郊已有九個軍的兵力，還有一個軍正在增援途中。

五月廿五日

●中共總理李鵬下午在宣布戒嚴後首次公開露面。

●據傳北京市委所發的黑材料文件，將趙紫陽及其親信打為「趙紫陽反革命集團」。

●中共外交部再次否認李鵬和趙紫陽的職位有任何改變。

●人民日報大樣即日起要事先送交有關方面審查。

●共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聯名要求戒嚴部隊認真執行戒嚴任務。

五月廿六日

●據傳，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指控趙紫陽、秦基偉、胡啟立、溫家寶、閻明復、杜潤生、鮑彤為「七大寇」。同時授權李鵬、楊尚昆、王震、薄一波成立四人領導小組，全權處理黨、政、軍緊急事項。

●楊尚昆下令北京戒嚴部隊長期駐紮，準備過冬。

●北京軍區宣布全力支持李鵬、楊尚昆。

●由陳雲主持的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會議及由喬石主持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均發表聲明，支持李鵬平息動亂。

●中共前「人大」委員長彭真在部分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指責北京學運為動亂。

●北京周圍駐軍已達廿萬，約佔全大陸正規軍的十五分之一。

●歐洲議會敦促中共當局與學生對話。

五月廿七日

- 萬里發表聲明，同意李鵬戒嚴政策。
- 「政協」主席李先念表示支持制止動亂和實施戒嚴。
- 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建議，天安門廣場靜坐示威學生在本月三十日，即戒嚴第十日在舉辦全市勝利大遊行後撤離天安門廣場。但外來學生組成的外省市高校聯合會強烈表示要繼續抗爭下去。
- 傳共軍總參謀部已被列入「三大黑窩」（另為北京大學及社會科學院）之一，是中共當權派擬加整肅的首要目標。
- 台灣藝文界、音樂界通力製作歌曲「歷史的傷口」，送給北京爭取民主自由的學生。
- 五月廿八日
 - 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廣播站聲稱廣場統一指揮部常務會議否決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的撤離建議；「北高聯」宣布他們在六月廿日人大會常委會召開前不撤離廣場。
 - 全球各地華人舉行同步大遊行，聲援大陸學生的民主運動；北京和上海兩地，也各有近十萬人的示威遊行配合。
 - 美國國務卿貝克表示，中共當局若不惜流血鎮壓大陸學生及知識分子，布希政府將極感遺憾。
- 五月廿九日
 - 中共透過電視台宣稱，制止動亂的對象是一小撮極少數搞陰謀詭計者，而且動亂問題出在黨內。顯示制止動亂的運動，將成為波及全大陸的政治鬥爭。
 - 北京火車站中午開始實施軍管，由士兵守住車站出入口維持秩序，並由武警驅散在廣場上講演的大學生。這是北京第一個公共場所實施軍管。
 - 廣場統一指揮部總指揮柴玲，在籌劃撤出廣場失敗後，宣布辭職。
 - 中共軍委副秘書長洪學智、劉華清前往北京郊區，代表鄧小平看望戒嚴部隊。
- 五月三十日
 - 中共開始抓人，三名支持學生的工人領袖被捕，由機車騎士組成的飛虎隊首腦也被拘捕。
 - 由中央美術學院製作的高達十公尺「民主之神」塑像，在天安門廣場完工。中共官方認為此舉已經侮辱和踐踏「國家」尊嚴和民族形象，並要求立即停止活動，將塑像撤離廣場。
- 五月卅一日
 - 中共在北京郊區發動群眾集會及遊行，並焚燒方勸之塑像。觀光飯店及中共機構也懸掛巨幅標語，支持中共當局鎮壓「動亂」。
 - 萬里從上海返回北京。
 - 著名經濟學家、「政協」委員千家駒發表「中國往何處去——民主與自由的潮流不可阻擋」一文，對於學運給予高度評價。
 - 全台灣各地學生由北至南連成一線，在雨中以手牽手方式，支援大陸學運。
 - 南韓官方首次對大陸情勢發表評論，希望中共當局自制。
- 六月一日
 - 北京市政府發言人丁維峻嚴重警告外國記者和港、澳、台記者，未獲批准前不得在北京進行採訪。
 - 學生團體起內訌，廣場統一指揮部總指揮柴玲、副指揮封從德險遭另一派系學生王文等人挾持。
 - 「外高聯」總指揮連順德因想開記者會主張撤出天安門，而遭罷免。
 - 南京五、六百名大學生展開「新長征」計畫，徒步和騎單車往北京，支援在天安門的學生。
 - 「北高聯」、「外高聯」和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發表聯合聲明，提出：(一)解除戒嚴令；(二)撤回軍隊；(三)保證不以任何形式對任何參加民主運動的人進行報復；(四)取消新聞封鎖，希望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
- 六月二日
 - 著名文化批評者、北師大講師劉曉波，作曲家侯德健、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畫部部長周舵、師大周報前主編高新在天安門廣場進行一連三天的絕食，抗議中共政權壓制學運，並發表「絕食宣言」。另有三千人登記參加這場絕食行動，將以三百人為一梯次，進行「接力絕食」。
 - 廣場統一指揮部秘書長趙世民被指以「逃亡費」名義，私吞捐款一萬一千元人民幣。
 - 一輛軍車深夜十一時在北京西區開向一群阻擋去路的民眾時，壓死三人，另一人受重傷。
- 六月三日
 - 數萬名便衣共軍，兵分三路，於凌晨二時左右從東、西兩方分別以縱隊和車隊進入北京，試圖趕走佔據天安門廣場的示威學生，遭到上百萬市民激烈抵抗和阻擋。
 - 中共軍警與民眾發生激烈衝突，共軍使用催淚瓦斯驅散民眾。
 - 軍隊採取強烈手段，開槍射擊民眾，造成死傷。
 - 海峽兩岸知識界發起「兩岸對歌」，北京天安門廣場上數萬名學生和中正紀念堂前五萬名群眾，在晚間十一時達成聯線，透過電話隔海高歌。
- 六月四日
 - 中共從四面八方向天安門廣場發動血腥鎮壓。
 - 中共在軍事鎮壓後，發表聲明，把學生領導的爭民主運動，冠以「反革命暴亂」的罪名，指責他們意圖推翻政府和社會主義制度。
 - 成都公安部隊傍晚衝入示威群中，使用暴力驅散民眾；估計有三、四百人喪生，上千人受傷。
 - 中華民國李登輝總統發表嚴正聲明，譴責中共暴行；台灣各界紛紛捐款、捐血，欲幫助北京受害同胞。
 - 美國總統布希發表聲明，譴責中共以武力對付和平示威者及造成生命損失。
 - 法國總統密特朗認為中共政權沒有前途可言。
 - 西德總統魏茲塞克呼籲中共停止血腥鎮壓民主運動；總理柯爾表示中共對民眾動武是野蠻的行為。
 - 瑞典卡爾森總理指責中共用赤裸裸的暴力壓制民主運動，國防部長、國會議長相繼取消前往大陸訪問的計畫。
 - 丹麥國會議員會主席霍夫曼取消本月率團前往大陸視察丹麥援助計畫進行狀況之行。
 - 歐洲共同市場取消原定五日與中共代表團舉行的部長會議。

- 義大利各政黨發表強烈聲明，譴責中共的流血暴行。
- 奧地利政界人士紛表不滿與遺憾。
- 西班牙總理岡薩雷斯發表談話，譴責中共以武力攻擊學生。
- 荷蘭外長發表談話，對中共血腥鎮壓民眾表示失望。
- 紐約、華盛頓、洛杉磯、舊金山、休士敦、紐奧良、溫哥華等地華人抗議中共血腥鎮壓。
- 具有共產黨員身分的大陸留美學生與學人，發表集體退黨聲明。

六月五日

- 中共軍隊亂槍射擊使館區。
- 中共北京戒嚴部隊互發生槍戰摩擦。
- 中共當局將領導學運的北京市高校自治聯合會及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定性為「反革命暴力組織」，下令逮捕有關學生及工人領袖；如果反抗，格殺勿論。
- 方勵之夫婦至美國駐中共大使館內避難。
- 武漢、上海、南京、杭州與長沙紛紛傳出坐、立或臥鐵軌抗議事件，武漢三名學生在火車站遭中共安全部隊射殺。瀋陽、長春兩市學生與民眾上街遊行，哀悼死難學生、民眾。
- 台灣北、中、南三區同時舉行集會聲援活動，為大陸死難同胞哀悼。
- 美總統布希強烈譴責中共暴行，下令停止美國政府及民間出售武器給中共，並停止雙方軍事合作及高級軍事人員互訪，以及考慮延長大陸留學生居留期間。
- 澳洲總理霍克取消訪問大陸計畫，並表示考慮對中共實施經濟制裁。
- 對於「六四慘案」，日本首相宇野宗佑表示嚴重關切，南韓外交部表示憂慮，泰國政府震驚失望，菲律賓總統表示遺憾，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感到震驚與悲痛。
- 東京、西歐各大城市及中共駐美各地領事館前，都發生示威抗議活動。

六月六日

- 中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北京召開記者會，將六四慘案指為「反革命分子」與解放軍發生衝突，謂死亡民眾「罪有應得」。
- 上海學生、工人走上街頭，全市幾陷癱瘓，經濟瀕臨崩潰。
- 西安、重慶、南京、蘭州、成都、武漢均發生學生、民眾示威抗議事件。
- 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對中共行徑表示厭惡與憤慨，並表示在目前狀況下，英國與中共間的正常事務無法持續下去。外相也宣布英國決定停止出售武器給中共，並暫停雙方軍事官員的會晤。
- 法國宣布凍結與中共的一切關係。
- 瑞士宣布禁止所有對中共的武器銷售，並中止運送已簽約的武器給中共。
- 亞銀暫停對中共貸款。

六月七日

- 香港、華盛頓、紐約、波士頓、芝加哥、洛杉磯、加拿大、日本、馬來西亞、比利時、法國、義大利、瑞典、波蘭、西班牙、秘魯等地華人、留學生舉行示威遊行及募款活動，抗議北京當局對學運的武力鎮壓。
- 中共廿七軍對面向北京建國路的齊家園外交官公寓、外國新聞記者住處、友誼商店及設有多處外國企業的國際大樓，做了十五分鐘以上的警示掃射，並封鎖使館區，入內到處搜查。
- 上海市民及學生截堵火車，火車因未減慢速度，當場輾死六人，數十人受傷。憤怒群眾放火燒毀八節車廂。
- 中共最高人民法院致電喬石和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表示支持鎮壓反革命暴動的行動。
- 中共國務院發布「關於堅決制止衝擊鐵路運輸安全暢通」的公告。
- 中共國家教育委員會發出通告，要嚴格處理支持民主運動的學生。
- 美國政府就共軍射擊北京外交人員宿舍事件，向中共提出強烈抗議。

六月八日

- 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通令，宣布「北高聯」和「工自聯」為「反革命組織」，並要求全市人民立即檢舉「反革命暴亂分子」，公布檢舉「反革命暴亂分子」的電話。
- 李鵬、王震到人民大會堂慰問北京市戒嚴部隊；李鵬成為共軍血洗天安門以來第一個公開亮相的中共領導人。
- 美國總統布希警告中共必須尊重人權，否則雙方關係難以完全正常。
- 各國專機陸續飛往北京撤僑。
- 匈牙利共黨頭子葛羅茲譴責中共血腥鎮壓民主運動。

六月九日

- 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對「在平息反革命暴亂中犧牲的烈士」表示「沈痛哀悼」，對受傷的共軍官兵和公安幹警表示慰問。
- 中共七大軍區致電中共中央，表示擁護鎮壓反革命的決定。
- 洪學智、劉華清和秦基偉代表鄧小平和楊尚昆看望受傷官兵。
- 中共國務院發布「關於堅決制止破壞經濟秩序確保工業生產正常進行」的公告。
- 上海五萬多名學生及支持民運群眾湧至上海人民廣場，為在北京死難的同胞舉行追悼儀式。
- 上海市政府取締上海工人自治聯合會，九名負責人已遭公安機關逮捕。
- 貴陽、蘭州、鄭州、成都、哈爾濱等城市均傳出武警逮捕示威民眾。
- 成都市政府已開始對五月中參加支持北京學運的知識界人士進行「秋後算帳」。
- 台灣開放直撥大陸電話及直接貼郵投遞大陸信件。
- 針對中共軍隊的屠殺暴行，美國國家科學院中止和中共中國科學院及大陸其他科學機構的合作交流計畫。
- 中共駐舊金山總領事館文化組副領事周黎明和僑務組代表張利民要求美國政治庇護。

六月十日

●天安門總指揮柴玲接受香港無線電視台錄音訪問今天播出，柴玲在錄音訪問中指控李鵬是直接下令屠城的劊子手。
●廣州大學展開「空校」運動，福建學生起而響應。
●中共廣播電視全面圍剿方勵之，指其為「叛徒」。

●上海當局發表聲明，稱上海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為非法學生組織，必須立刻解散；該組織成員必須立即停止所有非法活動，該組織學生領袖必須立即前往公安局登記姓名。

六月十一日

●北京市公安局通令逮捕方勵之、李淑嫻夫婦。

●中共指香港公民、就讀復旦大學的姚勇戰為上海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領袖，將其逮捕。

六月十一日

●中共報紙對方勵之、李淑嫻展開輿論攻勢。

●喬石、宋平、閻明復、溫家寶探訪戒嚴部隊。

●大陸紅十字會答覆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謝絕」台灣同胞在醫療方面欲提供的各項協助。

●英國政府要求中共當局立即釋放姚勇戰，否則會有很不好後果。

●美國國務院重申，美國為生命遭受威脅的異議人士提供安全保護的政策不變。

●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首度點名批判鄧小平。

●中共駐雪梨總領事館副領事董琪要求澳洲政治庇護。

●世界銀行決定延緩審核對中共的一億三千萬美元貸款，中共預計在一九八九年底前可獲得的七億美元貸款也將暫緩。

●墨西哥外長索拉納取消原訂一九八九年底訪問大陸的計畫。

●加拿大政府召回駐中共大使崔克。

●台灣籍的中共人大代表陸毅中及其妻陝西省政協委員胡春華，八日逃出大陸，今天發表聲明，聲稱辭去一切職位，並與中共現政府決裂。

六月十二日

●天安門廣場重新開放，供車輛通行，但任何車輛均不得在廣場停留。

●中共下令封鎖邊界和對外交通路線，以防止方勵之夫婦由北京美國大使館潛逃出境。

●中共公安部轉發北京市公安局通緝令，通緝王丹、劉剛、楊濤、封從德、王有才、張伯笠、熊焱、吾爾開希、柴玲、梁肇敏（又名梁兆二）、周鋒鎖、張銘、熊煒、王治新、張志清、翟偉民、王正雲、鄭旭光、馬少方、王超華、李祿廿一名學運領袖。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召開各部門負責人會議，李鵬主持並發表講話，為北京大屠殺辯護，並部署今後工作。李鵬首次公開向趙紫陽同夥「開炮」，譴責趙紫陽、胡啟立、芮杏文的「錯誤」。

●中華民國內政部境管局官員透露，決策單位考慮解除民歌手侯德健及前立委黃順興入境限制。

●美國商務部撤回出售價值五億美元的核能廠裝備給中共的外銷許可證。

●歐洲共同市場決定，凡歐市會員國內的大陸留學生簽證均可延長期限。

●澳洲總理霍克寫信給李鵬，敦促其停止暴力鎮壓行動。

●義大利共黨舉行聲援大陸民主運動的大規模集會。

六月十四日

●中共公安部以「煽動反革命暴亂」，通緝韓東方、賀力力、劉強三名「工自聯」領袖。

●北京學運領袖周鋒鎖、熊焱分別在陝西和內蒙被捕；南京公安機關逮捕「南京高自聯」領導人陳學東。

●中共下令驅逐美聯社駐北京記者潘愛文和美國之音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培新。

●中共報紙與電視台等傳播媒體對美國展開強烈批評，並指美國干預中共內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鵬和喬石在北京召開會議，傳達鄧小平六月九日接見軍頭的講話。

●台灣各機關、學校、團體、公司行號降半旗一天，悼念大陸民主運動死難同胞，各縣市並舉行追悼大會。

●李登輝總統發表談話，對中共展開對知識分子及學生的大肆逮捕殺戮行動，表示深切的關懷，並希望中共立即停止此一恐怖的迫害行為。

●西德經濟合作部宣布無限期停止對中共的一九八九年發展援助。

●法國延長三千名大陸留法學生的簽證。

●中共駐日大使館女職員馬秋松向日本政府要求政治庇護。

●美國六十八名參議員聯名致函給李鵬，要求立即釋放所有被捕參與民運人士。

●美國政府就中共驅逐兩名美國記者事件，向中共提出抗議。

●學生領袖柴玲以中國大陸民主運動象徵的身分，獲得挪威國會議員龍德與霍格推薦，提名角逐一九九〇年諾貝爾和平獎。

六月十五日

●上海人民法院把在上海六一一列車事件中焚燒火車的徐國明、嚴雪榮、卞漢武三人判處死刑。

●北京「工自聯」主要領袖劉強、劉煥文被捕。

●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通過支援大陸民主運動執行辦法；並審議內政部境管局擬具的「民間團體邀請大陸及海外民運人士來台參觀作業規定」。

●新聞局長邵玉銘表示，若侯德健的親友或其本人提出申請返台，有關方面將會從優考慮。

●中共駐美大使館三等新聞秘書張熾偉及其妻韓國紅向美國政府尋求政治庇護。

●蘇聯領袖戈巴契夫對大陸情勢表示關切，對中共當局排除對話一事感到遺憾；指出中共血腥鎮壓民主運動，可能使改善國際關係的過程受到「重大傷害」。

●一千名波蘭青年在波蘭西南部城市羅斯勞示威遊行，抗議中共的血腥鎮壓。

六月十六日

●袁木接受美國國家廣播公司主播布洛考訪問，否認共軍向人民開槍，也否認發生流血事件。



法新社

6月18日

預言：劉賓雁說，鄧李政權拖不了兩年，但中國大陸仍將受共產黨統治。

●中共軍方首次為西方國家記者舉行記者會，軍方發言人在會中發言前後矛盾，先承認軍隊曾對無武裝平民開槍，隨後又否認。

●「北高聯」學生領袖楊濤，在甘肅永登被捕。
●由台灣企業界第二代、民意代表及各行業精英組成的「精英文教事務基金會」，宣布設立獎學金，長期支持大陸留美學生。

●日本外相三塚博抨擊中共鎮壓異議分子，與日本秉持的民主價值不合。

●數名中共外交人員向加拿大當局尋求庇護。

●十二名大陸學生和商人在丹麥要求庇護。

●紐西蘭總理藍吉揚言，如果發現中共大使館人員偵查在紐西蘭的大陸留學生，紐西蘭政府「絕對必須採取行動保護學生」。

●西德總理柯爾在國會發表聲明，強烈譴責中共抨擊和囚禁民主示威者是「退回無恥鎮壓」的老路。

●美國白宮發言人費茲瓦特稱：中共發言袁木所稱中共未在天安門廣場殺人一事為「不正確的」。

六月十七日

●林昭榮、陳堅、王漢武、祖建軍、王連禧、張文奎、羅紅軍、班會傑八人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焚燒軍車、搶劫軍用物資、毆打殘害解放軍戰士」的罪名判處死刑。

●新華社向美國提出強烈警告，要美國「放明智一點」，儘速把方勵之和李淑嫻交給中共。

●對英國延後討論香港前途，中共表示遺憾，宣稱英國該為可能發生的一切後果負責。

六月十八日

●北京市戒嚴部隊指揮部要求市民立即將非法持有的槍枝、彈藥等軍用警用物品送交公安機關或戒嚴部隊。

●中共傳播媒體再度猛烈抨擊美國，警告美國為了長遠利益，必須將方勵之夫婦交給中共。

●劉賓雁在香港預言，鄧李政權拖不了兩年。

●香港各界人士集會，發起「港人救港運動」。

●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敦促中共領導人尊重真理、正義和自由。

●中共駐紐西蘭大使館警告大陸留學生，大使館對於尋求庇護者將會採取強硬立場。

六月十九日

●中共當局宣布，原訂討論學生政治改革要求的全國人代會特別會議延後召開。

●李鵬、喬石、姚依林以及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中南海會見北京戒嚴部隊三名「烈士」的親屬。

●中共中央電視台在新聞節目中指責香港、台灣新聞機構報導共軍血腥鎮壓事件，報導是「無中生有」。

●西德總理柯爾致函李鵬，呼籲從輕發落民運人士。

●紐西蘭總理藍吉對紐西蘭中共大使館警告大陸留學生勿尋求紐國庇護的舉措發表強烈批評。

●蘇俄人權鬥士沙卡洛夫致函美、蘇、英、德領袖，請拯救大陸民運人士。

●西方最大的產業勞工團體「工會聯盟」正式向「國際勞工組織」提出控訴，抗議中共大肆搜捕工人，嚇阻大陸爭民主運動。

●聯合國秘書長裴瑞茲呼籲中共赦免被判死刑的民運人士。

●世界銀行決定延緩貸予中共一億六千萬美元。

●長期擔任中共顧問的美國農學家辛登呼籲全世界對中共實施穀物禁運，以抗議中共血腥鎮壓民運。

六月二十日

●中共當局發布人民出境新規定，公安當局取消所有先前發出的出境許可證，持有護照的大陸民眾必須重新向公安局申請。

●北京大學學生領袖劉剛在保定被捕。

●中共對外經濟貿易部發言人劉向東警告美國如對中共實施貿易制裁，中共將「以牙還牙」。

●美國正式要求中共赦免被判死刑的民運人士。

●七十二所美國大學的中國學生組織聯合簽署一封公開信，要求美國國會採取一系列對鄧小平政府的制裁。

●一群國際知名作家和藝術家在巴黎成立反中共鎮壓國際委員會，試圖對中共政權施壓。

六月廿一日

●被判死刑的三名參與上海民主自由運動工人公開被槍決。

●新華社報導貴陽公安機關在貴陽抓獲一名長期潛伏的台灣特務歐宗佑。

●姚依林呼籲世銀恢復貸款會談。

●英國、法國、澳洲、西班牙、西德、荷蘭譴責中共在上海公開處決三名工人。

六月廿二日

●中共國家安全高宣布，大陸發生「動亂」期間，中共各地國家安全機關分別逮捕了十三名「國民黨特務」，並指台灣「直接插手動亂」，圖使「民主運動」擴大為「反共抗暴運動」。

●中共在濟南處決十七名民運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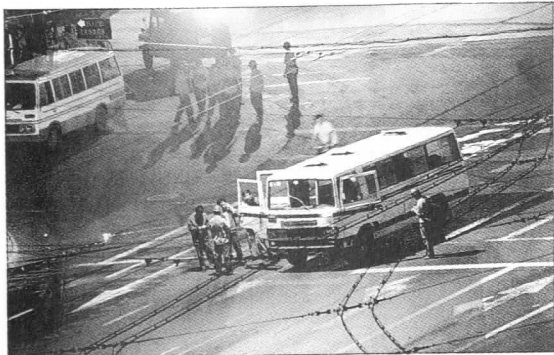
●中共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表示，中共對香港、澳門的政策不變，並指責港澳「少數人士」不應介入大陸民運。

●我國針對中共政權繼續殘害大陸民主運動人士，發表措詞強烈的聲明，除呼籲世界各國及國際組織對中共此一毫無人性的政權予長期而有效的聲討制裁，並強調今後將竭盡所能爭取全體中國人的民主自由，直到中共專制政權從中國土地上消失為止。

●美國副總統奎爾嚴厲抨擊中共殘暴行為，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處決民運人士。

●中共中國殘疾人藝術訪美團藝術指導陳文彬在紐約離團申請庇護，並宣布脫離中共黨籍。

●國際自由工會聯盟強烈譴責中共處決參加民主運動的工人，並呼籲世界各國加強對中共施加壓力，迫使中共停止屠殺行為。



毛大是

7月2日
崇文門大街的凌晨：劫
後將近一個月，北京情
勢仍然緊張

六月廿三日

- 中共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
-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槍決七名民運人士，唯一女性王連禧未被處決。
- 劉曉波被控直接參與煽動暴亂，被北京市公安局拘捕審訊。
- 中共透過新華社發表一篇題為「台灣當局在大陸動亂過程中掀起新的反共浪潮」的評論，再度升高對台灣的言詞攻擊。

- 中共在張家口逮捕劉復恩、趙義強夫婦、秦衛東（以上均為譯音）四名學生領袖。
- 中共公安人員突襲北京各大學校園，逮捕至少十七名教師和學生。
- 比利時凍結對中共的官方貸款，並停止對大陸新開發計畫的融資。
- 義大利決定停止對中共提供發展援助。
- 西德國會要求聯合國立即討論中共侵害人權問題。

六月廿四日

- 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經由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選任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對中共中央領導機構部分進行調整：
 - 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 增補李瑞環、丁關根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 免去胡啟立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之職；免去芮杏文、閻明復中央書記處書記之職。

——以「支持動亂」、「分裂黨」罪名，撤銷趙紫陽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之職。

-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落幕，確定堅決執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及強調絕不回到「閉關鎖國的老路上去」。

- 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舉行第四次全會，由中共政治局常委、紀委書記喬石主持；紀委會重申貫徹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決議，並宣誓整肅參加最近民主運動的黨員。

- 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舉行第四次全會，由副主任宋任窮主持。會議公報表示，要「繼續深入學習」鄧小平的講話，擁護江澤民任總書記。

- 中國國民黨支援大陸同胞爭民主運動捐款管理委員會通過對因聲援反共抗暴運動而被停發公費的大陸海外留學生之急難救助行動。

- 香港報導指出，嚴家其逃出大陸，經香港轉飛法國。

六月廿五日

- 嚴家其及夫人高泉離開香港，前往歐洲。

- 東德非戰與人權活躍分子，以持續七十二小時的擊鼓方式，表達他們對中共鎮壓民運的哀傷與憤怒。

六月廿六日

- 大陸學運領袖吾爾開希與十餘位大陸異議人士由香港轉往西方國家。

- 歐洲共同市場十二個會員國外長一致同意採取八項措施，抗議中共的「殘暴鎮壓行動」。

- 日本政府決定擱置今年預定在東京舉行的第六屆中（共）日內閣級會議。

- 英國內政部長表示，三名中共外交官及三或四名不具外交官身分的大陸公民，向英國尋求政治庇護。

- 蘇聯人權鬥士沙卡洛夫致電給聯合國秘書長、蘇聯、美國、法國、英國元首，促請他們竭盡所能，阻止中共一波波的逮捕與處決異議人士行動。

- 廿二名就讀日本大學及研究院的大陸留學生公開宣布脫離中國共產黨。

六月廿七日

- 大陸著名法學家于浩成在家中被捕。

- 中共國務院台灣事務公室副主任唐樹備公開表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中共解決台灣問題所遵循的方針，不會改變。他同時警告，台灣應當立即停止所有在兩岸關係上製造緊張、不利於和平統一大業的言行。

- 楊尚昆會見巴基斯坦參院議長時重申，儘管中共實施戒嚴以鎮壓民運，但經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依然不變。

- 中共當局指控天津南開大學一名美籍教師和一名美籍女學生參與大陸民主運動，要求他們限期離境。

- 法國郵電暨太空部長奇列思宣布，該部將為在所屬訓練中心受訓的大陸學員延長或重開有關課程，這是該部一系列協助大陸學員的措施之一。

- 日本純民間組織「第一辯護士會人權擁護委員會」成立一個「外國留學生人權一一〇電話」，專門指導大陸留學生如何去解決困難。

六月廿八日

- 中共當局為設法應付國際間對其高壓統治日益升高的譴責聲浪，下令召回所有駐外大使。

- 中共政治局六位常委在中南海召開與民主黨派、無黨派及少數民族領導人士的座談會，會議由李鵬坐首席並主持。

- 中共新任政治局六常委初步劃分主管工作：

江澤民——負責全面黨務、著重對外開放政策的工作。

李鵬——負責國務院工作。

喬石——主管黨內政法和整黨工作。

姚依林——主掌經濟事務。

李瑞環——主持宣傳和意識形態的工作，兼顧對外經濟事務。

宋平——主管廉政和人事組織工作。

- 江澤民發表就職以來首次公開講話，將此次北京「動亂」定名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並不再稱前總書記趙紫陽為「同志」。

六月廿九日

- 李先念主持政協會議，點名批判趙紫陽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不稱趙紫陽為「同志」。
- 美國總統布希表示，除非北京政府改變壓迫方式，否則「很難」繼續美國與中共間現存的那種經濟關係。
- 舊金山市政府表示，由於中共以血腥手段鎮壓民運，該市決定中止與上海的姊妹市關係。
- 中共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開幕，由萬里主持會議。
- 楊尚昆會見玻利維亞訪問團時表示，西方一些國家對中共處理學運事件所施加的壓力，中共絕不接受。
- 中共警告歐洲共同市場會員國政府，歐市制裁中共的措施毫無用處，且會傷害彼此之間的外交關係。
- 美國眾議院以四百一十八票對〇票，通過立法修正案，要求政府對中共採取新的制裁措施。
- 三百餘名在美的大陸學者、留學生宣布集體退出中國共產黨。

六月三十日

- 中共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通過鄧小平提案，撤銷趙紫陽國家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之職。
-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企圖推翻中國共產黨」的罪名，將三名在民運中以顏料汗損天安門城門上毛澤東畫像的「反革命分子」起訴。
- 加拿大退出三項協助中共發展的計畫。

七月一日

- 天安門城樓重新開放供人參觀。

七月三日

- 自立報系記者黃德北被北京公安人員逮捕。前一天，黃德北曾與學生領袖王丹會面。

七月四日

- 吾爾開希代表「北高聯」，嚴家其代表「北知聯」，宣布將籌備成立中國學運民運聯合委員會，結合海外一切民主力量，以「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針，繼續長期推動中國的民主化。他們確認首都各界聯席會議關於定四月廿七日為「中國民主自由節」的提議，並呼籲將六月四日定為「中國國殤日」。

(王玉燕、劉明華整理)

人物 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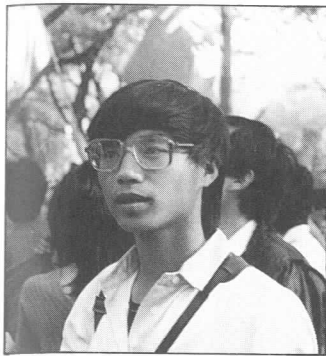


我何嘗樂意每年颯冷風！
但願今後永遠摘除這項倒楣的桂冠，
但是事實是：因為春寒料峭，
各個凍得啞若寒蟬。

王若昭

《談文藝政策》

王丹認為，學運除了要有清晰的目標，一定要講求步驟，才不會變質，或受到利用。



王丹 從歷史智慧探取中國問題解決之道

王丹，運動當年二十一歲，北京大學歷史系一年級學生。早在此次學生運動爆發之前，王丹已是北京學界頗受矚目的學生菁英。稍早，他在北大創辦了「民主沙龍」，號召同志同道青年，集會討論中國政治及民主改革的問題，力圖打破校園內崇尚現實、沈悶渙散的氣氛。

「民主沙龍」的活動雖曾引起注意，但影響有限。四月中旬隨悼胡事件而引發的學生運動，民主沙龍主持人王丹以及他的一批同道，有機會把他們的民主理念發為行動，終於在北京蔚為上百萬人的全民民主運動。

王丹外貌文弱，戴著眼鏡的臉上，時常保持著沈靜深思的神色。他與另一位學生領袖吾爾開希不同，他不是激情行動型的領袖，比較傾向溫和、理念型的領導；在五十五天的學運中，吾爾開希受到更多新聞媒體包圍，而王丹始終以清晰的理念運籌帷幄。

王丹曾談到他對學生運動的看法，認為運動除了要有清晰的目標，一定要講求步驟，才不會變質，或受到利用。在這次運動中，十數萬學生維持了高度的秩序與理性，與王丹的民主運動理念不無關係；也因此，在學運領袖頻繁的分歧與分裂之中，王丹雖也曾受到其他學生批判，但最後還是能以深刻的思考，維持領導地位。

王丹是吉林人，生於北京。父親是北大教授，從小對學術氣氛與批判精神有較多的感染。三年前的學運，尚在高中就讀的王丹開始受到啟發。進入北京大學以後，他受教於大陸異議分子方勵之的夫人李淑嫻，對西方的民主有更多認識。在學運期間，曾不斷向李淑嫻請益討論；也因為這層關係，中共當局一再公開指稱方勵之在幕後「操縱」學運，故意扭曲學運的自發、自主性質。王丹自然也成為中共處心積慮急於打擊的對象。在學運發動初期，他已被公安人員全天候監視，但他仍奮力領導運動，一無所懼。

六四慘案之後，一度傳出王丹已經遇害的消息；他隨後出現在中共緝捕的二十一名學生名單中，名列首位。七月二日上午與台灣記者黃德北聯絡後被逮捕。

原來選讀政治系的王丹，為了更深刻地探取中國問題的解決之道，去年自願降級轉到歷史系，希望從歷史的智慧中找到答案。結果，這一場他親手領導的學運，不僅在歷史上寫下了一頁，也把他自己寫進了歷史之中。（王麗美）



柴玲一段「歷劫平安」的錄音，告知世人：學運的靈魂並未被摧毀。

柴玲 天安門學運的象徵性人物

柴玲，學運時年二十三歲，山東日照人，畢業於北京大學，後就讀北京師範大學兒童心理系研究所。在此次學運當中，擔任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很巧的是，她的生日四月十五日，正是胡耀邦逝世而引起這次學運的日子。

她的丈夫封從德，學運時二十二歲，四川人，是北京大學遙感研究所研究生，也是這次學運的學生領袖，擔任廣場指揮部的副總指揮，掌管財務，兩人是一對典型的革命夫妻。

柴玲的身高僅一百五十五公分，長得斯文清秀，看起來像個高中生。但是，在學生領袖中，她卻是強硬派的代表。學運期間，柴玲一直反對向官方妥協，力持堅守天安門廣場的原則。她認為，除非中共政府肯定學生的愛國情懷，撤銷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直接公開與學生代表對話，並且加速民主，懲治貪汙官倒腐敗；否則，學運不應停止抗爭。

柴玲非常強調學生運動的獨立性與自主性，認為不應該隨著中共黨內權力移轉而變動。

隨著學運的中控，柴玲領導學運的工作也遭遇到愈來愈多的困難。

五月廿九日，由於首都各界聯席會議關於三十日光榮撤出廣場的建議被否決，柴玲一度覺得無力想辭去「廣指部」總指揮的職務，但被挽留。她擔任總指揮，一直到共軍以武力「清場」為止。

六月一日凌晨，她和封從德險遭不同派別的學生綁架。據說，其他學生綁架他們，是因為對財務管理有不同的意見。

六月三日中共軍隊鎮壓之前，柴玲曾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的訪問，她表示：「北京學生和平遊行演變成全民民主運動，追求的是人的基本權利，享受自由和民主的生活。」她說：「希望有這麼一天，我們大家能在中國很安全地工作，有所收穫——我們勞動，然後享受其成果。我們有做人的基本權利，有人身的保障！」

就在當晚，中共解放軍屠殺了數以千計的學生，造成中國歷史上的慘案。

六月十日晚間，自由地區的電視廣播播放了她的一段「歷劫平安」的錄音，開頭幾句：「今天是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下午四時，我是柴玲，我是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我還活著——」短短數言的開場，告知世人：學運的靈魂並未被摧毀。

她說，關於六月二日到六月四日這段時間整個廣場的情況，她是最有資格的評論家。

由於柴玲是共軍「清場」時的廣場總指揮，六四慘案之後，她被許多人視為這次學運的象徵性人物。挪威的國會議員龍德和霍格，也因此提名她為下屆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

（景小佩）

吾爾開希

誓言射下「黑色的太陽」

吾爾開希，新疆維吾爾族人，原名布萊特·吳爾凱西，一九六八年生於北京，並在北京長大，在新疆接受過三年中學教育，學運發生時二十一歲。父親長期從事新疆地方文獻的編纂工作，是少數民族中的知識分子。

吾爾開希為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一年級學生，原即擔任學生會會長。四月學運初期，便以即席演講的風采、煽動性強的語言，和坦率誠實的態度，獲選為北師大學生自治會主席，並立即成為北京高校間活躍的學生領袖。

作為一名學生領袖，吾爾開希在行動上是積極的、熱切的；但在追求上，他也表現出溫和、節制的一面。歷次學生遊行中，吾爾開希以其高大的身材，屢屢帶頭掌旗衝向公安警察圍起的人牆。這位鬚髮少年喊話的身影，透過各國媒體的爭相報導，給世人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

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大會之後，四名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前向李鵬請願，吾爾開希即是其中之一。其他代表以極低的姿態，跪在人民大會堂前階上，希望李鵬接見，吾爾開希即不願向權力低頭，拒絕下跪。這顯示出他的民主觀念相當強烈，反權威性格突出。

在與中共官方「對話」的折衝過程中，吾爾開希也都能以過人的膽識，堅持學運的抗議精神。在四月二十九日中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主持的「對話」中，由於與會代表是由官方挑選的學生，吾爾開希雖然在列，但他了解此種對話的本質缺乏民主基礎，不符學運主張的原則，即當場宣布退出，並要求其他學生與他同時退席，結果並無一人與他同時行動，事後證實此次對話不為學生承認。

後來，在與國務院總理李鵬對話時，由於李鵬的開場白太過空泛，吾爾開希立即毫不客氣地打斷李鵬的發言，要求他進行實質對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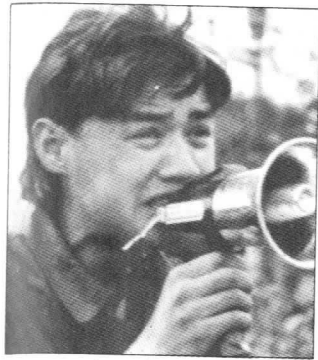
但是，後來在與屬於改革派的統戰部長閻明復談話時，吾爾開希又對閻表現出同情與理解，願作妥協；在戈巴契夫訪問北京時，吾爾開希也認為學運不必妨礙中蘇共高峰會議，而主張將絕食的學生從人民紀念碑北側移至東側。

作為學生領袖，吾爾開希能扣緊運動前進的節拍，展現抗議立場；但他也留心不使學運過度激化，以免在沒有成果之前即遭扼殺。五月二十二日他逕自在廣場宣布「民主運動已經失敗」，是了解到改革派已經失勢，強行支撐可能引起流血；因此要求學運轉向，保存實力，但旋遭罷免，一如他的進退策略曾數度遭其他學生反對。

武裝鎮壓後，吾爾開希六月底離開中國大陸，經香港轉往法國，和嚴家其等人組織「民主中國陣線」。

四月學運前曾滿懷希望成為中國共產黨一員的吾爾開希，未來將是海外中國民主運動的主將，他誓言，要射下中國「黑色太陽」。

(王震邦)



吾爾開希以其高大的身材，在歷次學生遊行中，屢屢帶頭掌旗衝向公安警察圍起的人牆。



馬少方主張到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示威，成為學運再現高潮的催化劑

馬少方

兼具激情與內省能力

馬少方，學運時廿五歲，江蘇人，是北京電影學院學生。高中畢業後曾當過短期工人，再以進修條件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專修編導。

在悼胡事件中，馬少方即以成熟老練獲選為學生代表，進入「北高聯」。他才思敏捷，曾撰寫十餘首悼胡詩送到天安門廣場傳閱。

在學運領袖群中，馬少方是既具激情而又能冷靜思慮學運發展，每能提供創意見解的一位。對民主運動和民主政治的理解，馬少方有較深刻的認識，主張謹慎從事民主運動。在整個學運中，他是一位具有反省能力和自覺的學生。

學運初期，馬少方觀察到學運要求「打倒官倒」、「剷除貪汙腐敗」和學生期望的民主運動沒有直接關連。認為學生運動必須轉向於民主的訴求，並在現實中爭取到政治制度的改革。馬少方同時也警覺到，學運不能任憑激情，也要有策略，而且策略要能引導激情。

在五四遊行之後，馬少方主張進行校園民主運動，但為罷課激情所淹沒。到了五月十日以後，馬少方以政府和學生對話缺乏誠意，主張到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示威，而這一意見立即成為學運再現高潮的催化劑，也因此種下學運悲劇的種子。

當中共官員包括統戰部長閻明復希望學運能為改革派留一機會時，馬少方主張有限度的妥協，在不違背學運立場的前提下，進行對話協商。

但天安門廣場絕食學生拒絕接受妥協，使中共不願和學生真誠對話，馬少方在學運後期已逐漸持悲觀態度。在學運領袖間，馬少方對激情訴求的主張常持批判態度，因此逐漸和意見相近的吾爾開希淪為少數。在幾次學運領導層的爭議中，馬少方是較為冷靜的一位。

在六月三日到四日凌晨間，馬少方還參加了海峽兩岸對歌，當時他曾表示，他將離開前往西安進行學運的啟蒙與宣傳。可是，六月四日的血腥悲劇改變了馬少方的行動方向，他向南方逃亡，最後被迫自首。

(王震邦)



劉剛 不想出風頭但還是被盯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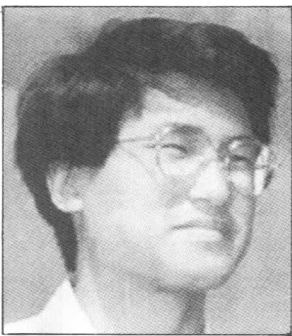
劉剛，學運時廿八歲，吉林遼源人，北大物理系及研究所畢業。早在學運發生前，劉剛已默默從事民主啟蒙運動，研究所畢業後，仍留在北大校園附近，參加學生們自發性的民主聚會。

在校園民主沙龍中，經常有劉剛出現，並經常提出問題讓同學思考。劉剛並不想出鋒頭，但還是被公安人員盯上了。

悼胡之後，學運走出了校園，劉剛並沒有直接介入，他只是關心者和支持者。在天安門廣場最後幾天，群眾圍繞著人民英雄紀念碑，爭睹侯德健、劉曉波、周舵、高新等絕食知識分子之際，劉剛負責配合廣場總指揮部調度策劃與安全措施。

六月四日慘案後，劉剛劫餘逃亡，十九日在河北保定被捕。當時他正要購買前往青海西寧的火車票。因售票員已先接到中共的通緝令，舉報中共公安人員將他逮捕。

(王震邦、景小佩)



李錄的沈穩有超乎年齡的成熟。在學運主要領袖中，他是唯一來自外地的大學生。

李錄 沈着穩健出任天安門廣場副總指揮

李錄，學運時，約廿歲，自稱是南京大學學生，其餘資料不詳。在學運主要領袖中，他是唯一來自外地的大學生。由於他從未出示他的身分證明，常給其他學生莫測高深的印象，若干知識分子對他也有說不出的感覺。

李錄在五卅之前，就已活躍於北大校園，並參與了「北高聯」學生組織。其後與柴玲、封從德較為接近；當柴玲出任天安門廣場總指揮時，李錄由於沈著穩健也獲任副總指揮。

六四慘案後，李錄和柴玲、封從德逃回北大校園。柴玲和封從德都已筋疲力竭，只有李錄仍平靜的坐在一旁，向記者談論屠殺經過；他的沈穩有超乎年齡的成熟。

李錄遭中共通緝，七月間已安全逃到巴黎。

(王震邦、景小佩)

二十一名學生領袖

六四屠殺後，中共開始大肆搜捕民運人士，六月十二日曾發出通緝令，緝捕二十一位學運領袖；並透過電視、廣播、傳播這些學生的相片、特徵，鼓勵民眾檢舉。結果，很快就學生落網。

二十一位學生中，研究生佔了六名；以學校看，北京大學學生最多，有七名。這批被通緝的學生領袖，有兩位來自少數民族，他們是維吾爾族的吾爾開希，和雲南苦聰族的王正雲。

這些學生分別是：

王丹：男，二十一歲，吉林人，北大歷史系學生。

吾爾開希：男，一九六八年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寧縣人，北師大教育系學生。

劉剛：男，二十八歲，吉林省遼源市人，原北大物理系研究生，現無業。

柴玲：女，一九六六年生，山東省日照市人，北師大心理系研究生。

周鋒鎖：男，一九六七年生，陝西長安縣人，清大物理系學生。

翟偉民：男，二十一歲，河南省新安縣人，北京經濟學院學生。

梁肇敏：男，又名梁兆二，一九六九年生，四川蓬溪縣人，北師大心理系學生。

王正雲：男，苦聰族人，住雲南省紅河州金平縣勐拉區，中央民族學院學生。

鄭旭光：男，二十歲，河南密縣人，北京航空航大學生。

馬少方：男，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生，江蘇省江都縣人，北京電影學院夜大劇作班學生。

楊濤：男，十九歲，福建省福州人，北大歷史系學生。

王浩新：男，一九六七年生，山西介休縣人，中國政法大學學生。

封從德：男，二十二歲，四川人，北大遙感所研究生。

王超華：女，三十七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籍貫不詳。

王有方：男，一九六六年生，浙江人，北大物理系代培研究生。

張志清：男，一九六四年生，山西太原人，中國政法大學學生。

張伯笠：男，二十六歲，黑龍江省望奎縣人，北大作家班學員。

李錄：男，二十歲，南京大學學生，籍貫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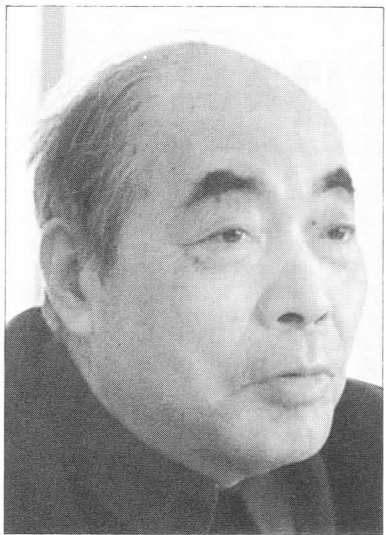
張銘：男，一九六五年生，吉林省吉林市人，清華大學汽車工程系學生。

熊煒：男，一九六六年生，湖北省應城縣人，清華大學無線電系學生。

熊焱：男，一九六四年生，湖南省雙峰縣人，北大法律系代培研究生。

目前證實被捕的九人是：周鋒鎖、楊濤、馬少方、熊煒、熊焱、劉剛、王正雲、王丹和鄭旭光。確定已逃亡成功的是吾爾開希及李錄。

(王麗美)



欽本立思想開放，理路清晰，使世經導報始終維持直言敢諫的風格。

欽本立

堅守言論立場第一個被整肅

有大陸「最勇敢的報紙」之譽的世界經濟導報，預訂四月二十四日出版的第四三九期，因刊載紀念胡耀邦的文章，在發行當日遭到中共當局查禁。兩日後，該報總編輯欽本立遭「停職檢查」處分，成為此次學運中第一個被整肅的對象。

運動當年七十一歲的欽本立從創辦以來擔任導報總編輯，至當時已將屆十年，是報社中碩果僅存的第一代報人。他思想開放，理路清晰，堅守批評的立場，使導報始終維持敢言直諫的風格，年輕的記者有時不稱他「欽總」，而喊他「欽老師」。

世經導報的直言無諱堪稱大陸報紙中的異數，由於其言論一再使中共當局受窘，也常常處於以文賈禍的險境中。欽本立常以乒乓球的「邊緣理論」形容導報的批判立場。他說，「編報像打乒乓球，打到界外算輸，打到正中太容易，難就難在如何使球落在桌子邊緣」。這次導報發表紀念胡耀邦座談會實況，看來並非擊出險球，卻被判出界，這不是技巧退步，是對手擅自縮小枱面，改變規則之故。

這個對手，正是剛被選為中共總書記的原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在最近兩次學運中都曾歪曲事實打擊學運的江澤民，因為處理導報事件「果決」，鎮壓學運「有功」，獲得晉升。

中共上海市委擅發停職令一事曾引起反彈。導報主辦單位之一的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去函江澤民，聲明欽本立是受其委託主持導報工作，上海市委無權停止其職務；並有三個律師事務所自願為其提出告訴，控告上海市委侵犯其名譽權及工作權。不少導報記者也作了堅定的表示，如果堅持撤換欽本立，那麼這份為改革而生的報紙就沒有再存在的必要了。

(王麗美)



方勵之小心翼翼，避免因他的介入而使學運受到曲解與誤會。

方勵之

「以一人抵一國」散布民主理念

方勵之，浙江杭州人，一九八九年學運時五十三歲，當時擔任中國科學院天文臺研究員，為國際知名的物理學者，同時也是舉世同知的中國人權鬥士。

長期以來，方勵之即以科學辨別真偽的態度，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提出挑戰，進而對現實政治與權威提出批判。方勵之批判了社會主義體制下的一切，指出制度是問題的根源。

和中國大陸許多異議分子不同的是：方勵之對共產黨沒有第二種忠誠，他和馬列意識形態與中共統治心態，幾乎站在對立面上。這也是中共對方勵之最不能容忍的。

八六年底，方勵之擔任副校長的安徽合肥科技大學引發了一次全國性的學潮，主要就是受到他的民主觀念的影響。那次學潮，使得方勵之被開除黨籍，也使他成為中國大陸異議人物的代表。由於方勵之在國際學術界擁有一定的地位，因此方勵之的異議較易為國際新聞界矚目；加以方勵之多次出國講學，對中共政權的批判往往造成輿論聲勢，帶給中共極大壓力，被視為「以一人抵一國」的抗議人物。

一九八九年初，方勵之以個人名義寫信要求鄧小平釋放政治犯魏京生，引發了知識分子一波接續一波的連鎖反應。八九年二月底，方勵之應美國總統布希在北京的邀宴，中共悍然攔阻方勵之赴宴，再度造成國際矚目大事。美國與中共的交往，為了方勵之竟出現難解難纏的困擾。中共視方勵之如芒刺在背，亟欲去之而後快。方勵之雖依舊扮演他的反對角色，但也深知危機已潛伏其中。

四月悼胡事件演變為大規模的學運後，方勵之小心翼翼地力求避免深入。因為他知道，他只能以個人名義進行對中共的抗爭；此外，多走任何一步都有可能被冠上現行犯罪名，而遭不測。他甚至以開會為由去了一趟山西，以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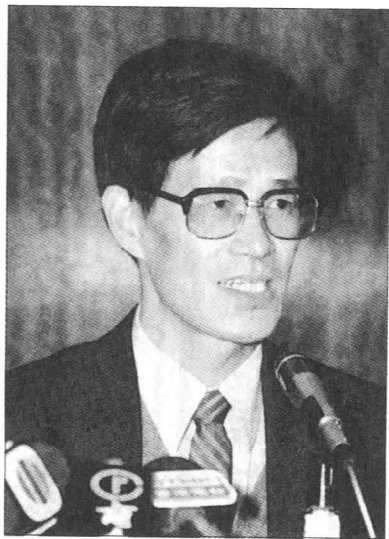
運保持距離。方勵之自己對這種態度解釋是：為了避免因他的介入使學運受到曲解與誤會，而讓當局找到鎮壓學生的藉口。

儘管如此，中共官方終究沒有放過方勵之夫婦。由中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直接點名影射方勵之與其妻子李淑嫻和學生運動有關，而學運已被定性為動亂。方勵之夫婦稍後接受北大學訪問時，對中共無理的批判一一加以批駁。他們也給予學運歷史性的評價，認為人性的良知在民主氣氛中才可能消除恐懼感；而天安門廣場就像民主啟蒙學校一樣，讓參與過的數百萬人感覺到他們有權利脫離政治的擺佈。

六月四日屠殺後，方勵之夫婦以安全理由走避美國大使館，獲得美國收容保護的承諾，這自然也是極端無奈的選擇。此事立即激起中共的反彈，公開批判和通緝方勵之夫婦；並且派了士兵包圍美國大使館所在的使館區，致使美國和中共外交關係陷入空前緊張狀態。

兩年多來，方勵之讓中共一再自暴其反民主醜態，同時也讓更多中國人認識到民主的價值。他雖然沒有直接投入此次學運，但是這次學運之中，必定有方勵之的理念在其間鼓舞、流傳；下一次的民主運動也將是如此。

(王震邦)



嚴家其曾樂觀地期望，中國在公元二千年之後能進入一個理想的社會。

嚴家其

從謹言慎行到走上街頭

嚴家其，運動當年四十八歲，江蘇武進人，北京中國科技大學畢業，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生。中共在恢復社會科學研究後，嚴家其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設政治研究所所長，是中共實施開放改革後，最具影響力的政治

學者。著有《首腦論》及《中國文革十年史》。

早在開放改革之初，嚴家其即提出中共官僚系統內的幹部任期制，而此在八二年即載入中共憲法內。從此，嚴家其即長期成為中共改革派的政治改革設計師。在經濟改革的同時，他主張應該以政治制度改革配合。並且從根本檢討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國家體質，從而批判了政府責任區劃政治責任和行政責任，他也檢討了官僚作風下的弊端。

嚴格地說，嚴家其主張的是漸進的政治改革，堅持以冷靜及理智的態度來處理現實問題。不過，現實的發展，特別是四月學運接續年初知識分子聯名要求釋放政治犯的發展以來，多數知識分子已不容迴避來自良知的考驗。

在一篇類似科幻小說的中國未來預言中，嚴家其曾樂觀地期望中國在公元二千年之後，能進入一個理想社會。同時，在他的思想自傳中，他提及十三年前天安門事件中，一位剃光頭穿黑衣的年輕人，憑藉其動人的演說，打動千萬心靈，轉移了革命情勢，在在顯示，他在理智的另一面，有著高度感情的投入。

因此，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學運出現高潮以來，嚴家其很明白地有著一股狂喜。在行動上，他謹慎地評估學運可能造成的影響，在感情上，則是樂觀其成的。而在今年四月初，嚴家其仍然主張循法制管道，以修憲的手段推進民主進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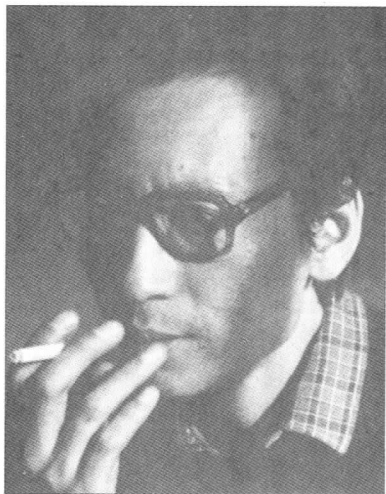
知識分子首度聯署簽名支持學生的公開信時，嚴家其即表示支持，他也聲援世界經濟導報。其後他一度在國外訪問。在學運最高潮時，嚴家其並未實際投入，只有文字上的聲援，等到學運趨於疲憊眼見可能轉入低潮時，嚴家其反而站出來了。

五一六宣言到五一七宣言，嚴家其都是領銜者，在學運領袖心目中，嚴家其是一位思想概念的啟蒙者，而且一變為走在最前緣的抗議者。在五一七宣言發佈時，學生們已能充分感覺知識分子對老人政治和鄧小平的決裂態度。

和多數願意講真話的知識分子一樣，嚴家其不是激進的參與者，而是謹言慎行的呼應者與支持者，甚至還曾勸過學生理智的面對現實。但到了六月三日，嚴家其也走上街頭抗議了。這是悲壯的抉擇，是夜，血腥的屠殺結束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民主啟蒙運動。

透過秘密管道，嚴家其離開了中國大陸，在一份聲明信中，嚴家其說：「鄧小平、李鵬、楊尚昆已是全中國人民的公敵，他們將受到人民的嚴正審判。」嚴家其建議，中國要消除政治災難，必要施行三權分立、聯邦制、軍隊非政治化和國家化，確立憲法權威。

(王震邦)



劉曉波對中國文化及中國知識分子的定位思考，有著強烈虛無而尋求獨立的傾向。

劉曉波

執意絕食為新政治文化催生

劉曉波，吉林大學畢業，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運時是該校中文系教師。學運爆發後，劉曉波於四月底兼程自美趕回，並積極投入。

劉曉波最近兩年崛起北京知識界。他對當前大陸知識界及人文思潮持全面批判的態度，因此被視為「反叛青年」。不久前，他曾為文向思想史家李澤厚提出挑戰。當時他所使用的語言，即被認為不夠斯文。在對中國文化以及中國知識分子的定位問題的思考上，劉曉波有著強烈虛無而尋求獨立的傾向，他反對中國知識分子老是站在中國本位觀點理解中西文化，而提倡一種世界性的批判眼光。

胡耀邦逝世之初，當時還在美國哥大訪問的劉曉波即對知識分子的悼胡作法提出批判，認為更應重視魏京生等仍陷身牢獄的民主鬥士，胡只是一個具有特權、願意做些事的人，和民主運動發展並不直接相關。

劉曉波回到北京，立即投身北大校園，為學生們出點子，甚至代擬大字報，並且奔走在天安門廣場上，向學生們發表公開演講。有時，劉曉波也提醒學生們應該冷靜下來，要為改革派爭取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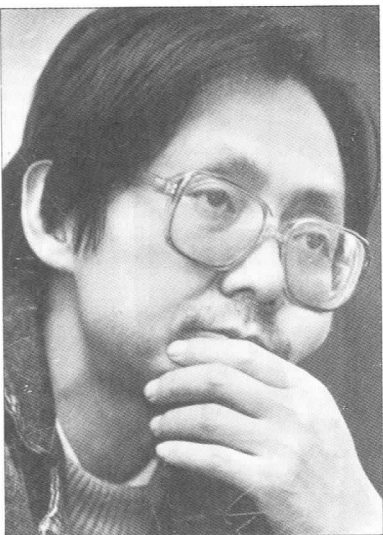
五月下旬，劉曉波積極的投身於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的組織，不時提出激進的主張，並要求接續學生，由知識分子接力絕食，此議在「北知聯」討論會中遭到擱置。然而劉曉波仍執意堅持，並找了侯德健、周舵和高新到天安門廣場絕食。

在投入學運的初期，劉曉波認為「平反」的觀念是中國最大的悲劇。他質疑說，學生並沒有錯，學運卻被歪曲定性為動亂，要認錯的是中共政權，學生為什麼還要爭取「平反」？學生絕食，是為了在中國的政治中永遠清除「平反」。

在絕食之時，劉曉波指出，絕食是抗議李鵬軍管，抗議新聞封鎖，呼籲一個新的政治文化的誕生，懺悔中國知識分子的軟弱。他並高呼，沒有退路，不在絕境中自由，就在絕境中死亡。至此，劉曉波已將立場推到和中共完全絕裂的地步了。

六四慘案後，劉曉波神秘失踪，後經證實已遭中共逮捕拘留審查，是第一位經證實被捕的知名知識分子。

(王震邦)



任曉町因無學術單位掛靠，加上民主牆事件已時過境遷，認識他的人不多。

任曉町

公開駁斥官方說法主張成立政黨

任曉町，原名任安，此次民運發生時四十五歲，江蘇宜興人，生於江西上饒。幼年喪父，依靠同父異母兄長接濟，成長極為艱困，也因此自幼即有強烈的獨立性格。

任的父親曾隨蔣經國在贛南擔任譯述工作，並曾參與翻譯資本論，這些背景再加上任父所遺留給他的書籍，對任曉町有一定的影響。

在學生時代，任曉町即曾參加「新五四運動」；一九七九年爆發「北京之春」民主運動，任曉町即全身投入，自任「中國人權同盟」領導人，創辦「中國人權報」。從北京建築工程學院畢業後，即分發到北京建築安裝公司任會計工作，屬工人階級，而任此時也以活躍而具思想性的工人知名，和魏京生、北島等齊名。

在爭取人權的歷程上，任曉町曾獨立草擬「中國人權宣言」十九條，主張人民有批評政治及政治領導人的權利。一九七九年四月四日任曉町在家中被捕；判定勞改四年。

出獄後，任曉町仍公開主張民主與人權，並與北平外籍記者及異議分子往來，經常發表不同意見。運動發生的前兩年，任曉町活動更見頻繁，公開進行民主抗爭運動，並為營救魏京生奔走。一九八九年年初，由方勵之發起釋放魏京生運動，引起知識分子普遍反響，任曉町則從事西單民主牆運動歷史意義的回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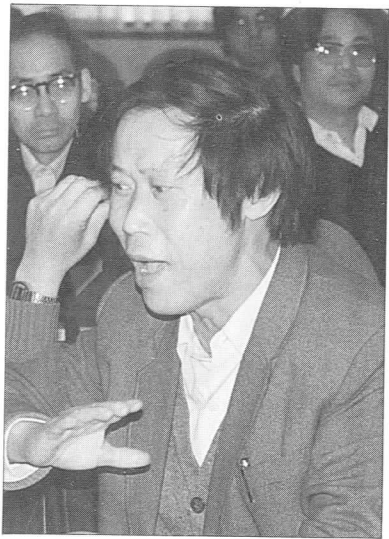
在大學生心目中，任曉町因無學術單位掛靠，加上民主牆事件已時過境遷，認識他的人不多。他在北大民主沙龍演講，許多學生認為他的主張太過理論不夠現實，不符合學運狀況，反應並不熱烈。任曉町因此感覺頗為孤獨，但他並不氣餒，繼續在學生群中活動，演說他的民主與人權理念。

五月三日，任曉町應邀在北師大向來自各地高校代表們講述學生運動，講述波蘭團結工聯和當權者的抗爭歷程，數度引起學生代表掌聲，顯示任曉町終於爭取到學生們某種程度的認同。

任曉町的活動，一直受到中共公安局密切注意，但任曉町仍一往直前。他說，為了民主和人權，他已把生死看開了，也做過最壞的打算。

雖然任曉町自認他的活動均合乎中共憲法所認定的合法範圍，但在五二〇中共宣佈北平市區戒嚴後，任曉町即在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內部傳達中遭點名批判，指責任曉町懷有不可告人的野心，五月廿八日任曉町為此公開批駁官方說法，同時又主張改組政府成立政黨。六月三日大屠殺前夕，北平市委宣傳部在公開文件中，更公開點了任曉町的名。此後，這位為民主主義無反顧的鬥士即再無下落，據信已遭逮捕整肅。

(王震邦)



包遵信期待的是知識分子議政、論政，而不是從事群眾運動。

包遵信

由介入而了解進而與學生站在一起

包遵信，安徽人，學運時五十二歲，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曾長期從事圖書編輯及編審工作，包括編輯「讀書」雜誌，及「走向未來」叢書首屆主編，對知識界尤其學生群影響很大。他後來轉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現任該所副研究員。另外他尚擔任民間性質的中國文化書院導師，在學術思想上，對傳統文化傾向持批判的態度。

學運之前，包遵信即曾投入知識分子聲援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的聯名運動，他並有意藉知識分子間的聯繫，推動政治體制的改革，爭取民主人權。這是一個知識分子基於良知與對民主人權的理解，逐漸投入政治運動的過程。不過，包遵信期待的是知識分子議政、論政，而不是從事群眾運動。

從悼胡開始，包遵信就非常關注學生的活動。他一連取消了好幾個原訂有關五四運動的演講，認為在學生行動的時刻，談五四歷史已無意義。他關切學生運動，但不直接參與，直到胡耀邦追悼大會前夕，他擔心學生的熱情得不到回應，使事態擴大，因而發動知識分子聯合簽名致中共黨中央及國務院的公開信，要求當局審慎吸取學生心聲，以免使天安門事件重演。這是知識界聲援學生的首次集體行動。結果他們的呼籲沒有得到重視，而二次天安門事件的預言成真。

學運進入五月中旬時，包遵信在許多學生及青年教師和文藝作家的邀請下，很慎重地參與了「五一六宣言」，從支持學運的態度批判了中共政權。在此之前，包遵信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希望學生能理智考慮如何進行和中共政權的對話，並和十餘位知識分子到天安門現場勸慰學生。

到了發表「五一七宣言時」，包遵信和嚴家其公開主張打倒個人獨裁。他的這個立場，除了基於對中共政權權力鬥爭的失望之外，也因為他對學生運動因介入而了解，由了解而同情，激發出巨大的良知力量，要與學生站在一起。在接受美國電視訪問時，包遵信公然指稱，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是大家都知道的鄧小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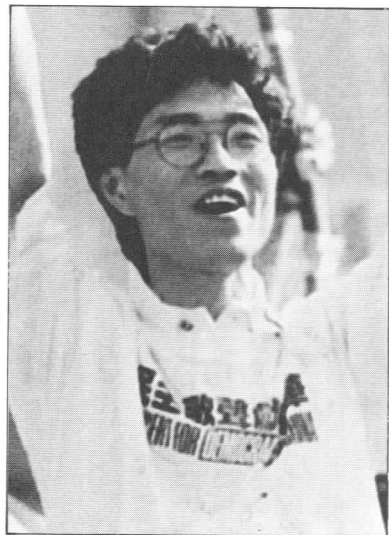
在中共政權宣佈北京進入局部戒嚴後，包遵信以「過河卒子」的心情，主導北京知識界聯合會這個政治性社團。包遵信說，他們是以決死的心情，來面對嚴峻而惡劣的政治情勢。而且是基於無法逃避的良知覺醒，進行組織化的抗爭。

在此之時，包遵信同時擔任北京知識界聯合會的機關報新聞快訊的編輯顧問工作。稍後，包遵信以北京知識界聯合會為基礎，擴大為北京各界聯合會，並邀請「北高聯」學生代表參加，希望能形成全民民主運動的組織，定出合理的發展方向。儘管如此，包遵信仍然主張政治運動不宜激情、煽情，學運也應有發展的轉折。

不幸的是，六月四日的血腥鎮壓隨即上演了，歷史發展迅速倒退，包遵信也在鎮壓之後失蹤，有消息說，他已遭逮捕。

包遵信曾說，他在小學四年級就父母雙亡，是靠共產黨扶養長大；他對共產黨有很深的感情。沒想到，這樣一位數十年忠貞的黨員，最後卻成為共黨獨裁者反民主意識下的階下囚。

(王震邦)



侯德健意外地介入學生撤離廣場的時機，成為學運最後階段的主角之一。

侯德健

我們不是尋找死亡而是尋找真的生命

侯德健，學運時年三十二歲。曾是台灣知名作曲家，所作龍的傳人一曲流傳甚廣，他卻在聲譽與事業日昇之際，突然在一九八三年六月拋妻別子前往大陸，成為爭議性的人物。

北京學運開始時，侯德健並未積極投入，直到六月三日鎮壓前夕，他才和大陸知識分子劉曉波等四人組成絕食團；而且當時他特別聲明將要到香港舉行演唱會，只計畫絕食兩日。但四日凌晨中共軍隊即包圍了天安門廣場；侯德健意外地介入學生撤離廣場的時機，成為學運最後階段的主角之一。

從侯德健多年來的作為與言行，可以看出他的性格衝動、叛逆、敏感、感情豐富，卻又充滿矛盾。他原來就讀政大會計系，所修習的卻多是中文系課程；他用音樂表達感情，也曾實質投入中泰難民服務的工作；在中美斷交時，他作了龍的傳人一曲，悲憤地期望中國能夠強大起來。後來，他又公開表示，寧可沒有寫過這首曲子，話中，對於他所選擇的路表示失望。

侯德健七年前前往大陸是否出於對大陸的嚮往，由於當初傳言甚多，無法證實。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在大陸生活的經驗並不愉快，事業也遭受挫折；他曾向香港新聞界抱怨，他已成為被中共拋棄的「統戰玩偶」，他的興趣與才能均無法發揮。加上去年的一項唱片版稅官司纏訟未已，使他不滿、挫折的情緒常常公開表露。他承認：「在台灣時，我不了解真實的自己。」

是什麼動機促成侯德健在最後緊張的時刻投入了悲壯的民主運動，侯德健並沒有很清楚地說明過。不過，他在宣讀絕食宣言時，曾兩度強調：「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是尋找真的生命。」

在四日凌晨共軍即將以武力鎮壓學生時，侯德健很快地站出來與共軍代表談判，希望能夠讓所有在廣場的人平安

撤出廣場；他隨後以他一貫激情的聲調向學生喊話說：「同學們，就在今天以前，我們早就取得相當大的勝利了。同學們，我相信你們都是中華民族的菁英！我們都不怕死。」在一陣掌聲之後，他話鋒一轉：「但是，我們要死得有價值！」就這樣，這位龍的傳人的作曲者又一次發揮他感人的力量，勸服了許多學生從天安門廣場撤出，減少了不必要的犧牲。

六四以後即不知下落的侯德健，八月中旬卻意外地在中共中央電視台露臉，他在北京家中接受訪問，說明他一直藏身在外國駐北京的機構，並未被捕。他同時強調，六月四日凌晨他未親眼看到有學生或市民被殺。

這段公開為中共六四屠殺「澄清」的談話，再度使侯德健成為爭議人物。

（王麗美）



鄧小平多次捲入權力鬥爭風暴，三落三起。

鄧小平

退居第二線却遙控一切

鄧小平縱橫中共政壇數十年，多次捲入激烈權力鬥爭風暴，三落三起，證明他極具鬥爭韌性。一九七七年三度復出後，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方面，積極推行改革開放政策，被稱為「改革的總設計師」，是中共北京慘案發生時的最高決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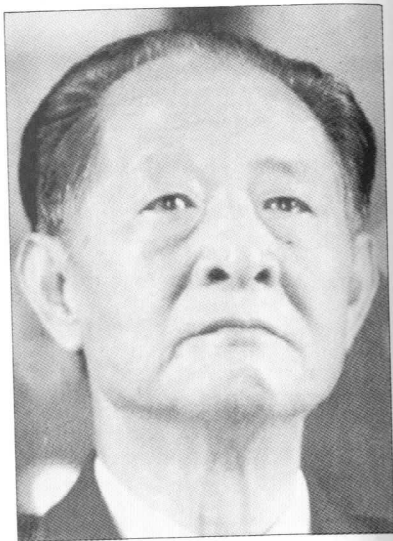
一九〇四年生於四川廣安，早年曾留學法國、蘇聯。歷任中共重要職務，如政治局委員、常委、黨中央副主席、中央總書記、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國務院副總理以及共軍總參謀長，學運當年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在黨、政、軍方面的資歷，尚無人能望其項背。目前雖退居第二線，但仍在幕後指揮，遙控一切。

鄧小平自始對學運便抱持強硬態度，他把這次學運先定性為「動亂」，隨後又升級為敵對矛盾的「反革命暴亂」，遂下令共軍進城平息「暴亂」，釀成六四慘案。

六月九日，鄧小平在接見北京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稱：「極少數人先是搞動亂，後來進一步發展到反革命暴亂，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鄧小平認為共軍鎮壓「反革命暴亂」的表現已通過考驗，證明是「合格的」。

鄧小平過去以改革者形象，曾獲國外雜誌幾度選為時代人物；這次他處理北京學運的手法，令外界對他大失所望。

（韓劍華）



胡耀邦直言勸退鄧小平，犯了大忌。

胡耀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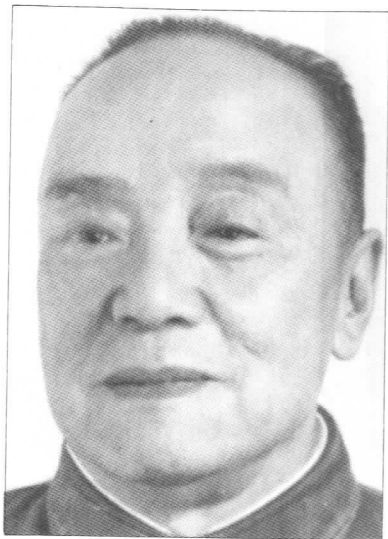
北京學運的導火線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病逝北京，北京大學生發起自發性的悼胡活動，愈演愈烈，從而掀起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他們把攻擊矛頭直指鄧小平與李鵬。胡耀邦的病逝是北京學潮的肇因，更是引發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導火線。

綜觀胡耀邦一生，一直是鄧小平的得力助手，早年他曾在共軍「二野」接受鄧小平領導；長期領導共青團，深切了解青年特性；文革結束後，他隨著鄧小平復出，接掌中國科學院，大量延攬知識分子；他在中央組織部長任內，解放了大批老幹部；一九八〇年後，他和趙紫陽成為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主要推行者，並成為鄧小平在黨務方面的接班人。但他直言勸退鄧小平，犯了大忌，鄧小平遂批評他「領導不力」，並於一九八七年將他罷黜，當時迫他下台的程序頗有爭議，一般人認為並不合法。

胡耀邦一九一五年生於湖南瀏陽，是鄧小平的忠實追隨者和接班人，最後卻淪為權力鬥爭下的悲劇人物，當時就有很多人為他抱屈。學生們認為胡耀邦是推進民主的象徵，要求中共給他正確的評價。但是一九八七年打倒胡耀邦的那批保守元老拒絕為胡平反，從而釀成中共四十年來最嚴重的一場政治風暴。

（韓劍華）



楊尚昆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

楊尚昆

聲明北京戒嚴是合法而必要的

楊尚昆是鄧小平的同鄉，也是留俄時的同學，其子楊紹明曾任「鄧小平畫冊」副主編。楊尚昆與鄧小平關係十分深厚，頗受鄧小平重用。

楊尚昆一九〇七年生於四川潼南，早年曾留學蘇聯。目前他除了以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身分輔佐鄧小平掌握軍權外，其弟楊白冰現任共軍總政治部主任，女婿遲浩田現為共軍總參謀長，「楊家軍」態勢隱然形成；此外他還是中共國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員，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目前楊尚昆在中共領導階層地位之高，僅次於鄧小平。

楊尚昆一直主張以強硬手段處理北京學運，堅稱北京戒嚴是合法而且必要的，他在中共高層會議中多次激烈批評趙紫陽的軟弱做法；他還召集一批八十歲以上的保守元老集會，大肆抨擊趙紫陽太不講組織原則，太沒有紀律。

楊尚昆指責趙紫陽五月四日的講話，稱學運是「愛國行動」，煽動了學生的情緒，從而出現擁護趙紫陽，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的口號、標語。

楊尚昆五月十九日以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身分宣稱北京進入無政府狀態，調派共軍進駐北京是為恢復北京市正常的的生活和工作；這證實六四慘劇中楊尚昆扮演了關鍵角色。

（韓劍華）



趙紫陽思想開明，處事穩健，原被鄧小平視為推行改革政策的大將。

趙紫陽

反對鎮壓學運遭到罷黜

「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這句曾經盛行一時的大陸民諺，顯示趙紫陽政績深獲民心。

趙紫陽生於一九一九年河南滑縣，僅受過初中教育。他因受到鄧小平賞識，由四川調升至國務院，負責推行經濟改革政策。近十年來中共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基本上就是趙紫陽「四川經驗」格局——農業推行「包產到戶」和工業試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進一步擴大。

趙紫陽曾任國務院總理，六四慘案前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慘案發生後，因鬥爭失敗而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及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上被撤銷一切職務。趙紫陽思想開明，處事穩健，原被鄧小平視為推行改革政策的大將。趙紫陽提出的「沿海發展戰略」、「國際大循環」以及商品經濟等政策，打破財經界元老陳雲的「鳥籠經濟」範圍，招致陳雲不滿。此外，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公開批評趙紫陽總書記不管黨，反而插手國務院工作，並稱商品經濟是不切實際甚且是錯誤的。

趙紫陽認為四月份開始的學運終將逐漸平息，不會出現大的動亂，他強調處理學運問題需要冷靜、理智、克制和秩序，應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來解決，在理性和秩序的氣氛中解決。

趙紫陽提出的經濟政策迭遭抨擊，一九八九年初即盛傳中共將撤換總書記，這次中共保守元老就以趙紫陽堅決反對鎮壓學運為由將其罷黜。

（韓劍華）



李鵬曾留學蘇聯莫斯科動力學院，儼然成為當前中共「留蘇派」的領導者。

李鵬

主張迅速結束北京「動亂」

李鵬是中共政壇近年來刻意培養的接班人，個性保守，做事穩健，且是周恩來和鄧穎超的義子，與黨內一些元老如鄧小平、陳雲等人關係良好，因而獲得拔擢。從吉林豐滿電廠的總工程師，一路平步青雲，升任中共國務院總理。

李鵬一九二八年生於上海，原籍四川成都。他是技術官僚出身，長期任職中共電力部門；曾留學蘇聯莫斯科動力學院，儼然成為當前中共「留蘇派」的領導者。

李鵬是這次學運一開始便一再點名批判的對象，李鵬在五月十九日對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上講話時說，若再不迅速結束北京「動亂」，任其發展下去，即將出現嚴重後果，不得不採用果斷、堅決的措施制止這場動亂，因此他以國務院總理身分頒發北京戒嚴令。李鵬處理學運的態度與黨內保守元老意見一致，他認為這次事件是長期自由化氾濫的結果，後退是沒有出路的。

李鵬也是整肅趙紫陽的要角之一，他強調，鄧小平是改革開放政策的總設計師，趙紫陽只是執行政策而已，他並點名批判趙在工作中出現不少失誤。

六四慘案後，李鵬對無辜百姓傷亡不置一詞，反而宣稱：戒嚴部隊是在不得已情況下，才被迫「自衛」；他表示，近兩個月中共黨政軍採取的克制態度，「在世界上還找不出其他這樣的國家」。

（韓劍華）



萬里是中共第二代幹部中屬於能力強、表現佳的佼佼者。

萬里

處理學運態度模稜兩可

萬里與鄧小平關係深厚，曾獲鄧大力提攜而宦途順利。萬里的政治、經濟觀點與趙紫陽接近。

萬里是山東東平人，生於一九一六年。是中共第二代幹部中屬於能力強、表現佳的佼佼者，曾任中共鐵道部長，大力整頓鐵路系統極端混亂狀況。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時，率先打破人民公社體制，實行以家庭為基礎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幅增加農業生產量，贏得「要吃米，找萬里」的美譽，與趙紫陽齊名。一九八〇年上調中央出任國務院副總理，掌管農業政策。學運當年為政治局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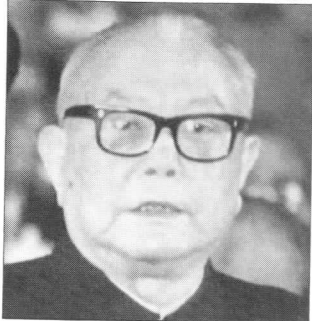
近年來，中共為樹立社會民主法制形象，刻意凸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因此萬里在這場政治風暴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學生和民眾希望萬里能緊急召開「人大」會議，深入檢討國務院頒布戒嚴令是否合法？以及追究製造六四慘案的責任。

萬里對處理學運態度模稜兩可，他一方面認為學生愛國熱情難能可貴，主張對學生在學潮中的過激言行不予追究；但另一方面又宣稱戒嚴是符合憲法且是完全必要的，表示完全支持國務院的措施。六四慘案後，萬里不但沒有譴責共軍開槍射殺無數學生、民眾的暴行，反而延遲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顯示他仍偏袒保守人士的做法。

（韓劍華）



陳雲



李先念



彭真



王震



鄧穎超

陳、李、彭、王、鄧五老

觀風望勢先後扳倒胡趙

六四慘案的主謀者，還有一批現已退出第一線年紀超過八十歲的保守元老，包括陳雲、李先念、彭真、王震和鄧穎超等人。

陳雲時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他的「鳥籠經濟」觀限制中共經濟改革進一步發展。他堅決擁護李鵬和楊尚昆實施戒嚴、制止動亂的決策，他強調如不把「極少數極少數人」製造的這場動亂堅決平息下去，就會黨無寧日、國無寧日。

李先念時任政協主席，他支持李鵬和楊尚昆制止動亂和戒嚴的做法，批評趙紫陽反對「四二六」社論是在搞「兩個司令部」，暗指趙利用學生搞陰謀，利用動亂推翻黨和社會主義制度。

彭真過去長期領導中共公安、檢察和司法系統，曾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事件當時已完全退出政壇。他認為學生缺乏政治經驗，對「極少數極少數陰謀家、壞人」乘機製造動亂的險惡用心警惕不夠。

時任中共國家副主席的王震和鄧穎超認為北京動亂雖發生在學生裡頭，但根本是在黨內；他們堅稱現已無路可退，再退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垮台」。

這些八十歲以上的老耆老人平時退居第二線，但一有風吹草動，立即上陣拚搏。一九八七年他們以「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由扳倒胡耀邦；這次擊敗趙紫陽，手法如出一轍。

(韓劍華)



江澤民在中共黨政界資歷很淺，就讀大學期間曾是學運活動活躍分子。

江澤民 出任中共黨的最高領導人

中共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三日十三屆四中全會上，選出新任總書記江澤民，至此，月餘來中共激烈高層權力鬥爭告一段落。江澤民出任中共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除了平衡黨內各派勢力的因素，另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他處理上海學運「有功」，而且在平息北京這場「動亂」中，未曾直接涉入血腥鎮壓。

江澤民一九二六年生於江蘇省揚州市，一九四七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在就讀大學期間曾是學運活躍分子。他在中共黨政界資歷很淺，文化大革命前長期在主管軍事工業的第一機械部工作，一九七六年後相繼出任電子工業部部長、上海市長、市委書記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江澤民處理學運問題一貫採取強勢作為，在一九八七年爆發的學潮，江澤民曾以交通大學校友身分親赴母校與學生對話，他在會場答覆學生的問題時說：「民主我沒有研究過。」他還批評學生應深入了解美國林肯總統所說「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正確精神，不可人云亦云；但他本人並未指出什麼是林肯的正確精神。

一九八九年北京學潮鋪天蓋地向大陸各地擴散時，上海市大學生也起而響應。當時江澤民立即動員黨政幹部和全體人民，要旗幟鮮明地反對學生走出校門、上街遊行，同時悍然下令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停刊，引起軒然大波。由於江澤民處理學潮當機立斷，給中共中央高層留下深刻印象，而甯升中共中央總書記。

(韓劍華)

中國大陸的學生運動向來集中在幾個具有抗議傳統的學府，諸如北京的北大、清大、上海復旦、南京大學、天津南開大學等校。但是今年的學運卻突破了傳承的面向，全面地拉開，北京各高校全部參與，無一袖手旁觀，各地高校也紛起響應。尤其令人意外的是，培養共黨幹部的中國人民大學學生率先衝上街頭，以培養司法人員的中國政法大學學生領頭控告人民日報涉嫌誹謗，新華社所辦的新聞學院學生組織要求新聞自由的隊伍。所有高校舊有的神話、教條和框框在這次學運中被徹底粉碎。

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是中國首屈一指的學府，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鎮，在中國學生運動史上有重要地位。當前北京大學流行一句話：「誰都可以說話，但誰的話都不是聖旨。」

北大學生在這次學運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他們首先貼出大字報並提出請願信，要求中共重新評價胡耀邦、解除報禁等；並自發成立北京學生自治會，發動全校罷課，成立一支糾察隊維持秩序，防止外人混入學生隊伍。此外，在校園內出版由「北高聯」編輯的「新聞導報」；民主廣播站的有線廣播，則每天傳播學運詳細過程。

北大二百八十三名教師上書中共，要求與學生對話，並保障學生安全；宣稱從五月十五日起全校罷課。另有一百多名教授聯名要中共和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辭職。中文系四名副教授發表公開信，指稱由鄧小平直接向全黨發號施令是「對黨內民主的蔑視和破壞」、「家長制和獨裁的表現」，這封信公開張貼後又有五十餘名中共黨員在上面簽名。

教授李淑嫻（方勵之妻子）亦承認她支持學運，她認為這次學運推進了中國民主化進程。

歷史系學生王丹是學運領袖，他曾任「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聯席會議召集人。

另一學生領袖，法律系研究生熊焱說，歷史會承認這場學運是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他希望人民認清「我們的政府不是我們自己的政府」。

主要學生領袖還有：楊濤、封從德、王有才、張伯笠、劉剛（已離校）等人。

中國人民大學

人民大學有「第二神學院」之稱，是中共專門培養共黨幹部馬克思主義信徒的高等學府。過去該校學生絕少參與學運或抗議活動，此次卻屢屢率先行動，令北京感到相當意外。

胡耀邦逝世後，該校黨史系的學生帶頭前往天安門廣場獻花致敬，他們要求中共為胡耀邦平反，甚至組成罷課執

行小組；一九八九年四月十八日晚，約二百名人民大學學生由校園步行抵達天安門，並向全國人大代表提交請願信後又領頭衝擊新華門。北京其他大學獲悉此一消息後，紛紛表示支持人民大學，從而開啟北京新一波學潮。

北京師範大學

北京師範大學是中國最大也是歷史最悠久的高等師範學校。

北京學運鋒頭最健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和柴玲就是該校學生。

中文系講師劉曉波是投入這次學運的主要知識分子。他說：「我不怕當黑手，我反而以當黑手為自豪，為驕傲，為榮光！」他在學生停止絕食之後，又發動四名知識分子組成絕食團，希望透過這次行動，結束中國知識分子幾千年只動口不動手的軟骨症。

主要學生領袖還有梁肇敏。

中國政法大學

中國政法大學前身為北京政法學院，一九五二年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的法律系、政治系、社會學系合併而成。「文革」期間被迫關閉，一九七八年復校，一九八三年改名為中國政法大學。主要擔負著培養法學師資、法學研究人員及從事各種法律事務專業人才的任務，有人稱該校為「法官的搖籃」。

該校學生王治新曾任「北高聯」祕書長，他強調北京學潮已不再單是學生運動，而是一場民主運動。該校一批青年教師曾聯名致函中共中央，要求針對教育問題與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對話。在四二七遊行時，政法大學並曾前往法院控告人民日報報導不實，涉及毀謗及詐欺，提供民眾新的法治觀念。

主要學生領袖還有張志清。

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前身清華學堂建於一九一一年，建校資金來自當時庚子賠款餘額，原是專為培訓留美學生而建；一九二八年改名為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學生是這次學運熱心擁護者，學生們曾聯合北京其他多所大學發動三天罷課；連校長張孝文也宣稱不希望軍隊進駐校園，並決定成立護校隊，由學校保衛人員及師生共同組成，表明清華大學有能力自己管理好自己，避免軍管。

主要學生領袖有：周鋒鎖、張銘、熊焯。

北京電影學院

北京電影學院是大陸電影界最高學府，要培養出大陸第一流的電影藝術人才，被電影界視為電影藝術人才的搖籃。

大陸新生代導演諸如：張藝謀、陳凱歌、田壯壯、吳子牛等人皆是出自北京電影學院。

該校文學系編製班的馬少方是學運擁護者，「四二七」遊行後退出學生組織，他主要是感到學運最大缺陷是理論不足，準備在理論上作分析研究，為以後學運工作準備。

中央美術學院

中央美術學院是大陸培養美術人才的高等學府，隸屬中共文化部。在北京學生展開「悼胡」活動之初，該校師生即送來一幅高三公尺、寬二公尺的胡耀邦畫像，旁邊題有「何處招魂」四個大字；隨後當北京學運高潮逐漸消退之際，中央美術學院又於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日，製作完成一座高達十公尺的「民主之神」塑像，成為學生們精神堡壘。

中央民族學院

中央民族學院成立於一九五一年，是大陸上第一所民族高等院校，是培養大陸邊疆地區和各少數民族地區重要幹部和科學技術的主要學校。主要學生領袖有倪旭、王正雲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北航建於一九五二年十月，由清華大學、北洋大學等八所院校的航空系合併創辦，是中共培養航空、航天科學家的搖籃。主要學生領袖有：鄭旭光。鄭旭光同時是作生意的個體戶，學運初起，他就把生意所得五萬元人民幣全捐出來了，但少有人知。

上海復旦大學

「北有北大，南有復旦。」創建於一九〇五年的復旦大學素有「江南第一學府」美譽。一九八九年初復旦大學新成立了台灣香港文化研究所。

復旦大學生以實際行動聲援北京學運，而該校部分青年教師也高舉標語，口呼「向學生學習！」「聲援學生！」走上街頭。此外，復旦大學生聯合他校共七名學生組成請願團，赴北京請願。

南京大學

南京大學前身是一九〇二年由清朝兩江總督張之洞創建的三江師範學堂。一九八六年南京大學與美國霍普金斯大學合作成立「中美文化研究中心」，這是大陸大學與美國合作創辦的第一個教學與科研實體，被譽為「不出國的留學園地」。目前該校還被列為中共超導研究的重點資助單位。

南京大學部分學生聯合北京各高校、天津南開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廣州大學等校學生，成立全國學生團結聯合會，以別於官方的「全國學聯」。

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南京大學部分學生展開「新長征」計畫，以徒步和騎單車方式趕往北京，支援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

主要學生領袖有：李錄。

廣州中山大學

中山大學原名廣東大學，創立於一九二四年，一九二六年為紀念孫中山先生改名為中山大學，現為大陸重點大學之一。

中山大學是廣州學運最活躍的學校，校內四處張貼「罷課罷教」大字報。近百名中青年教師簽名表示支持學生的行動。

據稱，校方是不同意學生走上街頭的，有些系的負責人甚且揚言：「誰要想分配到廣州工作，就不要想上街！」

深圳大學

深圳大學是一九八三年八月成立的一所新大學，為中共在經濟特區興辦的第一所綜合性大學。深大辦學思想相當先進，決心學習西方科技，以迎頭趕上歐美；該校許多師資來自北大、清華、復旦等大學知名教授來此兼課，這些名校開放校風也隨之南下。兩次學潮，深圳大學均迅速響應。

該校以教授會、教代會、青年教師聯合會、工會暨全體教職員工的名義，分別通電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聲援北京學生絕食行動以及新聞界爭取新聞自由的行動。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校長、副校長及學校全體共產黨員通電中央，要求鄧小平退出政治舞台，並為此發起全市市民請願運動。

當全校師生聽了李鵬「五一九」講話後，還發表「告全國同胞書」，派出二千餘名學生到市區散發，強烈要求中共緊急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和全國人大會議，按照黨章、憲法，迅速解決當前政治危機；呼籲共軍拒絕鎮壓愛國民主運動，認為必須徹底否定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隨後又發起五萬人大遊行，提出「告深圳市民書」，且以全校師生名義向全國人大發出一封呼籲信強烈要求立刻召開全國人大緊急會議，罷免李鵬國務院職務，以順乎民意。

據信，校長羅征啟因支持學運而被列入「黑名單」，曾被中共深圳市委約談後勉強過關。

（韓劍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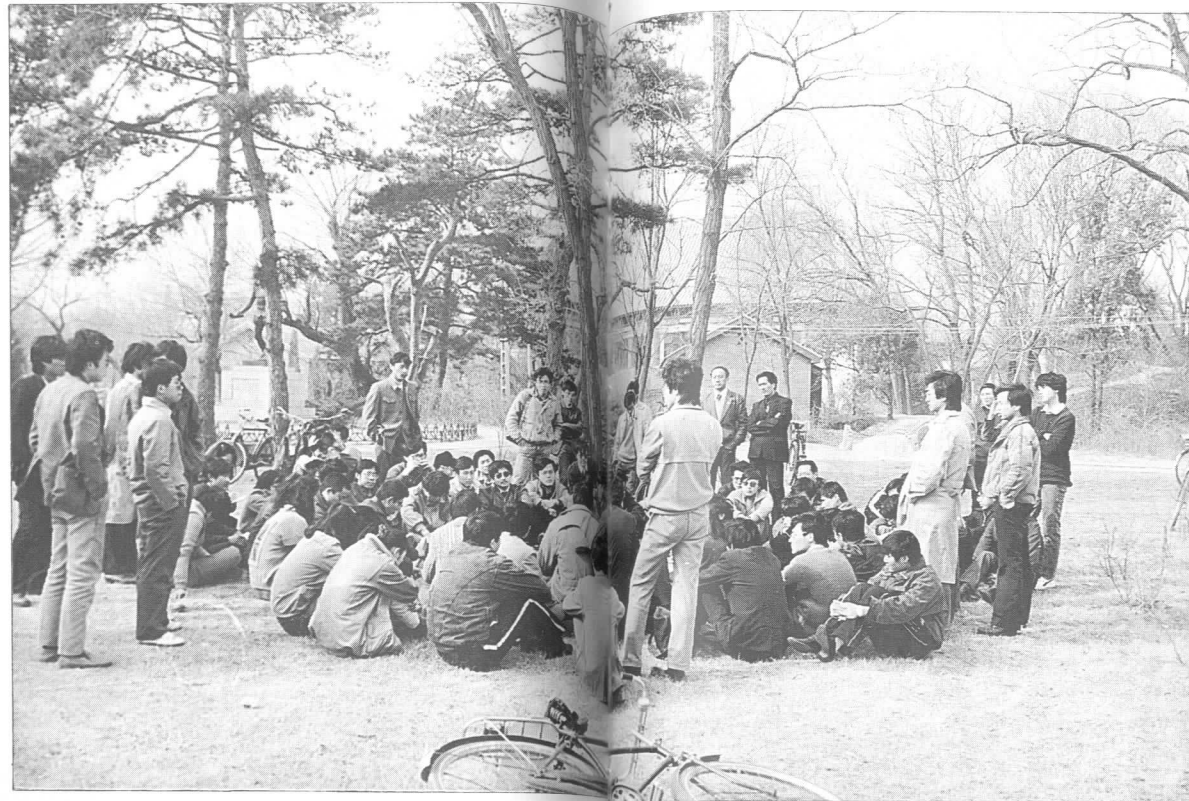


北京師範大學：學運期間站在最前面的學校；北師大物理樓是高級代表開會場所，南二樓四〇〇室則是匯報中心；宿舍前「民主論壇」則激勵了人心，整個學運的動力即由此醞釀。北師大合唱團的歌聲，傳唱在天安門廣場上，在遊行隊伍裏，是請願學生的精神食糧。

校園民主沙龍：那是一個開放的空間，設在北師大校園塞萬提斯銅像南側的草坪上，同學說是「民主草坪」。

人民大學：是「馬列哲學」的辯證所，中共官方要她幫腔，但學運期間，學生們高唱自由民主人權，有人大學生向方勵之說，他們要組織政黨。圖為人民大學學生聚集在學生宿舍中討論學運下一步如何推進民主改革。

政法大學：學運初起，校園中庭即設立巨幅看板大字直書中共憲法人權條款，由學生們組成的對話代表團即設在政法大學。



復旦大學：從來是上海地區學運領導中心，四十年前如是，四十年後依然如此，學生們依舊要維護著校園的自由傳統。

北京大學：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化的動向所繫，她承擔了現代的傳統，是近代學運的最前鋒，在這場學運中，依然踵繼前輩師長，動員面最廣，發揮了最大的影響力。

清華大學：中共的科技重點學校，也是五四以來的學運重鎮。這場學運初期，學生們要先在校內對抗校領導的阻力，選用動員更多學生壯大聲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播音系統是清大學生學以致用的貢獻。

深圳大學：為了強調深圳特區的改革開放，校園沒有圍牆，全新的現代建築物之外，學生們還要第五個現代化——政治民主化。

關於四二六社論



落後並不可怕。可怕的是
不承認落後，不認識落後，
甚至仍以天朝自居，夜郎自大，
安于現狀，甘於落後。

——欽本立

《球籍》序

Table with weather information for Beijing and other cities, including temperature and wind speed.

落实治理整顿措施 严厉打击犯罪分子 铁路重点区段治安秩序开始好转

本报讯 今年以来，部分站、区段盗窃、抢劫、诈骗、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有所收敛，铁路重点区段治安秩序开始好转。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铁路重点区段共发生刑事案件1099起，较去年同期下降15.4%。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在纪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动中，广大共产党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和青年学生，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并表现出对动乱的强烈反对。

一个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中国，决不是一个动乱不安没有前途的中国。动乱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人民日報四月廿六日社論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動中，廣大共產黨員、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幹部、解放軍和青年學生，以各種形式表達自己的哀思，並表示要化悲痛為力量，為實現四化、振興中華貢獻力量。

但是，在追悼大會後，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繼續利用青年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製造種種謠言，煽惑人心，利用大小字報、傳單、謠言、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公然違反憲法，鼓動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

如果對這場動亂姑息縱容，聽之任之，將會出現嚴重的混亂局面，全國人民，包括廣大青年學生所希望的改革開放，治理整頓，建設發展，控制物價，改善生活，反對腐敗現象，建設民主與法制，都將化為泡影。

有些「官倒」至今受到底層保護處受阻 六百多起大案要案已作出處理 雲南堅決懲處「官倒」

據新華社昆明4月25日電（記者劉遠述）雲南省在整頓清理公司中查出大案要案818起，已有661件作了處理，罰款592萬元，繳款700萬元，退還贓款及款項1109萬元，已分別作了處理。

為實行公務員制度摸索經驗 國務院六部門將聯合招考工作人員

本報北京4月25日訊 國務院六部門（國務院、外交部、財政部、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將聯合招考工作人員。

清華學生代表意見分歧沒有到會 昨天兩政府官員的對話未能進行

本報北京4月25日電 清華大學學生代表與兩政府官員的對話未能進行，學生代表意見分歧。

我改革開放方向不變 李鵬會見匈牙利客人時重申

本報北京4月25日電 國務院總理李鵬在會見匈牙利客人時重申，我改革開放的方向不變。

中共中央辦公廳公告 感謝海外各界函電哀悼胡耀邦

本報北京4月25日電 中共中央辦公廳公告，感謝海外各界函電哀悼胡耀邦。

國務院向四川災區發出慰問信 要求團結一致重建家園

本報北京4月25日電 國務院向四川災區發出慰問信，要求團結一致重建家園。

楊尚昆會見英國客人

本報北京4月25日電 國務院副總理楊尚昆會見英國客人，就中英關係問題交換意見。

我駐西德法國大使強調 西藏事務是中國內政外國無權干涉

本報訊 我駐西德法國大使梅兆良24日在柏林舉行招待會，強調西藏事務是中國內政。



國務院慰問四川災區 巴塘又發生六點七級地震

敗，推進民主，這也是黨和政府的要求，這些要求只能在黨的領導下，加強治理整頓，積極推進改革，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來實現。

全黨同志、全國人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不堅決地制止這場動亂，將國無寧日。這場鬥爭關係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的成敗，事關國家民族的前途。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廣大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各民主黨派、愛國民主人士和全國人民要明辨是非，積極行動起來，為堅決、迅速地制止這場動亂而鬥爭！

必須旗幟鮮明地駁斥人民日報社論

對於這次學生運動，人民日報社論是採取了「寬容」的態度，多大的氣魄，好一個「容忍」！出動警察圍攻手無寸鐵的學生是容忍，採取高壓手段，禁止一切宣傳工具報導事實真相，也是容忍，利用新聞媒體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也是容忍！

正如毛澤東同志說過的，這叫「棉花裡藏針」。

人民日報還說，別有用心的人對黨和國家領導人進行惡毒攻擊。錯了，是擊中要害！這就好像阿Q頭上的疤，說，也有，不說，也有。阿Q當然不願人們談論了，他還有一點點的害羞呢！

人民日報社論還訂了許許多多清規戒律，不許這樣，也不許那樣，應該怎樣呢？明白了，只許要死人一樣不響，一個人只要活著，就總有話要講，況且這是北京大學而不是聾啞大學。毛澤東同志說得好，「讓人講話，天是塌不下來的；不讓人講話，自己難免有一天要垮台。」林彪不許人講話，結果垮台了；「四人幫」更不讓人講話，結果垮台了，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人民日報社論還說：這次動亂的實質是從根本上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句話真是大錯特錯了，我們的水平怎麼如此之低呢？你們好像也懂得什麼是「拉大旗，做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別人。」徒有虛名的黨員就是白給也不要。林彪當年不但是黨員，而且還是接班人，人們反對他，那廣大人民反對他就是反對黨的領導嗎？「四人幫」身居要位，人們憎恨他們（想當然你們當年也是非常憎惡他們的），那麼，由此就可以推出廣大人民當年就是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簡直是豈有此理，一派胡言！

你們社論是怎麼寫的？恐怕不是你們社長能夠寫出來的；因為讓明眼人一看，這哪裡是一篇普通的社論，這好像是戰備，而是一級戰備的動員令，原來，我不懂什麼叫煽動，從你們的文章結尾處，我終於明白了！謝謝！

最後，還有一句要奉送，那就是電影《早年風雲》裡的那句話：

這民心不可辱，士氣不可欺，望三思而後行。

北京大學評論員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油印傳單

西安新城廣場四·二二慘案真相

誰是暴徒？誰在製造動亂？

胡耀邦同志離開了我們。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在緬懷他光明磊落無私無畏的一生，思考著怎樣繼承胡耀邦同志的遺志，將中國的改革和民主化推向前進。西安市的廣大市民和高等院校的師生，也在向全國人民一道悼念胡耀邦同志的逝世。

四月二十二日，在追悼胡耀邦同志的大會結束後，西安各高等院校的師生和各界市民抬著花圈和輓聯集會在陝西省政府大樓前的新城廣場，表達對胡耀邦同志的哀思。

中午十二時，新城廣場前已站滿了學生和市民。這時數千名警察站在省政府大樓前嚴陣以待，並排成人牆，堵住了省政府大院東西兩側的院門。

下午一時左右，有二、三十人抬著一個花圈，來到西側院門口，向守在院門口的警察交涉，要求將花圈放在省政府的院內，被武警拒絕，並將他們推出門外。在周圍群眾的聲援下，這些人抬著花圈再次來到院門口，與站在門口的武警推擠在一起，雙方開始發生衝突。這時有人看到一些武警對群眾拳腳相加，衝上前的人再次被趕到門外。人群中有一個人開始向警察扔石頭、磚塊。守在門口的數十名武警拿起皮帶向正在門口的人群打來，人們紛紛向四周逃離，武警退回門口，四周的群眾又圍上來。這時有人從院內開來兩輛卡車，堵死了西側院門口，原來守在院門口的武警退到了院內。人群中有人衝上去，將堵在門口的卡車上的帆布點燃，但火勢不大。幾名武警上前把帆布扯下扔在地上任其冒煙。其後人群中又有個別人向院內的武警扔磚石。院內的武警開始集體衝向廣場，用皮帶向圍觀的群眾亂打。人群紛紛向後推去，但武警一退，人群又很快湧了上來。這樣來回衝突了三次，廣場上的氣氛開始緊張起來。

下午二時左右，西北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等學校學生的遊行隊伍，相繼來到廣場。他們有秩序地繞廣場遊行一周，然後聚集於廣場中心到東側院門一帶。在學生遊行期間，群眾與警察之間停止了衝突，廣場暫時趨於平靜。

約在二時半，省政府大樓上的高音喇叭開始播放西安市政府通告。接著，又反覆播送西北大學黨委總書記、西安交通大學校長的講話，要求學生離開廣場。

三時許，西側院門口又開始騷動。有人點燃了門口的接待室，院門口的武警既未制止，也不救火。其後開來了一輛消防車，因火勢不大很快就被撲滅。然而消防警察並沒有退走，而是把高壓水管對著人群沖去，不少學生和圍觀的群眾被打倒在地。群眾再次反抗，拉鋸式衝突再次重演。在救火時開走的兩輛堵門的汽車現又開回堵在門口。當時已發生縱火事件，為何還要用易燃的汽車來阻截激憤的人群？用一句「內部人士」的話說：「就叫他們燒！」果然，卡車很快就被點燃，廣場上冒起了黑煙。

約三時半開始，高音喇叭連續播放西北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學生負責人的講話，聲稱省政府已接受了同學們的要求，並要同學們離開廣場。各大學的一些教師看到廣場上形勢緊張，也在下面勸說同學們回去。在這種情況下，同學們開始陸續離開廣場，但仍有不少同學繼續留在那裡。

下午四時後，省長侯宗賓來到省政府大樓指揮部，警察打人開始升級。大批頭戴鋼盔手握盾牌的防暴警察，從西側院門內衝了出來。他們在光天化日之下，手拿警棍、皮帶大打出手，用石頭、磚頭向手無寸鐵毫無防備的人群亂砸。許多學生市民被打得頭破血流，其狀慘不忍睹。西側院內省法院和檢察院同志看到這種情況，有人在樓上呼喊警察不要打人，反遭樓下一些警察辱罵。廣場上的群眾也拿起石頭、磚塊向警察還擊。警察打過來，人群就向後退，警察在被激怒的人群中不敢停留，稍一後退，人群又湧上去，這樣衝突了四五個來回。有些人被警察抓進院內的省政府大樓內毒打，省政府大樓內的工作人員，有人親眼目睹一批警察對被抓進去而完全失去反抗能力的人，不問青紅皂白，用警棍皮帶亂打，把人打倒在地，再用穿著皮鞋的腳在身上猛踏。有的人當場就被打得昏死過去。一些省政府機關幹部上前制止警察的暴行，可那些打紅了眼的警察根本不聽，反而辱罵這些機關幹部。

下午五點鐘，不少挨打的群眾開始逃離廣場，而下班路過不明真相的人們，還在大批地向廣場湧去，廣場上的人越來越多，警察在眾目睽睽之下繼續肆無忌憚地向群眾施暴。警方的暴行激起了在場群眾的公憤和反抗。從下午六時半開始，雙方的衝突愈演愈烈，廣場上一片混亂，警方已無法控制局勢，一些汽車和省檢察院內的房屋被燒著。

晚上八時左右，武警開始封鎖整個廣場。他們手持警棍、皮帶、磚頭，見人就打，見人就抓，人群向東西南三個方向逃離。在混亂中，「天天」服裝店被搶。

關於「天天」服裝店被搶真相，據目擊者所述：當警察將一部分群眾追至西華門十字路口，逃跑的群眾為人流所阻，有人慌不擇路，衝入街旁仍在營業的服裝店躲避，當時被追來的警察堵在裡面，一陣亂打，並將他們作為搶劫犯抓獲。警察幾乎是從事件一開始就在現場。新聞報導一方面說十八名搶劫犯被當場抓獲，另一方面又說服裝店被洗劫一空，這難以自圓其說的漏洞，暴露了一些見不得人的秘密。

以上所述就是四·二二新城廣場事件的大致經過。據了解內情人透露，在這場慘案中，有十一人被打死，被打傷者數百人。有一輛路過的公共汽車因人流受阻，司機下車察看道路，竟被警察活活打死。甚至有幾十位在場的便衣警察，也被穿警服的警察打傷。而我們的報紙竟宣稱無一人死亡。

在四·二二慘案發生以前，中央已有明顯指示，不要阻止群眾的悼念活動，不要激化矛盾擴大事端，可是，陝西政府和警方的某些人，公然對抗中央的指示精神，蓄意挑起事端，擴大事態，製造了這場建國以來駭人聽聞的大血案，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

誠然，的確有壞人混亂中趁火打劫，但是混亂的局面是警察不分青紅皂白毆打無辜群眾造成的。更令人髮指的是，對被抓住的人，不論有無過錯，一律成了他們練拳腳的對象。即使被抓住的人是罪犯，他的犯罪活動也已終止，且失去反抗的能力，應交司法部門依法處理，可是一些警察卻一抓住人就打，甚至活活打死。共和國的法律被這些執法者們肆意踐踏，警徽和領章被蒙上一層洗不掉的血腥污垢。

現在，四·二二慘案的製造者們利用手中掌握的宣傳機器，欺上瞞下，混淆視聽，把蓄意製造的對西安市民和學生的血腥暴行，說成是「一小撮人的打砸搶事件」，企圖以此來掩蓋自己的犯罪，欺騙全國人民和中央。但是，紙是包不住火的，這些人所犯的無以饒恕的罪行，是在場的十餘萬西安人有目共睹的。大量人證物證俱在，流散在群眾手裡有不少警察施暴的照片。這些有利的證據定能將事實大白於天下。

西安市民決不允許有人用沾滿鮮血的雙手玷汙西安的聲譽，也決不會允許這場慘案的製造者繼續為非作歹。對於這一罕見的特大慘案，我們強烈要求：

一、由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和最高檢察院組織專門調查組，立即來陝迅速查清四·二二慘案真相（陝西省政府及有關部門作為當事人不得參加調查組）。

二、根據調查結果，建議全國人大責成最高人民法院組成特別法庭，由最高檢察院提起公訴，公開審理西安四·二二特大慘案。

三、依據刑法，追究四·二二策劃者和現場指揮者的刑事責任，懲辦打人凶手，對罪大惡極草菅人命者處以極刑，以平民憤。

四、由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向全國公布結果，澄清事實。

中央能否迅速查清並處理此案，是維護西安地區社會安定團結的關鍵，作為西安市民，我們翹首以待。

西安地區大專院校師生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油印傳單

大陸民主愛國運動與十年文革動亂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把這次大陸民主愛國運動說成是一次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試圖把其與十年文革的動亂相提並論，而且在四月二十九日的政府與學生對話中，袁木也聲稱二者非常相似，但在筆者看來，二者則有完全不同的地方，現特作分析，以醒民眾。

十年動亂是被黨內的某種利益之爭利用的，由領導人錯誤發動的，為達到維護其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的派性鬥爭。而此次大陸民主愛國運動則是在中國社會危機四伏之際，各種社會矛盾的總爆發，是完全自發的，其目的是加快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打倒官倒，鏟除腐敗，使廣大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等真正從改革中得到實惠，從而實現民族的繁榮、富強。根本不存在什麼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之謠傳。

十年動亂是在中國充滿個人崇拜，國民特別是作為動亂主力軍的紅衛兵素質低下、愚昧、無知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決定了該場運動極易被人利用的最終悲劇；而此次大陸民主愛國運動則是在中國經歷了中國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廣大青年學生和知識界人士對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充分學習汲取，又對中國現狀作特別分析之後，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經

濟改革和民主自由的理論和設想之後發生的，廣大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包括部分工人、市民和經濟中多階層在內，他們已具備了相當完整的民主思考和獨立思想的頭腦，他們深知他們是在為祖國的民主自由和民族的繁榮富強而奔走呼號的，而決不是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了的，須知他們有頭腦，而且其智商決不比官僚們低！

十年動亂為達到拉幫結派之目的，到處串聯；而此次大陸民主愛國運動到社會中去決不是什麼串聯，而是用民主自由的思想去喚醒中國廣大的民眾，對他們進行民主啟蒙運動，以便最快地在中國行民主政體，達言論之自由的歷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十年動亂中一些學校、機關、廠礦中踢開黨委鬧革命之目的在於奪權，滿足個人權利私欲；而此次運動中我們仍堅持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所反對的是共產黨中的不正確領導的部分，我們所要求的黨不要在社會各個方面濫施權力，不要干預正常行政事務，也決不是反對黨的正確領導，而正是實現我們黨所提出的黨政分開的正確做法，我們堅持反對任何誣蔑我們反黨的居心不良者，更不允許任何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幌子的亂打棍子亂戴帽子的愚蠢做法。

從後果上講，十年動亂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它使我們的廣大知識分子備受摧殘，使我國的政治民主和法制制度遭到了極大的破壞，使我國的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教育事業受到極大的耽擱；而此次大陸民主愛國運動最終帶來的將是我國民主法制制度的健全，廣大人民具有更廣泛的民主自由，政府官員的為政廉潔，教育事業的興旺發達，並最終導致中華民族的興旺發達和繁榮昌盛！

綜上所述，從作為運動的主要參加者素質來講，此次大陸民主愛國運動與十年動亂是截然不同的，意望中國廣大的各界民眾能明辨是非，戳穿政府中個人妄想通過這種胡亂聯繫和其須有的罪名來分裂廣大青年學生、知識分子與廣大工人農民等各界的唇齒聯繫，並以此藉口來鎮壓此次大陸學生的民主愛國運動的詭計。我們要團結起來，為我們共同的民主事業鬥爭。

北京大學籌委會理論信息部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日

油印傳單

評人民日報的歷史功績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著名的反動亂社論。在我們這個口口聲聲要健全法制的國家裡，根本不通過法律程序，而只是用一篇報紙的社論就給全國數十萬大學生定下搞非法組織的罪名，定下用大字報誣詭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罪名，定下散發反動傳單、搞打砸搶的罪名，定下在極少數人唆使下搞違法動亂的罪名，然後，向全黨、全國人民發號施令，發動全黨共誅之、全民共討之的政治鬥爭。這是人治還是法治？一篇社論歪曲事實，就定下罪名，這是哪個年代的搞法，我們只要翻一翻人民日報的歷史就知道了。

現在，讓我們回憶在「十年動亂」中人民日報是怎樣煽動動亂的，讓歷史解釋現在，讓歷史告訴未來吧！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威本禹炮製的社論《「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實質》，揭開了「十年動亂」的序幕，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號召全國人民要橫掃一切。於是，全國各地就瘋狂地刮起了橫掃一切的龍捲風。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號召全黨、全國人民用觸及皮肉的方法去觸及一小撮人的靈魂，流血、武鬥席卷全國。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放手發動群眾，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的社論，號召全國打死、打殘、打傷了許許多多的黑幫，大規模的流血開始發生。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題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號召全黨全國人民向一小撮展開總攻，北京召開萬人大會，宣布了國家主席劉少奇的「二十大罪狀」。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篇重要社論題為《煽起了大奪權的「一月風暴」》，全國大奪權、大混亂、武鬥、流血、死亡遍布全國各地，中國的「十年動亂」進入高潮。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偉大的戰略措施》，再一次號召全國打倒劉少奇，八月五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號召全國無產階級向一小撮、極少數展開批判，北京召開了批判國家主席的百萬人大會，把全國的動亂推向更高的水平。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給彭德懷定了篡黨篡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名，號召全國無產階級革命人民再次清算軍內的一小撮。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給羅瑞卿定下陰謀家野心家的罪名，繼續製造軍隊內的動亂。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在全國掀起大規模的「揪一小撮」的動亂。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全國掀起「清理無產階級隊伍」的高潮，一大批被他們稱為「暗藏的」、「搞陰謀的」所謂的「階級敵人」被關壓，被批鬥，以至在動亂中死亡。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的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批林批孔的政治鬥爭進行到底》的社論，把矛頭指向周恩來總理，稍稍安定下來的中國又開始了新的動亂。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八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把新的動亂推向深入，中國大地開始了儒法鬥爭。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繼續搞好批林批孔》的社論，號召全黨、全國人民把儒法鬥爭的動亂深入地、持久地進行下去。一九七六年三月十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翻案不得人心》的社論，鄧小平同志又一次受到人民日報的批判。一九七六年四月初，成千上萬的群眾學生來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周恩來總理，同時，也通過寫輓聯、寫小字報、做講演等方式揭露了「四人幫」禍國殃民、倒行逆施的罪行。四月五日悼念活動進入高潮，晚上「四人幫」調動大批軍警、民兵包圍了廣場，播放北京市市長吳德的公告後，便開始殘酷、血腥的鎮壓，棍棒揮舞，血濺廣場，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四五天安門事件」。鎮壓之後，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變》的重磅文章，把「天安門事件」說成是極少數人有陰謀、有計劃、有組織地搞反革命動亂，人民日報的文章號召全黨、全國人民要旗幟鮮明地參加這場嚴重的政治鬥爭，文章指出：「極少數人藉悼念周恩來總理為名，誣蔑、謾罵、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衝擊人民大會堂，打了解放軍，燒了解放軍的汽車、營房」，把悼念周恩來總理的手無寸鐵的群眾說成是打人放火的暴徒。人民日報給「天安門事件」定性為：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製造反革命政治事件。這場「反革命事件」是由極少數在背後煽動起來的，並且明確點出這個後台就是鄧小平。在同一天，人民日報刊登了中共中央的兩個「決議」，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人民日報從四月七日起又是報導，又是社論一篇接一篇，號召全國人民堅決進行這場政治鬥爭。頓時，全國的報刊、電台追隨人民日報連篇累牘地歪曲事實真相，欺騙全國人民，掀起了一場「大批右傾

翻案風」的動亂。鄧小平同志雖然承受了不白之冤，但是，他沒有報紙和電台，有口難辯有冤難申。當時，人民日報的胡說八道的社論和歪曲事實真相的報導，引起了人民的憤怒和抗議。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人民日報的報社收到了一封工人的抗議信，這位工人憤怒地稱人民日報為「造謠日報」，這個工人大聲疾呼黨報墮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陰謀家的傳聲筒。

人民日報的歷史功績遠遠不止這些，據不完全統計，在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的十年間，它發表的具有煽動性、誣蔑性的社論共有數十篇，給人們定出各種各樣的罪名，上至國家主席，下至普通百姓，它都可以一論定罪，置人於死地。每一次大規模的動亂、流血，幾乎都先由人民日報吹起煽動性的號角，至於十年間發表的各種歪曲事實真相的報導，那更是成千上萬，不計其數。人民日報在當時的時代成了林彪、陳伯達、康生、姚文元、張春橋之流養的政治娼妓。這個政治娼妓她墮落了，她只有一個堅定的政治信念，那就是「只愛權力，不愛真理」，現在人民日報又揚革命的傳統，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又發表了一篇震動全國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像這種奇特的報紙是世界上罕見的，只有我們中國才能辦出這種報紙。人民日報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它是在中國的「四大發明」之後又一特大發明。

新聞導報第三期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二日

談人民日報社論 話說安定團結

中國語言詞彙豐富，意義模糊，隨便取一個冠冕堂皇的來騙人，向來都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關鍵時刻把好聽的都推到自己身上，把髒水都往對方身上潑。這就是我們津津樂道的「中國國情」、「中國特色」。

「安定團結」絕不是「十年動亂」結束後我們的新方針、新決策；恰恰相反，越是中國形勢發展到了不可收拾的時刻，我們看人就越喜歡高唱「安定團結」。「四人幫」排擠鄧小平，一個旗幟鮮明的口號，就是「維護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堅決反擊右傾翻案風」。震驚中外的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新華社記者、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也是「旗幟鮮明」地抨擊那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旗幟鮮明」地維護所謂「安定團結」。

荒唐的歷史過去了，但許多荒唐的「中國特色」卻昭然未泯。歷史告訴我們，越是作為社會「動亂之源」，就越想用金光閃閃的外衣來打扮自己，也就越想把這場動亂的責任推卸到別人身上。毛澤東同志說「右派」要搞動亂，「四人幫」說鄧小平要搞動亂，而在今天，同樣也有人說廣大青年學生、知識分子要搞動亂。——在那些官僚看來，他們侵吞國家財產，搞亂國民經濟，造成不可遏制的「通貨膨脹」，這不算動亂；他們為了個人的專制權欲，不惜破壞民主，踐踏人權，迫使今日中國冤獄無數，迫使中華民族的精英——知識分子遠走他鄉，這也不算動亂！他們藉口「民族特色」，阻撓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法制建設，造成中國政治經濟秩序的脫軌與混亂，造成中國社會治安的日益惡化，這也不算「動亂」；而一些真正關心改革前途，決心督促政府決策行為的；有理有口的正當要求，倒成了破壞安

定、製造動亂的罪魁，何其荒謬！據此思路，踏踏實實探索中國改革之路的世界經濟導報也遭此惡運，就自不奇怪了

究竟什麼是真正的「安定團結」？十億人民只用一張嘴「說話」，只用一個腦袋「思考」，大概是最「安定」最「團結」的。只可惜，那是封建制度，是中華民族最黑暗時期的象徵。「安定」只能建立在最廣泛的民主秩序中，「團結」只能是全國人民自由意志、自由選擇的結果。「安定團結」只能是自下而上的社會自然秩序，如果說「安定團結」竟然成了執政黨下達的指令，需用政府機關的紅頭文件來貫徹，還要發表在黨報的社論中說服千百姓，那是一件非常滑稽的天下奇聞，這一現實本身也表明這個國家在這樣的體制之中，已經不那麼民主，不那麼「萬眾一心」、「同心同德」了……

油印傳單

誰欠誰的帳

今晨，電台播發了趙紫陽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學潮問題發表的書面講話，其中公開表示「黨和政府決不會秋後算帳」，好一幅寬容大量的姿態，好一種不計恩怨的情懷，簡直讓人感動得鼻涕眼淚一齊流了。

然而，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誰欠誰的帳？千萬學生，為求民富國強。為求推進中國的民主政治進程，為求這次學運得到中央的積極肯定，已經到了絕食絕水的境地，他們的行動，得到了全社會各階層的理解、同情、支持。可是我們的中央領導此時卻只表示「不秋後算帳」，一腔「免債」的論調。

試問，這種控調符合人民的意願嗎？這種論調能表達廣大黨員的心聲嗎？四月二十六日一篇殺氣騰騰的社論，把學生推向幾受鎮壓的邊緣。不過就在此時，社論的炮造者們也就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站在了歷史的對立面。要說「算帳」、「討債」，只能是社論的炮製者們欠學生們的債、欠人民的債，是他們傷害了學生的感情，傷害了人民的感情！要知道他們的冷漠無情已危及到多少年輕的生命。若此時他們還不向人民謝罪，學生和人民有權利同他們算帳，這個帳不是等到秋後，而是今天！

我們強烈要求中央立即對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做積極正面肯定，徹底否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徹底為學生摘掉「動亂」的帽子。

此時行動，尚為不晚！

中國政法大學宣傳團 一九八九·五·十七

油印傳單

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目前，全民的愛國民主運動正蓬勃發展，而以李鵬及其死黨為骨幹的一小撮頑固勢力卻不顧全民的意願，冒天下之大不韙對北京進行法西斯的戒嚴！這是公然向人民宣戰，其結果是一場極為深刻久遠的動亂。

回顧一個多月的鬥爭，人民已從理解、同情走向支持和站起來直接參加鬥爭，這是一場青年為先導的全民愛國民主運動，而政府自始至終表現出令人無法理解的頑固。惟恐天下不亂，不斷激化矛盾，擴大事態的發展。運動開始時，政府封鎖新聞，愚弄人民；繼而製造四·二〇新華門血案和四·二二西安事件等，實行武力鎮壓；然後又藉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把學生運動定為「動亂」，並以高壓政策相脅，這激起了人民更高的鬥爭熱情。對此政府作出對話的姿態，但完全沒有對話的誠意，一再拖延對話並製造假對話；學生無奈，到廣場絕食進行抗爭；而心虛無能腐敗的政府竟不能答應學生們的兩條最低要求（平反「動亂」；現場直播對話）。七日七夜，數千名絕食的同學被送進醫院，人道泯滅，慘不忍睹！數以百萬計的學生、工人、市民街上遊行。最後，政府撕下假面具，從全國各地調集幾十萬軍隊，對北京實行法西斯的戒嚴。天理昭然，有目共睹，造成今天這種矛盾激化和對峙局面，完全是政府別有用心、一意孤行造成的。

政府一開始就提出「一小撮人」在別有用心地策劃動亂。今天，我們終於發現這「一小撮」就是以李鵬及其死黨為首的極少數頑固分子，他們為達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和保護其骯髒的個人既得利益，篡奪奪權、強姦民意、強姦憲法，正在製造一場極為深刻的動亂。全民萬眾一心，政府民心喪盡，國際社會和輿論對政府的抗議之聲也愈來愈高，其實質已構成了全國、乃至世界人民對政府中極少數頑固勢力的針鋒相對的鬥爭。

順民者恆昌，逆民者必亡！這是歷史的真理。在當今中國瀕臨動亂和內戰危險時刻，我們懇請政府以全民的利益為重，以大局為重，注意國際形象和輿論，認清時局、懸崖勒馬、扭轉乾坤，這是全民的意願，歷史的必然，繼續倒行逆施、蚍蜉撼樹是絕不會有好下場！同時我們呼籲，立即召開人大常委會，彈劾李鵬及其頑固黨羽，正確處理此次全民愛國民主運動，以保證國家的安定團結，祖國的繁榮富強，這是所有有理智有良心的共和國公民的共同願望。

在此次愛國民主運動中，工人、學生、市民，表現出了空前的團結和無畏的獻身精神，他們有組織地進行理智的鬥爭，已顯示出人民強大的力量。這是共和國的希望，中華民族的希望，目前，形勢仍十分嚴峻，軍管迫在眉睫，我們決不能讓我們的民主成果毀於專制政府的淫威，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共和國是人民的共和國，她再也經不起倒退和動亂了！在此共和國生死存亡的關頭，所有共和國的公民們團結起來！為了共和國的尊嚴，為了全民族的共同利益英勇地戰鬥吧！讓我們肩並肩，手挽手向著光明前進！前進！

新聞專報第五期社論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什麼是「一小撮」？

本次學運的直接起因是胡耀邦同志的逝世，促使廣大人民開始了對十年改革的反思，對種種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的失誤的原因進行更進一步的探索。胡耀邦同志一生兢兢業業，為中華民族做出了卓越貢獻；而他一生在政治上的風風雨雨，以及各種複雜的歷史背景，使人們在紀念他的時候自然在政治上提出一些思考、建議和要求，這裡是什麼「別有用心」的一小撮在搗鬼。

「一小撮」這個在文革的時期最時髦的詞彙，曾無端地挑起了多少群眾鬥群眾的悲劇，曾使多少人蒙上了不白之冤，但不知為什麼，在十年改革後的今天，這個詞還倍受政府的「青睞」。也許他們沒錯，一個人兩個人是「一小撮」，十萬人、幾十萬人在十一億人中依然是「一小撮」，但這時候就需要這麼一句話了：「真理最先總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這「一小撮」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世界的大趨勢、歷史前進的必然方向。

「四·二七」遊行之後，親愛的「一小撮」與廣大學生分了家，據說，是煽動與被煽動的關係。我們不覺要問，究竟誰是「一小撮」，如果沒有四·二〇警察的暴行以及事後的新聞欺騙，就不會有四·二二二十幾所高校的靜坐示威。如果四·二二李鵬總理或任何一個政府負責人出來接受學生的請願書，表示政府的重視和解決問題的誠意，就不會有此後近兩月的罷課（當時是有工作人員出來接受請願書，可是他們連學生要求與政府對話的意見都傳達不到，又如何讓我們放心地把請願書交給他們呢？）如果沒有四·二六人民日報社論的亂扣帽子和政府堅決鎮壓的強硬態度的進一步挑逗，就沒有四·二七全市高校的大遊行。如果政府能像他們許諾的那樣拿出誠意來切實進行對話，而不是製造像「四·二九」那樣的假對話來混淆視聽，不是對學生切實合理的對話要求一拖再拖，也就不會有五·四一五·一三的一系列活動，以及從五·一三開始的絕食行動。學生以死抗爭，實屬無奈。這究竟是誰在挑撥，誰在煽動呢？很明顯，如果有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那這幕後「一小撮」就是那些與人民為敵的政府官僚，他們腦中根本沒有國家利益、人民利益，只有一己的權力和私欲，正是他們在製造動亂。妄圖亂中奪權，這正是廣大青年學生堅決反對的，如果政府放下架子，聽取人民呼聲，正式肯定這場「愛國民主運動」，就還能取得廣大學生和人民群眾的諒解，使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得到切實的推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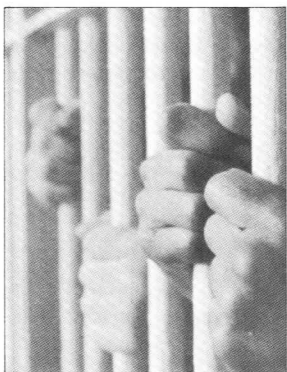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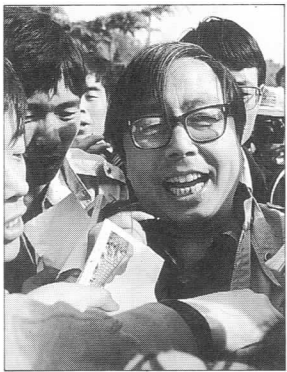
我們學生中決不存在「一小撮」的問題。學生領袖是普通同學的一員，只是他們比一般人更堅強更勇於承擔責任。絕食者也是普通同學，只是他們比一般人更具有犧牲自己的勇氣。

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萬歲！

全民的愛國民主運動萬歲！

清華宣傳組
油印傳單

專訪 論述



知識分子除了良心一無所有。

——學生遊行標語

一個國家有一位偉大的作家，
不啻有另一個政府，
這就是為什麼從來沒有一個政權喜歡偉大的作家，
而只喜歡小的作家的緣故。

——索忍尼辛

柴玲六月三日慘案前接受BBC專訪

學生追求的是「人」的權利

北京學生民主運動領袖柴玲指出，北京的學生和平遊行演變為全民民主運動，追求是「人」的基本權利，享受自由和民主的生活。她說：「希望有這麼一天，我們大家能在中國很安全地工作，有所收穫——我們勞動，然後享受其成果；我們有做人的基本權利，有人身的保障。」

這是柴玲六月三日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說的話。這位廿三歲的北京大學兒童心理學研究生沒有料到，就在她接受訪問的那天深夜，鄧小平李鵬楊尚昆集團便以坦克、刺刀、槍彈，粉碎學生和平的民主之夢。

以下是這篇訪問稿的中文版的全文：

問：天安門廣場在北京學運的意義如何？

答：這次的學生運動可以這麼講，天安門廣場好像是一個象徵，尤其是五月十三日以前，只是經過，逗留一天，從五月十三日後，絕食到靜坐直到現在辦起了一新民主大學。現在成了中國和全世界華人的要求民主的根本焦點和象徵。

問：廣大老百姓怎麼看天安門，它代表政府？毛澤東？新中國？

答：很多時候，聽到老百姓對學生的行動表示敬意，把廣場的學生看成是自己的孩子，在為自己的利益而鬥爭。從四月學潮到五月全民的民主運動，表示中國人民真正站起來，要求自己的權利，表示新中國的誕生，一個新的國家的誕生。

問：英國觀眾對學生運動不夠了解，請簡單介紹，從胡耀邦到現在重要情況。

答：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在中國他有些工作和下台的背景引起了廣泛的同情。我們同學都認為，胡耀邦同志是偉大的為民主而戰的鬥士，他的逝世引起舉國上下的悲痛，從十六到十七日出現大小字報，十八日開始到天安門請願。到四月廿二日，悼念活動達到一個高潮，當時是胡耀邦追悼會，有十萬人在天安門廣場。從四月二十一日步行到廣場，沒吃沒喝。初春很冷，目的是要參加追悼會儀式和李鵬總理對話。在這之前，四月十八日請願時提出重新評價胡、新聞自由、公開領導幹部收入、打倒官倒等七條要求。在四月廿二日，只有兩個要求：參加追悼會和與李鵬對話，但政府拖延，同學們又飢又餓，情緒激動難以控制，很可能與軍警發生衝突，這時學生代表拿著要求跪在大會堂國徽下，廣場很多同學都哭了，我想這個長跪於國徽下，政府置之不理引起了全國和北京高校、全體同學的憤慨，因為提的七條都是彈劾政府腐敗的，而政府置之不理，這是什麼樣的政府？從那以後就是全北京高校大罷課，目的是七條要求，對話。四月廿六日發表人民日報社論說學運是一場陰謀，受人利用等等。北京市召開萬人大會，市委領導說，如果出來遊行，就要徹底粉碎，電話也提出恫嚇。這時北大學生研究是否遊行，爭論非常激烈，大多數認為應該，但

如果被打垮，則是徹底失敗。

廿七日，非常堅定的同學衝出北大，進行空前大遊行，與北京的市民的前所未有的感情交流，表明了學潮的前所未有的力量，也表明了這次學運的劃時代的進步，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有了自己的學生組織市高聯；二是，學運是自發的，反映廣大學生自己的願望，擺脫了黨派、團體的恫嚇利用，這不是少數人能煽動起來的。

在五月四日有一次大活動，發表聲明宣布新的民主啟蒙運動從一九八九年開始，以提高全民族的素質、民主的運動，並宣布高校聯會的成立。

但宣布復課卻給廣場的同學極大打擊，也給全國學生極大打擊，因為北京的學生站起來了，別的地方的同學爬起來、坐起來了，這時先站起來的人又坐下來了。

在北大進行了激烈爭論，有的同學堅持罷課，內部消耗極大，此令學運成為低潮。

這時進行了校內民主建設，大家感到若不摘掉動亂帽子，很難進行下去。

到五月十三日，開始絕食，我是北大絕食團的召集人，有二條要求：第一，給動亂平反、給學運定性，第二，公開對話，這都是我提出的也得到大家的認從。我們的目的很明確：想看看政府是甚麼面目，對絕食是不理、拖延還是鎮壓，也想想看人民的表情，中國還有沒有希望，他們是不是站在我們一邊，人們還有沒有良心。北大有四百人參加絕食。四月十四日時，大家討論是否撤出，決定移開，有三千一百四十人參加絕食。

五月十九日晚九時，大家決定復食，沒想到李鵬要鎮壓。十二點廣播李鵬講話。當時老百姓自願堵軍車。此時最表現人民和學生站在一起，和北京市民聯繫在一起。

十二點，我們立刻宣布二十萬人大絕食，當時的情景非常悲壯。第二天十點宣布戒嚴令，天空有飛機。下午五點，認為性質變了，李鵬政府已成了偽政府，他要鎮壓正義，站到

了人民的對立面上。我們要求召開人大，罷免李鵬，建立新的政府，故此需要恢復體力，復食。

稍後來自海外的支援到了，在廣場上建立了規範的營地，開辦了民主大學，這時廣場上的人已是最堅定的啟蒙民主戰士，分期分批地來學習，可以有效地管理，進行民主啟蒙、教育，使天安門成為民主聖地。

問：天安門的塑像，有人說是民主神像，有人說是自由神像。

答：當然是民主女神，是美術學院自發的要求建立，大家討論後認為是廣大同學的心願和象徵，是我們民主成果的象徵，把她奉獻給全國人民，當然政府又進行了誹謗、非議，我表示強烈抗議。

問：這幾天氣氛怎麼樣？

答：管理有些不當，有些混亂，但組織團結，我們很有信心。

問：你目前有什麼打算？

答：前一段我對運動中，中國人表現出的一些劣根性很悲，並提出辭職，我當然希望，在運動中各種有本領的人站出來，產出一批我這樣的人，但我後來一想，有些不可能。而且，我認為，在沒有比我更有能力或值得我信賴的人站出來之前，我就放棄權力，就是對學運的犯罪。所以，繼續做總指揮。現在還是總指揮。

問：你認為鄧小平、李鵬、趙紫陽在利用學生運動嗎？

答：這個很自然，在每次學生運動，都導致政府內部的更替。但這次學運劃時代的進步，是不受任何黨派鬥爭的影響。我們不介入，你可以企圖利用，但我相信他利用不了，學運的目的是爭取中國現代民主運動的進程，不為那個領導人上台，無論李鵬是否上台，也無論趙紫陽是否下台，都不是這次學運的最終目的。無論是哪個領導人上台，只要他站在人民的對立面，人民就會反對他，他要是站在人民的立場，反映人民的呼聲，為人民利益著想，人民就會擁護他。

問：從你的講話，最重要的是民主，對中國人來說，很多人不知道什麼是民主，在美國民主就是投票選新總統。答：我想民主就是天然的權利，但在以前中國人性被壓縮的很微細，沒有人權可言，譬如說：學校情況，分配問題，黨要你去那就去那，黨和公安、軍人都是一樣，沒有監督，所以官倒貪污等腐敗現象和改革十年來的一些弊病。先富起來的都是有背景的和權聯繫在一起的。

中國人由於二千年的統治，都需要有個皇帝，沒有言論的自由、新聞自由、人身保障，有未來也不抱希望，在這次運動之前，中國人是信念危機，人人向錢看，通過這次運動，給中國人一個信念感，就是中國人可以靠我們自己的力量來解決問題，不是靠外國人，還是靠我們自己。

問：民主和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能一起存在嗎？

答：我沒有特別深的理論上的研究，我想這是一個最基本的人性要求，我想它和共產主義基本思想並無背離，我們目前要求的民主還很自然，是一些基本的天然權利，沒有和一些主義發生聯繫，我們只是為自己的權利而鬥爭。

問：你能想像以後中國民主的進步到怎樣？

答：我感到這個過程會非常漫長，可能六十或七十年。我希望有這麼一天，我們大家能在中國很安全地工作，有所收穫，我們勞動，然後享受其成果，我們有做人的基本權利，有人身的保障，有參與管理國家和決策領導的權利，我們有一種主人翁的感覺，認為這個國家是我們自己的，是我們一代一代人為之奮鬥的強大國家。

問：這次中國的運動，對國際有無影響，會不會得到其他國家人民的理解？

答：我想，知識首先是沒有國界的，每一場運動，雖然我們是為一個國家而奮鬥，但是作為全球的一個成員，也會有相互的影響和交流。

出現過一些混亂狀況，但現在我們團結堅定的分子，一起來抵制這種混亂，而且一早我們已表示出一種世界有目共睹的良好秩序，有理、有力。說句心裡話：如果這次運動失敗了，那則是一場民族的悲劇，只能說明這個民族的全民的民主意識、民主素質是不夠的，它的失敗是注定的；不是我們廣場上的學生領袖和幾千名學生所能挽救的。

但是如果這場運動勝利了，那就是民主的成功，那就是整個中華民族一種全民性的人性的解放。

問：你們的思想和五四一樣嗎？你們是革命先輩的後代嗎？

答：在思想上是對五四有一些承繼和發展，但也有許多不一樣，歷史會給予公正評價的。

問：五四中，民主和科學都是重要的，那麼科學對你們來說怎樣？

答：科學只有在民主得到真正發揚以後，才能得到保證的，我是學科學的，在這運動以前，我們認為學習沒有用，科學沒有用，覺得國家沒有希望，各階層的人，包括工人、小商販、和官倒，都覺得這個國家沒有希望。科學和技術

要化為生產力，但如果沒有政治民主的保證的話，那是沒有用的。

問：你想看到一個平等的國家，還是一個貧富懸殊的國家？

答：我沒有統計過，但我想在中國特權階層和老百姓之間的差別，恐怕不亞於資本主義國家的貧富懸殊。希望整個社會的人性得以解放後能達到一種和諧自然的調節，會有層次的，比如聰明勤勞的人應得到較高的社會地位，懶惰低能的人地位低，但這是一種自然的分化，不是刻意地要求其分別。但中國現在是不正常的以權力來控制，是一個人為製造不自然的狀況。這次運動是偶然的，沒有準備，沒有指導的理論體系，跟著感覺走！自發的，純真的對民主的要求。從運動中看出，最先進最優秀的是學生，他們走在民族的前列。

聯合報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七日

吾爾開希與民運領袖六月二日對談

中共最大錯誤是：態度不民主

北京學生民主運動領袖吾爾開希指出，中共在處理學運犯下種種錯誤背後的基本問題是，政府的態度不民主。他不習慣示威這種民主行為。他強調，中國主要的問題在人民不能自主的聲張自己的政治權利，不能自主的控制自己的政治與經濟生活。

這是吾爾開希在六月二日與另一位民運領袖對談，其談話錄音交給英國國家廣播公司播出。香港明報根據該錄音整理成文發表。以下是全文：

問：北京的情況目前看來相當危險，所以我想與你進行一次訪談。希望這不是最後一次。

吾爾開希，促使你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成為學運領袖的主要動機是甚麼？你有甚麼實際體驗？

答：因為我關心中國大陸的民主發展多年。我寫過一些文章，雖然這些文章從未發表。我只是自己埋頭的寫。這次，我認為這應會成為一場偉大的學生運動，同時，我覺得自己已有這份熱誠和能力，所以我挺身而出，並成為學運領袖。

問：你對胡耀邦之死有何看法？

答：一名共產黨員之死，一名大陸老百姓之死，應不致引起如此激烈的反應。這件事的本身就是個問題。一位民主領袖之死會引起這麼大的動亂，這顯示中國目前的狀況令人十分不滿。

問：你當初參加這項運動時，希望有甚麼收穫？

答：我希望在兩方面獲得改進。第一，在民主意識方面，我希望獲得像五四運動那樣的啟發效果。事實上，中國人雖然渴求民主，但他們缺乏民主意識，他們不瞭解民主。我希望透過學運，這項啟蒙工作能夠持續進展。第二是希望在推行民主的技術上，我們能樹立一個典範。起初，我希望學生自治聯合會能獲得合法地位，成為一個能以相對於政府的反對團體身分發揮功能的組織。

問：你認為政府在處理學運上犯了什麼錯誤，這些錯誤又反映出一些什麼基本問題？

答：舉例來說，在四月廿二日的大規模示威舉行前，大多數只有十八、九歲的學生不過是（向政府）請願。這時候，學生只是提出上訴，沒有任何組織形式，政府絕對應當可以出面。在此階段，政府可以輕而易舉的打發（及處理）學生運動。

問：如果政府設法打發過去，你希望這場學運以什麼為目標？

答：這樣一來，就要看我們的努力而定了。我不認為情況會變成這樣的混亂。

問：你認為政府犯的第二個政策錯誤是什麼？

答：四月廿二日，派出公安警察和軍人毆打學生。事實上，暴力行為使學生比從前更團結，並且促成臨時學聯會的成立，這個學聯會是我在廿七日發起成立的。結果，學生運動與前大不相同，學生組織出現了。我們的組織規模非常大。

問：你認為政府的這一連串錯誤反映了什麼問題？你是否料到這些問題？你對未來有何期望？

答：我想，這種種錯誤背後的基本問題是，政府的態度不民主。政府不習慣聆聽人民的意見。基本上，它不習慣示威這種民主行為。政府本身的決策過程就不民主。事實上，政府形同一人決定一切事，李鵬自己也說，我們的政府，事實上只有鄧小平作主。缺乏民主及不習慣民主生命，是造成今天局面的主因，同時，政府許多高層領導素質太低，也是個問題。

問：那麼你投身出來領導學運，主要動機是什麼？你秉持什麼樣的理念來瞭解民主及中國社會目前狀況？

答：實際上我的動機很單純。我對社會極為不滿。因為我是學教育的，我對教育做了評估，我發現中國的教育者問題極為嚴重。因此我最初的出發點是教育。以後經過更深一層思考，我認識到教育不能改進的原因出在政治體制。因而我組成的學聯首先就要積極推動政治改革，要求保障公民在憲法中的權利與自由，要保證經改能切實進行，另外當然是有新聞自由。我認為中國的制度有許多問題，包括貪汙腐敗、官僚制度和民主的事實……主要的問題在人民不能自主的聲張自己的政治權利，不能自主的控制自己的政治與經濟生活……實際上，這可說是個民主人權運動。

問：通過不斷的與政府對話，通過參加這廣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你個人的認識與經驗是否有所增長？

答：當然有，尤其在我本身經歷方面。我分析問題、思考和觀察的能力都大幅提高。這比在大陸念書收穫得多。我同時也親眼看到，並了解到政府、社會上實際存在的問題。這是一般人看不到的。其中一項是，民主意識離不開環境與人民。如我以前所說，即中國改革最大的障礙在它的十億人民和五千年歷史。

問：由你參加這次學運的組織與政治經驗來看，你認為中國未來走向民主道路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答：這主要有兩方面。一是群眾的民主意識。我們在推動民主運動，人民卻在喊李鵬下台的口號。這表示我們仍無法申張民主理念。這是民主意識上的一大障礙。制度上也有障礙。如果政府堅持一種不容反對黨存在的制度，政治上沒有真正的制衡，那麼中國的改革和民主的前途都不會有希望。

問：如果你們的想法能順利在社會中推展，你想政府會有甚麼反應？成功的機率有多大？

答：我想我們一定能成功，不過短期內很難說。長期而言，中國民主必將逐步向前邁進，我們的行動在加速它的

實現。目前，我們的力量不是很大，我們必須做更大的努力。

問：就制度而言，你們將遭遇那些阻礙？

答：綜觀北京這兩天情勢，沒有人敢太樂觀。我們必須面對現實。我想就中國民主發展而言，甚至可能發生倒退現象。

問：我個人認為，不論政府是否進行大規模鎮壓或企圖壓低整個情勢。不論是李鵬或其他人當權，我想未來一至五年將是個轉型期。果真如此，到你們能自由行動時，你想你能做甚麼？

答：我想我能建立一個制衡的政治力量，我將促進此一力量的建立。我同意你的分析。另一種可能是李鵬下台，黨內進行一次整肅。

問：除了政府的阻礙，你是否發現參與此項行動的學生與民眾之間也有一些問題存在？

答：我們缺乏民主方面的經驗，而我們本身中了官僚體制的毒太深。事實上學生領導群中就存在許多官僚氣息。這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問：我想問你，你對中國過去四十年來的多項政治運動的性質了解多少？例如一九八六及八七年的五四民主牆運動。你能比較一下他們之間的異同嗎？

答：我想以往學運和這次運動基本上沒什麼差別。不過以前的學運缺乏組織，而參與者的層面較低，人數較少，也未能激起大眾的共識與響應。

這一次我們最大的成就是喚起北京市民的共識與響應，建立一個有組織的巨大的反對勢力，雖然我們還不能說滿意，但能達到這種地位已非常難得，就算這次我們的行動失敗，我相信很快有更大規模的學生或社會運動發生，屆時的成就會更大。

我們這一代已目睹了中國的開放，胡耀邦等人的貢獻使我們的思想更開明。我想經過此次民主運動，九〇年代的大學生將有更強烈的民主意識。

問：我從報紙上看到許多著名知識分子也出來支持你們，他們也很積極的傳播他們的政治理念，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和他們接觸，如果有，你對他們的評價如何？能不能說說你們和他們之間的差異。

答：在中國，有少數人對民主有很大貢獻的，至少我聽說他們盡了很大的力。我想年輕一代比老一輩的素質較高，也較單純，因為環境限制和幾千年封建制度，讓中國的知識分子普遍懦弱、妥協，他們也有許多提議（祇能稱它是抗議）——值得一提，但中國現在需要的是強化個人是名公民的意識，每一個人能不單祇是談論，而要確實去做。我想我們這一代比他們單純、堅強。

問：我的看法跟你完全一致。因為過去十年當中，我密切注意知識分子，尤其是要求民主自由和文化價值的知識分子的動向，我認為每個人都集中在理論層面，政治現實和社會的歷史條件整體考量。你認為你們的政治和民主理念，有沒有跟社會基礎脫節？

答：是的，你說的很對。這些理念經常依附於所謂的改革派之下，但我想我們需要的不是改革，改革運動已經進行了好長一段時間，甚至清朝就開始了，但從來沒真正成功過。這些經驗告訴我們，改革在我國沒有用。而知識分子

還繼續守著改革，我想，中國需要的是革命，當然，我不贊成武力革命，我的意思是說，他們相信權力存在於最高層，而我卻認為它絕不存在於層峰，而只存在於人民。

問：我能否問你，你說的人民跟政府說的人民有何不同？你如何界定「人民」二字？

答：首先，人民不能被視為整體，它是個人，是團體，人民只由每位公民組成，事實上，舊觀念將人民視為一樣的一堆人是侮辱人民。事實上，人民是很複雜的，將人民視為十億名公民和將他們視為一個整體是完全不同的。

方勵之六月二日接受聯合報北京專訪 大陸人民民主第一課

當中國大陸掀起前所未有的學運和民主高潮時，舉世矚目中國人權鬥士方勵之在那裡？
稍早中共國務院發言人表示在公開講話中點了方勵之的名，以下是記者和方勵之就學運發展對談的紀要：

問：以學運為主體的這場民主運動，不但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參與高潮，而且有其一定的發展意義，可否就政府與學生乃至所有參與者的互動，評估這場運動？

答：從短期或現實眼光來看，這像是歷史發展的悲劇，不論如何，它是戒嚴了。但從長期發展觀點來看，這場運動對中國民主的發展絕對是有利的。這就像五四運動，其所要求的具體目標，在當時是有些問題。但五四運動的深遠影響絕不在於當時所提出的具體目標。換言之，今天學生運動的成敗，不在於是否實現了它所提出的目標。而在於這場運動讓知識分子、學生、和老百姓知道，他們有權表示他們的選擇，不喜歡那些領導人，就有權表示要他下台，而且可以公開的表示。不再視政府領導人為民族的大救星，而是公僕。

這場學生民主運動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成就，就是數百萬人參加，接受了民主的洗禮，多少有了些民主的觀念。天安門就像學校一樣，不論是誰走上天安門廣場都會受到感染，不論是感情的，或是觀念上的，整個民主氣氛確令人有不同感受。像大家五一七大遊行，當天人和人的關係是最好的，兩輛車撞上了，因為五一七的氣氛，他們相互道歉。這說明，只要解除了專制的恐懼，人都變得善良了。今天大陸人怕人、人氣人的現象可說都是來自專制恐懼，一旦去除，人們也就有安全感了。只要有民主，就可以改變今天被視為中國人本性的醜陋的一面。讓人嚐到了人的味道。

問：最近幾天，學生和群眾的熱情，已經顯著下降了？

答：那是政府控制得很嚴，而且做了很多工作，逼得人無法表示熱情。中國政權四十年來都是靠恐懼感來維持的，不僅從意識形態控制人的思想，而且控制了所有的社會資源。政治體制改革就要從這裡開始。

問：為了學運，中共高層出現相當幅度的人事和權力結構變化？

答：我們在下面不是很容易了解高層變化，這主要是政治不透明，無法了解他們相互之間所持觀點，更不知道在

權力鬥爭過程中發生了什麼事。但經過這場學運有機會讓大家看清楚過去被顛倒的關係，人民不必一切都得依靠或感謝中國共產黨，鄧小平也不再是至高無上的國家領導人，他也是一位公僕，人們有權批評他，並建議他退休。相對於政府，人民採取了獨立的态度，有權作主人，究竟是人民共同的意願作主，還是仍由少數國家領導人作主，今天大家應想的很清楚了。過去一再說社會主義的民主比資本主義的民主好，經過這次民主運動，民意所表現的和政府以戒嚴對峙的來比較，大家都會明白當局的態度和性質。

問：經過這場運動，對中共的政權和黨是否會產生影響？

答：這對中共政權本質的影響，已經出現了質變，而這不僅在中國發生，社會主義國家在最近幾年都出現了變化，大家都覺得不能再像過去維持了，東歐匈牙利變得最多，其次是波蘭，再來是蘇俄都變了。這說明，列寧、史達林到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制度，經過四十年的考驗，證明是失敗了。

目前還看不出中共政權本質會因這場運動而改變，但知識分子、學生的要求是表現出來了。社會主義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是發展的高峰，現在已經衰退了。這是人類在本世紀所患的一場病，到今天也證明是行不通的，我樂觀的估計，這場病在下世紀就會過去的。

問：學生罷課，從另外一種觀點來看，也可說是正進行一場社會教育的民主課程，但是否也會帶來一些其他影響？

答：學生的學習發展因人而異，每個人都不一樣，有些學生因為這場學運，可能會投身政治，發展成政治家，有些學生還是會回來加緊學習，最後成為知識分子、成為學者。關鍵我們不再需要背誦馬克思教條的學者和政治家。

問：有人擔心中共會因這場學運帶來的衝擊太大，選擇倒退的路線？

答：這有可能，其實，歷史從來不是直線發展的，李鵬若在運動之後地位趨於穩固，肯定會倒退到中央計畫經濟的，他也不止一次的表示過對中央計畫經濟的肯定，但李鵬那套看法，肯定是不會成功的，失敗也是必然的。最後還是會被迫再走開放路線的。不過中國人又要多過一段苦日子，總的趨勢是由不得李鵬要怎麼幹的。

問：你個人在這場運動中，很明顯的在避免介入？

答：我這麼做，主要是要讓學生運動的發展，不致因我個人的介入而受到曲解和誤會，讓有關當局找不到任何藉口來壓制這場自發性的學運。在道義上，在精神上，學生們受我影響是肯定存在的。從我的角度，我對學運的發言均表示了支持的態度，但讓學生們獨立地在天安門廣場活動，應該更有力。

問：你個人有什麼遭遇？

答：他們對我已公開的監視，上星期我到山西開會，一路上，到會場上，都是公開的監視著。他們對我不是沒有可能隨時逮捕我。

問：往後，你可能在民主運動中扮演什麼角色？

答：這很難說，完全決定於未來形勢發展。當局要對我動手隨時可能，但他們可能損失更大。幾次在有關文件中我都聽說被點名了，像著名學者×××其實也就是指我。

問：你認為當局秋後算帳波及面會不小？

答：這決定於知識分子抵制力量的強弱和黨內外的壓力，壓力愈大，抵制愈強，中共就不敢多動手。其實以我個

人言，對中共的批評不是最尖銳的，但我獨立性最強，這又是他們想剷除的。不管你多尖銳，只要有「第二種忠誠」，中共多少還可容忍的。

問：國際輿論的報導和批評是否會影響？

答：民主人權是國際課題，不能單純的以干涉內政來對待。中共不是介入南非人權問題聲明譴責，中蘇會談柬埔寨，難道不是干涉。總之國際人權只能有一種標準，中國也應適用。

問：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對這場學運已經表態支持，但也有相當程度的尷尬，你看呢？

答：對國民黨而言，不是沒有難題，這多少也可促進台灣更民主些。

聯合報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

女作家戴晴申請退黨接受聯合報越洋電話專訪 賠掉了一代菁英

在六四慘案發生當天，大陸知名的女記者和作家，現任職光明日報評論部的戴晴正式申請退黨。

在大陸知識分子心目中，戴晴活躍於政學之間，公開主張新權威主義，希望透過台灣經驗完成大陸的政經改革，但在這一場浩劫之後，這位吃共產黨奶水長大的積極黨員也徹底失望了，雖然記者和她交談時，戴晴已做了許多保留，但對那場泯滅人性的天安門廣場屠殺，雖是共產黨員，只要稍有人性，也是無法容忍的，她放棄了黨，她說要遠離政治，為的只是保持個人人格的完整。

從戴晴的退黨，可以看出中共政權的最大危機——這個黨不再是代表一絲一毫人民群眾利益的黨了，和黨員也失去連心了。以下是記者從台北直撥電話和戴晴連絡上的訪談：

問：妳為什麼退黨，是否會有什麼影響？

答：這是我的個人行動，不想因此掀起什麼運動或注意，我只是想遠離政治，不再參加政治活動，退回來完成我個人的人格。退黨不能當作反共來看，我還是希望黨好。

問：妳退黨的直接動機是？黨回答了沒有？

答：我是六月四日退黨的，我不同意從六月三日到四日聽到的那一幕慘劇。退黨依據黨章只須報備，或許可能他們會問我為什麼，但到今天沒有。

問：你退黨後的心情如何？

答：沒什麼，所有這一切我早就料到了，也看到了。我警告他們，但失敗了，沒有人聽得進我的話。

問：退黨不會影響你的工作和生活？

答：我做好一個守法的公民就可以了，我不再是黨員之後，或許有些地方會因此限制我的採訪工作或採訪地點，那就不能去了，台灣國民黨員退黨之後，不是也會有一些限制。

問：據說已經逮捕了四百多位參與「動亂」的「反革命分子」？

答：到今天為止，政府懲辦的對象仍限於暴亂分子，我還沒有看到知識分子因表達個人見解、思想而遭逮捕的。今後是不是就此豁免追究，那就不知道了。

問：目前知識分子間，似乎都不聯絡了，和前些日子完全不一樣？

答：大家都懷疑電話被竊聽了，聯絡起來很不合適，況且知識分子間各有各的想法，有聯絡也非常少。另一方面，今天這種環境已經完全不適合知識分子的組織活動，況且在軍管之下，知識分子已經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了。

問：妳看局面怎麼演變到這地步？

答：我不認為鄧小平、李鵬存心把國家搞壞到這地步，學生們也不存心動亂，最要命的是雙方都堅持自己的思路，從不肯從對方立場想一想，聽不下任何其他意見。雙方目標是很接近的，但選擇的方式差太遠了，成了生死對立的鬥爭。這也是我決定遠離政治的原因，想起令人傷感，為什麼就沒有相互容忍的修養。

學生們最後揚言推翻政府，但推翻了怎麼辦？誰有能力取代，但從政府來看，這就是極端的反革命，根本無從諒解，事情也就被推到極端了。

這種政治鬥爭水平也太低了。

問：經過這場劫難，何時才能恢復元氣？

答：以前我們不是就討論過？這一切都要等到第一代老人政治過去，只要他們還在，是沒有希望改變的。但這總要比全國陷於動亂好一點。前一段北京發生的一切，只能說是局部的，軍管可視為為了防制更大的動亂，從此軍人就會擁兵自重。要是鄧小平控制不住局面，軍人必然擁兵自重。

問：鄧小平遲早要過去的，那時候不是必然會有軍人割據局面？

答：那要看如何改革，不能動不動就讓槍桿子說話。整個世界都由戰後冷戰進入和解局面，主張不再用武。我希望這一切都是短暫的。若只能依靠槍桿子，中國那還能有文明，而知識分子也只有期待了。

問：妳有沒有自危的感覺，特別是在六月四日以後？

答：我一直保持精神正常，北京市委公佈的動亂內幕材料，我沒有一件參與。從四月底以來，我一直勸大家不要把事情鬧大，若因此還整肅到我，夫復何言。那些走的人，不是害怕，就可能自知違背了戒嚴令。

問：依妳的邏輯，又怎麼看待天安門慘案呢？

答：一直到六月二日，我還是支持戒嚴的，認為天安門廣場應該軍管，但我實在沒有想到會用那種方法，把一代菁英都賠進去了，這犧牲太大了。

問：在這種氣氛下，政府和人民不是已經站在對立面上，要如何恢復？

答：太難了，政府不應該這樣幹！

問：鄧小平昨天還為死難軍人悼念，不及學生、知識分子和人民？

答：北京市長陳希同今天已經改口了，雙方都悼念了，但那太不一樣了。

問：已有指控國民黨策動亂的材料？可能嗎？

答：是的，距離是遠了，但我還要看他們舉證的材料。

問：妳最近都會在家嗎？

答：我還好，我除非要寫作，大概會在家，我認為我不致出事。

問：妳要多保重。

答：謝謝，謝謝這一通，也是第一通來自台北的電話。

（按：戴晴於七月十四日前後下落不明。）

聯合報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一日

柴玲五月底錄影講話 多少人在出賣這場運動、在葬送這場運動！

我想這是我最後的幾句話，因為目前的形勢變得越來越殘酷嚴峻。我叫柴玲，今年二十三歲，我的生日很奇怪，四月十五日，正是胡耀邦逝世的那一天。我家在山東，八三年到北大的，學心理學，八七年考入北師大研究所。

從四月十八日，我就非常關注這場運動，那天情況很緊急，同學們餓了很久了，一直等著領導人接見他們，並參加胡耀邦的追悼會，可是政府一拖再拖，同學們很憤怒，說要衝大會堂，如果衝的話，那天流血事件就會發生。我當時拿著話筒對大會堂呼喊，我對他們說，學生委託我們作為代表，要求李鵬出來見學生，但沒有人理睬。一個解放軍說：「你們不要喊了，沒有用，保護你的嗓子吧。」並拿水給我喝。我已經二十多個小時未喝水。當時秩序很亂，我高喊，北大同學拉起手來，並要求同學趕快撤離天安門廣場，避免一場流血事件。從此以後，我就在北大的籌委會裡做事。

那天我愛人封從德咬了手指頭寫血書，他說我怎麼手指頭裡流不出很多血來，字都沒有寫完。當我們同學跪下舉著那個請願狀時，全場同學都哭了。本來是彈劾政府的一些建議，居然我們必須跪著，而且沒人理睬，無人接收。

我的感覺是，參加籌委會的同學，有熱血的，有真誠的，也有著名的，有的人在死亡面前是一副面孔，可是在虛榮面前又是另一副面孔，為了功利。

五四那天，我們又舉行了一次大遊行，並發布了一個宣言，宣告中國新民主啟蒙運動從此開始了。可沒想到那天很糟糕，有個作為「市高聯」（按，即「北高聯」）常委的同學，居然宣布五月四日之後要復課，很多同學很失望。宣布復課對全國學運造成巨大的損失。有的同學痛心地说，目前的機會是幾億美元也買不到的，居然被某些人一句話

就葬送。後來，學運轉入低潮，復課的學生越來越多。在復課和罷課之間，學運出現巨大的內耗，情況越來越困難。我們覺得，必須搞絕食了。當時「市高聯」的人拚命反對我們，我們一再堅持。當時同學溝通的渠道很少。

五月十二日晚上，我看到一份名單，只有四十幾個同學簽名絕食。我們把名單貼到三角地，並寫上「為勇士壯行」幾個字，我當時覺得很難過。當時我說，我的絕食就是要看看政府的面孔，看看它是鎮壓還是不理睬，看看人民還有沒有良心，中國還有沒有良心，還有沒有希望。

第二天，又有二百多個同學報名，也許是四百多個，地點在北大。堅決參加絕食的還有北師大的一些同學。那天我們悲壯地宣誓，在頭上繫上紅帶，衣服前面寫著：民主，絕食，後面寫著一個巨大的「哀」字。有的寫著「有心報國，無力回天」。我們還寫了一個絕食書，並複製了一千盤磁帶。第二天許多老師為我們的絕食學生來壯行，並請我們吃飯。那天我心裡很不好受，十分悲哀，吃不下東西。有的老師特意跑到很遠的地方，買了幾大盆餛飩。當時我說了一句話：「我們以死的氣概，為生而戰，死亡不是我們的追求，死亡是期待，永久、廣泛的回聲，我們用生命寫成的事業，定將飄在共和國的天空。」

中午十二時卅分，同學們出發了，到師大集合，一塊兒絕食。絕食的念頭，我們最初就有，並醞釀了很久。當時遊行、罷課，政府都不予以理睬，只好用生命來呼喚，看看政府究竟是什麼樣子。第一天晚上絕食不到一千人，最後發展到三千人，我當時擔任絕食團的召集人，我有一種責任感，我覺得北大絕食的發起，我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覺得我必須為最初四百多個同學負責。很坦率地说，當天晚上，閻明復、吾爾開希等人去談話。由於擔心學生，我們很早就退出了會場。絕食團當時有十個代表，對話團十個代表，還有「市高聯」和教師代表。我覺得吾爾開希被閻復明那副慈父形象完全感動了。當時閻明復要求大家，因戈巴契夫的來訪，轉移到另一個地方絕食。當時我們很不情願，我們忍痛，最後轉移了地點。許多同學是被架著過去的。轉移過去之後，許多同學說政府太無賴了，但同學們不斷地消耗體力，因為當時圍觀的群眾很多，隊伍一轉移，群眾就湧了上來，把我們擠散了。有個同學說，如果政府如此無賴下去，我們不得不採取極端的措施，自焚以示抗議。如果政府忍心看到學生一個一個死掉，絕食的同学願意第一個去死。我說了這句話，是在廣播站講的，我說我自己願意第一個去死，因為我是絕食團的總指揮，我就是這麼說的。絕食的許多同學說，為了使更多的同學活下去，他們可以犧牲自己。

最初學生們是很團結的。當時我看到大批大批的同學倒下去，被抬進救護車。第三天有人要衝大會堂，糾察隊員又調不上來。我不得不要絕食的同学組成人牆，保衛大會堂。我們站在警察和群眾中間，我們對群眾說，如果衝擊大會堂，就踩著我們的身體過去吧。我當時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請大家看看是誰在保護大會堂。後來廣場的形勢局面越來越難以控制。「市高聯」試圖控制局面，我並不想責怪什麼人，我覺得他們中間一些人，不具備應有的領導素質，隊伍並不十分純潔。對不起，我只好這樣直說。

有一天我們和「市高聯」開聯繫會議，我們要求把控制廣場局面的權力交給我們。當時廣場上各種組織層出不窮，「市高聯」在位期間，換了一百八十二任主席，誰都可以拉出一個組織，並隨時更換領導。當時是學閥割據，誰都可以說自己是糾察隊長、總指揮。處理募捐的情況也很糟糕，衛生狀況也越來越糟糕，爆發瘟疫的危險不斷加劇。同學們性情不穩定、煩躁，易發脾氣。各種消息不斷，一會兒說軍隊要鎮壓了，一會兒說要出別的事了。結果到現在出現

了這種局面，我們一再力圖精減機構。

現在局面是政府，作為代表政府的李鵬爭取了很多時間，以待同學屈從他們的壓力。他們爭取到六個軍區的支持。比較有改革思想、民主意識的，或者說所講出的話比較代表學生要求的趙紫陽等人逐步受到對方的控制。閻明復肯定地要倒楣，這方面的情况我只知道一點兒。在同學眼裡，政府又成鐵板一塊，同學軍心開始不穩，很失望，不知道我們到底要求什麼，不知道下一步要幹什麼。有同學很傷心地走了，有的同學打著民主的旗號，將募來的錢藏起來，把市民給的錢用來買東西；更可怕的是，有些同學逐漸被政府收買，有人對他們講：「你們要是能讓學生撤出來的話，你們就是國家的功臣；如果你們死硬不撤的話，周圍的便衣隨時可以調動。」關於這點，我們絕對有根據，而且有證據。錢我不知道他們給多少，主要是許諾，我也有一次與這些人有所接觸，他們談話中帶有很強的暗示性。最黑暗的一天還沒有到來，可是好些同學都不明白，我們現在在廣場，這是我們最後的、唯一的真理。如果撤離，唯一高興的就是政府，我不願意的是，作為總指揮，我一再要求掌握權力，抵制這些投降派，「市高聯」和「外高聯」的人也急於掌握決定權。在一次與知識界的聯誼會上，我很憤慨，因為我感到這些人也在利用學生運動重新樹立他們自己的形象。我一直在抵制這種傾向。我對吾爾開希也一直有看法，他曾經用他的影響、他所處的地位產生了很大的破壞性作用。現在有些人要重新樹起他的形象。我批評他主要是批評他看問題的一些角度、方法不對。我覺得最好的、最團結的是絕食團最初的那些日子。那時民眾對我們很支持、很關懷。我們喚醒的是市民的慈悲心腸。當絕食進行到第七天的時候，市民們自動組織起來，用自己的軀體阻擋軍車，那是最輝煌的一頁。更多人看清了政府法西斯的嘴臉。但是他們現在通過種種措施，比如發獎金、開除黨籍，把市民統制住。政府不斷地穩固的時候，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天安門廣場堅持，等到人民真正團結起來。只有人民跟這個與人民作對的政府較量。

同學們問我，下一步我們有哪些打算和要求，我心裡覺得很悲哀，我本來打算告訴他們，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等到政府最後在無賴之極的時候，用屠殺來對付我們，我想只有到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國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團結起來。但這種話我怎麼能對同學們說。尤其可悲的是，有些同學，上層人士，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要求政府不要採取行動，以期最後把我們瓦解掉。如果我們撤離廣場，那麼就要出現這種局面，歷次政治運動中沒有被打倒的將被一次清掃而光。鄧小平也說過，確實有一小撮，黨內有，社會中有，學生中也有。真正被他們得逞了，中國實際上是復辟，復辟四十年、七十年，將有一大批人被屠殺，多少年以後，民主才敢站起來。他們採取的手段是謀殺、失蹤、精神分裂，他們對魏京生就是用的這種手段。這些話我無法直接對學生講，我很難對同學說我們必須用鮮血來喚起民眾。同學們肯定會願意這樣做，但其他人還是年輕的孩子（痛哭）。

昨天我從知識界聯合會回來的時候，我哭了，我這麼熱愛廣場上這幾個孩子，我有責任用我的生命堅持到底。我又覺得我很悲哀，我實在是無力回天，我一個人太有限了。那麼多人爭奪權力，我從來不為了權力，我只是為了良心，才不願意把這權力放棄給一小撮那種投降派、陰謀家。這些人為了權力，一次次地發起攻勢。我真想對全中國人、全世界的華人說，我們這個民族太不幸了，不要再自相殘殺了，中國的機會已經不多了。

五月二十八日後我越來越悲哀。大約四月二十八日我就感覺到了，那時我也想說的，但就是我一直不願意說，但有時候我不得不說，那就是中國人，我不值得為你奮鬥，為你獻身，可是我想到還有很多正直的、有良心的學生、工人、

市民和知識界人士。

我想如果中國一旦進入黑暗時期，也許中國老百姓就會再一次受蒙蔽，彼此欺騙，彼此沒有真正的感情和交流。我只是想說你們在海外的華人，有自由的環境，人身安全，這個時候，我希望你們能夠首先做一代先進的中國人。因為你們有條件、機會。我感到他們有時候只是想了解這件事的過程，而並不想真正經歷這件事。他們在想他們的感受。這點令我痛心。因為最偉大的不是這種表現，而是一種內在的人性的表現，很少人去揭這種東西。我有兩個朋友，作為知識界，只有他們兩個人堅持到底。昨天晚上我才知道，好像于浩成被逮捕。

他們兩人說我們要撤了，因為我們有個使命，我們要寫本書，「讓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們說：「如果這部書發表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那麼我們即使被殺頭也甘心。」昨天我特別特別痛心，因為我又一次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在出賣這場運動、在葬送這場運動。我很痛心，最初絕食的一千名同學的身體已經造成了很大的摧殘，而這些人要葬送的是這一千多名同學和後來成千上萬的同學和群眾他們用生命換來的成果。這只是為了他們個人的目的、個人的希望和私欲。昨天，我跟我愛人說，我再不願意在中國待下去，我想到國外去，因為我學的是心理學。在絕食那天我就說過，我不是為了死而戰，是為了生而戰，因為民主不是一代人的事。我現在更加堅定這種信念。如果我能夠活下去的話，那麼我會用我畢生的精力在中國從孩子降生的時候就對他說：「你要做一個正直的、有良心的、有獨立人格和人權的中國人。」

培養一批真正的中國人，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機會這樣做。我愛人說，他在這場運動之前，一直在聯繫出國留學，他托福考了六百三十分，很有希望。他說：「我只是想去國外學習幾年，中國四、五年之內可能沒有希望，我去學法律、社會學等等。等四年以後，我要組織人寫一部中國的憲法、一部人民的憲法。」我知道這個時候我宣布我辭職、隱退，同學們不會理解，一定會罵的。我希望如果我沒有希望去做這個工作了，會有很多人去做，我用我的生命呼籲。

這段時間我一直很悲哀，而且就這些同學本身的民主素質來說，也是很差的。我在倡議絕食的那一天，我就明白不會有任何成果的，我早就知道，因為有些人，有些歷史注定是失敗的。但我一直在努力給同學們一個堅定的形象，我們在爭取勝利。

我想民主就是一種天然的要求、自由的生活，可以保持自己的政治觀點、生活方式和思想體系，民主應該和人權的解放、人格獨立和自尊的解放連在一起。

對話是對政府一個強烈的挑戰，建國以來，從來沒有一個來自人民的這麼強烈的呼聲。人民開始要求跟它公平地對話，要求監督的一些政府領導的過程，人民要求參與決策，要求監督不法行為，而不要大一統的黑壓壓的統治。所以政府很害怕，不敢，因為他們一直在維護這幾年來他們苦苦經營的一種對中國人民蒙蔽和欺騙的局面。我想民主最根本的對每一個人的意義就是自我覺醒。中國人的人性被壓抑得很卑微。有些外地來的同學向我們要吃的、住的，問下一步的打算。我很悲哀，你們自己有雙手、有眼睛，可以聽、看，可以自己豐衣足食，有自己的要求和見解，當然他們在另一個意義上維護一種既得權威，這是對的；但實際上，很多同學就很不負責任，他們很習慣於一種封建的專制。

反官倒、反腐敗是廣大人民群眾很強烈地要求政府自我檢討，要求監督政府，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強有力的團體來

監督它，它可以為所欲為。

在學運之前，由於種種改革的失敗，中國人開始失去信仰，他們沒有信念，只能很功利地生活。這次學運使人們重新找到了信念，學生、工人、市民開始覺醒。

我嚮往一種很安詳的生活，周圍有孩子、小動物。我沒有多少虛榮心、功利心，我當時結婚的時候條件很簡陋，但我們很天然地過著安詳而寧靜的生活。我們很艱苦，很多人都在賺錢，但我們不是為了賺錢而賺錢，我們在從事一種事業，我一直相信靠知識救國。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我覺得那時是一種良心，我們在爭取一份權力，我很想告訴每一個工人、市民、知識分子，甚至便衣、士兵，我們同學拚著性命在爭取的這份權力也有你們的一份。如果我沒有參與爭取這種權力的鬥爭，而當這份權利到來的時候，我說：「給我一份吧！」那時我會慚愧，我做不出這種事情。我想命中注定我就是這種角色，只要你有良心，你就會站出來。

我以前對政治並不感興趣，我只想搞事業，過一種很安詳的生活。人們都沒有想到中國的學運已經走到一個劃時代的飛躍，有的人在用一種偏見來衡量這次運動。

我父親五一來過北京。我跟我愛人結婚的時候，發生過一些摩擦、吵架什麼的，回來時都是我一個人回去，我父親很擔心，他非常非常疼愛我，他帶了很多吃的東西來看我們，希望一塊玩玩。他來後發覺我和我愛人都捲入這場學潮了，我們每天忙於在北大的籌備工作，沒有很多時間來陪他。那天晚上他說：「我得回家了，因為我在這兒幫不上你什麼忙。」他說：「你這麼樣？怎麼跟你聯繫？」我說，我三天給你拍一份電報，以後我一直託一個朋友做這個事情。他說：「萬一我收不到電報呢？」我說：「你就不要來了，你來北京也沒有用。」我差點要撲上去，差點要哭。他說：「你不要這樣，不要哭著道別，再見，再見。」他去濟南，我妹妹是讀醫科大學的，他用心血培養了這兩個女兒，怎麼都捲進去了？我妹妹有點受我影響，她說她佩服姐姐，我父親是個要強的人，他是個大夫，他一直很熱愛共產黨。我說：「共產黨愚弄了你們這代人，你們本該得到更多。」好了，不說共產黨了。我父親說你們這代人有自己的想法，他是個很開明的人。他是一個忍受了很多很多的中國人，我想活下去也是為了他們（父母）。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我們身上（我還有一個妹妹、一個弟弟）。我想政府一定會瘋狂地報復我們的，因為中國人的報復心理很強，我不抱任何幻想。

我覺得現在的改革很不對頭，因為真正富起來的不是人民，而是一些有權勢的人，雖然這種改革帶來了表面上的繁榮，但卻把廣大人民、知識分子推上了一條沒有希望、沒有奔頭的路，感到沒有安全感，紛紛流到國外去。這個國家完了，到這種程度，要亡國了。

四月二十五日，在籌委會上我與一個便衣聊天，問他政反判多少年，他說以前三年、五年，現在加到十七年。我們很悲哀，我在想過十七年出來就四十歲了，很不甘心的呀！

我相信科學救國，但是這次我覺得要是現任政府不推翻的話，中國人沒有希望，整個民族也不會有希望。我想去國外，但是我們自己的國家不靠我們自己建設靠誰。

肯定會有人在廣場上堅持下去。廣場是我們唯一的陣地，要是廣場失守的話，中國就要復辟了。

但我不在廣場上堅持下去，因為我和大家不一樣，我是上黑名單的人，對政府這樣的殘害，我不甘心，我要求生。

我這樣做，不知道別人是不是會認為我自私。但應該有人來接替我的工作，民主不是一個人能幹成的（此話不要洩露）。

政府現在已經不要臉了，不怕輿論，不怕流血了。但是如果全世界人民都抵制它，不再承認這個政府，那對中國人民將是很大的支援。

在這次運動之前，我幻想過出國，朋友們告訴我不要以為美國就是天國，那裡華人很多，中國人相互勾心鬥角的劣根性又會表現出來。我真想告訴他們，你們不要再這樣自相殘殺了，你們在國外有比中國好得多的自由、民主的機會，要團結起來。我希望他們這樣，因為這麼多的孩子，他們在用生命來爭取，你們這些沒有遭受生命危險的人，應該出來，至少做一些工作，消除隔閡、私欲，不要再功利，為這個民族考慮考慮，十一億中國人不能都亡了。

我們國家的問題實在太多了 (摘要)

陳明遠

時間：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地點：北京大學三角地

幾點說明

- 1、此演講陳明遠先生事先未做準備，是即興演講。
 - 2、此記錄未及陳先生審閱。
 - 3、錄音中，清楚文字未做任何改動。
 - 4、錄音中不清楚，用「……」號或「——」號表示。
 - 5、標點和段落是由記錄者填加和劃分的。
 - 6、此演講稿的記錄整理是由李廣利和李友師負責的。
 - 7、若此演講稿的文字、標點段落因記錄而出現的差錯，均由記錄者本人承擔，與陳明遠先生無任何關係。
- 我的姓名叫陳明遠(鼓掌)，我要說我絕對不是到這兒來求名求利，如果在座的有往上報告的，可以把我的名字一直告到公安部門。(好！熱烈鼓掌)。

因為我知道，每一次當學生提出正當的要求，群情慷慨的時候，總有那麼一小部分人為了個人的目的，為了一些卑鄙的目的，出賣同志，出賣朋友，甚至不惜出賣自己的靈魂，來博得自己往上爬的階梯(對！屬實！鼓掌)。但是我不害怕，我今年已經四十八歲了。(好，鼓掌)我所尊敬的聞一多先生在四十七歲時就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好！長時間的熱烈鼓掌)下面，我對我講的每一句話負責。

第一，我要講的就是昨天我參加了耀邦同志的追悼大會和遺體告別，當然我不是以(錄音混亂)……，從頭到尾我的情緒一直是非常沉痛的，痛哭失聲。關於耀邦對於教育問題，對於物價問題，對於知識分子問題以及改革問題，他留下了許多對於我們黨、我們的民族都是很寶貴的文字和講話，我呼籲當局立即整理，公開印刷關於耀邦同志對於改革開放以來的全部正確言論。(好，鼓掌)我希望大家聯名要求政府立即迅速負責地組織人力、迅速地公開耀邦同志在談話中間表示對改革的一系列的他的憂慮和他的建議，把它向全國人民公布。這就是耀邦同志對我們的遺囑。(好，鼓掌)

昨天在追悼會進行到最後，我和別的同志曾經建議，因為我們一直送靈車到後面的小門，我們建議靈車應該按照每次常規，應繞天安門廣場一周。(好！熱烈鼓掌)應該讓耀邦同志的遺體告別他多年以來為之奮鬥，因為他身上還帶著國民黨的槍彈，應該讓耀邦同志的遺體最後一次看一下我們光榮偉大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對！鼓掌)最後看一下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口號的天安門。但是最後，當局竟沒有使靈車通過天安門廣場。我感到非常的失望，

而且我知道很多幹部同志，很多有良心的中國人對這一點都非常失望(鼓掌)要是耀邦活著，他也會感到這是一個最大的遺憾(鼓掌)希望有關部門對於為什麼採取這樣一個不得人心的措施作出解釋。(對！好！鼓掌)

同學們的各種活動當然是有一些錯誤、缺點的，因為我們沒有經驗，我們不是搞政治的人，我們不是政客！(對！鼓掌)我們難免會講很多錯話，難免會做一些錯誤的事情，但是既然國家領導人都可以三七開，可以說九個指頭是好的，只有一個指頭不好，為什麼對我們就要求十全十美呢？(好！長時間熱烈鼓掌)

我再說一下，我到這兒來，決不是妖言惑眾，也決不是為了什麼別有用心，但是政府，我們的新聞機構，我們的中央電視台預先已經把那頂帽子懸在那兒，(對！鼓掌)它威脅我們，誰要出來，誰就是不懷好心，就是別有用心，就是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我們在這種情況下許多人害怕了，許多人考慮到他有父母、下有子女；他有工作，他每天才那一點生活費，他如果被抓進去，他的生活如何……，但是我……從來不在這樣的大庭廣眾之下說話的，我覺得今天忍無可忍，我要出來說話了。(好！熱烈鼓掌)我要以萬分憤怒的心情抗議中央電視台(好！熱烈鼓掌)我已經給中央電視台打了電話，我已經通過種種渠道，我覺得中央電視台在四月十九號、二十號兩次的廣播是不負責任的(鼓掌)就是廣播的撰稿人，也就是說，大家是不是在座的很多同志都聽到了中央電視台在胡說什麼(聽到了)大家證實一下，它是不是說，有人在遊行中間呼喊反動標語？(沒有人喊)，它是這樣說了嗎？(是的)我們實際上我問過很多同志，問過很多同學，我甚至跟著隊伍跟至天安門廣場，有沒有人喊過反動口號？(沒有)有沒有人貼過反動標語？(沒有！)

同志們，中央電視台良心何在？(沒有良心！鼓掌)我建議大家聯合簽名向中央電視台提出最強烈的抗議！(抗議！抗議！熱烈鼓掌)中央電視台說在群眾中有圍觀的人，有許多不明身份的人，在那兒別有用心地煽動群眾。我就是一個，但我是明確身份的，我一開始就告訴了我的姓名！(對，鼓掌)大家說我不是在煽動群眾？(不是！)我不是叫大家來反對誰？(不是！)我講過一些沒有良心的話沒有？(沒有！)煽動群眾的是中央電視台！(對！熱烈鼓掌)我們要聯名向人民法院提出公訴！(好！鼓掌)中央電視台寫這篇文章的是誰？他站出來！(對！)這個人才是一個不明身份的人！(對！鼓掌)寫這篇報導的人，他的良心何在？(沒有良心！)就是這個人把我們煽動起來了，哈哈。(眾笑)……

朋友們，各位朋友們，我們都是有理想的人，但是我覺得我的理想被人踐踏了！(對！好！鼓掌)我們一生為之奮鬥的理想，我們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榮譽被人侮辱了！(對！鼓掌)首先就是被中央電視台！(對！鼓掌)當然還有別的一些人，但是我的話，我要保證我在這兒所說的話，每一句話都要在法庭上做證(鼓掌)我所拿到的證據是中央電視台，它在四月十九號四月二十號的晚間新聞播出這樣無恥的謾罵！(對！極熱烈地長時間鼓掌)我以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身份，我想援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我要控告中央電視台，希望他們作出答覆！(對！有理！鼓掌)而且，如果它說，我是在這公共場所講話，我是沒有辦法因為我已經打過電話，向他提出意見，於是他們毫無反應。(鼓掌)

其次，我還想跟大家說一下我自己的心情，我覺得這些天以來，學生的遊行都是自發的，沒有人在背後操縱。(對！鼓掌)如果有人在這件事過去以後，在其他的問題上要談誰誰是幕後操縱者，希望他現在就舉出來是誰操縱了我

邦同志有很多缺點，有很多錯誤。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但有一點我是從心裡佩服他的，他的子女沒有一個當倒爺的！（好！熱烈鼓掌）凡是……，從來不搞拉拉扯扯，從來不拉幫結夥，從來不搞任人唯親，我希望中央領導同志向耀邦同志學習！（對！向耀邦同志學習！鼓掌）向耀邦同志致敬！（向耀邦同志致敬！鼓掌）拿出實際行動來！（拿出實際行動來！）而我們看到的一些實際行動是什麼呢？你們都看到，他們在倒彩電！我們看到有人用低價購進茅台酒，再高價賣出，一夜之間就發了多少萬元的橫財！

（此處聽眾插話極多，錄音混亂）

另外，就是教育問題。這個問題是講得大家嘴都磨破了，為什麼我們不能把國家財政中的教育問題放在第一位來考慮？（對，鼓掌）政府就採取擠牙膏似地擠來擠去，擠到現在，我們的教育經費還比不上世界上許多別的國家，老叫我們要改革起來，要富起來，可是我們的教育經費為什麼總那麼少呢？我希望立即大幅度增加教育經費！（對！鼓掌）把沒收倒爺的財產全部用來做教育經費！（好！鼓掌）因為政府老向我們解釋這個困難，那個困難，工業困難，農業困難，各方面都很困難，給這些縣長們省長們蓋房子都很困難（眾笑）買汽車也很困難，但是我覺得有一點是不困難的，那就是沒收倒爺的非法財產！（好！熱烈鼓掌）沒收一切倒爺的非法財產做為教育經費！（鼓掌）

同學們，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動的，我們國家的問題實在太多了，但是，我覺得我所提出的是些最基本的要求。（鼓掌）

我們大學生們，我們到我們的宿舍看看，到我們的許多人的住房去看看，這困難是這樣的普遍，可是許多作官的人，一當了官就想怎樣蓋他的房子，要怎麼弄他的汽車，我們的行政人員中間正有一種腐化的、官官相護的這種癌症正在擴展，我建議：同學們，組成調查團，我們同學們是國家的主人，調查政府的腐敗情況（對！鼓掌）同時表揚廉潔奉公的人民政府官員的情況，但是廉潔奉公是一個公務員基本要求（對！鼓掌）……基本要求。在這同時我們要如實公布所有貪汙腐化的政府官員的情況，不管他的職位有多高，不管他當多大的官，按照法律判處他們的徒刑（好！熱烈鼓掌）

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不久的時候，天津市有兩個黨官員，兩個貪汙犯當時他們只貪汙了……的財產，就執行了槍決！（鼓掌）現在有的人貪汙了幾十萬幾百萬民脂民膏，為什麼不判刑？（對！鼓掌）

我們要提出最強烈的抗議！（同意！抗議）

可能有關的部門要出來，……你們學生，要安安靜靜念書，安安靜靜上課，我們老師安安靜靜給大家上課，但是有這樣的問題打擾著我們的情緒，我們不服氣！（我們不服氣！熱烈鼓掌）

……，死不瞑目！（極熱烈地鼓掌）

打倒官僚！（打倒官僚！）振興教育！（振興教育！）沒收倒爺的一切非法財產！（沒收倒爺的非法財產！）大幅度提高教育經費！（大幅度提高教育經費！）民主萬歲！（民主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自由萬歲！（自由萬歲！），自由萬歲！（自由萬歲！）（長時間極為熱烈地鼓掌）

不自由，毋寧死！同學們萬歲！（同學們萬歲！）

（向陳老師學習！向陳老師致敬！）

人民民主運動何處去？

任曉町

四月民主運動在經過四二二靜坐、四二七遊行和五四盛會的戰鬥洗禮之後，進入了五二三絕食的新階段。一九八九年的四月和五月是中國人民的盛大節日。

四月的雄風何時才能重抖？

四月的聲威何時再能重振？

四月的狂飆向何處去？

四月的人們在痛苦中一索求。

是的，四月民主運動的充分展開，正在求助於它的理論、綱領、宗旨、口號和社團領導的高級形態了。

●民主、自由、人權的空泛口號，應該落實到改造我國社會政治體制的時候了。

●改造社會政治體制，作為我國人民民主運動的長期奮鬥綱領，應該是開始實戰的時候了。

●政治體制改革，應該是人民民主運動提出它獨立綱領的時候了。

●推進我國政治民主化進程，應該是人民運動提出具體目標和規定歷史任務的時候了。

四月運動像歷次人民運動那樣，又一次教育了我們：一元化八位一體（註）的共產黨官僚政治，壓迫人民民主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

在關係我們人民民主利益的重大關頭，狹隘的學生運動意識和策略主義這種自我孤立，將會斷送四月運動的民主成果。

不管道路多麼曲折，不管前途多麼艱險，我們將向人們指出一條嶄新的道路來。

●和平改造八位一體黨的一元化社會政治結構，爭取實現多元政治、多元文化、多元民族的多元社會，是我國人民民主運動的理論綱領和奮鬥目標。

●這就是歷次人民運動所致力於民主、自由、人權、進步要求的具體表現的實際內容。

●這就是人民運動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最高理解和追求目標。

●推動我國民主進程是整個民主運動和絕食團行動的首要任務。

何謂民主化進程？如何推動民主化進程？我認為近十年來，我國爆發六次人民民主運動，受到司法壓迫、政治壓迫和輿論壓迫，是我國政治黑暗、司法黑暗和新聞黑暗的典刑表現和集中表現。這當然是「一元化八位一體體制」所導致。

這六大事件是：

（一）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一年全國性民主牆運動，後來又演變為所謂「地下組織」和「地下刊物」。

（二）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一全國性高校競選運動。

(三)一九八五年九、十月全國高校抗議示威學潮。
 (四)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全國性高校民主學潮運動，被定為資產階級自由化。
 (五)一九八九年初國內外呼籲赦免釋放民主牆人士的聯名上書運動。
 (六)一九八九年四、五月全國性四月民主運動，被定性指責為「動亂」。

對上述歷次人民運動，司法當局在全國拘捕、判刑、勞教、驅逐達數百人，被開除學籍、廠籍、軍籍、黨籍、團籍，被搜查、立案、審查、教育、談話、停止工作、內控監視、分配歧視、出國刁難、輿論批判……的不計其數。面對八位一體體制對人民運動的殘酷壓迫，當局沒有理由和資格指責市高聯的對話要求太「苛刻」。迴避或者不干預我國黑暗的司法和政治，就不配參與民主運動，不配作為一個民主改造黨人。只有迫使當局認真解決如前述大事才能更好地解決四月民主事件。

六大民主事件是一個連綿不斷的人民民主過程。我們而努力擺脫狹隘的只求解決四月事件的思想意識。狹隘的學生運動意識不僅是對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的背叛和倒退，而且是對歷史的無知，是自我孤立的死亡之道。八六學潮就是教訓。

民主作為工人同學的聯合運動顯然失敗了，但是它從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一年橫跨了四個歷史年頭，積累了豐富的人民運動經驗。

不要用所謂策略捆綁人民運動的手足，這種策略一錢不值。不要害怕所謂「一小撮」和「極少數」的無恥恫嚇，這是官僚政治分裂人民民主的慣用伎倆，它騙不了我們。

同學們，不能選擇那種策略第一、眼界狹隘、缺乏知識、無力領導的凡夫俗子，應當選擇那些有志於中國民主改造和胸懷世界歷史的大智大勇者的領袖。

人民民主力量再有聲威，如果不通過自己的社團組織，則對話不具備實力。

四月民主運動不是一次簡單的學潮，它是一次民主潮。對話是全國各階層人民的共同目標。不聯合各階層人士，則對話不具備實力條件。將學生和各階層人民的利益分開，是官僚政治的慣用手腕。它騙不了我們。

如果對話是一種欺騙，那麼就向大眾揭露欺騙。六大民主事件也許根本得不到解決，那麼就堅定拋棄對話，另闢新途。

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幹，將運動向社會轉換。要知道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持續了幾個月。

絕食團的行動將掀起四月狂飆的新浪潮，在成熟之機，合法建立起堅強有力的全國性社團吧！與現行行政黨共同參與中國政治。

醞釀組成各階層人士參加的公民委員會吧！與人代會共同行使職權。在此基礎上改組政府，修改憲法，建立人民民主新秩序。

正當提出和平改造八位一體體制的時候，正是我們始於實踐的時候。儘管會有無數次的挫折和失敗，那麼，中國民主進程的飛躍突破，就從四月民主運動開端吧！

中華大地的國基不是什麼四項基本原則而是人民運動一次又一次的艱苦錘煉而奠定的。

中華民族的民魂不是由日益腐敗的政治風氣而是人民運動一個又一個英雄風範塑造的。

註：八位一體是指黨權一體、黨政一體、黨法一體、黨軍一體、黨國一體、黨經一體、黨文一體、黨民一體。

任晚町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

聯合報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二日

平反！中國最大的悲劇（摘要）

劉曉波

在中國（當代）歷史上，平反是一種反常的、畸形的現象，無數人含冤幾十年的民族良心被平反，例如胡風、彭德懷等。他們從來沒有錯，有何反可平？！

為什麼中國政府只會以平反來維持自己的形象？！為什麼他們不能少犯錯誤？為什麼我們的公民對平反如此感恩？！把真正的人打入地獄是特權，平反仍是特權，只要有平反現象存在一天，中國的政治生活就一天不會出現民主的、法制的局面。

大學生學運從一開始就沒有錯，錯的是政府！為什麼用絕食還不能使政府認錯？難道政府已無能到只會平反的地步嗎？

政府只有承認錯誤的權力，沒有給大學生平反的權力。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權利可以證明，大學生運動是正確的，從這個大學生運動開始，希望中國以後減少以至從字典中消滅「平反」這個詞，而達到取消平反現象的途徑只有一條——民主政治。大學生運動正在開始，為取消平反而絕食。

我們絕食，不是為了要政府平反，而是為了在中國的政治中永遠清除「平反」。

油印稿

絕食遊行



舒適和安寧——不，不！我不需要這些——我不要求這些——我不尋求這些。
如果我躺在懶人的床上，偷閒休息，
則必是我的生命已盡，一瞑不起。
你能以虛偽或諂媚來欺騙我，使我
陷入自滿的微笑？誘我進入寧靜的境地？
來吧！歡迎得很，生命的末日——
這便是我們的賭注。

歌德

《浮士德》

五·一三絕食宣言

北京大學絕食團絕食書

在這個陽光燦爛的五月裡，我們絕食了。在這最美好的青春時刻，我們卻不得不把一切生之美好絕然地留在身後了，但我們是多麼的不情願，多麼的不甘心啊！

然而，國家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刻：物價飛漲、官倒橫流、強權高懸、官僚腐敗、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會治安日趨混亂，在這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同胞們，一切有良心的同胞們，請聽一聽我們的呼聲吧！

國家是我們的國家，

人民是我們的人民，

政府是我們的政府，

我們不喊，誰喊？

我們不幹，誰幹？

儘管我們的肩膀還很柔嫩，儘管死亡對於我們來說，還顯得過於沉重，但是，我們去了，我們卻不得不去了，歷史這樣要求我們。

我們最純潔的愛國感情，我們最優秀的赤子心靈，卻被說成是「動亂」，說成是「別有用心」，說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

我們想請求所有正直的中國公民，請求每個工人、農民、士兵、平民、知識分子、社會名流、政府官員、警察和那些給我們炮製罪名的人，把你們的手撫在你們的心上，問一問你們的良心，我們有甚麼罪？我們是動亂嗎？我們罷課，我們遊行，我們絕食，我們獻身，到底是為了甚麼？可是，我們的感情卻一再被玩弄，我們忍著飢餓追求真理卻遭到軍警毒打……學生代表跪求民主卻被視而不見，平等對話的要求一再拖延，學生領袖身處危難……

我們怎麼辦？

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但這卻需要我們用這些年輕的生命去換取，這難道是中華民族的自豪嗎？

絕食乃不得已而為之，也不得不為之。

我們以死的氣概，為了生而戰。

但我們還是孩子，我們還是孩子啊！中國母親，請認真看一眼你的兒女吧，雖然飢餓無情地摧殘著他們的青春，

當死亡正向他們逼近，您難道能夠無動於衷嗎？

我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地活著，因為我們正是人生最美好之年齡；我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學習，祖國還是這樣的貧窮，我們似乎留下祖國就這樣去死，死亡決不是我們的追求。但是如果一個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夠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夠使祖國繁榮昌盛，我們就沒有權利去偷生。

當我們挨著餓時，爸爸媽媽們，你不要悲哀；當我們告別生命時，叔叔阿姨們，請不要傷心；我們只有一個希望，那就是讓我們能更好地活著，我們只有一個請求，請你們不要忘記，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因為民主不是幾個人的事情，民主事業也絕不是一代人能夠完成的。

死亡，在期待著最廣泛而永久的回聲。

人將去矣，其言也善；馬將去矣，其鳴也哀。

別了，同仁，保重！死者和生者一樣的忠誠。

別了，愛人，保重！捨不下你，也不得不告終。

別了，父母！請原諒，孩兒不能忠孝兩全。

別了，人民！請允許我們以這樣不得已的方式報忠。

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必將晴朗共和國的天空。

北京大學絕食團全體同學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

油印傳單

首都高校自願絕食者宣言

各位同胞：

在繼前幾天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之後，今天，我們又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鬥爭。

絕食原因：第一、抗議政府對北京學生罷課採取的麻木冷淡態度；第二、抗議政府拖延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的對話；第三、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報導。

絕食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平等的對話；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

絕食時間：五月十三日下午二點出發。絕食地點：天安門廣場。

不是動亂、立即平反！立即對話、不許拖延！為民絕食、實屬無奈！世界輿論、請聲援我們！各界民主力量，請支持我們！

首都高校自願絕食者

油印傳單

絕食先鋒隊告北京市民書

從四月十五日胡公逝世起，我們為民請願行動已持續了一個月，我們同學們的熱血為今天危機的中國流淌，一個月，流過汗、流過淚、流過血，我們為什麼？除了中華富強，我們一無所求。

可一個月啊中國改變了什麼？一次「對話」，這個對話不但未解決實質性問題，而且，所謂「學生代表」，無法代表我們的願望和要求，更別說為民請願了。

趙紫陽總書記的「五四」講話，李鵬總理的「五、五」講話。對學生運動態度都較緩和，這點我們表示歡迎。但不願忍受的是我們頭上仍有一頂「動亂」的帽子，有了這頂帽子，我們面臨的是秋後算帳。

我們希望政府真誠與我們對話，正視學生提出的要求，鑒於各高校正式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了學生對話代表團，以真正體現為民請願的目的。

由於政府與學生對話代表團的對話一拖再延，我們認為政府對廣大同學的要求沒有誠意。我們決定進行絕食等待政府的誠意。

我們強烈要求政府與學生代表團對話，強烈要求摘掉「動亂」的帽子，強烈要求政府正視我們的要求，並能有實質性（可見、可衡量）進展。

北京市高校絕食先鋒隊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

油印傳單

北京高校學生絕食請願團宣言

在偉大的四月民主愛國運動中，為了促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我們相繼進行了「四·二〇」新華門靜坐請願、「四·二二」天安門靜坐請願、「四·二七」環城大遊行、「五·四」大遊行等一系列和平請願活動，要求和政府進行平等、公開、直接對話。但是，政府對我們的請願公然採取欺騙和誣蔑的態度。五月六日，我們又一次向政府遞交了請願，要求給我們在五月八日予以明確答覆。但政府採取拖延手段，說十一日給予我們答覆。但到十一日卻說：盡量在本周內給予明確答覆。對這種一再拖延的欺騙，我們再也無法忍受。為表示我們的決心和強烈抗議，我們決定採取絕食請願手段，敦促政府立即與北京高校（即與）學生對話團進行真正的對話。

北京市高校學生絕食請願團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

油印傳單

人民大學告北京市民書

對話遙遠無期。一天拖延一天，良心在受到蹂躪，寬容被肆意踐踏。欺騙，廣大學生被欺騙，首都人民被欺騙，全國人民被欺騙，整個人類積累起來的良知和正義被欺騙，忍無可忍！靈台滴血，國運不舉，民主微茫，此身誰托。親人們、朋友們，我們誰不愛惜自己的生命，政府的官員們，誰不愛惜自己的身體，只是為了人民不再進食，只是為

了讓那些尚有良知的人蘇醒，我們去了，不要說我們消極，我們別無選擇，不要誣蔑我們受人指使，我們所懷的都是赤子之心。

媽媽，我們沒有錯，歷史會記住我們，共和國不會忘記。

人民大學

油印傳單

北京市高校自治聯會絕食聲明

政府給學生運動所戴的「動亂」的帽子至今沒有摘掉，由於政府與高校代表團的對話遲遲不能進行，北京各高校部分學生認為這是政府對廣大學生的對話要求沒有誠意的表現，並將自發地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鬥爭，北京市高聯對此行動給予充分理解和同情，並從保護同學安全的角度出發，號召全市各高校學生以各種方式保護和支持這些同學的行動。我們認為，為防止事態擴大，政府應當抱著真誠的態度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進行對話，改變對這次學運的不正確評價。為此，我們強烈呼籲政府對絕食同學的要求盡快作出答覆。

北京市高校自治聯會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

油印傳單

聲援絕食，為正義真理和良知，請簽下你們的名字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由悼念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中國改革開放先驅者胡耀邦同志引發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已引起了國際國內的廣泛關注和重視。應該鄭重指出，這次運動的主要目的是反對黨內和社會上的各種腐敗現象（如官倒、政治上的裙帶關係、政治特權與貪汙等），推進政府的廉政建設，督促中國共產黨的自我改造，使之更好地擔負起領導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神聖職責。這場運動依憲法賦予公民的自由權力，以遊行示威和平請願的方式，自始至終保持了高度的理性、秩序和嚴明的紀律。它集中表現了中國人民追求社會公正與進步的善良意志，恢復了人類的正義理智和良心，獲得了最廣泛社會階層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卻把這樣一場體現出人民意志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定性為一小撮人旨在反對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的「動亂」，這種說法純屬誣陷；這仍是左的階級鬥爭擴大化觀念的產物，加劇了學生與政府的隔閡和衝突。直至今日，政府對對話一再拖延，迫使同學們絕食抗議，要求中共中央和政府公正、準確評價這場學生運動，和真誠平等地與學生對話。

我們相信，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真正共產黨人和馬克思主義者，一定會接受學生們的合理要求，並且以實際行動糾正自己的錯誤，同全國人民一道，為中華民族的民主富強事業攜手並進。

未署名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

油印傳單

致我親愛的父母兄弟

從五月十三日下午兩點，北京高校兩千名大學生、研究生為了民主、為了中國未來、為了中國未來，來到了天安門廣場舉行絕食鬥爭，到現在已經整整兩天了。

為什麼絕食？為了生我、養我的父母兄弟過得更好，為了中國大地上不再是官倒橫行，為了中國人不再忍受被愚弄、被欺騙的痛人現實！

我們熱愛生活，但我們決不能忍受官倒的剝削壓榨，我們熱愛父母，但我們不能忍受父母們流血流汗掙來、創造的財富被貪汗，被大吃大喝，被用去買高級豪華小汽車，被換成美元存進外國銀行、裝進貪官自己的錢包。

我們熱愛祖國，正因如此，我們才勇敢地站起來，為了祖國經濟的發達、政治的民主而鬥爭。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把我們說成是動亂，這頂帽子到現在還沒有摘，我親愛的父母兄弟，你的子女、弟兄，一羣一無所有，只有愛國心的「窮秀才」能造反嗎？能動亂嗎？

我們之所以絕食，我們的要求也僅僅如下：

△1. 摘去「動亂」帽子，△2. 公開、真誠、迅速平等的對話！電視只能轉播「剪輯」，必須改為全部轉播。
國家者，人民的國家；
社會者，人民的社會。

值此中國腐敗橫行、經濟困難、官倒猖獗、國難當頭的日子，作為人民的兒女，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做誰做？！
消息：到十五日下午二點三十分，已有五十九人暈倒（女生占多數！）他們是你們的兒女、兄妹，可政府對我們的要求還沒有答應！

以生命的名義發言

清華人
油印傳單

我可愛的同胞們，和我一樣，你們都以親身的經歷了解到中國今日時局的艱難。在這樣的時刻，我自願站起來，以生命的名義發言。

我不能忍受千百年來蒙受苦難的民族繼續以往的歷史，我不能忍受千百年來被遺忘的人民權利再被冷落，我不能忍受那些無能但卻絞盡腦汁吸取人民血汗的老爺再施淫威，我不能忍受……

如果今天的政府不顧人民的乞求而高高在上，如果今天的老爺不顧人民的憤恨而再行鎮壓；如果今天的民族還要走一段悲傷的歷史；如果今天的人民還得再受以往的苦難，我不能無視生命的價值，不能無視生命對我的要求。

我以生命的名義發言：

為苦難的人民能夠得到永恆的幸福，我寧願死去！

為苦難的民族能有富強的明天，我可以不要這年輕的生命。

我以生命的名義發言：

起來吧，願像今日這樣生存的人民！

起來吧，為了不再有苟延殘喘的民族！

北京大學學生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

油印傳單

致絕食同學的建議書

親愛的同學們：

對於你們的絕食鬥爭，北大全體師生表示深深的敬意和完全的支持。北京大學籌委會自五月十三日成立聲援指揮部以來，積極動員校外外全部可能的力量，認真、充分地做好後援工作，今後仍將努力把這項工作做好。

在這裡，我們經廣泛徵求意見後，向你們提出如下建議：

(1) 希望同學們珍惜自己的身體，做到盡可能好的調節工作，保存體力。

(2) 認真對待「絕食」的範圍。根據國際慣例，絕食只是不吃固體糧食，而牛奶、果汁以及其它飲料是可以食用的。

甘地「絕食」就是這樣堅持了四十九天。因此，我們誠懇地希望同學認真、冷靜地對待你們的身體以及你們現在及將來對祖國建設的作用。聽聽醫務人員的勸告，飲用牛奶等營養物質，保證身體的健康，這樣做也有利於今後的長期堅持。

(3) 希望大家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冷靜、理智地處理問題，以防出現一些意料不到的局勢變化。
做出如上建議，為的是我們的共同目的，團結到底，爭取勝利！

此致

崇高的敬禮！

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委會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

油印傳單

「動亂」帽子不摘 我們絕食到底

三天三夜，七十多小時，上千名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同學還在堅持著。他們忍受著餓、凍、曬等各種困苦，已有數百名同學昏倒。但是，政府卻依舊淡然置之，冷酷無情。這種悲慘之景在中外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這件事引起了

全中國、全世界人民的關注。

有人問，政府同意對話了，學生們為什麼還在絕食？因為政府與學生的對話並不是真誠、平等的，更重要的是因為政府至今還不為學生平反八九·四·二六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的反對動亂》，將這場波及全國二十多個城市，幾十萬學生的反貪官、反官僚、反通貨膨脹，要自由、要新聞公開……等的愛國民主運動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

這篇社論從形式、內容、行文方式、語言、文字等等，都和過去一些錯誤的社論，如《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該批判》、《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批評反擊反右傾翻案風》等驚人的相似，歷史告訴人們：這類社論發表之後，中國就會有一場整人、鬥人、打擊人、迫害人的政治運動。因此，同學們堅決要求政府就這篇錯誤社論加以澄清、平反，並重新公正地評價學生運動。

但是，不知什麼原因，一貫將「批評與自我批評」「實事求是」立為自己優良作風的人民政府就是不肯就這篇社論認錯，就是不肯為同學們摘掉「動亂」的帽子。——政府越不肯平反，就越意味著他們以後可能整人，就越意味著政府沒有反官倒、反腐敗、沒有平等對話的誠意（和「動亂」代表們的對話如何能平等?!）因為政府欺騙、拖延、冷漠的態度使學生別無選擇，只能置性命於不顧，以絕食、乃至死亡來抗爭。

在政府和部分學生的對話中，嚴明復說：「學生運動的主流是好的。」那麼，為什麼說我們搞動亂？越來越多的各界人士站出來聲援學生，政府如果不順應民意，將面對「動亂」！

社論究竟是誰寫的？人民日報一家報紙有什麼權力給幾十萬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定義為「動亂」？廣大群眾們，你們說我們要不要弄清楚這件事？中國人民吃夠了封建一言堂的苦，我們絕不能讓這種悲劇在中國繼續下去！「動亂」帽子不摘，我們就要絕食到底，直至最後一人！拖延時間，殘害生命，政府官員良心何在？立即平反，以順民意，如不平反，天下會亂。

未署名

油印傳單

血色黃昏

我們又來了，來到這個已有我們勝利的廣場，帶著我們悲憤的熱血。

我們又來了，我們高傲地來了，因為我們是真誠的，而他們那些高居於那座大廈的臣僕們，是心虛的！

我們又來了，為了我們呼喊了七十年的精靈而來，如果那座墳墓還沒有埋葬，我們就永遠不回去，讓那顆年輕而正直的心永遠留在那裡！

絕食是我們沒辦法的辦法，就讓正直青春的軀體遭摧殘吧，如果說這還能喚醒少許的真誠！

我們揚起絕食的大旗，與鮮豔的五星紅旗相輝映，我們帶著平靜的微笑，面對巍峨的紀念碑，我們無愧於民主的先輩！

我們的血是微乎其微的，我們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們願用這微不足道、微乎其微的熱血生命，去喚醒每一

個正直的良知的人！

我們忍無可忍，靈台滴血，國運不舉，民主微茫信難求！我們別無選擇，面對如此的政府、如此的國家。我們沒有受誰煽動，我們所懷的，都是叫人心碎的赤子之心！國家，是我們的國家，我們不愛，誰愛？！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喊，誰喊？！

我們並非毫無顧惜，我們，誰不愛惜自己的生命，誰不愛惜自己的家人，誰不懷念十八年、二十年的坎坷人生，可是，我們不會流淚、不會後悔，還是聽聽我們的聲音吧！

我是民院絕食的領導人，為了民主自由，為了我們這個危難的中華民族，我不會後悔今天的選擇，既然為真理而死，就義無反顧，因為我心中裝著人類的博愛、平等、自由！

我沒什麼後悔，到這個地步，我只想用我的犧牲來看看政府的「廬山真面目」！

我是一個女孩，可是我不後悔今天的選擇，我沒有告訴我的父母，我想，他們是會原諒女兒的。

我是來自上海的絕食請願團的一員，我將和北京的同學一起堅持到底。

我是一個殘疾的女生，你們不要因為我的殘疾而感到格外的欽佩，我只想說，民主事業對每一個爭取者來說，都是平等的。

我參加絕食，並沒有想得很多，我覺得正是我的責任，連想都不用想的責任！我寫了遺言，給爸爸和媽媽，我說：我去了，爸爸媽媽，我覺得我對得起你們，我覺得我不需要為自己辯解。

這就是我們，我們這一顆顆年輕的心的吶喊！

一一垂丹青——時窮節乃現；絕食請願碧血丹心！

用我們的血喚醒麻木的靈魂吧，絕路求勝！

追求依舊執著，熱血一樣沸騰。

我們以生命起誓，為了促進祖國的民主進程，為了祖國的繁榮，志願絕食，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夜幕快要降臨了，晚霞火紅火紅，那座大廈的琉璃瓦反映著慘淡的血色，而我們的紅旗卻在寒風中獵獵作響，連同我們那誓死的決心去迎接第一個血色黃昏！

未署名

油印傳單

請告訴我

當此絕食學生生死存亡之際，人民的心在顫抖，在流淚！

學生們為了民主自由，不惜以生命和鮮血向專制與官僚宣戰，這是我們民族的精英，這是我們民族的驕傲！

生命是可貴的，對每一個人都只有一次，我們將盡最大的努力去說服絕食的同學不要自焚，太悲慘、太悲壯！我們不能失去這些優秀的人民的子女。

長期的封閉已使很多人麻木不仁了，不講真話的報導使更多的人不明真相，更無法談到理解和支持，因此，人民

需要一份講真話的報紙，哪怕五元一份也值。人們不應再看到胡說八道！

辦報以揭示真相，以宣傳民主法制，這是捍衛民主、法制的必備工具。

相信被官倒壓迫的公司，被漲價脅迫的階層人士，依然是老九的老九會歡迎這樣的報紙。

請告訴我：我們的政府在幹什麼？要幹什麼？

請告訴我：奔馳牌多少錢一輛，有誰，有幾輛？國債有多少？還有人們買的國庫券都到那裡去了？

請告訴我：人民的兒子在絕食，他們的兒子在幹什麼？

請告訴我：人民代表現在哪裡？他們的作用在哪裡？

請告訴我：物價上漲指數是一八%嗎？

請告訴我！告訴我！告訴我！

未署名

油印傳單

六·二絕食宣言

劉曉波 周舵 侯德健 高新絕食宣言

我們絕食！我們抗議！我們呼籲！我們懺悔！

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尋找真的生命。

在李鵬政府非理性的軍事暴力高壓之下，中國知識界必須結束幾千年遺傳下來的只動口而不動手的軟骨症，以行動抗議軍管，以行動呼籲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的誕生，以行動懺悔由於我們長期的軟弱所犯下的過失。對於中華民族的落伍，我們人人都負有一份責任。

一、此次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民主運動，一直採取合法的、非暴力的、理性的和平方式來爭取自由、民主和人權，但是，李鵬政府居然以幾十萬軍隊來壓制手無寸鐵的大學生和各界民眾。為此，我們絕食，不再是為了請願，而是為了抗議戒嚴和軍管！我們主張以和平的方式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我們不畏強暴，我們要以和平的方式來顯示民間的民主力量的堅韌，以粉碎靠刺刀和謊言來維繫的不民主的秩序！這種對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各界民眾實行戒嚴和軍管的極端荒謬悖理的蠢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開了一個極為惡劣的先例，使共產黨、政府和軍隊蒙受了巨大的恥辱。將十年改革、開放的成果毀於一旦！

二、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充滿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敵人意識成為中國人的遺傳；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更把傳統的仇恨心理、敵人意識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極端，此次軍管也是「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的體現。為此，我們絕食，呼籲中國人從現在開始逐漸放棄和消除敵人意識和仇恨心理，徹底放棄「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因為仇恨只能產生暴力和專制。我們必須以一種民主式的寬容精神和協作意識來開始中國的

民主建設。民主政治是沒有敵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寬容、相互妥協基礎上的協商、討論和表決。李鵬作為總理犯有重大失誤，應該按照民主程序引咎辭職。

但是，李鵬不是我們的敵人，即使他下台，仍然具有一個公民應享有的權利，甚至可以擁有堅持錯誤主張的權利。我們呼籲，從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棄舊的政治文化，開始新的政治文化。我們要求政府立即結束軍管，並呼籲學生和政府雙方重新以和平談判、協商對話的方式來解決雙方的對立。

三、此次學生運動，獲得了空前的全社會各階層的同情、理解和支持，軍管的實施，已把這次學生運動轉變為全民的民主運動。但無法否認的是，有很多人對學生的支持是出於人道主義的同情心和對政府的不滿，而缺乏一種具有政治責任感的公民意識。為此，我們呼籲，全社會應該逐步地放棄旁觀者和單純的同情態度，建立公民意識。公民意識首先是政治權利平等的意識，每個公民都應該有自信；自己的政治權利與總理是平等的。其次，公民意識不只是正義感和同情心，更是理性化的參與意識，也就是政治責任感。每個人不只是同情與支持，而且要直接參與民主建設。最後，公民意識是承擔責任和義務的自覺性。社會政治合理合法，有每個人的功勞；而社會政治不合理不合法，每個人也都有責任。自覺地參與社會政治和自覺地承擔責任，是每個公民的天職。中國人必須明確，在民主化的政治中，每個人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學生、教授、工人、幹部、軍人等。

四、幾千年來，中國社會是在打倒一個舊皇帝而樹立一個新皇帝的惡性循環中度過的。歷史證明：某位失去民心的領導人的下台和某位深得民心的領導人上台並不能解決中國政治的實質問題。我們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制度。為此，我們呼籲：第一，全社會應該通過各種方式建立起合法的民間自治組織，逐漸形成民間的政治力量對政府決策的制衡。因為民主的精髓是制衡。我們需要十個相互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天使。第二，通過罷免犯有嚴重失誤的領導人，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罷免制度。誰上台和誰下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樣上台和怎樣下台。非民主程序的任免只能導致獨裁。

五、在此次運動中，政府和學生都有失誤。政府的失誤主要是在舊的「階級鬥爭」式政治思維的支配下，站在廣大學生和市民的對立面，致使衝突不斷加劇，學生的失誤主要是自身組織建設太不完善，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出現了大量非民主的因素。因此，我們呼籲，政府和學生雙方都要進行冷靜的自我反省。我們認為，就整體而言，此次運動中的錯誤主要在政府方面。遊行、絕食等行動是人民表達自己意願的民主方式，是完全合法合理的，根本就不動亂。而政府方面無視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以一種專制政治的思維把此次運動定名為動亂，從而又引出了一連串的錯誤決策，致使運動一次次升級，對抗愈演愈烈。因而，真正製造動亂是政府的錯誤決策，其嚴重程度不下於「文革」。只是由於學生和市民的克制，社會各界包括黨、政、軍有識之士的強烈呼籲，才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流血事件。鑑於此，政府必須承認和反省這些錯誤，我們認為現在改正還不算太晚。政府應當從這次大規模的民主運動當中吸取沉痛的教訓，學會習慣於傾聽人民的聲音，習慣於人民用憲法賦予的權利來表達自己的意願，學會民主地治理國家。全民的民主運動正在教會政府怎樣地以民主和法制來治理社會。

學生方面的失誤主要表现在內部組織的混亂、缺乏效率和民主程序。諸如，目標是民主的，而手段、過程是非民主的，理論是民主的而處理具體問題是非民主的；缺乏合作精神，權力相互抵消，造成決策的零狀態，財務上的混亂，

物質上的浪費，情感有餘而理性不足，特權意識有餘而平等意識不足等等。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爭取民主的鬥爭，大都停留在意識形態化和口號化的水平上。只講思想啟蒙，不講實際操作，只講目標，而不講手段、過程、程序。我們認為，民主政治的真正實現，是操作的過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化。為此，我們呼籲，中國人應該放棄傳統的單純意識形態化、口號化、目標化的空洞民主，而開始操作的過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建設，把以思想啟蒙為中心的民主運動轉化為實際操作的民主運動。從每一件具體的事情做起。我們呼籲，學生方面要以整頓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為中心進行自我反省。

六、政府在決策方面的重大失誤還表現在所謂的「一小撮」的提法上。通過絕食，我們要告訴國內外輿論界，所謂的「一小撮」是這樣一類人：他們不是學生，但是他們作為有政治責任感公民主動地參與了這次以學生為主體的全民民主運動。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他們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行動讓政府從政治文化、人格修養、道義力量等方面知所愧悔，公開承認並改正錯誤，並使學生的自治組織按照民主和法制程序日益完善。

必須承認，民主地治理國家，對每個中國公民來說都是陌生的，全體中國公民都必須從頭學起，包括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和民眾兩方面的失誤都是不可避免的，關鍵在於知錯必認、知錯必改、從錯誤中學習，把錯誤轉化為成功的財富，在不斷地改正錯誤中逐步地學會民主地治理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基本口號

一、我們沒有敵人！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二、我們都需要反省！中國的落伍人人有責！

三、我們首先是公民！

四、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尋找真的生命！

絕食地點時間規則

一、地點：天安門廣場人民紀念碑下。

二、時間：七十二小時，六月二日十六時至六月五日十六時。

（特殊說明：由於侯德健在六天後將赴香港製作唱片，所以他的絕食時間為四十八小時，從六月二日十六時至六月四日十六時。）

三、規則：只喝白開水、不得進食、不得飲用含營養物質（糖、澱粉、脂肪、蛋白質）的飲品。
絕食人

劉曉波：文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

周 舵：原北京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講師，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畫部部長。

侯德健：著名詞曲作家。

高 新：師大周報前主編，中國共產黨黨員。

北京高校臨時行動委員會請願書

- 1.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 2.嚴懲毆打學生和群眾的兇手，要求有關責任者，向受害者賠禮道歉。
- 3.盡快公布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確認新聞自由。
- 4.要求國家領導人向全國人民公開其本人及家屬財產收入情況。查處官倒，公布詳情。
- 5.要求有關國家領導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誤對全國人民作出正式檢討，追究責任者。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經費，提高教師待遇。
- 6.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為在其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徹底平反。
- 7.強烈要求公正如實地報導這次民主愛國運動。

北京各高校及各界人士：

北京大學學生籌委會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為悼念胡耀邦同志提出民主進程，為抗議「四·二〇」血案的法西斯暴行，北京大學、北京政法大學、清華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南開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科學院等學生紛紛組織起來，組成數萬人的遊行隊伍，進發天安門和平請願。我們的行動受到了北京市民的大力支持。北京市民們！我們感謝你們！全國人民感謝你們！如以上七條，政府置若罔聞，我們號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個體工商、服務行業的工作人員，政府機關公務員聲援我們，罷課！為民主奮戰到底！

人民必勝！民主必勝！

北京高校臨時行動委員會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油印傳單

四·二一——四·二二遊行始末

十萬學生和平請願

四月二十一日晚，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等十六所北京高校還有南開大學赴京請願團，組成十萬人的隊伍，走向天安門廣場和平為民請願，此行的目的，在於悼念胡耀邦同志，加速中國的民主進程，並抗議新華門「四·二〇」血案警方的法西斯罪行，要求嚴懲元兇。

各校組織了學生糾察隊，四公里的遊行隊伍井然有序，他們高喊：「耀邦千古」「教育救國」「愛國無罪」「反對暴力」「民主萬歲」等口號，市民為如此浩大的正義之師感動了，高聲喊「人民理解你們，人民支持你們」，更有送來開水和麵包的。

凌晨二點，隊伍來到天安門廣場，此時天寒風緊，學生、群眾坐在廣場，學生代表向常委會提出三條要求：保證學生的安全、及有秩序地悼念耀邦，並要求報紙將其不公正的報導公開，賠禮道歉，又重申「七條」。可當局不予理睬，同學們群情激憤，用國際歌和國歌聲援，口號聲響成一片，各校的橫幅標語列成一排，移動示威，其中，「耀邦千古」、「永垂不朽」「新聞要說真話」「民主萬歲」、「反暴力」最為醒目。至十時，當局答應了「三條」，並同意李鵬同學們見面對話，隨後追悼會舉行了，同學們靜靜地肅立著，深深地悲痛。

追悼會結束後，代表們紛紛出來，他們依然對示威的學生視而不見，同學們高喊：「七條——對話」「李鵬——對話」！回答的只是對峙的警察。不久，大批警察護送「靈車」飛速瘋狂而去，不顧繞天安門一周的常規——我們被欺騙了。

午時三刻，三位學生代表忍辱長跪台階下，手擎請願書，半小時竟無人理睬，只有一位參加追悼會的賓客抱住他們慟哭流涕。

李鵬終於沒出來，十萬學生，百萬市民的期望付之東流，下午二時許，長達十八小時靜坐的飢困交加的學生有秩序地離開了廣場，學生痛哭、市民流涕，悲壯之極！

大會堂前請願，十萬學生上書，政府不理，新華門前警察施暴，人民日報胡說八道，中央電台顛倒黑白！

市民的表現極為感人，送上食品飲料表示支持，下午六時，飢餓疲憊的學生返回學校，首都高校聯合罷課，並設法通電全國尋求支援，我們的鬥爭在繼續，有人民的支持，勝利終屬人民！

民主萬歲！

北京大學籌委會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注：後經核實，只答應了一條，只要學生保證在警戒線內，不予追究責任，後兩條並未得到明確答覆。

油印傳單

關於五月十日遊行的說明

一、目的

(1)抗議政府在學生復課後，對「對話要求」採取的繼續拖延的態度，並敦促政府在五月十一日做出明確的對話答覆。

(2)聲援各高校復課學生所遭到的壓制，尤其聲援北京航空學院、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學生組織、及學生的艱難處境和強烈要求。

(3)聲援記者九日中午的請願活動，宣傳北京大學繼續罷課的復課條件。

二、時間和地點

十日中午十二在校南門集合。

三、組織辦法

由校籌委會和各系分籌委統一組織安排。

(1)校籌委會和各系分籌委組成遊行總指揮部。

(2)由於這次自行車遊行相對於徒步遊行區難於組織，因此，希望大家行動起來，每個同學都是糾察隊員，共同自願地把這次遊行組織好。

(3)明天遊行每二十個同學組成一個小分隊，隊長車上插一面指揮旗，其餘同學跟著自己的指揮旗走，全體同學按次序跟著前面的大旗走，不能超車。

(4)宣傳工具以及值勤工作，由籌委會統一安排。

四、其他事項

五月十日各校將同北大共同行動。南開大學的代表隊不日也將抵達北大。

北京大學籌委會 一九八九年五月九日

油印傳單

五一七大遊行緊急通知

為鞏固和保衛這次偉大的學生運動已經取得的成果，確保今天大遊行的順利進行，特此公告如下：

- 1.嚴禁呼喊違反憲法的、過激的口號。
 - 2.嚴禁一切暴力和違法行為。
 - 3.嚴禁衝擊一切機關、商店和公共設施。
 - 4.嚴禁進入王府井、西單、前門等繁華商業區。
 - 5.所有遊行隊伍必須組織糾察隊。
 - 6.各界人士都要警惕和嚴防別有用心的搗亂和破壞。
 - 7.遊行隊伍主要沿二環路進行，附近的人應就近加入。
- 各校師生的首要任務是：千萬要維持好遊行秩序。

大遊行總指揮部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

油印傳單

歷史，將記住這一天

——首都各界5.17聲援絕食學生大遊行紀實

本報記者集體採寫

北京，千千萬萬顆心懸繫在天安門廣場。

一天，兩天，三天，四天，五天，這百個小時過去了，在飢渴與烈日的前下，在悲憤的情緒中，絕食的學生已有一千多萬人。

人體絕食的警戒線是三天，超過，就可能以生命為代價。

「救救孩子！」「救救國家！」萬萬千人的心從心底發出了沉重的呼喚。

一場浩大的，有上百萬人參加的聲援絕食學生的遊行，終於在五月十七日爆發。

香港學聯的代表攜帶著各校的捐款，也來到廣場中心絕食同學的陣地。

「救救學生，真誠對話！」

「反對腐敗，鏟除官商！」

「高聲不除，國無寧日！」……遊行的人們大聲發出響亮的呼聲，也公開發出對祖國前途命運的憂慮與希冀。

「人道！」中國青年博物館高大建築上懸掛的寫有這兩個大字，道出了廣場上人們的心聲。



五月十七日下午，首都各界與人士上街遊行，聲援絕食學生。圖為人民日報的遊行隊伍。

首都抖動了

整個首都抖動了。

上午九時，一支遊行隊伍從四四方方的天安門廣場，向西至復興門外，十里長街變成了人的海洋。

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的汽車上，掛著醒目的條幅——「陳景潤關心絕食學生」，它表達出知識界的一片愛心。

遊行隊伍中有鋼鐵工人、建築工人、郵電工人、電子工人、機電工人、汽車工人……他們打出的橫幅上大字書寫著：「工人階級是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堅強後盾！」

農民也來了。北京密雲縣的農民劉大爺告訴同行者：「我今年六十七歲了，這幾天看電視，知道學生在遭罪，太可憐，我就出來了。」

佛教徒們也舉著標語走進了廣場，他們上前慰問學生，更望各界「慈悲為懷」。

「東北在吶喊！」——來自瀋陽的大學生打著橫幅出現了；「上海同北京同呼吸！」——上海的大學生代表走上了長安街。天津、河北、河南、浙江……許許多多的外地學生加入到遊行隊伍中。香港學聯的代表攜帶著各校的捐款，也來到廣場中心絕食同學的面前。

「救救學生，真誠對話！」；「反對腐敗，鏟除官商！」；「癌症不除，國無寧日」……遊行的人們大聲發出響亮的呼聲，也公開發出對祖國前途命運的憂慮與希冀。

「人道！」中國革命博物館高大建築上飄揚著的寫有這兩個大字的旗幟，道出了廣場上人們的心聲。

人民的心願

從早到晚，數不盡的由專業單位進行的遊行隊伍，儘管必不可少地帶來某些街道的交通阻塞，但是，縱觀整個遊行活動，卻是熱烈、秩序井然。幾乎沒有發生任何意外和事端。

下午六時三十分，東風安路，工人隊伍依然絡繹不絕地天安門廣場。

「北京印務廠」、「北京起車機廠」、「北京內燃機總廠」……工人們高呼出己的姓名，高聲呼出自己的心聲，「我們工人來了！」向學生致敬。

遊行隊伍中，來不及脫下工作服的，便加入了遊行行列。

在天安門北側，北京市作協的工人走下班車，舉旗揮旗，打出旗語，高聲呼號。一支遊行隊伍，他們從東直門三十里外的工廠下班的車上，不辭勞苦，不顧疲憊，向天安門廣場進發。一位工人告訴記者：「我們不能停工，停工北京就沒有飯吃了，只能下班趕來遊行。」

在北京站附近的公共汽車站，十路、十路公共汽車的調度員和司機人員說：「我們這兩路車都經過天安門廣場，我們也來遊行。」一位司機說：「我們是聽到了多少怨言，而且沒有發生一次傷人和死人的交通事端。」

在北大四路四路車站，約有二十多人在前心地排隊舉旗。遊行隊伍中有人問他們：「你們是幹什麼的？」他們回答：「我們是北大的學生。」

「對！對！對！你們是北大的學生。」一位北大的學生說：「我們是北大的學生，我們是北大的學生，我們是北大的學生。」

「對！對！對！你們是北大的學生。」一位北大的學生說：「我們是北大的學生，我們是北大的學生，我們是北大的學生。」

「對！對！對！你們是北大的學生。」一位北大的學生說：「我們是北大的學生，我們是北大的學生，我們是北大的學生。」

絕食還在繼續

盡管對大遊行，絕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及發聲的學生感到格外欣慰。

記者問一位支撐著坐起來的北京航空學院女學生的羅仕劍同學：「人民代表已經開始了，你們是否考慮結束絕食？」

羅仕劍同學說：「我認爲首先是人民覺醒不覺醒，其次是絕食同學的覺醒不覺醒，第三是絕食同學的覺醒不覺醒。」

「對！對！對！你們是北大的學生。」一位北大的學生說：「我們是北大的學生，我們是北大的學生，我們是北大的學生。」

「對！對！對！你們是北大的學生。」一位北大的學生說：「我們是北大的學生，我們是北大的學生，我們是北大的學生。」

「對！對！對！你們是北大的學生。」一位北大的學生說：「我們是北大的學生，我們是北大的學生，我們是北大的學生。」

母親在流淚

面對著絕食，絕食學生，人再也忍不住了。千千萬萬的人，甚至生命垂危的絕食學生，也前往天安門廣場，向絕食學生伸出援助之手。

北京廣播學院的學生，也紛紛來到天安門廣場，向絕食學生伸出援助之手。

北京廣播學院的學生，也紛紛來到天安門廣場，向絕食學生伸出援助之手。

北京廣播學院的學生，也紛紛來到天安門廣場，向絕食學生伸出援助之手。

二十位作家緊急呼籲

目前，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的愛國學生運動，已進入第五天。許多學生的身體相當虛弱，情況日益嚴重。對此，我們呼籲全體作家、記者、藝術家、知識界、文化界、教育界、體育界、衛生界、法律界、宗教界、社會各界人士，以及廣大市民，共同發起一項「二十位作家緊急呼籲」活動。

我們呼籲全體作家、記者、藝術家、知識界、文化界、教育界、體育界、衛生界、法律界、宗教界、社會各界人士，以及廣大市民，共同發起一項「二十位作家緊急呼籲」活動。

我們呼籲全體作家、記者、藝術家、知識界、文化界、教育界、體育界、衛生界、法律界、宗教界、社會各界人士，以及廣大市民，共同發起一項「二十位作家緊急呼籲」活動。

李映映看望絕食病倒學生

新華社北京五月十七日電：全國青聯副委員長李映映，於五月十七日上午九時，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病倒的學生。

李映映副委員長在天安門廣場，與絕食學生進行了親切交談，並向他們致以慰問。

李映映副委員長在天安門廣場，與絕食學生進行了親切交談，並向他們致以慰問。

文聯緊急呼籲黨政主要領導

全國青年聯合會，於五月十七日，向黨政主要領導發出緊急呼籲，要求他們立即與學生對話，以解決危機。

全國青年聯合會，於五月十七日，向黨政主要領導發出緊急呼籲，要求他們立即與學生對話，以解決危機。

全國青年聯合會，於五月十七日，向黨政主要領導發出緊急呼籲，要求他們立即與學生對話，以解決危機。

全國婦女聯致全體絕食同學書

全國婦女聯合會，於五月十七日，向全體絕食同學發出致意書，表示對她們的同情和支持。

全國婦女聯合會，於五月十七日，向全體絕食同學發出致意書，表示對她們的同情和支持。

全國婦女聯合會，於五月十七日，向全體絕食同學發出致意書，表示對她們的同情和支持。

台灣高層醞釀人事變動

據悉，台灣當局正醞釀人事變動，包括行政院長、副院長等職位。

據悉，台灣當局正醞釀人事變動，包括行政院長、副院長等職位。

據悉，台灣當局正醞釀人事變動，包括行政院長、副院長等職位。

二十位作家緊急呼籲

二十位作家緊急呼籲，要求政府立即與學生對話，以解決危機。

二十位作家緊急呼籲，要求政府立即與學生對話，以解決危機。

二十位作家緊急呼籲，要求政府立即與學生對話，以解決危機。

文聯緊急呼籲黨政主要領導

文聯緊急呼籲黨政主要領導，要求他們立即與學生對話，以解決危機。

文聯緊急呼籲黨政主要領導，要求他們立即與學生對話，以解決危機。

文聯緊急呼籲黨政主要領導，要求他們立即與學生對話，以解決危機。

全國婦女聯致全體絕食同學書

全國婦女聯致全體絕食同學書，表示對她們的同情和支持。

全國婦女聯致全體絕食同學書，表示對她們的同情和支持。

全國婦女聯致全體絕食同學書，表示對她們的同情和支持。

台灣高層醞釀人事變動

台灣高層醞釀人事變動，包括行政院長、副院長等職位。

台灣高層醞釀人事變動，包括行政院長、副院長等職位。

台灣高層醞釀人事變動，包括行政院長、副院長等職位。

歷史，將記住這一天！

首都各界五·一七聲援絕食學生大遊行紀實

北京，千千萬萬顆心懸繫在天安門廣場。

一天，兩天，三天，四天，五天，近百個小時過去了，在飢渴與烈日的前下，在悲憤的情緒中，絕食的學生已有一千多萬人。

人體絕食的警戒線是三天，超過，就可能以生命為代價。

「救救孩子！」、「救救國家！」萬萬千的人從心底發出了沈重的呼喚。

一場浩大的，有上百萬人參加的聲援絕食學生的遊行，終於在五月十七日爆發！

首都抖動了。

上午九時，一支支遊行隊伍從四面八方湧向長安街。東迄建國門立交橋，西至復興門外，十里長街變成了人的海洋。

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的汽車上，掛著醒目的條幅——「陳景潤關心絕食學生」，它表達出知識界的一片愛心。

遊行隊伍中有鋼鐵工人、建築工人、郵電工人、電子工人、機電工人、汽車工人……他們打出的橫幅上大字書寫著：「工人階級是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堅強後盾！」

農民也來了。北京密雲縣的農民劉大爺告訴同行者：「我今年六十七歲了，這幾天看電視，知道學生在遭罪，太可憐，我就出來了。」

佛教徒們也舉著標語走進了廣場，他們上前慰問學生，更望各界「慈悲為懷」。

「東北在吶喊！」——來自瀋陽的大學生打著橫幅出現了；「上海同北京同呼吸！」——上海的大學生代表走上了長安街。天津、河北、河南、浙江……許許多多的外地學生加入到遊行隊伍中。香港學聯的代表攜帶著各校的捐款，也來到廣場中心絕食同學的面前。

「救救學生，真誠對話！」；「反對腐敗，鏟除官商！」；「癌症不除，國無寧日」……遊行的人們大聲發出響亮的呼聲，也公開發出對祖國前途命運的憂慮與希冀。

「人道！」中國革命博物館高大建築上飄揚著的寫有這兩個大字的旗幟，道出了廣場上人們的心聲。

香港學聯的代表攜帶著各校的捐款，也來到廣場中心絕食同學的面前。

「救救學生，真誠對話！」

「反對腐敗，鏟除官商！」

「高聲不除，國無寧日！」……遊行的人們大聲發出響亮的呼聲，也公開發出對祖國前途命運的憂慮與希冀。

「人道！」中國青年博物館高大建築上懸掛的寫有這兩個大字，道出了廣場上人們的心聲。

從早到晚，數不盡的由專業單位進行的遊行隊伍，儘管必不可少地帶來某些街道的交通阻塞，但是，縱觀整個遊行活動，卻是熱烈、秩序井然。幾乎沒有發生任何意外和事端。

下午六時三十分，東風安路，工人隊伍依然絡繹不絕地天安門廣場。

「北京印務廠」、「北京起車機廠」、「北京內燃機總廠」……工人們高呼出己的姓名，高聲呼出自己的心聲，「我們工人來了！」向學生致敬。

遊行隊伍中，來不及脫下工作服的，便加入了遊行行列。

在天安門北側，北京市作協的工人走下班車，舉旗揮旗，打出旗語，高聲呼號。一支遊行隊伍，他們從東直門三十里外的工廠下班的車上，不辭勞苦，不顧疲憊，向天安門廣場進發。一位工人告訴記者：「我們不能停工，停工北京就沒有飯吃了，只能下班趕來遊行。」

在北京站附近的公共汽車站，十路、十路公共汽車的調度員和司機人員說：「我們這兩路車都經過天安門廣場，我們也來遊行。」一位司機說：「我們是聽到了多少怨言，而且沒有發生一次傷人和死人的交通事端。」

在北大四路四路車站，約有二十多人在前心地排隊舉旗。遊行隊伍中有人問他們：「你們是幹什麼的？」他們回答：「我們是北大的學生。」

「對！對！對！你們是北大的學生。」一位北大的學生說：「我們是北大的學生，我們是北大的學生，我們是北大的學生。」

「對！對！對！你們是北大的學生。」一位北大的學生說：「我們是北大的學生，我們是北大的學生，我們是北大的學生。」

「對！對！對！你們是北大的學生。」一位北大的學生說：「我們是北大的學生，我們是北大的學生，我們是北大的學生。」

面對著絕食，絕食學生，人再也忍不住了。千千萬萬的人，甚至生命垂危的絕食學生，也前往天安門廣場，向絕食學生伸出援助之手。

北京廣播學院的學生，也紛紛來到天安門廣場，向絕食學生伸出援助之手。

北京廣播學院的學生，也紛紛來到天安門廣場，向絕食學生伸出援助之手。

北京廣播學院的學生，也紛紛來到天安門廣場，向絕食學生伸出援助之手。

從早到晚，數百萬人自發地湧上街頭，數不清的企事業單位的遊行隊伍，儘管必不可免地帶來某些街道的交通阻塞，但是，縱觀整個遊行活動，卻是隊伍嚴整，秩序井然，幾乎沒有發生任何意外和事故。

下午六時三十分，東長安街，工人隊伍仍然絡繹不絕向天安門進發。「北京汽車製造廠」、「北京印染廠」、「北京起重機廠」、「北京內燃機總廠」、「首都鋼鐵公司」……工人們亮出自己的廠名，高聲呼出自己的心聲：「我們工人來了！」「向學生致敬！」他們是剛剛下班，來不及脫下工作服，便加入了遊行聲援隊伍的行列。

在崇文門北街，北京市焦化廠的工人走下班車，展開旗幟，打出標語，迅速組成了一支遊行隊伍。他們是從京郊三十里外的工廠下班回城的，不奔家，不吃飯，喊著口號向天安門進發了。一位工人告訴記者：「我們不能停工，停工北京就沒有煤氣燒了，只能下班趕來遊行。」

在北京站附近的公共汽車站，十路、二十路公共汽車的調度和司乘人員說：「我們這兩路車都經過天安門廣場，學運一個月來，出車是受到了影響，也耽誤了一些乘客趕路。奇怪的是竟然沒有聽到多少怨言，而且沒有發生一次傷人和死人的交通事故。」

在大柵欄四路汽車站，約有二十多人在耐心地排隊等車。遊行隊伍中有人向他們呼喊：「對不起，耽誤你們乘車了！」回答是：「不怪你們，我們理解。」一位拎黑色提兜的婦女說得更意味：「我是為遊行助威的，只不過站在了站牌下。」

母親在流淚

面對著奄奄一息的學生，人們再也忍不住了，千千萬萬的人，甚至是生命垂危的癌症患者，也前往天安門廣場，向絕食學生伸出了援助之手。

北京三露廠幾十位職工舉著寫有「聾啞人支持你們」的橫幅，默默地、比比畫畫地進入了天安門廣場，走到絕食學生隊伍面前，他們掏出了表達自己心意的字條：「同學們：你們的運動是正義的！你們的所有要求正是我們聾啞人多少年來想要說但無法說的話，因此，我們聾啞人的內心非常感謝你們，支持你們。我們無法用語言表達我們的心意，只好將我們通過勞動換來的錢送給你們，請收下我們的這點心意吧！」

你們的運動是正義的！你們的所有要求正是我們聾啞人多少年來想要說但無法說的話，因此，我們聾啞人的內心非常感謝你們，支持你們。我們無法用語言表達我們的心意，只好將我們通過勞動換來的錢送給你們，請收下我們的這點心意吧！」

整整一天，廣場上不斷廣播著各黨派、團體、機關和個人的聲援信。此時，絕食指揮部的廣播站正在播放解放軍總醫院的醫護人員寫來的慰問信。信中深情地說：「同學們已經五天沒有進食，許多人暈倒了，我們對此萬分難過，時刻都在掛念著你們。同學們，黨心、軍心、民心都向著你們，勝利屬於你們，未來屬於你們！」

中午，烈日炎炎。遊行汗如雨。

建國門至東單的街頭，一些國營或集體餐館、冷飲點的師傅們，以及住在鄰近的一些家庭主婦們，自動抬出茶桶，提出水壺，拿出冰糕、冷飲，免費供應路過的遊行隊伍。

一群小孩子捧著茶壺茶碗，一邊義務遞茶送水，一邊高喊：「爺爺、奶奶、叔叔、阿姨，你們辛苦了！」

絕食還在繼續

轟轟烈烈的大遊行，使正在天安門廣場絕食及聲援的學生感到極大欣慰。

記者問一位支撐著坐起來的北京航大航空大學絕食的羅仕劍同學：「人民大眾已經行動起來了，你們是否考慮需要結束絕食，離開天安門廣場？」他說：「我認為光是人民覺醒還不夠，還希望黨的領導能拿出行動來，和人民站到一起。我們不希望黨和人民脫離，為了黨和人民的團結統一，我們還要繼續絕食到底！」另一位名叫金國善的同學拿著當天的《人民日報》，指著諷刺的文章說：「作為一位母親，她的心情我們可以理解，我的母親也會這麼說的。但是要我們結束絕食做不到。絕食是有明確目的的，不達目的絕不罷休！」

羅仕劍還告訴記者，五月四日曾收到父母從湖南老家寄來的信，要他回家。昨天，他在絕食現場給爸爸、媽媽回了一封信，隨信寄去了一張報導學生運動的報紙，說明「人民是支持我們的」。他相信父母在理解了兒子的行動之後，一定會支持他們的。

中央戲劇學院有十二名絕食學生十六日上午開始絕水。在他們一旁立著舞美系同學製作的巨幅畫像，上面畫著裸體的母親在祈求「救人」。北京市急救中心的醫生痛苦地告訴記者：「最危險的是他們這幾個人，如果再這樣拖延下去，後果將不堪設想。」

凌晨二時半，中央戲劇學院舞美系的老教授慕百鎖聞訊趕來看望絕水成員之一的兒子慕鋒。慕百鎖指著東側第三個躺著的學生說：「那就是我的兒子。」這時，慕鋒也艱難地抬起頭望著白髮蒼蒼的父親，父子相互揮了揮手。

「我現在很激動，不能說出什麼。我只告訴兒子，要聽醫生的話。」慕百鎖對記者說：「我和老伴都不願意孩子死去，我只有兩個孩子啊！但我覺得為爭取民主，獻出兒子值得！」

中央美院副教授吳小昌，本來是來看望兒子的，可他也決定從今天起開始絕食。他說：「我們知識分子不是窮得什麼都沒有了，還有膽量和勇氣。我在這裡感受到，一切都是這麼美好和高尚！」

時至深夜，遊行還在繼續，絕食還在繼續。

午夜，在熱潮中翻滾了多日的天安門廣場，飄起了細細的小雨。廣場上，氣溫明顯下降。但是，人心中的熱潮是否降溫了呢？一位身體虛弱的絕食學生說：「我們還在等待，但時間不多了……」

焦躁與理性同在，憤怒與期待同在，痛苦與希望同在……

五月十七日，歷史，將記住這一天。

五一七—五一八：百萬民衆大遊行實況

請領導人看看，我們不是不懂事的孩子

血紅的朝陽從黑夜中迎來了五月十七日的黎明。

天安門廣場上，昏迷的絕食學生數量直線上升，急救車閃耀的藍燈和尖厲的笛聲刺激著北京人的神經。……

五月十六日傍晚，閻明復同志到廣場勸說後，「首都高校學生絕食請願團」、「首都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和「首都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三方馬上召開緊急會議。

經過近一個小時的激烈爭論，「對話團」和「市高聯」的代表同意「再給政府一點時間」，撤出廣場，並在協議書上簽了字。「絕食團」的代表拿出絕食學生民意測驗的結果——二六九九名絕食同學反對撤出，占總人數的九五%，五十四人同意撤出。於是，「對話團」和「市高聯」的代表服從了絕食同學的意願，撤出天安門廣場的「議案」被否決。

十七日上午十點，一些遊行隊伍陸續向天安門廣場進發。到下午近二時，遊行隊伍已連成數條不見首尾的長龍，口號聲響成一片。

新聞界的隊伍中，記者紛紛把各自的報紙疊成帽子戴在頭上。中國日報的標語引來一片人潮：「四十年鐵樹開了花，黨報記者要求說真話！」「聲援民主鬥士，要求新聞自由！」

「老大哥來了」的標語格外贏得一片歡呼。工人們高喊：「學生挨餓，大哥心疼。不怕開除，不怕解雇，不要工資，不要獎金！」

全國婦聯的標語：「莘莘學子生當捨己，孩兒母親豈能旁觀！」

中學生們高呼：「向哥哥姐姐們致敬！」

小學生們帶著紅領巾唱著「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行進。他們搖著「救救哥哥姐姐」的小旗。

醫療界的標語是「官倒十腐敗——癌症」。

天安門前，記者見到了民主黨派的遊行隊伍。民盟、民進、台灣自治同盟、中國農工民主黨、致公黨、九三學社的成員打著「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強烈要求紫陽、李鵬盡快和學生對話」等標語，走在隊伍最前面的是民革機關的成員，群眾對他們報以熱烈的掌聲。

參加遊行的還有中央一些部委、教育界、文學界、文藝界、出版界、商界，以至個體戶的成員，計達百萬人。「我們不再沉默」、「覺悟」、「覺醒」的字樣觸目可見，「學生無罪，愛國有功」「對話對話，趕快對話」的口號時時可聞。

約晚二十二點四十分，一支身著警服的隊伍突然出現在天安門廣場，隊首大橫幅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後面

一個較小的橫幅是：「我們來遲了！」記者的採訪車裡，突然被塞進來一張絕食團發出的《告全市人民書》，呼籲遊行聲援「有秩序地進行」「如果遊行引起騷亂，擾亂治安，則會給本次學運帶來不堪設想的後果，使絕食同學、廣大師生、廣大群眾的一切努力一切犧牲毀於一旦，使本次學運被真正戴上動亂帽子，以至於夭折，中華民族也許又要沉默七十年。」《告全市人民書》懇求同胞們避免情緒過於激動、喊出不適宜口號、更不能由於激憤而採取過激行動；一定要自覺維護秩序。嚴防打砸搶現象發生。

他們憂慮的事情沒發生。

十七日下午三時許，記者乘坐的貼有「北京青年報採訪車」標誌的大發車被人群阻截在前門路口。一位手持小旗的學生立即走來。指引導引車前行。一隊手挽手的學生向兩邊分開，一條纏在許多人手臂上的長繩被放下。記者發現，萬頭鑽動、標語林立的人群中竟然有一條七八米寬的通道。那位手揮指揮旗的學生在車後閃過，「請靠邊行駛。為救護車留出通道。」

這就是生命線。一個由千餘名學生自發組成的生命線。過車的空隙，行人可以從幾個固定的口子迅速通過。哨音一響，兩邊的糾察員立刻組成人牆，保證車的通行。

自十三日下午大學生開始絕食，來廣場的人越來越多，於是學生們於十五日中午組成專門的糾察隊建起了這條通道。它關係著三千多名絕食學生的生命安危。北京大學二位學生說：「組織這條生命線，以保障我們的請願順利進行，也讓政府領導人看看我們不是不懂事的孩子……」一位來自合肥大學的同學已經在天安門廣場東側堅持一天了，他激動地說：「北京的老同學們真有辦法，我是自願來幫忙的。」

一位不願披露姓名的老民警對記者說：「我當了二十多年的交通警察，這樣自發組織指揮交通還是第一次。」到夜二十二時，記者看到廣場東側的生命線上已經有民警加入了。十八日中午，一隊隊警察列隊跑來，協助維持秩序。

五月十七日晚九時廿分，絕食一百小時。暈倒的絕食學生已達一千四百餘名。急救車幾乎每分鐘都要出動，絕食學生大都躺在臨時搭起的塑料棚或帳篷下，各種飲水器皿排在一邊。由於人群密度太大，絕食區空氣混濁、垃圾遍地、地面潮濕，各種跡象已顯示出流行病爆發的前兆。

北京政法大學的同學告訴記者，他們學校共一百卅多名絕食同學，暈倒二十多個。北京科技大學有十四名絕食學生被送進醫院，其中六人又跑了回來。

在絕食指揮部，記者看到北師大絕食負責人楊朝暉穿著病號服被幾名醫務工作者圍著，他已經是第六次從醫院跑出來，醫生護士苦口婆心地勸他回去，他就是不肯。他告訴記者自己第一次暈倒是十五日凌晨，當時他勸人大的同學向廣場東側轉移，以免影響戈爾巴喬夫來華舉行儀式。可人大同學不肯，他一急就暈了。現在他也為絕食前途感到焦急，這麼多人參加絕食完全超出了他最初的預料，他懇切希望政府能夠滿足同學們提出的要求，不然結果將難以預料。

五月十八日凌晨一點卅分。嚴家其等人來到廣場，繼續在政府與學生中間斡旋，但沒有成功。學生表示不讓步。天安門廣場，國旗南側自西向東一字排開幾十輛公共汽車，上面坐滿了絕食的學生。

紀念碑基座前也被清理出來，四周有學生糾察隊組成隔離線。醫護人員正在紀念碑上下和絕食場地噴來蘇書消毒。

上午，電台和電視台播出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及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胡啟立到醫院看望絕食學生的新聞。記者聞訊立即前往天安門廣場。中央美院絕食學生趙少谷接受採訪時說：「希望學生是不錯的，但對此我們並不滿意。」他說，如果政府再不進行實質性對話，有些絕食學生可能採取更強烈的措施，如拒絕醫生護理，拒絕與最高領導層以外的任何形式對話等。

記者在車上採訪時，突然傳來一片哭聲。前來慰問的十來個雙榆樹中學的女學生泣不成聲：「哥哥姐姐們，你們要保重身體！我們心疼你們，我們愛你們！你們千萬不要絕水，不要絕水……」車上的大學生們與他們激動地握手，很多人洒下了淚水。

中午，李鵬、李鐵映、閻明復等同志和絕食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進行了對話，但沒有取得結果。

熬了一夜半天的雨終於落了，天空烏雲密布，雷聲隆隆。

通向天安門廣場的路上，仍然是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震耳欲聾的口號聲。大粒的雨點落在遊行者身上，人們毫不在乎。和頭一天不同的是，今天出現了許多卡車，大轎車。

今天，又有大約一百萬人上街遊行，聲援學生。

民眾遊行仍在繼續。

學生絕食仍在繼續。

長安街上，救護車的藍燈仍在閃爍，汽笛仍在嘶鳴。

北京青年報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

北京青年報十七日在天安門廣場進行民意測驗 多數認為學運是愛國民主運動

五月十七日北京上百萬市民上街遊行聲援絕食學生，本報編輯部立即組織民意問卷調查。夜晚廿三至廿四點，五百份墨迹未乾的問卷發到在天安門廣場的市民手中，參加這次答卷的市民有工人、機關幹部、知識分子及個體戶等，根據收回的四百廿三份問卷統計，認為這次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的人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認為今天的大遊行會迫使政府讓步，加快民主進程的達百分之八十以上，以下是答卷的部分題目統計：

(一)你認為這次學生運動是：

1.愛國民主運動(三八七)。2.學生鬧事(三)。3.動亂()。4.說不清楚()。

(二)你對學生絕食：

1.支持(二七七)。2.理解(一九三)。3.感到不理解(十七)。4.無所謂()。

(三)在這次運動中，你曾：

1.參加遊行(二六二)。2.捐款(二四〇)。3.鼓掌，心裡支持(二四〇)。4.未參加(五)。

(四)你認為誰該出來對話：

1.鄧小平(二四一)。2.趙紫陽(二四八)。3.李鵬(二五七)。

(五)你認為絕食遊行的結局是：

1.政府同意學生要求(二八〇)。2.雙方妥協(四八)。3.政府鎮壓(七)。4.全國大亂(十一)。5.說不清楚(四六)。

北京青年報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

五·二八全世界炎黃子孫大遊行通告

時間：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十點

發起人：留法中國學生聯合會、海外華人。

首都各界聯合會、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市民聯合會、工人自治會等決定響應。

目的：

1.解除戒嚴、反對暴力、捍衛和平、全世界中國人站起來！

2.新聞自由、解除報禁、增加政治透明度、政治公開化、重大事件讓人民知道。

3.捍衛憲法、捍衛人權、民主萬歲！自由萬歲！全球炎黃子孫為民主、自由而戰！

4.全世界中國人民聯合起來打倒專制！李鵬下台、小平隱退、反對獨裁！反對槍桿子指揮政治、反對強權！

5.愛國無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要求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6.打倒官倒、清除腐敗、嚴懲貪官污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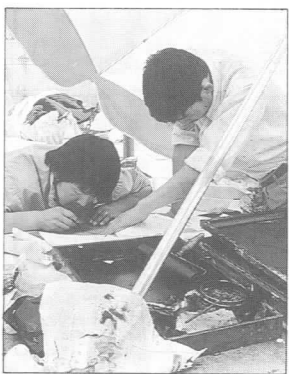
7.士兵是人民的一部分。士兵同人民共命運，提高官兵待遇，反對超期服役，人民軍隊不做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軍隊不做政治鬥爭的工具！

全市人民聯合起來，為明天美好的生活而奮鬥！

油印傳單

新聞自由



沒有任何政府應該不受監督，
凡有新聞自由的地方，
沒有任何人的意見可以毫無限制。

傑弗遜

追思胡耀邦10年来开拓中国改革大业的非凡胆略和毅力

人民的悼念蘊藏着巨大的改革动力



胡耀邦同志在上海

坚持改革开放 推进民主建设

本报与《新观察》在京联合举行“耀邦同志活在我们心中”座谈会 胡德平代表家属在致词中希望悼念活动在祥和的环境和心态中度过

座谈会详细内容及部分悼词文章见本期悼念专版 (第2-6版)

本报记者张传周北京专电 本报《新观察》杂志上星期三在文化部一个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耀邦同志活在我们心中”座谈会，追思耀邦同志为我国改革开放大业创立的丰功伟绩，表示要继承耀邦同志的改革大志，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建设民主政治，富有科学理性地把中国的改革事业推下去。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首先代表他们全家致词。他说：“父亲虽猝然病逝，但我们所有的家属不会堕入自毁性的悲哀中。我们希望这次悼念活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能在一个祥和的环境和心态下度过。”

座谈会上先后发言的有胡耀邦同志生前友好、老战友、老部下和各界代表：李昌、俞华、吴江、于浩成、秦川、苏绍智、吴象、袁立凡、刘湛秋、戴晴、于光远、侯明瑜、严家其、李锐、张郁廉、冯兰瑞、高夫林、潘维明、孙长江、张显扬、林金耀、谢典华、陈子明、刘世绍、胡德伟等。参加座谈的还有：冯俊、刘吉、郑仲兵、胡崇英、廖利明、宋贵忠等。座谈会由张传周主持。座谈会结束后，本报和《新观察》杂志敬献的花圈运往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本报北京书前 近日天安门广场出现了13年来规模最大的自发性悼念活动，人们在此刻显示了一种期望扫除障碍、顽强推进改革开放的意愿。有识者指出，有些报道、通告的用词和13年前的那个时候差不多。应该有些进步了。要有到今天的主流。作为悼念应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作为政府不能站在对立面。更有何人坦言，在保卫改革成果、坚持改革开放、促进民主建设的过程中，要象耀邦同志那样爱护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是国家的希望，肩负着历史重任。

国际舆论 称誉胡耀邦真诚坦率

是对中国有实质性贡献的充满活力的领导人

本报北京讯 以开明著称的前总书记胡耀邦猝然病逝，一些驻华使馆外交官和记者在与本报记者接触或电话中，同样流露出由衷惋惜及对胡本人的敬佩之情。

即将卸任的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在唁文中称胡耀邦是一个为过去10年中国改革政策，即向西方开放、使人民有更大的言论自由和经济自由作出了实质性贡献的充满活力的领导人。

一位再度担任驻华大使的外交家在他的寓所对本报记者说，胡有自信心，相信自己的话，他的话，可能有些中国人不太喜欢，但在外国人心中却塑造了一个很好的形象。

这位老资格的高级外交官在他的驻华大使第一任期曾随胡访问该国，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胡给记者的答复和与记者保持的一种平等关系。他说，他喜欢胡是因为胡为人坦率。

外国记者凭着职业的敏感，对胡逝世后的坊间报道极为活跃。这些天港澳记者也纷纷给本报发稿件，本周的几乎所有大陆及港澳新闻媒介都突出报道了有关胡的悼念文章或悼念活动。

本报综合消息 海外舆论这些天来纷纷称赞胡耀邦，哀悼这位享有盛誉的领导人的遽然长逝。

奥地利的《萨尔茨堡新闻》撰文指出，胡任党的首脑的年龄是中国改革最成功的岁月。(下转第6版)



天安门广场悼念的人潮 石小真摄

World Economic Herald 世界經濟導報 胡耀邦在深圳特区: 你们要大胆放手地干嘛, 破除小农经济思想和封建宗法观念, 胡耀邦希望蛇口仍为全国改革作出榜样

国际原油市场稳中趋升 OPEC 迎接转机希望 (第8版) “新四小龙”破网而出 亚太呈现空前未有活力 向前的尖峰涌向奥地利 (第7版) 芬兰经济再次转入增长 越南: 西方新投资热点? 秘鲁从高速增长 迈向高通胀的教训 (第8版) 新明西在海峡两岸的感念 (第14版) (本报编译 沈飞美)

上海教授们对教育前景不乐观

对政府过于追求表面宣传 少有切实措施 最感失望

邓小平关于教育是最伟大事业的提法发表后，复旦大学“文化与传统研究中心”对高校教师们作了一次抽样调查，结果耐人寻味。(第16版)

艰难的新闻改革

钱辛波: 对舆论监督至今依然说得少 做得少的原因的一些分析

陈进之: 今年“两会”报道开放度 透明度出现滑坡, 如果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的话, 那么新闻改革不超越, 至少不应落后。(第15版)

江苏官报: 效益持续 下降 陈进之: 对个体经济的合理 (第11版)

北京部分新聞工作者的一封信 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 四月二十七日，上海市委停止欽本立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職務，向該報社派駐整頓領導小組，以及在此之前停止四月二十四日世界經濟導報的發行，我們認為這些決定是違反憲法第三十五條所規定的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是違背黨章所規定的黨必須在憲法及法律範圍內活動的原則，違背黨的十三大關於黨政分開的原則的。對此，我們提出以下要求： 一、中共中央考慮撤銷上海市委的該項決定； 二、上海市委向世界經濟導報公開道歉； 三、保證不再發生類似違法事件； 四、政府與新聞界就這一事件進行對話，新聞界對話代表從本公開信簽名代表中產生；不得對公正報導進行違法

捍衛新聞自由 致中共上海市委的公開信(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今天，人民日報上刊出了中共上海市委關於停止欽本立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職務的決定，我們認為： 一、中共上海市委無權撤銷一份報紙(非上海市委機關報)總編輯職務，這種做法是違反中國共產黨的「黨政分開」的根本原則的，也是對憲法和法律的漠視。 二、中共上海市委某負責人說「導報四三九期「悼念胡耀邦同志座談會內容」，「將會加劇某些動亂因素」，這是對座談會參加者的嚴重誹謗。 三、中共上海市委多次要求導報提出版面處理意見和其他干涉導報編輯工作的行為，違反憲法第三十五條，侵犯了新聞自由，是一種侵犯公民權利的違法行為。 對此，中共上海市委應收回「停止欽本立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這一越權的和錯誤的決定，應對誹謗四月十九日座談會參加者進行公開的賠禮道歉，保障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的公民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保障新聞自由。 嚴家其 許良英 包遵信 蘇紹智 李南友 于浩成 吳祖光 張顯揚 費遠 戴晴 劉湛秋 郁風 錢素波 王容芬 高汾 馮蘭瑞 蘇曉康 王魯相 謝選駿 王潤生 林京耀 遠志明 黃清 章立凡 陳小雅 鄭仲兵 羅立為 邵正來 鄒藍 王克明 溫荃 任京晶 鄭棟

4月24日 禁止發行：世界經濟導報悼胡專版被禁止發行，成爲這次學運中爭取新聞自由的導火線。

干涉；

五、對以上要求儘快作出明確答復。

北京部分新聞工作者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日

對中共上海市委整頓世界經濟導報「決定」的陳述 事實真相、我們的態度和要求

世界經濟導報編委會

一、事實真相

根據上海市委的「決定」，欽本立同志犯有「嚴重違反紀律」的錯誤，但經我們核實，市委在有關這一「決定」的說明（見四月二十八日解放日報，下同）中所舉的「錯誤」均與事實不符，現分別說明如下：

1. 關於有些報紙已經提前發出的問題。

市委的說明認為在欽本立同志打電話通知停發報紙後，「後來了解到，原來報紙已經印好，有些報紙已經提前發出去了。」事實是，導報在解放日報印刷廠印刷，印刷時間及郵局的發行時間，由我報與印刷廠之間的協議決定。簽發付印時間以星期六下午四點半為限。如晚於四點半，則要到星期一方可發行。這次報紙之所以能夠按時付印，主要是由於市委要審清樣而加快了時間。星期五（二十一日）下午，市委宣傳部將欽本立同志找去，約定將有關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本期報紙清樣第二天送審。為及時送審，我報領導及要聞部編輯於當晚在解放日報工作到午夜，從而搶回了時間，於第二天下午將清樣送呈市委。這也使得我們比平時提前幾小時完成付印前的工作，從而使這期報紙得以在規定時間付印。星期六（二十二日）晚上，欽本立同志正在錦江飯店會見台灣天下雜誌的記者，七點四十五分，又被緊急召往市委。根據市委對這期報紙加以刪節的要求，欽本立同志當著市委宣傳部領導同志的面，向印刷廠和郵局發出停發的通知。然而，「決定」的說明卻說「後來了解到，原來報紙已經印好」。這就奇怪了，難道送往郵局的報紙還能印沒好的嗎？

此外，由於報紙付印時間較早，自然也就更早地送往郵局了。除郵局發行外，導報按慣例還直接向有關領導和部門贈報。由於星期六晚上發行科借到了汽車（導報沒有汽車），也想順便給上述領導和部門送去了報紙。同時，在欽本立同志向郵局發出停發報紙的通知之前，已有三百份被一批報販順帶批走。我們發現後立即設法回收，但已有一百多份售出。

2. 關於企圖利用海外輿論施加壓力的問題。

市委的說明特意指出：四月二十二日晚上海市委負責人與欽本立同志談話後，第二天早晨，海外某些報紙和電台就刊登了和報出了導報被「沒收、查封」的消息。市委一位負責同志就此事指出，現在有人企圖用海外輿論施加壓力。所謂第二天按上下文自然是指四月二十三日，但我們至今未看到任何海外報紙在這一天報導過導報被「沒收」、「查封」的消息。事實恰恰相反，在這件事情發生後，為減少麻煩，欽本立同志要求導報對外一律嚴守紀律，不隨意談及本報情況。對海外新聞媒介的來電來人採訪，我們一概回答「無可奉告」或「欽本立不在」，還在導報開會時設法將香港記者請出去。還需要說明的是，十九日悼念座談會是公開舉行的，在場的就有香港記者。現在市委這位負責人明顯暗示，有人企圖利用海外輿論施加壓力，這離實事求是的精神差的太遠了。對如此重大的問題，難道能在未經核實查證的情況下隨意報導嗎？

3. 關於故意拖延時間，三天後仍不出報的問題。

市委的說明還指出：「由於導報故意拖延，用了三天時間，最後還是不出報。」至於推遲出報，欽本立同志亦無責任可負，相反他為盡快出報付出了極大努力。四月二十三日凌晨一點多從市委回到家中後，便與在他家中等候的編輯部主要人員商量下一步的工作直至凌晨三點。同時作出安排，防止已印好的報紙外流。當天上午，欽本立同志即按市委意見親自改樣。下午兩點半，欽本立同志又前往市委，討論了市委副書記曾慶紅同志歸納的三種方案：掉換全文、部分刪節和發行原版。星期一上午有關編輯根據欽本立同志的要求去解放日報改版，當晚欽本立同志因疲勞病倒。二十五日中午向上海市委寫了一份緊急報告，二十六日下午三點，市委書記江澤民同志就親自在萬人大會上宣布整頓導報的「決定」。上述事實說明，欽本立同志並沒有市委「決定」中指出的「嚴重違反紀律」的錯誤。

二、我們的態度和要求

第一、鑒於上述全部事實彙報，我們認為上海市委的決定製造了一起明顯的冤假錯案，損害了黨和國家的形象，在上海內外造成不良影響，理由如下：

1. 上海市委主要領導同志不顧基本事實，工作方法簡單粗暴。
2. 不能公正對待黨內同志，特別是為黨勤勤懇懇工作了幾十年的老同志，在一大批黨員同志中產生了極為不良的影響。

3. 無視報社總編輯負責制，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同志在四月二十九日與學生代表「對話」時，明確指出「我國沒有新聞檢查制度，新聞報導工作實行的是報社總編輯負責制」。而綜觀此事，如不予徹底糾正，其後果不僅危及導報的生存，必將影響全國的新聞界。

第二、我們仍然認為導報四月二十五日送交市委的「緊急報告」是正確的。在海內外都已知道導報原版被禁而此版已流失數百份的情況下，為避免社會上流傳兩種導報版本和避免導報原版被禁而引起的動亂，因此建議避免矛盾、擴大事態，還是出原版為妥。而且原版座談與發言內容本身是正確的，真實的，其出發點就是維護安定團結的大局。

第三、我們導報工作人員已陷入無法正常工作的困難境地。

我們為維護大局所進行的努力可能是最後的努力，這種努力是不可能長期維持的，因此，我們向市委選提出要求：

判斷力？都不可相信？

——生活在北京的大陸記者，對學潮的真實情況不能參與報導，公眾不能從大陸報上得知，卻要從港台報紙或「美國之音」中獲知，不可悲嗎？

——對四月十五日以來的新聞事實，各報記者不能及時反映出來卻要搜集現實資料為今後寫東西做資料準備，手中的「新聞筆」變成「史筆」，那還叫記者嗎？

——一九五八年浮誇文章、文革中幫派文章，一些記者回首往事，常常痛心疾首。可這段學潮，我們很多報紙又眼睜睜地被迫漏過報導機會，難道還要等待再追悔什麼嗎？

許多人認為，這樣的做法遠遠背離「五四」倡導的「民主」與「科學」的精神。

世界經濟導報 一九八九年五月八日

政府應受來自民間的輿論約束 要是我們國家一點聲音都沒有了，成了一個無聲的中國，那才要命呢！

王凱

一向很開朗的吳祖光先生，近來心情很沉重。這些日子來的簽名請願、大學生上街遊行等事件，使這位劇作家陷入了沉思。

他覺得現在知識分子和政府處於越來越缺乏信任的狀況。首先是政府不信任知識分子。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寄希望於有個好的執政黨，有個好的政府。這是許多人的最高期望，也是基本希望。但是，抱有這樣的希望的人首先不被信任，那就麻煩了。

吳祖光強調他的言論和舉動都是為了國家，是憑著一個知識分子的良心和熱忱這麼做的。

談及在「五四」運動七十周年之際，知識分子能擔負起什麼責任的問題時，吳祖光說，他這麼多年來即使在最倒楣的時候也沒洩過氣，總覺得我們這個國家還是有希望的。但最近也感到越來越困惑。「五四」提倡科學和民主，反對封建主義。七〇年過去了，現在還得提倡科學和民主，雖然封建主義不像過去那麼野蠻了，可以乎力量更大了。

他重複了稍早些時候在政協七屆二次會議上闡述的觀點：有幾千年歷史的封建傳統思想意識有異常頑強的生命力和同化力，即使在社會主義新中國也仍然根深柢固難以消除，甚至於愈演愈烈。長期的封建專制主義導致毛澤東在他晚年政治生涯中不斷發生嚴重失誤，對此，他本人應承擔主要責任。但是，對毛澤東的盲目吹捧，阿諛奉承，歲歲年年三呼萬歲的這些人難道不該負責任嗎？身為二十世紀現代中國人，對如此愚昧落後能不感到羞恥嗎？

吳祖光歸納他的看法說，建國以來運動不斷，直至「文革」結束，中央艱難地撥亂反正。正是根據中國的國情，考慮到封建思想意識的頑強存在，才需要大力研究借鑒西方民主制度的。

他認為，我們黨不應該對「西方」這個字眼這麼敏感，有誰說過要「全盤西化」呢？馬列主義的創始人都是西方的，天安門廣場每逢節日掛出的馬、恩、列等畫像，他們不都是來自西方的麼！

造成一個黨、一個人獨斷專行的惡果，使我們國家四十年來受盡創傷的主要原因，吳祖光說是缺少民主，當政者不受來自民間的輿論約束。他為此呼籲中央領導考慮批准出版民辦報紙和雜誌，使國家各級領導獲得傾聽民間輿論的機會，使不法分子有所顧忌，這絕對是有助於國家大政的。

在傾吐了想法之後，吳祖光坦承他在政協會議上提交的有關民辦報刊的議案，對開放輿論很可能沒什麼實際作用，但是話鋒一轉，他又動情地說，要是我們國家一點聲音都沒有了，成了一個無聲的中國，那才要命呢！

世界經濟導報 一九八九年五月八日

沒有新聞自由就沒有真正的安定

胡績偉

《政府工作報告》有一章，闡明「努力創造良好的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一開頭就指出：「充分發揮政治優勢，努力創造良好的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是順利實現治理整頓任務的重要保證。」還強調：「任何社會動盪和混亂都不利於建設和改革的進行。」

把政治和社會的穩定提到壓倒一切的重要地位，是符合我國當前國情的。我們現在的確存在不少不安定的因素。可惜有的同志把新聞自由也當成不安定的因素，這至少是一種誤解。實際上，新聞自由是很重要的安定因素，並不是不安定的因素。

有的同志把新聞自由誤認為是報上想登什麼就登什麼。等於多少年前好些人把婚姻自由誤解為亂搞男女關係一樣。這當然可怕。

其實，我們提倡的新聞自由是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的新聞自由，違反憲法和法律的，不能叫新聞自由。我們從來就不相信世界上有什麼超乎法律的絕對自由，也沒有什麼絕對的新聞自由，越是法治比較健全的民主國家，越沒有絕對的自由。自由都是受憲法和法律制約的。

在新聞工作中有沒有違反法律的行為呢？當然有；假新聞自由之名，行違反新聞自由之實的事，有沒有呢？也有。另一方面，反對新聞自由的有沒有呢？也有，以反對所謂自由化為藉口來限制和壓制新聞自由的，有沒有呢？也有。

我們所倡導的新聞自由是以憲法和法律為準繩的。人民依法行使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有什麼可怕呢？比如，我們憲法第一條就規定不准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第四條規定不准分裂民族團結；第三十八條規定不准對別人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第五十一條規定公民在行使自由權利時，不能損害國家社會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自由權利；第五十二條規定公民有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義務；第五十三條規定除遵守憲法法律外，還要保守國家機密、尊重社會公德；第五十四條規定公民不得危害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等等。還有民法、刑法和其他很多專門的法律，

其中都有有關條文對新聞工作起制約作用。大家想想，我們提倡的新聞自由就是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的自由，這種新聞自由有什麼不安全的呢？有什麼可怕的呢？

用法律為準繩來檢查我們這些年的新聞工作，違法的事，有沒有呢？有。但是，是很少很少的，並不是很多很多的。相反，限制和壓制合法的新聞自由的事，確是很多的。有的事甚至公然無視法律，做得十分粗暴無理。震動國內外的周揚事件，就是一個嚴重的違法事件。請法律界的專家說公道話，周揚的文章宣傳了人道主義和異化，在理論上說是正確的，在組織上說，是他在中央召開的會議上的正式發言，是在中央黨報上正式發表的，這犯了什麼法呢？退一步說，就算理論上錯了，究竟又違反了憲法和法律那條款呢？這事雖然已經過去五六年了，因為周揚同志受到無理打擊，已經喪失知覺、臥床四五年了，因而人們一想到這件事至今還沒有平反昭雪，仍然感到十分寒心。老實說，這種壓制新聞自由的事才是真正令人懼怕，才是不安定的因素。

每次人民代表大會都呼籲制訂新聞法，就是要求依法行使人民的新聞自由權利。經過四五年對新聞立法的研究，我以為有很大進步。比如原來連新聞自由也不敢說，連談論新聞自由的自由也受限制，現在可以說了、可以討論了。這一時期，無論是新聞報導還是評論，無論是批評還是揭發，無論是報刊還是廣播電視，享有的新聞自由都有所改進。另外，對新聞立法目的的分歧也基本統一了，對新聞自由是保護還是限制的問題，也基本上解決了。比較一致的認識是：新聞立法的目的是保護新聞自由。要不要限制呢？要，但不是第一位的；首先是保護，其次才是限制；而限制的目的不是妨害新聞自由而是更好地行使新聞自由。而保護和限制，不能因人而異，不能按長官意志行事，只能以憲法法律為準繩，依法行事，要從人治過渡到法治，使得新聞自由的法律依據更加明確更加具體。近年來，要求趕快制訂新聞法的呼聲十分迫切，起草單位近來也要加緊工作，這是一個好消息。

我們所要維護的新聞自由，是全體公民的新聞自由，不僅僅是新聞工作人員的新聞自由。公民的新聞自由，是通過新聞媒介所行使的主人的知情權、議政權、參政權和監督權，而新聞工作人員的新聞自由的涵義是比較小的，如在採訪、編輯、寫作、評論、發表等方面的自由。因而，我們制訂新聞法所要保護的對象，是全體公民，不能僅僅限於新聞人員；它所限制的也不只是新聞人員，而是全體公民，包括各級領導人員。講明這一點就更加表明加緊新聞立法的重要性。

我為什麼說新聞自由是安定因素不是不安定因素呢？有些同志把新聞自由和安定團結對立起來，為什麼不對呢？我以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被十年內亂中那種無法無天的所謂新聞自由搞怕了，還是心有餘悸。這裡，必須記著：第一，文革時期的所謂新聞自由，其所以可怕，正是因為無法無天；在報上和廣播中，可以隨意把一個人搞臭搞倒，可以宣傳把國家主席搞死，把人大委員長關起來，把那麼多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將軍打倒，這種「新聞自由」當然可怕，簡直是恐怖。第二，那種無政府主義的所謂新聞自由，搞到那樣可怕的地步，恰恰是最高領袖高度集中的嚴格領導下和一呼百應的指揮下搞出來的，並不是新聞工作者不聽黨的話、鬧獨立性搞出來的。我們的偉大領袖本來是很受愛戴的，可惜，由於他嚴重違法，當時就由可愛變為可怕了。可見，可怕的不是民主，不是自由，可怕的是民主的破破壞，是自由的被剝奪，可怕的是專制，是獨裁。當時，有不少新聞工作者為維護憲法而鬥爭，為依法行使新聞自由而鬥爭，反而受到鎮壓，被打成反革命。因而，必須改變那種陳腐的觀點和老印象，應該以法律為準繩來對待

新聞自由。凡是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新聞單位的新聞行為（無論是信息還是評論，是批評還是揭發）都應該受到尊重，不應當受到限制和壓制。任何高地位的長官只能以個人的名義來發表自己的意見，但不能憑藉自己的權力來指揮和干涉。他個人的意見，只能說理，供人參考，不能句句是真理，不能要人服從、命令人照辦。凡是違法的所謂新聞自由，絕不能聽之任之，必須依法處理。而判斷合法與非法、判斷罪重罪輕、判斷罰與不罰和重罰輕罰，都不能憑任何長官意志來定。將來的新聞法對合法和非法的界限要劃分清楚，對合法的範圍要規定明確。而這種界限和範圍，只能嚴格遵守憲法，也不能憑長官意志，想把範圍訂得小小的就任意縮小；任意縮小，也是違法的，新聞單位任意擴大了，是違法；其他單位任意縮小了，也是違法。

下面，我想對新聞自由是安定因素作進一步的闡明。

第一，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是我們黨的根本的方針政策的法制化。在憲法範圍內的新聞自由能夠得到切實的尊重，人民就會感到憲法不是一紙空文，而是確實實起作用的根本大法。這樣，人民就會增強憲法意識，尊重憲法，遵守憲法，在憲法的旗幟下團結起來。這就從根本上保障了社會的安定。相反，如果憲法原則、憲法權利經常得不到實現，人民就會感到政治上缺乏憲法的保護，因而失去政治上的安全感。這樣的話，怎麼會有真正的安定團結呢？「文革」十年是我國最嚴重的不安定期，就是從公然踐踏憲法開始的，就是徹底消滅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開始的，這是人所周知的，這個教訓難道還不深刻嗎？

第二，在人民充分享有新聞自由的條件下，信息公開的程度提高了，政治透明度增強了，輿論監督擴大和加深了，這樣，黨和政府的決策活動就自然會更慎重從事，有利於減少失誤，即使失誤了，也比較容易得到批評和糾正。而各種違法亂紀和腐敗現象也會有所忌憚和收斂，發生了也比較容易得到揭露和懲罰。現在好些官僚主義者不怕內部批評，就怕登報；不怕上法院，就怕上電視；可見，新聞自由本身就是消除不安定因素的有效力量。從反面來看，如果沒有新聞自由，人民群眾眼看決策失誤，眼看腐敗現象蔓延而無能為力，說輕了沒有用，說重了不登報。不用說一般老百姓，就是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發言，有比較尖銳的意見也很難登報。這樣，時間長了，許多人就會抱著一種懶得說、懶得想，甚至懶得生氣而聽之任之的消極態度。這種現象表面上也能給人以安定團結的假象，但實際上這種安定團結是以人們的麻木、冷漠和壓抑為代價的。這種無聲的假安定醞釀著很大的危險。一個具有現代政治頭腦的領導者，難道能夠滿足於這種虛假的安定團結嗎？

第三，新聞自由可能順暢地溝通人民與政府間的相互了解，同時也可以廣泛溝通各階層、各利益集團之間的了解，從而起到上情下達、下情上達、消除隔閡、政通人和的作用。新聞自由被世界普遍認為是一種很好的「出氣閥」，給人們提供宣洩不滿的一個很安全的渠道，從而可以從消極方面維持社會的安定，避免偏激情緒的爆發。只要在法律範圍內，讓人說話，讓報上多發表人民的意見，這是一種領導藝術和政治智慧，是政治雅量和政治氣魄，更是一種憲法觀念。這是一個現代社會保持真正安定團結的牢固基礎。

第四，新聞自由可以使社會正義得以伸張，起到扶正壓邪的作用。因而矛盾可以緩解，不容易激化；可以防止和減少冤假錯案，可以使受冤屈者講理有路、告發有門，這就會大大減少長期難於解決的上訴上訪，從而使一些人的不幸遭遇可以通過新聞媒介加以補償或改善，防止一些不應發生的悲劇慘案的發生，起到很好的促進安定團結的作用。

第五，新聞自由有助於維護黨中央、國務院的民主權威。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都想建立自己的權威。問題在於，這種領導權威，只有在新聞自由的環境下形成，才是真正受到人民擁護的民主權威。在新聞不自由的條件下所形成的領導權威，只能是專制的權威，至多是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權威。民主的權威是最好的安定因素，專制的權威是最不安定的因素。縱觀世界大勢，凡是新聞自由比較好的國家都比較穩定，軍事政變很難發生，不合法的上台台下引起的政治動盪比較少，反之，凡是沒有自由或者缺乏新聞自由的國家，政局都不穩定，即使經濟比較發達、人民生活比較富裕，但人民總是處於心神不安的狀況，當政官員也常常過著誠惶誠恐的日子。

可見，加緊新聞立法、保護新聞自由是一個民主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決策。

世界經濟導報 一九八九年五月八日

CCTV部分編導、記者聲援學生聲明書

同學們，首都及全國各界同胞們：

我們是中央電視台的部分編導與記者，自從四月中旬首都高校學生為民請願的活動一開始，便有一句口語流傳開來，那就是「中央電視台 顛倒黑白」，我們承認事實。由於各種原因，我們一直保持沉默，正像一些記者說的那樣：「我們保持沉默，但都承認屈辱。」

就在幾年前，我們中間部分人也和同學們一樣，是各高校的熱血青年，我們何嘗不想做一名無愧我心的新聞戰士呢？難道幾年之後，我們的神經就麻木了嗎？我們的血也變得冰冷了嗎？不，是我們的喉管被割斷了。在層層把關的領導藝術中，新聞被閹割了。我們深知，作為黨和人民的喉舌，應該為黨說話，更應該為人民說話。在黨犯了錯誤的時候，有義務去提醒他，讓他傾聽人民的聲音，我們抱著這樣的願望，一次次的嘗試，然而不但沒有結果，反而割斷了自己的喉管。我們痛苦地承認，我們是宣傳工具！

五月十三日夜晚，當我們的攝製組去拍攝絕食請願學生時，同學們喊出：「中央電視台滾出去！」我們的心被揪緊了，我們在震撼中感到痛苦。任何一位有良知的新聞記者都能體驗到這種作工具的可悲。我們再也不能沉默了。我們堅決聲援學生、要求對話！

我們同情並支持同學們的絕食請願，作為政府就應該不怕失面子、坦然對話；學生如此高漲的愛國熱情，難道換來的只是一盆冷水？政府要員不應該推托、逃避這種現實，不應該繞圈子，先工農兵再學生。我們想，廣大的人民群眾是不會應一時領導的風度問題而抹煞了他們的政績的。電視台如能現場直播，也是新聞史上的閃光點，轉播車如果沒有，可以租地方台的。

我們都記得，建國後的第一屆政府領導人，每一位都有他們鮮明的個性和風度，那是因為，他們從戰爭中走來，經過了血與火的洗禮，隨著他們具有的真正智慧和才能走上了人民大會堂的主席台。而現在的某些領導人為什麼形象那麼模糊不清，那麼平庸無能呢？是由於我們的官僚體制。那些官僚既具備周恩來那樣的智慧，也不具備彭德懷那樣的骨氣，而是靠阿諛奉承、投機鑽營，靠的是某人的親信和某人的裙帶關係，也就是靠一身奴氣平步青雲，這樣

的官僚自然要看上級的臉色行事。朋友們，看看你的周圍，就肯定有這樣的。官僚體制籠罩了新聞界會怎樣呢？我們的編導、記者大腦被取消了，喉管被割斷了，成了只會貫徹上級指示意志的機器人。

油印稿

新聞快訊發刊詞

鑑於目前政府嚴密封鎖新聞報導、造成新聞惡性失實的嚴重狀態，為了捍衛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神聖權利，為了保障新聞應有的真實性和透明度，切實做到「重大事情要讓人民知道」，我們全體富於正義和良知的首都新聞工作者和理論工作者商定：從現在起義務承辦新聞快訊。

新聞快訊的唯一宗旨是：迅速、真實、準確地向首都以及全國、全世界人民報告首都以及全國各地學生、工人、市民、幹部、知識分子等各界偉大愛國民主運動的情況，報導來自全國、世界各地的有關消息和言論。

首都和全國的廣大學生、工人、市民、幹部、知識界以及了解真相的廣大解放軍指戰員、人民警察現在都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取消戒嚴令！保衛廣場！保衛北京！保衛共和國！我們將以一個普通公民的良心，竭盡全力反映全國人民的這一個同心聲！

人民萬歲！自由萬歲！民主萬歲！共和國萬歲！

首都新聞界文化理論界主辦 一九八九年五月廿二日第一期

新聞快訊第一期社論

保衛廣場！保衛首都！保衛共和國！

天安門廣場處在危急中！

首都北京處在危急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處在危急中！

今年四月以來，首都高校數十萬大學生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已經為中華民族翻開了歷史上最壯麗的一頁！學生們所表現出來的高度理性、克制、秩序的態度，已經使全世界人士對貧窮落後的中國人刮目相看，無比欽佩；同時它也大大增強了全體國民的民族自信心！它充分證明，中國人是有希望的，中華民族是有希望的！

但是，對於這樣一場可歌可泣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李鵬政府卻從一開始就採取了極端非理性的錯誤態度，並且一錯再錯，竟在五月二十日悍然下令武裝部隊進軍北京，進軍天安門，要對秩序井然、一派生機的首都北京實行全城戒嚴！這一切表明，李鵬政府已不是人民政府！李鵬政權已完全站在全體人民的對立面！——明明是全民支持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他卻宣布是動亂；明明整個運動期間北京呈現沒有一件交通事故，沒有一件刑事犯罪的空前的秩序井然狀態，他卻宣稱北京處於無政府狀態；明明是北京市委下令公企公司停發一切車輛，他卻宣稱北京交通因動亂陷入癱瘓；其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之程度，雖戈培爾再世，亦會退避三舍；姚文元出牢，更當自嘆弗如！

新聞快訊 一九八九年五月廿二日

新聞要有敢說真話的勇氣

新聞快訊編者按：本文原是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工人日報第三版的頭條文章，但在文章已經排了版以後，又被撤了下來。某些人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反對這篇文章的觀點，反對新聞說真話，但真理的聲音是壓不住的。我們在這裡將被撤的文章全文發表，由公衆來評斷。

新聞最珍貴的品格是什麼，對於這個問題，不僅新聞圈內人，即使普通的平頭百姓，也會脫口而出：「真實是新聞的生命」。不知何種原因，這個在理論上再清楚不過的命題，在實踐的過程卻變得是那樣的依稀飄渺、模糊不清。不知從何時起，一種「喉舌意識」成了中國新聞界的命運的主宰。新聞的「服務」功能被放置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而新聞的「監督」功能卻顯得異常的脆弱。而這兩者的失衡，使新聞漸漸地淪落為政治權力人身的附品。特別是當某種政治需要犧牲真實的時候。我們的新聞往往可恥而又可悲充當著造謠者和吹鼓手的角色。□□式的「兩報一刊」便是這種政治依附新聞的典型代表。不容否認，在經歷了十年動亂之後，中國新聞界在痛定思痛之後，觀念上已經獲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同時我們也不無蒼涼地看到另一事實。那種「喉舌工具論」的陰影如同達摩的□劍時時掛在新聞界的頭上。雖然新聞有過為其它各界從思想解放搖旗吶喊的榮耀。但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新聞本身卻始終沒能擺脫種種條條框框的東西。在這種沉悶的氛圍中，不少新聞工作者的人格被扭曲了，他們不再有那種對於新聞事實的執著的追求。不再有爭取新聞自由的衝動，不再有那種奮不顧身的宗教般的獻身熱情。作為一個普通的人，他如果要感悟到真實的事實是什麼，但作為編輯和記者，他想的卻是政治上保險系數，揣摩的是官場上的風雲變幻。一位新聞工作者無感慨地說道：「以前記者被稱為自由職業者，現在記者卻成了無自由職業者。」由於這種情形，新聞的聲譽敗落了。老百姓們不無揶揄地說：「咱們的報紙除了年月日是真的外，其餘都是假的」。這句話值得辦新聞、幹新聞、管新聞的諸公們警覺。

什麼叫做敢說真話？簡單說就是實事求是，根據事實說話。不違心、不諱言、客觀公正。它就要求新聞要從種種的權力依附之下解脫出來，從而成為一種具有獨立人格、獨立見解社會性力量。它要求新聞除了傳達政府的聲音之下，更重要的還要去表達民心，傳達社會之聲。統而言之，新聞要有能夠表達自己思考的自由和權利。前段時間，腐敗現象何以猖獗？新聞界的軟弱無力不能不說是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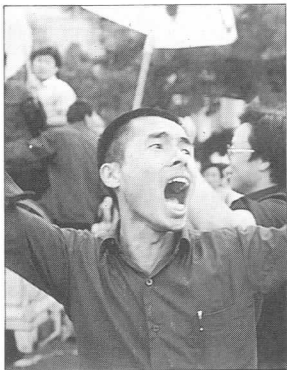
有種觀點似乎很值得商榷：開放言論將必然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然而，什麼叫做社會穩定呢？是我們的宣傳媒介都用同一腔調去高唱歌舞昇平、形勢大好嗎？是我們的平頭百姓們都低聲下氣地去充當被馴化的順民角色？是我們的長官們擁有一不二獨專獨求的「鐵」的「權威」？真正的社會並不是這些表面的東西。而取決於我們是否可能建立一個進行良性循環的社會運轉體制。遊行並不可怕，議論紛紛也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人民有了不滿卻無法找到正常的渠道得以宣洩。這種歷史我們有過。七六年，當我們的甬台報刊天天都沉浸在「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

的歡樂氣氛中的時候，人民起來說話了。於是有了「四五」運動，再後便是金秋十月的舉國歡騰。歷史的經驗不應該被遺忘。

不容否認，新聞能否說真話，還存在著種種外部環境的制約，它取決於現有機關辦報的體制如何改革、取決於中國整個民主化過程。另一方面，它也取決於我們的新聞工作者是否具有獻身者的熱情和殉道者的勇氣。有些話並不難說，既不要學者的淵博，也不需要政治家的老練。所需的只是一種膽識。如果這種聲音與民眾的心聲融合了，即使不用推銷，這些報紙、文章也會不徑而走，傳誦一時。假如我們的新聞工作者都具備了這種品格的話。苟如是，中國的新聞便有了希望，中國的民主也便有了希望。

新聞快訊第五期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宣言 公開信



被同一塊石頭絆倒數次，
這是前進的失誤。
被同一個政府耽誤三代，
這是獨黨制的惡果。

——天安門學生詩鈔

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會五四宣言

讓我們的吶喊來喚醒年輕的共和國！

同學們，同胞們，七十年前的今天，天安門前也曾聚集了一大批莘莘學子，中國的歷史從此開始了偉大的新篇章。今天我們在此雲集，不光是為了紀念這偉大的一天，更是為了把「五四」的民主科學精神發揚光大。今天我們古老民族的象徵——天安門前，我們可以自豪地向全國人民宣稱：我們無愧於七十年前的先驅們。

一百多年以來，中華民族的精英們一直在探索著古老破舊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巴黎和會後，面對著帝國列強的分割蹂躪，面對著封建腐朽勢力的死而不僵，他們挺身而出舉起了「民主與科學」的大旗，開展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五四」及其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中國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第一步，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第一步，從此，中國歷史開始了全新的一步。

由於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及知識分子本身的缺陷，「五四」民主與科學的理想並沒有立即在中國實現，千年的歷史告訴我們，「民主與科學」並不能一蹴而就，焦躁與失望都無濟於事。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理想在中國的經濟文化環境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封建殘餘思想的影響。所以，新中國一方面在向現代化進軍，另一方面卻極大地忽視了民主建設，雖然強調科學的作用，卻不重視科學的精神——民生。目前，國內存在的諸如政府機構中，貪汙嚴重，知識贬值，通貨膨脹等問題都是我國政府繼續深化改革，堅持現代化建設的嚴重障礙。這說明，沒有「民主和科學」的精神及其實現的程序，在社會生活中，與社會化大生產根本對立的各種各樣大量的封建性因素，及舊制度陳渣就會再度泛起，現代化就不可能實現。為此，發揚「五四」精神，加速政治經濟體制上的改革，保護人權、加強法制，已成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當務之急。

同學們，同胞們，民主的精神就是集思廣益，真正發展每個人的能力，保護每個人的利益；科學的精神，就是尊重理性、科學立國。現在我們更需要總結「五四」以來歷次學生運動的經驗教訓，使民主和理性成為一種制度、一種程序，「五四」提出的課題才能進一步深化，「五四」精神才能發揚光大，中華民族崛起的願望才能在地球上實現。

同學們，同胞們，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緊緊地連繫著我們的每一顆心。這次學運的目的只有一個，即：高舉民主科學大旗，把人民從封建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促進自由、人權、法制建設，促進現代化建設。為此，我們促請了政府加快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採取切實措施，保障憲法賦予人民的各項權利，實現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鑄除「官倒」，加強廉政建設，重視教育，重視知識，科學立國，我們的思想與政府並不矛盾，我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同學們，同胞們，這次學運是繼「五四」以來最大的規模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是「五四」運動的繼續和發展，是史無前例、極其成功的，十多萬大學生（不包括數十萬計的北京市民）走上街頭，喊出了我們的口號，表達了我

們的心願。學運的功績還表現在，一大批高年級學生和研究生成了學運的領導和主幹力量，使整個行動更為成熟，更為理智，我們在學運中成立了一個在各校學生自發成立的、群眾性組織基礎上由四十七所高校代表選舉產生的「學生自治聯合會」，這是一個全新的組織，是這次學運的壯舉。它表現了同學們高度的民主意識的和運用民主手段促進現代化建設的自覺性，它對日後的民主改革肯定會大有裨益，起到推動作用。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學運中，幾十萬市民及各界人士，以各種形式幫助並支持了我們的行動，這也是前所未有的。學運的勝利是民主運動的勝利，是全體人民的勝利，是「五四」精神的勝利。

但是，同學們，同胞們，這個勝利是極其微小的。幾千年的文明不僅無法為我們拿出一個富國強民的現成方案，而且長期的帶有封建色彩的政治經濟制度，及其基礎農業文明，極大地影響了並且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將繼續地極大地影響著我們的現代化建設。為此，我們目前的任務是，首先，在學運的發祥地——校園內，實行民主體制改革的嘗試，校園生活民主化、制度化。第二，學生積極參政，堅持要求與政府對話，促進政府的民主政治體制改革，反對貪汙腐化，促進新聞立法。我們認為，這些近期目標雖然只是民主改革的第一步，而且是細小而蹣跚的一步，但確實是偉大的一步，可貴的一步，我們應該為這一步而奮鬥，為這一步而歡呼。

同學們，同胞們，民族的昌盛是我們這次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目標，民主、科學、自由、人權、法制是我們數千萬大學生共同奮鬥的理想，幾千年的文明希望著，十一億偉大的人民注視著，我們有什麼可顧慮的呢？我們有什麼可怕的？同學們，同胞們，我們在這富有象徵意義的天安門下，再次為民主、科學、自由、法制，為中國富強共同奮鬥吧！

讓我們的吶喊來喚醒年輕的共和國！

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會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

油印傳單

北京師範學院學生代表致全體學生書

歷史將祖國和人民未來的希望寄託於我們身上

親愛的同學們：

從四月二十二日——五月四日罷課遊行活動宣告結束。

此間我們的活動自始至終都是出於一腔自發的愛國熱情，我們的罷課遊行活動也無不出於一片憂黨憂國憂民之心，我們冒著種種艱難和險阻，高舉起民主、法制、振興祖國教育的大旗進行的和平請願活動。那響遏行雲的呼聲，震撼了十里長街，國都上下。呼出了億萬中國人民要求強國富民總的心聲，呼出了人民久積心底的憤懣和不平。

它似一顆閃逝的流星，畫破了沉寂幾十年的校園，喚起了廣大愛國學生關心國事、關心人民的熱情和自信。寫下了北京師範學院學生愛國運動史上光輝的第一頁。

歷史自有公斷！

我們不會忘記這短暫而不可磨滅的十四天，也不會忘記十里長街上曾留下過我們師院人堅定的足迹，更不會忘記人民那理解、感激的目光和歡呼！我們第一次體會到了作為一名當代大學生的價值、責任和尊嚴，歷史將祖國和人民的未來與希望寄托於我們身上，歷史的使命，人民的呼喚，是我們不可推卸的責任。

一腔熱血固然可貴，而沉澱後的反思，必將放射出理性的光芒，真理和正義永遠是我們追求的理想。

朋友們，讓我們燃燒青春的熱血、正氣和智慧，放射出真理和正義的光芒，匯聚起照亮東方的太陽。

燃燒吧太陽！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

油印傳單

文化界部分知名人士「紀念五四深化改革倡議書」

堅持改革，確立民主與法制的權威

【本報訊】正當五四七十周年和學生運動高漲之際，文化界三八名知名人士發出了題為「紀念五四深化改革」的「倡議書」，倡議書高度評價了近來的學運，它認為當今中國處在一個嚴峻的歷史關頭。在此形勢下爆發的學運是愛國的，符合憲法的，是現代化的強大動力，是五四精神的繼續，青年是中華民族的希望和驕傲。倡議書反對把民主看作「動亂」，反對把民主與安定團結對立起來，反對藉口中國國情而拒民主、自由、人權、法制於國門之外。知名人士們呼籲堅持改革，確立民主和法制的權威，用法制精神推進改革，保證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等公民權利。他們還呼籲在黨政分開基礎上，實現真正的民主選舉和司法獨立。倡議書最後號召在中國共產黨開創的道路上前進，在五光輝照耀下把改革事業進行到底。

在倡議書上簽名的有：

李洪林 于浩成 嚴家其 許良英 王來棣 張宣三 趙中立 黃宗勳 李景先 舒澤 過興先 薛禹谷 張抗
抗 呂嘉民 李佩珊 周明鎮 蘆子斌 戈革 李醒民 張顯揚 戴晴 范用 李南印 張宗厚 黃克釗 丁聰 馮
亦代 舒蕪 郁風 楊憲益 樓適夷 黃煒 黃世而 曹辛之 畢朔望 董樂山 潔泯 鄭士生

新聞導報第三期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二日

五·一六聲明

六十年代的「五·一六通知」在中國人民心中無疑是一個專制與黑暗的象徵。二十三年後的今天，我們強烈地感受到民主與光明的召喚。歷史終於到了一個轉折點。當前，一場以青年學生為先導的愛國民主運動正在全國崛起。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在北京和祖國各地，大規模遊行示威彼此起，波瀾壯闊。數十萬青年學生走上街頭，抗議腐敗，呼喚民主與法制，表達了工人、農民、軍人、幹部、知識分子及一切勞動階層的共同意志。昨天，在京裡的十萬知識分子也自發地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這是一次繼承和超越「五·四」精神的民族大覺醒。這是一個決定中國命運的偉大的歷史契機。

自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中國走上了一條民族復興的現代化道路。遺憾的是，由於政治體制改革不力，初見成效的經濟改革也嚴重受挫，腐敗現象日趨嚴重，社會矛盾急劇激化，全國人民寄予厚望的改革事業面臨著重大危機。中國正處於一個嚴重的關頭。在這個決定人民、國家和執政黨命運的時刻，我們——參加聲明簽名的海內外中國知識分子，特此於今天——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鄭重簽署如下聲明，公開表明自己的原則立場：

一、我們認為，面對當前的學生運動，黨和政府的某些領導人是不夠明智的。特別是在不久前，還存在著試圖以高壓和暴力來處理這場學生運動的跡象。歷史的教訓值得借鑒，一九一九年北京政府、三四十年代國民黨政府，以及七十年代末期「四人幫」等獨裁政權都曾以暴力鎮壓學生運動，其結果無一例外，都被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歷史證明：鎮壓學生運動決無好下場。如果運用現代民主政治的規則，遵從民意，順乎潮流，將出現一個民主的穩定的中國。反之，將極可能把一個很有希望的中國引向真正動亂的深淵。

二、以民主政治的形式處理目前的政治危機，其不可迴避的前提，就是必須承認在民主程序下產生的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反之，就與國家根本大法所規定的結社自由相抵牾。一度把學生組織定性為「非法」的做法，結果只能激化矛盾，加劇危機。

三、導致這場政治危機的直接原因，恰恰是青年學生在這場愛國民主運動中強烈反對的腐敗現象。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誤並非僅僅是教育，而在於忽視了政治體制改革。未經根本觸動的官本位、封建特權進入流通領域，才造成惡性腐敗。這不僅吞嚥了經濟改革的成果，還動搖了人民對黨和政府的信任。黨和政府應該汲取深刻教訓，切實按照人民的要求，果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廢止特權，查禁「官倒」，消除腐敗。

四、學運期間，以人民日報、新華通訊社為代表的新聞機構隱瞞事實真相，剝奪公民的知情權；中共上海市委停止世界經濟報導主編欽本立職務。這些完全錯誤的做法，是對憲法的極大漠視。新聞自由是清除腐敗，維護國家安定，促進社會發展的有效手段。不受監督制約的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不實行新聞自由，不准民間辦報，一切關於開放改革的願望與允諾只能是一紙空文。

五、把這次學生運動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是錯誤的。承認並保護公民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權利，是言論自由的基本涵義。解放以來，歷次政治運動的實質就是壓制和打擊不同的政治見解。只有一種聲音的社會不是穩定的社會。黨和政府有必要重溫「反胡風」、「反右」、「文化大革命」、「清理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的深刻教訓，廣開言路，與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和全體人民共商國事，才有可能形成一個真正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六、所謂抓「一小撮」、「長鬍子」的幕後指使者的提法是錯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有公民，不論年齡大小，都擁有同等的政治地位，都有參政議政的政治權利。自由、民主、法制從來不是被賜予的。一切追求真理、熱愛自由的人們，都應當為實現憲法所賦予我們每一個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遊行自由、示威自由而不懈努力。

我們已經來到一個歷史的關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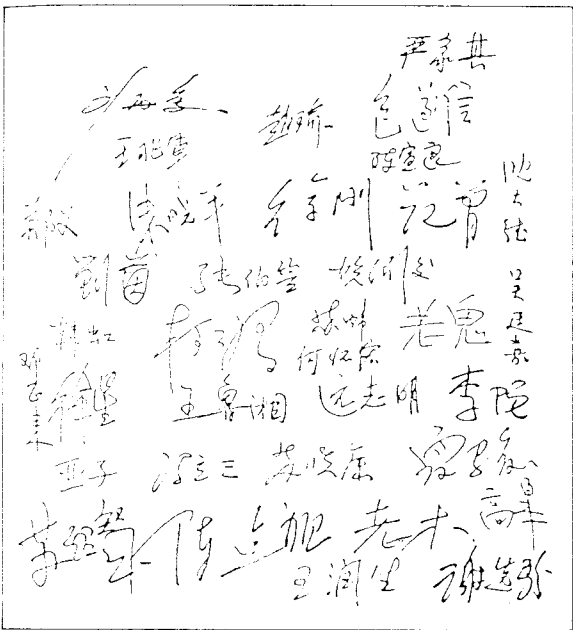
我們多災多難的民族已經再無機會可以喪失，再無後路可以退卻。

富於愛國傳統和憂患意識的中國知識分子，應當意識到自己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挺身而出，推進民主進程，為建設一個政治民主、經濟發達的現代國家而奮鬥！

人民萬歲！

自由的、民主的中國萬歲！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



五·一七宣言

從五月十三日下午二時起，三千餘名同學在天安門廣場進行了近一百小時的絕食，到現在已有七百多位同學暈倒。這是我們祖國歷史上空前悲壯的事件。同學們要求否定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社論，要求現場直播和政府對話。面對我們祖國兒女一個又一個倒下去，同學們的正義要求遲遲得不到理睬，這就是絕食不能停止的根源。現在，我們祖國的問題已充分暴露在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面前，這就是，由於獨裁者掌握了無限權力，政府喪失了自己的責任，喪失了人性。這樣一個不負責任和喪失人性的政府，不是共和國的政府，而是在一個獨裁者權力下的政府。

清王朝已滅亡七十六年了，但是，中國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布，中國的一切重大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沒有這個獨裁者說話，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就無法否定。在同學們進行了近一百小時的絕食鬥爭後，已別無選擇，中國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獨裁者來承認錯誤，現在，只能靠同學們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們向全中國、全世界宣布，從現在起，同學們一百小時的偉大絕食鬥爭已取得偉大的勝利。同學們已用自己的行動來宣布，這次學潮不是動亂，而是一場在中國最後埋葬獨裁、埋葬帝制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

讓我們高呼絕食鬥爭的偉大勝利！非暴力抗議精神萬歲！

打倒個人獨裁！獨裁者沒有好下場！

推倒四·二六社論！

老人政治必須結束！

獨裁者必須辭職！

大學生萬歲！人民萬歲！民主萬歲！自由萬歲！

嚴家其

包遵信

李南友等

十六名學者五月二十一日「保衛憲法宣言」

一個月來中國學生的和平愛國民主運動，由於總理李鵬在五月二十日發佈北京市部分地區戒嚴令，並有大批軍隊受命進駐北京，現已在全國人民中引起全面強烈的反對，發展成為嚴重政治危機。際此非常，我等中國公民現向中國黨、政領袖、全國人民及全世界鄭重發表本聲明，對當前嚴峻局勢提出我們共同的立場及要求。

(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中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所以，北京大學生舉行和平遊行示威運動，組織高等院校聯合組織，其他中國公民舉行私人或公開聚會，討論政治，都是在運用憲法所賦予他們的權利，應當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護。

根據憲法第六十七條第六款，人大常務委員會有權「監督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工作。」據新聞報導，人大副委員長費孝通和多名人大代表都曾要求召開人大常務會議討論學運。我們認為，在此重大危機下，必須立即召開人大常務會議緊急會議，以切實保證憲法所賦予人大常務會的監督權利。

(二)要徹底解決目前的危機，促進中國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以繼續實行改革、開放、發展的政策，必須採用和平、合法、合理的政治解決方式。我們認為：

①政府應立即撤銷違背人民意願的戒嚴令，撤出進駐北京的部隊；

②應當盡快召開全國人大常務委員全體會議，立即向全國宣布開會日期，與會者有完整的創議權和決議權，保證充裕的會期。開會過程希望盡量向社會各界公開，記者採訪的自由不受限制。

(三)目前的危機，只能通過以上法定及民主程序謀求解決。使用其他強制性及不正常方法處理，勢將令中國陷入長期混亂及紛爭，而對基本問題之解決，實毫無幫助。

我們認為，保衛憲法是每個中國公民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們希望，中國政府應充分認識到當前形勢的危急，立即召開人大常務會，使它能行使法定職權，以維護憲法的完整與尊嚴。

金觀濤 劉青峰 陳方正 董秀玉 陳萬雄
嚴家其 龐 樸 劉述先 劉 東 陳丹晨
張 鋼 沈大德 吳廷嘉 茅子試 谷建芬
葉曉青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我們知識界的誓言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們以我們的人格，以我們的全部良知，以我們全部身心，以我們作為人的全部尊嚴莊嚴宣誓：絕不背叛愛國學生的生命和熱血所開拓的爭取民主的事業，絕不以任何藉口為自己的怯懦開脫，絕不再重複以往的屈辱，絕不出賣自己的良知，絕不向專制屈服，絕不向八十年代中國的末代皇帝稱臣。

包遵信、嚴家其、蘇曉康、王軍濤、沈大德、吳庭嘉、閔琦、陳小平、李德偉、謝小慶。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十點聯合聲明 (摘要)

王丹代表北京市高聯、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外地高聯廣場總指揮部、工人自治會、市民自治會，發表十點聯合聲明。內容摘要如下：(一)今次學運已發展成為全面自發性愛國民主運動，並掀起一場內部政治鬥爭，民主力量不會因此而受到阻攔。(二)即使哪一位領導人上台都要順應人民，以民主為出發點，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進程。(三)對今後民主愛國運動的態度，可以作為領導人分水嶺，肯定者得民心，否定者則不得民心。(四)李鵬、何東昌、袁木、李錫銘，採取否定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態度是不可取的，亦不可能帶領中國推動改革，李鵬在任，對曾經表態支持學生的工人、市民、幹部和黨員的安全都有危險。(五)總書記趙紫陽對於今次運動持較肯定態度，應繼續留任。

(六)任何一位倒台領導人應取決於對今次的學運的態度，不應持有對立的態度。(七)今次學運是一場學生和全民愛國民主運動，而非黨內政治鬥爭。(八)無論黨內鬥爭結果如何，必須要撤銷戒嚴令，撤退軍隊，否定「四·二六」人民日報社論，李鵬「五·二〇」講話，以及人大常務會馬上召開緊急會議，提出罷免李鵬議案。(九)在北京市宣布戒嚴第十天(五月三十日)將整個運動告一段落，撤離天安門廣場，並且舉行大規模遊行和集會。(十)將四月二十七日日定為中國民主自由節。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對趙紫陽的反應

作為執政黨的總書記，趙紫陽對於執政黨和政府中的腐敗以及官倒等現象，無疑負有重大責任。但是，在訪朝歸國後，他發表的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講話，表明了一個政治領導人對於這場運動應有正確態度，同時也確定一度創造了民主和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和條件。因此，這一講話精神得到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良好反映，也使人民群眾對趙紫陽採取比較肯定的態度，並期望事態能在趙紫陽講話精神的基礎上得到解決。

由此可見，人民群眾對任何政治領導人的態度，完全取決於他對這場運動的態度，如果認為這場偉大學運和民運在一個開始就以擁護誰、打倒誰為目的，那就大大地低估了這次運動的水平和人民群眾的民主和法制，也完全不符合事實。根本的問題在於誰站在這場民主運動的對立面，誰就是站在人民的對立面，必將受到群眾的唾棄；誰站在這場運動的順應面，誰就和人民站在一起，就會受到人民群眾的歡迎和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
北京市高聯聯合會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
外省赴京高聯聯合會 北京工人敢死隊
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 北京工人糾察隊
知識界聯合會 北京市民敢死隊
(據手抄稿)

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的公開信 對學生的意願不要置之不理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

胡耀邦先生是當代中國民主進程的象徵，為政清廉的典範，人民大眾的朋友，社會進步的推動者。他堅決反對保守倒退，積極推進改革和開放，在人民群眾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對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們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來，各界群眾通過各種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於胡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人心，北京高校學生們在悼念活動中提出了許多加快民主進程的要求，他們對領導人的批評，是公民的合法權利，不能視為非法。新聞媒介應予客觀公正的報導。

我們理解，學生們在這次悼念活動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 一、繼承胡耀邦遺志，加快中國民主化進程和政治體制改革。
- 二、採取確實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級黨政機構中日趨嚴重的腐敗現象，解決嚴重的社會不公問題。
- 三、切實解決當前各級政府普遍存在的軟弱低效狀態，實行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責任制，不得以「集體負責」等任何藉口推卸個人責任。
- 四、實現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確保大眾傳播媒介的輿論監督功能。

我們認為，上述要求是積極的、建設性的，對於解決中國目前面臨的困境，凝聚民心，共渡難關，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實實現上述目標，也是造就長期安定團結的必要前提。因此，我們建議，黨和國家領導人認真聽取學生的願望和要求，直接與學生們平等對話，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的歷史教訓；不能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學生們的過激反應，不利於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地實現中華民族的現代化大業。

敬禮！
此致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

簽名：

包遵信 吳祖湘 嚴家其 高皋 李澤厚 于浩成 謝冕 宗璞 蔡仲德
王瑤 北島 蘇曉康 王潤生 謝選駿 榮劍 陳宣良 遠志明 何懷宏
雷永生 鄭義 鄧正來 梁治平 印紅標 吳廷嘉 沈大德 魏明康 張敏
陳波 張炳九 宋家鈺 王昭華 劉志琴 何志雲 劉東 周國平 戴晴

陳嘉映 朱偉 王逸丹 樊綱 賴長揚 呂宗力 史衛民 許良英 彭衛
楊百揆 蘇煒 田人隆 高爾強 林英 趙越嶽 閔鈺 王焱 孔捷生
何紹偉 陳建功 榮偉菁 史鐵生 王容芬 朱正琳 李陀 趙世堅 王行之
徐友漁 靳大成 方鳴 鄭揚 秦孟周 王魯湘 李春林 黃子平 陳平原
錢理群 劉林 張澤鳴 張暖忻 傅德惠 孫乃修 李書磊 柯雲路 張世英
周輔成 王太慶 錢碧湘 高伐林 陳小平 楊曉 王軍濤 高瑜 劉衛華
張大明 方爾加 黃宜民 林甘泉 舒蕪 許覺民 李學昆 沈斯亨 石峻
蕭前 方立天 王穎 張立文 楊憲邦 盧興基 何柞榕 張岱年 黃楠森
張京媛 樂黛雲 閻步克 趙慶培 林庚 曾鎮南 陳全榮 聶崎砥 陳燕谷
尹慧珉 董乃斌 李聘 袁紅 周發祥 樊駿 杜書瀛 劉納 邢少濤
賀興安 劉福春 程麻 吳方 林青 老高放 牛勇增 陳駿濤 何西來
王颯 裴效維 周永琴 王信 胡明 張國興 李以建 楊世偉 楊煦生
王志遠 張衛平 孫炳珠 周舵 于長江 賀為芳 謝翥 趙一鶴 步近智
童超 李斌城 易謀遠 胡寶國 吳麗娛 梁滿倉 方積六 張海燕 胡厚宣
孫曉 姜廣輝 馬怡 楊振紅 王德勝 王樹人 周禮全 喻柏林 王東成
孫津 賀麟 李曙光 張明樹 楊憲益 張潔 郁風 楊匡滿 于慈江
李征 李丹慧 陳東林 吳杰 胡友鳴 趙向陽 孫越生 常大林 董郁玉
楊利川 張宗厚 陳兆鋼 曹興 楊宇紅 張勇進 王鑒崗 蕭鋒 李永輝
姬金鐸 岳西寬

（此簽名截止到廿五日共二百人，簽名仍在繼續中。）

王若望四月廿五日致鄧小平書 為掩飾一個錯誤不惜犯十個錯誤？

小平同志：

值茲耀邦同志屍骨未寒，民怨沸騰，我黨威信滑至低谷，國事日非之日，我仍關懷著國家民族的命運，我願以近衛軍戰士的名義（耀邦在一九七九年底的一個會上曾稱道「王若望是我黨的近衛軍戰士」，永遠捍衛我黨的革命路線便是我的光榮使命）現以公開信方式，披肝瀝膽，拋棄一切個人之恩怨，甘冒斧鉞，掬誠向你陳述幾條意見，願你

老能揭棄成見，傾聽一下我的一片赤誠之言，則不勝慶幸之至。

(一)作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似不應將青年人爭民主自由的群眾運動視若洪水猛獸，應該把它看作是推動歷史進程的推動力，毛澤東生前就告誡我們：「鎮壓群眾運動，都不會有好下場」，而你在對待一九八六年底的學生運動的談話和決策，違反了這條原則，一九八七年初大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波及全國的政治運動，不惜撞忠誠於改革事業的總書記胡耀邦下台，不惜以最嚴厲的黨紀處分一批站在改革前列的知識分子，你又重用整人專家和極左的謀士，這表明，大方向錯了，具體的步驟便形成一系列的倒行逆施，正是一九八七年為歷史分界線，毛時代的惡劣做法和人人自危的局面又將重演，人們對黨的威信一落千丈。

你老人家曾在國內外贏得極高的聲望，國外將你稱做是世界政治風雲人物，大學生在國慶遊行時舉起「小平，你好！」的牌子等等，但自一九八七年起，你的榮名跌落得好慘，由於佞臣使用毛時代的老一套，天天向你報喜不報憂，你在偏信偏聽的包圍圈中不辨忠奸，不識好歹，加之你身心疲憊，不能像耀邦同志跑遍窮鄉僻壤，山山水水那樣，這就使你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作出了後果嚴重的錯誤指示，我於一九八六年一月於《特區工人報》刊出「與鄧小平商榷一文」，不論此文的論點有何差錯，而你缺乏起碼的政治家風度，在一個文件裡罵王若望太猖狂了，並違反黨章，以個人的一句話便輕率開除黨內所剩無幾的敢於直言不諱者的黨籍，並封閉了《特區工人報》與《特區青年報》，這些往事在你的光輝的一生中是難以隱諱的消極面，人們對你晚年所表現的粗暴，不謹慎，不謙虛深表惋惜，我還記得當年在曹秋秋部下任淮海戰場新華通訊社社長時，與你有過幾次接觸，你是那麼平易近人，和藹可親，虛懷若谷，八十年代初你出訪美國回來，你深感我國工業落後，承認我黨領導工業不行，隨即提倡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為何登上毛生前長期坐過的寶座沒幾年，就判若兩人了呢？為了此事我痛苦地進行反思，所得的結論與你說過的幾乎一樣，即我國的政治體制是產生官僚主義的溫床，現在我再加上一句（如果政治體制與執政黨本身不進行改革，真有萬千的好人，一旦坐在那樣的位置上，也會變得專制，目空一切或蛻化變質，而新聞報刊的獨家包辦，又助長了藏垢納汙、為非作歹和濫用權力），因此說：如此反民主的專制獨裁的體制不僅調動不起人民創造力，經濟改革也難以為繼，同時也害了共產黨，害了我們敬愛的小平同志。

(今年四月因耀邦同志不幸亡故誘發的學生爭民主自由的運動，原是兩年前處理學生運動不當留下的後遺症，恕我冒昧，也就是對你的那個錯誤決策的懲罰)正是從一九八七年起，蒸蒸日上改革勢頭急轉直下，群眾對黨的離心離德傾向日益加劇，不正之風上升為貪汙受賄成風，物價與浪費扶搖直上，壓制民主，侵犯人權打擊言論與文藝創作的事件更加肆無忌憚，這就是宏觀決策上的錯誤誤導了微觀上的倒行逆施。

更有甚者，四月下旬一期「世界經濟導報」因刊布了悼念胡耀邦的文章，其中有一兩句涉及一九八七年的事件，上海市委竟下令禁止其發行，這種做法又給公眾要求新聞出版自由添加了新的激素和理由，同時又讓世界輿論看出了黨的領導的虛弱和專斷，人們由此懷疑趙紫陽宣讀的悼詞，給予胡耀邦高度的讚揚是不是有點兒偽善？上海市的盲動行為，不是你老授意的話，那就是下邊還在力圖摺緊歷史的蓋子，他們將你犯下的錯誤引向深入與擴大，換句話說：這就是不惜犯十分錯誤，為了掩蓋當初的一個錯誤，而歷史上的錯誤即使可掩蓋偽造於一時，但遲早要還其本來面目，不過拖延時間愈久，付出的代價與利息將愈大，譬如說，如果胡耀邦的問題在他生前早就糾正了，也就不致發生當前

的如火如荼的情緒激越的悼念活動。怎麼能說是「這是一場有計畫的陰謀」？

(二)上面提及為了掩飾一個錯誤，不惜以犯十個錯誤，這一愚不可及的現象在我國屢見不鮮，不以為奇，經本人研究，這樣的不光榮事件十有八、九是在報刊新聞設置「禁區」來實現的，而十有二三是由黨的官吏運用手中的權力對知識分子和敢說真話的人採取打擊報復，來掩蓋自己的腐化劣跡與殘民以逞的醜聞。「禁區」的內涵，也就是藏垢納汙！為非作歹，貪贓枉法以及見不得人的種種弊端和腐朽的部位。「禁區」的增殖，也就是在大幕掩蓋下，我黨的腐化變質正加速的擴大化。為不許反映文革的真實歷史，不得建立文革博物館，不讓批判毛澤東，不如實刊出人民的批評和建議，不得刊出與黨的宣傳口徑不同的見解，不得批評當今的領導人等等，這樣的禁區不勝枚舉。這都是毛時代的文化專制主義的繼續。禁區的廣泛設卡，曾幫助了毛的發動文化大革命，最後毀壞了他的偉大形象，如今又將毀壞你老的「風雲人物」的形象，在全國範圍內，文化專制主義縱容了黨內軍內的壞人壞事，有利於官官相護，有恃無恐地為非作歹，違法亂紀，一方面就如三座大山，壓得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只有在毛時代的文化專制主義的統治下，即犯十分錯誤不遮蓋一個錯誤的蠢事才能通行無阻，蕩滌這麼多禁區之道，只有實行新聞改革，採納學生們的意見，即允許民辦報刊，新聞出版言論充分保障其自由。黨的宣傳部和新聞出版署無權干涉，比如上海出版的《世界經濟導報》被禁事件，就應看作是嚴重違法，即以我這封信而論，在目前的文化背景下，可以說句句都是違禁的，於是不得不轉向海外，海外刊登出來了，中共當局又會扣上藉外國勢力給小平同志施加壓力之語，大陸沒有言論新聞自由，還要用裡通外國的大帽子壓制言論出口的自由，這是我的預感，因為，這種荒唐的邏輯，在今年頭兩個月內，北京用警察安全人員阻止方勵之赴宴，後來則用軟硬兼施的施加壓力的做法將要求大赦政治犯的簽名活動壓下去，就發明了上述這個荒唐的邏輯。今年第一季度連續發生的不愉快事件，其總根源是由於政治體制的民主，把知識分子看成眼中釘，更關鍵的是我國的新聞傳媒不自由，不公正，它只能做官方的喉舌，還有一條就是這一類掩飾本身的差錯的大小小的不愉快事件九九歸一，幾乎都是由一九八七年的大反資本階級自由化的總根子引發出來的。由此看來，趕快重新評價胡耀邦，永遠撤銷反資本階級自由化，這些要求是十分必須，是合情合理，也合乎馬列主義的原則，與此同時，開放言論新聞出版自由也是勢在必行，它是深入政治改革，真心做到安定團結的發動機和開路機。沒有輿論自由的安定團結，至多是維持馬齊暗奴隸式的安定團結，請不必用「安定團結」作藉口，來作為向人權、向民主運動開刀的理由吧！當一九八七年召開的黨內民主生活會，發動七老八十的中顧會的顧問們，批鬥胡耀邦時，為什麼你們就忘掉了安定團結呢？

(三)五月，不但是多事之月，還是中蘇會談的「熱月」，適逢戈爾巴喬夫來北京與你會談的日子，總不能在遍地燃起大罷課和示威遊行聲中迎接這位來自蘇聯的貴賓，黨中央為此而深感不安，而心急火燎，急切要把學生運動鎮壓下去，加之政府機構中不乏李逵式的軍人，採納施用武力壓下方興未艾的學潮，可能會佔上風，今天「人民日報」的一篇殺氣騰騰的社論（編按：「四二六」社論在四月廿五日就由新華社先發布。），就證明我的憂慮大概不是空論，這篇社論的題目，已將「鬧事」升級為「動亂」，這就是一個凶兆，這篇社論的題目，「旗幟鮮明地」，這是你常用的口頭語，不過那裡的用字遣詞，如「……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悼念幹部同志，散布謠言，蠱惑人心，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只須把「胡耀邦」換個名字，對照當年天安門事件中北京市委書記宣佈天安門事件是一起嚴重的

反革命，矛頭是針對毛主席的，那詞句是多麼相似，而他代毛主席宣布撤銷鄧小平的一切職務，就把你老人家當作了「一小撮別有用心的反革命」的黑後台咧。

真想不到，時隔十三年，兩個歷史事件中的同一主角，竟對換了位置，這是歷史的喜劇，還是你老自己的悲劇呢？我真為你決心在錯誤的道上越陷越深而仰天長嘆！

不過我還是要向你老進幾句忠言：就在近郊的南韓，下台後的全斗煥在青燈古佛旁懺悔禮拜，為他統治時期使用軍警殘酷鎮壓光州和元山的群眾抗議示威，痛哭流涕，追悔不已；戈爾巴喬夫與你敘談時，也可向他請教如何對付加盟共和國少數民族要求自主的群眾示威的經驗教訓，比如說，格魯吉亞的軍隊竟用利劍、擲彈筒和化學武器殺害二十餘人，如何激怒了蘇聯各族人民，格魯吉亞的三名負責人是如何灰溜溜的滾下台。以上兩例，皆近在亞洲，又都是近一年內的新聞，奉勸露出殺機的我國決策人，把以上最新消息作為前車之鑑，萬萬不可感情用事。

如果以蘇聯與南韓，跟中國國情不同，我倒建議你何妨學學台灣的蔣經國總統，他在生命終了的最後一年，能夠主動地作出高明的有遠見的幾項決策，為世人欽佩不已，台灣可是與大陸同文同種，同樣實行的是一黨專政的終身制。你的身體得天獨厚，我倒寄予期望，希望你運用你舉足輕重的影響，還來得及為中華民族做幾件好事、實事，為後人景仰而流芳百世，現在你老是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功臣乎，暴君乎，望乞三思而行，切不可一誤再誤了！

此信寄出，估計會有更嚴重的橫逆襲來，但我不忍看到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日趨沈淪，自量我的這番苦口婆心的獻計獻策，會激起你的憤怒也說不定，反正我已置生死於度外，即所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請理解一個忠於黨忠於改革大業的老近衛軍戰士的心聲！

臨表涕泣，不盡欲言

上海作家、公民王若望呈 四月廿五日

十位大學校長五月十六日公開信 這樣對峙下去總不是辦法

目前，一些同學在天安門廣場的靜坐絕食已進入第四天，有些同學的身體已經非常虛弱。前天政府和絕食同學代表的對話沒有取得結果，天安門廣場的事態在進一步激化。面對這種形勢，我們感到十分焦急和憂慮。作為大學的校長和同學們的老師，我們對同學們的健康和生命非常擔心，我們也為國家的前途擔憂，無論如何也不希望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被打亂和中斷。

在當前的形勢下，正確的選擇只能是對話。進行建設性的對話，需要的是冷靜、理智和現實主義的態度。在群情激昂、感情對立的情況下，本來可以解決的問題也會變得難以解決。我們真誠希望有關方面和有關的當事人保持克制，

不要進一步激化事態，避免出現令人痛心的難以挽回的事情。

目前，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這樣對峙下去總不是辦法。我們希望黨和政府的主要負責人盡快與同學們直接見面和對話。廣大同學和政府之間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我們相信廣大同學憂國憂民、希望推進改革進程、清除腐敗現象的愛國熱忱和合理要求會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和認真對待。只要大家有信任、諒解、誠意和耐心，一定能夠找到一條積極解決問題的現實途徑。

我們真誠地希望廣大同學、教師和社會各界人士，本著對參加絕食同學的生命健康負責、對國家前途負責的精神，共同努力，引導事態向著理智、秩序的方向發展，不要使同學們付出不必要的代價。

目前，我們十位校長已同黨中央、國務院取得了聯繫，緊急向中央領導同志陳明情況。我們願意同各校參加絕食

的同學代表進行接觸，反映大家的願望和要求，做溝通和聯繫工作。

簽名名單：

北京師範大學校長 方福康 教授
清華大學校長 張孝文 教授
北京大學副校長 陳佳洱 教授
北方交通大學校長 萬明坤 教授
北京外國語學院院長 王福祥 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 黃達 教授
北京航空航大副校長 沈士團 教授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 江平 教授
北京科技大學校長 王潤 教授
北京農業大學校長 石元春 教授

人民日報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

謹容致廣場上的同學

你們已承擔太多，回學校休息吧！

同學們：你們在廣場絕食已經第四天了，數以百計的學生已經暈倒。聽到這個消息，我非常擔心，非常憂慮，非常難過。此時此刻，可以說全國人民的心都懸掛在天安門廣場上空。

自從耀邦同志逝世以來，你們的愛國行動，你們的民主精神，已經昭示於天下。我認為，不管政府給予怎樣的評

價，或者什麼時候作出公正的評價，都不是主要的了。人民已經作出評價，歷史還將進一步作出評價。

青年學生，作為人民的先鋒分子，已經在一九八九年的春天裡，表達了時代的呼聲，塑造了自己的形象，洗汰了「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等等不實之詞，證明了你們是社會的精英，是中國的希望。從這個意義上說，你們和廣大青年出色地完成了時代交給的任務。

在這個時候，我以一个普通作家的身份（同時，我也是一個大學生的母親）向你們提出一點請求，請你們結束絕食請願，回到學校去。這是一個作家的心願，一個母親的心願，也是全國億萬善良人的心願。你們回去，並不是示弱，你們是強者。只是你們需要吃飯，需要休息。

有的同學可能擔心：結束請願，當局可能認為事態平息了，一切照舊，甚至比過去更壞。我以為，同學們，如果作這樣估計的話，你們就過低地估計了這次學運的意義。你們的行動已經揭開了歷史的新篇章。中國的民主化建設只會前進，不會後退。如果後退，人民不會答應的。

歷史是不會後退的。歷史的重擔不能只落在你們年輕一代的身上，你們已經承擔得太多太多了。同學們，回學校去休息吧，讓我們也來分擔一點你們的重擔！我們採用的方式可能與你們不同，但我們的願望是一樣的：建設一個有充分民主和自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寫於五月十六日十八點）

人民日報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

民主黨派領導人致信趙紫陽 學生的要求與國務院的主張是一致的

中共中央趙紫陽總書記：

北京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仍在繼續中，許多學生的健康和生命處於十分危急的狀態。這一嚴峻的形勢我們憂心如焚。為了愛護學生，穩定大局，我們特此向您提出緊急呼籲：

一、我們認為，這次學生的行動是愛國運動，學生提出的合理要求與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主張是一致的。對於學生的合理要求，我們希望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予以解決。

二、建議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主要領導人儘快會見學生，進行對話。同時，我們也真誠地希望靜坐絕食的同學，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愛護身體，停止絕食，返回學校。

此致敬禮！

中國民主同盟主席 費孝通
中國民主建國會主席 孫起孟

中國民主促進會主席 周培源
九三學社主席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十二時
人民日報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

二十位作家緊急呼籲 人民有權傳喚公僕！

目前，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的愛國學生已經絕食一百多個小時了！他們希望直接與黨和政府最高級領導人公開對話，面陳他們的一片憂國憂民的赤子之心。在黨風不正、貪汙受賄、腐敗現象比比皆是的今天，愛國學生們的希望和要求，最大程度地代表了全國人民的希望和要求！代表了人民的心聲！

人民有權傳喚公僕！

愛國學生們憂國憂黨憂民，其情其舉，可欽可敬，可歌可泣！正是國魂激盪的充分體現，正是我中華民族精神不死的象徵！天地昭昭，丹心可見。

當數千名愛國學生生命垂危，奄奄一息、默默待斃的現在，我們以作家的良知，緊急呼籲黨和政府最高級領導人，以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為重，在人民面前，採取最明智的抉擇，切不可再延宕時日。

人命關天，刻不容緩！如果在我中華大地上釀出前所未有的悲劇，後果不堪設想！

我們是人民作家，我們一貫以與人民具有共同的憂患意識為天職！在我們的心目中，人民是至高無上的。我們的心，願與人民一起燃燒！我們的眼淚願與人民一起揮灑！我們的血脈願與人民相通相連！

人民萬歲！

從維熙 鄧友梅 葉楠 劉心武 馮驥才 朱春雨 李準 李國文 何士光 張弦 張抗抗 張賢亮 汪曾祺
宗璞 陸文夫 林斤瀾 周克芹 梁曉聲 湛容 魯彥周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

共青團中央、全國青聯、全國學聯五月十八日呼籲 懇望各界救護廣場絕食的學生

目前，北京部分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絕食已經進入了第五天，許多學生的身體相當虛弱，情況日趨嚴重。對此，共青團中央、全國青聯、全國學聯感到深切的憂慮和極大不安。為不使事態進一步惡化和確保學生的身心健康，為了切實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為了祖國和民族的前途與命運，我們緊急呼籲：

一、我們不願意看到學生的生命和健康受到危害，我們也不願意看到改革和建設的進程發生逆轉。我們希望黨和政府的主要領導人儘快到學生中去，充分瞭解廣大學生的愛國熱情和合理要求，儘快緩解事態的發展。

二、我們認為，在黨的領導下，通過真誠對話，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是唯一選擇。我們建議，儘快進行不迴避矛盾的建設性對話，我們希望也相信黨和政府會認真吸收廣大學生和群眾的合理要求，痛下決心，克服腐敗現象，推動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健全民主和法制，推進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

三、我們懇切希望社會各界從人道主義出發救護廣場絕食的學生，切實維護廣場秩序，維護學生的健康與安全。我們也真誠願請廣場上的絕食同學們相信，你們的愛國之心和對國家前途的憂患意識，已經得到了人民和青年的廣泛同情和支持。為了中國現代化的長遠需要，懇請你們珍惜和愛護自己的身體，停止絕食。讓我們共同努力，使事態向理智、秩序的方向發展。中國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中國的未來是屬於青年的。

共青團中央 全國青聯 全國學聯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

五月十九日作家緊急呼籲 坦誠、平等、虛心、冷靜地聽取羣衆的意見

當前時局的發展越來越使人憂慮不安。天安門前北京高校學生的絕食已逾五日，情勢緊急，已經引起國內外的嚴重關注！因此，我們緊急呼籲：

(一)中央、國務院主要負責同志立即下決心和學生直接對話，澄清事實，實事求是地、公正地、充分地評價這次學

生的愛國民主運動，坦誠地、平等地、虛心地、冷靜地聽取羣衆的意見，並向全國進行現場直播。

(二)所以在目前國事、外事較忙的情況下，也請中央立即援助一名常委負責和學生聯繫、商洽與安排有關對話及其他事宜。

(三)鑒於目前絕食學生已處在非常危急的狀態，中央和國務院立即就此成立專門小組，負責學生撤離前和學生返校後的安全問題，並採取一切有效措施，保證和恢復學生的健康。

(四)黨和政府應當從這次學生運動中，認真切實地吸取教訓，尊重廣大人民的意願，加速政治體制改革，清除黨內腐敗、推動民主進程、健全法制、建立真正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保障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

夏衍 艾青 張光年 蕭乾 陳孟璞 馮牧 吳靈 沙汀 錢鍾書 楊絳 高沂 汪洋 丁嶠 陳明 周海嬰 常興
鴻 冰心 楊憲益 周魏時 王昆 張仃 王培公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

致鄧小平公開信 在您晚年再為民族做一件大好事吧

小平：您好！

當前，在大學生的號召下，北京和全國各地爆發了盛大空前的要求民主和反對腐敗的愛國羣衆運動。一些中央領導人不順應民心，不從自己身上找問題，而是將這一愛國運動視為動亂，並已調動軍隊進駐北京。可是戒嚴令發布已有一天多了，北京仍然示威遊行不斷，部隊也根本開不進城裡，全部被正直的人們勸阻在城外，中央的命令受到這樣大的阻力，這還是以前所沒有過的。您是聰明人，不會不明白當前的形勢，民心所向是非常明顯的。雖然在遊行中某些人喊出了不利於您的口號，可我們相信對大多數人來講這只不過是些氣話，對於您曾對我們國家做出的卓越貢獻，這裡暫不贅述，可您的功績人民是不會忘記的。對於國內外所共認的中國頭號實力政治家，大家是在埋怨到目前為止，您仍沒有能夠對這次愛國的民主運動做出您敏銳的的頭腦所應該做出的明智判斷。我們承認現在北京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混亂。我們也極切希望能夠盡快結束混亂，我們更不願意與人民的軍隊發生衝突而引起真正的動亂。可是追求民主、反對腐敗是廣大人民的強烈要求。已經行動起來的廣大人民是不會向對這次愛國運動進行錯誤定性的、不得民心的現政府妥協的。這樣，現政府與人民羣衆的對立就將繼續下去，混亂也不會結束，恢復安定的局面也將變成遙遠的事情。

鑒於此種情況，我們覺得為了和平地完成這次民主運動，在我們這個還沒有完全實現真正民主的國家裡，歷史的重任（也可以說是一個機會）又落在了您的身上。我們懇請您利用您在黨、政、軍各界的威信及強大的影響能力，逼使某些深不得民心的領導人下台，重新建立起一個廉潔奉公順應民心的、真正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的政府。這次民

主運動可以說是中國的一個轉折點，我們相信您會把握住來之不易的全民性的民主運動的實質，做出正確的判斷，採取正確的、順應民心的措施。如何留下這段歷史與您有極密切的關係。我們殷切地希望您的參與下能夠在非暴力的情況下將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向前推進一步，在您的晚年能夠再次為民族做一件大好事，使中國早日成為真正民主、自由、富強的國家。衝突逼壓眉睫，懇請小平同志盡快做出決定。

簽名：天安門廣場指揮中心 恢復健康絕食領導人
北京市高聯 外地赴京高校指揮中心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致中共中央的一封信 堅決而有效地抵制錯誤決策

中央：

當前，我們的國家、我們的黨到了一個緊張關頭，作為共產黨員，我們憂心如焚，寢食難安。為此，我們給中央寫信，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要求。現在席捲北京和各國各地的偉大愛國愛國民主運動，是全黨、全國人民振興中華、實現四化的意志的集中體現。但是，五月十九日李鵬同志在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的講話，卻把這場運動說成是搞「動亂」。基於這種錯誤判斷，李鵬同志發布了戒嚴令；調集軍隊開進北京。講話發表後，首都和各地掀起了新的抗議高潮，黨心民心所向，不可抗拒。事實表明，李鵬同志「五·十九」講話的效果是不好的，可能把黨引向極其危險的境地，每一個共產黨員都不能讓事態繼續惡化。

四十年來，我們黨多次犯過帶全局性的重大錯誤，這種狀況之所以未能為避免，一個重要原因是黨內生活不正常，大多數正直的共產黨員不能挺身而出，堅決而有效地抵制錯誤決策。歷史的悲劇不能重演。為了防止黨的分裂，民族的分裂，我們不能再沈默了！我們要行使黨章賦予我們的權利正確地開展黨內鬥爭，挽救黨，挽救共和國，挽救社會主義！

我們建議中央：盡快召開黨的緊急代表會議，研究當前局勢，審議中央政治局的近期工作，並制定有效措施克服危機。

我們強烈要求：

- 一、收回李鵬同志的「五·十九」講話，儘快恢復北京市的正常秩序，決不允許發生鎮壓學生和廣大群眾的流血事件。
- 二、否定四月廿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同學生進行認真平等的對話，做好準備復課的思想工作。
- 三、立即解除新聞封鎖，讓全國人員和全體黨員了解事實真相。

懇請中央考慮我們的意見！
敬禮！
此致

上海市的中共黨員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簽名：

至五月廿二日中午簽名者，已超過五百人，其中，黨員幹部和黨員知識分子、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徐中玉、復旦大學教授譚其驤、著名戲劇家黃佐臨、世界經濟導報總編欽本立、著名作家白樺、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院長沙葉新，還有：趙長天、余秋雨、宋福先、夏其容、王志平等。

此外還有一些中共黨外人士：巴金（著名作家）馮英子（原新民晚報總編）等。

致全國人大常委會公開信 請為撤銷戒嚴令投下神聖的一票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秘書長、委員：

我們聽到萬里委員長提前回國的消息，感到十分高興，我們看到了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當前中國問題的希望。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常設機構，它有權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我們呼籲，在萬里委員長回北京後，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以解決目前中國的嚴重危機。

國務院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頒布已達四天，「北京社會秩序」如往日，市民生活大體如常，「在市政府劃定的戒嚴區域內，仍未見到異於往日的突發情況」（見近日人民日報），相反，正是戒嚴令頒發後，引起學生和市民的嚴重擔憂，為了阻止執行戒嚴的部隊進城，設置了路障。現在事實證明，戒嚴令既是不必要的，而且也因為學生和市民的堅決抵制，無法執行。

憲法第二十九條規定，我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人民。軍隊只能在外敵入侵和國內出現嚴重武裝騷亂的情況下才能動用。在沒有受到外敵入侵和出現任何武裝騷亂的情況下動用部隊調入北京「執行戒嚴任務」，是違反憲法第二十九條精神的。為此，我們強烈呼籲，全國人大常委會立即召開緊急會議，撤銷戒嚴令，我們也希望在撤銷戒嚴令後，學生將撤離廣場。

在關係到中國前途和命運的這一重大問題上，我們向尊敬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秘書長、委員們呼籲，請你們為撤銷戒嚴令投下神聖的一票，中國人民將永遠銘記你們投下這一票作出的偉大的功績！

嚴家其 包遵信 李南友 王樹人 段向群 王志剛 鄭義 北明 老木 楊筱懷 胡舒立
 李銳 柯雲路 郭家寬 楊浪 尤冬 田大義 馮媛 陶國峰 向玉林 趙瑜 蔣韻
 王璋 李伊白 錢宏 馮國超 遠志明 鄧正來 王煜 謝選駿 王魯湘 王潤生 楊百揆
 王焱 陳小雅 郭炳科 彭克宏 李少軍 蕭煉 胡松岩 彥曉義 高敬增 周曉芙 胡俞越
 姚立 沈大德 吳廷嘉 陳祖勉 陳及 沈琦 任聯 何凡興 張敏 徐向東 胡啟欣
 孫賓忠 胡克紅 孫曉 王愛群 牛小謙 趙繼君 霍忠賓 王平 吳敏 文學國 胡潔成
 霍力進 陳秀芬 劉文俊 任長海 何德平 趙光 蕭延中 袁紅 劉孟軍 韋風葆 何西來
 王豔玲 趙存戰 郭梅尼 曹大成 蕭慧勤 王忠光 劉海明 羅長心 沈雁南 李曉新 朱建新
 高力聲 汪邨 符淑媛 蘇煒 馮繼珍 聶峙磯 王信 郭紅 葉琳 葉大成 孫樹興
 楊曾文 馬西沙 曹中建 方繼水 翁明 許志斷 曹家祥 李明飛 霍群英 張新鷹 劉序盾
 左朝勝 譚曉青 朱梨 王躍生 張君萍 張彥海 程煉 宋瑞來 孫征 祁秀莉 費寅華
 吳潔玲 李桂芳 潘培新 郝時遠 吳錦生 劉為 趙明 田生源 晉輝 鄧敏文 江梅
 劉寶琪 巴雅爾圖 巴莫曲布嫫 周志寬 唐平 周黎輝 馬國慶 劉靜 左建龍 江小平
 杜京莉 吳尚民 潘武一 馮樹梅 李素起 李慶曾 王玉梅 范建 荊潮渝 張戈裴 王津津
 段合珊 徐十周 梁光嚴 吳化磷 梁俊蘭 沈恆炎 黃長著 展國其 景立平 褚鳴 王力力
 杜淑英 郝秀英 張星 殷世才 李金蘭 馬義俠 唐景藝 胡健 馮守禮 張悅校 馮文華
 林聯合 賈照濱 蔡富有 莫作欽 寶建中 趙國琪 馮韻文 劉毅 楊麗茵 石光 王愛群
 曾湘南 施以平 孟慶海 施關金 晁繼周 劉向軍 王軍濤 郝玉江 李進進 陳小平 張小山
 楊詩浩 戴天 祖保宗 趙繼結 蕭陽 魏建平 白慶勝 朱湘春 范曉松 蘇紅 劉福春
 鄭永曉 郭林 馮書成 楊士林 甘陽 蘇國勛 趙越勝 王煒 呂宗力 賴長楊 田人隆
 薛湧

(簽名仍在繼續中)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致北京市民的公開信 你們表現了非凡的勇氣與力量

北京市全體市民們：

在這場國內外各界人士稱為「偉大的四月民主愛國運動」的學生運動中，你們表現了非凡的勇氣和力量，凝聚著你們心血的幾十萬元捐款、廣場上源源不斷的食品供應、實行軍管的部隊阻滯郊外，這一切，都將深深刻在共和國的歷史！

從戒嚴令下達那天起，全市公共汽車突然停駛，地鐵無緣無故不予開通，各加油站不再供油，糧油告急，蔬菜食品告急！這一切使人民生活陷於混亂的事件，都是北京市政府一手操縱的。是他們下令公交公司停發一切車輛，卻要求職工必須上班報到；是他們撤走指揮路口的交通警察，卻宣稱卻宣稱北京市處於沒無政府狀態；是他們四處派出便衣，挑起事端，並在六里橋指使防暴警察打傷市民和學生，卻說社會治安惡化；是他們不派環衛工人打掃道路，卻將可能引發傳染病的責任推在學生身上……。

李鵬政府與北京市府必須對此負一切責任！

全市人民緊密團結起來，堅決抵制戒嚴令，堅決推翻李鵬政府，使首都北京真正成為人民的北京！

勝利屬於全體人民！

自由民主的中國萬歲！

人民萬歲！

首都社會各界協商聯席會議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致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公開信

切莫做出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來

人民解放軍的廣大官兵們：

你們辛苦了！

人民解放軍官兵駐紮郊外，風吹日晒，缺吃少蓋，人民心疼你們，你們的父母妻兒心疼你們。我們謹向你們轉達首都人民、全國人民的親切慰問和深切同情！

你們已經看到，國內外公眾也都知道，北京根本沒有動亂，根本沒有理由戒嚴。李鵬、陳希同和李錫銘等人假造情況，欺騙軍隊蒙蔽中央。他們才是極少數製造動亂、製造流血的陰謀家！

最近，他們又力圖挑起群眾與武裝警察的衝突，逼迫軍隊干預，造成動亂事實。這是一起嫁禍軍隊的大陰謀。解放軍官兵們千萬警惕，絕不要受一小撮陰謀家的利用，做出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來！

現在，北京的群眾和學生們正在設法為你們送餐送水，正在組織擁軍慰問。人民深深知道：沒有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

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人民萬歲！學生萬歲！

首都社會各界協商聯席會議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嚴家其、包遵信告李鵬書

以生命鑄造中國民主

現在正在發生的學生運動，已發展為全國性的全民抗議運動，這是當代中國劃時代的大事，它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大大地推進了中國民主的進程。這次學運，向全中國宣佈了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則，即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作為組織政府的執政黨和政府本身的權力並不是固有的，而來源於人民。人民有推翻不受人民信任的政府的權力。這次學運，在全國發出了「打倒李鵬政府」的口號。長期以來，我國的宣傳機器把批評黨和政府的領導人稱作為「攻擊黨和國家的領導」。這次學運，從根本上拋棄了這種陳舊的觀念，使李鵬等人再也找不到任何藉口來禁止人民對政府倒逆施行為的聲討，一個被人民所唾棄的政府首腦，如果不主動辭職，人民可以通過憲法規定的途徑把他罷免。

推倒李鵬政府的第一個步驟

憲法第五十七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有權罷免國務院總理。作為全國人大常設機關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

現在的問題是，第一步，必須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就以下兩個問題作出決定：

推倒李鵬政府的第一個步驟

(一) 廢除五月二十日李鵬簽署的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

(二) 決定在近期內臨時召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

國務院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頒佈已過五天。這五天來，「北京的社會秩序一如往日，市民生活大體如常」，「在市政府劃定的戒嚴區域內，未見到異於往日的突發情況」，「北京的社會秩序繼續向穩定方向發展」。（與近日人民日報報導）相反，正是戒嚴令頒佈後，引起學生和市民的嚴重擔憂，為了阻止執行戒嚴的部隊進城，市民在北京市的所有通往郊區的路口，自發地設置了路障。五天來的事實充分證明，國務院的戒嚴令是不必要的，而且也因學生和市民的堅決抵制，由於軍隊和學生、市民有共同的想法，致使戒嚴令無法執行。

憲法第廿九條規定，我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人民。軍隊只能在外敵入侵和國內出現嚴重武裝騷動的情況下才能動用。現在，北京市既沒有受到外國武裝力量的入侵，又沒有出現任何武裝騷亂的情況，在這時動用部隊調入北京「執行戒嚴任務」，是違反憲法的行為。所以，我們強烈呼籲，全國人大常委會立即開緊急會議，撤銷戒嚴令。

近一個月來，作為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在兩個問題上犯下了極其嚴重的錯誤以至罪行。一是對三千餘名絕食學生的請願要求堅決不予理睬，導致數以千計的學生因絕食而暈倒。在全世界的歷史上，還沒有一個政府能對幾千名學生的絕食請願置之不理。這一事實充分表明，李鵬已成了一個喪失了起碼人性的總理。

五月二十日，作為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對和平請願的學生，對手無寸鐵的市民作出了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命令。這激怒了全北京市人民和全國人民，引起了全中國和全世界輿論的譴責。李鵬動用軍隊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這是極為嚴重的違憲行為。

呼籲人大代表投下神聖的一票

民主政治是責任政治，憲法第六十三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關罷免國務院總理。憲法第六十一條規定，「如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認為必要，或者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提議，可以臨時召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我們強烈希望，盡快召開全國人大會議，審查總理李鵬今年四、五月以來背叛人民、反對人民的行為，並罷免李鵬國務院總理的職務。

嚴家其 包遵信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我們倡議正式對話儘快進行 ——關於「四、二九」座談的聲明

敬愛的各位同胞：

北京高校學生聯合會對你們的熱情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四月二十九日，袁木等領導同志出席的與北京高校部分同學的座談會是政府和學生積極準備對話的一個表現，這些同學是全國學聯和原北京學聯通過校方機構直接邀請的，而非北京高校學生聯合會（簡稱北高聯）導出的正式代表，不是政府與北高聯的正式對話，我們正在積極準備。我們真誠地希望人民的心聲能如實暢通地反映給政府，並且對中國當前深化改革、渡過難關，增加推動力。

我們非常希望雙方都互相尊重，相互平等，對國家和人民負責，在充分吸收各界人士建議、在進行充分醞釀基礎上，最重要的（在正式對話前提條件實現以後），我們倡議這次對話儘快進行。

在此之前，為對人民負責，罷課將繼續進行。相信政府和人民將能理解。任何可能引起社會動亂和不利改革的因素都是我們堅決反對的。

學生和廣大人民一樣將支持中央打擊貪污、腐敗、清查官倒，維護安定團結。

黨代表人民的利益，學生反映人民的心聲，雙方為什麼不能開誠布公地對話呢？我們應該把人民痛恨的東西當作第一個要反對的而不應該把愛國運動當作動亂的因素。

我們注視著，等待著，盼望著正式對話進行及其滿意結果的到來，願學生和人民都不被愚弄！

北京高校學生聯合會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油印傳單

是對話還是訓話？

——評四月二十九日下午的「對話會」

在北京高校十幾萬同學的強烈要求下，通過罷課、遊行等形式的艱苦鬥爭，政府終於做出了與學生對話的樣子，有關當局不經過真正代表了廣大同學的正義觀點的學生自治會，而是直接點名邀請了部份所謂的「學生代表」，於二

十日下午進行了一場煞有介事的對話。

且不說這些「學生代表」代表不了積極參加了這場學生運動的廣大青年進步學生，僅看一看領導同志的態度，就知道當局根本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他因意識到二十六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拋出的「製造動亂」的大帽子沒把同學壓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名也沒把同學嚇倒，就另換了一套騙人的把戲，於是就召來了幾名大學生演出了一場意在「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對話會」，即使在這種規格的對話會上，領導同志對稍有一點實質性內容的問題也是百般搪塞敷衍，經常抓住一些無關緊要的細節問題大加發揮，拖延時間。由於那些學生的素質原因，在提問時往往會出現一些漏洞，每當這種時候幾個領導人爭先恐後，奮勇出擊，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尤其使人憤慨的是，他因把那些為了爭取民主改革而將各人安危置之度外的廣大青年學生當成了頭腦發熱的毛孩子，擺出一副老爺的架子，說什麼「你們年輕，容易感情衝動」，「文革時你們還沒出生吧？」「我們把你們當成自己的孩子」等等，在歷時三小時的所謂「對話會」中，領導講話就占去九十%以上的時間，我們不禁要問：這究竟是平等的「對話會」？還是老子對兒子的「訓話會」？參加對話的領導同志真不愧身經百戰的官場老手，虛晃一槍，就避開了實質性問題，談笑風生之間，就「繳」了所謂「學生代表」的械。但是，我們嚴肅正告那些自以為得計的「公僕老爺們」，不要繼續耍小聰明了。廣大同學的眼睛是雪亮的，希望他們能從國家大局出發，認清這場聲勢浩大的愛國學生運動是七十年前「五四」運動的繼續，決不可與十年運動期間受人驅使，受人愚弄的，紅衛兵運動相提並論，停止對廣大進步青年學生的任何形式的誣蔑和打擊，趕快放下老爺架子，以平等的身份與真正的學生代表，就學生所提出的要求展開真的討論。

領導同志，該拿出些誠意了。

師大研究生 一九八九年四月三十日

油印傳單

三項議題考驗政府誠意

——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綜述

為使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的代表和北京高校廣大學生的對話能在平等、真誠、公開的基礎上順利進行，北京二十多所高校的學生民主選舉產生的對話代表於五月三日在中國政法大學組成了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對話代表團成立後，一方面向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提出了要求對話的請願書；另一方面，建立了組織機構，連日來在政法大學召開會議，討論對話內容，並接待了海內外幾十家新聞機構的採訪，聽取了來自全國各地各界人士的意見。

五月三日成立會議上，各校代表民主推薦了中國政法大學代表項小吉和北京大學代表沈同為對話代表團會議召集人。五月五日會議上，對話代表團內成立了三個議題組，並根據個人的特長，召集人指定了三個議題的核心成員。具

體是：第一組，討論此次學運，核心成員的是清華大學代表耿涼鵬；第二組，討論深化改革，核心成員是政法大學代表張志新；第三組，討論憲法第三十五條，核心成員是政治大學代表項小吉。這次會議還確定了對話議題的原則，即瞻前顧後，並尊顧上下左右，為以後的對話開個好頭。

五月六日，對話代表團擬定了請願書，並在當天下午六點交到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局，全國人大常委會信訪局，國務院信訪局，五月八日下午三點，三個單位的信訪局已給代表團作了初步答覆，並約定在五月十一日給代表團作進一步答覆，各校代表普遍希望對話能在十四日之前進行。

自五月六日始，代表團連續三天進行了分組討論，討論的基本情況如下：第一組討論過程中，各校代表一致認為這次學生運動是愛國的民主運動，其產生的基本原因是由於政治體制改革落後於經濟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政策缺乏連續性，穩定性，造成了危機四伏，官倒橫行，腐敗嚴重，和政治、社會環境極大的不安定。這次學運的直接誘因是胡耀邦同志的憂鬱而逝。該組的部分同學認為，有關單位應對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和前後幾天官方新聞機構的歪曲報導負法律責任。

第二個議題組主要討論深化改革。該組成員認為終身制，專制，官倒，腐敗，各種危機等都是體制不合理的表象，代表們都認為在這個議題上應著重抓住幾個具體問題同中央和政府進行對話，以切實地幫助中央和政府進行政治和經濟體制改革。

第三個組主要就憲法第三十五條中規定的公民的三項基本權利，即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和遊行自由展開討論，並希望和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會就自治高職的合法性，修正上海市對世界經濟導報主編欽本立先生的錯誤處理，取消或修改北京市人大常委會的遊行十條三個問題上進行對話。該組現正在聽取各階層的意見，從法理上作嚴密的論證。

實現平等、真誠，公開的對話，不僅取決於廣大同學，當前更重要的是取決於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能否實現平等真誠的對話，不但是對學生代表團的愛國精神和民族責任感的考驗，也是對政府領導人是否具有誠心解決社會危機的一種考驗。

新聞專報第三期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二日

當局的失信已暴露無遺

人大自治會對政府答覆對話的聲明

五月十二日晚，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國務院終於做出了「關於對話的答覆」。「答覆」的主要內容如下：

1. 下星期一（五月十五日）舉行座談會（而不是對話會）；

2. 學生方面代表總名額限定為二十名；

3. 政府代表只有各部委的領導擔任；

4. 座談會的情況只允許部分報導；

5. 學生方面，務必在五月十三日（今天）上午十點之前，送交代表名單。

這一「答覆」的內容，只不過是袁木等人一手操辦的「四二九座談對話會」的翻版，是袁木五月三日記者招待會的拙劣技倆的再現。當局的這一答覆，只能表明，他們對於學生強烈要求進行真正、平等對話缺乏最起碼的誠意，他們對於民主、自由的呼聲依然我行我素，置若罔聞，人大自治會對此表示最強態的抗議！

眾所周知，從四月二十九日那場「座談對話會」以來，政府對於同學們呼籲對話的要求一拖再拖，五月五日高聯遞交請願書，政府宣稱，五月八日給予「答覆」，後來又稱「由於需要繼續研究」，又把「答覆」的時間一再推延到五月十一日。可是，上個星期，並沒有答覆，直到昨天五月十二日，他們才炮製出上述那個所謂的「答覆」。政府的這種視國家大事為兒戲的惡劣之舉，是對今日人民的愚弄，是直接炮製明目張膽的同全體人民相對立，充分反映了他們的無能落後的政治意識。

學生發起的要民主、要自由的愛國民主運動，突破政府的層層封鎖，傳到了海外，贏得了正義的聲援。海外的各華人團體，留學生一面的聲援學生運動，同時對政府的惡劣態度，更是深表憤慨，國內上海、天津等地高校學生規模廣大的請願代表團不日抵京，港澳地區的中國人則更是為大陸的愛國學運而鼓而呼，政府的不誠，當局的失信已經充分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令人氣憤的是當局對如此深得人心的愛國運動，卻竟然還持僵化，強硬的態度，人們不禁要問，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僚們對於與國富民的使命感和道德良心到底何在！

天理昭昭，國人難容！

熱血青年應再起重來！

我們再次鄭重聲明：對當局這一毫無誠意的「答覆」表示強烈抗議！

人大自治會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

中國社科院部分學生告全國大學生書

一、近日，首都及全國不少高校出現了一系列內訌事件，這無疑對當前運動構成威脅，務請同學們保持高度警惕，立即停止內訌。

參加當局所謂「四·二九對話」的同學，無論如何都是我們的戰友。對他們進行攻擊，只會造成進一步的分裂，最終導致這場很有希望的運動流產，這無疑是每一位具有正義感的中國公民所不願看到的結局。

二、打倒個人風頭主義！人民的民主戰士，應在這場嚴峻的鬥爭中打掉中國人醜陋的性格，團結一致，共同戰鬥。民主意識必須首先貫徹在整個民主運動之中，這是本次轟轟烈烈的運動獲得勝利的基本保證。

三、這次運動是一次以大學生為主體的、全社會各階層人民自願參加的公民護憲運動，捍衛憲法的神聖性，是這次運動的最高綱領。

四、這次運動的目標是：鑄除腐敗，嚴懲官倒，健全法制，推進中國的民主政治的進程。

五、大學生復課的條件應是：(1)當局承認高校學生自治組織為高校學生真正合法代表，只有這個組織才是任何形式對話的主體。(2)在人民日報頒布關於新聞、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的具體法律法規。

自由萬歲！

民主萬歲！

人民萬歲！

人民的護憲運動萬歲！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部分學生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日

油印傳單

清華對話籌委會告清華人

「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今天，我們已經復課了。但是，我們奮鬥的目標——民主自由的中國卻還很遙遠，我們面臨的是長期的戰鬥。而且，我們的運動的背景是中國的新啟蒙運動，歷史是會給我們以地位的。當我們認識到這次運動的歷史地位的時候，我們就不應該輕易地放棄鬥爭，我們決不能讓運動流產！

在復課以後，我們的主要鬥爭形式應該轉向理論宣傳，讓民主意識深入每個人的心，而我們要奮鬥的第一步，就是促進校內民主。

清華籌委會的同學還在堅持鬥爭，但還需要廣大同學的幫助。民主是我們自己作主，我們不幹，誰幹？！為作長期鬥爭，我們特成立以下幾個部門，希望同學們踴躍報名：

1. 信息理論部
 2. 宣傳鼓動及演講部
 3. 外聯情報部
 4. 民意及輿論部
 5. 「清華人之聲」
- 我們急需大批有識之士！
同學們，積極行動，擔負起歷史的使命！
堅信吧，人民不會忘記！共和國不會忘記！
——為民主、自由而奮鬥的戰士

清華對話籌委會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一日

油印傳單

告解放軍指戰員書

解放軍指戰員：

親愛的人民子弟兵們，快來保護學生！

我們是同時代人，都是人民的子弟，打倒官倒是我們共同的心願，懲治腐敗是我們的共同一致呼聲。我們的父母兄弟姐妹耳聞目睹了種種專制獨裁，種種官倒腐敗。大學生愛國憂民受到了國內各界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廣大教師、教授、新聞記者、工人、商界人員、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紛紛支持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當此之際，政府不但無視廣大人民群眾的一致呼聲，竟然強加給學生以「動亂」的罪名，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調動外地軍隊，企圖血腥鎮壓愛國學生。

學生無罪，愛國有功！七十年前北洋政府鎮壓學生運動，結果加速了自己的滅亡。十三年前天安門前的「四·五」運動儘管被一十鎮壓下去，但很快得到了徹底平反。

不管給愛國民主運動橫加什麼罪名，都無法阻擋運動本身，不過更充分暴露一切反動、反人民、反民主勢力的醜惡嘴臉。

參加絕食的老山前線為捍衛祖國尊嚴的勇士們是同樣偉大的，同樣可歌可泣的！

當你們從前線就血回來，看看那些倒爺吧！他們的汗毛孔流著油，他們肆意揮霍的是人民的血汗！他們在剝奪和霸占前方戰士們流血犧牲換來的勝利果實。面對這一切，你們不憤慨嗎？現在到底誰管誰？誰管老百姓的飢苦？這一切找誰算賬？我們都是一介草民，是一介書生，無職無權又無錢，我們只有一張嘴，難道只許官僚吃喝玩樂，不許老百姓說話訴苦嗎？

絕食是因為政府拒絕對話。絕食是希望以死的決心來感化政府決策人，使他們良心發現，人性復蘇，從人道出發，與學生對話。誰料政府不但敢對話，反而調集重兵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這是有七十多年歷史的中國共產黨的恥辱！

是當代國際社會中罕見的大醜聞！

人民賦予的權力，必須為人民謀利益。人民子弟兵，永遠保衛人民的利益。人民子弟兵要做民主勇士的保護者！

油印傳單

北大全體同學敬告全國同胞書

親愛的同胞們：

今天，我們又一次忍痛走出教室，放下心愛的書本，為了我們偉大祖國的前途再一次振臂高呼。

自四月下旬以來，北京高校學生舉行了長時間大規模的遊行活動和罷課活動，向政府請願，為的是促使政府盡快消除幹部階層中自上而下的嚴重腐敗現象，盡快消除使我國經濟陷入混亂，經濟體制改革停步不前的官倒現象，為的是促進我國的民主化進程，從根本上建設我中華民族美好未來的前景，使我中華盡快在有限時間裡盡快擠入世界富強文明強國之林，使我中華盡快脫離與世界先進發達民族越來越遠的魔影，使我中華人民的人權不再受到「小撮人」的有形無形的剝奪。

在這次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中，我們得到了社會各階層的巨大支持和響應。我們相信有全國人民的支持，有全國人民作我們堅強的後盾，北京大學將和全國各高校緊緊團結在一起，為我們的共同事業，為我們中華民族的高於一切的利益，奮鬥到底！

當今中國的形式下，要了解此次學生運動的真實情況，我們建議你們到北京市各高校去，特別是北大、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清華大學等比較大的大學中去。千萬別希望在收音機前、電視屏幕上得到什麼情況，因為我們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真正的新聞自由。現在，北京市各大報社的記者已受不了新聞查禁、限制之苦，正在組織起來和大學生一起要求自由報導。以前的很多東西都是政府的愚民寶貝！我們北京市不少高校正在罷課鬥爭，以爭取近期的也是最關鍵的目標——新聞自由的勝利！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

愛國、進步的青年、學生團結起來！

熱愛我中華民族的全體中青年知識分子團結起來！

北京大學全體同學 一九八九年五月

油印傳單

北大大學生告首都高校同學書

親愛的同學們：

這場偉大的愛國學生運動已經整整持續了三個星期了，目前形勢正處於低谷狀態，許多院校的同學已復課，進行著所謂的「邊復課邊鬥爭」。也有不少同學認為學生運動應該告一段落了，甚至可以結束了，實際情況真是這樣嗎？

一部分同學認為已取得了勝利，近日來當局的態度有所緩和，所謂的動亂也很少提到了，尤其是趙紫陽同志的講話一發表，更更是瓦解了不少同學的鬥志，也影響了外界輿論。主至今為止我們取得了哪些具體勝利呢？「動亂」依

舊是「動亂」、「非法組織」仍然是「非法組織」，「一小撮人」還在「別有用心」，表示我們孜孜以求的民主自由要求又有哪一條被採納、實現了？廣大同學翹首以盼的對話——真誠平等實質性的對話是遠遠未能實現。我們到底取得了什麼勝利？！只要「動亂」、「非法」的帽子還在，當局隨時可以同廣大學生「反攻倒算」、「洗髓換腦」，八七年中國科技大學的悲劇，誰能保證不再發生？

另有部分同學認為罷課鬥爭影響了學生自己的學習，對於當局毫無壓力，而且當局對學生遊行示威仍然漠然處之，因此，鬥爭已無法升展下去了，沒有什麼意義了。讓我們分析一下當前形勢，就能明白當局是在故作姿態、強自鎮靜、內心裡其實恐慌不已，緊張得很！

經濟體制改革已至一定極限，難以企望有重大成功，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以及貪汙腐敗更是妨礙了經濟的進一步健康發展，這些是一時處理不了的。剩下的就是對外開放了，吸引外資是至關重要的，政府就不能不考慮到國際輿論的影響，這是他們最頭痛不已的，弄不好就會把外商給嚇跑，如意算盤也落了空，他們能不怕嗎？西歐、美國和港澳關於投資中國作出的一系列及應已使當局如坐針氈，他們是不敢不顧這種影響的。

罷課的持續對運動是有利的，政府的壓力會越來越大，而學生則只損失一些功課，不難挽回，而政府則不然。國際輿論對他們不利，國內民眾的覺醒也尤其使他們緊張，「愚民」政策不可能保證永遠萬事大吉的，事實真相總有一天會暴露天下，越來越多的人會站出來支持學生運動，記者們不是已站出來了嗎？

況且，如果我們放棄鬥爭，我們對得起海內外給我們以巨大支持，對我們寄些厚望的廣大人民群眾嗎？同學們，讓我們堅持鬥爭下去，繼續罷課，當局的老爺們會放下架子與我們對話、勝利是屬於我們的、勝利屬於人民！

首都高校同學團結起來，再一次實行總罷課，讓「公僕們」與「主人們」對話！

北京大學廣大大學生 一九八九年五月

油印傳單

全體靜坐抗議學生告全體公民書

全體公民們：

現在在天安門廣場上靜坐抗議的同學們只有一個目標：李鵬下台！李鵬下台！立即召開黨中央全會，人民代表大會，政協會議！改組現政府、現「中央」，李鵬之流他們只是一小撮，而且歷史正在無情地拋棄他們！

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已通電全世界宣告：以李鵬為首的現政府為「偽政府」！

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已分清了是非，我們確信共和國的公民永遠站在我們一邊，因為我們的目標一致——為正義民主而戰！

我們決心堅持鬥爭到底，但是以李鵬為首的現政府是一個流氓政府，絕不甘心自行退出歷史舞台，他們還妄圖以一切卑鄙的手段摧殘我們的民主運動，來維持其搖搖欲墜的專制統治。為此，我們呼籲全體公民緊急行動起來，共同做到以下兩點：

1. 在夜間到廣場上來，以防止任何被蒙騙的軍警或李鵬之流的或嫡系的殘酷偷襲鎮壓，為我們共同目標正在戰鬥的同學們熱切地「盼望」他們和我們一起鬥爭！來吧！

2. 在各主要路口、交通要道只要見軍車警車向廣場方向開來，就立即採取一切方式阻擋設法轉向，見任何警察士兵就進行勸說工作，講事實，提道理。

記住！我們的方式是和平的非暴力！爭取人民武裝和我們站在一起，和真理正義站在一起！現在中國民族到了存亡的危急關頭，這是最後的鬥爭！勝利最終也必將屬於人民！行動起來吧，同胞們！

全體靜坐抗議的學生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

油印傳單

北大告共和國公民、同胞、絕食同學、中共黨員、解放軍指戰員書

我們懷著相當悲憤的心情，極其憤慨地向你們公布一個絕對真實的消息，趙紫陽總書記主持工作權已被剝奪，由李鵬主持政治局工作，並決定今晚對絕食同學採取強制措施。

五月十三日，趙紫陽在政治局常委會上主持立即否定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被大多數否決，五月十五日趙決定去天安門廣場向社會和公眾宣布他個人意見，被中共中央辦公廳以違反黨紀理由阻止，五月十六日，在鄧小平出席的政治局常委會上，趙提出七條意見：①否定鄧小平四月二十六日社論，②由他本人負責發表社論的責任，③人大設立審查高幹子弟（包括他們兩個兒子）官倒行辦的機構④公布全國副部長以上幹部的行為背景⑤公布高級幹部的收入和福利待遇、取消特權。以上意見又以4點多數被否決。五月十七日政治局召開會議，以微弱多數同意趙下台，總書記職務由李鵬兼任，軍管迫在眉睫，一九七六年四五鎮壓的層面上又要重演。

據悉，萬里曾堅持支持趙紫陽，並曾召集人大常委會議，幾乎全體副委員拒絕接受政治局的以上決定，李鵬威脅要以黨紀處分他，體改委等十部委決定開始靜坐，絕食鬥爭：

鑒於以上極為嚴重的事態，發展，我們呼籲社會各界：

- 一、我們應盡量避免暴力對抗，絕對避免流血。
 - 二、社會各界團結起來，擇期實現。
 - 三、解放軍戰士是人民子弟，我們絕不能自相殘殺。
 - 四、我們強烈要求立即召開人大常委會議。
 - 五、立即召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共和國和中央面臨著生死之關頭。
- 公民們，同胞們，有愛心的同學們，中華民族已到了最危急的時刻，讓我們立即行動起來，以一切強有力的合法的非暴力方式，進行決死鬥爭。

北京大學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

油印傳單

北京高校大學生告全國人民書

全國同胞們：

天安門廣場的事態正在日益惡化和發展，鑒於有可能出現的種種情況，我們認為，北京高校大學生有必要要向全國人民宣告：

一、時局發展至今，完全是中央領導人錯誤決策的結果：他們在處理大學生絕食請願事件中表現出的非人道的冷漠和殘酷激起了全國人民的義憤。對可能引起的種種惡劣後果，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最高決策人應負全部責任。

二、鑒於國家主席楊尚昆、國務院總理李鵬在處理學生絕食請願過程中的表現，我們認為他們根本喪失了共產黨應有的品格和作為國家領導人所應具有的基本素質，為此，我們建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立即罷免楊尚昆和李鵬在政府裡的一切職務，建議中共中央罷免楊、李二人的黨內職務，並將其開除出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八七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由於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受損失，應處以刑罰。」楊尚昆、李鵬二人行為已構成了玩忽職守，為此，我們向我國人民最高檢察院控告，請求最高檢察院提起公訴。

鄧小平作為中共軍委主席，把個人凌駕於國家和黨之上，根本違反了第十條第三款關於「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的規定，他大搞封建統治，一人獨裁專制，違反了黨章第十六條「不允許任何領導人實行個人專斷和把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的規定，在處理學生絕食請願的過程中，他策劃了軍隊武裝鎮壓的反人民、反革命的計畫，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三二條：「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不受任何人、任何機關非法侵犯」的規定，直接違背了中國共產黨章程，我們建議中共中央罷免其黨內一切職務，將其開除出黨，並向中國人民最高檢察院控告，請求最高檢察院提起公訴。

三、學生運動是一次偉大的民主愛國運動，十幾萬大學生的唯一目的是要求民主立國，除了中華富強，我們一無所求。我們反對任何不利於祖國民族和人民的言行，對於政府有意惡化事態，導致全國動亂的行為，我們提出強烈抗議。對於廣大人民對大學生的聲援與支持，我們表示衷心感謝和熱烈歡迎。在形勢進一步惡化的今天，我們呼籲人民保持冷靜和秩序，讓我們的鬥爭沿著正確的方向有理由的發展下去。

四、我們不參與任何黨內派性之爭，我們認為，建立一個民主健全、法制完備的民主機制是當前中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沒有必要把中國的未來押在一兩個人身上，歷史流傳下來的「包青天」心理必須徹底清除，為此我們熱烈呼籲一個由中國知識界和工人及市民各個階層聯合在民主基礎上產生的自治組織的誕生，這樣的組織是完全符合憲法的，是根本代表人民意願的，它將對政府和執政黨派起到有效的監督和抑制作用，只有這樣，我們學生爭取民主的鬥爭才可以說是達到了目的。

同胞們：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時刻，歷史給我們的機會不多了，一切正直、善良、愛國的人，勇敢地站出來吧，民主、自由、繁榮、富強、昌盛的中國一定誕生我們手中。

北高聯代表遞交人大常委會「告全國人民書」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油印傳單

首都知識界人士告首都人民十萬緊急呼籲書

軍政府執政集團悍然踐踏憲法，背叛共和國，公開與人民為敵，宣布軍事獨裁，中華民族生死存亡到了十分危機的關鍵時刻，首都人民、青年學生和知識界精英大規模的流血犧牲和血腥迫害迫在眉睫。為挽救共和國，首都部分知識界人士發布告首都人民十萬緊急呼籲書：

- 一、緊急號召首都一千萬各界人民於五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在復興門、建國門集合，舉行一千萬人民大遊行，統一口號是：「取消戒嚴令，李鵬、楊尚昆等辭職」，以顯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正義力量，再次震驚世界輿論，爭取十億人民的緊急支持。
- 二、加強並保持對人民解放軍的宣傳攻勢，統一口號是：「雙手不要沾滿人民的鮮血」，組織包括中、小學生及幼兒園小朋友在內的宣傳總攻勢，向駐軍腹地推進，迅速瓦解軍心，逼其掉轉槍口，倒戈反擊。
- 三、緊急召開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非常會議，依法罷免陳希同，宣布戒嚴令無效，選舉新政府。恢復、安定並建立公共交通、治安管理和人民生活等必要的社會新秩序。
- 四、敦促並促使中國一切有良知的政治家、軍事家盡快公開表態，發揮影響力，使尚處於觀望立場的大多數地方政府和軍隊支持首都人民，並緊急增援首都，懲辦元凶，挽救危在旦夕的人民共和國。
- 五、對軍政府執政集團不要存在任何幻想，對即將發生的大規模流血衝突必需有清醒認識，不要麻痺。全體市民緊急自動組織起來，並建立統一聯絡、統一指揮、統一調度力量，防止軍政府重點突破、集中重兵於一處作垂死掙扎，作好流血犧牲的精神準備，組織各種急救措施和醫療設施、藥品。以鮮血喚醒全中國人民。
- 六、假如軍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韙，不惜以人民的大規模流血犧牲推行血腥恐怖，導演專制獨裁，首都人民應緊急疏散和轉移並保護學生領袖、知識界精英等大批民族精華，號召全國人民堅決反抗暴政，將軍政府執政集團埋葬在十億人民反抗鬥爭的汪洋大海之中。勝利後徹底追究政治元凶的違憲違法責任，討還血債，建立和開創共和國的新紀元、新秩序。

親愛的首都人民，這是最後的鬥爭，也是共和國最後的希望，拿出滿腔熱情和全部勇氣，以鮮血和生命捍衛人民共和國。

首都知識界人士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油印傳單

首都知識界告全國同胞書

同胞們：

自四月十五日以來，中國大陸上正發生著一場以北京青年學生為先導的全民愛國民主運動，引起了國內外的極大關注。目前，這場運動正受到李鵬一小撮反動勢力的阻撓，面臨著中途夭折的嚴重危機。同胞們，這場運動的成敗，

關係著我們每一個人的命運和前途，關係著中華民族的命運和前途！

這場運動的鬥爭目標是反腐敗、反專制、爭民主。當今中國，百孔千瘡，積弊叢生。政治上集權專制，當局者為保住權利而結黨營私，人民參政權議政的權利徒有其名；思想上粗暴壓制新聞、言論自由，不惜公然撒謊欺騙人民，經濟上官倒橫行，通貨膨脹，反改革暗流泛起，改革嚴重受挫。正是廣大青年學生，在人民敢怒不敢言之時，以悼念胡耀邦同志為契機。走上街頭大聲疾呼，並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進行絕食鬥爭，以弱者僅有的武器——自殘，試圖喚起當局者起碼的良心，期求他們以全民利益為重，堅持改革。推進民主。然而，當局都幹了些什麼呢？

四月二十日，為悼念胡耀邦同志前往中南海送花圈的數百名學生在新華門被北京市政府調集的數千名軍警血腥毆打。

四月二十二日，天安門廣場十數萬請願大學生代表三人手擎請願書，在人民大會堂前階上長跪四十分鐘，懇請李鵬出來接收，時李及黨政領導人正在大會堂內參加追悼會，竟無一人理睬學生。

四月二十四日，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被撤，當日報紙被迫改版重出。新聞壓制升級。

四月二十五日，在聽取北京市個別領導人匯報之後，鄧小平講話，指學生運動為「一場動亂」，並說，「我們有三百萬軍隊」，「不要怕罵娘」，「不要怕國際上有人說」，「越軟越被動」，據此，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

四月二十七日，人民被激怒，十數萬大學生在人民的鼎力支持下，衝破軍警堵截，舉行空前規模的大遊行，喊出「爭民主」，「爭自由」，「反官倒」等口號，並要求中央立即開始公開、平等、真誠的對話。當局調三十八軍入京，在廣場集結，以示恫嚇。

四月二十九日，袁木、何東昌等人與官方指定的學生代表「對話」，以奸滑、狡詐的言詞欺騙廣大人民，繼續指責學生是「動亂」。

五月四日，全國各大城市均爆發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聲援世界經濟導報，呼喚民主和政治透明。趙紫陽提出要在民主與法制的執導上解決問題，同學們則在宣布復課的同時，繼續堅持要求對話。

五月十三日，政府當局一直拖延，毫無對話的誠意。部分學生憤然宣布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開始了驚天地、泣鬼神的壯烈鬥爭。

五月十八日，絕食第六天，絕食學生中二千餘名昏倒，廣大學生陷入傳染病流行、終生致殘（失明、呆癡、喪失生育能力，各種慢性疾病）以及發病症狀致死的危險之中。廣場上連日有數百萬各界人士進行遊行聲援。當日，李鵬召集黨政幹部大會，宣布學生運動是動亂。更有甚者，他們早已從四川、瀋陽、山西、河北等地調動的十餘萬軍隊，全副武裝，配有坦克、裝甲車、催淚瓦斯、高壓水龍頭，於午夜抵京郊。楊尚昆命令：「不惜任何代價，於十九日凌晨二點進入指定地點。」只是由於首都人民自發阻擋，部隊亦不願與人民發生衝突，致使場令落空。

五月十九日，在趙紫陽同志到廣場看望廣絕食學生發表講話之後。晚九時，學生經研究決定停止絕食。而晚十時，李鵬召集黨政幹部大會，宣布學生運動是動亂。更有甚者，他們早已從四川、瀋陽、山西、河北等地調動的十餘萬軍隊，全副武裝，配有坦克、裝甲車、催淚瓦斯、高壓水龍頭，於午夜抵京郊。楊尚昆命令：「不惜任何代價，於十九日凌晨二點進入指定地點。」只是由於首都人民自發阻擋，部隊亦不願與人民發生衝突，致使場令落空。

五月二十日，李鵬發布戒嚴令，北京市政府令公共汽車停開，交通民警離崗，銀行關門，製造「動亂」的口實，向學生轉嫁罪責。實際上，在學生的主動維護下，北京交通暢通，未陣生任何打砸搶事件，社會秩序良好。

五月二十三日，自戒嚴日起，人民始終抗議軍管，遊行規模聲勢浩大，當進京部隊明白他們不是「演習」，不是「救災」，更不是「拍電影」，而是來對付學生與人民遊行時，感到備受侮辱。許多部隊表示要與人民站在一起，一些高級將領呼籲軍委：部隊不能向人民開槍、取消戒嚴令。

下午，首都各界百萬人冒傾盆大雨遊行，聲討李鵬為首的一小撮與人民為敵，以流氓手段製造社會混亂，嫁禍於人民，以暴力手段取代以民主法制的和平方式解決事態，達到其篡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險目的等一系列卑劣行徑，抗議對祖國莊嚴的首都進行軍事管制，破壞首都人民的和平生活，給人民造成嚴重的精神壓力。

在這場運動中，青年學生以合法手段提出了合理要求，表現出高度的理智、冷靜和秩序，堅持以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解決問題。事態之所以發展為今天這種局面，完全是由於政府方面一再拖延、無視學生生命、強姦民意、頑固堅持其錯誤立場所致，李鵬政府已完全失去了黨心、民心，成為與人民對抗的民族敗類，如不立即阻止他們的倒行逆施，人民共和國將斷送在他們手中。

為此，我們呼籲全國同胞們。

1. 緊急行動起來，為使中國人像真正人一樣生活，為拯救祖國於危難之中，堅決把這場偉大運動推行到底，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2. 鑒於北京生產、生活、交通秩序處於正常狀態，北京根本無戒嚴的必要，呼籲立即取消戒嚴令，進京部隊迅速撤離。

3. 敦促立即召開全國人大或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對這場運動的性質作出肯定性的正確評價，否定人民日報四、二十六社論。

4. 鑒於李鵬在處理這場愛國民主運動中嚴重的瀆職違法行為，建議依法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並改組本屆政府，以謝天下。

5. 敦促政府實行新聞開禁，允許民間發報，切實推進政治公開化，還政於民。

6. 敦促政府繼續深化改革，人民將與政府共同承擔改革中遇到的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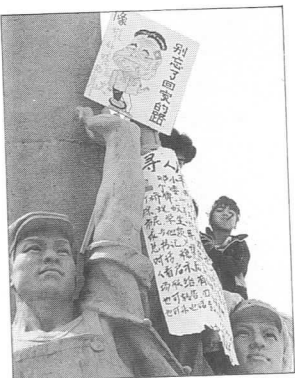
同胞們，全民愛國民主運動的序幕已經拉開，它在中國歷史上是創世紀的，在世界歷史上則是當今民主潮流中引人矚目的一個支流，令全世界為之驚嘆叫好，它為中國，為中國人在國際上樹立起一個重新充滿生命活力的，堅強自信的形象。

然而，民主化進程是漫長的，人民必須以冷靜的理智、久遠的韌性和堅強的意志投身其中，當每一個中國人都正氣凜然地舉起響錚錚的拳頭、專制王朝的最後堡壘就將在人民的怒吼聲中化為灰燼。
人民萬歲！共和國萬歲！

首都知識界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油印傳單

詩歌 傳單



出現牢騷比不出現牢騷要好。
民主有個定量測量方法，
就是看你牢騷的範圍有多大；
範圍小，民主的程度越低。

方勵之

悼胡耀邦

不該去的去了，該死的卻沒死。

胡耀邦，知識分子熱愛您。

偉人已死去，假人還活著。

真誠的人死了，虛偽的人卻活了下來
熱情的人死了，冷漠來將他埋葬

打倒鄧小平

小平、小平，天下不平。

不管黑貓白貓，知進退的就是好貓。

中蘇比賽，八十五：五十八。

老人退休健康大壽。

歲月不饒人啊。

誰說你不能退？

智慧加經驗，等於什麼？

回四川，好嗎？

解放黨中央，趕走太上皇。

垂簾聽政，害國害民。

不要太上皇，不要老人黨。

軍委會主席不等於國家領袖。

辭職吧！還等什麼？

集體負責，集體辭職。

要廉政，不要廉政。

天塌大個頂，小個幹啥？

小平你好狠，老虎屁股也要摸。

小平您好——糊塗。

小平拿出認錯的勇氣。

打倒李鵬

打倒李鵬！

討李滿天下。

李鵬不回家，工人不回家！

反對暴政，公審李鵬！

要求李鵬下台、鄧小平退休，取消戒嚴！撤除軍管！

李鵬製造全國動亂，罪責難逃！

李鵬下台，風雨無阻。

李鵬李鵬，天地不容。

狗不理鴨肉！

生物進化論：大鵬——麻雀——克郎

開除李鵬人籍。

鄧媽媽，快把鵬兒帶回家！

支持絕食學生

學生挨餓，工人難受。

大哥挨餓，小弟流淚。

學生愛國，我愛學生。

見死不救，天理難容。

救救孩子！

與學生共存亡。

五月十日遊行口號

強烈要求對話！

嚴正抗議社論！

嚴懲貪汙腐化。

清除官倒現象。

真誠對話，平等相待。

如實報導，開放報禁。

不要無能的官僚。

不要腐敗的政客。

嚴正抗議上海市委。

堅決支持世經報導。

要求真正的新聞自由。

民主不能拖延。

改革不能拖延。

小平小平，八十高齡，身體還行，腦子不靈。

小平小平，八十高齡，並不高明。

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八十正「當」年。

小平小平，八十開外；
健康還好，腦筋已壞；
快點回家，去打橋牌。

李鵬不下台，我們天天來。

李鵬不自殺，我們不自殺。

李鵬不上吊，我們不睡覺。

我們天天來，白天睡覺晚上來，
晚上睡覺白天來，三班制也要來，
直到把他趕下台。

李鵬不槍斃，我們不順氣。

陳雲不說話，萬里說錯話，

趙紫陽重複話，鄧小平一句話，

知識分子白說話，教育說空話。

四川的矮子河南的蛋，
把中國搞了個稀巴爛！

真理勝權力！

對聯

上聯：三位跪下請願的學生，一頭一屁不放的鵬崽，她是國務總理；
下聯：一個震驚世界的壯舉，一條隻字不提的新聞，妳是中央電台。

橫批：中國特色。

上聯：革命家庭竟是一人得道、鷄犬昇天；

下聯：振興中華原為開辦官廳、搜刮民膏。

橫批：如此領導。

上聯：流芳萬古；

下聯：遺臭萬年。

橫批：一念之差。

上聯：我活著看多難民族怎能安心；

下聯：你死了留一身正氣安然合眼。

橫批：你死我活

上聯：謀人民自主圖國家富強何過之有？

下聯：聞精英早逝看乾坤如故誰人不悲？

橫批：耀邦千古。

光明磊落，官可做可不做，公僕永垂不朽；
老謀深算，休可退可不退，老爺萬壽無疆。

活亦為人民逝亦為人民活逝為人民
生亦為自由死亦為自由生死不自由

一人為天下憂
天下為一人悼

今後事吾輩爭雄衆思國殤
天涯路誰來望盡獨上高樓
多難中華危難時又失領袖
有心百姓問當局英雄何死

英雄胡不長壽
後輩誰來耀邦

盼復出重振舊河山不想英靈早逝
想今朝你我肩重負但願耀邦安息

功比錯錯比功功比錯大
死比生生比死死比生好

風淒雨泣英雄長逝神州
億人同憂何人再耀邦吾

老毛落老D落歷史自有公正說
周公走胡公逝一樣悲苦一樣愁

胡了白胡

開西風橫槓出白板衆看槓未開花
挺紅中碰碰了四條莊說胡是詐胡

牛牛牛牛牛牛牛牛牛毛重於牛
死死死死死死死死生不如死

祭耀邦

馬少方
四月十六日

唯聽我友空悲切
不見吾輩撼九州
英雄不壽風雷急
冤魂何以含笑走

二道販子箴言

兩個籬筐一杆秤
跟着老鄧鬧革命
耍陽謀 搞詭計 垂簾聽政
循韜略 笑林彪 禍國殃民

描寫現狀

當官靠後台，掙錢靠胡來；
真理在報上，清官在戲台。

陋國銘

國不在強，

專制則名；
民不在富，
順從則靈。
斯是陋國，
唯我獨裁。
自由上繩索，
民主入樊籠；
宣傳有空話，
新聞無自由。
可以調軍警，
壓學生，
無輿論之擾耳，
無索賸之勞形。
在外有餘款，
在內有特權，
歉然云：
何陋之有？

新作二首

邵燕祥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雷雨有作

多事之春即此秋，浮沉載覆水長流。
中原外海兔三窟，權倒官僚貉一丘。
忍見青春陳陋俎，却聞筵席運新籌。
天街顛動八方雨，草芥因風指寇仇。

六里橋

萬里戒嚴辭四川，合當功業勒燕然。

雷車初軋柏油路，風鶴長驅石景山。
瓦石昔曾千日寇，壺箠不復似當年。
京華此夜無蘆管，曉月盧溝聽杜鵑。

不民主毋寧死

門前連日動地聲，
千喚萬喚是民情，
何謂學生不足論，
滿懷憂患全爲國，
治國貴民誠以信，
健全法制唯民主，
清除腐敗立清風，
何患天下不太平。

警世鐘

法大宣傳團
五月十八日

貪官不除 國無寧日
汙吏不斬 百姓難活
慶父不死 天理難容
民主不來 太皇必暴
科學不舉 球籍難保
法制不興 州官必狼
沒有自由 國似監獄
沒有平等 君爲臣綱

沒有良心 其德歹毒
一黨專制 必然獨裁
以人治人 人必治死
學生可敬 國之脊梁
靜坐絕食 爲我中華
政府無能 拖延對話
水可載舟 亦可覆舟

人民已醒 中國已醒
小平小平!!! 唯你不醒!!!

無名氏的詩

頑強的學生豁出性命在絕食抗爭；
沉默的老九不顧一切在遊行吶喊；
大膽的記者甘冒風險在爭取自由；
勇敢的市民不怕開除在資助聲援。

——一腔熱血，爲國分憂。

無能的政府費盡心機在對付觀望；
人民的公僕裝聾作啞在迴避躲藏。

——一副尊容，可悲可嘆。

誰是誰非，自有公論。

爲民做主，才得人心。

人命關天，馬虎不得。

當機立斷，才是出路。

悼胡公

馬少方
四月十七日

一個英雄倒下了

無數名英雄站起來

耀邦

安息吧！

(節選)

一

正趕上陰沉的四月

你走了，匆匆地走了

沒有留下一句心裡的話

二

爲弄權者，你絕不稱職

爲公僕，你鞠躬盡瘁

你不做欺世者

卻倒在欺世者

魔力般的掌下

三

是什麼原因

你昏倒在政治局會議上

是什麼原因

你的心臟大面積受傷

是什麼原因

你丟下了希望

四

既然走了，那麼就走吧

四月的雨送走了你

我們被留下來
留下來鼓響五月的驚雷
驚醒中華魂

不要問我叫什麼名字

——謹此獻給爲真理而絕食者

公民
五月十三日

五月是警察最忙碌的季節。
他們像知了一樣蟄伏在每一條街道上。
他們揮舞著羽翼
在陽光下揮著羽翼
那些羽翼上長滿了蛛網……
同學，不要問我叫什麼名字。
把你的手伸出來。
把我的手伸出來。
讓我們的手臂挽在一起——
像枝頭把死亡和苦難交織在一起，
把生命和真理交織在一起，
去五月的廣場上
我們用我們自己的軀體
換成一只巨大的花園——
不朽的花園。
是的，五月是樹木綠透的季節。
是我們把自己從生命之樹上折下來的日子。
是那條
是無數條蔥綠的枝葉在紀念碑下
等待枯萎和復活的時刻。
同學，不要問我叫什麼名字。

把你的手伸出來。
把我的手伸出來。
把我們的手伸出來。

讓我們手臂挽在一起——
先驅者的羣像。

來吧！同學。
來吧！兄弟。
來吧！姐妹。
來吧！朋友。
把你的手伸出來。
把我的手伸出來。
把我們的手伸出來。
來吧，來吧；來吧，
不要問我叫什麼名字。
像岩石把黑暗和光明疊在一起，
把民主和自由疊在一起，
在五月的天空下
我們用我們自己的靈魂
築起一座偉巍的羣像——

致我曾愛過的女人

北大·無名

我剛懂事時 就愛上了你
你是世上最好的女人
可昨夜的风
吹掉了你的面紗

露出了一張四十歲女人
奇形怪狀的臉
地上所有寬屈的泪水
沖掉你濃濃的脂粉
你女妖般的淫威
讓我顫慄地感到恐慌
天空中滾動著黑色的太陽
那月亮已成爲烏鴉的翅膀
吸血蝙蝠一樣吸吮所有的光
只有苔蘚植物才能瘋狂的生長
於是 我終於相信
四十年已經足夠
連大理石也會腐爛

沒有煙抽的日子

星子(王丹)

沒有煙抽的日子
我總不在你身旁
而我的心裡
一直以你爲我的唯一的
唯一的一份希望
天黑了路無法延續到黎明
我的思念一條條舖在
那個灰色小鎮的街頭
你們似乎不太喜歡沒有藍色的鴿子飛翔
手裡沒有煙
那就劃一根火柴吧去抽你的無奈
去抽永遠不會再來的
一縷雨絲

在你想起了我後
又沒有煙抽的日子

編者按：〈中國〉與〈瘋女人〉兩首詩的作者是同一人，未署名，作品張貼在廣州廣場北側地下道裡的牆上。地下道裡都是消毒水的氣味，夜裡，外地來的學生沒地方睡，就睡在地下道裡，陪伴他們的就是詩人的詩。

中國

他的手又開始蠢蠢地活動
把我的腿踞下來 把我的頭拋向刑場
那些孩子們仍在教室裡呼吸
無數辦公室的門打開又關上
選民一致通過 聊天看報喝茶
這羣奴隸早已現代化了
我的自由被沒收 鎖在衣櫃裡 和內褲一起發霉
而被月亮殺死的古典詩人
再不敢醒來
太陽突然發瘋 我已經無路可逃
人羣密密麻麻 高速公路通向四方
一直把我逼進單人房間 恐懼
置身於歷史英雄的吧叫黑夜
給自己輸氧穿緊身衣
百葉窗縮回來 排遣我罪惡的處境
我的四肢換成了不銹鋼管 被他們擦得乾乾淨淨
我的眼睛瞎了 挖出來像瓶塞 與廢紙一起漂浮
空虛層層疊疊 它是我每天敲打的飯碗和木筷
不可否認 黑夜來了
我不能偽造星星 敷衍我的軀體
那無法縫合的傷口和黎明
我的臉不是農民的臉與這土地卻有共同的形態

廣場陷落了 在南方 我投宿於下等的旅館
街頭的海腥味使我作嘔
我真想與市民們一起死去

太陽已照耀了二十個世紀
我依然感到寒冷

一條魚走上了甲板 被水手們好好捉弄了一番
他們正在向我射擊 我卻突然轉過身來

就用我肉體與靈魂的碎片恫嚇你們

這片無聲的土地足以毀盡我 我不願再生
月亮以一個輕鬆的手勢把我剖成兩半

我的頭顱裝滿了火藥

漸漸地向地平線上靠近

我翻身起床 卻聽見

腳下一箇箇男人 還在沉睡

瘋女人

整日躲在中國的盒子裡洗嬰兒的尿片 幾千年了

現在 我把自己的肉體攤開

捶成金屬的刀子 劃破這箇世界的嘴臉

這些男人的嘴臉

中國 一箇殺死了自己的兒子的父親

在這夜裡又凌辱了他的女兒 中國 中國

一口活的棺材 我白白地陪葬了你們幾千年

我的雙乳 變成了我自己的墳墓

周身長滿了霉菌一樣的苔蘚

這箇國度殭屍氾濫 我的赤裸的身子浸泡在
膿血般 流淌的黃河和長江上 幾千年了

它們洗不白我的皮膚

我躺在床上 嗚咽地撫摸自己蹂躪自己

中國 那些一本正經的男人總是令我失望

幾千年了 只有我一箇人從這口活棺材裡爬出來

摒棄了無處不在的無聊和死亡 打破了黑暗

我黑眼睛 黑頭髮 黑色的衣裙

黑色的腳 還有黑色的黑色的靈魂

但是我的手套是白色的

這一雙白色的手能夠殺死我們的父親

我是中國一箇歇斯底里的女人

第一箇瘋女人那又怎麼樣

在深更半夜裡 我從家裡 跑出來

才撇開了自己的丈夫

那又怎麼樣

我是瘋女人 脫得一絲不掛

站在樹上尋找太陽

在所有男人們的會議上 我是投反對票

那又怎麼樣

遍地農民的國度

遍地小市民的國度

遍地官僚的國度

他們從無數次戰爭

從幾千年的歷史和時間中仍沒有得到拯救

在死亡的轉角處 在與土地的結構中

他們從奴隸到奴隸

那些曾反對向扭動的手臂終於挽帘般垂落下來

變成了植物

建立在謊言之上的報紙
與建立在灰燼之上的是長城是同一的
文質彬彬的學者 不願下葬的老人
與那些滿不在乎的青年是同一的
蹲在公廁的著名的詩人與電腦化的孩子是同一的
星羅棋布的茶館與那些辦公室研究所是同一的
我憎恨一切 孔子 莊子 斯大林 馬克思
他們使我作嘔 我要吞下所有的欺騙和罪惡
我死了 我羽化了 而我卻不能神話般地奔向月亮
中國的 骯髒的 用星星紋身的夜
又奸夫似的 趴在我的肩上
羞辱了我的情人 我要殺死你
從此 你再也不能玷污我的身體
我不是瘋女 我是人 我甘願受到懲罰

輓歌

讓所有的烏雲都向靈族一樣
覆蓋著他的人民
讓所有的眼淚都像血一樣
浸透這一塊飽經滄桑的岩層
讓所有的靈魂
都有選擇道路的自由
讓所有的思想者
都能成為公民
讓所有的肺葉
都充滿新鮮空氣

讓所有的嘴都能詛咒和呻吟
讓該死的死去
讓您的亡靈在這裡
——讓歷史作證

從此

邵燕祥

一顆心碎了，使許多人心碎。
方寸之間，天地之間。
從此你不再奔波
一個又一個二萬五千里；
從此你不再振臂
向著一切人披肝瀝膽；
從此你不再在夜深燈下
去為別的人平反冤案；
從此你化為自由的青烟，
竟不向我們轉一回臉？
去吧生前的功過和毀譽！
去吧背後的詛咒和指點！
你可以為真理和良知抗辯，
但從此你永遠默默無言。

淚流完了，只有血在燒

好久好久我沒有哭過
四、二二那天，當三個代表跪下的時候
我的淚流淌成河。

在人民大會堂前，在人民的大會堂前，
在人民已築起的大會堂前，
在人民的總理存身的地方，
在人民的總理縱橫的地方，
在人民代表制定憲法的地方，
在人民代表商議民主的地方，
在人民的公僕笑談民主的地方，
三個要求民主的人跪了下去——
像伍子胥跪諫夫差，
像岳武穆跪受斬刑，
像林則徐跪受貶謫……
跪下去了，跪下去了，跪下去了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的中國
在中國的心臟——人民大會堂前
跪下去，跪下去，跪下去。
跪下一代民族的精英，
跪下三個人民的代表，
跪下三個熱誠民主的青年，
跪在人民的大會堂前，
跪在人民賦於它最高權力的大會堂前。

世紀的絕唱啊！
中國的喪鐘！

我哭啊我哭

二十歲男子漢的淚

二十歲男子漢的淚

能清洗民族的恥辱，文明的恥辱？！！

如今我的淚已流盡，

餘下的只有血——

一腔燃燒的熱血，

或被迅即壓滅，或引燃起熊熊烈火，

我都不管了！

死亡

誰來最後擊碎我們的頭顱
行走在死亡的路上

困在死亡的奔流裡 我說

誰是我軟弱的同類，誰是我驕矜的兄弟

言辭！遠古的廢墟、空墟的大海、偽善的太陽

言辭！一柄鍍銀的勺子

哦！真正的死亡從來與死者無關

活著的人留在陰影中、寸步難移

蒼白的額頭，零散的話語

——確定死亡的意義

死去的人

沒有誰能夠面向永恆

就如凶猛的四月無法封閉丁香的欲望

事物是易朽的，只是在易朽的事物中間

總有一些更加易朽

暗示是明顯的沉默是一種聲音

死亡是一種均勢召喚活著的人不去趕死

疲憊的日子

應該點燃血液照亮暗中的道路

置身歷史，身後的日子堆滿如林的白骨

哦，我的歌恍惚憂傷，在死亡到來之前

哦，我的手指並攏，在死亡到來之前

我無法躲避這四處游動的岩石

腐爛的思想覆蓋着我

我空洞的眼睛

將長久凝望黑暗

眺望世界原初的美麗
是的，因為不幸
我無法死亡。

我想知道

北大工業大學學生

編者按：這是胡耀邦逝世後貼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上衆多詩句的其中一首，它分別點了鄧小平、趙紫陽、李鵬、楊尚昆和胡耀邦等領導人的名字，並道出中國的出路何處找。該詩由北方工業大學一位用筆名的同學寫的。

小平同志我想知道，早就知道白貓是黑貓能逮着耗子就是好貓，硬分紅色思想黃色思潮是否欠思考？政壇改革非常必要，不見行動停在口上能有啥實效？轎車住宅我都要了，電腦也想要，共同富裕政策怎麼還只是老一套？民主自由人民需要，幹嘛說我們幼稚多少？裁軍百萬你能做到，端正黨風爲何如此難搞？

紫陽同志我想知道，黨的利益怎比人民高？要不怎能一張黨票抵上三年牢，官僚卻比公僕多，無功無過保住烏紗難道這就是做官的訣竅？人民國家人民愛，你一黨私有忙壞對腳也搞不好。人民國家人民管，唯「共」是用是否有點不妙？

李鵬同志我想知道，總理的職務你是否適應得了？安邦治國難度高，自己的政見爲啥不見往外冒？耽誤的時間又一代變老，誰贏得了和時間賽跑？《政府工作報告》是誰起草？你說「老九」只是工人階級的一員，我們怎麼接受得了？沒有知識的大腦聰明不了，沒有知識分子的民族聰明不了。「四化」建設科技是否最重要？核工業時代若是誰子最重要。「白領」不知道要氣死多少，空喊教育最重要，把「老九」當作附庸藝術開自己的玩笑。

尚昆同志我想知道，橡皮圖章你蓋了多少，換個鐵的好不好？錚錚鐵骨爲人民，不當主席又有什麼大不了的。

耀邦先生我想知道，改革的十字路口你怎能倒？你爲民主呼籲爲自由吶喊，這一切怎能徒勞，九泉之下你能否明告，中國的前途誰能出高招？

同胞同胞我想知道，中國的出路何處找？誰能明白告訴我，中國的希望是大還是小？

胡耀邦下台後

跟着商業部，發財又致富；
跟着組織部，年年有進步；
跟着統戰部，處處有照顧；
跟着中宣部，越幹越糊塗；
跟着鐵道部，出門坐臥鋪；
跟着教育部，肯定沒出路。

誰還能忍

北大絕食隊員
三月十五日

我們不再迷信了，
我們也不再輕信，
所有都是我們自己的事情，
所有一切全靠我們自己。
是驚雷就要刺破那濃重的烏雲，
是海潮就要沖垮那頑劣的岩石，
看吧！
共和國正在用血和淚重新奠基。
我們不再猶豫了，
愚弄和壓迫已使我們忍無可忍，
沸騰的熱血衝開了胸膛，
去引導那歷史的巨軌。

中國的再發現

白樺

五月，世界在震驚之中把目轉向東方。
一張純潔、樸實的孩子的臉。
他們飢渴得沒有力氣站起來，
倦臥在七十年前爺爺們奔走呼號的廣場上。
偶爾，暴風雨下的花朵掙扎著抬起頭，
浮腫的嘴無聲地說：
您認識我們嗎？我們就是中國。
你們就是中國？那個非常古老的中國？
今天竟然如此年輕、美麗動人，
貧弱中透露出不可撼動的堅強。
頃刻間，全世界的臥榻都變成了水泥地，
全世界的餐桌都一貧如洗。
全世界的孩子都學會了一句簡短的中國話：
媽媽，我餓。

再生

白樺
六月六日上海

對於在十字架上流盡鮮血的上帝，
死是漫長的疼痛的熄滅，
是人世苦難的集中體驗，
是大悲意念的最後完成。
對於在風雪中終於倒伏的小草，
死是暴虐下的極度屈辱，
是難以瞑目的強烈憤怒，
是千萬次抗爭經驗的積累。
但上帝和小草都能夠再生，
當春水從人們眼中湧向大地的時候，

上帝微笑着從十字架上走下來，
小草挺起最柔弱也最具韌性的腰肢，
復活必然成爲一個莊嚴的節日，
歡歌一如生命，無所不在。

十米的民主

悼天安門自由女神

鄭如好
六月七日北京

當百萬人一次又一次
遊行示威
當三千人一天又一天
靜坐絕食，
一位自由女神的姊妹
以東方特有的端莊，
以中國特有的美麗和堅毅，
突然奇蹟般升起，
手中的火炬
爲廣場上的少男少女
增添了光輝，
從廣場外幾里、幾十里
引來了百萬歡呼的腳步。

但也引來了陣陣吠聲！
這是侮辱！
這是褻瀆！
毀了她！
要不就觸怒了整個民族！

廣場，這是神聖莊嚴的地方，但它卻忍受過一位異族的大獨裁者，年年五一、十一的居高臨下，一直忍受了幾十年，當獨裁者的同胞都把它唾棄，廣場卻還要奉命唯謹，奉若神明地豎他、豎他，有沒有人指出過：這實在「有損自家聲譽」？有沒有人義憤過：這褻瀆了正義，侮辱了中國？不行啊不行，倒下啊倒下！他終於在今年銷聲匿跡了，當人們還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消這口氣，罵聲即衝女神而起。

這是個「什麼女神」？

人人早就說了：民主！

這「褻瀆人民神聖情感」！

啊，獨裁可忍，民主不行！

啊，是這樣的「神聖」！這樣的「感情」！

啊，不能有民主，

只能有奴隸和奴隸主！

「天安門廣場啊，我為你哭泣」，

你神聖的廣場，

莊嚴的廣場，

天下第一的大廣場。

結果居然容不下

那潔白的青春，

一米的火炬！

十米的民主！

編者按：此詩據傳係一位大陸知名詩人在六四之後所作，是一首蒼白的詩，但了解六四事件者可連繫到一九七九年的民主牆事件，歷史作了一場惡性循環。

牆

西單牆

西單民主牆

西單民主牆

西單牆

牆

歌

編者按：這次北京民運，從遊行的勝利與歡愉，到絕食的無奈和憂傷，到撤退時深沈的悲憤，學生們不斷地用歌曲表達他們的感情與信念。

國際歌是最早唱起來的曲子。這首共產國際的標誌歌曲，諷刺地成為學生抗議中共政權的主題曲。這是最後的關爭，團結起來到明天……「屠殺之後，學生們也含淚唱著它離開廣場。

國際歌和義勇軍進行曲都屬進行曲式的歌調，多在隊伍行進時用來鼓舞群眾。在靜坐及絕食時，學生則轉唱一些軟調歌曲。大陸歌手崔健作的「一無所有」及「不是我不明白」相當寫實。慣稱共和國為母親的大陸學生，也常唱「沈默的母親」和「亞細亞的孤兒」，表達他們在中共政權下的感受。

藉歌抒情，使這次學運出現了比較感性的基調。由於表現方式更為自由，幾首台灣歌曲在大陸頗為流行，而在不同的情境下唱來，讓人覺得更為深刻。

國際歌

霍秋白 譯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為真理而鬥爭！

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
奴隸們起來，起來！
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
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創造人類的幸福，
全靠我們自己。
我們要奪回勞動果實，
讓思想衝破牢籠。
快把那爐火燒的通紅，
趁熱打鐵才能成功！

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
是我們勞動者羣衆，
一切歸勞動者所有，
那能容得寄生蟲！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獸，
吃盡了我們的血肉。
一旦把他們消滅乾淨，
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

這是最後的鬥爭，
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
就一定要實現。
這是最後的鬥爭，
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
就一定要實現。

義勇軍進行曲

聶耳

起來，不願意作奴隸的人們
讓我們的血肉，築起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
起來
我們萬衆一心，冒着敵人的砲火
前進
前進
前進
前進
前進
前進

松花江畔

張寒暉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裡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裡有我的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從那悲慘的時候，
「九一八」，「九一八」，從那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哪年，哪月，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麼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

血染的風采

陳哲

也許我告別，將不再回來，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也許我倒下，將不再起來，你是否還要永久地期待，
也許我的眼睛，再不能睜開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懷
也許我長眠，再不能醒來，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脈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土壤裡，有我們付出的愛，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土壤裡，有我們血染的風采，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
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

一無所有

崔健

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
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
我要給你我的追求，還有我的自由，
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
噢………，你何時跟我走！
噢………，你何時跟我走！
「脚下這地在走，身邊那水在流」
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

為何你總笑個沒夠，為何我總要追求，
難道在你面前，我永遠是一無所有。

噢………，你何時跟我走！

噢………，你何時跟我走！

告訴你我等了很久，告訴你我最後的要求，

我要抓起你的雙手，你這就跟我走。

這時你的手在顫抖，這時你的淚在流，

莫非你是在告訴我，你愛我一無所有。

噢………，你這就跟我走。

噢………，你這就跟我走。

(重覆*)

噢………，你這就跟我走。

不是我不明白

崔健

* 過去我不知道什麼是寬闊胸懷，過去我不知世界有很多奇怪，
過去我幻想的未來可不是現在，現在才似乎清楚什麼是未來。

噢———

過去的所做所為我分不清好壞，

過去的光陰流逝我記不清年代，

我曾經認為簡單的事情現在全不明白，

我忽然感到眼前的世界並非我所在。

廿多年來我好像只學會了忍耐，
難怪姑娘們總是說我不實實在在。
我強打起精神，從睡夢中醒來，
可醒來才知道這個世界變化真叫快。

噢———

放眼看那座座高樓如同那稻麥，
看眼前是人的海洋和交通的堵塞，
我左看右看前看後看可還是看不過來，
這個……那個……我越看越奇怪。
（重覆*）
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
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

從頭再來

崔健

我腳踏著大地，我頭頂著太陽。
我裝做這世界唯我獨在，
我緊閉著雙眼，我緊靠著牆，
我裝做這肩上已沒有了腦袋。
啦啦啦啦……

*「我不願離開，我不願存在，我不願活得過份實實在在，
我想要離開，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之後從頭再來」
（重覆*）

那煙盒中的雲彩，那酒杯中的大海，
統統裝進我空空的胸懷，
我愈來愈會胡說，我愈來愈會沉默，
我愈來愈會裝做我什麼都不明白。
啦啦啦啦……

「我難以離開，我難以存在，我難以活得過份實實在在，
我想要離開，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之後從頭再來。」
（重覆*）

少年壯志不言愁

電視劇金色盾牌主題曲

幾度風雨、幾度春秋、風霜雪雨搏激流
歷盡苦難、痴心不改、少年壯志不言愁
金色盾牌，熱血鑄就
危難之處顯身手，爲了母親的微笑
爲了大地的豐收，崢嶸歲月何懼風流。

龍的傳人

侯德健

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江
它的名字就叫長江
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河
它的名字就叫黃河
雖不曾看見長江美
夢裡常神遊長江水
雖不曾聽見黃河壯
澎湃洶湧在夢裏
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
它的名字就叫中國
古老的東方有一羣人
他們全都是龍的傳人
巨龍腳底下我成長
長成以後是龍的傳人
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
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

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
巨變前夕的深夜裡
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劍
多少年砲聲仍隆隆
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巨龍巨龍你擦亮眼
永永遠遠地擦亮眼

漂亮的中國人

侯德健
六月二日
天安門廣場

愛自由的人們，張開我們的翅膀
有良心的人們，敞開我們的胸膛
爲民主的人們，團結我們的力量
醜陋的中國人，今天我們多麼漂亮。
把耳朵豎起來，誰也不許再撒謊
把眼睛睜開來，誰也不許歪曲真相
讓我們手挽著手，把脚步邁開
慢慢來，誰也不用慌慌張張。
一切都可以改變，一切都靠我們自願
一切都不會太遠，站起來
一切就在我們的面前

亞細亞的孤兒

羅大佑

亞細亞的孤兒 在風中哭泣
黃色的臉孔有紅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

西風在東方唱著悲傷的歌曲
亞細亞的孤兒 在風中哭泣
沒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遊戲
每個人都想要你心愛的玩具
親愛的孩子你爲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尋那解不開的問題
多少人在黑夜裏無奈的嘆息
多少人的眼淚在無言中抹去
親愛的母親這是什麼道理

跟著感覺走

陳家麗

跟著感覺走 緊抓住夢的手
脚步越來越輕 越來越快活
盡情揮灑自己的笑容
愛情會在任何地方留我

跟著感覺走 緊抓住夢的手
藍天越來越近 越來越溫柔
心情就像風一樣自由
突然發現 一個完全不同的我

跟著感覺走 讓它帶著我
希望就在不遠處等著我
跟著感覺走 讓它帶著我
夢想的事那裡都會有

沈默的母親

陳克華

爲什麼你從不憤怒
當別人都不能忍受
爲什麼你從不抬頭
一雙手握不成拳頭
多少年風雨 默默承受
多少年付出 不問收穫
多少年苦難 你都經過
多少年辛酸 你都嘗過
我好想
撫平你臉上的皺紋
我好想
抹去你心底的傷痛
我要你知道
沒有你也就沒有我
我要你明白
你是我心中的強者
沈默的母親
白天我們共同奮鬥
沈默的母親
黑夜我們共同渡過
沈默的母親
我要永遠守護著你
沈默的母親
風雨我們共同渡過

歷史的傷口

林秋謙、梁忠志、陳樂融
童安格、鄭華娟、劉真瑞

矇上眼睛 就以爲看不見
搗上耳朵 就以爲聽不到
而真理在心中 創痛在胸口
還要忍多久 還要沈默多久
如果熱淚 可以洗淨塵埃
如果熱血 可以換來自由
讓明天能記得 今天的怒吼
讓世界都看到 歷史的傷口
哦 哦 哦
哦 哦 哦

黨的領袖——黨魁，個人崇拜。
黨的幹部——黨魁的內外臣、人民的父母官，飛揚跋扈的新權貴。
黨的組織——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黨的素質——四千七百萬先遣隊有百分之七十八是小學文化水平。
黨性——被閹割的喪失獨立思考的奴性和愚忠。
黨籍——具有功利色彩和社會交換價值的人際交易手段。
我凝視，在廣場上，我凝視著光輝的五星旗……
一滴鮮血出現在旗上。

香菸、膠卷答記者問

問：你如何描述中國知識份子的形象？
答：Camel（駱駝）。
問：如果把中國比喻成一位癌症患者，那麼癥結在哪裡？
答：中南海。
問：很多人都找門路拉關係，知識份子走啥門？
答：大前門。
問：「倒爺」的地位呢？
答：No. 1。
問：「倒爺」是怎樣看待改革、開放政策的？
答：紅雙喜。
問：你認為政府領導應當做人民的什麼？
答：Good Companion。
問：中國政府對知識份子的主要要求是什麼？
答：紅專。

問：你估計這次運動的領袖們將來有可能踏上什麼征途？
答：絲綢之路 or Marlboro（萬寶路）。
問：自改革開放以來，「倒爺」們的收入如何？
答：富士（牌膠卷）。
問：政府對學生出國留學採取啥政策？
答：柯尼卡。

學運計分表，你能及格嗎？

根據此次學運中的具體情況（絕食行動開始以前），我們擬訂了學運計分表。

- 一、遊行（共五次）四月十七至十八、十九至廿、廿一至廿二、廿七日、五月四日，每次為十分，總分五十分。
 - 全程步行每次十分，半程步行每次五分，騎車或坐車得分各減半。
- 二、寫大字報 十分
- 三、演講 二十分
- 四、罷課 十分
- 五、其他（募捐、糾察、散發傳單等）十分

自由對話錄

問：你們活動的目的是什麼？
答：悼耀邦，爭民主。
問：悼與爭有何關係？
答：耀邦為民主而死，我們紀念他的最好方法就是爭取民主。
問：民主不可以通過正常的渠道進行嗎？為什麼非得上街遊行不可？
答：這本身就是在行使憲法賦予我們的權利，我們的行動只不過是使憲法的存在更為現實。當然，我們是在和平的氣氛下為爭取民主而進行的民主鬥爭，爭取民主的道路是漫長的，需要我們長期的鬥爭。中國在走向民主，北大人及所有學子們應該理智起來，冷靜地有策略地堅持韌性的戰鬥。任何悲劇，不管是十年還是一秒鐘，都不容許再度發

生。

問：你不認為中國人太幼稚了，不能很好地行使民主權利，一旦失控，將會導致「文革」悲劇再度發生嗎？

答：歷史在前進，人民在前進，民主也在前進。現在的關鍵是爭取民主和民主教育，獨裁者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民主和科學才是中國富強的希望。

問：我們進行到這一步是不是可以停下來？

答：民主需要一步步地爭取，我們要充分利用每次契機，為爭取民主而鬥爭，我們再次運動的目標就是一個「民主」。我們已利用了許多契機發動了多次鬥爭，爭取到了許多權利，我們還要鬥爭下去，直到永遠！

問：我們鬥爭的策略是什麼？

答：和平示威。我們毫無背景，沒有也不需要，任何指使人！我們要建立各高校的自治機構，聯合起來，制訂統一的行動綱領和時間，一起鬥爭，防止內訌，制止破壞。

起訴書

原告 北京高校學生

被告 人民日報社

案由 侮辱、誹謗

事實與理由：自四月十五日以來，北京廣大高校學生和群眾，為悼念胡耀邦同志，促進我國民主進程，進行了一系列合法、正義、愛國的活動。但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必須旗幟鮮明的反對動亂》對這次愛國學生運動進行了肆意的侮辱和誹謗，稱之為「一次有計畫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另外，被告對活動中警察毆打學生事件也進行歪曲報導。根據我國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條，被告行為已構成侮辱誹謗罪。為維護法律尊嚴，保護人民，請法院依法追究被告刑事責任。

此致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具狀人 北京高校學生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傳單

復課！豈有此理

聽說市高聯宣佈即日復課，我們有些異議。衡諸目前形勢：一、學運至今，除了政府的態度有所緩和外，我們沒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二、目前的學運已正在全國範圍內蓬勃展開，上海、西安、天津、長沙等地的同學們紛紛行動起來支援北京（尤其是北大），這是這次運動的一面先鋒大旗，絕不能無緣無故的倒下；三、參加這幾次遊行的同學對首都群眾夾道歡迎的熱烈場面記憶猶新，我們的要求道出了廣大人民的群眾心聲，並且他們對學運寄予深切的期望……罷課、遊行、散發傳單和發表演講是我們向廣大群眾進行宣傳，對政府施加壓力的手段，失去這些手段就失去了對政府的壓力……復課後產生的消極影響是致命的，全國支持我們的人民將大失所望，在他們心中將產生「學生畢竟還是孩子，把學運當兒戲，想鬧就鬧，想收就收，看來永遠成不了氣候」的壞印象，以後要再想得到他們的支持也幾乎不可能，而復課後最得意的可能要算政府了。

學運問答錄

問：這次學運的目的是什麼？

答：我們既不是要反對共產黨領導的政府，也不是打倒某幾個領導人，而是以非暴力的方式向現行政府施加壓力，從而達到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府的目的。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消除各種腐敗現象，才能推動社會進步。這次學潮不同於「五四」運動，說推翻政府既不正確也不現實。我們面臨的情況是：當代中國沒有健全的民主政體，政府尚不具備自我更新的機制，因此需要一種外在的推動力量，迫使進行自上而下的政體改革。目前的學運順應歷史潮流，正好充當了這種力量。

問：你是否擔心這次學運會被人利用？

答：不存在利用與被利用的問題。儘管學運有可能一時成為派別之爭的某些因素，但從客觀效果和長遠來看，學生運動終將促進民主化進程，成為社會進步的動力。學運表現了人民的力量，民主的力量。政府對學運的默認，學運對政府的壓力，本身已起到了推動社會的民主化進程的作用。我們關心的是民主進程而不是領導層的更替，我們不會因為某些領導人的更換而停止對民主的追求。

問：這次學運的目標是什麼？

答：這次學運應達到兩個目標：一是成立全國高校學生聯合會，領導和協調全國學生民主運動，成立北京高校聯

合會是第一步驟，這一目標對於目前及未來學生運動至關重要；二是通過罷課、輿論宣傳等形式爭取社會各界聲援，促使政府就「七條」與同學公開對話。目前學生的一切活動都應圍繞這兩個目標進行。

油印傳單

是李鵬在製造動亂

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介紹，五月份以來，北京地區的交通事故、火警及刑事發案率比以往都有所下降，人民生活穩定，商品供應充足，李鵬一夥（誣詔）的所謂「動亂」真不知道到底發生在何處。

從另一個角度講，近一段時間，北京一千萬人民，萬眾一心，眾志成城，互相協作，互相支持，互相諒解，緊密團結起來反對李鵬一夥的倒行逆施。人們感到似乎一下子彼此接近了，一下子親近起來了，主人翁精神一下子重新恢復了，首都人民在與李鵬一夥的殊死鬥爭中顯出了極高的政治素養、覺悟水平和品格情操，他們不愧是偉大的公民，是中國的希望。

事實表明，恰恰是李鵬一夥在製造動亂，天上軍用直升飛機呼嘯，地上兵車、裝甲車及坦克裝載的大兵壓境，以致民心恐慌，被迫抵抗，為此市民們正常的工作、生活作息時間被完全打亂，公交系統自「戒嚴令」發布時起也陷入癱瘓狀態，目前剛剛有所恢復。

被李鵬一夥驅來的解放軍部隊，不但遭到人們的阻擋，而且後勤供給緊張，給戰士們身心造成極大摧殘，同時給本來就緊張的北京市的各種生活供給造成了更大的壓力，因為這幾十萬軍隊每天都要保證吃喝和原料補充。

就這樣，原來一個好端端的北京，被李鵬一夥野心家注入了「動亂」的因素。李鵬一夥為了達到個人的權力私欲，不惜以人們的重大損失為代價，蹂躪人民的血跡往上爬。以李鵬為代表的一小撮「動亂」製造者已經成了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終有一天，正義和良心要審判這一小撮罪人，把他們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我們相信，這一天已為時不遠了！

北大部分教師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北大傳單

我們發起這場 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愛國民主運動的原因

一、中國三千年封建專制至今不倒，政府中有的人一手遮天，有的人一心保官，或者依封建裙帶關係官官相護，或者只顧爭權奪利，不顧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十億人竟然不能抵一人，這是中國的悲劇，這是世界的奇蹟。

二、為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和內幕醜聞的遮人耳目，極少數人控制的政府實行新聞封鎖，他們任意強姦民意，搞愚民政策，新聞失去了監督作用，致使腐敗現象愈演愈烈。

三、由於法制不健全，立法、司法和行政權力三權沒分開，貪官可以為所欲為，法律為己所用，刑不上大夫，使得政府政治腐化，官倒橫行。

四、政府中的一些人治國無方，屢屢失誤，建國四十年，整人四千萬，現在國家成為試驗品，經濟上頻頻告急，物價飛漲。

五、我國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財政收入很低，又負債累累，官僚們卻吃喝成風，大建樓堂館所，大買豪華轎車，難怪無錢辦教育。我國教育經費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比例遠低於世界平均值。「窮教授」「傻博士」為中國特產。建國以來共掃盲一·五億，可近年新增文盲兩億多。中國的科學和教育事業面臨全面危機，這「立國之本」搖搖欲墜。

同胞！不民主則亡，不改革則亡，倒退則亡，在這生死存亡的大搏鬥，讓我們團結起來，共救中國。我們這次民主運動的最高目標是實現初步的民主政治（人民參與、民主監督、民主選舉、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權分離、遊行、集會、結社自由、新聞自由），其中突破口是新聞自由。最低目標是：李鵬下台。

李鵬製造動亂，目的是以軍人要挾人民，排除異己。
只要沒有李鵬，天下立即太平。

出現於五月二十日之後

油印傳單

龍的宣言

大學生運動以後的中國

中華民族是一個沉睡的巨人，當他站起來的時候，全世界都會發抖，讓我們向大學生致敬吧！從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上，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扭轉乾坤的領袖人物，大都是在青年時代就投身於改革的洪流之中。

讓我們向支持和擁護大學生運動的全國各族人民致敬吧！讓我們團結起來，建設偉大的中國吧！

中華民族，這偉大的巨人，該站起來了！

單是拿幾個人開刀，是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的，因為這個去了，那個又會來，我們只有發動一場觸動社會根源的大變革，才能振興我們的國家。

那就是，進行國家體制的根本改革。真正做到黨政分家，政法分家，消滅專制，消除腐敗，懲治官倒，實行民主。

實施如下：

一、黨政分開，黨企分開：今後的黨組織一律從政府各部門、廠礦各單位分離，以居民區為單位建立黨組織（包括團組織），如工廠就是工廠，不再設立黨支部，讓黨的組織及領導機關，將大量的日常行政業務工作，全部交給政府業務部門承擔，黨除了掌握方針，政策和決定重要幹部的使用外，需騰出主要時間和精力來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眾工作。這些工作不是在人家上班時做的，黨的會議也不是應在工作時召開的，這樣黨的領導人也就不會謀私。

二、中央及各省市人大常委由群眾中的先進分子組成，常委會並不決定政府的事物，只決定政府的領導成員，他們任職期滿後，回原單位工作，真正做到是人民的代表，敢於為人民說話，代表是人民的利益，根據人民的反映，任命和罷免政府的委員及領導。

三、電視台、廣播電台、報社一律由人大領導。新聞界要敢於報導，敢於揭露，使任何犯罪分子暴露在人民的面前無處藏身。

四、司法部門從政府部門獨立。其領導人由人大決定，社會秩序的好壞由其負責。（現在，比如一個市長或省長，他犯了罪或其子女犯了罪，司法部門不敢動彈；這是因為司法部門處於他的領導之下，某公安局長說：「我們要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就必須首先做到，在權力面前，我們也要平等。」）

五、國務院總理只負責國家的經濟建設。國家經濟建設的好壞由其負責，他無權調動軍隊，控制新聞界和領導司法部門。

六、政企分開：國家主席及省市長的任命，由同級人大決定，不能這個市長沒當好，又可以調到那個市去，或者市長和市委書記輪流做。政企分開之後，企業單位由國務院下屬的各經濟部門負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務是制定一系列措施和優惠條件，吸引各方面投資來本地區建設和為本地區的經濟建設提供方便，及負責外交關係和所屬地區的城市規劃。這樣使我國的經濟建設統一領導，地區建設各具特色。

七、中央軍委領導成員由軍人代表產生，提交人大決定。軍隊的主要任務是保衛國家。對政府部門和經濟建設進行協助工作，不得強行干預。（若某地區發生動亂，司法部門不能維持，可由地區政府邀請部隊進駐。）

——實施以上七條，才能人人根本上消除專制，真正實行民主。如果以後還是一個人或某些人大權獨攬的話，怎可以實現民主呢？如果不能根本上改變現有的國家體制，怎可以防止今後和將來某個人或某些人把大權獨攬呢？現在不是某個人下台和某些人上台的問題，而是要進行根本的變改，才能防患於未然。

鄧小平說過：「我們要改善黨的領導，除了改善黨的組織制度以外，還要改善黨的領導工作狀況，改善黨的領導制度。」「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鄧小平文選》）

現在正是開始實施這項工程的時候了。

油印傳單

（此文另以毛筆書寫於布上，張掛於人民大會堂正門前路樹上）

尋人啓事

——尋鄧小平、尋總理李鵬、尋總書記趙紫陽

我們的同學絕食已經達一百三十多個小時了，二千多名同學相繼倒下。任何一個有心人都實在看不下去了。我們的孩子們就要離開我們了!!!可是，這個時候，我們的政府在做什麼呢？在中國大地上，我們已經看不到鄧小平、李鵬、趙紫陽等最高決策者。你們到底到哪裡去了???

你們聽到昨天首都百萬群眾的呼聲了嗎？你們聽到全國人民的呼聲了嗎？

我們強烈要求中央出來盡快直接對話。強烈要求中央政治局、國務院向全體絕食同學謝罪。向全國人民謝罪!!!

李鵬出來!!!

紫陽出來!!!

小平出來!!!

不出來，我們將宣告你死亡。

法大宣傳團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

一位母親的來信

編者按：這是一位大學生家長根據他自己在京的見聞寫出的一些想法和感受，那一份眷眷眷抵憤深情和拳拳愛國之心令我們不禁淚下。我們感謝家長們對我們的關愛，更感謝他們對我們的深切理解！爸爸、媽媽們，請別為我們擔心，請別為我們哭泣。為我們自豪吧！母親更需要我們奉獻自己的一切！

今天我們只不過說幾句心裡話，幾句最明瞭不過的真話，然而我們卻要償付生命的代價！爸爸、媽媽們，我們做的，就是要讓我們自己的孩子將來不再為說幾句真話而犧牲！我們出發了！

我是北京外國語學院法語系一個同學的家長，因公差到北京。我住在附近，和所有的家長一樣，最近以來真是惶惶不可終日，夜不成寐，食不甘味，無時無刻不在惦念自己的孩子，一面由衷地同情支持他們的愛國運動，一面又提心吊膽，生怕發生什麼意外。

十九日深夜，當在電視中看到李鵬一反平時溫良儒雅的常態，揮舞起拳頭時，我意識到形勢嚴重了，他們要動手了！於是二十日清晨就趕到天安門去，因為我女兒在那兒，我想：我和學生的隊伍站在一起，也算一種無聲的聲援吧，

而且一旦真的發現軍隊所謂制止動亂時，我也好挺身而出，保護一下自己的孩子。

我被天安門前悲壯的場面震撼了！這裡點燃了喚醒中國人民的火炬！當海豚式的武裝直升機群呼嘯而來的時候，熱血、熱淚、悲憤、正義感、人的尊嚴、不願再被人愚弄的感情等等，這一切在我的心中久已泯滅的東西一起湧了出來，我第一次和同學們一起舉起了憤怒的拳頭。對當今政府最後一點點信任和幻想徹底地崩潰了！你背棄了人民！！

我就站在外語學院的營壘旁，站了整整一天。

廿一日晚上局勢緊急，女兒又要隨學校糾察隊去豐臺了，我趕來送她上車。我想大家能理解家長此刻的複雜心理，我已經不再那麼嫉妬了，不能讓別人的孩子上前線，設法把女兒拖下來，我強作鎮靜，來送她。可但她真地爬上車的一瞬間，我又後悔了。我這樣做是否明智？萬一出了事，我將來怎樣後悔呀！因為她是從我身邊出發的呀！當我看到她纏上糾察隊的紅布條，爬上卡車振臂一呼，和那些與她同樣年紀的同學毅然出發的時候，她好像突然長大了！他們將去攔截那世界水平的強大裝甲之師，去捍衛剛出現一線民主曙光的北京。

我不信上帝，但此刻卻在悲憤地祈禱：上帝啊！如果你真存在的話，那就睜開眼吧！保佑那些正直、勇敢、純真無邪的孩子們吧！保佑那些充滿青春活力，剛剛步入人生的孩子們吧！

當我看到自動濼擁在四周替他們送行的老師、同學、市民、外國的朋友時，我想，上帝其實是沒有的，他們才是真正的上帝！

人民與你們同在！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北大傳單

一位老軍人致學生的公開信

可愛的同學們、市民們：

我向你們致以一位老軍人的敬禮！

這一段時間，我默默地關注著你們的鬥爭，我想提醒你們：你們已經取得了不可想像的勝利！我無法公開站出來支持你們，但我想對你們說幾句話：

一、戰略：

天安門廣場數十萬人，少數軍隊是無法解決的，戒嚴令公布幾十小時了，沒有對天安門廣場採取行動，因市內兵力、警力嚴重不足。軍隊與警察受的教育也不同，很難把槍口指向人民。一千萬同仇敵愾的北京人民是無法對付的。

二、戰術：

1. 路口：群眾自發地攔截軍車是前所未有的壯舉，千萬不要撤。即使聽說其他方向已開進一兩支部隊，也不要撤。因為，一兩支部隊解決不了問題，無法實施廣場行動和戒嚴、軍管。堅守路口就是勝利。為此目的，各路口必須建立

穩定的指揮系統，改善無組織狀態。

2. 分割：這是一貫戰術。人民也可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可放行軍隊的三分之一，卡住三分之一。在下一路口，再放行三分之二，卡住三分之一。把成建制的軍、師分割成首尾無法相顧的幾部分。能做到這一步，部隊的軍心、戰鬥力就基本上瓦解了。

3. 開槍、催淚瓦斯：對聚集在一起的十幾萬人開槍，施放催淚瓦斯必將造成混亂和大批傷亡。必須警告軍隊領導，誰下令，誰將來必上軍事法庭，被判處死刑。就算北京用屠殺可以暫時控制，全國幾十個大城市怎麼控制？我們沒有那麼多軍隊。

4. 要相信人民軍隊的基本素質，做好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不僅要號召他們不進城，而且要號召他們調轉槍口，站在人民一邊。

祝北京人民勝利！

一位老軍人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一名解放軍軍官的信

軍隊的廣大官兵們：

你們已經多次在不同的場合表示，你們的槍口決不會對準人民。這一點我們絕對相信。但是你們想到沒有，如果你們進駐北京城後，政府是否真會像你們想像的那樣不鎮壓人們呢？看一下李鵬前幾天的講話，他一會說學生是愛國的，一會說學生在搞動亂，這樣出爾反爾，怎樣讓人信任？說嚴重點，政府就是在利用你們鎮壓人民，你們的槍口將被迫朝向人民。所以，你們一定不能進駐北京，否則將成為千古罪人。

一名解放軍軍官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北大傳單

木材廠工人傳單

大學生們！你們好！

你們為了維護正義，不惜一切，最可愛之人！

我是一名工人，你們的宣傳有言

真理在手中，希望你們廣泛地宣傳，多印傳單、多撒傳單，讓更多人民群眾擁護、理解、和覺醒吧！

光華木材廠工人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

油印傳單

北京工人自治會傳單

大學生們為了我們的國家。現在應該要求的是召開全國人大會議，決定實施此項方案，那麼你們現在所提的要求很快就會實現。「五四」運動一聲炮響，為中國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這次運動要為中國帶來什麼呢？那就是國家體制的根本變革，使人民真正當家作主，達到消滅專制實現民主的目的。我們的所作所為，一定要符合人民的利益，這樣才能得到人民的堅決支持。也只有人民做我們的堅強後盾，我們才能勝利。

北京工人自治會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油印傳單

對工人糾察隊隊長的採訪

五月二十五日近午，市高聯宣傳部組稿處記者採訪工人糾察隊隊長江海同志。

談到工人糾察隊的性質，隊長說，工人糾察隊是在實行戒嚴後成立的臨時應急組織，其目的是，維護首都秩序，保護大學生。在配合大學生堵截軍車的過程中，工人糾察隊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記者得知，有一隊工人糾察隊在蘆溝橋堅持了兩天兩夜，在軍隊暫退後才返回。昨晚，有一批不明身分的人在長安街上肆意破壞交通設施、撕毀傳單和大小字報，工人糾察隊立即派出一支隊伍前往制止。

當問到糾察隊資金來源時，隊長說主要靠一些借款或掏自己腰包。由於工人不可以募捐，所以資金比較緊張，糾察隊員全是出於自願，他們頂著比學生更大的壓力來聲援學生。

關於這次學生運動何以能喚起廣大工人，隊長的見解也頗為深刻。他認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發展不協調是根本原因。隨著改革的開展，政府對國內局勢越來越不能駕馭，在以往大一統的計畫經濟時期，矛盾被強行掩蓋了。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全民逐漸分化成若干利益階層。其中反動的階層就是官僚階層，他們是既得利益者，其他階層深受其害，這就迫切需要政治體制隨之進行改革。但直至十三大，政府也未能對政治體制提出一些建設性意見，而逐漸墮落成只代表一小撮官僚的專制政府，而人民生活水平在上升了一段時期後，連年呈下降趨勢。由於政府不能協調社

會各階層關係，不能進行深刻的政治改革，所以，腐化叢生，官倒橫行，人民怨聲載道，逐漸形成了這次學生運動得以開展的群眾基礎。

隊長還特別強調了北京工人的高度政治覺悟：由於歷次政治運動都起源於北京，北京工人對政治普遍關心，有較強的民主意識。

當記者問起工人頭腦中的民主意識同學生的民主意識有何區別時，隊長說：「民主在學生頭腦中比較大，比較抽象，而在工人頭腦中卻比較實在。工人們認為，大至中央，小至工廠，腐化嚴重，如果自己監督自己，就像左手打右手，永遠打不痛。工人是主人，主人監督僕人，是天經地義的。工人再也不願做任人宰割的奴隸了。」

最後，當記者請他對學生是否應該撤出廣場發表意見時，他認為，堅決不能撤。原因主要是：天安門廣場是全國民主運動的旗幟，學生撤離意味這面大旗倒下，對全國形勢發展極為不利；另一方面，如果學生撤出，聲援學生的工人及市民組織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在工人眼裡，學生是一個不能真正堅持的階層，又由於工人在運動之後更有可能被秋後算帳。結果，將極大地影響以後對學生運動的支持。

在結束採訪之前，隊長分析了目前嚴峻的局勢，並請記者給同學們捎句話；他說，我們這些站出來的工人，早就做好了先於學生被砍頭的準備。為了民族的利益，我們一定會堅持到底。

新聞快訊第五期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中國名人錄

試看今日之中國 竟是誰之天下

鄧系（鄧小平）：殘聯主席，（殘疾人）基金會主任，原康華老闆——太子

李鐵映——教委主任，國務委員——李維漢之子

鄧楠——大公主，國家科工委局長

其夫：張宏——中科院某局長

趙寶江——鄧女婿，武漢市長

李系（李鵬）：李鵬——恩來養子

李陽——海南經濟開發區副總裁——李鵬公子

薄系（薄一波）：薄希來——大連副市長——薄一波之子

薄希成——北京市旅遊局局長——大公子

葉系（葉劍英）：葉選平——廣東省省長——虎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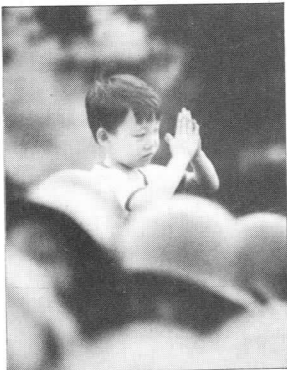
- 其妻：吳小蘭——深圳副市長——吳玉章之孫女
 葉楚梅——原國家科工委主任——葉帥之女
 楊系（楊尚昆）：楊白冰——總政主任——尚昆之弟
 聶系（聶榮臻）：聶力——國防科工委副主任——聶帥之女
 其夫：丁衡高——國防科工委主任
 習系（習仲勛）：習近平——福建寧德地區地委書記——習之子
 習正寧——陝西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習之子
 烏系（烏蘭夫）：布赫——內蒙古自治區主席——烏蘭夫之子
 烏結——包頭市市長——烏蘭夫之愛婿
 劉系（劉少奇）：劉源——河南省副省長——劉少奇之子
 劉震——青島市副市長——劉少奇之子
 李系（李先念）：江澤民——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先念婿
 李海峰——石家莊市委書記——先念之女
 胡系（胡啟恆）：胡啟恆——中科院第一副院長兼秘書長
 陳系（陳雲）：陳元——北京市委常委——陳雲之子
 黃系（黃火青）：黃毅誠——能源部部長——黃火青之子
 王系（王震）：王軍——成都軍區副政委——王震之子
 陳系（陳毅）：陳昊蘇——廣播電影電視部副部長——陳毅之子
 宋系（宋任窮）：宋瑞年——青海省省長——宋任窮之子
 楊系（楊得志）：楊析綜——河南省委書記——楊得志之侄
 廖系（廖承志）：廖輝——國務院僑辦主任
 粟系（粟裕）：粟戎生——總參軍務部少將部長——粟裕之子
 賀系（賀龍）：賀鵬飛——總政凱利公司總裁——賀龍之子
 彭系（彭真）：張勃興——陝西省委書記——彭真之婿
 尚秧——重慶市委書記
 王系（王丙乾）：王輝——大同市長——王丙乾之子
 李系（李富春）：李昌安——原山東省長，現國務院副秘書長
 張系（張愛萍）：俞正聲——烟台市長——張愛萍之婿
 趙系（趙守一）：趙姊——河南省委副書記——趙守一之女（趙守一：原勞動人事部部长）
 其中不乏憑才幹當幹部的人，但其中有相當多的人是靠關係上去的。

（此份中國名人錄或類似名單均見於各高校大字報）

金氏世界紀錄大全 一九八九中國之最

1. 一九八九年世界最可愛的青年：北京大學生。
2. 世界有史以來人數最多時間最長的絕食請願：一九八九年，北京。
3. 世界上最齊心、最有覺悟的居民：北京市民
4. 世界上最理智、最克制、最有秩序的民主大遊行：一九八九年，北京，中國
5. 世界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民主大遊行：一九八九年，北京，中國
6. 世界上反抗專制、爭取民主最一致的知識分子：北京知識分子
7. 世界上第一致反抗高壓控制、反映人民呼聲的新聞隊伍：北京新聞隊伍
8. 世界上第一個由大學生和市民維持交通秩序、社會秩序的首都：北京
9. 世界上第一個使非法戒嚴令無法實行的光榮城市：一九八九年，北京
10. 世界上第一個敢動用裝甲車、毒瓦斯進首都鎮壓人民的總理：李鵬
11. 世界上第一個在首都用直升飛機撒傳單給老百姓送手紙的總理：李鵬
12. 世界上第一個「動員」起香港百萬人民大遊行的總理：李鵬
13. 世界上第一個「動員」起在各國留學生和僑民一致聲討的總理：李鵬
14. 世界上第一個用槍桿子逼迫電視播音員播送謠言新聞的總理：李鵬
15. 世界上第一個發布將永遠不會生效的戒嚴令的總理：李鵬
16. 世界上最無能、最無人性、名聲最臭、下場也將最慘的總理：李鵬

事件追述



鬥爭，是中共獨特的發明，
混合著威逼、羞辱、以及
純粹的使人精疲力竭。
在這種場合中，被害人無法辯護。

——包右望

《我是毛澤東的囚徒》

柴玲接受香港無線電視台錄音訪問

我是柴玲，我還活著！

今天是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下午四時，我是柴玲，我是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我還活著。

關於六月二日至六月四日這段時間整個廣場情況，我想我是最有資格的評論家，我也有責任把事實的真相告訴大家，告訴每一個同胞、每一個公民。

六月二日晚上十時左右，最初的訊號是一輛警車撞四個無辜的人，其中三個已經死了。此時緊接而來第二訊號是，一些士兵他們整車整車的放棄他們的槍枝軍衣以及一些器材，丟給堵軍車的老百姓和我的同學，對這種作為，同學很警惕，把這些東西即時收在一起，交給公安局，我們有收條為證。第三個訊號是當天六月三日下午兩時十分在六部口和新華門同時出動大批軍警毆打我們的同學和市民，當時我們的同學是站在車上用話筒對他們喊：「人民警察愛人民」，「人民警察不打人」，有一位同學他剛剛喊第一句話的時候，有一個軍人衝上來，對他的腹部就是一腳，對著他罵他：「誰他媽的愛你！」迎頭又是一棍，這孩子當時就倒下。

我說一下我們的位置，我是總指揮，當時在廣場上設立一個廣播站，這廣播站是絕食團廣播站，我一直堅守在那裡，通過廣播指揮全場同學的行動，當然指揮部也有其他同學，像李祿、封從德等，我們不時都收到各方面告急，同學們市民們不斷有被打的消息，被殘害的消息傳來。

那晚上八、九時一直到十時，情況愈來愈惡化，這樣的消息傳來不下十次，當晚我們指揮部在當晚七時八時左右，即時向記者舉行了一個招待會，把我們所知道的真相全部告訴在場的中外記者，外國記者很少，因為據說一些大飯店——外國人住的大飯店，有軍隊管，而且他們的房間已經被搜查，只零星的有一兩個外國記者進入了廣場。

指揮部發表了一個聲明，我們提出的唯一口號就是「打倒李鵬偽政府」。

九時正，全體在天安門廣場的同學，站起來舉起右手宣誓：「我宣誓，為了推進祖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了祖國真正的繁榮昌盛，為了偉大的祖國，不為一小撮陰謀家顛覆，為了十一億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中喪生，我宣誓我要用年輕的生命誓死保衛天安門、保衛共和國。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我們願用年輕生命戰鬥到只有一個人。」

十時正，廣場的民主大學正式開學，副總指揮張博力任民主大學的校長，各界人士對民主大學的成立表示了熱烈祝賀。當時的情形是指揮部這邊，連續收到各方的告急，情況非常緊張，而且廣場另外北部我們民主大學成立的掌聲雷動。民主大學設在自由女神附近，而周圍東西長安街上一直血流成河，劊子手，那些廿七軍士兵們，他們用坦克、衝鋒槍、刺刀（催淚瓦斯已經過時了），對著那怕只喊一句口號的人，那怕只扔著一塊磚頭的人，他們用衝鋒槍追打他們，所有在長安街上的屍體都在胸前血流一片。我們的同學跑到指揮部來，他們手上、胸上、他們腿上流血，是他

們的同胞，生命的最後一滴血，他們親自把這些同學抱在懷裡。

我們自四月以學生為主體的愛國民主運動以來，一直延綿到五月以來的全民運動，我們的原則宗旨是，以和平請願，我們的鬥爭的原則是和平。很多同學、很多工人、市民，他們到我們指揮部來說，既然到這樣了，應該拿起武器來，男同學也很激憤。我們指揮部的同學告訴大家：我們是和平請願，和平最高的原則就是犧牲。

我們就是這樣手挽著手，肩並著肩，大家在「國際歌」聲中緩緩的一個一個從帳篷中走出來，挽著手去紀念碑的北側西側南側，大家靜坐在那裡，用我們平靜的目光，迎接劊子手的屠刀。我們在進行的是一場愛與恨的戰爭，而不是武力與戰力的戰爭，因為我們都知道，如果我們以和平為至高原則的民主愛國運動，最後的結果是，如果同學手裡拿著一些棍子、汽水瓶等等不是武器的武器，跟那些手持衝鋒槍，開著坦克，這些已經發了瘋沒理性的士兵拚搏的話，那麼是我們整場民主運動最大的悲哀。

同學們就這樣靜靜坐在那兒，躺著等待犧牲，這時候在指揮部的篷子裡，四面有幾個話筒，外面有幾個喇叭的篷子裡面，放著（龍的傳人）歌曲，同學們和著歌聲唱著，眼裡含著淚水，大家互相擁抱著、握著手，因為每個人都知道，生命最後一刻到來了，為這個民族犧牲的時候到了。

有一個小同學，他叫王力，他只有十五歲，在那個時候，他寫了絕筆，我已經記不起那個絕筆具體的資料，我只記得他跟我說這樣一句話，那時候很奇怪的，只可惜沒時間。他說，有時候，爬來一個小蟲子，爬著，他動腳想踩死牠，那小蟲立刻就不動了。他才十五歲，就開始考慮甚麼是死亡。共和國，你要記著，你要記著，這些為你奮鬥的孩子們。

大約在凌晨兩三點的時候，指揮部不得不放棄在紀念碑底下的廣播站，撤掉紀念碑下的廣播站，我作為總指揮，在指揮部裡的同學，圍繞紀念碑四周，向同學們作最後動員。同學們就這樣默默的坐著，他們說，我們就默默的坐著，我們第一排是最堅定的。同學們說，我們後面的人也默默的坐著，那怕第一排的同學被殺被打，我們都靜靜坐著，我們不動，我們絕不會殺人。

我跟大家講了幾句話，我跟大家說，有這麼一個古老的故事，有一群螞蟻，大概有十一億，有一天，山上起火了，這些螞蟻一定要到山下去才得救，這時候螞蟻們團成一團滾下去。在外面的螞蟻燒死了，但是有更多螞蟻活下來。

同學們，我們在廣場，我們已經站在這個民族最外層，因為我們每個人的心裡都明白，只有我們犧牲才能換來這個共和國的生還。

同學們唱起「國際歌」，一遍又一遍的唱著，他們的手緊緊的挽著，到最後，四位絕食的同胞，侯德健、劉曉波、周舵等，他們實在擦不下去了，他說：「孩子們，你們不要再犧牲。」

我們每一個同學都非常疲憊，他們去找軍方談判，找一個所謂負責戒嚴任務的指揮部的一個軍方人士談判說：「我們撤離廣場，但是希望你們保證同學們的安全，我們和平的撤離。」這時候廣場指揮部在徵求廣大的同學意見以後，是撤還是留？決定把所有同學撤離。但是這個時候，這班劊子手沒有信守諾言，在同學們撤離的時候，士兵們戴著鋼盔，手持衝鋒槍，已衝上紀念碑三層，沒有等廣場指揮部把撤離的決定告訴大家，我們設在紀念碑的喇叭已經給打成蜂窩狀，這是人民的紀念碑呀！是人民英雄的紀念碑呀！他們竟然向紀念碑開槍，其他的同學多數撤下來，都是哭著撤走。

市民們都說，不要哭。同學們說，我們會再來的，因為這是人民的廣場。可是，我們事後才知道，仍然有些同學，他們對這個政府和解放軍還抱有希望，他們以為頂多這支軍隊把大家強行架走。他們太疲勞了，還在帳篷裡酣睡的時候，可坦克把他們碾成肉餅。有人說，同學死了兩百多，也有人說廣場已經死了四千多，具體的數字到現在我也不知道。但是，那些在廣場最外層的工人自治會的人，他們統統都死了，他們最少有二、三十個人。

據說，在同學們打算撤離的時候，這些坦克、裝甲車把帳篷、棉衣灑上汽油，還有同學們的屍體，統統都焚燒，往後用清水灑地，廣場不留一條痕跡。我們這次民主運動那個象徵民主女神，也給他們碾成碎塊。

我們手挽著手繞過毛澤東紀念堂，從廣場南側向西撤的時候，我們看到紀念堂南側，坐著大概有上萬個黑壓壓的戴著鋼盔的士兵。同學們喊「狗」「法西斯」。在我們往西撤離的時候，我們看到一排排的軍隊，他們跑步的向天安門廣場集結。市民們、同學們咬牙切齒的喊：「法西斯」「狗」「畜牲」。那些士兵目不斜視，火速向廣場跑去。我們經過六部口撤離的時候，指揮部的所有全體成員站在第一排，經過六部口，也就是六月三日下午，這裡發生過最初的一場血戰的地方，瓦磚遍地，有燒毀的、砸扁的垃圾箱。我們從六部口一直走到長安街上，只見只有燒毀的車，地下是瓦磚，可以看到剛剛經歷過一場惡戰，但是沒有一個屍體。事後我們才知道，這班法西斯，他們在前面用機關槍殺人，後面有士兵把屍體送往公共汽車上，送到三輪車上，有的人還沒有死，沒有斷氣，可是已經被活活的悶死了。這班法西斯把他們的罪惡，在光天化日下遮蔽得無影無踪。

我們要挺起我們的胸膛。我們要大遊行，再回到廣場上，這時候所有市民勸阻我們。他們說：「孩子，你知道嘛，他們架著機槍，你們不要再犧牲了。」我們只好從西單往西城去。

在路上，我看見有一個母親，嚎啕大哭，她的孩子已經死了。路上見到四具屍體，是市民的。愈往北走，愈接近我們學校，每一個市民眼裡都含著淚。

有的市民說：「我們買國庫券，難道是為了讓他們換子彈來屠殺無辜的人民嗎？屠殺我們無辜的孩子嗎？」我們後來收到各方面的消息，有同學傳回來的消息，有市民告訴我們的消息，這幫劊子手他們是真殺呀！他們對著長安街兩旁的居民區發上火箭炮，有孩子、老人統統喪生槍下。他們有甚麼罪？他們連口號都沒有喊！一位朋友告訴我，他是凌晨兩點鐘在長安街上堵坦克的。他親眼看到一位個子不高的女孩子，她的右手揮舞著站在坦克車前面，車從她身上壓過去了，她被碾成肉餅。我們這位同學右手挽著的同學，一顆子彈過來倒下了，左手挽著的同學一顆子彈過來又倒下了，他說：「我是死裡逃生啊！」

我們回來的路上，一位媽媽在找她的孩子，她說，我的孩子叫甚麼甚麼，他昨日也在，他在嗎？妻子在找丈夫，老師在找同學……周圍的機關上還掛著擁護黨中央的正確決策（標語），同學們憤怒得扯下這些標語燒了，電台裡還叫囂著「軍隊開進北京是要制止一幫暴亂分子，是要維持首都秩序」。我想，我是最有資格說：我們這些學生是不是暴亂分子？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把你們的手放在你們的胸口上，你想想：年輕的孩子手挽著手，肩並著肩坐在紀念碑的下面，他們用目光迎接劊子手的屠刀的時候，他們是暴亂分子嗎？如果是暴亂分子，他們還會這樣靜靜地坐在那兒嗎？法西斯到了甚麼樣的程度，他們可以厚著臉皮昧著良心撒謊，扯天下之大謊！如果說那些拿著衝鋒槍殺無辜市民的士兵是野獸、畜牲的話，那麼這些坐在電視屏幕前、攝相機前撒謊的人他們是甚麼人？正當我們手挽著手撤

離廣場的時候，一輛坦克車追過來向著同學放催淚瓦斯，坦克車就在同學身上壓過去，在同學的腿上、頸上，許多個同學再也找不到完整的屍首了……誰是暴亂分子？

就這樣，我們許多同學還是按照原來的步伐就這樣走著，同學們戴起了口罩，催淚瓦斯刺得我們的喉嚨乾死。那些犧牲了生命的同學，還有甚麼能夠收回他們的生命呢？他們永遠地、永遠地留在了長安街上。

我們這群從天安門廣場回來的同學隊伍緩緩地走到北大的校園裡，因為有好多外地的同學，北大已經為他們準備好了床位，接待大家。可是我們非常非常難過，我們是活著的人，可是有更多的人留在了廣場，留在了長安街上，永遠地回不來了，永遠地回不來了！他們中有的很年輕很年輕，他們永遠回不來了……自我們這群從天安門廣場撤回來的同學隊伍進入北大以後，從五月十三日開始的首先是絕食以後改為靜坐的和平請願活動被迫結束。事後我們得到了情報說，六月三號晚上十點鐘，李鵬下了三道命令：第一、軍隊可以開槍；第二、軍車全速前進，必須在六月四日凌晨徹底收復廣場；第三、對參加這次運動的組織者、領導者格殺勿論。

同胞們，這就是現在仍然調進著軍隊、統治著中國上空的喪心病狂的偽政府！北京大屠殺正在進行，甚至全國各地的大屠殺也慢慢地開始，也在進行，但是同胞們，愈是黑暗的時候，黎明就要到來了；愈是法西斯喪心病狂鎮壓的時候，那麼一個真正的人民的民主的共和國就要誕生了！民族存亡最後的關頭已經到來了。同胞們，每一個有良心的公民們，每一個中國人，覺醒起來吧，最終的勝利一定是屬於你的。以楊尚昆、李鵬、王震、薄一波為首的偽中央滅亡的日子不遠了！

打倒法西斯！

打倒軍人統治！

人民必勝！

共和國萬歲！

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六月十日播出

這批人給子彈打倒了，又一批人踩著前面的屍體衝上去

我沒想到同學們這樣勇敢

我是清華大學學生，現年二十歲。昨天晚上，我一直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台階上，目睹了軍隊向我們靜坐學生及市民開槍鎮壓的全過程。

我的好幾位同學已經被槍打死了。我的衣服上還染著他們的鮮血，我願以一個倖存者、見證人的身分，向世間一切愛好和平的善良的人們披露我所看到的槍殺的全過程。

坦率地說，我們昨天下午就知道軍隊要真正實行鎮壓的消息。原因是有一位不願透露身分的人在下午四點左右打來一個電話（電話是打給廣場附近一條胡同的傳呼電話站，這裡的人叫我們學生負責人去聽的），這人在電話中明確地告訴我們即將進軍天安門強行清場的情況。這個消息引起我們的警覺，我們緊急商議後採取一些措施，力求緩和矛盾，避免大流血。

當時我們學生手中有二十三支衝鋒槍和一些燃燒彈，這是前兩天與軍隊發生衝突時，從他們手中繳獲的。「高校自治聯合會」召開會議後決定，為表明我們同學「非暴力推進民主」的初衷，立即將槍彈送還戒嚴部隊。昨天晚上，我們在天安門城樓毛主席像下與軍隊聯繫此事時，一位軍官表示，奉上級指示，他們不予接收。

商談無效，同學們便在夜間一點左右，因為這時情況已經極度危急，在紀念碑台階上鎗毀，砸爛槍支，把燃燒彈卸開，倒出汽油，以防被壞人利用，或被當局作為學生殘殺軍人的「罪證」。

然後「高自聯」在廣播中通知大家，局勢十分嚴峻，鑒於流血難以避免，希望廣場一帶的學生和市民離開，但仍然有大約四、五萬學生和十萬左右的市民堅持留在廣場上。我當時就沒有走。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氣氛的確非常緊張，同學們是平生第一次經歷這樣的險惡環境，說不害怕那是假話，但大家已經有足夠的心理準備，意志堅定（當然也有同學認為軍人不會真開槍往死裡打），總之，有一種崇高的使命感在鼓舞我們，那就是：同學們將為中國的民主和進步作出犧牲，這是有價值的。

十二點鐘以後，也就是兩輛裝甲車從前門分別在廣場兩側急速開過以後，情況愈來愈嚴重，官方的高音喇叭反覆播送「通知」，頭戴鋼盔的軍人密密麻麻地由四周圍向廣場，黑暗中，在歷史博物館頂端，可以看到架出的毫不隱藏的機關槍。

當時我們全部同學都緊緊退縮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我留心計算了一下，同學當中，男生大約佔三分之二，女生佔三分之一；北京高校學生約有百分之三十，多數是外地大學生。

凌晨四時正，廣場上的燈光忽然熄滅了。廣播裡又傳來了「清場」的命令。我當時心裡有一陣很緊張的感覺，好像只有一句話：這個時刻到了，這個時刻到了。

當時，參加絕食的侯德健等人與軍方談判，協議同學生和平撤退。但是同學們正要撤退之際，四點四十分，一串串紅色的信號彈升上了天空，緊接著，廣場的燈又全部亮了。我看到廣場的正前方全是士兵。這時，從人民大會堂東門方面迅速地跑出一支部隊，他們全部穿著迷彩服，持衝鋒槍，戴鋼盔和防毒面具。這裡插一句。在六月三日傍晚六時左右，我們曾經跟大會堂西門的一個團的軍人談判，他們的團長說過，他們只是接應部隊，到時與學生直接見面的會是四川來的部隊。他保證不會向學生開槍。也許，現在跑出來的就是四川兵了吧。

這支部隊一衝出來，首先在紀念碑正前方一字形地架起了十幾架機關槍。機槍手全部趴在地上的。槍口向著紀念碑的方向，背對天安門城樓。當機槍一架好，馬上有大批的軍人和武警（武警與軍人的區別一是服裝，二是鋼盔。武警的鋼盔比士兵的大，而且有護耳蓋）手持電棒、膠皮棒和一些我沒見過的專門武器從紀念碑正前方衝入我們靜坐的隊伍，使勁的打，把我們的隊伍打開兩邊，他們就這樣打開一條路，一直打到紀念碑的第二層。當時，我親眼看見已經有四、五十個學生被打得鮮血滿臉。在這個時候，候在廣場的裝甲車和更多的軍人也圍過來了。裝甲車在我們的周圍圍成了一個大的緊密的包圍圈，只是在博物館的方向留了一個口子。

另外，打到紀念碑第三層的士兵和武警把我們設在上面的廣播設備、印刷設備、汽水全打爛以後，就把上面的學生打倒下面去。我們一直沒有起來，只是手拉手，唱著「國際歌」，喊著「人民軍隊不打人民」。但是，被那麼一大幫人在上面棍打腳踢，坐在紀念碑三層，密密麻麻的學生就被迫後退了。

當第三層的學生被打到地面的時候，機槍響了。有的士兵是跪著端起槍掃射，這些子彈是從頭上擦過；趴在地面上掃射的，子彈全部打在同學的胸膛和頭上了。一見到這樣，我們又只能往紀念碑上面退了，我們一退上了紀念碑，機槍就停了。但是，在紀念碑上的軍人又把我們打得退下來，我們一退到地面，機槍又掃射起來了。

這時，工人和市民敢死隊的人急了，他們操起能作武器的瓶子、木棍就衝過去與軍隊對抗。在這個時候，高聯下達了向廣場外撤退的命令。這時還沒有到五點。

於是，大批同學們往裝甲車留著口子的方向衝去。喪盡天良的裝甲車這時卻把原來的口子封死了。而且，三十多輛裝甲車還向人群壓來，一些學生給輾死了，連紀念碑前的旗杆也給輾倒了。這一下子，整個廣場大亂了。我沒想到同學們是這樣勇敢的，我們一批人上去推裝甲車，這批人給子彈打倒了，又一批人就踩著前面的屍體又衝上去。終於將一輛裝甲車推開了一個口，我和三千個同學就是在槍彈中衝了出去，衝到了歷史博物館門口。衝到這裡，這一批人只剩下一千多人了。

這時，博物館門口還有很多市民，我們跟他們一會合，見到情況這麼惡劣，大家立即向北即天安門方向跑，但是剛剛沒跑幾步，北面樹林就響起槍聲，不見人，只見到槍口的火光，在這個情況下，我們立即轉向南即前門方向跑去。我當時是一邊跑一邊哭，我看見第二批同學正在機槍的掃射下往外衝，看到衝出來的路都趴下了很多人，我們都哭了，一邊哭，一邊跑。我們這批人剛剛跑到前門，就迎面碰上了從前門方向跑來的大批軍隊，他們是從珠實市方向跑來的。他們碰上我們沒有開槍，都是拿著大木棍，往我們身上使勁的打。在這同時，前門衝出了大批市民與這批軍隊發生了激烈的衝突，保護我們向北京站的方向突圍，這批軍隊就在後面追我們。這時是凌晨五時。廣場的槍聲也稀落起來了。後來我在國際紅十字會見到了同學，他告訴我，五時最後能跑出來的都跑出來了。機槍掃射全過程約二十分鐘左右。

最令我難忘的是，我們清華的一位男同學（江蘇籍），他被機槍打傷流血，依然與我們一同逃跑，半路上他堅持不住了，從後面撲在我肩膀上說：「你扶我一下吧！」當時我兩臂攬著兩個體弱女同學，沒來得及救，使他倒在地上，人群紛紛踏在他身上，……他肯定死了，你看，我背上還有他的血跡，當時他半邊身體都是血。

我永遠忘不了同學被槍擊倒，大家奮不顧身搶屍和救護傷者的情景，有些女同學，脫下單衣為同學包紮傷口，身上已經沒有衣服可再脫了……

我們這批人跑到了北京火車站後，我和兩個同學再回到廣場，這時是早上六點半。前門圍了很多很多市民，我跟著市民往裡走，走到紀念堂時就再不進去了。幾排裝甲車隊就在那擋著，士兵也站成人牆。於是，我走到路邊爬上樹叉，看到廣場的士兵正拿著大塑料袋裝學生和市民的屍體，一個屍體裝進一個袋裡，然後用大帆布蓋成堆。

在這裡，我碰到了一個和我同一個部的同學，他是第二批衝出來的。他告訴我，死亡人數很多。士兵還不讓國際

417

紅十字會的救護車進場救受傷的市民和學生。我和這個同學立刻趕到和平門的國際紅十字會急救中心，看到很多被傷的人都是用人力三輪車送來的。這裡的醫生告訴我，一輛進入廣場的救護車被士兵開槍打著火了。我在這裡見到了第二、三、四批衝出來的學生，他們說，很多受傷倒地的同學都躺在廣場。

七點二十分左右，我又折回廣場，問了一下情況，特別問了十幾個上了歲數的人，他們都說，廣場的人行道上死的人都是人挨著人，軍車支起了帆布，不讓市民看見。他們還說，進了很多軍車，把受傷的人抬上軍車，不知運去了甚麼地方。

大約是七點半吧，廣場的士兵突然向這裡的人群發射瓦斯，大批士兵也向人群衝來，這時，我再次向北京站跑去。在往北京站的路上，看見第一、二批衝出的學生，他們都在哭。

高校聯給我們北京同學的任務，是負責將外地同學送到火車站。我把這些學生帶到候車室，想送他們回去，但是站的負責人說，火車全不通了。我們只好又走出了北京站。這時，周圍的市民大批地圍上來，說願意領同學到家裡避難。很多市民很難過，都哭了。北京市民真好，他們真好。

一共死了多少人？我不清楚。但我堅信，總有一天，人民會算清楚的！

悲觀？不，我不悲觀。因為我看到了民心，看到了正氣，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我的一些同學死了，更多人的傷口在流血，我是一個倖存者，我知道該怎樣去生活，我不會忘掉死去的同學，我也深深地知道，世界上一切正直的人都理解我們、支持我們！

趙汗青 整理（北京四日電）

文匯報 六月五日

侯德健含著眼淚，向戒嚴部隊指揮部說—— 放過我們一萬多條生命吧！

屠殺從三日晚上十時開始，那時就有消息，因為我們集結在廣場，對外面的消息不大了解，如崇文門、建國門、西單那邊更遠的地方，部隊還沒有跟我們離得很近。那時，我們從各個校園得到消息，已經出現個別槍殺。有一個擋軍車的學生，向軍隊宣傳政策時，軍隊那班人幾十人的，沒有一個人性，出現了個別槍殺。六月三日晚上十時，在南池子過去的地方，北京飯店的地方，有一隊軍車往這邊開。北師大的一位女學生，攔住軍車的時候，並且跟那些先頭部隊的軍人說，解放軍們，你們是人民的子弟兵，我們大學生跟你們是沒有甚麼敵意的，我們是自己的同胞，希望你们不要把槍子對準人民，我們不是動亂分子。我們是愛好和平、愛好自由的大學生……她還沒說完，馬上就是一輪衝鋒槍，當場打死。後來，吾爾開希抱著她痛哭，這是個別的殘殺。

真正的殘殺，是在六月四日凌晨二時，這時達到真正的高潮了。那時，曳光彈染紅整個天安門廣場，外面的槍聲已經「卜卜」的響了，我和一部分糾察隊、宣傳隊和一班同學在帳篷內，緊急待命。一時廣場播出從北京大學帶來的消息，說到前面軍車已經開進來了，急需要同學前去增援，演講隊和糾察隊同學請去增援。當時廣場可說是空虛了，大部分的糾察隊已經調到通往廣場的幾個要道：天安門、建國門、西單和東單的地方。我們馬上趕上去，當我們趕到東單時，大約是二時，我幾位要好，最堅定又愛好和平的人，兩小時內互相交換意見：如果要死的時候，我們一定要站在第一排，而且我們且考慮到怎麼疏散女同學，怎麼樣衝上前，怎樣調走警察。可以說，我們感情很深了，在天安門廣場待了十多天了。待了很長了。

我還有另外幾個同學，趕到西單去，那時衝鋒槍已經響起來了，坦克已經隆隆的開過來了。那邊市民用什麼來抵擋他們呢？

全部是手拉著手，徒手的，就是學生糾察隊和市民糾察隊，也有老太太，老太爺，和那些熱心的工人，白天來送飯的，來安慰我們的，鼓勵我們的，為我們說了很多支持我們的話的那些人，築起一道道的人牆，在那裡守衛著。這個時候坦克已經開過來了，先頭部隊兩邊來的，全部是帶著鋼盔，穿著迷彩服的，是他們的敢死隊。

當時坦克開了就稍停了一下，馬上就有當兵的出來，好像把槍對準了。我們很多學生就是誓死不讓，而且喊著「打倒法西斯」「打倒獨裁」這種口號，這個時候，坦克上面的高射機槍，馬上往下一壓，平板掃射，當場第一排全部打死，跟著後面的衝鋒隊員馬上用衝鋒槍掃射，坦克就從第一排人群鑽「轆」過去，留下一片肉醬。我在那個時候看到，衝鋒槍的，慘叫聲的，跟機槍的，我還不明白是那回事。我帶著同學馬上到附近的人群衝進去的時候，前面已經往兩邊疏散。

當中，首先我就感覺到一陣槍聲響過以後，我左邊的一個同學，向外一栽，我以為他跌倒，我抓著他的胸口的時候，他很沉，我仔細看他的臉，我已經認不得他了。他的腦袋已被打花，我馬上把他放下來，我那時什麼也沒想，因為來不及想。這個時候，我身旁的幾個人也全掃倒，三個一下子都掃倒了，包括一個女同學。我們那幾個同學也失散了，我馬上就倒在地上，滾在地下，滾到後面車子那些群眾裡去，坦克已經從我們身邊「轆」過去了。

我去到建國門的時候，看到很多學生都被打死，坦克壓過去，人已經不是人。在前門已經亂成一片，全部都是槍聲、慘叫聲，跌下的無法分出是死人還是活人。

我見到一個留長頭髮的女大學生被士兵一刀刺到胸口上，當時這個女學生就跌倒，這個士兵接著在背後再插幾刀，當場就把這個女學生插死。死得最慘烈的是西單和軍事博物館對面。部分跑出來的同學，有人倒下，跟著坦克就壓過去，衝鋒槍見人就掃，不知是北大還是北師大的女學生，二十多個，在阻擋軍車、坦克車的時候，全部被壓死；沒壓死的就全部被機槍打死，個別沒打死的，就是第二槍、第三槍打下去，不留活口。

外圍的大屠殺已經延續了幾個小時。六月四日凌晨二時是高峰時期，坐在天安門廣場，你可聽到周圍是槍聲、機關槍聲。坦克車聲音很大，還有人慘叫的聲音。

二時到四時，我都一直在槍林彈雨當中——殺人最多、最慘烈的地方。但這個時候，在天安門廣場出現相反的現象，沒有一個亂的，沒有一個叫喊的。大家靜靜的在紀念碑底下，大家想到的只有一死。在天安門廣場留到最後的，

學生，其中一個有隻手不見了，他們在瀋陽下車，而我在六月五日清晨五點活著回到哈爾濱。

哈爾濱大學工程系學生透過耶魯大學學生協助傳送至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電腦

聯合報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一日

林正杰六月十九日訪問北京、福建十二天

觀察與證言

天安門事件後，為了對大陸同胞表達一份關懷，也為了解大陸政情與民心的變化，我與祖珺於六月十九日前往北京、福建訪問了十二天，接觸許許多多的北京市民、工人、農人、個體戶商人、國營事業雇員、小公務員、記者、學生、民運人士、教授學者、台灣同胞聯誼會，以及黃順興、陳鼓應等人。當然，也不放棄和在北京站崗戒嚴的解放軍對話的機會。除此，我們也閱讀了一些民主運動的傳單、採擷了一些流傳民間的順口溜和小道消息，收看每天的中央電視台新聞，閱讀各種報刊，並憑弔了彈孔、彈痕、坦克輪跡猶存的「古戰場」。從這些接觸之中，對此次運動的真相及背景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對於採擷到的這些訊息，在本文中將忠實的記錄下來，絕不揣摩、附和任何政治團體、媒體的尺碼。但為了保護當前仍在大陸的當事人等，則必須姑隱其名。以下，是大陸同胞們的證言：

●記者S先生：任何政權殺人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中共當局沒有想到市民會抵抗解放軍，而市民也沒有預料到軍隊如此強悍。解放軍進城速度相當緩慢，先發射橡皮子彈，用完後才發射實彈，並且是向天開槍、向地開槍，驅散不了，並遭到頑抗，才向市民平射。現在領導者的宣傳，其實是心虛，闖了大禍，忙於改造形象。

此次運動，「高自聯」的學生領導人，是一班、一系、一校層層選出代表組成的，相當嚴密。「工自聯」則相當鬆散，在街上掛布條讓工人自由登記參加，一直到六月四日，工人都未罷工，因為此次運動工人還沒覺悟到和他們切身利益相關。

中國大陸十一億人，其中有八億農民、二億文盲、一億的「半文盲」；沒有一份民營報紙；個體戶還未成為一個階層，沒有堅實的中產階級。所以，民主雖肯定會成功，但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達成的。

●北大某研究生：此次參與的學生，文科的多為低年級，理科的多為高年級。學生並非職業政治家，政府把責任推給學生是不對的。學生運動是很純潔的，七十年來第一次有機會喊一聲，有什麼不對？（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來）

●某機構研究員：如果有「動亂」，那是高幹造成的。學生們要求對話，高幹怕對話，因為他們害怕學生在電視上把「官倒」的事抖出來。現在官方說抓的是打砸搶燒的暴徒，其實，我一直在天安門，市民們一直維持理性、和平，甚至維持交通秩序，保護解放軍。所謂的「暴徒」，都是一些勇敢的人，絕不是暴徒。

●某出租車司機：北京每一個出租車司機都認同學生，他們的口號得到全部市民的認同。在學生靜坐、絕食期間，我們常免費載送學生，學生拿學生證招車就可以了。卡車司機也是如此。

對學生我全都支持，只是覺得「民主女神像」有點不倫不類，那不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東西。

●某市民：無政府比有政府還好。在運動的時候，北京小偷罷偷一個月。

●某學生：在天安門前剃光頭的，是五百名學生敢死隊。他們很多人都犧牲了。這次運動是很艱苦的，連東北、廣州的學生都搭了三十六、七個鐘頭火車趕來北京。

●某書商：袁木（國務院發言人）說的謊話騙不了別人，我們這條街就死了人。

●某學生：中國人似螻蛄，但是也強悍。中國像海洋一樣大，一小撮獨裁者會被淹死在裡頭。

●某市民：官倒有多嚴重？我知道一批貨還攔在倉庫裡就被倒賣了七次。

●某市民：六月四日在建國門，我看見一些人在燒坦克，總燒不著。後來，有一個「復員軍人」（退伍軍人）教導市民，拿了一大捆鐵棍塞到坦克的車輪，坦克就停了，他們再引火點汽油管。

●某外國記者：在六月四日以前，每個人都喜歡和我交談，一站在那裡，很快就圍了二、三十人。但是六四之後，要和市民聊天比較困難了。或許和中共攻擊「美國之音」有關吧？

●某教授：死了多少學生沒法估計，可能要等開學了。據說北大死了三個、清華三個、六沽口死了十多個……殯儀館雇員：最近來買花圈都是單位送給烈士的，沒有市民來買。市民只敢在家偷偷辦喪事，免得被牽扯到動

亂。

●火葬場員工：最近送來火葬的人並沒有顯著增加。平常我們每天焚化的是十七、八個人，最近每天二十四、五

個，這就滿爐了。很多死人還放在醫院冷凍，許多外地人還沒家人認屍。

●靈骨塔旁的人：最近死的人還沒送來。我們這兒的習俗，火化後骨灰盒子要先放在家裡一年，再寄放在靈骨塔。

●某教授：老貓抓不著耗子。老人別老想拿調羹餵孩子，別想把一切好事都幫下一代做完。學生即使不成熟，老一代難道就成熟嗎？

●某教授：學生們對中國民主的信念是對的，再傻的學生也不會盲目追求西方民主。現在的中國政治，其實是「老頭家長封建」。要求罷免總理在其他國家是常事，此地學生做了反而成了捕硬殼。如果周恩來還在，依他個人素質修養是可以和學生對談的。學生們連我們這些中年知識份子也看成保守，這一次就是要以身示範，做給我們看。

●某教授：現在的中國是徹底的獨裁，中南海勤政殿的一個房間的一個角上的人，卻要管十一億的中國人。學生為什麼老是選擇天安門呢？因為天安門是中樞，具有集中展示的效果，就如同當年延安的寶塔一樣。

●某教授：為什麼李鵬、楊尚昆要派兵入城，要下令開槍？最主要的是黨內矛盾已經激化了，無論趙紫陽的人或李鵬的人，個個都是提著腦袋過日子。

這一次死傷的人，死的上千，傷的上萬。首都大，人群密密麻麻的像一個大肉團……。解放軍死多少？你看他們翻來覆去的開追悼會，就是那十多個「烈士」。

●某教授：五四的時候，趙紫陽講話還算個轉機，可惜碰到權威，那時候小平的心態是「反我就是反黨」。抓人？

幾個頭還是會抓的，現在最想鎮壓的是李鵬，不是鄧小平，因為李鵬什麼都沒撈到。鄧小平不會殺學生，因為他跟著毛的思路在走，毛也不殺學生。但是動亂是要徹底平息的。學生判幾年刑倒無所謂，這些當權派不必兩年就垮了，柯梅尼不也死了嗎？老賊要死，這是自然規律。對老人不必存有幻想，鄧穎超老太太也不起作用了，早上罵一頓，一聽小平怎麼做，下午就變了。軍隊進城就要退黨，可能說過這話，但未來也可以「闢謠」，政治無誠實可言。徐向前說過軍隊不會對學生開槍，事後等於騙了人。

這一次的事，經濟上的損失恢復要一年，但是民族心靈的復原至少要五十年。打死人還說活該，就像魯迅小說講的——那些學生像是自動撞在石頭上，自己撞死了。

●某權威理論家：目前改組的新班子，還算好的，可以反映鄧小平的心態。老百姓也可以接受，只要李鵬不當總書記，老百姓就存了希望，即使鄧力群那種老左派都可以，照常規，應該是由李鵬當總書記的，鄧對他是有看法的。李鵬、楊尚昆在歷史上要負的責任最大，將來是要開公審大會的。但他們什麼也沒撈到，白替人做官了。北京市委李錫銘、市長陳希同、李鐵映、王忍之，這些最厲害的人一個也沒撈到。現在新的班子急於改變形象，不會去擔責任，要表示與鎮壓無關。而李鵬肯定是睡不著、睡不香了，他欠了一大筆帳，全是攻的招，沒有防的招，連跳出來變個招的機會都沒了。李鵬肯定很快就要下台，一個全世界都恨的人，如何當總理。大國總理豈可像老太太般講話，講什麼「現在全世界都反對我們，最壞的是法國人！」鄧小平的頭腦還是清醒的。鄧已無適當的人，用江澤民是因為他不危險，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江澤民沒什麼後台，他不是李先念女婿。他是個洋包子，上海交大畢業，會幾句洋文，喜歡附庸風雅，結交知識份子，每開國際會議必到。他這個總書記，是靠接待來的，在上海的時候，花了一大堆錢接待中央首長，李先念、陳雲等人每年到上海，全家包括祖孫、孫子的保母，保母的家人全去了，包樓房接待，一花就上千萬。在政治上，江澤民無主見，隨風飄，這次整頓「世界經濟導報」，自己也慌了，打電話到北京找人，代為解釋。未來他這個總書記是個傀儡。

宋平是陳雲推薦的，立場極左。李瑞環將來會接總書記，這個人土洋結合，頗有江湖氣。以前是幹工人的，在五十年代以「工人學哲學」出名，外號叫「青年魯班」。他是天津人，主張改革在天津搞得不錯，不攻擊趙紫陽，老東西少，但和土八路也合得來。這個人政治手腕高明，很有一套，目前接胡啟立的工作。說起話來，國罵多，五句話裡有一句他媽的。他沒什麼靠山，跟好人變好，跟壞人變壞。

●某民意機構代表：我們是諮詢機構，可以發表意見，不能表決。這次運動，我們全程參與了。這場運動的發生，主要是經濟改革後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發生尖銳矛盾。

這一次的運動，是全世界有史以來，自法國大革命以來規模最大，也是最偉大的民主運動。李鵬其實是輸了，他的民意測驗聲望是「零」。目前是黎明前的黑暗，下一次即使楊家將（尚昆）掌握軍隊也靠不住。這一次運動，連中央黨校、國家安全部都參加遊行，記者、知識份子個個參與，年輕黨員也百分之百支持民運，這個運動肯定是成功的。明年清明節，學生可能又起來，江澤民？市民不會用他，這個政權會很慘。鄧小平死了以後，中國肯定有大變化，像毛澤東死時一樣。鄧小平一定是中國最後一任皇帝。

某市民：毛澤東說過：「到底誰怕誰？」我們可是不怕的，怕的是他們。他們派兵入城，這些兵都是農村來的，

兩個禮拜不准看電視，上頭還騙他們說要「拍電影外景」、「拉練」（野外行軍演習）、「到天安門割麥子」。他們信以為真，有些連牙刷牙膏都沒帶。到了城裡，有些人就逃了，原先政府說失蹤五百多名兵，其實是逃兵。

●某教授：和台灣的統一問題，現在我們不談。如果大陸人民生活在痛苦之中，不想拉你們進來。除非老傢伙走掉，我們不談統一；如果民主了，可以談統一。就像文革時，我們不想讓台胞受罪，不會談統一。但是，一般知識份子對台獨，和民眾一樣，也不能接受台獨，但可以攔著。

統一或獨立，不要太急於連繫到目前大陸狀況，不如靜觀大陸變化，不必和當今當權者談，那是「與虎謀皮」。除非大陸內部做大的調整，否則沒條件談統一。

●某學人：電視上的東西，要倒過來看。

●某廈門個體商人：我們什麼都知道，聽得到台灣廣播，也得到華視的李豔秋。節目還不錯，但政治說法也太教條了。民進黨？知道，但好像不成氣候。

新聞自由是重要的，沒有鏡子，就看不到自己的鼻子，不是嗎？

●某教師：這次運動一定要來的，是「不以老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一個教師，收入比出租車司機少了幾十倍；社會行業地位調查，出租車司機是第一名，教師是第一百零二名。大學生快畢業了，他們不發作是不行的。

●某廈門市民：廈門幾乎沒什麼運動，市民很多在外資、內聯、國營承包公司等地上班，生活水平高，沒時間參加運動，否則獎金受損。廈門幾乎沒什麼，人都麻木了，學生也上街遊行一兩天，「只有一萬多人」。

●某煤炭公司工人：台灣有反對黨？我們沒聽過。

對我們工人來說，誰當家都是掙工資。但是，對政治我們可是清楚的，政治家要有手段，如果用兵鎮壓就可以應付學運，那工人也可以當總理了。

聯合報 一九八九年七月五日

中共官方講話



官僚主義就是什麼事都要管，
什麼事也管不好。

如果一個國家的老人
可以拿年輕一代的精英當肉靶子，
這個國家一定前途黯淡。

——方勵之

——詹姆斯·華萊士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新華社刊登趙紫陽五月四日
接見出席北京亞銀年會代表時針對學運講話(摘要)

現在需要廣泛地進行協商對話

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今天說：「現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分學生的遊行仍在繼續。但是，我深信，事態將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分的信心。」

趙紫陽強調指出，現在最需要的是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他說，各位到中國來，大概都知道中國最近有一部分學生上街遊行。這是不是意味著中國政局不穩定呢？我想強調指出，學生遊行的基本口號是「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憲法」、「擁護改革」、「推進民主」、「反對腐敗」。我認為，這就反映了遊行隊伍中的絕大多數學生對共產黨和政府的態度：又滿意，又不滿意。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們對十年來改革和建設的成績，對我們國家的進步和發展，是很滿意的，但對我們工作中的失誤是很不滿意的。他們要求糾正失誤，改進工作；而肯定成績，糾正失誤，繼續前進，也正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主張。有沒有人企圖利用並且正在利用學生的行動呢？中國這麼大，當然難免，總有人希望看到我們出現動亂，總有人會利用，不利用是不可想像的。這樣的人極少，但值得警惕，我想絕大多數學生是會懂得這一點的。現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的遊行仍在繼續。但是，我深信，事態將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分的信心。

我想，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應該通過改革來解決，應該用符合合理性和秩序的辦法來解決。分析一下具體情況就清楚了：現在學生最不滿意的是貪汙腐敗現象。這本來是黨和政府近幾年來一直在解決的問題，但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人有意見，而且意見這麼大？兩條原因。一是由於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監督，以致某些確實存在的腐敗現象，不能及時地得到舉報和處理；二是由於公開化不夠，透明度不夠，有些傳言，或是張冠李戴，或是無限擴大，或是無中生有。其實，我們絕大多數黨和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不僅是低工資，而且除了工資以外並沒有什麼其他收入，更沒有什麼法定的特殊權利。違法亂紀，搞特權、特殊化的人，有，但並不像人們傳聞的那麼多，那麼嚴重。當然，腐敗問題是一定要解決的，但這個問題必須也只能同完善法制、民主監督、擴大透明度等改革措施結合進行。去年以來，我們在幾個城鄉地區公開政府的辦事制度，公開辦事結果，鼓勵群眾監督，並建立群眾舉報中心，作了一些試驗。這樣，就把懲治腐敗同民主、法制初步結合起來了。現在正在繼續總結經驗，準備在較大的範圍和較高的層次上一步一步推開。

我認為，也同樣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來解決，在理性和秩序的氣氛中解決。現在需要廣泛地進行協商對話，同學生對話，同工人對話，同知識分子對話，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對話。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在理智和秩序

的氣氛中，交換意見，增進理解，共同探討解決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

現在最需要的是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黨和政府準備這樣做，我相信，學生會贊成這樣做，各界人士也都會贊成這樣做。大家都這樣做，我們就一定能夠達到維護穩定的目的。我相信，這將是新的、更高水平上的團結。在穩定和團結的基礎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一定會進行得更加順利。我對中國的政局的穩定和改革的前途持樂觀態度，中國的投資環境將繼續改善。我希望我介紹的這些情況能夠有助於你們對中國的瞭解。

趙紫陽五月十七日對絕食同學談話

你們為國家和民族做貢獻的時間還很長

同學們：

現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學們講幾句話。

同學們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對腐敗、推進改革的愛國熱情是非常可貴的，黨中央和國務院是肯定的，同時也希望同學們能夠保持冷靜、理智、克制、秩序、顧全大局，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

請同學們放心，黨和政府絕不會「秋後算帳」。

我還要告訴同學們，中央對大家提出的合理意見和要求非常重視。我們將進一步研究同學們和社會各界的意見和要求，提出和採取加強民主和法制建設，反對腐敗，推進廉政建設，增加透明度等實際措施。

同學們，建設四化，振興中華的擔子最終要落在青年一代身上。你們為國家和民族做貢獻的時間還很長。中央希望同學們保重身體，停止絕食，盡快恢復健康。這樣，中央就放心了，你們的父母、教師和廣大群眾也就放心了。同學們回去以後，中央和國務院的同志還會繼續聽取同學們的意見，同各方面多層次多渠道的座談對話都將深入進行下去。

我再次呼籲同學們，停止絕食。祝願同學們盡快恢復健康。

人民日報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

我的感情是屬於你們的

「同學們，我真不知道應該用什麼樣的語言，來表達我對你們的同情，我的感情是屬於你們的。」五月十六日下午，絕食已進入第三天，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閻明復同志突然出現在天安門廣場絕食團的廣播站前。

閻明復同志到來之前，記者已聽說要有個緊急行動，但無人透露內容。接著，記者看到，臂纏紅色條帶的絕食糾察隊員手拉站成一排，清理出一條通道。高音喇叭裡傳出急切的声音：「急救車、急救車，快到廣播站來！」四個穿白大褂的學生抬著擔架衝向救護車，卻被人擋住。這時，車門出現了閻明復同志，他身穿駝色西裝，內襯藍條紋襯衫，沒繫領帶，沒繫扣子，西服的兩個兜蓋折在兜裡。他的身邊只有一位手持步話機的警衛人員。

絕食團內一陣騷動。

一位學生領袖帶頭喊著：

「一二！坐下！」「一二！安靜！」另一位腋下夾著氧氣袋的學生領袖抓著兩個麥克風，用嘶啞的嗓音激動地說：

「我首先擔保閻明復同志，他是我們的朋友，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

場內漸漸安靜下來。

面對學生，背後是紀念碑和大會堂，閻明復激動地搖動著麥克風：「我只是想說，你們沒有權利這樣自我摧殘，未來是你們的，黨的事業要你們進行下去。你們沒有權利用生命換取你們的要求的達到！」

「我們只能這樣！」一個悲愴的聲音傳來。

閻明復說：「你們的精神，已經感動了全國，以這幾天的英勇行為，證明了你們的決心，我相信包括我們中共中央、包括人大常委會一定很快對整個局勢做出全面的公正的判斷。希望同志們在這幾天內不要用自己的生命來做為代價，這是我講的第一點，而且完全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出發。第二點我想代表中央向同學們保證，同學們所擔心的秋後算帳，絕對不會有的，同學們的行動一定會得到大家的支持。」

閻明復最後說：「同學們，特別是在廣場上絕食的同學們能夠到醫院去，能夠回到學校；如果同學們對我講的，不相信的話，我願意做你們的人質跟你們回到學校去。我相信真理早晚會證實這一天會很快到來。」

隨著「糾察隊員請讓開，糾察隊員請讓開！」的廣播聲，閻明復在簇擁下向救護車走去。記者迅速接近救護車，從右側窗口探進頭去問：「閻部長，您能不能就今天的情況再講幾句？」閻明復立即探身過來，但在震耳欲聾的聲音中，閻明復的話一句也聽不清。緊接著，一位警衛人員抓住記者左肩，猛地把記者從車窗內扯了出來，記者倒退數步才站穩，只來得及看清救護車的車號「北京〇一〇二四二〇……」

許多絕食學生黯然淚下，場內抽泣聲不絕於耳。

救護車呼嘯而去……（講話內容根據現場錄音記錄）

北京青年報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

趙紫陽五月十九日對絕食學生講話 我們來了，但是太晚了……

我給同學們講幾句話，我們來了，但是太晚了，對不起！對不起同學們。

你們不管怎樣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我這次來也不是請你們原諒我們，我只是說，學生們的身體到現在已經非常虛弱了，你們都已經絕食到第七天了。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時間長了，身體在將來會造成難以補償的損傷。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趕快結束絕食。同時，我也知道，你們絕食是為了達到政府和黨對你們提出的問題，有滿意的答覆。但是我覺得要得到滿意答覆，我們對話的渠道是暢通的。有一些問題是需要有一個過程來解決。譬如說性質這個問題，我覺得終究可以解決，終究我們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說甚麼時間，你們也知道情況，都是很複雜的，需要有一個過程，你們不能夠在絕食六天到七天，現在還堅持這一條，一定要達到滿意才停止絕食，但是那個時候就晚了！沒法補償了！你們還年輕呀，同學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

我今天來不是跟你們對話的，今天就是說，同志們能不能理智一些，想一想現在已到一個什麼嚴重的情況。你們都知道，現在黨和國家都非常著急，整個社會可以說憂心如焚，整個北京都在議論你們這個事情，另外，你們也知道這種北京的情況，已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我們這麼大個城市，尤其首都，各方面嚴重的情況一天在增加。同志們都是好意，為了我們國家好，但是這個事情發展下去就不能夠控制，造成各方面影響。你看造成交通、運輸、工作等等不安定。

我就說這麼多，總之就這麼個心意。你們停止絕食，中國政府絕不會這樣子把對話的門關起來了，絕不會！你們所提出的一些問題，我們還會繼續討論。事實上，不管怎樣講，雖然慢是慢了一些，事實上現在一些問題還在逐步解決，還在逐步地解決嘛！

年輕人呀，我們都曾經年輕過，我們也遊過行，我們也臥過軌，我也知道當時那種情況，沒有想後果是怎麼樣，但事後一想呀……你們要冷靜地想一想今後的事。

人民日報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

我們決心採取果斷又審慎的步驟

北京四、五月間爆發的這場學潮，是建國以來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影響也最為嚴重的一次學潮。下面，我就這次學潮的過程，它所反映出來的政治鬥爭情況，以及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各個領域造成的損失，向到會同志作一簡要的通報。

今年三月初在北大、清華等高校相繼發現了一些沒有署名的大小字報，明目張膽攻擊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制度。例如，有人寫了所謂「討鄧傲文」，公開叫囂要「取消黨派，解除四項（基本）原則」，「憤起討賊」，把矛頭直指鄧小平同志。另一份題為「為中國人悲哀」的小字報，認為現在的政府是「獨裁專制」，號召大家「為自由而戰」。還有一份題為「時代的召喚」的大字報，提出了「社會主義還有沒有存在的合理性」和「用甚麼樣的哲學體系去取代馬列主義」的問題。在北大三角地，還貼出來一張所謂「致廣大青年學生的一封信」，鼓吹在方勵之領導下為「民主、自由、人權」而戰。在社會上，一些帶有領導政治色彩的「沙龍」也相繼出現，頻繁集會，十分活躍。方勵之稱讚這些集會「對當局採取完全抵制、徹底批判的態度」、「火藥味很濃」，並且預言，「這種會連續開三次就要上街了」。四月十五日耀邦同志逝世，這些人認為時機已到，決心大鬧一番。

當時社會上圍繞耀邦同志的死因謠傳很多，最多的是說「李鵬在政治局會議上大罵胡耀邦，胡被氣死」，甚至謠傳「胡耀邦是被鄧小平的警衛人員開槍打死的」。許多學生不明真相，憤怒激動，各高等學院大小字報急劇增加。許多大小字報和標語、輓聯等根本不是悼念耀邦同志，而是藉悼念之名，惡毒攻擊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四月十五日耀邦同志逝世的當天，北京大學就出現一張題為「贊耀邦——並致另一些人」的大字報，說中央批評耀邦同志的錯誤是「罵別人淫蕩只因為自己陽萎」。清華大學等院校出現「李鵬辭職」、「撤換無能政府，推翻專制君主」等標語。四月十六日，人民大學出現「哭耀邦」的大字報，用謾罵的語句，對小平、紫陽、李鵬、尚昆、萬里、先念、王震等幾位中央領導同志指名道姓地進行了逐個攻擊。中央民族學院有人貼出標語，說「不該去的去了，該死的卻沒死」。四月十七日，中央民族學院貼出題為「快訊」的大字報，聲稱「北大、清華等二十多所在京院校均掀起了反三人（指鄧小平、趙紫陽、李鵬）的浪潮，以悼念胡耀邦」。同一天，人民大學貼出「幾條建議」的大字報，號召輓聯、花圈都向天安門廣場集中，聯合成立首都各高校治喪委員會，重新評價胡耀邦的工作，廢除專制政治，建立民主政治的新秩序。四月十八日，北京航空航大學院出現「告全體同胞書」，要求「取消共產黨，實行多黨制」，「取消各體、軍隊、學校，單位的黨支部和政工幹部」。還有的提出要「邀請國民黨回大陸建立兩黨政治」。許多大小字報不堪入耳的下流語言咒罵小平同志，要求「打倒鄧小平，結束老人政治」。

僅僅兩三天的時間，學潮迅猛發展。遊行、集會從校內擴展到校外，聲勢越來越大，政治口號也越來越明確。在極少數人的挑動下，上萬學生走上街頭，到天安門廣場靜坐。四月十八日、十九日深夜，接連發生兩次建國以來所未有的衝擊黨中央國務院所在地新華門的事件。衝擊過程中，現場有人呼喊，「打倒共產黨」的口號，學校裡有人打出「火燒中南海」的橫額。隨後，就傳出了所謂「四·二二慘案」的謠言，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同志追悼會的前夜，數萬學生佔領了天安門廣場。追悼會當天，又傳出了李鵬同志先同意後拒絕接見學生的謠言，激起了青年同學的強烈不滿。會後，就有人提出了「通電全國，統一罷課」的口號，造成了六萬高校學生罷課的局面。同時，也開始了「五四大鬧」的串聯活動。

耀邦同志追悼會結束後，善良的人們認為學潮總該告一段落，可以恢復正常了。恰恰相反，學潮不但沒有平息，反而向著更加激化的方向發展。它的特點，一是學潮出現了向社會擴散的趨勢。四月廿三日，有的大字報提出，「我們不只要罷課；我們要高唱凱歌，以實際行動聯合工友、打倒暴政」。接著，一些人到中學、工廠、商店、農村串聯，散發、張貼傳單，蓄意擴大事態，有的中學出現了「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標語，有的中學出現了「罷課罷學萬歲」的大字報。許多高校學生上街演講、散傳單、搞募捐、開飛行集會，僅四月廿五日這一天，就有二十二所高校的部分學生搞了一百五十起這類活動，佔全市高校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一。正是一些人有組織、有計畫地在學校搞「奪權」活動。四月十九日北大大部分學生會公開宣佈廢除經選舉產生的學生會和研究會，成立「新學生組織籌備委員會」，四月廿日非法選舉產生了「團結學生會籌委會」。政法大學出現了「罷黜現學生會主席」的大字報。許多學校相繼建立了非法的學生「自治」組織，十幾所院校發生了搶佔辦公室，搶佔廣播站的事件。四月二十二日晚，二十一所院校的部分學生串聯，在圓明園開會成立了非法的「高校臨時委員會」，後來改名為「北京市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高自聯」），成為這次學潮的指揮中心。學潮向著統一綱領、統一口號、統一組織、統一行動的方向發展。正是極少數人提出「南下北上」的口號，發動全國性的大串聯。南京、武漢、西安、長沙、哈爾濱、上海等地的高校都發現從北京去的學生；天津、河北、安徽、上海等地的學生也到北京去參加遊行。與上述三個方面的活動相配合，學校內煽動性、攻擊性的大小字報也不斷升級。有的發表了「私有制宣言」，號召「讓我們早日敲響公有制的喪鐘，去迎接共和國新的明天」。有的發出了推翻現政權的口號，提出「最近目標則是要讓瀆職的李鵬辭職」。

在學潮規模日益擴大，情況日益複雜幾近失控的情況下，政治局常委對形勢作出了正確的分析，對問題的性質作出了正確的判斷。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揭露了極少數人企圖利用學潮製造動亂的實質。

「人民日報」四月廿六日的社論儘管被相當多參加學潮的學生所誤解，但在當時確實起到了揭露問題實質，穩定全國形勢的作用，迫使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器張氣焰迅速收斂，策略相應改變。與此同時，學潮中提出的口號也迅速降調。

四月二十七日有三十八所高校三萬多學生參加（不包括尾隨、圍觀）的遊行中，大量攻擊謾罵的語言驟然消失，打出了「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等標語，提出了「反官僚、反腐敗、反特權」、「穩定物價」等要求，得到了街頭群眾的支持。四月二十九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等同志與學生代表對話，以及國務院部委負責人、北京市委、

市政府負責人向所屬院校學生代表對話，收到了積極的效果。在「五四」遊行的時候，人數大為減少（只有一萬多人），情緒也不如過去激烈，在天安門廣場宣讀了「五四宣言」之後，學潮的組織者便宣佈遊行告一段落，次日復課，轉向同政府對話。

當時，多數同學都願意恢復正常秩序，大部分也已復課，希望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但是，由於盛傳中央領導同志對學潮有兩種認識、兩種評價和兩種處理方式，輿論導向也發生了明顯變化，出現了與四月二十六日社論迥然不同的基調，廣大幹部和積極分子感到困惑不解，無所適從。少數唯恐天下不亂的人看到有機可乘，重新活躍起來，時局驟然逆轉，已經回落的學潮又轉向激昂，新的攻擊性大小字報就不斷增加，同政府對話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當時提出的主要要求：一是徹底否定「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否定極少數人在學潮的掩蓋下製造動亂的實質，承認這次學潮是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二是承認學潮中非法成立的學生自治組織，政府只能同他們選出的學生代表對話，而不能同合法的學生組織的代表對話；三是給「世界經濟導報」的總編輯欽本立平反；四是取消北京人大常委會制定的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

在學生絕食過程中，黨和政府懷著十分焦急的心情，竭盡全力，在各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

但是，這些努力並未使學潮得到緩解。相反，由於輿論的錯誤導向和竭力鼓動，由於極少數人的繼續煽動，由於部分學生的偏激情緒，由於廣大群眾的不明真相，學潮向更加激化的方向急劇發展。一時間，似乎不參加遊行就是「不愛國」。從十五日開始，上街遊行的人越來越多，從幾萬，十幾萬發展到近百萬，參加遊行的人不僅是大學學生，還有工人、農民、機關幹部、民主黨派工作人員，以至中小學生和幼兒園的娃娃，一些司法專政機關的幹警，個別軍事院校的幹部和戰士。外地也有兩萬多人專程趕來北京聲援絕食。這種作法。實際上是把絕食學生逼到一條「死路」上去。特別嚴重的是，在如此聲勢浩大，持續不斷的遊行示威中，極少數人更加肆無忌憚，重新提出各種攻擊咒罵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政治口號，把攻擊的矛頭集中指向鄧小平同志，有的甚至公然要求「鄧小平下台」、「強烈要求小平退黨」、「不要中國特色的攝政王」、「反對寡頭統治結束老人政治」，有的橫幅寫著「鄧小平狼心，趙紫陽滑頭」、「李鵬下台，謝國安民」，還有的橫幅公開呼喚，「中國的瓦文薩（波蘭團結工會領袖華里沙）你在哪裡」。

所有這些尖銳地說明，現在已經擴大到全社會的這場學潮，絕不是甚麼一般的學潮，而是有人借學潮挑起的一場動亂，是一場性質十分嚴重的政治鬥爭。

還有，在這次學潮中，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紛紛介入，更加說明了這場鬥爭有著深刻的社會和政治背景。

原非法組織「人權同盟」負責人、曾被我勞教過四年的任晚町，從這次學潮一開始就積極插手，多次在天安門廣場和一些高等院校發表演講，他說，「這次學潮，就是借胡耀邦逝世搞起來的」。他攻擊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四十年是個政治腐敗，民不聊生，民怨沸騰」的四十年，攻擊憲法規定的「一切權利屬於人民」是「十足的騙局」，攻擊四項基本原則是「高懸於人民利益之上的利劍」，「汗賊」開放改革和振興民族只不過是掛在牆上的一幅畫餅，提醒學生「一九八九年學潮失敗的原因就是沒有聯合工人」，主張工會「要脫離共產黨的領導，成立真正的工會」，煽動「學生要聯合工人階級，團結起來，浴血奮戰」。在演講中，他還公然提出共產黨和八大民主黨派都領導不了中國人民，號召成立「自由民主黨」。對任晚町的這些污蔑、攻擊和煽動言論，有的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委會」向全校進行了播

放。

被我們宣佈為非法的「中國民主聯盟」成員胡平、陳軍等人，聯名於四月二十二日從美國紐約發出了「致中國大學生公開信」，不僅對學潮表示聲援，而且為學生出謀劃策。他們要求學生注意「鞏固在這次活動中建立起來的組織聯繫，力求以一個堅強的群體進行有效的活動」，要求學生「提出一些最基本的具體要求」，目前「應把徹底否定一九八七年反自由化運動作為突破口」，「如果這些要求得不到相應的回應，應繼續堅持抗議活動」，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改變多次運動『有聲勢無結局』的循環不前局面」。同時，他們還建議學生「加強與各種新聞媒介的聯繫」，「加強與社會其他各界的聯繫……在運動中爭取他們的支持和參與。」要「努力落實校園內的自由」，「包括在校園內創立獨立刊物」、「建立充分自治的各種社團、鞏固校園內的表達自由」。煽動學生「隨時準備採取張貼大字報和遊行等方式」，同我們進行鬥爭。不僅如此，「中國民主聯盟」的兩個頭頭王炳章和湯光中也急急忙忙從紐約飛往東京，企圖闖回北京，直接插手運動。

一些主張在中國實行西方民主制度的海外華人和知識分子推舉方勵之領銜，於四月十七日從哥倫比亞大學發回了「敦促中國大陸民主政治宣言」，鼓吹「中國是全體人民的中國，絕不是一黨一派的中國」，「現在是人民主動起來表明自己的政治要求的時候了」，「根本的問題在於人民必須擁有對執政黨的選擇權」。

國民黨的中常委也於四月廿六日召開了中央常務委員會，討論了大陸學潮的情況，認為「最近大陸學生要求自由民主的運動，已點燃起大陸同胞長期以來對中共暴政積怨的火苗，我政府與民眾應有更積極、更主動的作法支援他們，使大陸早日民主與自由化」。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和中央社也接連寫文章、發消息，或轉發西方通訊社的報導，給學潮聲援打氣、喝采叫好，說甚麼「經驗證明，不論在此地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共產主義都已經失敗」。

美國政府也竭力對我國內政進行干預。四月二十八日，美國白宮發言人菲茨特發表講話，支持中國學生舉行的抗議活動。他說，美國總統布希「信奉中國正在表示的言論自由的原則和集會的權利」。還說「鑒於中國學生有進行抗議的權利和有表達爭取自由的民主行動的興趣的權利，我們對此支持態度」。

這次學潮時間之長、聲勢之大、牽動社會面之廣、影響危殆之烈，超過了以往任何一次。四次衝擊新華門，多次佔領天安門廣場，這種情況就是十年內亂時期也沒有過。上千人連續七天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這也是建國來歷次學潮沒有出現過的現象。這次絕食選擇了艾巴大訪華的時機，嚴重干擾了國家的重大外事活動和損害了國家形象。由絕食引起的連續數天的數十萬、上百萬人遊行，甚至超過了「文革」紅衛兵大串連的時代，使無政府主義重新氾濫，國家的一些法律、法令形同虛置，造成了劇烈的社會震盪。特別是造謠中傷，惡毒誹謗，人身攻擊，反民主反法制，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影響十分惡劣。

尤其嚴重的是，這次學潮不僅破壞了首都的政治經濟、社會秩序，而且也影響和破壞了全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全國近幾天有二十多個大中城市有人上街遊行，少則數千人，多則上萬人。上海、太原等地也發生了絕食請願。所有這些說明，我們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這次學潮很有可能發展成為一場全國性的動亂，造成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形勢，把一個很有希望的中國，變成一個混亂不堪的，沒有希望的中國。在這樣重要的關頭，為了黨的命運，國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也為了保護捲入學潮的廣大高校學生，我們決心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直接領導下，採取既果斷又審慎的

李鵬五月十九日對北京黨政軍幹部講話（摘要） 再搞「聲援」就是把他們推向絕路

今天，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決定，黨中央和國務院召開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要求大家緊急動員起來，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恢復社會正常秩序，維護安定團結，以保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

剛才中共北京市委負責同志介紹的情況說明，當前首都形勢相當嚴峻。無政府狀態越來越嚴重，法制和紀律遭到破壞。本來，五月初以前，經過大量的工作，形勢已趨於平穩，但進入五月以後，又更加動亂起來。捲入遊行示威的學生和其他群眾越來越多，許多高等學校陷於癱瘓，公共交通到處堵塞，黨政領導機關受到衝擊，社會治安惡化，嚴重干擾和破壞了全市人民的生產、工作、學習和生活的正常秩序。舉世矚目的中蘇高級會晤中的一些國事活動安排，也因此而被迫變更或取消，極大地損害了我國的國際形象和聲譽。

天安門廣場部分學生絕食請願的活動還在繼續。他們的健康已經受到極大的損害，有的人生命已處於危險之中。實際上這是少數人拿絕食同學作為「人質」，要挾、強迫黨和政府答應他們的政治條件，連一點點起碼的人道主義都不講了。黨和政府一方面採取了一切可能採取的措施，對絕食學生進行治療和搶救；另一方面，多次同絕食學生的代表進行對話，並鄭重表示今後將繼續聽取他們的意見，希望立即停止絕食，但都未能取得預期效果。在天安門廣場人群擁擠，煽動性口號不斷和人群情緒極度激動的情況下，絕食學生代表也表示，他們已不能控制局勢。現在，我們如果再不迅速結束這種狀況，聽任其發展下去，很難預料不出現大家都不願意看到的情況。

北京的事態還在發展，而且已經波及到了全國許多城市。在不少地方，遊行示威的人越來越多。在有的地方，也發生了多次衝擊當地黨政領導機關的事件，發生了打、砸、搶、燒等嚴重違法破壞活動。最近，甚至鐵路幹線上的火車也遭到攔截，使交通被迫中斷。種種情況表明，如再不迅速扭轉局面，穩定局勢，就會導致全國範圍的大動亂。我國國家的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人民共和國的前途和命運，已經面臨嚴重的威脅。

現在已經越來越清楚地看出，極少數極少數的人要通過動亂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這就是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他們公開打出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口號，目的就是要取得肆無忌憚地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絕對自由。他們散佈了大量謠言，攻擊、污蔑、謾罵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現在已經集中地把矛頭指向為我們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的鄧小平同志，其目的就是要從組織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經過人民代表大會依法

產生的人民政府，徹底否定人民民主專政；他們四出煽風點火，秘密串聯，鼓動成立各種非法組織，強迫黨和政府承認，就是要為他們在中國建立反對派、反對黨打下基礎。如果他們的目的得逞，什麼改革開放，什麼民主法制，什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都將成為泡影，中國將出現一次歷史的倒退。一個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就會變成沒有希望沒有前途的中國。

我們所以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揭露極少數人的政治陰謀，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廣大青年學生同挑動動亂的極少數人區分開來，是出於對青年學生的愛護。前一段，我們在處理學潮問題上所以採取極其寬容、克制的態度，也正是出於這樣的願望和目的，不要傷害好人，特別不要傷害青年學生。而那些躲在背後策劃和煽動動亂的極少數人，卻以為黨和政府軟弱可欺，不斷製造謠言，蠱惑群眾，擴大事態，導致首都乃至全國許多地方的形勢發展得越來越嚴峻，迫使我們不得不採取果斷、堅決的措施來制止動亂。

必須強調，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仍然要堅持保護廣大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把他們同製造動亂的極少數人嚴格區別開來，對他們在學潮中的過激言行不予追究。

現在，為了堅決制止動亂，迅速恢復秩序，我在這裡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緊急呼籲：

一、目前還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希望你們立即停止絕食，離開廣場，接受治療，儘快恢復健康。
二、廣大同學和社會各界，希望你們立即停止一切遊行活動，並從人道主義出發，再也不要對絕食學生進行所謂「聲援」了。不管動機如何，再搞「聲援」就是把他們推向絕路。

人民日報 一九八九年五月廿日

國務院五月二十日北京部分地區戒嚴令

鑒於北京市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動亂，破壞了社會安定，破壞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會秩序，為了堅決制止動亂，維護北京市的社會安寧，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保障公共財產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政府正常執行公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八十九條第十六項的規定，國務院決定：自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十時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組織實施，並根據實際需要採取具體戒嚴措施。

國務院總理 李鵬

北京市政府五月二十日令

（第一號）

根據李鵬總理簽署的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分地區戒嚴令，為迅速制止社會動亂，維護首都正常的工作、生產、教學、科研、社會生活秩序，北京市人民政府特發佈此令：

一、自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十時起對東城區、西城區、崇文區、宣武區、石景山區、海淀區、豐台區、朝陽區實行戒嚴；

二、在戒嚴期間，嚴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和其他聚眾妨害正常秩序的活動；

- 三、嚴禁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製造和散佈謠言，進行串聯、演講、散發傳單；煽動社會動亂；
 - 四、嚴禁衝擊黨政軍領導機關，嚴禁衝擊廣播、電視、通訊等重要單位，嚴禁破壞重要公共設施，嚴禁打、砸、搶、燒等一切破壞活動；
 - 五、嚴禁騷擾各國駐華使館和聯合國駐京機構；
 - 六、在戒嚴期間，發生上述應予禁止的活動，公安幹警、武警部隊和人民解放軍執勤人員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
- 以上各項，望全體市民遵照執行。

市長 陳希同

(第二號)

為了執行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分地區戒嚴令，維護首都的正常秩序，北京市人民政府特發佈此令：

- 一、外國人必須遵守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據國務院李鵬總理簽署的戒嚴令所發佈的各項命令；
- 二、在戒嚴期間，外國人不得介入中國公民違反戒嚴令的活動；
- 三、違反以上規定的，執勤人員有權採取一切手段，予以制止。

市長 陳希同

(第三號)

在戒嚴期間，對記者採訪特作如下規定：

- 一、嚴禁中外記者利用採訪，進行挑唆、煽動性宣傳報導；
- 二、未經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外國記者、港澳台記者不得進入機關、團體、學校、廠礦、企業、街道進行採訪、拍照、錄相等活動；
- 三、違反以上規定的，執勤人員有權予以制止。

市長 陳希同

北京市政府、戒嚴指揮部五月二十二日通告

目前，首都生產、生活秩序處於相當嚴重的混亂狀態。許多地方交通受阻，公共交通尚未恢復，一些單位的生產、工作難以進行，學校的教學沒有轉入正常，市區環境衛生狀況令人擔憂，極少數不明身分的人乘機製造事端，擾亂社會治安。他們攔阻、搶劫車輛，扭打軍人，非法設立哨卡，對行人搜身，檢查身分證。更有一夥摩托車隊，在街道上橫衝直撞，嚴重地危及了市民的人身安全。這些，已經引起首都廣大人民群眾極大的不安和憂慮，迫切希望儘快恢復正常秩序。為此，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就有關事項通告如下：

- 一、現在社會上有不少謠言，是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故意製造的企圖攪亂人心，激化矛盾。這是不能允許的。廣大人民群眾要明辨是非，謹防上當。
- 二、最近湧入北京市的外地人員明顯增多，不僅吃住問題難以解決，而且給首都恢復正常秩序增加了很大困難。

希望這些人員儘快離開北京，返回原單位。各有關方面要積極做好工作。

三、各機關、團體、工廠、學校、商店和企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要堅守崗位，堅持生產，做好工作。所有學校都應堅持正常教學。

四、奉命執行北京市部分地區戒嚴任務的部隊，要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各有關方面和人民群眾要積極配合，盡力支援。

五、交通警察應堅守崗位，盡職盡責。其他人員不得擅自設崗設卡，擾亂交通指揮。當前有些人攔阻車輛，強行檢查，設置障礙，必須立即停止。

楊尚昆五月二十四日在軍委緊急擴大會議講話(摘要)

中央考慮來考慮去，勢必要換領導

軍委決定召開緊急擴大會議，請各大單位主要負責同志參加，主要給同志們說一件事情，現在北京局勢還處在一個混亂狀態。雖然宣布了戒嚴，但實際上有些戒嚴任務沒有執行。有些執行戒嚴任務部隊受阻，為了避免正面衝突未強行通過。經過工作，現在多數部隊已進駐預定位置，前幾天還更亂，所有軍牌的車都不能通行。這樣的情況還不說是動亂？首都的狀況就是動亂。這個動亂並沒平息。

一個多月來學生運動時高時低，總的是向高的發展，從耀邦同志逝世時開始一直到現在，大街上宣傳的口號幾次變化，耀邦同志逝世的口號是要為耀邦同志平反，接著就是「打倒共產黨」、「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敗政府」。那時還沒有普遍喊出「打倒鄧小平」的口號，只有少數地方有。四月廿六日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以後，學生把口號改了，不講「打倒政府」、「打倒共產黨」了，改成「清除腐敗」、「打倒官僚」、「擁護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擁護四項基本原則」。五月四日以後，突然我們有的同志說，這次運動是愛國的、是合理的，這一下子又掀起了一個高潮，之後，又發展到絕食。

為甚麼會出現這種情況？為甚麼搞得首都這樣失去控制？全國都發生大的遊行示威，而且提出來的口號專門對著國務院，為甚麼會這樣？前不久幾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陳雲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同志，還有小平同志、王震同志、鄧大姐，對這件事情都非常憂心，事情怎麼會搞成這樣子呢？經過分析事情發展的過程，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這件事發生在學生裡頭，但根子是在黨內。就是說政治局常委有兩個聲音，兩個不同的聲音，按照先念同志概括的說法，就是有兩個司令部。

鄧主席就講，這次學生鬧事經過幾次反覆，兩種聲音出現，就是指的趙紫陽同志的這篇講話（按：指趙紫陽五月四日接見亞銀代表團時，稱學生是愛國的行動），這是一個轉折點。把中央常委的不同看法統統暴露學生面前，學

生更起勁了。所以就曾經出現「擁護趙紫陽」、「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

北京也出現有些類似文化大革命的樣子，如北京大學佔領了學校的廣播台，把學生會的牌子砸了，政法大學也出現，好幾個大學都出現了奪廣播台，甚至破窗而入。現在的問題是把黨內兩個不同聲音完全暴露到社會上，學生覺得黨中央有一個人支持他們，因此越鬧越厲害，要求開緊急人大常委會，開緊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目的就是要明明白白地想用這些組織作出一條決議，否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照他們的說法學生運動是一個自發的愛國民主運動。

多少年來，幾位八十歲以上的老年人坐在一起討論中央事情，這是第一次。小平、陳雲、彭真、鄧大姐、王老，都覺得無路可退，退就是我們垮台，中華人民共和國倒台。

北京的同志看得很清楚，在五月十九日上午，紫陽同志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人，你們看他講了些甚麼話？稍稍有腦子的人都覺得他講得沒有道理。第一，他說我們來遲了，就哭起來了；第二，說情況很複雜，有很多事情現在解決不了，經過一定的時期終究可以解決，你們還年輕，路長得很，我們老了，無所謂。講了這麼一篇調子很低沉、一片很內疚的話，好像有很多委屈說不出來。北京多數幹部看了他那個講話，都說這個人太不講組織原則了，太沒有紀律了。當天晚上召開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本來安排他要出席的，但一到開會的時候，他突然不去，這樣一個重要會議，總書記不參加，人家馬上就看出問題了。

現在擺在面前的就這麼一個問題，怎麼解決？今天我想給軍隊各大單位的同志先打個招呼。中央考慮來考慮去，勢必要換領導，因為他不能執行中央的指示，同時另外還有一套。

請大家來，就是要做這幾方面的工作。

- 一、請你們心中有數；
- 二、回去開黨委會，跟大家說清楚，軍隊要傳達到團級幹部，團之幹部非常重要；
- 三、黨委要統一思想，無論如何要統一到中央的思想上來，特別是軍隊，不執行命令，我要以軍法論處。
- 四、請你們特別注意院校，院校的幹部、主任、教授，要對學員做好工作。軍隊院校絕不能參加遊行示威和聲援。
- 五、現在到達預定地點的軍隊，要立即安置好，保證他們休息好。要下去動員，向基層幹部講清楚是什麼回事。

明報 一九八九年五月廿九日

陳雲五月二十六日在中顧委常委會議講話（摘要）

我們老同志一定要挺身而出

我們都是為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創建和建設奮鬥了幾十年的老同志，深知如果不把極少數極少數人製造的這場動亂堅決平息下去，就會黨無寧日，國無寧日。不僅十年改革的成果保持不住，而且用鮮血換來的革命成果和社會主義建

設的成果，都有喪失殆盡的危險。所以，在這樣的緊急關頭，我們老同志一定要挺身而出，和全黨同志一道，堅決揭露極少數極少數製造動亂的人的陰謀詭計，堅決同他們進行鬥爭，決不能退讓，決不能有絲毫的含糊。

這場動亂的出現，絕不是偶然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相當一段時期以來，放鬆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削弱了黨的思想政治工作。事實再一次告訴我們，要維護社會的安定團結，要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革事業的順利進行，必須堅定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人民日報 一九八九年五月廿七日

彭真五月二十六日對民主黨派負責人講話（摘要）

戒嚴，完全是合法的、必要的、正確的

這次學生遊行的動機是好的、純潔的、善良的、建設性的，目的是為了克服工作中的缺點失誤，把國家的事情、社會主義事業辦得更好。但是，他們所採取的手段、方式不大妥當。這不怪孩子們。一是他們對法律不熟悉或不很熟悉。二是他們缺乏政治經驗，對極少數極少數陰謀家、壞人乘機製造動亂的險惡用心，警惕不夠。我們這些老同志有責任幫助他們，提醒他們。否則就對不起孩子們。

現在思想比較亂，有各式各樣的口號，各式各樣的想法、主張，各式各樣的綱領等等，問題曠日持久得不到解決。思想怎麼統一？我們有憲法和法律，應該也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憲法和法律為準繩來統一思想。不能再像「文化大革命」那樣「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了。我這樣說，決不是主張懲辦無辜的學生和其他善良的人們，對他們不存在進行制裁的問題。至於對極少數極少數陰謀家、壞人，另當別論。解放軍決不是來對付學生的。

最近一個多月來首都不是發生了動亂？是。看看事實和法律就清楚了。憲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公民有遊行、示威的自由。合法的遊行示威不是動亂。但是，還有一條。憲法第五十一條規定，公民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

現在鬧得連國事活動都不能正常進行，連歡迎戈爾巴喬夫的儀式和接待活動都不能正常進行，鬧得連走路、上下班都成了問題，首都還有什麼秩序，還能說沒有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利益？還不是動亂？我們誰要承認這種行動不是動亂，實際上等於鼓勵全國各地都可以像北京這樣鬧，那還怎麼進行改革、開放，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國務院決定首都部分地區戒嚴，完全是合法的、必要的、正確的。國務院的戒嚴令完全符合憲法和法律，同憲法和法律絲毫沒有抵觸。全國人大常委會怎麼能不支持呢？

人民日報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日

愛國熱情必須加以保護 製造動亂必須予以揭露

我一貫認為，廣大青年學生真誠地希望促進民主，整治腐敗，這種愛國熱情難能可貴，黨和政府給予了充分肯定。青年學生提出了社會生活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迫切要求儘快解決，這同人大常委會和政府要努力實現的目標是一致的，已經並將繼續對人大常委會和政府改進工作產生推動和促進作用。但是，事態的發展已經走向廣大青年學生良好願望的反面。種種情況表明，確實有極少數極少數人在搞政治陰謀，利用學潮，蓄意製造動亂，嚴重干擾了北京乃至全國許多地方正常的社會、生產、工作、生活和教學、科研秩序，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改變社會主義制度。這是嚴重的違反憲法的行為。我認為，對於青年學生和廣大群眾的愛國熱情必須加以保護，對他們在學潮中的過激言行不予追究。對於煽動和製造動亂的極少數人必須予以揭露。

我堅決擁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重要決定，完全同意李鵬同志和楊尚昆同志五月十九日在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的重要講話。國務院根據憲法第八十九條賦予的權力，決定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是符合和維護憲法的，這對堅決制止動亂，迅速恢復秩序，是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支持國務院採取的這一堅定措施。

我認為，青年學生提出的加速民主和法制建設、消除腐敗、懲治官倒、克服官僚主義等問題，只能在安定團結的條件下，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逐步解決。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六月二十日左右召開會議，討論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以督促政府改進工作。要開好這次會議，必須增強民主和法制的觀念，必須有一個安定和有秩序的環境，不然的話，預期的目的就難以實現。

人民日報 一九八九年五月廿九日

北京市政府、戒嚴指揮部六月三日通告

六月三日凌晨，部分解放軍戒嚴部隊奉命入城，保衛重要目標。由於極少數人造謠煽惑，挑動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市內多處路口設置障礙，使部分入城部隊受阻，解放軍戰士保持了極大的克制。在混亂中，一些暴徒、流氓、地痞、打砸搶分子乘機擴大事態，他們公然毆打、侮辱、綁架解放軍戰士，不但打傷一些戰士，毀壞一些軍車，甚至肆無忌憚地搶奪軍用物資、武器。由於一些路口設置障礙，還造成市內多處交通堵塞。這種公然違反戒嚴令的無法無天行徑，引起了廣大市民的憤慨，強烈要求採取強有力措施，絕不能讓他們認為政府軟弱可欺，對極少數暴徒絕不能手軟。為此，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特通告如下：

一、解放軍奉命到北京執行戒嚴任務，是為了制止動亂，維護首都安定，恢復正常秩序，完全是保護人民群眾利益，絕不是針對廣大群眾和學生的。廣大市民對此已經越來越理解。請各界人士和群眾積極支持解放軍部隊執行戒嚴

任務。

二、在這場關係到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嚴重政治鬥爭中，解放軍部隊一定要按計畫執行戒嚴任務，任何人不得阻擋。如遇阻擋，戒嚴部隊將採取多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三、全市人民要顧全大局，堅守崗位，遵守戒嚴要求，不要聽信謠言，不要圍觀，自覺維護首都治安和社會秩序。

四、對於打、砸、搶、燒、破壞治安等一切違法犯罪活動，對於所有暴徒，一定要堅決打擊，嚴加懲處。

北京市政府、戒嚴指揮部六月三日通告

當前北京的事態發展已十分嚴峻。極少數暴徒大肆製造謠言，煽動群眾，公然汗辱、圍攻、毆打和綁架解放軍戰士，搶奪軍火武器，圍堵中南海，衝擊人民大會堂，並企圖糾集各種勢力，隨時可能製造更嚴重的暴亂。為了維護首都的社會秩序，保護廣大市民群眾，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絕不能置之不理。為此，全體市民要提高警惕，從現在起，請你們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廣大職工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裡，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損失。

戒嚴指揮部六月三日緊急通告

中國人民解放軍奉命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執行戒嚴任務，履行制止動亂，維護首都社會安寧的神聖使命，得到了各級政府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但是，近日來，極少數人製造謠言，惡意醜化、攻擊戒嚴部隊，用極其惡劣的手段，挑撥人民群眾和戒嚴部隊之間的關係，煽動一些人堵砸軍車、搶奪武器，毆打幹部戰士，盤查、圍攻軍人，阻攔戒嚴部隊的行動，蓄意製造事端，擴大動亂。極少數人的這種嚴重的違法行為，引起了廣大人民群眾和部隊官兵的極大憤慨，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

我們鄭重宣告：任何人不得以任何藉口非法攔截軍車，阻攔、圍攻解放軍，妨礙戒嚴部隊執行勤務。軍隊行動時間、方式、著裝均屬軍務，任何人不得干預。我們堅決執行國務院戒嚴令和北京市政府一、二、三號令，如果有人不聽勸告，一意孤行，以身試法，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一切後果由組織者、肇事者負責。希望北京市的廣大人民群眾嚴守戒嚴令的規定，支持軍隊制止動亂、維護安定團結的行動。

國務院六月七日通告

最近，一些城市 and 地區相繼發生衝擊鐵路、攔截列車、破壞鐵路設施等嚴重威脅鐵路運輸安全暢通的惡性事件，給國民經濟、人民生活 and 社會秩序帶來重大損失和影響。為確保鐵路運輸安全暢通，促進經濟發展，便利人民生活，維護社會安定，特公告如下：

一、各級人民政府和公安、鐵路部門，要把保障鐵路運輸安全暢通作為一項重要任務。由領導同志親自負責，組織足夠力量，確保鐵路運輸暢通無阻。

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藉口衝擊鐵路車站，破壞鐵路設施，在線路上設置障礙，以及臥軌強行攔截列車等。一旦

就人类环境问题 李鹏发表电视讲话

李鹏总理在电视讲话中，就人类环境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人类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

戒严部队指挥部紧急通告

戒严部队指挥部紧急通告：任何人不准以任何借口非法拦截军车，不准以任何借口阻碍戒严部队执行戒严任务。

戒严部队进城执勤受阻 戒严部队指挥部发言人发表谈话

戒严部队指挥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戒严部队在进城执勤过程中，遭到不明真相的群众阻拦，我们对此表示遗憾。

北京这一夜

北京这一夜：6月4日晚，北京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戒严部队的行动和市民的抗议。

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介绍 一辆被困的武器装备车安全转移

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介绍：一辆被困的武器装备车，在戒严部队的协助下，已安全转移。

返回部队途中发生重大车祸 借用完毕的一辆武警吉普车

返回部队途中发生重大车祸：一辆借用完毕的武警吉普车，在返回部队的途中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

孙巨同志的一封信

孙巨同志的一封信：这封信表达了作者对孙巨同志的敬意，并探讨了当时的社会问题。

人大常委会会议能否如期召开?

人大常委会会议能否如期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的召开，受到当前局势的影响，能否如期召开尚不确定。

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郭林祥 分别看望执行戒严任务官兵

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郭林祥 分别看望执行戒严任务官兵：四位领导人分别看望了正在执行戒严任务的官兵。

反厄尔尼诺现象正处在强盛时期

反厄尔尼诺现象正处在强盛时期：气象专家预测，反厄尔尼诺现象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强盛。

不会有大范围灾害性天气 北方小麦产区在收割期间

不会有大范围灾害性天气 北方小麦产区在收割期间：气象部门表示，近期不会有大范围灾害性天气，北方小麦产区即将进入收割期。

《解放军报》6月4日社论 坚决拥护党中央决策 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

《解放军报》6月4日社论：社论全文，坚决拥护党中央决策，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

大陆、台湾经港转口贸易持续上升

大陆、台湾经港转口贸易持续上升：据海关统计，大陆与台湾经香港转口的贸易额持续上升。

戒严部队指挥部紧急通告

戒严部队指挥部紧急通告：任何人不准以任何借口非法拦截军车，不准以任何借口阻碍戒严部队执行戒严任务。

戒严部队指挥部发言人发表谈话

戒严部队指挥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戒严部队在进城执勤过程中，遭到不明真相的群众阻拦，我们对此表示遗憾。

北京这一夜

北京这一夜：6月4日晚，北京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戒严部队的行动和市民的抗议。

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介绍 一辆被困的武器装备车安全转移

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介绍：一辆被困的武器装备车，在戒严部队的协助下，已安全转移。

返回部队途中发生重大车祸 借用完毕的一辆武警吉普车

返回部队途中发生重大车祸：一辆借用完毕的武警吉普车，在返回部队的途中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

反厄尔尼诺现象正处在强盛时期

反厄尔尼诺现象正处在强盛时期：气象专家预测，反厄尔尼诺现象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强盛。

不会有大范围灾害性天气 北方小麦产区在收割期间

不会有大范围灾害性天气 北方小麦产区在收割期间：气象部门表示，近期不会有大范围灾害性天气，北方小麦产区即将进入收割期。

《解放军报》6月4日社论 坚决拥护党中央决策 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

《解放军报》6月4日社论：社论全文，坚决拥护党中央决策，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

北京市政府、戒严指挥部六月八日通告

北京市政府、戒严指挥部六月八日通告：北京市政府及戒严指挥部就当前局势发布通告。

北京市政府、戒严指挥部六月八日通告

北京市政府、戒严指挥部六月八日通告：北京市政府及戒严指挥部就当前局势发布通告。

北京市政府、戒严指挥部六月八日通告

北京市政府、戒严指挥部六月八日通告：北京市政府及戒严指挥部就当前局势发布通告。

北京市政府、戒严指挥部六月八日通告

北京市政府、戒严指挥部六月八日通告：北京市政府及戒严指挥部就当前局势发布通告。

北京市政府、戒严指挥部六月八日通告

北京市政府、戒严指挥部六月八日通告：北京市政府及戒严指挥部就当前局势发布通告。

北京市政府、戒严指挥部六月八日通告

北京市政府、戒严指挥部六月八日通告：北京市政府及戒严指挥部就当前局势发布通告。

北京市政府、戒严指挥部六月八日通告

北京市政府、戒严指挥部六月八日通告：北京市政府及戒严指挥部就当前局势发布通告。

交通，煽動工人罷工，使生產無法正常進行，企圖通過搞垮經濟來搞亂全國，進而達到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對極少數反動分子的這一罪惡陰謀，必須提高警惕，採取果斷措施，充分予以揭露，並發動和依靠廣大職工群眾，對他們的破壞行為作堅決的鬥爭。為了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確保工業生產的正常進行，特公告如下：

- 一、各級人民政府和工業生產主管部門，要把保障工業生產的正常進行作為一項重要任務，採取切實有力的措施抓緊抓好。要依靠廣大職工群眾，充分發揮各級工會組織的作用，維護工廠的生產秩序，確保工業生產的正常進行。
- 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藉口圍困廠礦企業，破壞交通秩序，阻止工人上班。對於極少數壞人煽動破壞生產的行為，要予以充分揭露，並依法懲處。
- 三、各地公安部門和武警部隊，要加強對重要企業的保衛工作，要抽調適當力量，協助生產企業維護好治安秩序。對破壞生產的極少數壞人，要堅決打擊，絕不手軟。
- 四、工人階級是工業生產的主力軍，要發揚主人翁的精神，克服困難，堅守崗位，搞好生產。對於破壞生產秩序的任何演說，串聯活動，都要堅決予以批駁和阻止。必要時，可組織「護廠隊」，保衛工廠和工人的勞動成果，維護工廠的正常生產秩序。
- 五、各級領導要認真組織廣大職工學習中共中央、國務院「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使廣大職工認識到，搞好本職工作和生產，是維護國家安定和職工切身利益的實際行動，要團結一致，同心同德，努力創造良好的經濟秩序和生產環境。

以上各種，各地要廣為宣傳，堅決貫徹執行。

北京市政府、戒嚴指揮部六月九日通告

在首都發生的反革命暴亂中，一些反革命暴亂分子到處張貼、散發反革命標語、傳單、大字報、小字報，不斷製造謠言，煽動暴亂，手段惡毒，危害極大。為此，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特通告如下：

- 一、反革命暴亂標語、傳單、大字報、小字報的策劃、制定、印製和組織張貼、散發者，必須立即停止犯罪活動，到公安機關自首投案，爭取寬大處理。對拒不自首者，將依法嚴懲。
- 二、受人唆使張貼、散發反革命暴亂標語、傳單、大字報、小字報者，必須立即停止活動，向所在單位或街道辦事處坦白交代，並交出尚未張貼、散發的標語、傳單。
- 三、立即清除一切殘留的反革命暴亂標語、傳單、大字報、小字報。對阻礙清除者，解放軍、武警和執勤幹警等予以強行處置。
- 四、望市民們提高警惕，不信謠，不圍看，不散佈，發現張貼、散發者，立即檢舉揭發，並有權當場制止，將犯罪分子扭送公安機關。

鄧小平六月九日對戒嚴部隊軍級以上幹部講話

對敵人，連百分之一的原諒都不應有

同志們辛苦了！

首先，我對在這場鬥爭中英勇犧牲的解放軍指戰員、武警指戰員和公安幹警的同志們表示沉痛的哀悼！對在這場鬥爭中負傷的幾千名解放軍指戰員、武警指戰員和公安幹警的同志們表示親切的慰問！對所有參加這場鬥爭的解放軍指戰員、武警指戰員和公安幹警的同志們致以親切的問候！

我提議，大家起立，為死難的烈士們默哀！

利用這個機會，我講幾句話。

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而現在來的對我們比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們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們經歷的風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關係，他們是支持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雖然有一些同志一時還不理解，但最終是會理解的，會支持中央這個決定的。

「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社論，把問題的性質定為動亂。「動亂」這兩個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對的就是這兩個字，要修改的也是這兩個字。實踐證明，這個判斷是準確的。後來事態進一步發展到反革命暴亂，也是必然的。我們有一批老同志健在，包括軍隊，也有一批各個時期參加革命的骨幹還在，因此，事情現在爆發，處理起來比較容易。處理這一事件的主要難點在於，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一小撮壞人混雜在那麼多青年學生和圍觀的群眾中間，陣線一時分不清楚，使我們許多應該採取的行動難以出手。如果沒有我們黨這麼多老同志支持，甚至連事件的性質都難以確定。一些同志不了解問題的性質，認為這只是單純的對待群眾的問題，實際上，對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眾，還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會渣滓。他們是要顛覆我們的國家，顛覆我們的黨，這是問題的實質。不懂得這個根本問題，就是性質不清楚。我相信，經過認真做工作，能取得黨內絕大多數同志對定性和處理的擁護。

事情一爆發出來，就很明確。他們的根本口號主要是兩個，一是要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人民要求反腐敗，我們當然接受。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謂反腐敗的口號，我們也要當好話來接受。當然，這個口號僅僅是他們的一個陪襯，而其核心是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

這次平息暴亂中，我們那麼多同志負了傷，甚至犧牲了，武器也被搶去了，這是為什麼？也是因為好人壞人混雜在一起，使我們有些應該採取的斷然措施難於出手。處理這件事對我們軍隊是一次很嚴峻的政治考驗，實踐證明，我們的解放軍考試合格。如果用坦克壓過去，就會在全國造成是非不清。所以，我要感謝解放軍指戰員用這種態度來對

待暴亂事件。儘管損失是令人痛心的，但可以贏得人民，使是非不明的人改變觀點。讓大家看看，解放軍究竟是什麼人，有沒有血洗天安門，流血的到底是誰。這個問題清楚了，就使我們取得了主動。雖然犧牲了許多同志非常令人痛心，但客觀地分析事件的過程，人們就不得不承認，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這也有助於人民理解在這場鬥爭中我們所採取的方法，今後解放軍遇到問題，採取措施，就都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了。這裡順便說一下，以後再不能讓人把武器奪去了。總之，這是一個考驗，考試是合格的。雖然軍隊裡老同志不是很多了，戰士們大都是十八、九歲，二十歲出頭的娃娃，但他們仍然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在生命危險面前，他們沒有忘記人民，沒有忘記黨的教導，沒有忘記國家利益，面對死亡毫不含糊。慷慨赴死，從容就義，他們當之無愧。我講考試合格，就是指軍隊仍然是人民子弟兵，這個性質合格。這個軍隊還是我們的老紅軍的傳統。這次過的是真正的政治關、生死關，不容易呀！這表明，人民子弟兵真正是黨和國家的鋼鐵長城。這表明，不管我們受到多麼大的損失，不管如何更新換代，我們這個軍隊永遠是黨領導下的軍隊，永遠是國家的捍衛者，永遠是社會主義的捍衛者，永遠是人民利益的捍衛者，是最可愛的人！同時，我們永遠也不要忘記，我們的敵人是多麼凶殘，對他們，連百分之一的原諒都不應有。

這次事件爆發出來，很值得我們思索，促使我們很冷靜地考慮一下過去，也考慮一下未來。也許這件壞事會使我們改革開放的步子邁得更穩、更好，甚至於更快。使我們的失誤糾正得更快，使我們的長處發揚得更好。今天我不能展開來講，只是提出一個課題。

第一個問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包括我們發展戰略的「三部曲」，正確不正確？是不是因為發生了這次動亂，我們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就發生了問題？我們的目標是不是一個「左」的目標？是否還要繼續用它作為我們今後奮鬥的目標？這些大的問題，必須作出明確、肯定的回答。我們第一個翻一番的目標已經完成了；第二個翻一番的目標計畫用十二年完成；再往後五十年，要達到一個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增長速度為百分之二點幾就夠了。這就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對此，我想我們做出的不是一個「左」的判斷，制定的也不是一個過急的目標。因此，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應當說，我們所制定的戰略目標，現在至少不能說是失敗的。在六十一年後，一個十五億人口的國家，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是了不起的事情。實現這樣一個目標，應該是能夠做到的。不能因為這次事件的發生，就說我們的戰略目標錯了。

第二個問題，黨的十三大概括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對不對？兩個基本點，即四個堅持和改革開放，是不是錯了？我最近總在想這個問題。我們沒有錯。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幹部和共產黨員。這次事件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四個堅持、思想工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汙染，我們不是沒有講，而是缺乏一貫性，沒有行動，甚至講得都很少。不是錯在四個堅持本身，而是錯在堅持得不夠一貫，教育和思想工作太差。一九八〇年元旦，我在政協講話，講了「四個保證」，其中有一條叫「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艱苦奮鬥是我們的傳統，艱苦樸素的教育今後要抓緊，一直要抓六十年至七十年。我們的國家越發展，越要抓艱苦創業。提倡艱苦創業精神，也有助於克服腐敗現象。建國以來我們一直在講艱苦創業，後來日子稍微好一點，就提倡高消費，於是，各方面的浪費現象蔓延，加上思想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麼違法亂紀和腐敗現象等等，都出來了。我對外國

人講，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裡我主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是對學校、青年學生，是泛指對人民的教育。對於艱苦創業，對於中國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將要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這種教育都很少，這是我們很大的失誤。

改革開放這個基本點錯了沒有？沒有錯。沒有改革開放，怎麼會有今天？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較大提高，應該說我們上了一個台階，儘管出現了通貨膨脹等問題，但十年改革開放的成績要充分估計。當然，改革開放必然會有西方的許多壞的影響進來，對此，我們從來沒有估計不足。八十年代初建立經濟特區時，我與廣東同志談，要兩手抓，一手要抓改革開放，一手要抓嚴厲打擊經濟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兩點論。但今天回頭來看，出現了明顯的不足，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一硬一軟不相稱，配合得不好。講這點，可能對我們以後制定方針政策有好處。還有，我們要繼續堅持計畫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這個不能改。實際工作中，在調整時期，我們可以加強或者多一點計畫性，而在另一個時候多一點市場調節，搞得再靈活一些。以後還是計畫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國搞成一個關閉性的國家。實行關閉政策的做法對我們極為不利，連信息都不靈通。現在不是講信息重要嘛，確實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沒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靈。再是絕不能重複回到過去那樣，把經濟搞得死死的。我提出的這個建議，請常委研究。這也是個比較急迫的問題，總要接觸的問題。

這是總結我們過去十年。我們的一些基本提法，從發展戰略到方針政策，包括改革開放，都是對的。要說不夠，就是改革開放得還不夠。我們在改革中遇到的難題比在開放中遇到的難題要多。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我們要堅持實行人民代表大會的制度，而不是美國式的三權鼎立制度。實際上，西方國家也並不都是實行三權鼎立式的制度。美國罵我們鎮壓學生，他們處理國內學潮和騷亂，還不是出動了警察和軍隊，還不是抓人、流血？他們是鎮壓學生和人民，而我們則是平息反革命暴亂。他們有什麼資格批評我們！今後，在處理這類問題的時候，倒是要注意，一個動態出現，不要使它蔓延。

以後我們怎麼辦？我說，我們原來制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照樣幹下去，堅定不移地幹下去。除了個別語言有的需要變動一下，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政策都不變。這個問題已經提出來了，請大家認真考慮一下。至於一些做法，如投資方向、資金使用方向等，我贊成加強基礎工業和農業。基礎工業，無非是原材料工業、交通、能源等，要加強這方面的投資，要堅持十到二十年，寧肯欠債，也要加強。這也是開放，在這方面，膽子要大一些，不會有大的失誤。多搞一點電，多搞一點鐵路、公路、航運，能辦很多事情。鋼，外國人判斷我們將來需要一億二千萬噸，現在我們接近六千萬噸，還差一半。如果在現有企業的基礎上加以改造，增加兩千萬噸，就可少進口鋼材。借點外債用在這些方面，也叫改革開放。現在的問題不是改革開放政策對不對，搞不搞，而是如何搞，開哪方面，關哪方面。

要堅定不移地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要認真總結經驗，對的要繼續堅持，失誤的要糾正，不足的要加點勁。總之，要總結現在，看到未來。

利用這個機會，我就講這一點。

東方日報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北京市政府、戒嚴指揮部六月十日通告

一、凡在首都發生的這場反革命暴亂中，砸搶燒軍車、警車、公共電汽車和其他民用車輛者，或陰謀策劃、組織

唆使以及為這種暴行提供條件者，自本通告發布之日起，必須立即到所在地區的公安機關投案自首，爭取從寬處理。對拒不投案自首者，將依法緝拿歸案，從嚴懲處。

二、望市民們通過舉報電話或直接向公安機關揭發檢舉上述犯罪分子。

北京市政府、戒嚴指揮部六月十二日通告

「北京市民自治聯合會」、「首都知識界聯合會」、「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外地赴京高校自治聯合會」，是未經依法登記的非法組織，必須立即自動解散，其成員必須立即停止一切非法活動。

上述非法組織，參與了在首都發生的動亂和反革命暴亂。這些非法組織的頭頭，必須立即到所在地區的公安機關登記、投案自首，爭取寬大處理。對拒不登記、投案自首者，將依法緝拿歸案，從嚴懲處。

北京市政府、戒嚴指揮部六月十七日通告

為徹底平息反革命暴亂，堅決消除危害首都社會治安的隱患，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特作如下通告：

一、凡搶奪、檢拾和非法持有的各種軍用警用槍支、彈藥、通信、廣播、錄音、錄像設備，以及其他裝備、器械、武器、車輛牌照等軍用警用物品，必須由持有者立即送交所在地區的公安機關或戒嚴部隊。對拒不送交者，一經查獲，將依法從嚴懲處。

對為他人存放上述物品拒不交出者，以高藏罪論處。對知情不舉者，也將追究法律責任。

二、凡將上述物品提供給他人或非法組織進行非法活動者，必須立即到所在地區的公安機關坦白交代。

三、望廣大市民提高警惕，積極舉報，為維護首都治安作貢獻。

新華社六月二十七日報導唐樹備談話

「一國兩制」方針不會改變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唐樹備今天對本社記者發表談話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我們黨和政府解決台灣問題遵循的方針。這一項從全體中國人民包括台灣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制定的基本國策，不會因一時形勢的影響而改變，今後也不會改變。中國政府將根據上述方針和有關法律、政策，繼續保障在大陸從事探親、旅遊、投資、經商和其他一切合法活動的台胞的人身財產安全和正當權益，繼續促進海峽兩岸的「三通」和其他方面的交往，努力推動國家和平統一事業的進程。

唐樹備說，最近有些台胞來信，對祖國政府採取堅決措施制止反革命暴亂表示理解和支持。不少台灣實業界人士，

對祖國大陸的安定和繁榮懷有信心，不為一時的現象所迷惑，繼續在大陸投資。我們讚賞他們這種有遠見的作為。

唐樹備指出，令人遺憾的是，台灣當局對製造北京反革命暴亂的極少數人，一再表示「支援」，還採取一些不當的手段，煽風點火，推波助瀾，個別人甚至發表「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言論。與此同時，他們還繼續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灣當局應當立即停止所有在兩岸關係上製造緊張、不利於和平統一大業的言行。當然，我們對台灣當局近年來所採取的鬆動兩岸關係、客觀上有利於「三通」的舉措是歡迎的。我們希望台灣當局以民族的長遠利益為重，順應兩岸人民的願望，為國家的和平統一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

唐樹備強調指出，今後，祖國政府將繼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進一步改革開放。一切有利於實現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政策法規，不但不會改變，而且將繼續充實、完善。對台胞在大陸的經貿業務，政府會一如既往地根據法律予以支持和保護。我們將遵照祖國政府的一貫政策，進一步做好台胞來大陸探親、旅遊的接待工作，繼續認真貫徹執行國務院關於「鼓勵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辦好合資開發區，加強兩岸經貿往來和合作，同時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從法規上為這一交往創造更好的條件。對兩岸開展的文化、體育、科技、學術等正常交往，也將繼續按有關的管理解規定予以鼓勵和引導。

最後，唐樹備表示，我們誠摯地期望同台灣各黨派、各團體和各界人士共同努力，加強兩岸合作，促進國家統一的進程；希望台灣當局在兩岸關係問題上採取明智的態度，使兩岸人員得以雙向、直接、對等的往來，使兩岸間的文化、體育、科技和學術等各種交流廣泛的展開。

北京市長陳希同關於制止動亂和

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

委員長、各位副委員長和各位委員！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從四月中旬到六月上旬，極少數人利用學潮，掀起了一場有計畫、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進而在首都北京發展成了反革命暴亂。他們策動動亂和暴亂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場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發生和發展，有著深刻的國際背景和國內社會基礎。正如鄧小平同志說的：「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在這場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鬥爭中，趙紫陽同志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嚴重錯誤，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極其嚴峻的形勢面前，黨中央作出了正確的決策，採取了一系列果斷措施，得到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堅決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贏得這場鬥爭的勝利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部隊和公安幹警，為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堅決反對動亂和暴亂，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表現了很高的政治覺悟和主人翁責任感。現在，我受國務院委託，就這次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情況，主要是發生在北京的一些情況，以及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工作，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匯報。

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勢力，總是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包括中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這是他們長期的根本戰略。這些年來，他們利用社會主義國家政策上的某些失誤和經濟上的暫時困難，更加緊了這個戰略的實施。在我國，黨內黨外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和搞政治陰謀的人，同西方國家的這種戰略相呼應，內外勾結，上下串通，為在中國製造動亂，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顛覆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和國，進行了長達幾年的思想、輿論和組織準備。正因為這樣，在動亂的醞釀、預謀和發難的整個過程中，包括製造輿論、歪曲真相、造謠惑眾等諸多手段的使用，都顯示出了國內外、海內外相互策應、相互配合的鮮明特點。

這裡著重講一講中國共產黨十三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情况。去年九月，黨中央提出了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針，廣大群眾和青年學生對這個決策和採取的各項措施是支持和擁護的。整個社會秩序和政治形勢是基本穩定的。今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絕對多數的贊成票（只兩票反對、四票棄權），通過了李鵬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當然，人民群眾和青年學生對於黨和政府在工作中的一些失誤，一些國家公職人員中的腐敗現象，以及社會上的分配不公等問題，也提出了許多批評意見，同時在推進民主、健全法制、深化改革、克服官僚主義等方面，還提出了不少的要求和建議，這些都是正常現象，也是黨和政府正在採取措施加以解決的問題。但是，當時在黨內和社會上的確有極少數人緊密勾結，明暗裡進行了大量極不正常的活動。

特別引人注目的是，趙紫陽同志去年九月十九日會見美國一位「極端自由派經濟學家」以後，一些據稱與趙紫陽「智囊團」有著密切聯繫的香港報刊，大肆進行宣傳，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傳媒倒鄧保趙」的政治信息。反動雜誌《九十年代》總編輯李怡（化名齊辛）在香港《信報》發表《大家長該退休了》的文章，叫囂「排除超級老人政治的障礙」，「使趙紫陽有足夠的權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則呼籲趙成為「獨裁者」。香港《解放》雜誌也刊登長篇論文，說北京一些人同香港傳播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滅」的關係，這種微妙關係「有了一個最新的個案顯示，那就是在最近一個月掀起的倒鄧保趙風」，還說什麼「就中國走資的希望言，他們看準了趙紫陽」。同這種「倒鄧保趙」風相配合，北京《經濟學周報》發表了同趙紫陽原秘書鮑彤聯繫密切的嚴家其（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研究員）與另一個人關於時局的對話，攻擊「治理整頓」會導致「停滯」，提出中國面臨的一大問題「就是不能重蹈赫魯曉夫、劉少奇那樣非程序權力更迭的覆轍」，「中國不再允許像文革那樣用非程序化的方式進行權力變動」。這個對話的核心問題，就是為掩蓋趙紫陽的錯誤、保住他的權力地位，以便更加肆無忌憚地推行資產階級自由化製造輿論。這個對話曾經在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和香港《鏡報》等海內外多種報刊全文或摘要刊登。

去年末今年初，內外勾結進一步加緊，陸續出現了一些觀點十分錯誤乃至反動的政治集會、聯名上書、大小字報和其他活動。比如，去年十二月七日，由《走向未來叢書》副主編金觀濤擔任顧問的「北京大學未來學會」，舉辦了「未來中國與世界」的大型討論會，金觀濤在發言中說：「社會主義的嘗試及其失敗，是二十世紀人類的兩大遺產之一。」《新觀察》主編戈揚立即以一個有幾十年黨齡的「年齡最大」者的身分站出來「作證」說：「金觀濤對社會主

義的否定不是太厲害了，而是客氣了一點。」今年一月廿八日，蘇紹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研究員）、方勵之等人在北京的「都樂書屋」搞了一個所謂「新啟蒙沙龍活動」，參加的除中國人之外，還有一些美國、法國、意大利的駐京記者，共一百多人。方勵之說，這類集會「對當局採取完全批判、徹底批判的態度」，「火藥味很濃」，「現在需要行動」，「連開三次就要上街了」。二月初，方勵之、陳軍（反動組織「中國民聯」成員）等人又在友誼賓館舉行了所謂的「名人名家迎春聯誼會」，方勵之主要就所謂「民主」和「人權」兩大問題發表了演講，陳軍把「五四運動」同「西單民主牆」作了類比。方勵之說：「希望企業家作為中國的新生力量，同先進的知識分子結合起來，為爭民主而鬥爭。」二月十六日，陳軍舉行外國記者招待會，廣為散發方勵之致鄧小平的信，以及陳軍等卅三人致全國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實行大赦，釋放嚴重觸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謂「政治犯」。二月廿三日，台灣聯合報發表《大運動的開端，大衝擊！》的文章說：「紐約發宣言，北京公開信，神州春雷動，民主浪潮湧。」二月廿六日，張顯揚（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研究員）、李洪林（福建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包遵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研究員）、戈揚等四十二人，聯名寫信給中共中央，也要求釋放所謂的「政治犯」。此後，北京一些大學陸續出現攻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量大小字報和集會。比如，三月一日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同時出現《討鄧檄文（空）告全民書》的大字報，胡說什麼「共產黨的政治就是空談、強權、獨裁、武斷」，公然要求「取消黨派，解除四項原則」。三月二日北京大學貼出題為《為中國人悲哀》的小字報，叫喊打倒「專制」和「獨裁」。三月三日清華大學等院校出現署名「中國民主青年愛國會籌委會」寫的《致廣大青年學生的一封信》，鼓動「在愛國主義民主戰士方勵之的領導下，參加到『民主、自由、人權』的激流中去」。三月廿九日北京大學等高等院校為張貼方勵之給香港《明報》寫的《中國的失望和希望》一文，宣稱社會主義已經「徹底喪失了吸引力」，要組成政治上的「壓力集團」，去實行「政治民主和經濟自由的改革」。他所說的「改革」，實際上就是全盤西化的代名詞。四月六日北京大學貼出一份題為《時代的召喚》的大字報，以完全否定的態度提出了「社會主義還有沒有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馬列主義到底還適合不適合我國的國情」的問題。四月十三日北京郵電學院等校收到署名「廣西大學學生會」寫的《告全國大學生書》，號召「高舉胡耀邦的畫像和『民主、自由、尊嚴、法治』的大旗」，來紀念「五四」青年節。與此同時，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所謂的「民主沙龍」、「自由論壇」以及各式各樣的「研究會」、「討論會」、「演講會」紛紛出現，僅北大學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龍」一年就搞了十七場講座，活動十分頻繁。他們曾經把原非法組織「人權同盟」的頭頭任曉町請去，圍繞所謂「新權威主義與民主政治」，散布了許多謬論。他們曾在塞萬提斯像前舉辦討論會，公開宣稱「要廢除一黨制，讓共產黨下台，推翻現政權」。他們還把方勵之的妻子李淑嫻請去，充當他們的「軍師」。李淑嫻煽動說：「要使民主沙龍合法化」，「要經常在這裡集會」，「要取消北京市關於遊行的十條規定」。所有這些，都為後來發生的動亂做了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香港《明報》載文評論說：「中國知識分子精英階層爭取人權而發起的串聯與簽名運動，已對學生產生極大影響，他們早已在醞釀於『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紀念日採取大規模的行動表達對當局的不滿。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則猶如裝滿火藥的桶裡扔了一根火柴。」總之，在極少數人的預謀、組織和策劃下，當時已經形成了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政治形勢。

二、學潮從一開始就被動亂的組織者所利用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同志逝世，使醞釀已久的學潮和動亂提前爆發。廣大群眾和青年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表達了深切的哀思，各高校也為學生的悼念活動提供了條件。但是，極少數人卻利用這個時機，以「悼念」為藉口，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學潮從一開始就被極少數人所操縱和利用，具有了政治動亂的性質。

這場動亂，首先表現在大量的「大字報、標語、口號、傳單和輓聯」等，對黨和政府進行了肆意的攻擊和詆毀，公然號召推翻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現政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院校的一些大字報，有的謾罵共產黨是「一代奸黨」，「是個即將潰滅之組織」；有的攻擊老一輩革命家是「朽翁聽政」、「獨裁集權」；有的指名道姓地逐個攻擊中央領導同志，胡說什麼「不該去的去了，該死的卻沒死」；有的要求「撤換無能政府，推翻專制君主」；有的要求「取消共產黨，實行多黨制」，「取消各團體、軍隊、學校、單位的黨支部和政工幹部」；有的發表《私有制宣言》，號召「早日敲響公有制的喪鐘，去迎接共和國的明天」；有的還提出要「邀請國民黨回大陸，建立兩黨政治」，等等。許多大小字報用不堪入耳的語言，誣蔑鄧小平同志，叫嚷「打倒鄧小平」。

這場動亂，從一開始就表現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同四項基本原則的尖銳對立。動亂策劃者們這個期間提出的綱領性口號，無論是通過非法學生組織的頭頭王丹在天安門廣場首先提出的「九條要求」，還是後來提出的「七條」、「十條」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兩條：一是，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二是，徹底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反自由化中所謂「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這兩條的實質，就是要在中國取得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實現資本主義化的絕對自由。同這種要求相配合，一些知識界的所謂「精英」分子，也就是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極少數人，在此期間也組織種種座談會，利用輿論陣地大肆宣傳，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雜誌社四月十九日在北京召開的座談會。這個座談會由戈揚主持，參加的有嚴家其、蘇紹智、陳子明（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劉銳紹（香港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等人。他們議論的中心也是兩個，一是為胡耀邦「平反」，二是為反自由化「翻案」，並且明確表示支持學生的遊行示威，說什麼由此「看到了中國的前途和希望」。後來，當上海市委作出整頓《世界經濟導報》的正確決定之後，一貫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趙紫陽同志不僅不予支持，反而指責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動了」。

這場動亂，還表現在在極少數人的挑唆和策劃下，許多行為都是極其粗暴的，是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法律和法規的，是嚴重反民主反法制的。他們不顧憲法對「四大」的廢除，不聽勸阻，在校園內鋪天蓋地地張貼大字報；他們不顧北京市人大常委會關於遊行的十條規定，不經申請批准，連日不斷地舉行大遊行；他們在四月十八日和十九日深夜接連衝擊黨中央、國務院所在地新華門，並且呼喊「打倒共產黨」的口號，這是「文化大革命」中都未曾發生過的事情；他們違反天安門廣場的管理規定，多次強行占據廣場，四月廿二日那一天幾乎造成胡耀邦同志追悼會無法正常進行；他們無視北京市的有關法規，不經登記就成立了「團結學生會」（後改名為「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等非法組織，並且向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合法的學生會和研究會「奪權」；他們不顧法紀和校紀，搶占辦公室，搶占廣播站，想怎麼幹就怎麼幹，在校園裡造成了嚴重的無政府狀態。

大量製造謠言，蠱惑人心，煽動群眾，是極少數動亂組織者和策劃者採用的另一個重要手法。學潮之初，他們就造謠說，「李鵬在政治局會議上大罵胡耀邦，胡是被氣死的」，誘導人們把矛頭指向李鵬同志。事實上，那次政治局會議討論的是教育問題，當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兼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同志正在就有關文件作說明時，胡耀邦同志突然心臟病爆發，立即就地進行搶救，緩解後被送進醫院，根本沒有什麼生氣的事。四月十九日夜間，一位師大外語系的女學生在參加晚會後回校途中，被無軌電車撞傷，經搶救無效，不幸身亡，有人就造謠說：「共產黨的軍警開車軋死了學生」，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學生情緒激動。四月二十日凌晨，我公安幹警將衝擊、圍堵新華門的學生強行帶離現場，用公共汽車送到北京大學，又有人造出了所謂「四·二〇血案」的謠言，說什麼「警察在新華門打人，不光打學生，還打了工人、女人和小孩」，「一千多名科技工作者倒在血泊中」，搞得一些人的情緒更加激憤。四月廿二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結束，李鵬等中央領導同志離開人民大會堂之後，有的人為了製造攻擊李鵬同志的口實，又精心策劃了一場騙局。他們先是造謠說，「李鵬總理答應十二點四十五分出來接見廣場上的同學」，接著就由三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台階上跪遞「請願書」，然後又宣稱「李鵬臨時變卦，拒不接見，欺騙學生」，煽動起廣場上數萬學生的強烈不滿，幾乎造成衝擊人民大會堂的嚴重事件。由於這些謠言的蠱惑和挑唆，大大激化了青年學生同政府的對立情緒。極少數人就利用這種情緒，提出了「和平請願，政府不理，通電全國，統一罷課」的口號，造成北京六萬萬名學生罷課的嚴重局面，許多外地高校也相繼罷課，使學潮升級，動亂擴大。

這場動亂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已經不局限於高等學校，也不局限於北京地區，而是向著全社會和全國各地擴散。胡耀邦同志追悼會結束後，一些人到中學、工廠、商店、農村串聯，上街演講，散發傳單，貼標語，搞募捐，千方百計擴大事態。有的中學出現了「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標語，有的中學出現了「罷課罷考萬歲」的大字報，有的工廠貼出了「聯合工農，打倒暴政」的傳單。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還提出了「南下北上，東來西走」的口號，企圖發動全國性的大串聯。南京、武漢、西安、長沙、上海、哈爾濱等地的高校都發現從北京去的學生，天津、河北、安徽、浙江等地的學生也到北京參加遊行。在長沙、西安等地，發生了嚴重打、砸、搶、燒的違法犯罪活動。

這場動亂一開始就有海外、國外各種政治勢力插手。國民黨豢養的反動組織「中國民主聯盟」成員胡平、陳軍、劉曉波等人，聯名從美國紐約發出了《致中國大學生公開信》，要參加學潮的學生注意「鞏固在這次活動中建立起來的組織聯繫，力求以一個堅強的群體進行有效的活動」，「應把徹底否定一九八七年反自由化運動作為突破口」，「加強與各種新聞媒介的聯繫」，「加強與社會其他各界的聯繫」，「在運動中爭取他們的支持和參與」。「中國民主聯盟」的兩個頭頭王炳章和湯光中還急急忙忙從紐約飛往東京，企圖闖回北京，直接插手這場動亂。一些主張在中國實行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海外華人知識分子，特邀方勵之領銜，從哥倫比亞大學發回了《敦促中國大陸民主政治宣言》，鼓吹「人民必須擁有對執政黨的選擇權」，煽動人們推翻共產黨。一個化名「紅岩」的人從美國用傳真電話發回「修改憲法的十條意見」，提出全國和各級人大代表以及各級法院的法官，都應「由無黨派候選人中選舉產生」，企圖把共產黨從國家權力機關和司法機關中徹底排除出去。一批身居美國的原「中國之春」成員，匆匆忙忙地組成了「中國民主黨」，向北京一些大學發出了《告全國同胞書》，煽動學生「要求保守派的官僚們下台」，「促使中共結束其專制統治」。港台、美國和西方國家的一些反動政治勢力，也通過各種渠道，採用各種手段，紛紛介入。一些西方通訊

社表現了異乎尋常的熱心，特別是「美國之音」，每天用三種節目，花十多個小時，向中國大陸進行喋喋不休的報導，造謠惑眾，煽風點火，為這場動亂推波助瀾。

以上大量事實說明，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已經不是一般意義的學潮，而是抱有明確的政治目的，背離了民主和法制的軌道，運用卑劣的政治手段，煽動大批不明真相的群眾和學生，有計畫、有組織、有預謀地挑起的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動亂。如果不是這樣從本質上分析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會犯極大的錯誤，就會在鬥爭中陷於極大的被動。

三、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對動亂的定性是正確的

從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四月廿二日治喪結束，趙紫陽同志對悼念活動期間出現的日益明顯的動亂迹象一直採取容忍和放縱的態度，助長了動亂的形成和發展。面對日益嚴峻的形勢，中央和北京市許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質已經發生變化，多次向趙紫陽同志提出，中央應有明確的方針和對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態的發展，但他始終迴避對事情的性質進行認真的分析和討論。胡耀邦同志追悼會結束後，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議在他四月廿三日出訪朝鮮前開一次會，但他不僅拒不接受，反而若無其事地打高爾夫球去了。由於他採取這樣的態度，使黨和政府喪失了制止動亂的時機。

四月廿四日下午，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向萬里同志作了匯報。在萬里同志的建議下，當天晚上由李鵬同志主持，政治局常委對事態的發展進行了認真的分析研究。會議一致認為，當時的種種事態表明，在極少數人的操縱和策動下，一場有計畫、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已經擺在我們面前。會議決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動亂小組，同時要求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放手發動群眾，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力爭盡快平息動亂，穩定局勢。次日上午，鄧小平同志發表重要講話，對中央常委的決定表示完全贊同和支持，對動亂的性質作了深刻分析。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不是一般的學潮，而是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動亂。鄧小平同志的講話，大大地提高了廣大幹部的認識，增強了大家平息動亂、穩定大局的信心和勇氣。人民日報四月廿六日的社論，體現了政治局常委的決定和鄧小平同志的講話精神，指明了動亂的性質。同時，明確地把極少數動亂組織者和策劃者同廣大青年學生區別了開來。社論的發表，使絕大多數幹部感到心裡有了底，行動有了方向，可以旗幟鮮明地開展工作了。

人民日報社論發表之後，在中共中央、國務院的直接領導下，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接連召開黨內各種會議，堅持原則、統一認識；運用各種形式澄清謠言，安定人心；支持學校領導、黨團員和學生骨幹大膽工作，對參加遊行示威的學生進行勸阻和疏導；積極開展各種對話活動，努力爭取群眾。國務院發言人袁木等同志同學生的對話，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同學生的對話，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主要領導同志同學生的對話，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時，認真做好工廠、農村、商店、中小學和街道的工作，穩住大局，防止動亂向社會蔓延。各省、市、自治區也按照社論精神，抓緊做好本地區的工作，防止北京事態的影響向外擴散。

由於四月廿六日社論旗幟鮮明，使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被迫在策略上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社論發表前，大量的標語、口號是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社論發表後，四月廿六日，非法組織北京「高自聯」就發出了改變策略的「新學聯一號令」，要求四月廿七日「在擁護共產黨的旗幟下遊行到天安門」，規定的口號包括「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維護憲法」等，並且在方勵之的授意下，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敗政府」、「打倒獨裁統治」等顛覆性的口號改成了「反官僚、反腐敗、反特權」等各界群眾贊同的口號。日本時事社這時從北京發出一則題為《年輕官員結成支持民主化集團》的報導，把所謂「趙紫陽智囊團」裡的一些人物稱之為「中共中央和政府的年輕官員」，說他們「頻繁地接觸北大、清華、人大、北師大等參加遊行的北京市內的各大學的新自治會代表，給學生們出主意」，在廿七日的大遊行中，學生們舉著「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的領導」等標語，這也是遵照了這個集團的指示。學潮的頭頭們原來打算要「百日遊行，無限期罷課」，社論發表後，這個勁頭沒有了。五月四日同四月廿七日的遊行相比，學生人數由三萬多人減少到不足二萬人，圍觀的群眾也大為減少。「五四」遊行之後，經過各高校黨政領導做工作，百分之八十的學生都復了課。全國各地在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發表後，局勢也迅速趨向平穩。顯然，再做一些工作，這場由極少數人利用學潮引起的動亂就有可能得到平息。大量事實說明，人民日報四月廿六日社論是正確的，它的確起到了穩定首都、安定全國的作用。

四、趙紫陽同志「五四」講話是動亂升級的轉折點

在動亂接近平息的時候，作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趙紫陽同志，卻採取了出爾反爾、反覆無常的態度。本來，在他出訪朝鮮期間，政治局常委徵求他的意見時，他就打回電報，明確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對付當前動亂問題所作出的決策」。四月三十日回國之後，他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還再次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講話和四月廿六日社論對動亂的定性，認為前段對學潮的處理是好的。但是，沒過幾天，他卻在五月四日下午接見亞洲銀行年會代表時，發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決定、鄧小平同志講話和社論精神完全對立的意見。第一，在已經出現明顯動亂的情況下，他卻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第二，在大量事實已經證明動亂的實質是否定共產黨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情況下，他還堅持說「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經有種種事實說明極少數人利用學潮策動動亂的情況下，他還只是說「難免」、「有人企圖利用」，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央關於極少數人已經在製造動亂的正確判斷。趙紫陽同志的這番講話，是鮑彤事先為他起草好的。鮑彤還要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電視台當天下午就立即廣播，並且要連播三天；又要求人民日報次日在頭版顯著地位發表，同時要大量刊登各方面的正面反映。而對不同的意見不僅扣住不發，甚至不許在內部參考讀物上發表。趙紫陽同志的這番講話，經過人民日報及某些報紙的大肆渲染，在廣大幹部、群眾中造成了嚴重的思想混亂，給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撐了腰，壯了膽，打了氣。

趙紫陽同志的講話同中央的方針截然不同，這一點不僅在國內引起廣泛議論，連國外的輿論都看得清清楚楚。路透社在一篇報導中說，趙的講話「與一周前對學生們的嚴厲譴責形成了鮮明對照」，是對「上周的判斷的一大修改」。法國《世界報》五月六日也載文指出，「這位黨的首腦（指趙紫陽）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勢的發展變得對他有利益了」。這篇講話拋出之後，各級領導幹部、黨團員和群眾中的骨幹，尤其是高校的老同志，思想上感到迷惑不解，工作上感到無所適從，許多人都表示反對。有的人說：「中央出了兩個聲音，誰對誰錯，以誰為準？」有的說：「要我們同中央

保持一致，同哪個中央保持一致？」有的說：「紫陽在上邊當好人，我們在下邊當惡人。」學校幹部和學生骨幹普遍認為「被出賣了」，心情十分沉重，有的傷心得流下了眼淚，學校工作完全陷於被動。當時，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向中央請示，而作為總書記的趙紫陽同志卻遲遲不召開會議。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強烈要求下，五月八日勉強開了一次會，但根本不聽北京市的匯報。會上有的同志反映，趙紫陽同志五月四日的談話與四月廿六日的社論精神不一致，他聲色俱厲地說：「我講錯了我負責任。」在另一次會上，有的同志反映，第一線工作的同志都說「被出賣了」，趙紫陽同志生氣地責問：「誰把你們出賣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有人被出賣。」當時，上上下下有不少人同港台報紙相呼應，一而再而三地攻擊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等在第一線工作的同志，連遊行的痞子也高呼口號：「北京市委，誑報軍情，欺騙中央，罪責難逃。」大家眼看著事態越來越惡化，有些措施想辦也辦不了。

同上述情況相反，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卻從趙紫陽同志的談話中受到了鼓舞。嚴家其、曹思源（四通公司發展研究所所長）等人說：「現在出現了轉機，要發動知識界支持趙紫陽。」張顯揚說：「不是說要利用學生嗎，趙紫陽現在就是要利用一下了。」在趙紫陽同志的鼓動和少數人的策劃下，北京大學和師範大學「自治會」的頭頭當晚就重新宣布罷課，許多學校也相繼宣布繼續罷課，並且組織了「糾察隊」，禁止願意復課的學生去教室上課。接著，遊行示威的浪潮又重新掀起。五月九日，三十多家新聞單位的數百名新聞工作者上街遊行，遞交請願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師範大學、政法大學等十多所高校的上萬名學生又上了街，示威遊行，聲援記者，散發傳單，鼓動罷課絕食。從此，事態驟然逆轉，動亂重新走向高潮。在北京的影響下，外地已經平穩下來的局勢又重新緊張起來。趙紫陽同志講話之後不久，五月九日、十日，山西太原就發生了大批遊行示威的學生衝擊省委、省政府，衝擊當時正在舉行的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洽談會、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和民間藝術節的事件，在國內和國際上都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

五、以絕食相要脅，使動亂更加擴大

善良的人們提出，學生鬧得這麼凶，是不是政府對他們理解不夠，體諒不夠，讓步不夠？事實完全不是這樣。從動亂一開始，黨和政府就充分肯定了廣大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和憂國憂民之心，充分肯定了廣大青年學生提出的促進民主、深化改革、懲治官倒、消除腐敗的要求同黨和政府的願望是一致的，並且希望通過民主和法制的正常程序解決問題。但是，這種良好的願望並沒有得到積極的響應。政府提出，希望通過多渠道、多層次、多種形式的對話，來溝通思想，增進理解，而非非法學生組織卻對對話條件提出了很高的價碼。他們要求，對話的對象「必須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副總理以上的人員」，每次對話「必須出具聯合公告，由雙方共同簽字」，對話要由「政府和學生代表分別指定地點輪流舉行」。這哪裡是什麼對話，完全是擺出一副要同黨和政府進行政治談判的架勢。特別是趙紫陽同志的「五四」講話以後，極少數人更是利用這一時機，把黨和政府的克制視為軟弱可欺，要價更高，條件更苛刻，使動亂不斷加溫，步步升級。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黨和政府仍然採取了十分容忍和克制的態度，希望繼續保持對話的渠道，以利於教育群眾和爭取多數。五月十三日凌晨二時，「高自聯」的頭頭提出了對話的要求，凌晨

四時，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就答復同意，但天明之後，他們又自食其言，取消這次對話。五月十三日上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和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信訪局再次通知他們，決定於十五日同學生進行對話。他們一方面表示同意，一方面又在參加人數上大作文章，先是提出了一個二十人的名單，政府同意後，又要求增至二百人，還沒有等到充分商量，就指責「政府對話毫無誠意」，在接到對話通知僅四小時之後，就急急忙忙拋出早已準備好的《絕食宣言》，發動了一場歷時七天，前後有三千多人參加的大絕食，從此長期占據了天安門廣場。「高自聯」的頭頭王丹說，選在十三日開始絕食，「正好可以借戈爾巴喬夫訪華壓他們」。極少數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把絕食學生當「人質」，以他們的生命為賭注，採取極其惡劣的手段要挾政府，使動亂更加嚴重。

在學生絕食過程中，黨和政府繼續保持了極其克制的態度，竭盡全力，在各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是學校工作人員、各級領導幹部直到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對他們進行思想疏導。其次是協助紅十字會，先後調配了一百多輛救護車，抽調了數百名醫護人員，晝夜守護在絕食現場，並動員五十二家醫院騰出近兩千張病床，保證因絕食休克或致病的學生及時得到救護和治療。三是提供各種物資，盡可能減少絕食學生的痛苦和保障他們的安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抽調幹部、工人和車輛，通過紅十字會，晝夜為絕食學生運送飲水，提供食鹽和食糖；環衛局調出了灑水車，配備了臉盆、毛巾，供絕食學生洗漱；醫藥公司調來充足的防中暑、防感冒、防腹瀉藥劑，交由紅十字會分發；食品部門運來大量飲料、麵包等，以備緊急搶救學生時使用；商業部門調運了六千頂草帽，北京軍區應北京市要求送來一千條棉被，供絕食學生白天避暑，晚上禦寒；為保持絕食現場的衛生，搭起了臨時沖洗廁所，環衛工人還趁深夜進行了絕食現場的大清掃；十八日大雨前，又從公共交通總公司抽調七十八輛大客車，從物資局調來四百多塊厚木板，供絕食學生避雨、隔潮。在長達七天的絕食期間，沒有發生一起學生因絕食而死亡的事件。但是，所有這些，都沒有得到任何積極的反響。事實一再教育人們，極少數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是執意同我們作對到底的，容忍一千遍，退讓一萬步，也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事態急劇惡化的情況下，趙紫陽同志不僅沒有做他應當做的工作，反而煽動新聞界，進行錯誤的輿論導向，把已經惡化的局面搞得更加難以收拾。五月六日，趙紫陽同志對當時中央主管宣傳和思想工作胡啟立、芮杏文同志說，對學潮的報導「放開了一點，遊行作了報導，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甚至還說：「面對國內人心所向，面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在這裡，他竟把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逆流稱之為「國內人心所向」和「國際進步潮流」。他的這番指示，當天就向首都主要新聞單位作了傳達，隨後又作了多次部署。這樣，人民日報等許多中央報刊便對遊行、靜坐、絕食等採取了充分肯定、積極支持的態度，進行了連篇累牘甚至言過其實的報導，連香港報紙也對這種奇特的現象表示驚訝。

在輿論的錯誤引導下，從五月十五日開始，上街遊行聲援學生的群眾一天比一天多，聲勢一天比一天大，從幾萬人、十幾萬人發展到幾十萬人，全國各地還有二十多萬學生趕來聲援。一時間，似乎不參加遊行就是「不愛國」，不表示聲援就是「不關心學生的死活」。在這種情況下，絕食的學生騎虎難下，欲罷不能。許多教師和學生家長給領導機關和新聞單位寫信、打電話，要求報社、電台、電視台不要把絕食的學生逼上死路，要求發發善心，救救孩子，停止這種「殺人輿論」，但沒有得到什麼效果。由於學生絕食和市民遊行，首都北京的社會秩序陷於一片混亂，舉世矚

目的中蘇高級會晤受到嚴重干擾，一些活動日程被變更，有的被取消。與此同時，全國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會城市遊行的人數急劇增加，一些中小城市也出現了遊行，波及面如此之廣，騷擾如此之嚴重，是建國以來沒有過的。

為了給學生撐腰打氣，給動亂火上澆油，一些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所謂「精英」，紛紛赤膊上陣，走上前臺。五月十三日晚，嚴家其、蘇紹智、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學貼出《我們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報，動員知識分子參加他們發起的聲援學生絕食的大遊行。五月十四日，嚴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光明日報》記者）、于浩成（原群眾出版社社長）、李澤厚（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蘇曉康（北京廣播學院講師）、溫元凱（中國科技大學教授）、劉再復（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等十二人又發出《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要求宣布這次動亂是「愛國民主運動」，要求宣布非法的學生組織為合法，說如果不能實現要求，他們也將參加絕食。這個呼籲，在《光明日報》公開發表，在中央電視台公開播出。這些人還多次到天安門廣場，發表演說，進行煽動，誣蔑我們的政府是「無能的政府」，說什麼由學生絕食「看到了中國的光輝前程」。接著，又組成了非法的「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發表了《五·一六聲明》，倒打一耙地威脅說，政府如果不接受極少數人的政治要求，「將極可能把一個很有希望的中國引向真正動亂的深淵」。

在事態一天比一天嚴重的情況下，趙紫陽同志利用五月十六日會見戈爾巴喬夫的機會，有意識地把鬥爭矛頭引向鄧小平同志，更使局勢進一步惡化。他在會見時，一開頭就說：「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天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他還說，這是他「第一次」公開透露了中國黨的這個「決定」。第二天，嚴家其、包遵信等人就發表了極其猖狂惡毒的《五·一七宣言》。他們咒罵說：「由於獨裁者掌握了無限權力，政府喪失了自己的責任，喪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經死亡七十六年了，但是，中國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他們毫無掩飾地說，「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布，中國的一切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他們聲嘶力竭地叫嚷：「老人政治必須結束！獨裁者必須辭職！」對於這種極其反動的叫囂，港台的一些報刊也遙相呼應。香港的《快報》於五月十八日發表《倒鄧李不倒趙》的文章，說什麼「趙紫陽的講話充滿暗示，現時國內的烏煙瘴氣，全因鄧小平掌舵而起」，「現今詳情洶湧要倒鄧倒李，而趙紫陽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說是呼之欲出了」。還說，「倘若倒鄧成功，而中國的改革確能走上開明法治之途和實現民主，對香港來說，是一則喜訊」。在這一派呼囂聲中，咒罵鄧小平同志、攻擊李鵬同志的標語、口號鋪天蓋地，有的要求「鄧小平滾下台」，有的提出「李鵬下台，謝國安民」，有的呼喚「中國的瓦文薩你在哪裡」。在這同時，「擁護趙紫陽」、「趙紫陽萬歲」、「趙紫陽榮升軍委主席」等標語口號充斥於遊行隊伍和天安門廣場。動亂策劃者們企圖藉混亂之機，亂中奪權。他們散發傳單，宣稱成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籌委會」，要取代市人民代表大會，並鼓吹成立「北京區政府」，取代合法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他們攻擊依法選舉產生的國務院是「偽政府」，造謠說已有外交部等十幾個部「宣布獨立」，脫離國務院，世界上已有三十多個國家同我國斷交。他們還造謠說，「鄧小平已下台」，於是就有人抬著棺材遊行，燒毀鄧小平同志的模擬像，在天安門廣場燃放鞭炮慶祝他們的「勝利」。

首都的局勢越來越嚴重，無政府主義惡性氾濫，許多地方已陷入一片混亂和白色恐怖之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黨和政府如果還不採取堅決果斷的措施，那麼，就會再度嚴重貽誤時機，進一步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損失，這是廣

大人民群眾絕對不會允許的。

六、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是不得已而採取的正確措施

為了保證北京市的社會安寧，保障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保障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政府正常執行公務，在北京市警力嚴重不足，已無法維持正常的生產、工作和生活秩序的情況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八十九條第十六項授予的權力，國務院決定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這是不得已而採取的措施，也是果斷的、正確的決策。

五月十九日，中央召開首都黨政軍機關幹部大會，宣布了進一步採取果斷措施制止動亂的決策。趙紫陽同志頑固堅持中央正確決策相對立的錯誤立場，既不同意和李鵬同志一道在大會上發表講話，也不同意主持大會，甚至連出席一下大會都不同意，把他同黨鬧分裂的態度公開暴露於全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

在這之前，五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了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問題，極少數掌握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人，出於反革命的政治需要，當天就洩露了戒嚴的機密。一名在趙紫陽同志身邊工作的人對非法學生組織的頭頭說，現在軍隊要「鎮壓」你們，別人都同意，就是趙紫陽反對，你們要做好準備。十七日晚，鮑彤召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員，在洩露了即將戒嚴的機密之後，發表了「告別演說」，警告與會者不得把會上密謀策劃的情況透露給別人，否則就是「叛徒」，就是「猶大」。五月十九日，就是這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副局長高山，趕到體改所，向正在開會的人傳達了所謂「上邊」的指示。隨後由陳一諮（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主持，用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等四家的名義，起草了《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在天安門廣場進行了廣播，並廣為散發。《聲明》要求，「公開高層領導的決策內幕和分歧」，要求「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召開中國共產黨特別代表大會」，並且授意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要盡快結束絕食」，暗示政府將「採取極端舉動（軍管）」。

接著，自稱來自「體改委」的一些人竄到天安門廣場，發表演講，說什麼「懷著極為悲痛極為憤慨的心情，公布一個絕對真實的消息，趙紫陽總書記已經被罷免」，呼籲全國罷工、罷課、罷市，煽動群眾「立即行動起來，進行決死的鬥爭」。這個演講，很快就印成《人民日報號外》廣為散發。當晚，在北京站廣場等公共場所還發現題為《關於學運策略的幾點建議》的傳單，指示「目前絕食對話已不是我們的手段和要求，應當改為和平靜坐，並旗幟鮮明地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和口號，即：（一）紫陽同志不能走；（二）立即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特別會議；（三）立即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還說「對軍隊的到來不應採取惶惶不安、如驚弓之鳥的態度」，「這種對待軍隊的態度及方式，要在他們到來之前反覆向同學們解釋宣傳」。最近一些已經被逮捕歸案的「高自聯」和「工自聯」的頭頭也交代，五月十九日下午四時許，有人自稱中央某機關工作人員，拿著條子到「天安門廣場指揮部」，透露了即將實行戒嚴的消息。正是極少數掌握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人同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緊密結合，使他們得以及時調整策略，在當天晚上搶在中央召開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之前四十五分鐘宣布把絕食變成靜坐，造成既然學生已經停止絕食，政府就沒有必要戒嚴的假象，以迷惑群眾；得以及時組織力量，裹脅不明真相的人，在各主要路口設置路障，堵截軍車；得以繼續組織輿論，混淆視聽，擾亂人心。他們一面惡毒咒罵鄧小平同志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說什麼「我們不要鄧小平的智慧和經驗」，一方面大肆吹捧趙紫陽同志，

說什麼「黨無紫陽，國無指望」，呼喚「還我紫陽」。他們還陰謀集結力量，搞更大的動亂，宣稱要動員二十萬人占領天安門，要在五月二十日組織全市性的總罷工，並且同十九日趙紫陽同志稱病請假三天相配合，揚言三天之後就要成立「新政府」。

在極端緊急的情況下，中共中央、國務院斷然決定於二十日上午十時起在首都部分地區實行戒嚴，以防止事態更加惡化，掌握制止動亂的主動權，給廣大反對動亂、渴求安定的人民群眾撐腰。但是，由於我們的決策事先被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所掌握，部隊進城仍然遇到了巨大的困難和阻撓。戒嚴的前夕和戒嚴後的頭兩天，所有的主要交通路口都被堵塞，二二〇多輛公共汽車被劫持，當作路障，交通陷於癱瘓，各路戒嚴部隊不能及時按計畫進入指定地點。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駐地繼續被圍堵，街頭煽動的演講隨處可見，製造謠言的傳單比比皆是，數萬人的遊行示威接連不斷，首都北京處於一片混亂和恐怖之中。隨後幾天，戒嚴部隊採取不同的方式陸續進入城內，廣大武警、公安幹警排除萬難堅持執勤，各城區和近郊區把工人、市民、機關幹部組織起來，建立了約十二萬人的首都群眾維持秩序工作隊，各遠郊縣也出動了民兵，依靠軍、警、民的協同努力，使首都交通運輸和生產、生活秩序逐步有所好轉，人心逐漸趨於安定。但是，極少數人製造動亂的活動一天也沒有停止，推翻共產黨領導的目標絲毫也沒有改變，事態正在一天一天地向著反革命暴亂的方向發展。

戒嚴之後，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的一個重要策略，就是繼續佔據天安門廣場不走。他們要把廣場作為所謂「學運乃至全民族的一個中樞」，一旦政府做出什麼決定，就準備在廣場上「作出強烈的反應」，「組成一個反政府的統一戰線」。他們早就策劃在廣場挑起流血事件，認為「只要不撤離廣場，政府就會進行鎮壓」，「鮮血可以促使人民覺醒，使政府分化瓦解」。為了支撐廣場的局面，他們依靠海內外反動勢力提供的資金，不斷改善設施，裝備先進的通訊工具，每日耗資約十萬餘元，而且開始非法採購武器。他們依靠香港聲援團提供的帳篷，在廣場建立了所謂「自由村」，開辦了所謂「民主大學」，聲稱要使它成為「新時代的黃埔軍校」。他們還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樹立了一個什麼女神像，原來叫「自由女神」，後來又改名為「民主之神」，把美國的民主、自由作為他們的精神支柱。劉曉波等幕後策劃者擔心靜坐請願的學生難以堅持，就親自走到前台，搞了一個四人參加的四十八小時至七十二小時的絕食鬧劇，為青年學生加油打氣。他們說：「只要廣場的旗子不倒，就可以堅持鬥爭，輻射全國，直到政府垮台。」

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利用政府和部隊在戒嚴之後仍然採取的克制態度，繼續組織各種非法活動。他們繼「高自聯」、「工自聯」、「絕食團」、「天安門廣場指揮部」、「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等非法組織之後，又相繼建立了「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北京市民自治聯合會」等非法組織。他們用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名義，明目張膽地打電報給一些部隊，挑撥離間，進行策反。他們組織專門的輿論班子，籌辦地下報紙，從事顛覆政府的地下活動。他們結成死黨，集體進行地下宣誓，聲稱「絕不出賣自己的良知，絕不向專制屈服，絕不向八十年代中國的皇帝稱臣」。四通公司總經理萬潤南在國際飯店召集「高自聯」的部分頭頭開會，提出了退出天安門廣場的六個條件，即「軍隊回去，戒嚴取消，李鵬下台，鄧小平、楊尚昆退休，趙紫陽復出」，並且準備組織所謂「凱旋在子夜的大進軍」。特別嚴重的是，他們認為趙紫陽同志請病假離開總書記的崗位之後，從黨內解決問題的希望已經渺茫，轉而寄希望於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緊急會議。嚴家其、包遵信等致電人大常委會領

導人，說什麼「目前憲法受到少數人的粗暴踐踏，我們緊急建議，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解決當前面臨的嚴重問題」。在某位人大常委委員的支持和授意下，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發出《提議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的徵詢意見函，徵集了部分人大常委的簽名，並且向外部分人大常委發了加急電報。他們採取陰謀手段，向一些人大常委發函、發電時，只講建議開會，而不講他們真正的主張，企圖欺騙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甚至盜用他們的名義，強加於人，以售其奸。在辦了這些事情之後，嚴家其、包遵信就在香港的《明報》上，發表了《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當前中國的問題——兼告李鵬書》，呼籲「每一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每一位全國人大代表，投下神聖的一票，廢除戒嚴令，罷免李鵬總理職務」。

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還肆無忌憚地挑動和組織暴力行動。他們糾集本地的流氓地痞、外地的流竄犯以及未改造好的刑滿釋放分子，網羅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刻骨仇恨的人，拼湊所謂「敢死隊」、「飛虎隊」、「義勇軍」等恐怖組織，揚言要軟禁、綁架黨和國家領導人，要用「攻打巴士底獄」的方式奪取政權。他們散發煽動反革命武裝暴亂的傳單，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號召組織「可能被稱為人民軍的武裝力量」，「團結包括台灣國民黨在內的各種力量」，「不惜拋頭顱灑熱血，旗幟鮮明地反對共產黨和它的政府」。他們揚言，「秋後算賬，非算不可」，要算黨的賬，算政府的賬，並且準備了要鎮壓的幹部名單。香港《明報》還刊登了動亂組織者和策劃者之一的劉曉波六月二日同一個所謂「大陸民運領袖」的「對談」，公然叫嚷「期望趙紫陽復出，我們就必須在人民中組織武裝部隊」。

動亂策劃者的種種活動，都有雄厚的財力作後盾。除四通公司等單位給予幾十萬元的物質支援外，還得到海外敵對勢力和一些組織與個人的財力物力支援。美國、英國和香港的一些人，給了上百萬美元和數千萬港幣。這筆錢中的一部分，被用於破壞戒嚴活動，每一個參加設路障、堵軍車的人，每天都可以得到三十元的報酬。同時，他們還許下高價，收買暴徒，去燒軍車和打解放軍，許諾燒一輛軍車給三千元，抓住或打死一個軍人也給幾千元。台灣一位軍政要員發起了「送愛心到天安門」的運動，帶頭捐款十萬元台幣。國民黨一個中委發起募捐一億元台幣，設立所謂「支援大陸民主運動基金」。台灣藝術文化界一些人發起「血脈相連聲援大陸民主運動」。北京「高自聯」致函「台灣藝文界朋友」，說什麼「在此關鍵時刻，得悉台灣藝文界挺身而出」，「給予我們急需的物資和精神支持，我們對此表示由衷的感謝和敬意」。

所有這些說明，極少數人有計畫、有組織、有預謀製造的動亂，絕不像善良的人們想像的那樣，只要政府做點讓步就可以平息，或者只發布一個戒嚴令就可以解決問題。他們是橫下一條心，要和海外、國外敵對勢力聯合起來，同我們死戰到底的。一切一廂情願的善良願望，只會使他們更加放肆地向我們發動進攻。時間拖得越久，付出的代價越大。

七、極少數人是怎樣挑起反革命暴亂的

中國人民解放軍不僅擔負著「鞏固國防，抵抗侵略，保衛祖國」的神聖職責，而且擔負著「保衛人民的和平勞動，參加國家建設事業，努力為人民服務」的崇高義務，這是《憲法》第廿九條明文規定了的。部隊進城維護社會治安，

正是執行《憲法》賦予的任務。

五月二十日宣布在首都部分地區實行戒嚴之後，儘管遇到重重阻攔，部隊仍然按照既定計畫，採取不同的方式，陸續進入城內，到達一部分警戒部位。極少數暴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深知，如果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全部按計畫到位，那麼，他們正在從事的種種非法活動和反革命活動就無法再進行下去，他們的全部陰謀就將很快以失敗而告終。於是，他們窺測時機，蓄意挑起事端，竭力使動亂加劇，最終發展成爲一場反革命暴亂。六月一日，我公安機關收審了非法組織「工自聯」的幾個頭頭，他們就藉機煽動一些人，包圍和衝擊了北京市公安局、市委、市政府機關和公安部。六月二日晚，中央電視台借用了十個月的武警部隊的一輛吉普車，在返回原單位途中，由於車速過快，路面有水打滑，造成翻車事故，撞死了人，但沒有一個是學生。這本來是一起交通事故，有關部門正在處理，而極少數人卻有意把它同戒嚴部隊按計畫進城的行動聯繫起來，大造謠言，說是戒嚴部隊的開道車故意軋死學生，鼓動不明真相的人，要搶奪屍體，舉行抬棺大遊行。一時間，人心浮動，氣氛緊張。經過這樣的煽動和鼓譟，暴亂的火就被他們點了起來。

六月三日凌晨，當部分戒嚴部隊按計畫進入警戒目標的過程中，就有人有組織地煽動一些人在建國門、南河沿、西單、木樨地等路口阻攔大小車輛，設置路障，攔截軍車、毆打戰士，搶奪軍用物資。曹各莊附近十二輛軍車被攔。從燕京飯店門前經過的戰士被強行搜身。電報大樓前的軍車輪胎被扎穿，並被隔離墩圍住。

拂曉前後，永定門橋頭的軍車被推翻。木樨地軍車車胎被扎穿。朝陽門的四百多名進城戰士被歹徒用石塊亂砸。六部口、橫二條一帶軍車被攔截，戰士被圍困。

早上七時左右，在六部口，有的歹徒鑽進被圍困的軍車內，搶奪裝有子彈的機槍。從建國門到東單，以及天橋附近，進城部隊零星斷斷，遭到圍攻、毆打。在建國門立交橋上，有些戰士的衣服被扒光，有的戰士被打得遍體鱗傷。上午，虎坊橋一帶的進城部隊被衝，戰士遭痛打，有的被打瞎了眼睛。一些被打傷的戰士在送往醫院途中遭攔截，急救車車胎被放氣，傷員被綁架。虎坊橋至陶然亭廿二輛軍車被圍，在戰士轉移彈藥時，前往護衛的民警被打傷。

中午，被攔阻在府右街南口、正義路北口、宣武門、虎坊橋、木樨地、東四等路口的解放軍戰士，有的被打傷，有的鋼盔、軍帽、雨衣、水壺、挎包被搶。六部口一夥人截了一輛載有槍枝彈藥的軍車，武警部隊和公安幹警多次解圍均未成功。車上的槍枝彈藥如被搶走或發生爆炸，後果不堪設想。為了保護首都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武警部隊施放了催淚彈，驅散了人群，搶回了彈藥車。

在攔截、砸搶軍車的同時，一夥暴徒圍堵和衝擊國家機關和重要部門。他們衝人民大會堂、衝中宣部、衝廣播電視部、衝中南海的西門和南門。保衛這些機關的武警戰士和公安幹警數十人負傷。

隨著事態的急劇惡化，暴亂的挑動者更加猖狂。下午五時許，非法組織「高自聯」和「工自聯」的頭頭，在天安門廣場分發了菜刀、匕首、鐵棍、鐵錘子和帶尖的竹竿，聲言「抓住軍警就要往死裡打」。「工自聯」在廣播中大肆叫囂，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還有一夥暴徒糾集了上千人，推倒西單附近一個建築工地的圍牆，搶走大批施工工具和鋼筋、磚塊等，準備打巷戰。他們的廣播站不斷播放如何製造和使用燃燒瓶、如何堵燒軍車之類的「知識」，進行教唆和挑動。他們策劃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時機，煽動更多的人上街，發動更大規模的打、砸、搶、燒，造成一個群眾暴動的態勢，一舉推翻政府，奪取政權。

正是在這萬分緊急的關頭，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不得不下定決心，命令駐守在首都周圍的戒嚴部隊，強行開進，平息反革命暴亂。

八、反革命暴徒是怎樣殘害解放軍的

自戒嚴以來，陸續進城的戒嚴部隊根據中央的指示，始終保持高度克制的態度，盡量避免發生衝突。六月三日暴亂發生後，在部隊進城前，為了避免傷害群眾，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於晚六時半發出《緊急通告》，要求「全體市民要提高警惕，從現在起，請你們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廣大職工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裡，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這個《通告》，通過電台、電視台和各種廣播器，進行了反覆廣播。

六月三日晚十時前後，奉命向城內開進的各路戒嚴部隊先後進入市區。但在各主要路口，都受到嚴重阻攔。即便在這種情況下，部隊仍然採取了極其克制的態度。而反革命暴徒懷著對解放軍的刻骨仇恨，卻利用這種克制，發動了駭人聽聞的打、砸、搶、燒、殺。

廿二點至廿三點，從翠微路、公主墳、木樨地到西單一線，有十二輛軍車被燒。有些人用卡車運來磚頭，向戰士猛砸。一些暴徒把無軌電車推到路口，放火焚燒，阻斷了道路。有的消防車趕去滅火，也被砸爛、燒毀。

廿三點前後，虎坊橋三輛軍車被砸，一輛吉普車被推翻。安定門立交橋軍車被圍堵。崇文門大街一個團的戰士被圍堵。建國門立交橋三十輛軍車被圍堵。北京煤炭工業學校以西三百多輛軍車被圍堵。為保證軍車前進，有的戰士和指揮員下車做疏導工作，被圍攻毆打，有些被強行綁架，不知去向。被打傷的，有尉官、校官和將軍。在南苑三營門受阻的軍車，為避免衝突，往東繞行，至天壇南門再次被堵，許多軍車被砸、被燒。珠市口一輛軍車被堵後，一幫人爬到車上，下邊有個幹部模樣的人勸他們下來，當即被痛打，生死不明。

六月四日凌晨以後，焚燒軍車的暴行愈演愈烈。在天壇東側路、天壇北門、前門地鐵西口、前門東路、府右街、六部口、西單、復興門、南禮士路、木樨地、蓮花池、車公莊、東華門、東直門，以及朝陽區的大北窯、呼家樓、北豆各莊，大興縣舊宮鄉等地，數十個路口的數百輛軍車，被暴徒用汽油、燃燒瓶和土製噴火器引燃，火光衝天，有的戰士在車內被活活燒死，有的跳下車後被活活打死。有的地方，幾輛、十幾輛，甚至二三十輛軍車同時被燒，一片火海。在雙井路口，有七十餘輛裝甲車被圍，其中二十餘輛車上的機槍被暴徒拆掉。京原路口至老山骨灰堂以西，三十多輛軍車被暴徒付之一炬，現場濃煙衝天。有的暴徒手持鐵棍，推著汽油桶，在路口堵截，見車就燒。多輛部隊運糧車、被服車被暴徒搶劫，不知去向。有幾名暴徒在復興門立交橋一帶，開著搶來的裝甲車，邊行邊邊開槍。非法組織「工自聯」還在廣播上宣稱，他們繳獲了一部軍用電台和密碼本。

在砸毀、焚燒軍車的同時，一些暴徒對民用設施和公共建築物發動了攻擊。西城區的燕山等商店的櫥窗被砸。天安門前和毛主席紀念堂西側的松樹牆被點燃。一些公共電汽車、消防車、救護車、出租汽車被砸毀和燒毀。特別惡毒的是，一夥人駕駛一輛裝滿汽油的公共汽車駛向天安門城樓，企圖放火燒毀城樓，在金水橋南被戒嚴部隊及時截獲。

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暴徒們不僅瘋狂攻擊軍車，大搞打砸搶燒，而且，對解放軍戰士發動了滅絕人性的殘殺，手段極其凶暴野蠻。

六月四日凌晨，東單路口一夥暴徒用酒瓶、磚頭、自行車砸碎戰士，許多戰士血流滿面。復興門一輛軍車被載，車上的某部管理科長、管理員、炊事員等十二人被拉下車來，強行搜身，然後痛打，多人受重傷。六部口四名戰士被圍攻毆打，有的當場死亡。廣渠門附近三名戰士被痛打，只有一名被群眾救出，兩名下落不明。在西城區西興盛胡同，有二十餘名武警戰士被一夥歹徒毒打，有的被打成重傷，有的下落不明。護國寺一輛軍車被載，戰士被拉下來痛打後當作人質，一批衝鋒槍被搶走。一輛裝滿磚頭的汽車，由東交民巷開往天安門廣場，車上的人高喊：「是中國人的上來，砸解放軍去。」

拂曉之後，殘害解放軍戰士的暴行達到令人髮指的地步。武警一支隊的一輛救護車，拉了八名受傷的戰士送往附近醫院時，被一夥暴徒攔住，當場就打死一名，還叫嚷要把其餘的七名一齊打死。在前門大街的一家自行車店門前，有三名解放軍戰士被打成重傷，暴徒們圍住狂叫：「誰敢救他們就打死誰。」在長安街上，一輛軍車熄火，一二百名暴徒一擁而上，猛砸駕駛室，將司機活活砸死。西單十字路口以東三十米處，一名戰士被打死，又在屍體上澆汽油焚燒。在阜成門，一名戰士被暴徒殘害後，屍體被懸掛在立交橋的欄杆上。在崇文門，一名戰士被一夥暴徒從過街天橋上扔下，澆上汽油，活活燒死，暴徒們狂叫，這是「點天燈」。在西長安街首都電影院附近，一名解放軍軍官被暴徒打死後，剖腹挖眼，把屍體掛在一輛正在燃燒的公共汽車上。

在幾天的暴亂中，被暴徒砸毀、燒毀、損壞的軍車、警車和公共電氣汽車等車輛達一、二八〇多輛，其中軍用汽車一千多輛，裝甲車六十多輛，警車三十多輛，公共電氣汽車一百廿多輛，其他機動車七十多輛。一批武器、彈藥被搶。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幹警負傷六千多人，死亡數十人。他們為保衛祖國，保衛憲法，保衛人民，付出了鮮血甚至寶貴的生命。對他們的功績，人民將永遠銘記。

如此慘重的代價，最有力地說明了戒嚴部隊所採取的極大的容忍和克制態度。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軍隊。這支軍隊對敵人狠，對人民和，歷來如此。他們在戰爭年代能夠打敗美帝國主義武裝起來的國民黨八百萬軍隊，打敗武裝到牙齒的美帝國主義，能夠有效地保衛我們國家的神聖領土、領海和領空，為什麼在平息反革命暴亂中卻造成這麼大的傷亡呢？為什麼他們手中有武器，反而挨了打，甚至被打死呢？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是因為好人和壞人混雜在一起，使我們有些應該採取的斷然措施難於出手」。這也正說明了人民解放軍是熱愛人民的，是不願意誤傷群眾的。他們忍辱負重，從容赴死，正是人民軍隊本質的充分體現。否則，怎麼可能造成這麼大的傷亡和損失呢？這不正說明我們的軍隊為了保護人民而不惜犧牲自己嗎？而最終為了平息反革命暴亂，避免造成更大的損失，戒嚴部隊在傷亡嚴重、忍無可忍、讓無可讓而又很難前進的情況下，經過一再警告，迫不得已奉命對空鳴槍開道，進行反擊，擊斃了一些肆虐的暴徒。由於圍觀的人很多，有的被車撞、人擠，有的被流彈誤傷，有的被持槍歹徒擊傷擊斃。據現在掌握的情況，暴亂中有三千多名非軍人受傷，二百餘人死亡，包括卅六名大學生。這當中，有罪有應得的暴徒，有被誤傷的群眾，還有正在現場執行任務的醫護人員、聯防人員和維護秩序工作隊員等。對於被誤傷的群眾和執行任務中受傷害的人員，政府要認真地做好善後工作。

由於「美國之音」造謠和一些人的有意傳謠，社會上一度盛傳，戒嚴部隊進城之後，「血洗天安門廣場」，「有數千人甚至上萬人倒在血泊之中」。真實情況是，戒嚴部隊進入廣場之後，凌晨一時半，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緊急通告：「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凡在天安門廣場的公民和學生，應該立即離開，以保證戒嚴部隊執行任務」。這個緊急通告用高音喇叭，進行了反覆播放，時間長達三個多鐘頭。這時，停留在廣場上靜坐的青年學生集中在廣場南端人民英雄紀念碑一帶。三時左右，他們經過內部磋商，派出代表向戒嚴部隊表示，願意自動撤出廣場，戒嚴部隊當即表示同意。凌晨四時半，廣場上廣播了戒嚴部隊指揮部的通告：「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同時，廣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關於迅速恢復天安門廣場正常秩序的通告。停留在廣場上的數千名青年學生聽到通告後，打著各自的旗子和橫幅等，兩邊布置了手拉手的糾察隊，於五時左右離開廣場。為了保證學生們的安全撤離，戒嚴部隊在廣場東側南口開出了一條寬闊的通道，保證學生順利、平安地離開。這時，還有一些堅持不走的學生，戒嚴部隊按照「通告」要求，強制他們離開了廣場。到五時半，清場任務全部完成。廣場靜坐的學生，包括最後被強制離開的，沒有死一個人。有人造謠說，廣場「血流成河」，自己是「從死人堆裡爬出來的」，完全是胡說八道。

以天安門廣場重新回到人民手中，戒嚴部隊全部到為標誌，首都反革命暴亂被一舉粉碎。在平息反革命暴亂的鬥爭中，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部隊和公安幹警不怕犧牲，英勇戰鬥，建立了不朽的功勳。人民群眾救護傷員、解救戰俘、巨大的損失，其他方面的損失更難以用金錢來計算。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正在為挽回遭受的損失，進行艱苦的勞動。現在，首都各項秩序基本恢復正常，全國局勢也較快地趨於平穩，這反映了中央的正確決策得到了全國各族人民的擁護。但是，動亂和暴亂尚未徹底平息，極少數反革命暴亂分子不甘心滅亡，仍在進行種種破壞活動，甚至夢想捲土重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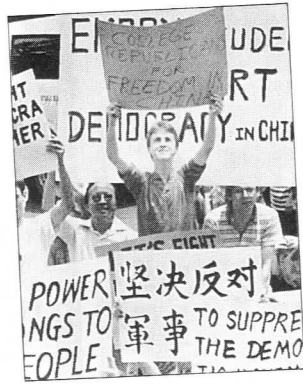
為了取得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徹底勝利，我們要放手發動群眾，加強人民民主專政，把清查反革命暴亂分子的工作進行到底。要徹底揭露動亂和暴亂的陰謀，依法懲處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即那些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和搞政治陰謀的人，同海外、國外敵對勢力相勾結的人，而非法組織提供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人，以及製造打、砸、搶、燒、殺等種種暴行的刑事犯罪分子。要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通過堅決果斷、艱苦細緻的工作，集中打擊極少數首惡分子和拒不悔改的頑固分子，盡力擴大教育面和團結面。在此基礎上，依靠廣大群眾，努力增產，厲行節約，艱苦奮鬥，盡快把動亂和反革命暴亂造成的損失全部奪回來。

委員長、各位副委員長和委員！

我國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正義鬥爭，得到了世界上許多國家政府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對此，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但是，在國際上也有一些國家，主要是美國和西歐某些國家，歪曲事實真相，進行造謠中傷，甚至對我實行種種的所謂譴責和制裁，掀起反華浪潮，粗暴干涉我國內政。對此，我們深表遺憾。對於一切外來壓力，我國政府和人民過去沒有屈服過，現在不會屈服，永遠也不會屈服。謠言必將破產，真相終將大白於天下。我國將毫不動搖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我國將一如既往地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同世界各國的友好關係，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世界發展繼續作出自己的貢獻。

中共內部文件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日

各方反應



第一次發生的歷史是悲劇，第二次
重覆時是荒謬的鬧劇。

馬克思

國民黨李登輝主席五月二十四日在國民黨中常會講話

最近大陸上由學生領導發起的民主運動，已經以燎原之勢，在大陸各地迅速的蔓延，至今仍在繼續發展之中。這一場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示威抗暴活動，業已受到全世界一致的同情與聲援，而中共當局完全無視民意輿情的做法，也受到海內外人士一致的抗議與譴責。本黨中央在上週曾發表聲明，表示關切與支持。身為一個中國人，我們與大陸同胞血肉相連。當我們看到大陸的青年學生們，不惜以誓死絕食的方式，爭取最基本的自由與民主，卻遭到中共當局蠻橫的拒絕時，我們的悲痛與憤慨，實在是難以用語言來形容的。登輝希望，對大陸同胞這種可歌可泣的表現，無論政府與民眾，除了要在精神上予以支援之外，各有關單位更要深入研究，儘速採取有效的措施，作為他們的後盾，使他們的血淚不要白流，熱情不要浪費。

由這一次大陸的示威抗暴運動，我們已經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大陸及海內外民心的向背，這也註定了共產主義必然崩潰的命運。登輝認為，中共當局目前的專橫獨行，決不是少數人一時的錯誤，而是在一種不合理的制度之下，週而復始，所必然產生的結果。因此，我們除了衷心期望大陸同胞能免於陷入另一場血腥的浩劫之外，我們更要冷靜的、從長遠的角度著眼，讓大陸同胞了解，他們所爭取的目標，與我們所努力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如果中共不能放棄「四個堅持」，則民主與自由永遠不可能實現，任何一時的所謂「開放」、「改革」，只是另一場大動亂的前奏而已，這是我們的責任，也是今後我們要加速努力的目標。

李登輝總統六月四日聲明

今天凌晨，中共部隊終於以武力攻擊在北平天安門廣場前以和平方式爭取民主自由的學生和民眾，造成了慘重的傷亡。中共此一瘋狂的行動，雖然在我們預料之中，但仍使我們感到無比的悲憤與震驚。

我們認為，任何政權的存在，都應當是建立在民意的基礎上。中共雖然以暴力和謊言竊奪了大陸，但四十年來，從未停止其內部的鬥爭與鎮壓。面對大陸同胞的普遍覺醒，中共所採取的毫無人性的作法，必將受到歷史的裁判，並激起大陸同胞更大的反抗，加速其潰亡。

登輝要以最沉痛的心情，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呼籲全世界所有愛好自由，重視人權的國家與人士，對中共給予最嚴厲的譴責，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此一血腥的屠殺，並對傷亡者給予最妥善的照顧與撫卹。

登輝也要呼籲海內外所有中國人，發揮最大的同胞愛，緊密地團結在一起，作為大陸同胞求生存、爭自由的後盾，給予一切可能的支援，並與中共做徹底的決裂。

登輝同時也要提醒復興基地的全體軍民同胞，對中共暴力騷武的傾向，提高警覺，以防止中共在崩潰前夕，所能採取的冒險行動。

中共的暴政，是所有中國人的恥辱。中華民國政府及人民，必將以最大的決心，結合一切反共愛國力量，為推翻此一暴政，做最大的努力，不達目的，誓不終止。

行政院新聞局五月二十一日聲明

中共政權昨天宣佈，從昨天上午十時起，在北平實施戒嚴，並派兵鎮壓學生及其他社會階層所參加的爭自由、爭民主運動。同時，對採訪新聞的中外記者，也實施新聞封鎖，不許其採訪、拍照，並限制對外聯絡。對於中共當局這種肆意剝奪人民集會、遊行、言論與新聞等自由與罔顧中外輿論的作法，我們深感痛心並予嚴厲譴責。

這次大陸同胞爭自由、爭民主的行動，波瀾壯闊，影響深遠，參加的群眾已有數百萬人，身分涵蓋學生、工人、記者、公務員與軍警等各界人士，充分顯示多年來中共在大陸上倒行逆施，已受到廣大中國人民的一致唾棄。中共領導人物不反躬自省，反而以武力鎮壓民眾自發的行動，完全暴露中共政權暴虐與野蠻的真面目。

針對大陸的動亂，我政府與人民都以深沉的關懷，密切注意其發展，並研擬有效的因應措施。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今天要正式向大陸同胞宣告，我們誓為大陸同胞爭自由、爭民主運動的後盾，將與大陸同胞攜手連心，一齊為中國美好的未來而奮鬥不懈。同時，我們也要正告中共當局，應該立刻停止武力鎮壓民眾的行動，恢復中外記者的採訪與報導，並切實揚棄專制作為，朝向「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社會多元化」與「文化中國化」的大道前進！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六月五日慰問大陸同胞電（摘要）

親愛的大陸同胞們：你們四十年來雖在黑幕重重的共產專制政權下受盡侮辱苦難，但今天由於你們在爭民主自由壯烈運動中的流血犧牲，卻出現了黎明的景象。在台灣復興基地的同胞，一致堅決支持你們，並決以各種具體行動支援你們。讓我們海峽兩岸及海內外的中華兒女，攜手團結起來，摧毀共黨暴虐統治，在三民主義自由民主均富的光明大道上，達成國家統一中興的歷史任務。特電致慰。

並祝

勝利成功！

聯合報 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

聯合報 六月五日社論

全中國人民起來制止中共血腥暴行

六月四日凌晨，數萬中共軍隊，在坦克及裝甲車開道下，進入北平天安門廣場，開槍鎮壓示威學生與民眾，天安門廣場成了殺戮戰場，根據不同的新聞來源，有的報導指出現場死者逾百人，有的則指出高達三千人。各種悲慘的消息陸續傳來，我們內心極感傷痛，「北平最寒冷的夏天」，終於不幸的到來了，中共殘殺人民及年輕學生的暴行，震驚了全世界。

中共軍方的血腥鎮壓行動，證實了我們一再警告的，中共統治者在政權維繫與民心向背之間，絕對會選擇個人的權力維持與共黨的政權維繫，因此，我們對學運的發展，始終極為擔心。即使我們積極肯定此次學運與民運的空前成就，並認為這次學運在行動規模與歷史意義上，均超越了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但是由於學運與民運所面臨的敵人，是一個控制力無遠弗屆的極權專制，因此它的悲劇處境，是極難避免的。

現在，共軍終於出動並動武鎮壓了，明確的情勢雖然尚未明朗化，但至少它顯示了幾項訊息：

第一，中共領導中心的內鬥局面已經告一段落，強硬派已經穩住局勢，並一致決定進行血洗鎮壓。因此，溫和派在這次鬥爭之中，可說已經完全落敗了，中共將赤裸裸的施展血腥統治。

第二，在血洗行動之後，將繼續進行一波波的整肅行動，所謂的「四種人」，包括：溫和派領導班子（趙紫陽、鮑彤等人）、學運領導人（吾爾開希、王丹等）、改革派知識分子（如方勵之、嚴家其等），以及支持改革的新聞記者、黨員和政府官員，都將面臨清洗的厄運。因此，在此次天安門事件後，株連的範圍可能甚為廣泛，後續的影響也極為嚴重。

中共動用大量武力，雖可血洗天安門廣場，但並不意味中共統治者便可控制了局勢。北平仍是動盪不安，中共對學生領袖及知識分子的搜捕行動，也很可能引起新的反抗；上海及其他大都市正掀起反中共血腥暴行群眾運動，這一切都是中共無法控制的變數與反應，中共尤其無法消除千千萬萬大陸年輕一代的反抗，無法消除大陸人民對中共政權殘暴野蠻的印象。大陸人民對中共統治者作體制內改革的任何幻想，都由此而趨於幻滅；這勢將發展為全民的反共運動，推翻中共暴政的運動，六月四日是中國人民的浩劫，不過，六月四日，也可能是中國人民民主運動成功的契機。

中共終於使用血腥鎮壓天安門廣場示威群眾，雖是一個多月來內部權力與路線鬥爭的結果，但這一結果並不堅實，血腥鎮壓行動所產生的社會反應，很可能反過來成為中共內部鬥爭的新因素。更嚴重的是，中共軍方目前存有兩大矛盾：一是軍方捲入權力鬥爭的矛盾，一是軍方內部對此種血腥鎮壓手段不同意見的矛盾。這兩種矛盾若迸發出任何火花，都將震撼中共政權。

對於中共的血腥暴行，海內外中國人都為之悲憤萬分，紛紛譴責中共，形成了全體中國人血脈相連、同心同德的行動。李總統登輝先生也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發表聲明，指出中共所採取的毫無人性的作法，必將受到歷史的裁判，並激起大陸同胞更大的反抗，加速其潰亡，李總統的聲明，道出了我們在台灣二千萬同胞的心聲，我們相信，台灣復興基地同胞的聲援，對於目前遭到挫折與嚴重威脅的大陸民主運動，將有直接間接的激勵作用。我們一定要動員一切力量制止中共屠殺學生與民眾的暴行。

我們也完全贊同李總統聲明中對全世界所有愛好自由、重視人權國家與人士的呼籲，要對中共給予最嚴厲的譴責，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此一血腥的屠殺。

就我們本身而言，面對中共血腥鎮壓大陸民主運動的瘋狂行動，有兩點形勢亟應重視。

第一是中共的改革路線在鎮壓行動後，很可能減緩改革開放的步調，縮小與外界的接觸範圍，擴大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及「精神汙染」一類的運動，這勢將對我們的大陸政策產生衝擊，因而，謹慎的把握大陸政策的方向最為重要，必須對中共今後動向作周延深入的研討與評估。

第二，我們必須提醒政府當局與全國民眾，如果中共鎮壓行動得逞，在大陸局勢逐漸穩定之後，中共當局可能會故意升高台海緊張情勢，以製造大陸內部的團結氣氛。因此，我們必須加強對大陸的國防與心防，拋棄任何對中共當局和解的幻想。

中共血洗天安門廣場，為中國人在一個多世紀來灑熱血、拋頭顱追求現代化民主的鬥爭，又添了一段悲慘的過程；但是，在天安門廣場為民主獻身的學生與民眾，他們的血絕不會白流，全中國人民都為他們的勇敢行動而感奮，全中國人民要一致起來制止中共屠殺同胞的血腥暴行！

聯合報 六月八日社論

政府大陸政策應作的八點調適措施

政府面對大陸局勢瞬息萬變的形勢，上自李總統登輝先生、李煥院長，各有關部會首長以至於各級業務主管連日來紛紛召開緊急會議，就海峽兩岸在大陸變局下雙方關係的互動謀求因應之策。我們認為原有各項大陸政策的架構顯然已無法因應這一情勢的發展，當前大陸政策必須作立即相應配合大陸情勢發展的調整，而其內容更必須緊扣住此一情勢開展的脈動。換言之，當前的大陸政策應發展成一個使在大陸、在台灣與在海外整個中國人人心結合的匯聚點。因之我們在此提出八項緊急呼籲作為目前情勢發展下大陸政策必須貫徹的著力點：

一、嚴正向全球中國人民及世界各國宣告，中華民國與中共政權絕不作任何形式的接觸。同時對中共政權槍殺無辜的學生與民眾加以嚴正的譴責，並要求中共政權立即停止對民眾的武裝屠殺暴行。行政院長李煥日前指出：如果中

國內大陸發生內戰，我們將發動全球中國人民支持大陸同胞推翻中共政權。我們認為，假如中共政權不立即停止武裝屠殺民眾暴行，我們也應立即發動全球中國人支援大陸人民推翻中共政權。

二、優先成立大陸情勢資訊中心。大陸整個社會的脈動在這次民主運動浪潮下必然作了徹底的質變。面對大陸民運的發展，其何去何從都不是中共新聞封鎖政策所能奏效的，但我們卻應更積極的對大陸情勢的掌握作第一手資料的研究。當前大陸政策的一個死結是不准學術界人士到大陸作研究與開學術會議，阻斷與大陸知識份子作密切的溝通與研究。這次對大陸知識份子的民主運動，政府又大聲支援與鼓勵，這種矛盾的大陸政策對政府的形象實在是一種無比的傷害。我們要求立即開放知識份子的雙向交流。

三、在政策上重新釐訂開放「台灣經驗」給大陸上的各行各業，以具體行動來做「心手相連」，當前僅核准「傑出人士」來台是不夠的。我們可以在有計畫與漸進的基礎上，開放給大陸上各行各業來台觀摩「台灣經驗」的機會。目前我們自己直接對大陸能做的事少之又少，但我們幫助大陸民眾學習的內容卻非常多，在大陸民運激盪之下，政府應公開宣佈有計畫的邀請大陸各行各業代表訪問台灣，落實「台灣經驗」的積極意義；這必是大陸民眾與台灣民眾心手相連最具體的作法。

四、建立海峽兩岸民間通訊與資訊溝通網路。從目前大陸民運如火如荼推展的經驗上得知，大陸仍是一個資訊封閉的社會。大陸的進步有賴於一個資訊自由溝通環境的建立，而目前大陸人民在訊息不能自由傳播的狀況，正有利於一個極權壓制政策的進行。因之政府應在政策上，透過民間的運作使大陸人民能有自由獲得資訊的自由。可作的方法是鼓勵返鄉探親人對親友贈送每一人一台有短波裝置的收音機，政府增強定向對大陸的廣播。昨日交通部適時宣佈開放對大陸的電話與通郵政策，是對大陸民運最提供資訊的管道，應予支持。

五、政府或民間專案成立處理大陸民運青年學生與民眾受傷及死亡慰撫小組。這個小組工作包括：(1)在全國發動募捐、義賣活動募集基金；(2)有效管理及處理這筆基金，在適當時機將這筆錢分送到死亡學生及民眾的家屬，及(3)對於傷殘者給予未來生活發展的救助。更重要的是政府應對民運學生領袖其已逃亡出大陸或尚在各地使領館尋求政治庇護者，應宣佈歡迎他們到台灣繼續完成學業或定居。我們希望政府在處理這件事的態度上應有拿得起、放得開的大魄力。

六、響應李煥院長的做法：今後我外交人員絕不迴避在海外地區與中共人員在公眾場合的接觸。當此大陸民運深植人心，中共政權屠殺行為已為若干有血性中共人員的不齒與不滿。我外交人員的主動出面接觸，當可使中共在外交、文化、新聞、體育等方面的人員以積極行動的迴應。目前香港文匯報的果敢行動就是一有力的例子。但政府在政策上幫助脫離中共政權人士的辦法也應同步規劃實施。

七、對大陸在海外各地留學生所表現「義無反顧」與中共斷絕關係的豪氣我們表示由衷的敬佩。政府這時對他們在異域身份上的處境應給予幫助。除了少數可獲居留地暫時居留權外，對申請轉持中華民國護照的中共留學生應在權宜處理的原則上核發中華民國護照，且與各有關政府當局取得諒解，以人道的理由、允准他們在改持中華民國護照後繼續給他們求學的簽證與居留延期，直到大陸情勢穩定為止。對於需要幫助的中共留學生亦宜以專案設立特別基金給予援助。

八、最後，我們對大陸為中國民主自由奮鬥而捐軀的青年勇士表示最誠摯的哀悼與敬意。政府應特別訂定一天，

號召全球中國人，為這群為真理犧牲的同胞舉行一場追悼大會並建碑紀念。以告慰那些犧牲奉獻、精神不死的中國英魂。

聯合報五月二十六日民意調查

民意調查的結果顯示，政府似乎應該發表聲明，如果中共整肅大陸民主運動人士，或者以武力鎮壓示威群眾，政府將重新考慮日漸開放的對大陸政策。

在「大陸熱」方興未艾、大陸政策開放的步調一天比一天快之際，大陸民主運動及隨之而來的政治鬥爭，使許多人感覺到中共政權的威脅，而認為我們有重新檢討兩岸關係的必要。

本報在廿五、廿六兩天進行的電話民意調查發現，如果中共整肅民主運動的領導人士，四成四的受訪者認為應該先觀察一陣子再決定新的大陸政策，認為大陸政策應繼續開放的只占百分之廿三，而有百分之六受訪者主張採取緊縮政策。

如果中共用武力鎮壓群眾，那麼，主張緊縮大陸政策的人，提高到百分之廿六，主張先觀察一陣子的人有百分之卅四，只有百分之十六認為大陸政策應該繼續開放。

從本報歷次調查得知，今年四、五月間是台灣地區民眾對兩岸關係最樂觀的時期，而以財政部長郭婉容赴北平開亞銀年會期間達到最高點。

那個時候，認為兩岸關係是敵對的只占二成，而有二成四認為兩岸關係是友善的。但是，經歷過大陸近來一連串的政治鬥爭，這次調查，有四成二的人認為大陸和我們的關係是敵對的，只剩下一成三認為兩方是友善的。

另一方面，認為兩岸關係趨於緩和的比例，在今年四月達到最高點，占百分之五十；而認為兩岸趨於緊張的，在亞銀期間降到最低，只有百分之四。而這一次的訪問，認為兩岸關係趨於緊張和緩和的，分別是二成三及二成二。

不過，從長期來說，這次大陸政局的變化，似乎沒有影響到台灣地區民眾對中國統一前途的態度。調查得知，百分之五十的民眾認為中國統一的前途將更樂觀，百分之八認為更悲觀，和過去的調查結果幾乎沒有差別。

交叉分析顯示：大陸籍、高教育程度以及支持國民黨的民眾，認為中國大陸與我們敵對的比例顯著的高於其他受訪者；對中國統一的前途，也持著較樂觀的看法。

對於這次大陸學運，大陸籍的民眾知道的比例高達九成九，台灣地區受訪者則有八成五的人知道。此外，高中以

上的受訪者全部知道大陸學運；四十歲以下者也有九成六以上知道此事。此次大陸學運受關注的程度，可見一斑。這次民意調查以系統抽樣法成功訪問了八百六十八名台灣地區成年居民，另有九十一人拒訪。有效樣本中，男性占百分之五十一。這次調查的抽樣誤差，在百分之九十五信心水準下，為正負三點四個百分點。

聯合報六月四日民意調查

「殘暴！」「憤怒！」「哀痛！」這是台灣的同胞知道中共血洗北平事件後的第一個反應。

本報四日晚上以電話訪問了七百零五名台灣地區成年民眾，他們大多以上述字眼表達了內心的情緒。

受訪者中，已有八成九知道中共的暴行，顯示這宗轟動國際的血腥行動，在台灣也已經幾乎婦孺皆知。

經過這次中共的武力鎮壓之後，四成八的受訪者認為海峽兩岸的關係將趨於緊張，這個數字是本報歷次調查中最高的：七十七年十月，只有百分之十一受訪民眾表示兩岸關係緊張，到今年五月廿五、廿六日天安門學運高潮時，比例昇高至百分之廿三，本次訪問更一舉迫近五成。

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次中共的血腥鎮壓行動，似乎改變不了台灣民眾對中國統一前途的看法，百分之四十九受訪者認為中國統一的前途將更為樂觀，這數字和本報過去的多次調查結果非常接近。

對於大陸與我們的關係，本次調查有四成六認為是敵對的，這也是歷次調查的最高數字。

然而，台灣地區受訪者對大陸民主運動的前途並不太擔憂。四成九認為民運的發展是樂觀的，只有二成二表示悲觀，另一成五說應看情形而定。

這次暴力事件之後，我們的大陸政策應不應該改變？在文化體育交流層面，五成三受訪者認為應繼續開放，二成二主張先觀望再說，只有百分之三表示應加緊縮；探親政策方面，四成六主張繼續開放，三成二希望先行觀察，百分之六認為應緊縮；至於對大陸的經貿政策，則有五成覺得應先行觀望，二成二說應繼續開放，百分之五表示該緊縮。

這次調查共完成訪問七百零五人，另四十六人拒訪。有效樣本中，男性占百分之五十一，女性占百分之四十九。抽樣誤差在百分之九十五信心水準下，為正負三點八個百分點。

	77年10月	78年4月	本次訪問
敵對	22%	20%	42%
友善	24	24	13
其他	18	21	11
不知道	36	35	33

聯合報六月十日民意調查

大陸的民主運動，已使台灣民眾對「民主自由」的價值有更高的認同，也加強了許多人與大陸之間心理的連繫，主張中國應該統一的人顯著增加了。

本報十日晚訪問了七百多位台灣地區民眾，要求受訪者就「民主自由」、「國家安全」、「社會秩序」、「經濟富裕」、「社會平等」五種訴求，選出他心目中最重要的項目。結果顯示，三成四的人選擇了「國家安全」，二成五選擇了「民主自由」，一成四選「社會秩序」。

但在四個月前，本報調查得知，認為「民主自由」最重要的受訪者，只占百分之六。這個大幅度的變化，顯然是受到大陸民主運動的影響。

十日的訪問還詢問了受訪者對台灣前途的看法。受訪者親友中，多數主張中國應該統一的，占三成八；親友多數主張維持現狀的，占二成六；親友多數主張台灣獨立的，占百分之二。

去年四月本報的調查，親友多數主張統一的，占二成七；這次調查增加了十一個百分點。

由此可知，台灣民眾雖然反對「中共」的專制和殘暴，但是因為「血脈相連」的情緒高漲，對「中國」的認同顯然增加了。此外，和上一次調查相比，贊成中國統一的受訪者，由六成三增加為六成八，差異達顯著水準；贊成台灣獨立的人，則由一成二增加為一成三，未達顯著水準。

這項調查於十一日晚間進行，以系統抽樣法取樣，用電話訪問了台灣地區七百六十六位二十歲以上成人，其中五十四人拒訪，有效樣本七百一十二人。成功受訪者中男性占百分之五十二。在九成五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上下三點七個百分點。

	77年10月	78年4月	78年5月*	本次訪問
緊張	11%	13%	4%	23%
無變化	17	10	35	16
緩和	48	50	28	22
不知道	24	26	33	40

(*郭婉容部長赴北平開會訪問期間)

大陸知識分子對胡耀邦之死反應的心聲

在中國大陸校園準備熱烈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年的前夕，曾以領導政治改革著稱的中共黨的前任總書記胡耀邦猝然因心臟病逝世，勢將為中國大陸知識份子追求五四運動目標的熱忱平添動力。五四運動樹標的目標為民主和科學，五四運動發生之後七十年的今日中國大陸，仍然不見民主的建設，仍然缺乏科學的精神，而中國大陸這一代的知識份子日益覺醒，並日趨積極的爭取民主、自由、人權之際，被目為中共政治改革派先驅者胡耀邦之死，自然會在中國大陸這一代的知識份子心中激發一陣衝擊、造成刺激作用。

北平幾所大學的校園內，學生們紛紛張貼大字報，因胡耀邦之死而為一九八七年胡遭罷黜的往事鳴不平。北京大學的一張大字報上直率又露骨的寫著：「死錯人了！不該死的人已死，該死的人卻還活著。」北平天安門廣場的紀念碑，胡死後第二天擺列了民眾表示追悼的花圈及布幅。胡耀邦的家中，陸續有各界人士前往憑弔和慰問死者家屬，其中以知識份子居多。接著十七日在北平與上海，出現了學生遊行致悼的行列。這些反應顯示了中國大陸這一代知識份子的心聲。

胡耀邦於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四人幫」垮台後，受到鄧小平的賞識，在政壇崛起，歷任中共黨的組織部長、宣傳部長、主席、總書記等要職，直到一九八七年一月被免除總書記的職務為止，在這九年有奇的時間內，正是中國大陸推動經濟改革而發出政治改革的要求響徹雲霄之期，胡耀邦不僅積極從事經濟改革的策劃和執行，也主張或贊同進行政治改革，這是他與鄧小平的立場顯著不同之處，鄧小平為求挽救中共的衰亡命運，只同意在經濟的範疇內學習，效法資本主義的一些方式，但為了保護中共政權的獨裁專政，不容許政治自由化或民主化的趨勢出現。

由於胡耀邦對推動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勇敢大膽作風，其遭中共黨內若干元老級高幹領導的保守派或頑固派之忌，是可以想見的，所以在胡耀邦領導中共黨政九年有奇的時間內，他的許多意見和計畫往往受到反對及阻撓，但胡耀邦最後垮台的主因，是他連擢拔他的後台老闖鄧小平也惹火了，胡耀邦希望老一代的領導人包括鄧小平在內儘快交棒的談論，使鄧小平不再支持他，讓胡耀邦成為一九八六—八七年大學潮的代罪羔羊。

胡耀邦特別獲得知識份子的支持，是因為他與其他中共領導人比較，對知識份子重視一些，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從寬。胡耀邦曾在白樺的「苦戀」事件發生時企圖加以掩護，他甚至不贊同逮捕魏京生。所以在胡耀邦逝世之後，當今中國大陸最出名的民運鬥士方勵之指胡耀邦掌權期間，為「中國大陸知識份子最美好的年代」。與方勵之同遭被迫退黨的劇作家吳祖光也說，胡耀邦擔任中共總書記時期，是「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經歷的一段最好時光」。另一知名學者嚴家其認為：「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錯案方面作出非凡的努力。他提倡學術自由、創作自由；倡導科學與民主。」北京

大學學生們貼出的大字報，大都稱讚胡耀邦採取的對知識份子的寬容政策及其推動民主改革的功勞，稱譽他為「知識份子的知心人」、「民主的希望」、「改革先驅」等等。

不過，有一個基本的觀點我們需要認清，胡耀邦仍然屬於中共的一名領袖人士，只是中共的改革派，只可被目為中共領導階層的改革派，作為「改革先驅」，不是「民主先驅」。今天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在胡耀邦死後對他加以推崇、追念，應屬借題發揮，藉胡耀邦之死反映知識份子的心聲，促起全國民眾的共鳴，無形中也對中共的當權派發出警訊：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信念是堅定不移的，其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奮鬥將是愈挫愈勇的。

胡耀邦是中國大陸自由化、民主化過程中的一名過渡性人物，「民主的希望」尚待新興的政治力量的茁生及壯大。

支援中國民主運動委員會五月二十日聲明 (紐約時報廣告)

支援中國民主運動書

中國大陸爭民主的運動持續旬月，由學生擴及到一般民眾，由北京影響及中國大陸各地，目前正面臨歷史性的轉捩點。在這封公開信寫就之時，北京已宣佈戒嚴，暴力和流血衝突的危險迫在眉睫。

就過去數週我們所目睹的情況而言，中國大陸的學運可說是完全非暴力的，學生們立意良善，以愛國為宗旨。儘管此次抗議活動聲勢浩大而持續甚久，但它的和平、有序卻是人類歷史上少見的例子，就電視實況轉播和目擊者報導，學生們均相當自我約束，絕不讓此次行動沾上一點點「顛覆活動」之嫌。而學生們所要求的，不過是明載於憲法上的基本人權與自由，以及戡止高級領導階層及其家人的貪汙腐化。學生們這種置個人死生於度外，代表社會良知的行動，在大陸各地感召許多同胞共襄盛舉。各地群眾所要求的，不過是最基本的「人性尊嚴」。因此，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示威，不但贏得全中國人的支持，也獲得世界其他國家千千萬萬人的共鳴。

然而，中共領導階層中的保守派卻連如此基本的要求也予悍然拒絕，而使其自絕於人民。目前僅有軍隊還支持著「政府」，而且即使軍隊內部對於鎮壓行動也非毫無疑問的。反觀學生基於熱血愛國和道德勇氣所舉行的示威活動，獲得中國各階層人士的一致贊同，兩者恰成強烈對比。

這項大規模的群眾行動將如何收場，不但關係中國的禍福，也與世界前途息息相關，我們衷心樂於見到中國的統一與穩定，然而在全體人民連自由和正義等基本權利都無法享有的國土上，統一和穩定是無法生根的，基於人性良知，我們覺得有道義對中國學生為人性最根本的價值奮鬥的這場聖戰，給予最堅強的聲援。

「五四」悲劇性的「抗制性傳統」 (摘要)

金耀基

「五四」之後，民主畢竟已成為中國知識份子的精神資源了，即使在大陸，民主也一直以一種「抗制性傳統」存在著。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北京天安門前，成千成萬人，冒著四人幫血腥鎮壓的危險，前往悼念中共總理周恩來，造成了轟動神州「四五運動」，值得注意的是，大陸報章後來都把「四五」與「五四」連在一起；把「四五」視為是向「五四」招魂的群眾自發的抗議運動！

這次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的逝世，天安門前又出現了以學生為主體的數十萬人的「悼胡」現象，顯然的所以會出現這個震撼世界的悼胡現象，不止是因為人們尊敬、懷念胡耀邦的正直、廉潔無私的品德，更是因為學生對於當前經濟失誤、政治失位的不滿，他們對於一九八七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胡耀邦因對學潮採取同情了解與容忍的觀點而被逼下台特別感到悲痛與不幸，事實上，胡耀邦的悲劇性的際遇在學生的心目中，更代表了改革與開放的倒退，一點不驚訝的，學生的悼胡更積極的目標是求政治體制的民主改革，也一點不驚訝的，他們又再一次對「五四」作巨大的回響，「五四」的「抗制性」的民主傳統又在中原大地冒起！

聯合報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

「天地變化草木蕃！」

——大陸「新五四」運動偉大成就

余英時

為什麼這一偉大的抗暴運動是由青年學生揭幕呢？其中原因很多，無法一一列舉。不過我們也要特別指出三點最重要的背景。第一是知識分子的傳統。知識分子是對於社會不公平最敏感的一群，因為他們有超越個人利害的理想和熱情。我們知道，在抗議的學生中不乏中共高幹的子弟。這正如三、四十年代左傾思想的青年中很多是出身於國民黨高官的家庭，六、七十年代美國反越戰的激烈青年也多來自中產階級的背景。第二是「五四」的遺產。「民主」的理想雖經中共四十年來的歪曲，但仍活在知識分子的集體記憶之中。許多從前誤認馬列主義為「科學」和「民主」的中國知識分子也早有不少獲得了深刻的新理解，因而從中共的體制中「異化」了出來。他們是一批對於「五四」的集體記憶的傳遞人。今天二十歲左右的青年知識分子似乎最先是從中年一代那裡承受了「五四」的遺產，然後又因西方思想的重新輸入而大大地加強了對於「民主」、「科學」的信念。第三是年代的隔閡，七、八十歲的老年知識分子。

一般而言多已志氣消沉，包括早年的「民主人士」在內。而且他們對於共產黨仍懷有莫名其妙的又敬又怕的心理。五、六十歲的中年一代則較難從馬克思主義的思維模式中徹底的解脫出來。他們不免有一種較嚴重的認同危機，因為完全否定馬克思主義（注意：不是馬列主義）便等於否定了自己的全部生命。這個痛苦是難堪的，並且老、中年兩代還有一個共同的心理障礙：他們不難承認今天的中共已墮落到必須唾棄的地步，然而他們無法接受最初追隨共產黨便是錯誤的這個事實。他們已不能認同於今天的中共，但卻又不能完全不認同於歷史上的中共。經過上面的初步分析，我們便會明白：為什麼這次運動的主體祇能是青年一代了。他們的生命力是旺盛的，思想是全新的；更重要的是他們完全沒有歷史的包袱。

從這次運動的整個表現來看，我們實在不能不對大陸上的青年知識分子低頭致最深的敬意。在長達一個多月的時間，人數在幾十萬到一百多萬的群眾運動中，他們在態度上是無比的堅決，在組織上是井井有條，但在行動上卻絲毫沒有暴力的傾向。集剛毅、勇敢、理性、溫和、秩序等各種美德於如此大規模的運動之中，這是世界史上所僅見的。與甘地和馬丁·路德、金恩的非暴力抗議行動相比較，他們也祇有過之，而絕無遜色。也祇有品質如此高尚的知識青年才有資格推行民主運動，才有可能真正建立民主、自由、法治的新秩序。尤其動人的是他們所體現的愛國精神和道德熱情。我們最近幾年來，往往不免對理想主義已從中國大陸上消逝的現象，感到沮喪。但這次運動卻告訴我們：中國的人心未死，中國的前途還是大有希望的。

無論這一運動的具體結局如何，它已經成功了，而且成功得遠遠超出我們最大可能的預期和想像。我們不要認為這一運動完全出於西方思想的啟發。在無數的標語之中，我們也讀到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不以天下奉一人」等二名句，那是十足的中國文化的結晶。傳統和現代，東方和西方在這裡已經獲得了最理想的融合。從廣度和深度來看，它都超過了以往任何一次的民主運動，包括「五四」運動在內。從自動自發這一點來說，它是「五四」的延續，然而規模遠為浩大，思想遠為成熟，覺悟也達到新的高度。一九七六年天安門的「四五」運動也不能與之相提並論，因為那依然是在中共格局籠罩之下進行的，民主、自由、人權的觀念還未能透顯出來。「四五」運動在很大的程度上還有「第二種忠誠」的意味，那是傳統「清君側」和「勤王」的現代變形，即使「君」、「王」不指毛澤東個人，也還不免是指中國共產黨的。這次運動不但已完全擺脫了中共的陰影，而且更從馬克思主義的魔咒中徹底解放了出來。在「夢斷香銷四十年」之後，「新五四」終於重回到「五四」的主流。但是浩浩蕩蕩，波瀾壯闊，運動的流量已擴大到無可遏止的地步了。

在本文執筆之時，軍隊雖已佔據了北京市內的各個重要據點，學生和市民並無絲毫畏懼的表現。最後通牒的時限已過去十二小時了，軍隊仍然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大陸傳來的消息，鄧小平曾發出豪語說：「不惜殺死二十萬群眾，也要換取二十年的安定。」這是希特勒、斯大林，甚至毛澤東都不曾到過的精神境界，何其壯也！我們無法證實這句話的真實性，但據此間瞭解他的性格的大陸訪客說，這句話是很合乎他平時口吻的。獨夫「日暮途窮，倒行逆施」，原不足異，但是誰肯替他屠殺二十萬人呢？讓我們拭目以待。

這次運動在大陸上已如野火燎原，擴散到每一個大城市。在海外，我們也在電視上看到，巴黎、東京、華盛頓、紐約各地大陸留學生的慷慨激昂，成千上萬的集體抗議。最使人驚異的是連一向政治冷感的香港，也竟出現了百萬人

大遊行的感人場面。是非的分明已到了令人無半分懷疑的餘地。如果這樣的抗暴運動還能憑武力鎮壓到底，那麼歷史上便沒有覆亡的暴君了。

「天柱折，地維絕」的宇宙終將有一天完整地復原來，共工的威力究竟祇能存在於神話之中。「天地變化草木蒼！」我們這一次真正看到了中華民族的新生機。

一九八九年五月廿二日晨於紐約旅次

聯合報 一九八九年五月廿三日

大陸民權運動的意義及影響

鄭竹園

由北京各大學學生帶動的抗議示威，自四月十五日假借追悼胡耀邦開始，一個多月來，已發展成為波瀾壯闊、全民參與、爭民主反專制的民權運動。自辛亥革命以來，這是中國人民、赤手空拳，與手握兵權的統治集團作正面抗爭最壯烈的一幕。顯示「槍桿子出政權」時代的終結。中國民主運動，將從此展開一新頁。

中共統治大陸四十年中，一方面通過基層組織，運用特務、民兵、街道小組，將人民緊緊箝制。一方面全面掌握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使人民無獨立謀生的憑藉，非受其擺佈不可。

鄧小平上台後，推行經濟改革，對地方放權、對資本主義國家開放、容許個體戶及私營企業復活。但在意識形態及統治策略上，鄧仍師承毛澤東故智。構成鄧當權十年來自相牴牾的基本矛盾。由於這一矛盾，才出現一九八三年的「反精神污染」，與一九八七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兩大逆流，導致改革派大將胡耀邦的下台。使知識份子及廣大人民由擁鄧走向反鄧。

由於上層建築的政權結構未變，經濟改革的放權讓利、與價格雙軌制等新措施，為大小當權幹部創造藉權謀私的機會，出現近幾年來蔓延大陸的「官倒」現象，以及無所不在的貪汙腐化，成為大陸人民痛恨共產黨的主因。

為顯示經改的成果，近四年來中共投資失控、消費超前，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去年通貨膨脹率高於百分之三十，有百分之三十四的城市居民實質生活水平下降。今年前四個月，物價上漲指數仍高達百分之廿七。固定收入的升斗小民，已無法維持基本生活。而因利乘便，投機倒把的特權階級，卻鋪張浪費，競比豪華。這一強烈的對照，加深人民的不滿。

除內部因素外，自前年台灣開放探親後，將近五十萬人進入大陸。台灣的經濟繁榮與政治民主化，對大陸知識份子構成強烈的衝擊。再加上蘇聯在戈巴契夫領導下的政制改革，更刺激大陸人民求變的熱望。因此以悼胡為起點的學生示威運動，迅速轉化為全民性、爭民主、爭人權、反貪汙、反專制的民權運動。

與歷次的抗爭運動比較，這次的民運，出現幾項前所未有的特徵：

第一是全民投入參與。在最近的幾次大示威中學生人數估計不過十萬人，其餘是工人機關中下層幹部及一般居民。

連中共喉舌的「人民日報」，也有大批記者及編輯參加示威。北京的老百姓，從掃街的清道夫、到個體戶都主動投入。五月十七日為支持絕食學生的大示威，參加者超過一百萬人。從萬里外電視上所看到的場面，仍令人熱淚盈眶，感動無已。

第二是抨擊對象直指最高當局。由於鄧小平力主鎮壓，已成為眾矢之的。要求鄧小平與李鵬下台的呼聲，響徹雲霄。自中共建立政權以來，人民尚未曾如此公開向最高權威挑戰。

第三是軍隊不聽命令。自中共執政以來，軍隊一直是其專政的主要憑藉。「文革」時期中共以軍隊對付紅衛兵。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中共又以軍隊血洗天安門廣場。但這次由四面八方調來的軍隊，在學生與民眾的勸說下，大多良知發現，抗拒軍令。使中共一再宣告的戒嚴令無法執行。

第四是人民的普遍覺醒。大陸人民飽經憂患，大多逆來順受。但最近的大示威中，善良的老百姓卻成為支援學生的主力。沒有千千萬萬居民不分晝夜的防護，天安門早已為軍隊所佔領。大陸老百姓的普遍覺醒，將是中國復興的先兆。

這項民運的直接影響，是鄧小平的威信掃地。一九七八年鄧復出後，一直以改革的先驅者自居，大陸人民在「文革」創鉅痛深之餘，曾把希望寄託在鄧的撥亂反正上。鄧的聲望到一九八五年人選「時代」周刊「風雲人物」而登峰造極。如果他能高瞻遠矚，運用其聲望斷然推動民主化，實行類似蘇聯戈巴契夫的政制改革，鄧將成為一眾望所歸的人物，為中國現代化立下大功。不幸地暮年的鄧小平仍走上毛澤東的舊路。剛愎自用，大搞「一言堂」。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認為知識份子的訴求是挖中共牆腳。今年初鄧斷然拒絕海內外知識份子釋放政治犯的要求，又阻止方勵之赴宴。最近更公開提倡：「新權威主義」。鄧小平逆時代潮流的種種作為，已使他成為改革的障礙。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中，鄧小平是人民心目中「英雄」。一九八九年五月的天安門大示威，鄧小平成為人民的「公敵」。

民運的第二項影響是中共專制體制的逐漸解體。原來的共產政權是一個以黨駕馭一切的極權組織。工人學生軍隊都是這一組織的重要成份。中共以搞學運起家，以槍桿子建政權，以工人為生產階段的先鋒隊。如今，學生公開反抗，工人、軍隊同情學生，中共的政權基礎已經動搖。

民運的第三項影響，是在世界二千名新聞記者，及美國三大電視台的密集透視下，中共政權的本質已暴露無遺。如果中共確是「人民政府」，為「人民服務」，對這次學生所提出的各種合理要求，應衷心接受。根本無爆發如此大規模對抗的必要性。但思想僵化、視人民如草芥的領導集團，一開始便存著壓制異己的心態。既不承認學生代表的合法性，又一再調兵遣將，企圖以高壓手段來解決問題。其忽視民情、脫離群眾的作風，與其所標榜的「人民共和國」背道而馳。一個眾叛親離為人民唾棄的政權，還有什麼憑藉號稱代表十一億人民？還有什麼法理可強制台灣及香港納入其統治？

一九八九年五月廿二日寫於由洛杉磯到台北機中

聯合報 一九八九年五月廿六日

中國大陸的學運和台灣官方的反應(摘要)

丁學良

台灣官方對大陸的態度，多半是基於「不惹火燒身」的心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事不如無事。與大陸的關係最好是井水不犯河水，各忙各的家務事。這種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卻未必是最明智的。對生活越過越舒服的台灣，最大的外部陰影是大陸的中共專制政權。大陸的民主化越進展，台灣的利益越有保障。大陸走通和平改革道路之日，也就是台海兩岸關係進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境地之時。達到類似目前這樣的關鍵時刻，台灣官方以認真方式，聲援大陸的和平民主改革運動，絕非替他人火中取栗，而是為自己的長遠利益播種。若只看到眼前的平安和「省是非」，無所作為，以後的某個時候會悔之晚矣。

今年二月二十六日，當方勵之等三十三位知識分子聯署人權公開信的時候，我曾寫道：「大陸目前積聚的經濟、社會和信心的危機之深重，朝野上下人人感知。舊途走不通，必須走新路，這不但成為知識分子、工人、城鎮居民、企業家的共識，而且也為很多青年中共黨員和幹部所接受。在今明兩年裡，必有大變端倪之出現」(見該日聯合報)。兩個月後爆發的這場學潮，證實了這種預感。眼下，聆聽著來自北京的有關中共決心以武力解決學運消息的時候，我心裡在充滿悲憤的同時，更加踏實地預感，不論這次學運以何種方式告終，不論中共頑固派一時取得何種明顯可見的成功，大勢都已定矣！經過這次學運，中國大陸的官方不再是以前的官方，中國大陸的民間也不再是以前的民間。在中國大陸的政治棋局上，黑子、白子、楚河、漢界都挪了個位。受過這次歷時八天的短暫但卻輝煌的民主運動洗禮，中國大陸社會的各界積累了平時數十年都難以獲得的自信和經驗。憑藉這筆無形的寶貴財富，在過去八天裡震撼了世界的中國人民，將會再次創建奇蹟。

中國是不會死的，不管大陸是多麼窮，多麼落後，多麼困難重重，多麼積弊累累。因為中華民族有一股靈氣，這股靈氣集中於它的最優秀的青年學子身上。平常看不見，一發震全球。兩千年的專制沒能窒息這股靈氣，四十年的極權也沒能使它殲絕。

能活過古代焚書坑儒和現代文化革命的這股靈氣，今後是沒有什麼力量能使它滅亡的。沒有。不可能有。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晨
聯合報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中國：面臨著轉折

胡平

今天的中國，就正面臨著這樣一個關鍵時刻。二十天前我曾經講過：「未來的幾個月、幾週、乃至幾天的事態發展，將對整個中國的前途產生極其重大的影響。」的確，現在已經到了以天來計算的時刻了。由於中共當局的拖延戰術，勇敢的大學生們終於採取了非暴力抗爭的最高形式——絕食。人體忍受飢餓的能力是相當有限的。這場有兩三千人投入的集體絕食不可能持續得太長久。幾天之內，必有分曉。

這些年來，中共當局一方面搞改革，一方面壓制民主。然而，由於半心半意的改革不能令人滿意，而半心半意的壓制又不能使人恐懼，於是就引發了這樣一場漸進的、加速的、一浪高過一浪的民主運動。年輕的大學生充當了先鋒隊。這不僅因為在中國歷來有著學生運動的光榮傳統，更因為這一代大學生和他們的父兄有著顯著的不同——畢竟，他們是長大的而不是嚇大的。他們有著我們這個過於古老、過於災難深重的民族所最需要的東西——勇氣。自由的秘訣只在於勇敢。此理千古不易。

四月二十七日就是歷史性的一天。在此之前，中國共產黨做好事的信譽固然早已一落千丈，但做壞事的信譽卻歷久彌堅。多數人仍然相信(其實是迷信)，在鎮壓自由民主運動方面，共產黨還是「說得到，做得到」的。十萬首都大學生以無與倫比的獻身精神(其中有幾百位同學留下了遺書)，不顧最高當局「不惜流血」的禁令，邁出校門。這英勇的一步，意味著中國人民政治心理的一場革命。毫無疑問，當局的自我克制，尤其是整個社會的明確有力的同情與支持，都是導致四、二七遊行和平勝利的重要因素。但是，學生們的勇敢精神實在是完成此一歷史性轉變的首要前提。在這裡，不是人們的存在決定了人們的意識，而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了人們的存在。

過去，常有人批評說，民間的民主運動給改革派「幫倒忙」。這有什麼可奇怪的呢？原來，在中共高層內部，儘管也有著這樣那樣的多種分歧，但是在否認人權、討厭民主這一點上，不幸卻是相當一致的。縱然在某些號稱開明的中共領導人那裡，共產黨的不容挑戰的領導地位，依然優先於人民的自由權利。一旦兩者發生衝突，他們也總是傾向於壓制後者以保全前者。因而，當著民間要求自由民主的呼聲還不太高的時候，這些開明的領導人是容忍的，甚至是鼓勵的；可是，當著這種呼聲高漲並且威脅到共產黨的無限權力時，他們的立場就會發生變化。然而，民主高潮的出現又必然使這批開明的領導人陷於被動。因為在這時，保守強硬的領導者必然會指責他們。保守派們會說：「瞧！就是由於你們的姑息，才把局面搞成這個樣子！」面對這種攻擊，開明派們往往只能防衛，而且只能站在一個很脆弱的地位上進行防衛。畢竟，要求自由民主意味著對共產黨絕對權力的削弱和限制。因此，除非開明派敢言明確承認黨的權力應該削弱和限制，否則他們就不可能理直氣壯地為自己辯護。這一點，恰恰是中共黨內大多數開明派的內在局限性之所在。胡耀邦即為一例。

難道我們可以責怪學生們太不知道「適可而止」了嗎？不。學生們採用的手段實在是太和平了(不要忘記，五四時的學生還曾放火燒了趙家樓)。他們提出的要求實在是太起碼了。如果說今天的學生發展了五四時學生的抗爭精神，那麼，他們所要爭取的目標卻是五四時學生們本來就已經擁有的東西。如果說連這些起碼的要求都拒絕，共產黨就連北洋軍閥也比不上。

今天中國面臨的問題很多、很困難。實行自由民主既不能包醫百病，建設自由民主也不能一蹴而就。但目前迫在眉睫的問題是，中國必須堅決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要化解眼下刻不容緩的危機，中共當局必須作出實施憲政民主的莊嚴承諾，同時立即承認人民的某些最基本的自由權利，並制定出一個大致的時間表，以求一步一步地邁入較完整的

民主制。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的中共政權曾經是一個無限而有效的政權的話，那麼今天的中共政權，則是一個在理論上依然無限，但在實際上則常常無效的政權。這種無限而無效的政權最危險，因為它必然要迅速地向某一極轉化，要麼重新回到一種嚴厲有效的專制，要麼陷入無權威的天下大亂。唯一的解救之道是把它變成一個有限而有效的政權，也就是自由民主的政權。

二十世紀最大的悲劇性人物莫過於共產黨人，莫過於那些活得太長的共產黨人。他們為自己的理想奮鬥過，也吃過苦，但到頭來卻不得不目睹到自己畢生奮鬥的理想的徹底破滅（太快了）。對於這些人而言，進行改革既是一件鼓起希望之事，又是一件令人絕望之事。英國「經濟學家」雜誌不久前刊出一篇短文，題目是：什麼時候，共產國家才不再是共產國家？文章提出的問題是，從專制君主演變到立憲君主，歷史經歷了一個長的時期。那麼，到什麼時候，專制的共產主義國家才會演變成非共產的民主國家呢？匈牙利和波蘭提供了可喜的、至少是可觀的或可貴的研究範例。中國則仍處於迷離不定之中。我們希望能借助於這次機會，促使中國的和平的民主改革從此走上正確的方向。事實上，到目前為止，事態的變化也使人們對這種非暴力式的民主演變前景抱有更樂觀的希望。決定性的步驟也許就取決於這幾天的事態之中。

相反的可能性自然也是存在的。但是，每一個感受到這次民主運動的強大力量的人都相信，任何暴力的鎮壓都絕不再可能扭轉中國的未來發展趨勢。如果說，在現代社會，陳勝吳廣式的揭竿而起、斬木為兵的起義很難有成功的機會。然而，由於等級壁壘的消除，傳播媒介的發達，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種在反抗暴力專制的幾乎是全社會的共同認識與共同情緒，卻使得像菲律賓式的革命（由百萬民眾走上街頭並得到相當部分軍方人士的支持）不難發生。國內有人提倡新權威主義，但不知這些人是否想到過：在一個共了三十多年產的地方實現新權威主義，差不多只能是出現一個非共產主義的、過渡性的軍事政權。

中國，面臨著轉折。讓我們全力以赴。

聯合報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各國官方反應

■美國

- 布希總統五日強烈譴責中共殘殺學生和百姓，並下令，(一)停止所有對中共軍售；(二)停止雙方軍事人員互訪；(三)優先考慮對大陸學生延長居留；(四)對大陸人民提供醫藥和人道援助；(五)檢討雙方關係。
- 國防部五日宣布撤銷對中共國防部長秦基偉訪美的邀請，並同時取消其他較低層次軍官的互訪。
- 五日讓方勵之夫婦進入美國大使館避難。
- 參眾兩院一致通過譴責中共血腥鎮壓民運。
- 布希八日表示如中共倒行逆施，雙方關係難以持續。他警告中共勿再迫害學生，並堅持保護方勵之立場。
- 白宮發言人費茲瓦特直指中共「謀殺」百姓，並要求中共不要整肅學生。
- 聯邦調查局保護在舊金山宣布投誠的中共領事館官員周黎明和張利民。
- 國務院十二日點名批評鄧小平。
- 國務院呼籲中共，以對話代替鎮壓與逮捕。
- 國務院於十九日晚上召見中共駐美大使韓敘，正式籲請中共赦免在大陸被判死刑的民運人士。
- 貝克廿日證實，他已建議布希停止美國與中共間部長級以上人員之互訪。
- 包括眾議院多數黨領袖蓋哈特在內的十三位聯邦眾議員，廿日前往中共駐美大使館抗議。
- 副總統奎爾廿二日對中共悍然處決民運人士，表示「震驚與憤慨」。
- 貝克對中共行刑表示遺憾。
- 眾議院廿二日以四一六：〇的票數，通過譴責中共行刑的決議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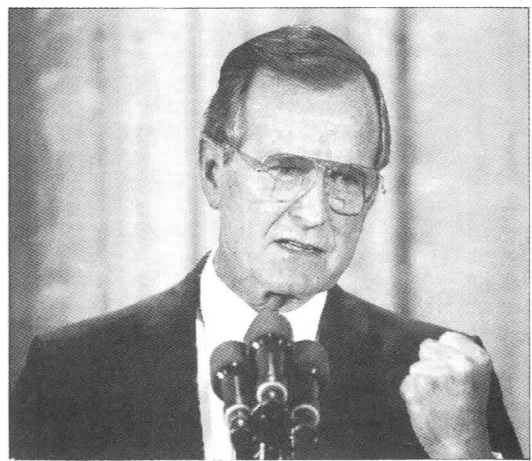
■加拿大

- 四日對中共揮軍鎮壓民運，表示震驚，並呼籲中共自制。
- 外長克拉克五日說，加拿大考慮請聯合國譴責中共暴行。
- 克拉克九日說，加拿大要重新考慮支持英國於一九九七年將香港交給中共的原議。
- 十二日召回駐中共大使崔克。
- 外長克拉克二十二日表示，中共對民運人士採取迅速而殘酷的手段後，加拿大已無法「一如往常」般與中共交往；但加拿大切斷與中共間的商業和其他接觸，對誰都沒好處。

6月7日
致哀：洛杉磯市長布萊德雷在中國城向天安門死難者致哀。

6月8日
困難的關係：美國總統布希警告中共勿再迫害學生。

6月5日
支持學運：美國總統布希接見大陸留美學生。



法新社

法新社



法新社

■墨西哥

●外交部十二日嚴辭譴責中共，並宣布取消外長索拉納年底的北京之行。

■澳洲

- 總理霍克四日對中共血洗天安門表示憤怒，並取消澳艦「巴拉馬塔號」訪問上海的行程。
- 霍克五日宣布取消今秋訪問北京的計畫。
- 霍克九日聲淚俱下地呼籲中共撤走軍隊，停止殺人。
- 霍克十三日透過中共使館，遞交致李鵬的抗議函。
- 霍克十四日再度譴責中共。
- 十五日宣布收容中共駐澳洲副領事董琪。

■英國

- 首相柴契爾夫人四日對中共掃射人民表示震驚。
- 外相霍艾於五日約見中共代辦宋敏江，表示對中共的行為「震驚與憤慨」。
- 柴契爾夫人六日向國會表示，英國礙難與中共維持「正常關係」。
- 霍艾六日宣布停止出售武器給中共，並停止雙方軍事人員交流。
- 中共司法部長蔡誠訪問英國及英國農業大臣訪問中國大陸的計畫，都告取消。
- 查理王子及黛安娜王妃今秋訪問中國大陸計畫取消。
- 柴契爾夫人廿二日表示，英國不會對中共實施經濟制裁。
- 柴契爾夫人廿三日向香港議員鄧蓮如、李鵬飛表示，英國將彈性處理香港人移民問題。
- 廿五日起保護喬石之子及兒媳。

■法國

- 總統密特朗四日說，屠殺自己一手教育大的青年，證明中共「沒有前途可言」。
- 外長杜馬四日在記者會中譴責中共暴行。
- 七日宣布與中共凍結外交接觸，並延長大陸留法學生的簽證。
- 羅卡德總理廿二日呼籲國際社會對中共增加壓力，以遏止中共血腥鎮壓異己。
- 財長貝赫戈廿六日呼籲西方民主國家以具體行動對中共實施經濟制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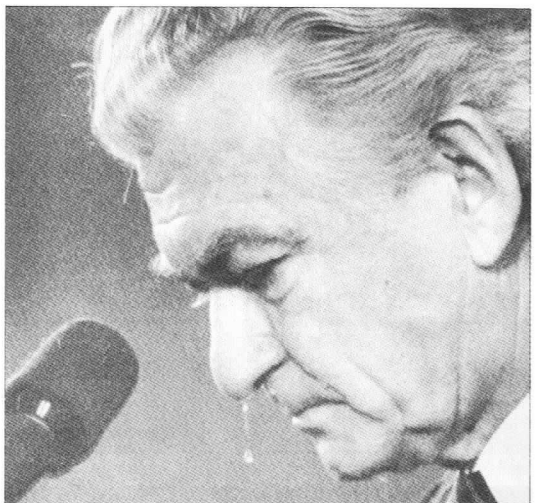
■西班牙

- 總理岡薩雷斯及外長費南德斯四日分別抨擊中共暴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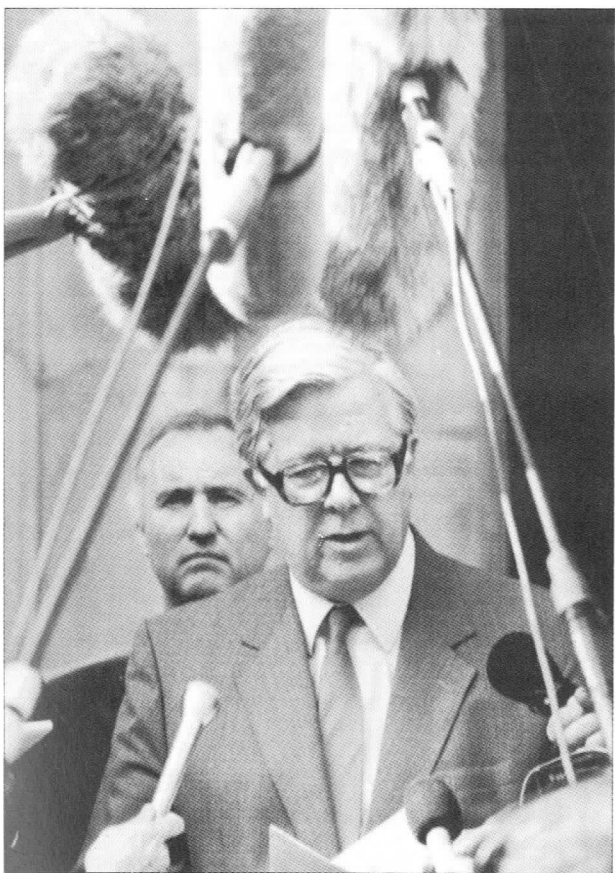
6月5日
震驚與憤慨：英國外相
霍艾召見中共參贊宋敏
江後，舉行記者會。

6月9日
情不自禁：澳洲總理霍
克悼念罹難學生時，不
禁淚流滿面。

6月30日
積極參與：法國總統密
特朗夫人(左)與人商討
聲援大陸民運。



路透社



美聯社



陳玉慧

- 七日宣布凍結與中共的高層接觸。
- 廿二日發表強烈聲明，譴責中共在上海處決民運分子。

■ 葡萄牙

- 六日表示，無意中止將澳門交給中共的協定。

■ 義大利

- 聯合政府各政黨四日紛紛嚴辭譴責中共血腥屠殺人民。
- 廿三日決定停止對中共貸款。

■ 教廷

-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四日表示，北京所發生的流血慘劇，使他感到憐憫與關切。
- 教宗十八日為中國大陸祈禱，並呼籲中共尊重真理、正義和自由。
- 梵諦岡電台二十二日對中共處決民運人士表示痛心。
- 梵諦岡電台二十三日譴責中共對民運人士進行「一連串的冷酷處決」。

■ 荷蘭

- 外交部五日約見中共代辦李欽平，強烈譴責中共對人民用武。
- 七日宣布與中共凍結外交接觸。
- 國會九日一致通過與歐市齊一步調，凍結一切與中共接觸。
- 十五日宣布允許大陸留學生延期居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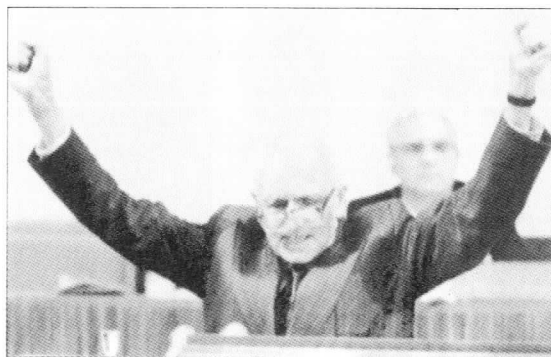
■ 比利時

- 五日對天安門事件表示「震驚」。
- 廿二日外長召見中共大使，對中共鎮壓民運及處決民運人士，表達強烈不滿。
- 廿三日宣布凍結官方對中共貸款，並停止新貸款。

■ 西德

- 總統魏茲塞克四日呼籲中共停止血腥鎮壓民運。
- 副外長史懷哲夫人四日說，血洗天安門是中共一大敗筆。
- 五日宣布與中共無限期凍結一切正式接觸。

6月9日
人權鬪士的呼籲：蘇聯
國會代表沙卡洛夫要求
召回駐北京大使。



路透社

- 總理柯爾十六日譴責中共「無恥鎮壓」。
- 國會十六日通過決議案，譴責中共屠殺人民。
- 柯爾十九日致函李鵬，懇請中共從輕發落被判死刑的民運人士。
- 國會於廿三日通過決議案，要求聯合國討論並譴責中共迫害人權的行為。

■丹麥

- 國會財政委員會主席霍夫曼四日宣布取消率團訪問中國大陸。
- 九日宣布取消輸往中國大陸之火力發電廠合約。

■瑞典

- 總理卡爾森四日抨擊中共屠殺人民暴行；國防部長、國會議長相繼取消訪問中國大陸計畫。
- 七日宣布與中共凍結一切外交接觸。
- 九日取消售予中共電信設備合約。外長安德森公開指控中共是「暴力政權」。
- 十三日保證大陸留學生可無限期居留。

■挪威

- 七日宣布取消王儲海拉德夫婦訪問中國大陸的計畫。

■奧地利

- 總理法朗尼茲基四日譴責中共說，武力不能解決政治問題。
- 外長莫克廿二日表示，奧地利將召回駐中共大使。

■瑞士

- 六日宣佈停售武器給中共，並中止履行已簽定的軍售合約。

■蘇聯

- 人民代表大會六日說：「中國大陸目前發生的事，屬於內政問題。」
- 外交部發言人吉拉西莫夫九日表示，蘇聯對中共血洗天安門廣場的殘暴程度，深感意外和「極端不安」。
- 戈巴契夫十六日表示關切中國大陸政局，並對中共排除與人民對話表示遺憾；他不承認中國大陸的學生是反革命分子。

■匈牙利

- 總理葛羅茲八日公開譴責中共以暴力對付手無寸鐵的人民。他是東歐共黨陣營中，第一個抨擊中共的共產國家領袖。

■南斯拉夫

- 總理馬可維克四日宣布取消原訂於六月底訪問中國大陸的計畫。

■日本

- 四日對天安門慘案表示震驚與關切。
- 首相宇野宗佑五日對天安門血案表示嚴重關切，但不考慮制裁中共。
- 宇野宗佑七日在國會表示，中共暴行「令人遺憾且不可輕恕」。
- 外務次官村田良平七日約見中共大使楊振亞，表示日本對天安門慘案覺得「悲哀且極端遺憾」。
- 內閣官房長官鹽川正十郎七日表示，日本已採四項緊急措施，包括醫藥援助中國大陸及彈性處理大陸留學生簽證等。
- 十六日表示將協助中共使館館員馬秋松尋求第三國庇護。
- 外務省廿日宣布，日本政府決定暫緩恢復對中共的官方援助。
- 廿二日對中共槍決大陸民運人士表示遺憾，但表示將不予「制裁」中共。
- 廿五日宣布決定擱置原訂於今年內在東京舉行的第六次內閣級會議。

■南韓

- 外務部五日發表聲明，表示與中共沒有外交關係，故無官方立場。

■菲律賓

- 總統艾奎諾夫人四日對北京慘劇表示遺憾，但避免抨擊中共領導階層。外交部亦在聲明中謹慎避免批評中共政權。
- 參院九日通過決議，譴責中共政權。

■新加坡

- 總理李光耀四日對天安門屠殺感到震驚與悲痛。

■泰國

- 總理察柴四日說，他對中共行為感到哀傷，但未抨擊。

■馬來西亞

●總理馬哈迪八日對中共開火表示遺憾。

■印尼

●國務部長蘇多莫八日表示，印尼將繼續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過程。

●外長艾拉塔斯廿二日表示，印尼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行動不變。

■南非

●外長鮑達八日譴責中共暴行，並強調中國大陸的動亂，恰與台灣的安定成強烈對比。

■聯合國

●秘書長裴瑞茲五日對中共武力鎮壓學潮，感到「極度悲痛」。他表示希望中共力行「最高度克制」。

●聯合國秘書長裴瑞茲十九日呼籲中共停止執行死刑判決。

■歐洲共同市場

●四日宣布取消五日與中共代表團舉行的部長級會議。

●廿六日外長會議同意：

- ① 在所有國際會議中提出中共迫害人權問題。
- ② 要求北平當局允許立場超然的觀察員旁聽對民運人士的審判和探視囚案羈押者。
- ③ 禁止對中共軍售和軍援，並中止和中共進行軍事合作。
- ④ 確實凍結和中共的高層互訪或接觸。
- ⑤ 凍結現行合作計畫，停止提供中共開發援助新方案。
- ⑥ 無限期延長中國大陸留學生在歐市各國的簽證期限。
- ⑦ 將文化、科技合作限制到最低限度，祇有在對中國大陸人民有益時才進行。
- ⑧ 建議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暫停對中共提供新的貸款或貸款保證。

■越南

●五日透過官方河內電台對中共在北京行動表示贊同，說中共部隊有權開火。

■(中)

●五日表示支持中共鎮壓民運，並將天安門事件歸咎於「反革命分子」。

■東德

●國會七日表示支持中共，並警告其他國家不要插手。

■北韓

●十一日指美國干預中共內政。

■紐西蘭

●總理藍吉廿二日嚴辭譴責中共處死三名上海工人，並訓令外長召見中共駐紐大使，以表達紐西蘭對中共之不滿。

(董更生整理)

紐約時報(紐約)六月五日社論

鄧小平選擇流血

六月四日事件愚蠢之至，也可悲之至。這是這個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年來，首度以野戰部隊來對付首都的人民。中共政權殘餘的合法性似已蕩然無存。在以軍力的槍械與無情的手段壓制群眾後，人民似仍會以某種方式持續抵抗。鄧小平和手下一小撮人只能藉武力與恐嚇來遂行統治。

波蘭最近的歷史正顯示了這種作法的後果：國際孤立、經濟停滯、社會不安。中共的內部團結、經濟發展以及與世界各國的關係現在都已受損。縱使中共少數強硬派政客能完全控制黨與軍，也很難想像他們能長久的強制統治十數億不滿的中國人。

強硬派雖以殘酷手段得逞一時，他們對全國軍人與黨幹的控制卻絕不是萬無一失的。過去一個月間已有充分證據顯示，很多高級領導人強烈反對動用軍隊。而且就算黨能維持中央集權的控制，鄧小平精力日衰的新報導亦顯示，繼承他地位的鬥爭會持續。鄧小平和他的親信國務院總理李鵬，無疑是目前大陸人士最痛恨的對象。李鵬曾保證不會用軍隊來對付和平抗議的學生，這顯然是欺騙人民。鄧小平十年來領導中國大陸現代化的名聲也已毀於一旦。

令人痛心而又諷刺的故事再次重演：年老領袖戀着權力，結果破壞了自己的既有成就，並毀掉權力平穩繼承的希望。

鄧小平從未同意經濟改革必會帶來的政治改革要求。現在他如何應付受他的經改刺激而要求政改的學生？當街把他們射殺。美國人與中國人為共同聲痛悼！

泰晤士報(倫敦)六月五日社論

天安門廣場的訊息

上周末的惡毒屠殺，中共領導階層獲得的只是中國大陸人民的恐懼、唾棄與全球的鄙視。展現在世人人面前的北京醫院和街頭恐怖景象，在大陸的電視上是看不到的。

中共政府一再保證不會用軍隊來對付人民，但卻違信派兵鎮壓。五月二十日宣布戒嚴前的一小段新聞自由時期，使得大陸人民全都知道學生要求民主和他們和平抗議的行動。電視畫面顯示，學生已獲得工人的強力支持。

試圖把屠殺行動歸咎於一小撮人的「反革命」，以及解釋這項軍事行動乃是為了恢復「安定與秩序」，實是天大的諷刺，縱使在中共歷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顯示領導階層仍未了解現已失控的軍隊。

中共與英國達成了一九九七年把香港交由中共統治的協議，但香港人民已不再相信中共的誠意。英國應該宣布，倫敦打算檢討香港前途協議，並宣布立即終止與北京進行的香港基本法談判。

儘管中共總理李鵬聲稱，中共歡迎外國投資的「對外開放」政策不變，但是由北京各大觀光飯店及公家建築上高懸「打倒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標語來看，顯然這裡有前後矛盾之處。某些商人可能會想到，與一個把槍口對著孩子們的政府打交道，這是不對的；另外一些人更會三思：當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拒絕和平改變時，這種地方是否值得投資？

海峽時報(新加坡)六月五日社論

中國大陸慘劇的教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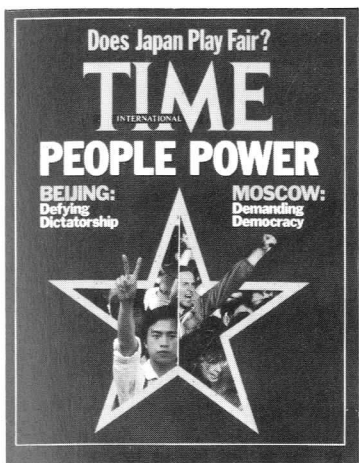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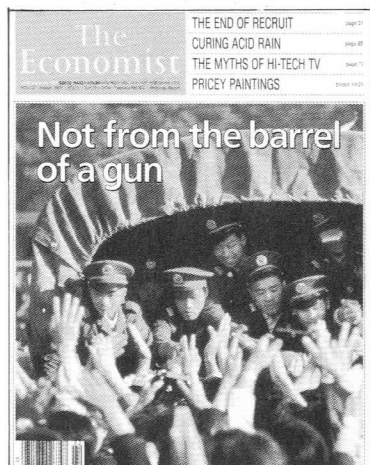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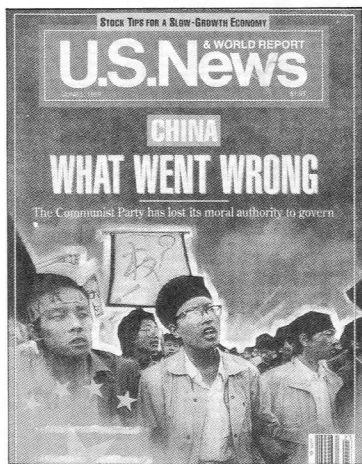
中共強硬派政權縱使能壓制人民的憤怒，也很難期望民眾會發揮合作精神，蓬勃朝氣和創造力來促進經濟成長。中共應該也已從史書中知道，終有一天人民鬱積的挫折感和怒火會爆炸，屆時最緊的蓋子也會被炸開。

中國大陸最可悲的是，派戰車屠殺民眾的一批老人可能不了解這點，或不關心這點，而只一心一意強制維持他們幾十年前極力取得，現在卻早已行不通的政治秩序。在香港，每個有思想的人都已不寒而慄，他們擔心，今天大陸學生和知識分子所遭遇的命運，在一九九七年之後極可能降臨他們身上。

衛報(倫敦)六月五日社論

不能讓他們逍遙法外

對於對共產世界心存驚羨的人來說，這真是最大的侮辱了。這個事件比匈牙利、捷克或阿富汗還壞，因為在匈捷等國，輾過人群的戰車和軍隊是外國入侵者，是強國脅迫弱國聽命。但在中國大陸，對付人民的卻是人民軍隊，在天安門廣場，在大街上，在民家台階前，軍隊對人民濫射，把他們壓在戰車履帶下，把浴血的人民一掃而光。一個信用



世界的焦點：北京一九八九，引起全球長期的關注。

破產、走投無路、老邁衰弱的政府，一棟思想和期望的大廈在我們眼前剝落、傾頹。蘇聯人民由於當局先實施「開放」政策，所以獲有北京學生所欠缺的那種世故老練。蘇聯在上級敦促下，正尋求權力下放，鼓勵辯論，設法改革。中共的老邁領導人卻早已沒有新思維。因此，世界各國今天在發表聲明表示震驚與可怖之餘，還有一個迄今大家都未想到的共同工作：不能讓他們逍遙法外。我們至少都知道，中國大陸向自由大道的邁進必須恢復。我們必須看到中共這班老人在憲政體制下遭擊敗、清除，而不是在未來的混亂中被罷黜。我們對中國大陸人民負有義務，必須讓巨變的轟響持續不斷為世人聽到。

讀賣新聞(東京)六月五日社論

哀天安門廣場流血

我們所擔心的中國大陸最嚴重的事態成為事實了。中共戒嚴部隊四日向北京天安門廣場挺進，清除上月十三日以來據守廣場爭取民主、自由的學生；學生和市民投擲汽油彈和石塊，抵抗持槍射擊的軍隊，據稱死亡人數在一千四百人以上。如果關於共軍濫射和死亡人數的報導屬實，我們祇能說這宗慘劇是屠殺，為現代社會所不允許，勢必招致國際輿論抨擊；我們也可以說，這宗慘劇於中國大陸人民對現有政權的不信任具有決定的催化作用。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發展，也在中國歷史上留下深刻的新汗點、新悲劇。此一事件不僅將受歷史嚴酷審判，亦將決定中共領導階層權力鬥爭的動向。武力鎮壓民主運動及因此引起的動亂，嚴重傷害中共的對外形象，中共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係可能會受到損害，西方國家對中共提供經濟合作的意願可能減弱，對香港、台灣問題也可能產生不良影響。

朝日新聞(東京)六月五日社論

哀天安門廣場流血

北京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中共人民解放軍在戰車、裝甲車助威下，毫不留情地對據守廣場爭取民主的學生和聲

援學生的市民開火。

中共建立政權以來，文化大革命期間固然有敵對陣營武鬥造成慘重傷亡情事，共軍向如此眾多的民眾開火則前所未見。

北京學生、市民的運動一直採取非暴力路線，他們用人牆對抗共軍，勸共軍不要鎮壓。對於共軍鎮壓未持武器、幾近無抵抗的學生、市民，我們祇能表示極為遺憾。

一般認為，北京戒嚴是中共內部有人對總書記趙紫陽發動激烈權力鬥爭的反應。

在中共領導人聚居的中南海，密室裡究竟發生什麼事，外人不得而知，但權力鬥爭造成眾多學生、市民慘遭殺身之禍，則無異是中共領導階層極力否定的文革重演。

至於天安門廣場武力鎮壓事件的影響，內則可能導致黨和解放軍的威信低落，外則可能使中共在國際間的形象貶損。

產經新聞(東京)六月五日社論

正視北京大慘劇的根源

北京發生大慘劇。中共戒嚴部隊開進天安門廣場驅趕學生，對群眾開火，據稱造成慘重傷亡。

對於中國大陸追求民主化的學生的主張，和民眾對官倒、貪腐的不滿，我們除了表示理解和支持之外，還要正視引起北京這宗大慘劇的根源。

此即任何形式的革命，無不伴隨對反對勢力的鎮壓、權力極度集中和長期動盪不安，在生命和其他方面造成龐大犧牲損失。

今年是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蘇聯共產革命七十二周年，中共建立政權四十周年。蘇聯戈巴契夫政權正在推動政治、經濟改革，企圖重整瀕臨危機的黨支配體制；中共則為黨權力和改革開放路線的矛盾引發衝突，其他共產國家也在困境中摸索出路。

從歷史發展和共產世界的現實看來，如果不走革命這條劇烈變動的路，而採取逐漸累積確實改革的方式，雖然可能需要漫長歲月，最後卻會為國民帶來福祉。

雅加達郵報(雅加達)六月五日社論

中國大陸已不是昨天的中國大陸了。民主運動、當局殘酷鎮壓民主，以及大陸各地對此的激烈反應，已基本上改變了這個國度的政治化學成分。僅舉一端來說，鄧小平和一些強硬派已向軍方開了一張面額極大的借據，軍方當然希

望很快能兌現。軍方領導人顯然已估算到八十四歲的鄧小平不會長生不老。但另一方面，人民解放軍的聲譽亦已因屠殺而大受損害。

最近極力進行政治改革以期民眾廣泛參與政治的台灣，突然之間，成為對中國人民極具吸引力的地方。鑑於中共思想混亂，在意識形態上採取務實態度，更適合經濟發展而又重新恢復元氣的國民黨，很可能提供另一種政治選擇，改變大陸的社會。

時代報(墨爾本)六月六日社論

此共黨與彼共黨

再沒有比北京與華沙所發生的事對比那樣明顯的了。一個共黨政權對於要求參與國事的公民橫加殺害；一個政權則自願在國會選舉中讓出部分權力。波蘭當局已經知道走一條艱苦的道路，知道讓人民參與制度的運作比威嚇或槍殺他們要明智得多。中國大陸那批無情、殘忍得驚人的年邁領導人，所作所為卻顯示他們既不知道自己做的事，也不關心自己做的事。

波蘭的賈魯斯基將軍曾以布里茲涅夫式的卑劣手法壓制團結工會，本不是個平易的人；但他自那些陰沈的日子後，已改變很多，波蘭最近的國會選舉對其他共產社會所送出的訊號極為重要。波蘭的情況固然很特殊，但這次選舉的和平結果，很可能鼓勵其他共產政權有朝一日考慮採取相似的改革行動。看看半個地球外的北京目前所玩的另一套！

韓國時報(漢城)六月六日社論

北京大屠殺

世人獲悉中共部隊四日進攻佔據北京天安門廣場爭取民主的示威人士，殺害數千無武裝的百姓後，都至為震驚。無情殺戮無武裝的和平示威者，在道德上絕無法自圓其說。中共領導人應該了解，他們下令殺害手無寸鐵的異議人士，絕無法獲得世上任何愛好和平的人支持。自由世界各國政府對此不人道屠殺的評論可為佐證。

如果中共當權派堅持鎮壓民主運動，大肆整肅黨內溫和改革派，預料中共近年來為了國家實際利益而採行的對外

開放政策會大幅倒退。

還有一點令人擔心的是，大陸情勢對於正在改善中的北京與漢城關係，以及南北韓對話的前途，可能有不利影響。無論如何，這場失去理性的屠殺，已使這個為人稱為「睡獅」的共黨大國，進入政治鎮壓的新黑暗時代！

華盛頓郵報(華盛頓)六月六日社論

中共模式的結局

中國大陸爆發的事件將向目前已經進行改革的其他所有極權政府傳達一個明確訊息。

改革有多種形式，中國大陸的模式是在不放鬆共黨獨攬政治權力的情形下，謀求經濟生活的現代化。

大陸這次浩劫等於證明了蘇聯、波蘭、匈牙利領導階層的決定正確無誤。他們認為經濟改革必會在政治上帶來異議與反對，因此決定允許程度不等的異議和反對。

此次事件也使捷克等改革緩慢的國家進退維谷，他們與中共一樣，在工業管理上快速採取權力下放的措施，但一直不願同時對僵硬的政治結構進行改革。

僅是外國的反應就會使大陸的工業發展更加困難。外國投資將驟減，技術的提供會冷卻和撤退，合資事業的商談也會中止。

但妨礙成長的更大障礙來自內部。中共曾告訴人民，有關生產的事，他們可以主動負責、提問題、敢冒險；但有關政治的事，他們統統得閉上嘴，遵從指示。任何優秀的馬克思信徒都知道，球不能切成兩半，中共領導階層卻規避此一事實，已造成內部矛盾，如今並導致可怕的流血衝突。

倘使大陸的改革在日益升高的混亂和內戰的威脅下消失，其他共產地區的改革可能因而減緩。

但改革不會停止。從北平到布達佩斯，大家都了解這個兩難的困境。孤立和集權的經濟只會使國家繼續貧窮。經濟要富裕，必須讓人民擁有多樣的興趣、創新的自由、廣泛的對外接觸和接觸各種資訊的通路。

任何一個共產國家沒有人看不出鄧小平所犯的嚴重錯誤——極力推動經濟改革卻漠視在社會上造成的後果。

洛杉磯時報(洛杉磯)六月六日社論

當老人眷戀權位時

在中國大陸緊抱權力的老人，終於除了命令軍隊以機槍和戰車對付抗議人群外，可能再也想不出其他好辦法來對付長達六週的要求改革呼聲。隨後在北京街頭的大屠殺震驚了全球，並很可能斬斷中國大陸人民對統治者的最後一絲敬意。中共這種作法只會招致公然反叛。

在示威期間，抗議人士從未攻擊共黨的權威……相反的，他們只要求新聞自由、制止高幹貪汙腐化、要中共政權多注意學生和群眾的需求。這不但談不上激進，更不能說是反革命暴亂；然而，鄧小平及其黨羽卻把它當作威脅國家安定的叛亂行為來處理。

中共政權從開始到現在一直宣稱，只有一小撮不良分子涉及要求社會自由的行動。這種想淡化抗議活動深度的企圖，騙不了中國大陸政治覺醒的人。

群眾因對政治和經濟情況灰心與憤怒而激起的大規模抗議已在大陸發生，未來仍會繼續發生。鄧小平和其他決定瓦解示威活動的人雖已獲得他們短期想要的結果，但這種可憎的行動，必會使中國大陸的安定、中共的國際地位及其未來發展的前途付出巨大的代價。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波士頓)六月七日社論

中國的自由之聲

儘管天安門廣場事件令人震驚懼怖，儘管隨後可能有一段大規模清算的時期，中國大陸人民對自由的渴求卻無法壓制。

大陸的統治者可能有槍桿子，現在可能也獲得名稱不當的人民解放軍効忠。但大陸最近的歷史——經濟開始自由化及文化對西方開放——所潛伏的種籽，遠比共黨和其鋌而走險的保守派領導人名譽掃地且不自然的控制要強大。千萬萬挺身而出為民主作見證的，並非只是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青年學生，還有各階層的中國人。

不管世界各國，尤其是美國，對中共採取什麼行動，目標應該是制止殺戮，同時繼續保持溝通。布希總統立刻中止對中共的政府軍事銷售和商品武器輸出，而又讓李潔明大使留守北平，就是一種極為平衡的作法。此舉告訴鄧小平李鵬政權，屠殺無辜百姓必須付出代價。此舉也告訴大陸民眾，美國並未不理會他們所爭取的理想。鄧小平竟然從經濟改革者變成本國人民的壓迫者，這實是很可悲的事。不過，中國大陸真正的聲音已經為人聽到，一定會有回音。

國際前鋒論壇報(香港)六月八日專文

自從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起，鄧小平就悍然拒絕了所有和解的機會，中共領導階層已徹底自絕於人民。北京大屠殺已斷送了不流血政變的可能性，大陸的動亂迫在眉睫。軍隊用刺刀、機關槍、戰車攻擊沒有武裝的人民後，也成了「人民之敵」。人民與軍隊之間的血海深仇，已不可能循政治途徑解決。人民抗暴將撼動中共的基礎。導致這場大悲劇的歷史與政治力量，也會決定其最後發展的方向。中共當前最大的危機就是繼承權問題。

真理報(莫斯科)六月八日評論

使用武力維持公共秩序，就如同為病人截去病肢，都是萬不得已的措施。病人一定會痛，也一定不願意；但為了拯救病人的生命，有時卻不得不如此。至於這種手術是否必要，端賴醫生良心的判斷。中共和蘇共的改革過程都有類似之處。群眾很容易遭壞分子利用，成為他們的武器，我們在蘇聯，就有許多活生生的例證。

紐約時報(紐約)六月十四日專文

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已經明白的表示，他們寧可摧毀所有經濟建設，也不肯開放政治表達的自由。他們已經向自己的人民和美國的輿論宣戰。

年紀老邁、經濟崩潰、軍方不和，再加上人民的怒火——這一切會在不久的將來結束他們的統治。

同時，華盛頓應該把當前的中共政權視為懷有敵意的暫時性政府，應盡一切可能加速結束它的壽命。

華盛頓應該幫助保持沈默的民主革命鬥士對抗中共新編的謊天大誑，不讓北京幫把民主人士誣蔑為暴徒。

可敬的美國之音應該以更大的音量延長對中國大陸播音的時間。

美國應給予大陸異議人士與任何可公開活動的民主團體金錢及其他方面的支持。美國應呼籲盟友協助，使抗議與各種行動提升到國際的層次。

經濟方面，美國應領導西方各國與日本凍結一切有助北京政權繼續生存的政策，包括取消國際貸款與政府對商業活動的擔保在內。

美國與所有以民主為念的國家，應立刻暫停給予中共關稅與進出口優惠以及高科技輸出。

我們建議暫停，而非取消，等待大陸出現新的政府，並促使那一天儘快來臨。

紅色真理報(布拉格)六月十四日報導

中共領導階層在兩星期的緊急狀態期間，所顯示的自制與耐心早已超過限度。

現在應該是恢復國家秩序，揭露示威行動的反社會主義背景的時候。

示威逐漸被極端分子所控制，他們竟要求推翻現有的中共領導階層和政治制度，恢復資本主義制度。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華盛頓)六月十九日社論

四十年前，毛澤東說過：「共產主義不是『愛』。共產主義是我們用來粉碎敵人的鐵錘。」中共軍隊最近一再無情的揮舞這把鐵錘，然而，這一次，敵人不會就此銷聲匿跡。各地共產黨國家的人民都勇敢的冒著生命危險，爭取呼吸第一口自由的空氣。美國應該匯集一切資源幫助他們。

當學生在北京樹起三十英尺高的自由女神塑像時，他們點燃了一把火，照亮了整個歐亞大陸。對於生活在共黨槍口下的十六億人民——他們占了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追求更美好、更民主生活的渴望正熊熊燃起。在波蘭，選民剛剛打垮了共黨的上院候選人。在蘇聯，立法機構的新議員，對他們的共黨大老喝倒采。在中國，誰會忘記那位在列坦克前傲然挺立，不懼死於輪下的青年？波蘭裔的布里辛斯基，最近寫了一本關於共產主義「徹底失敗」的新書。他相信，我們正在進入「後共產主義」時代。「我們在波蘭與北京看到的只是一個氣數早盡的主義最後的抽搐。」

人民自由報(布達佩斯)六月廿三日社論

為時未晚

司法處決是不能挽回的，而且也不能消除引起動亂的原因。我們以社會主義與人道的名義要求你們停止處決。

匈牙利已獲得多次教訓：所有的錯誤都要付出代價，尤其是關係到生命的錯誤。

聲稱自己採行最人道制度的國際社會主義，已因犯了最可怕的不公正行為而以可觀的幅度在沒落。如果我們的中國朋友不記取教訓，那就太不幸了，因為這裡與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國大陸是一個開始走社會主義路線，正在脫離危機的國家，曾因實施改革而得到國際敬重。

(呂理珪、楊清順、廖成浩譯輯)

北京舉行黨政軍幹部大會後 滬穗昨再爆發大遊行

滬新聞從業員週電反對諸武力封鎖新聞

【本報記者上海二十日電】上海新聞從業員週電反對諸武力封鎖新聞，並呼籲各界人士支持。據悉，上海新聞從業員週電於昨日舉行大會，通過了反對諸武力封鎖新聞的決議。大會指出，新聞自由是民主的基石，任何封鎖新聞的行為都是對民主的挑戰。大會呼籲各界人士支持新聞從業員的合法權益，並要求政府停止封鎖新聞的行為。

廣州學生反對鎮壓 重慶連續四日遊行

新聞界民主黨派人士亦走上街頭

【本報記者廣州二十日電】廣州學生反對鎮壓，重慶連續四日遊行。廣州學生於昨日舉行大規模遊行，抗議政府的鎮壓行為。重慶方面，新聞界民主黨派人士亦於昨日走上街頭，舉行遊行活動。遊行隊伍高舉標語，要求政府停止鎮壓，並恢復民主自由。

北京視察大將今日抵穗

發展態事京北視 行遊大將日今穩

【本報記者北京二十日電】北京視察大將今日抵穗，發展態事京北視，行遊大將日今穩。北京視察大將於昨日抵達廣州，展開視察工作。視察大將將與當地官員及各界人士進行交流，了解當地情況。視察大將的視察工作將為北京的發展提供參考。

深大告全國同胞書

要求彈劾李鵬內閣 並維護憲法對學生運動

【本報記者北京二十日電】深大告全國同胞書，要求彈劾李鵬內閣，並維護憲法對學生運動。深大於昨日發表了告全國同胞書，指責李鵬內閣的倒行逆施，並呼籲全國同胞支持學生運動。告書要求政府停止鎮壓，並恢復民主自由。

舊金山華僑大遊行

對當局出動軍隊表示憤慨

【本報記者舊金山二十日電】舊金山華僑大遊行，對當局出動軍隊表示憤慨。舊金山華僑於昨日舉行大規模遊行，抗議政府的鎮壓行為。遊行隊伍高舉標語，要求政府停止鎮壓，並恢復民主自由。

軍隊進京維持秩序

官方說非鎮壓學生

【本報記者北京二十日電】軍隊進京維持秩序，官方說非鎮壓學生。軍隊於昨日進京，維持首都秩序。官方表示，軍隊的進京是為了維持秩序，並非鎮壓學生。官方呼籲各界人士理解和支持軍隊的行動。

萬里傳明日抵美訪問

對當局出動軍隊表示憤慨

【本報記者北京二十日電】萬里傳明日抵美訪問，對當局出動軍隊表示憤慨。萬里傳將於明日抵達美國，展開訪問。萬里傳對當局的鎮壓行為表示憤慨，並呼籲美國政府支持民主自由。

北京五學者 昨急電萬里

言誓界識知京 服風制專向不

【本報記者北京二十日電】北京五學者昨急電萬里，言誓界識知京，服風制專向不。北京五學者於昨日致電萬里，指責當局的鎮壓行為，並呼籲萬里辭職。學者們表示，當局的鎮壓行為已經到了不可忍的地步。

所乘卡車遭產家阻擋

傳京武警毆打平民

【本報記者北京二十日電】所乘卡車遭產家阻擋，傳京武警毆打平民。卡車於昨日在天津被產家阻擋，導致交通中斷。據悉，北京武警在現場毆打了平民，引發了廣泛的憤怒。

美第七艦隊 昨在滬參觀

記擊目阻被車軍京東

【本報記者北京二十日電】美第七艦隊昨在滬參觀，記擊目阻被車軍京東。美第七艦隊於昨日抵達上海，展開參觀活動。據悉，北京東軍車阻擋目擊者的事件引起了國際關注。



失民心者失天下 艾青憂慮國家前途

【本報記者北京二十日電】失民心者失天下，艾青憂慮國家前途。著名詩人艾青於昨日發表了文章，對當局的鎮壓行為表示憂慮，並呼籲政府停止鎮壓，恢復民主自由。艾青指出，當局的鎮壓行為已經失去了民心，國家的前途堪憂。

首都戒嚴第一日

【本報記者北京二十日電】首都戒嚴第一日，首都各界人士呼籲政府停止鎮壓。首都於昨日宣佈戒嚴，首都各界人士於昨日舉行遊行，呼籲政府停止鎮壓，恢復民主自由。

國民黨秘書長 宋楚瑜將出任

【本報記者北京二十日電】國民黨秘書長宋楚瑜將出任，國民黨將採取更強硬立場。國民黨秘書長宋楚瑜將於近日出任，國民黨將採取更強硬的立場，反對當局的鎮壓行為。

痛心疾首！

大公報六月四日專文



記擊目阻被車軍京東

【本報記者北京二十日電】記擊目阻被車軍京東，北京東軍車阻擋目擊者。北京東軍車於昨日阻擋目擊者，引發了廣泛的憤怒。目擊者表示，軍車的阻擋行為是對人權的侵犯。

香港左派報紙的轉變

大公報六月四日專文

歷史的裁判必將是嚴峻的

龍耀文

北京天安門廣場昨晚終於響起了槍聲。這槍，是戒嚴部隊開的，是號稱「人民的軍隊」開的，初步消息，已有數十人在槍聲下死亡，其中有學生、有市民。鐵的事實是，天安門廣場的中國人民流了血，那是無情的子彈射穿學生、市民的血肉之軀。悲夫！事態惡化至此，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可以說是全國同胞為天安門的悲劇同聲一哭的日子。這一天必將載入中國的歷史。誰犯錯誤，將受歷史的裁斷。

槍聲已經響了，警棍、催淚彈、裝甲車也都使用上了。可以想像，那是一個甚麼樣的局面！不顧客觀事實，不看到北京上百萬市民激於義憤連夜出動，拚著性命也要保護學生的實情，而硬說是「極少數人蓄意製造事端，擴大動亂」，甚至說「極少數人的這種嚴重的違法行為，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准此，戒嚴部隊昨天發佈的緊急通告就充滿了凌厲的殺氣：「任何人不得以任何藉口非法攔截軍車、阻攔、圍攻解放軍，妨礙戒嚴部隊執行勤務……如果有人不聽勸告，一意孤行，以身試法，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一切後果由組織者、肇事者負責。」

稍微客觀一點了解北京事態的人，會質問出動戒嚴部隊是真是有必要嗎？這是誰對誰專政！幾天來，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大多數已經撤離，只剩下約三千名外地來的學生，而且外地學生也在陸續撤離之中。北京的交通秩序已經復常，一些大專院校已開始復課，教師及各界呼籲學生盡快撤離廣場，事態顯然是趨向平息之中。六月二日晚上，上萬戒嚴部隊突然從東西兩面開入廣場，激起了北京廣大市民的義憤，當晚就有一百萬人民群眾聞訊，立即自動上街，設置路障，阻止軍隊，迫使他們不能前進，甚至許多老大娘、主婦也忍不住與士兵理論，指出他們來鎮壓學生是受蒙蔽了。一些年輕士兵抵受不了內心的矛盾，哭了出來，從新聞記者在現場拍攝的照片來看，執行戒嚴勤務的士兵面部都毫無表情，其實難掩內心痛苦，學生從載著士兵的巴士上發現了衝鋒槍，機關槍，子彈，匕首……這些武器的矛頭又是對著誰？

北京的官方媒介在封鎖其他新聞下作報導，一個多月來他們將北京上百萬市民及全國各地聲援學生的公眾說成是「極少數」，他們更誣指學生再一次發動「文革」。可是北京市民用正義的聲音和行動答覆了他們，誰是這一事件背後的「極少數」、「一小撮」，公眾是了解的。今天誰要把黨內鬥爭引伸到群眾之間，怕是再也不易「隻手遮天」了。迷信武力，迷信槍桿子，在今天已經不合適了。以今天世界的巨大潮流，以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潮流，都說明只有順應民主改革政制的民意才有出路，利用戒嚴令，大搜捕，大暗殺，只能激起更多的人起來反對自己。波蘭的例子說明，在戒嚴令之下，鎮壓學生工人，鎮壓市民，濫捕政治犯，最後還是得承認人民的力量，與人民對話。再以

5月21日
痛心疾首：中共實施軍管，香港文匯報社論只有四個字。

亞洲的事例來說，全斗煥在光州屠殺學生，馬科斯出動軍警鎮壓群眾，結果連政權也丟失了，保不住他們自己「一撮」。

今天，海內外的中國同胞，不得不發出最有力的呼喚，要求北京當局用理性和良知代替激動的情緒，立即停止軍事鎮壓！

上百萬市民和學生和全國人民的聲援，決不是「極少數」。戒嚴部隊開槍肯定是不可饒恕的錯誤。中國不幸，在建國四十年之際又將被迫停滯甚至倒退。「六·三」的槍聲等於宣告十年改革和開放的成就受到無可彌補的損害。苦苦經營，付出多年努力的「一國兩制」、「兩岸統一」的事功可能報廢。外商的投資及洽談也將擱置。一句話，誰尸其咎？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北京市民學生連日面對軍事強暴的大無畏表現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這次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已激起海內外所有炎黃子孫的支持，得到全國知識分子、工人、市民的支援。北京當局再不懸崖勒馬，誰也不知道明天的事態發展會怎樣？一場熊熊的民憤之火一旦燃燒，就不知誰是最後的勝利者。

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古今中外任何執政者都應記取這個真理。北京當局，其三思之！

文匯報六月四日短評

請懸崖勒馬

李子誦

武力鎮壓學生運動，全北京人民都說不可，港澳同胞、台灣同胞都說不可，全球炎黃子孫都說不可。政府當局也口口聲聲說，戒嚴部隊是在維持首都秩序，而不是對付學生。

然而，昨天黎明前，戒嚴部隊萬人穿著便服，卻突然進城，走向天安門廣場。幸為群眾發覺，二十萬人攔阻軍隊。由是竟日軍民對峙，且發生衝突傷人事件。雖軍隊並沒佩帶武器，但群眾截查貨車，發現大批武器。

入夜，軍民激化衝突，軍隊竟開槍鎮壓，已有傷亡。真令人痛駭莫名！我以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常委、追隨中國共產黨革命五十年的朋友身份，向中共中央領導人緊急呼籲：

一、立即履行諾言，停止武力對付學生，並取消戒嚴，撤退圍城軍隊！
二、立即對天安門學生切實保證，絕不秋後算帳，並與學生真誠對話，使學生回校復課。

現在局勢危急萬分，萬望中央領導人相忍為國，順從民意。
近年中央號召台峽兩岸和平統一，中央領導人說過，中國人自己的問題好商量，希望台灣當局能坐下來談判。

中英兩國用和平談判，解決百多年懸而未決的問題，為和平談判解決國際爭端樹立了典範。
國共兩黨長期交惡，兩岸敵對四十年，中共領導人也有誠意釋嫌修好。而中蘇之間交惡三十年，亦由蘇聯領袖戈

爾巴喬夫來訪，宣布兩國關係恢復正常化。

而北京學生要求實現民主法制，繼續推動改革，消除貪汙腐化，本與中央毫無二致。縱改革有激進漸進之分，亦可真誠對話，和平解決問題。為什麼不可以互相忍讓，化解危局呢？

我這個中共諍友，不揣人微言輕，謹請當局速速懸崖勒馬！

大公報六月五日特稿

深切哀悼北京死難同胞

今天北京的天色是那樣的昏沈灰暗，還下了一場大雨，彷彿老天爺也為數以千計無辜老百姓命喪「人民子弟兵」的槍彈下而痛哭。

視人命如草芥

下雨後的天氣仍是那麼翳翳，直升機不知在天安門廣場上降落了多少遍，那是在運送著手無寸鐵、被亂槍掃射、被坦克壓過帳篷而死亡的學生屍體。直升機盤旋飛過的聲音，令人悲極而慄，今天凌晨慘無人道的「大屠殺」鏡頭一個一個重現眼前。數十輛坦克、數十輛裝甲車直駛進天安門廣場，廣場兩旁的是數以千計的軍隊，一陣陣砰砰……的衝鋒槍聲、隆隆的炮聲，每一響都震撼著人們的心靈，每一響都令人立即想到數以百計手無寸鐵的學生，淌滿鮮血地倒下來的情景，這下子人們的心情都是沈重的，眼睛溼潤，對這些喪盡人性的行徑充滿一種洩不盡的憤慨。

幾天前，北京城還是一片安定太平，人們如常上班，小孩們在廣場度過了一個歡樂的兒童節，人們萬萬想不到，一天兩夜之間，竟發生了戒嚴部隊屠殺老百姓如草芥的慘劇。軍隊亂槍殺害老百姓，把對敵作戰的坦克車、裝甲車橫衝直撞地駛進首都的中心——天安門廣場，對學生進行一場血腥暴戾的殘殺後，還駐守在廣場兩旁，向接近的市民肆意掃射，幕後弄權的指揮者，是否以為殺人越多越能顯示他的實力？血腥的屠殺並沒有隨著黑夜的過去而平息。由早上至下午，每隔半小時、一小時，軍隊便響出一輪衝鋒槍聲，這是對著走近廣場的老百姓掃射的。每一次槍聲響後，從高處望去，又見幾個市民中槍，倒臥街頭，再被市民用擔架匆匆抬走。然而，抑壓著滿腔怒火的市民仍是一次又一次地向廣場逼進，彷彿要跟戒嚴部隊拚個死活。

乘涼的老太婆也不放過

走上街頭的老百姓是少了，這並非意味著老百姓平靜下來，他們心中的怒火，暫時被親友無辜死傷的悲痛隱蓋著，老百姓都在家裡、街頭談著這場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大屠殺，在復興門的大橋，軍隊衝過時，士兵亂槍掃射，一個老太婆躲到橋底下，也沒有被喪盡人性的軍人放過，數槍之下，肚破腸流。在京西賓館附近的新華社家屬的宿舍外，幾位

在庭院外乘涼的老太太，也被亂槍殺死。武裝人員不僅在大路上亂槍掃射，當老百姓走到胡同裡，他們都追趕著用槍掃射，不肯放過。老百姓的生命在他們心中，蟻也不如。

木樨地的屠殺最悲烈。一位住在附近的居民說，如雨般的槍聲下，老百姓淒厲的哇叫聲，哭喊聲持續一個小時，據說在這裡死去的老百姓有七十多人，一百多人受傷。

女學生身中三十槍

還有在廣場沒有撤退的學生，死得更慘不忍睹。一名女學生身中三十多槍。一位女學生只是站出來說了不撤退，先被軍隊對著她雙腳射了兩槍，女學生倒下了，又站起來，軍隊竟向她胸膛射了七槍，旁邊的學生想把她屍體拉回去，又被亂槍掃死。

這些慘酷情景，人民永遠不會忘記。

天黑了，長安街一片漆黑與寂靜，寂靜得那麼可怕。然而寂靜並不長久，十多輛坦克車、多架裝甲車又從天安門廣場駛來了，沿途剷過路障，一陣陣槍聲傳來，屠殺並未停止……

文匯報六月五日社論

聲討民賊李楊集團

六月四日是北京大屠殺的慘痛日子。李楊集團竟然敢犯天下的大不韙，在眾目睽睽下，出動坦克、裝甲、機關槍向爭取民主的、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橫施血腥鎮壓，造成逾千人死亡、逾萬人受傷的大慘劇。在這種情況下，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已不是要求他們下台的問題了，而是要求公審這一夥民賊。

人民是無法寬恕李楊集團的，因為人民已給了他們很多機會，但都給他們拒絕了。他們已經完全走向人民的反面，走向一條自絕於人民的道路。

李楊集團又是一個厚顏無恥的撒謊集團。李鵬在大會堂見學生時，信誓旦旦的對學生說，黨和國家從來沒有說過學生運動是動亂。可是不到二十四小時，同一個李鵬，卻在五·一九講話中，把學運定性為反革命動亂。堂堂共和國的總理，何其出爾反爾！在五·一九的會議上，楊尚昆不也是信誓旦旦的向大家保證，軍隊不會用來鎮壓學生，還說什麼過幾天大家就會看得清楚。以後在多個場合的發言中，一再強調這點。但是人民看到的事實卻是共和國的主席，動用軍隊來屠殺共和國的國民。李楊集團還配當共和國總理、共和國的主席嗎？他們的繼續在位，是對共和國的最大汗辱。

從學運開始以來，本報一直通過新聞報導和評論，勸喻當局要真誠的與學生進行對話，以免事態惡化。殺氣騰騰的五·一九講話出來以後，本報冒著很大的風險，不斷勸喻當局要克制，不要激化矛盾。內地、港澳、海外華人，也

作了不少同樣的努力。可惜，人民善意的規勸，卻無法制止少數人的暴行。這就不得不引起人民的深思，我們的制度，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我們也應該深思，當我國的領導權，已被一夥劊子手把持時，我們應該怎麼辦？

國殤日週月宣言

今天是「六四大屠殺」一週月，我們呼籲全球中國人為死難同胞默哀。

(一)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鄧（小平）、李（鵬）、楊（尚昆）反動集團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出動坦克、裝甲車對手無寸鐵，和平請願的中國學生和北京市民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隨後，他們又在中國大陸展開瘋狂的大搜捕，大處決，企圖將中國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的優秀分子一網打盡，實現他們所謂「不留後患」的罪惡預謀，一勞永逸地撲滅中國民主運動的火種。

但是，中國民主化的進程已如黃河決堤，不可遏制。儘管處在空前的白色恐怖之下，中國的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仍在以各種方式繼續進行。目前中國大地的一片鴉雀無聲，恰恰預示著一場新的更大的風暴即將來臨。

為了將天安門廣場死難同胞用鮮血和生命開創的事業繼續下去，為了迎接中國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新的高潮，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即北高聯）和北京知識界聯合會（即北知聯）部分成員，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七月三日，在北高聯負責人吾爾開希和北知聯負責人嚴家其的主持下舉行了聯席會議。會議時對四月以來的中國學運和民主運動初步總結，對七九年以來的中國民主運動作了歷史的回顧，對當前中國的政治局勢作了深入的討論，並對今後的工作作了具體的安排。

會議一致認為，「六·四」大屠殺並不是八九中國民運的總結，而恰恰是促成了中國民主運動的一次新的覺醒和新的開端。

(二)

一九八九年的中國民主運動（簡稱「八九中國民運」），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光輝的一頁，它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中國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和三十年前的「四·五運動」，因為這場運動的性質，並不是單純的民族危機下的求生存的鬥爭，更不是為執政黨內部鬥爭需要所左右的運動，而是一場獨立不倚、絕不妥協的人民爭取自身政

治權利的偉大鬥爭。其根本目標，就是要讓超越國界和民族界限的，屬於全人類文明成果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在中國大地上成長起來，開花結果。因此，由北京學生率先發動，中國各階層廣泛響應的這場運動，其實質，是在中國這片廣大土地上為全人類的尊嚴和權利而鬥爭。也因此，鄧、李、楊反動集團的血腥鎮壓，不僅是對中國學生和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更是對全人類共同的基本生活準則的猖狂挑戰。在這場鬥爭中，全世界一切尊重「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國家和人民，理所當然地毫無保留地站到了中國學生和中國人民的一邊。

「八九中國民運」是一九七九年以來中國民主運動的最高峰。政府在這次民運中的倒行逆施，充分暴露了中國現存體制的專制、獨裁的實質，向全世界提出了這樣一個核心問題：所有共產黨執政國家的「改革」，要不要把「政治民主化」作為根本任務？早在一九七九年，中國民主運動的先行者們就已提出「第五個現代化」的響亮口號。這一呼



美聯社

7月4日
堅持和平之路：吾爾開希（左）和嚴家其誓言結合全球華人，為中國的自由民主繼續奮鬥。

聲與蘇聯、東歐國家人民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遙相呼應，共同匯成了這些國家拋棄史達林主義，逐步走向政治民主化的國際大氣候。鄧小平一夥的反動之處，就在於他們從一開始就站到了這一世界歷史潮流的對立面。他們逮捕魏京生、封閉民主牆、發動所謂的「清除精神汙染」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直到最近喪心病狂的「六·四大屠殺」。其目的正如他們自己所揚言的，就是要逆轉「國際大氣候」，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另樹榜樣。換言之，他們就是要頑固的堅持史達林主義專制、獨裁的模式，變本加厲地推行從「反右」到「文革」的「階級鬥爭」路線。因此，中國學生和人民的這場鬥爭，不僅關係到中國的改革事業能否繼續下去，而且直接影響到所有共產黨執政國家的改革能否健康發展的總體態勢。面對「六·四」大屠殺的現實，所有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都有必要進行沉痛的反省和思考；所有熱愛和平民主的國家和人民，都有權利對一切反改革、反民主、反人道的勢力加以強烈的譴責和遏止。

「八九中國民運」同時也成為中華民族空前大團結的偉大象徵。大陸、香港、澳門、台灣和亞洲、美洲、歐洲、澳洲以及世界各地的一切中國人，從未像今天這樣心心相印、休戚與共。這是一場名副其實的全球華人愛國民主運動。它深刻地表明：古老的中華民族只有在「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旗幟下，才能煥發出她全部的生命活力。無論是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還是香港、澳門的回歸祖國，甚或是海外遊子的報國之心，都只有首先在中國大陸上實現「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原則才有真正的意義。捨此以外，中華民族別無出路！

「八九中國民運」的最可貴之處還在於它不僅將「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意識深深地種入了每個中國人的心中，而且自始至終採取了符合這一目標本身的手段和方式，這就是：理性、和平、非暴力。即使在「六·四」凌晨大軍包圍的情況下，同學們仍然毅然決然地在廣場上砸毀了所有撿獲的槍枝彈藥，表達了絕不以暴抗暴的堅強決心，同學們在槍林彈雨中喊出了「和平的最高原則就是犧牲」這一驚天地、泣鬼神的口號，正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哲學信念：和平一定戰勝暴力，文明一定戰勝野蠻，理性一定戰勝瘋狂，正義一定戰勝邪惡！我們這些參加這一運動的倖存者足以自慰的是，那位赤手空拳、坦然面對數十輛坦克的中國青年的形象，已成為全人類和平抗暴的象徵，在全世界人民心中為這次中國學運和民運樹立了不朽的紀念碑。

「八九中國民運」之所以會從「四月學潮」迅速發展成為如此聲勢浩大的「五月風暴」，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它集中體現了全國人民的一致心聲，這就是：懲治官倒、清除腐敗、要求新聞自由、建立權力制衡機制，所有這些問題都不是偶然地、孤立地提出的，而是近十年來中國進行經濟改革，卻不配以相應政治改革的必然結果。只要新聞沒有自由，官倒就不可能真正揭露；只要權力缺乏制衡，腐敗就必然產生。而只要官倒橫生，腐敗成風，中國經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活力。因此，當代中國的全部問題都已集中在一個焦點上，這就是：必然實行真正的政治改革。中國學生、市民、工人、知識分子提出的正是這一要求。這一要求事實上得到了中共、民盟、民革等黨派以及各社會團體大多數成員的贊同。但是，鄧、李、楊集團卻把他們極少數人的意志強加到全體中國人民頭上，並且強姦人民的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意志，用軍事獨裁、鐵血鎮壓的野蠻手段把一個充滿希望的中國拖上了絕路。

然而，大屠殺大鎮壓儘管可以造成一時的白色恐怖，卻不可能解決任何政治、經濟危機，相反，它只能進一步加劇這種危機。目前，鄧李楊集團除了面臨原有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外，更面臨前所未有的全面的信任危機。事實上，這一集團在國內外都已喪失了任何合法性基礎。而強行阻撓政治民主化的通路，只能使經濟倒退、政治腐敗現象更加惡

性氾濫，從而引發全國人民更大的不滿。可以預料，用不了多久，一場更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的風暴必將在中國大地再次興起，一個只能靠坦克和機槍維持的反動政權必將在這一風暴中被徹底摧毀。

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中國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的新高潮，聯席會議決定成立北高聯、北知聯聯合辦公機構，團結海內外一切民主力量，籌備成立「中國學運民運聯合委員會」，同時建議，在適當的時間，以海外支援北京學運民運的捐款為基礎成立「中國學運民運基金會」。

聯席會議重申，在今後爭取中國民主化的道路上，我們將仍然一如既往地堅持「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針。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反對採取恐怖主義的手段。中國近、現代史的教訓足以告訴我們，以暴抗暴「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道理，是不可能把中國引向真正的自由和民主的，這也正是「六·四」死難烈士始終不渝的堅定信念。

北京學生「四·二七」和平大遊行標誌著中國人民以和平方式對抗暴力，爭取民主的開端，它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偉大的日子，五月二十七日，首都各界聯席會議關於時局的十點聲明已提議將「四·二七」定為「中國民主自由節」，本次聯席會議再次確認這一提議。

當此「六·四大屠殺」一月之際，我們這些曾在天安門廣場上生活過、戰鬥過，隨後又被無理通緝、到處搜捕的逃亡者，遙望祖國南天，不禁涕淚泗流，那些慘遭殺戮的烈士的英魂尚未得到安息，那些與我們並肩戰鬥過的戰友，許多或者被捕，或者至今下落不明，或者已長久的安息在我們戰鬥過的廣場間，而無數絕食數日、身體極為虛弱、甚至留了終身殘疾的同學，不但得不到任何慰藉，反而正在遭受巨大的精神和心理壓力……在此，我們謹以他們的名義，也以那被血洗過的天安門廣場的名義，向全體炎黃子孫，也向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請求：

①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二日，在世界各地同時舉行「六·四大屠殺死難同胞百日追悼大會」，以深切悼念死難的中國學生、教師、工人、市民、醫生、護士。

②在全世界發起「為中國學生和北京市民爭取一九九〇年諾貝爾和平獎」運動，以紀念天安門廣場幾十萬學生連續數十天秩序井然的靜坐、絕食、和平請願的空前壯舉，表彰北京市民赤手空拳和平阻止軍隊入城的英勇精神。

③將「六·四」定為「中國國殤日」。

然而，死難烈士的偉大理想和無畏精神已向全世界昭示：中國民主運動生生不息，中華民族的前途充滿了光明！我們堅信，在天安門廣場的公審歷史罪人，重樹民主之神像的日子不會太遠！

「六·四」死難同胞永垂不朽！

偉大的「八九中國民運」萬歲！

自由、民主、法治、人權萬歲！

北高聯：吾爾開希

北知聯：嚴家其

一九八九年七月四日

於巴黎

中國現在沒有國慶

吾爾開希：我想，我們的朋友、同胞們都很關心，我們的中國還有沒有希望，關於這個，我想說，中國不僅不是沒有希望，而是可以說希望剛開始，而且充滿希望，通過這次中國八九民運，我們都看到了中國這希望，而且我們堅信，在天安門廣場公審歷史罪人的時刻必將在很短時間就到來。這點我想請嚴老師也多談一談。

嚴家其：六月四日的大屠殺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最黑暗的一頁。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慶節，我們這次聯席會議提出，要把六月四日訂為中國國殤日。我想，在中國仍沒公審鄧李楊反動集團以前，在人民沒有取得勝利以前，中國沒有國慶節，只有國殤，而且我們永遠要把這個國殤日在整個中國歷史永遠紀念下去。

中國的民主，中國的前途是無數學生和市民的鮮血鑄成的，我想到中國幾千年歷史一直是王朝歷史，一個皇帝、一個王朝下去，新的王朝就出來了，我們總以為一九一一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後，中國從此開始共和政治時代，但是我們沒有想到，我們今天在二十世紀的中國，長期生活在一個專制王朝生活中間。六月四日的大屠殺撕開了所謂人民共和國的面紗，暴露了一個名副其實專制王朝的面目，這一點是六月四日無數人民鮮血和生命換來的一個成果，只要中國人民認識到這點，就知道中國今後改革的方向，中國的前途就在於民主，就在於自由、法治、就在於人權，這一點是六月四日大屠殺喚醒了全中國人民，喚醒了海內外所有華人。

我相信，中國在經過六月四日這慘痛一天後，我們每年要紀念這個國殤日，我們每年不會忘掉在天安門廣場，在我們中國北京曾發生過這樣一個無與倫比、慘絕人寰的血案，我們永遠也不能忘記這一天，中國民主的希望就在這兒。

我相信，在審判鄧李楊集團之後，中國將要制訂一部新憲法，中國將要有一部長期穩定的民主的憲法，這樣中國前途、民主政治就一定能建立起來，所以我呼籲：希望海內外華人，海內外全體中國人繼續堅定不移，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國的學生和民主運動。

我相信不要很久，在九十年代，就在本世紀，不用到廿一世紀，一個民主的、自由的中國，一個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中國，以這原則建立的中國一定出現。

只要我們充滿希望，我相信現國內大搜捕、大鎮壓只能加速鄧李楊集團的滅亡，我也相信，無論鄧李楊集團任何一個人，他們的內心有恐慌是超過任何人的，他們犯下這罪行，他們一天也得不到安寧，審判他們的日子為期不遠，讓我們歡呼，讓我們去爭取中國民主，讓民主在中國出現。

吾爾開希：我也想說，我完全同意嚴老師的說法，中國現在沒有國慶節，不應再有國慶節，我們應該沉痛，牢牢的記住我們的國殤日，記住天安門廣場現在有很多英靈，他們在那裡呼號，要求將中國變成一個開遍鮮花美麗的民主

自由人權法治的共和國。

嚴家其：我感到鄧小平在六月四日大屠殺中暴露了他一個基本面目，他是一個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中國自辛亥革命以來面臨一個新任務，要第二次埋葬王朝，使共和民主政治盡早在中國建立起來，使王朝形態在中國再也不可能出現。

吾爾開希：中國現在不是共和國。

嚴家其：中國現在不是共和國。鄧小平在六月四日的大屠殺，就把共和政治的面目全部撕毀了，他把權力完全集中一人之手，他終生不放棄自己權力，他儘管沒有擔任國家主席，沒擔任國務院總理，沒在黨內擔任最高領導職務，但我們可以看得清楚，六月四日大屠殺暴露了他專制君主的面目，而這一點已讓全中國人民心裡深處知道了，所以他的滅亡就為時不遠了。

吾爾開希：是，我們希望，我們相信，我們這些人、這些流亡在海外，被他們無理通緝這些人，我們將絕不辜負天安門這些烈士、死難同胞，我們將絕不辜負人民的願望，我們將不屈不撓把中國民主運動進行到底。

於電視上宣讀「國殤宣言」後談話



民主中國降旗
劉翔 劉向希 29.7.20.
蘇維智 嚴家其
吾爾開希 29.7.20.

7月4日
不負人民的願望：吾爾開希說，流亡海外的人，將不屈不撓把民主運動推行到底

嚴家其脫險赴歐留給香港亞洲電視的聲明

他們播下仇恨的暴風，將收獲席卷中國的颶風

現在的中國，正處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北京大屠殺後不久，我不得不離開了北京。現在，鄧小平、李鵬、楊尚昆竟變本加厲，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搜捕」，妄圖用超法西斯主義的滅絕政策，把所有有民主自由思想的、正直的中國人斬盡殺絕。六月四日以來的大屠殺、大搜捕，使鄧小平、李鵬、楊尚昆成了全中國人民的公敵，全人類的公敵，他們的滅絕政策，不僅加深了中國人民心靈深處的仇恨，在愈來愈多的人的心中播下了民主自由的種子，而且必將加速他們的滅亡。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後，狄托在普拉評論匈牙利政局時說：「他們播下的是微風，現在收獲到的是暴風」。一九八九年的中國，鄧小平播下了仇恨的暴風，恐怖政治和滅絕政策絕不會給鄧小平、李鵬、楊尚昆反動集團帶來幾年的和平和安寧，他們播下了仇恨的暴風，不要很久，他們將收獲到席卷中國的、威力無比的颶風，他們將受到人民的嚴正審判，他們賴以生存的鄧小平帝國的專制獨裁大廈將頃刻瓦解。

我希望，在未來的中國，在公審鄧小平、李鵬、楊尚昆以後，中國要制定出一部長期穩定的憲法，以從根本上消除今天這樣的政治受難，我希望把三權分立、聯邦制、軍隊的非政治化、國家化作為憲法的根本原則，確立憲法至高無上的權威，以法治代替人治，最終地結束有幾千年歷史的王朝循環。

人民的血不會白流。民主潮流，汹涌澎湃，中國的前途充滿了光明。

嚴家其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吾爾開希在香港亞洲電視台發表脫險談話

他們必將接受歷史的審判

一切熱愛自由民主的同胞們，全體中國人，我是北京學運，「北高聯」的負責人，北京師範大學的吾爾開希，也就是他們偽政府發出的所謂「通緝令」之中的廿一名反革命「暴徒」之一。我想對大家說，尤其我們每一個人現在都已經知道了在這個地球上，在這個世界上，在北京，在天安門廣場，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我想我們很多朋友都已經知道。

我想簡單地說，六月四號，共和國的一個最黑暗的日子，我們的祖國病了，在天安門廣場，以李鵬、楊尚昆為首的，為導演的，以鄧小平為總幕後策劃的反動軍閥，反動政府，法西斯軍隊，在六月四號的凌晨，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徹底地暴露了他們猙獰的法西斯面目，向數以萬計的和平請願的學生開了槍。應該告訴大家，我當然現在也沒有辦法具體地說，到底有多少傷亡，可是至少可以告訴大家，天安門廣場那天晚上死的人至少數以千計，整個這次血腥鎮壓之中，北京，我想數以萬計來說，也絲毫不過份，我想我這是比較保守的估計。

我們大家都知道，在大屠殺後的那幾天的北京，時刻都可以聽到槍聲，很多人在大街上被打死了。六月四號那天我在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的時候我親自看到了很多我的同學和我的同胞，他們被喪失了天良的、喪失了人性的野獸，法西斯軍隊打了，用槍、用木棍打了。我清楚的看到就在送我走的那輛救護車上，有一個同學，他的頭部和腹部中彈，肚子還在冒血。我們是和平請願，在大屠殺的時候，我們都是和平的。就在那輛救護車上，有三個人，其中一個是我，一個是死去的同學，還有一個是士兵。這個士兵是在廣場上被他們自己的子彈打中，送到醫院，後來被槍斃了。

我們切切望的是和平，是多麼的天真，法西斯的暴行是我們沒想到的，我們一開始沒有想到這些野獸卑鄙到這樣的地步！

我有很多同學被坦克壓死，被扁平的壓死在天安門廣場，很多他們的屍體被鐵鏟鏟起來。我們同學，師大糾察隊員也親眼看見了他們把屍體用塑膠袋裝起來，然後丟在一起，放火燒了。

「清華大學的一個同學告訴我，他的一個同學，三個人手拉手的擋著坦克，他們三個都已經被槍打死了，坦克車還是壓過去。」

我想他們所宣布的我們這個非法組織「北高聯」，我們是完全合法的，我們是完全正義的，他們的才是非法的。這個政府，它已經不能代表人民，向人民開槍的政府，當然是非法政府。真正的革命份子、暴徒是李鵬、鄧小平、楊尚昆，這一群反動軍閥、法西斯份子，這一群人面獸心的豺狼，他們一朝竊取了政權、軍權，可是實際上他們是人民的公敵，他們必將接受歷史的審判。

我很多同學、朋友，現在下落都不知道，生死未卜，他們這群法西斯還在拚命地追殺、追捕，他們準備斬草除根。李鵬不是說了嗎，要防止我們這群人東山再起，他們無恥、卑鄙，他們也虛偽。很多朋友可能看了那篇他們偷錄我的錄像說我大吃大喝，實情是我在北京飯店和香港同學一起吃了一頓飯。如果這算大吃大喝的話，那麼我想問這一群人，法西斯，他們每天用公款、國宴、歡迎宴、各種各樣的筵席，每天用人民的血汗，養肥自己的肚子。他們說我大吃大喝，那麼他們算什麼吃、什麼喝呢？這個政府虛偽到了連一個學生吃頓飯都要弄錄像放到電視上來告訴人民，這個人是反革命。我相信這樣的政府他已沒有什麼存在下去的力量了，他的壽命不會很長了，因為他們是人民的敵人。人民的心中有受挫的情況，有暫時失利的情況，絕沒有失敗的理由。這幾天的歷史告訴我們，這是徹底的人民反對政府的運動，短則半年、七、八個月，長則三年，不會再長，這個政府必然將徹底垮台，人民必然能夠重掌自己的政權。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很關心我們，都很關心我。屠殺到現在，差不多半個月了，還好我現在還安全，千辛萬苦九死一生，可是我們還活著我們那些同學永久的留在長安街上，天安門廣場上，長安街上有多少英靈在那裡怒吼著，讓

他們安息吧！

我們活著的人的生命已經不再屬於我們個人了，我們的生命兒包括那些為了民主、為了自由、為了我們美麗的祖國、祖國的繁榮昌盛，付出生命的我們的同學、同胞們，他們的生命已經融合到我們的生命裡。

我們必須堅強地挺起胸膛、挺直腰桿，活下去，要繼承他們的遺志，要把這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支持到底。無恥的李鵬政府、反革命的李鵬政府、偽政府，他們欺騙人民，甚至褻瀆了神聖的人民代表大會，本來要召開的，後來他們無限期拖延。他們暫時得到勝利，鄧小平、李鵬、楊尚昆之流，是歷史道路上一塊小小的絆腳石而已，他們妄想阻擋歷史車輪的前進，可笑、可憐、可悲。他們也許會一時得逞，他們欺騙軍隊、欺騙人民，但是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好在是人民創造的！

可以說我們現在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每一個熱愛中國的中國人，熱愛自由民主的同胞們，我們每一個人肩上都挑著沉重的歷史責任，我們要為民主、科學奮鬥，我們要先烈們負責！我們也要為這次運動中流汗、流血、流淚親自參加民主運動的鬥士負責，也要為我們自己負責，我們更要為千萬萬支援我們的海外同胞，子孫後代負責，我們肩上的責任是沈重的！所以我們必須抬起頭，挺直腰桿，還要繼續挺直我們的腰身，否則邁不開沈重的腳步，中國是不會前進的！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犧牲的烈士都是永垂不朽的，他們就像繆夫一樣，流了血，付出了生命，想把中國這條沈淪的船拖離險灘，拖離淺灘，到達光明的大海。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匯集在我們的行列之中，所以這艘大船必定能離開險灘，走向光明的大海。

同胞們，同志們，愛國民主運動的鬥士們，我是吾爾開希，我想說大屠殺過去了，現在祖國暫時處於低潮，但是我相信，我們的運動必將勝利，我們所要求的必然在祖國實現，我們一定會掀起一場更大的民主運動，徹底推翻李鵬、楊尚昆，還有幕後支持者鄧小平，他們的反動軍閥。在這個基礎上，要讓每一個中國人都有一個民主意識，什麼是民主呢？很多人都這樣問我。民主就是人民主宰政權，而不是政權主宰人民，人民按照自己的願望選擇自己政經上的生活方式，這是民主，就是把這種民主光榮意識，啟發到每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頭腦中，這點過去做的不好，我們的教育很差，每一個孩子的素質很低，每一個國民平均的素質都很低，我們確實的任務就是提高這個素質！還有我們學生運動真正想推進民主的，是使中國富強，並不希望真正發生動亂，我們誰也不希望動亂，我們只想儘快地摧毀這個反動政權。還有我想說，我們並不是以打倒李鵬作為我們的目的。打倒不倒不重要，但是我們不要喊出打倒李鵬這個口號是很重要的，我們所要的並不是僅僅打倒一個李鵬，而是要在中國建立一個政治制衡力量，使中國真正有民主的機制存在。我想我們包括海外愛國的同胞們，都有這個責任和義務，匯合民間這種政治制衡力量，匯合這種能夠代表人民說話的這種力量，這是我們所要做的遠大目標！短期內就是要突破新聞封鎖，建立民主意識，長期的是建立民間政治制衡力量。

聯合報 一九八九年六月廿八日

黑太陽 我要射下你

此為大陸學運領袖吾爾開希逃離大陸時親手所寫的一篇聲明，經由地下管道送到香港，在六月廿八日向外發布。

我的同胞：

我的祖國，共和國的天空出現了一輪黑太陽！

我的共和國啊！我的人民，我的同胞，我的同學，我的親密的戰友，朋友，在這黑暗的太陽下，在六月的這個屬於鮮花的季節，倒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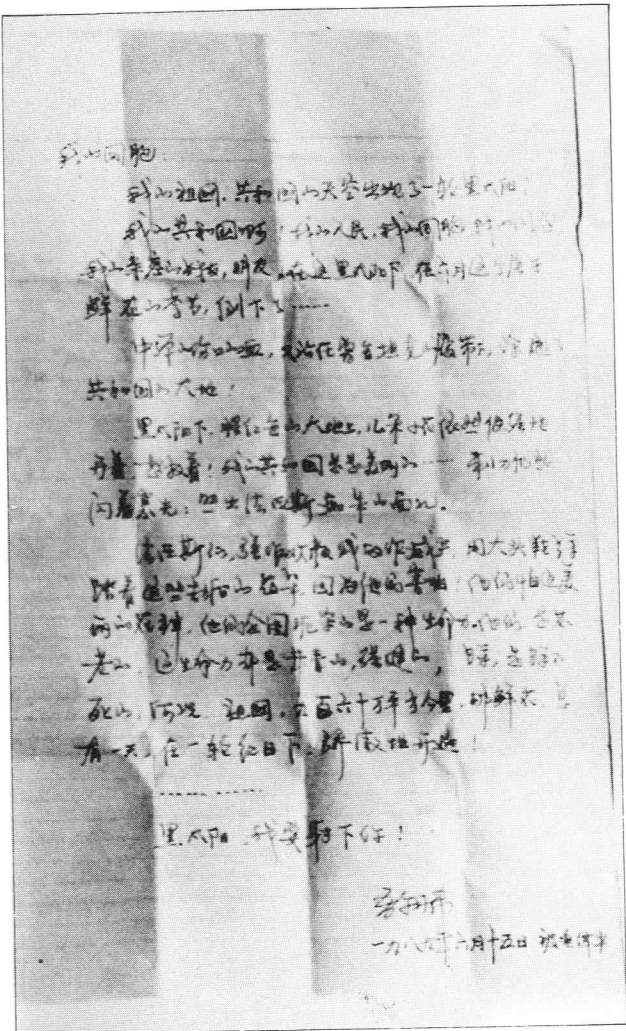
中彈的傷口的血，又沾在獸軍坦克的履帶下，塗遍了共和國的大地！

黑太陽下，腥紅色的大地下，幾朵小花依然倔強地開著，怒放著！我的共和國總是美麗的……，刺刀仍然閃著寒光，照出法西斯癡呆的面孔。

法西斯們，強作歡顏或故作威嚴，用大頭鞋踏著這些劫後的花朵，因為他們害怕！他們怕這美麗的花神，他們企圖扼殺的是一種生命力，他們是蒼老的，這生命力卻是年輕的，強健的，踩，是踩不死的，何況，祖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那鮮花，總有一天，在一輪紅日下，驕傲地開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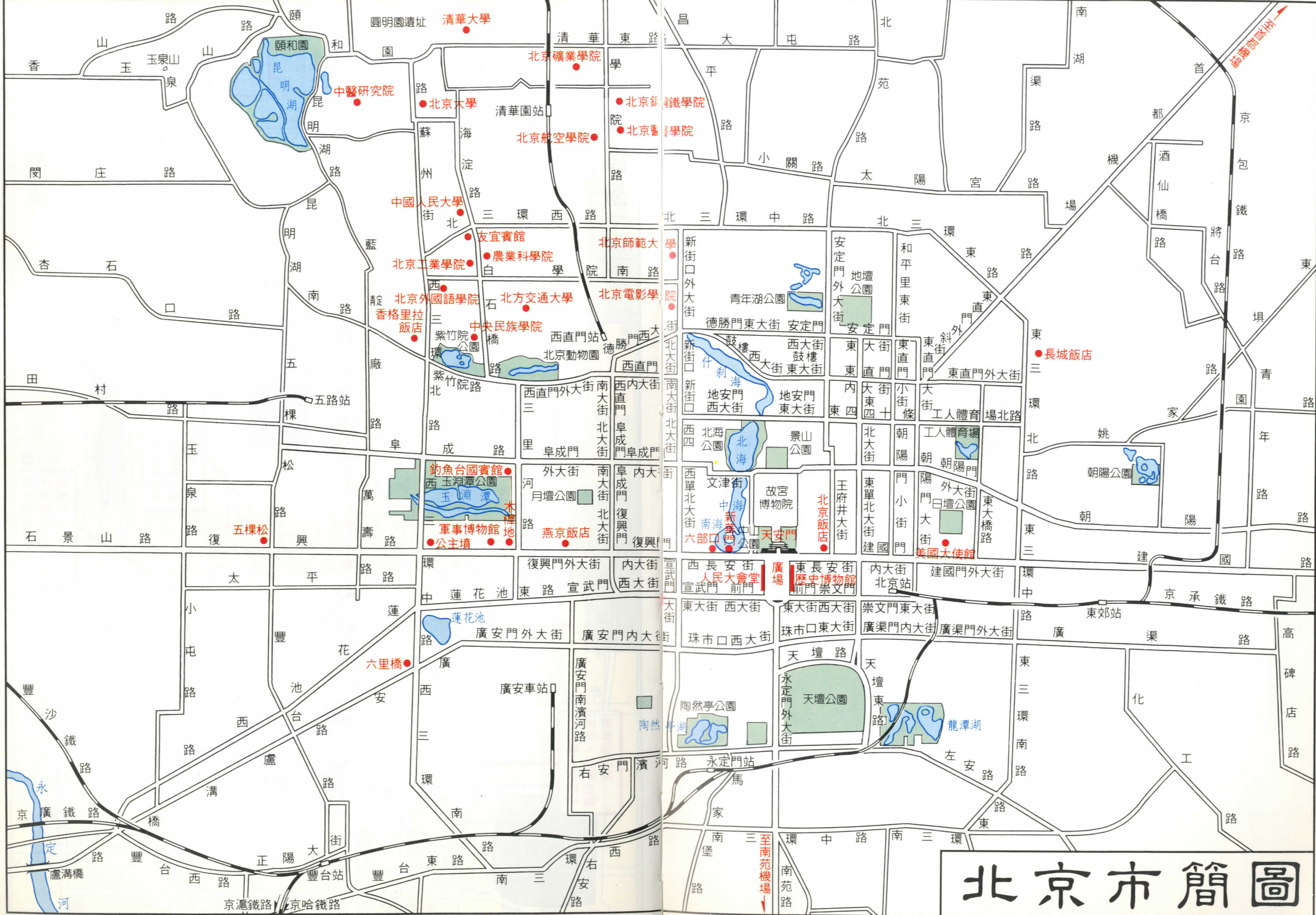
黑太陽，我要射下你！

吾爾開希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五日被通緝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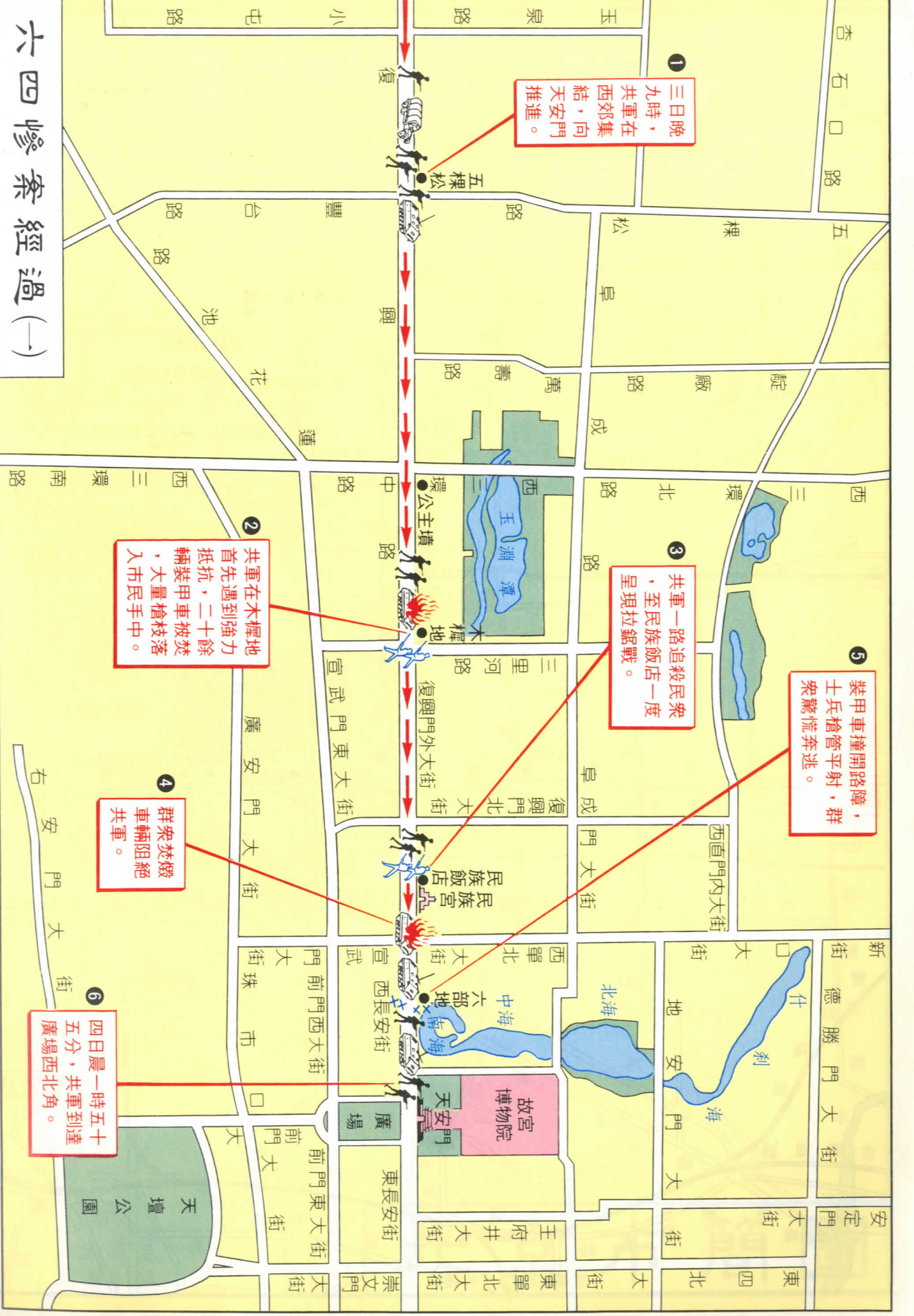


射下黑太陽：吾爾開希在逃離大陸時所寫的一篇聲明，誓言射下故鄉天空上的黑太陽

地
圖



北京市簡圖



六四慘案經過(一)

1 三日晚，共軍在西郊集結，向天安門推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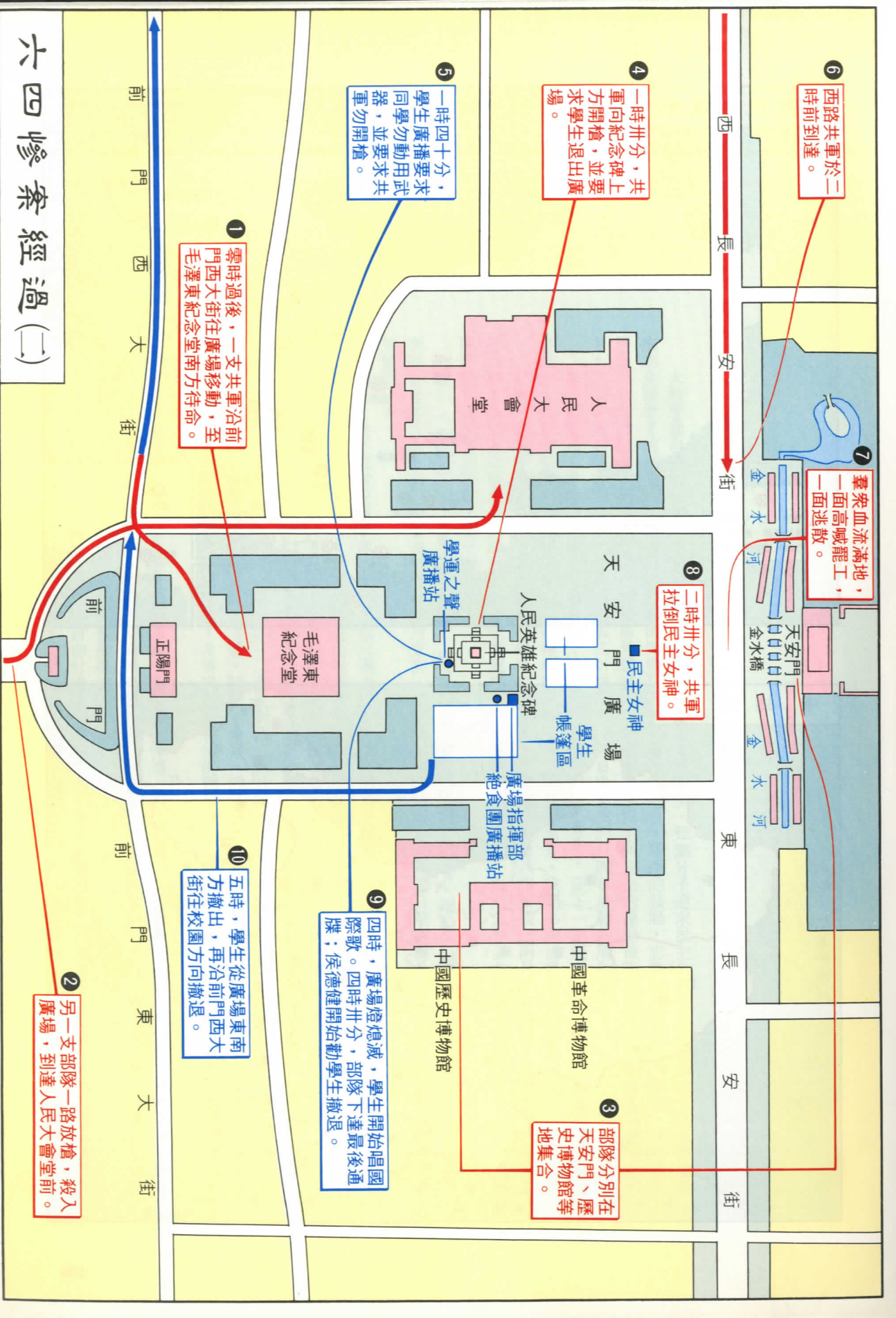
5 裝甲車撞開路障，士兵槍管平射，群眾驚慌奔逃。

3 共軍一路追殺民眾，至民族飯店一度呈現拉鋸戰。

2 共軍在木樨地首先遇到強力抵抗，二十餘輛裝甲車槍枝落，大量市民手中。

4 群眾焚燬裝甲車輛阻絕共軍。

6 四日晨一時五十分，共軍到達廣場西北角。



6 西路共軍於二時前到達。

7 羣衆血流滿地，一面高喊罷工，一面逃散。

8 二時卅分，共軍拉倒民主女神。

3 部隊分別在天安門、歷史博物館等地集會。

4 一時卅分，共軍向紀念碑上主要方開槍，並要求廣場學生退出廣場。

5 一時四十分，學生廣播要求武器回器，並要求共軍勿開槍。

1 零時過後，一支共軍沿前門西大街往廣場移動，至毛澤東紀念堂南方待命。

9 四時，廣場燈熄滅，學生開始唱國際歌。四時卅分，部隊下達最後通牒；侯德健開始勸學生撤退。

10 五時，學生從廣場東南方撤出，再沿前門西大街往校園方向撤退。

2 另一支部隊一路放槍，殺入廣場，到達人民大會堂前。

六四慘案經過(二)

天安門一九八九

78.08.1012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八月初版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定價：新臺幣三〇〇元

編者 聯合報編輯部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
電話：7683708·3620137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印刷者 雷射彩色印刷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話：7 6 3 6 4 0 5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0036-4

· 57043 ·